通玄真經註卷之一

壁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通玄眞經序

夫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蠡師之姓辛名妍字文子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

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爲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已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奥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

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追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爲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默希子序

通玄眞經卷之一

默希子註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猨而朗照裂愛網於通津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先天地生首出庶物惟象无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寂寥淡漠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非聲可聞非色可觀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眞號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既无形象可觀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無形原流泏泏音骨沖而不盈稟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泏泏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博施而窮豈止旦暮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約而

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言之幽闇明齊三景言之柔毳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麟遊鳳翥宿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謂遺生而後身存者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皇伏羲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

雨降並應無窮（天運動也地埽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无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真愼行所謂琢磨絶待虛凝自然復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无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者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

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究懸不作以至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音讀道之）

行各遂生成无相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无夭枉也婦人不孀皆得相保虹蜺不見邪氣自匿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化无窮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三焉不宰之宰而眞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畜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悅兮不可爲象兮悅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悅之間應用无窮窈冥之際變化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遂兮

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道者）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無盡之域游无窮之道豈不盛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

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掌握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豈有馳於遠近而坐致勞弊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無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內正一心使內外斥雜伎明也厲其精神偃其知見

上非道也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無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不得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无形之形无象之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靜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反者道之常也（俗用有爲道用无爲）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无飾智也滅其文章存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去迷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无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以知微寡以御衆者也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无對以外制中或違或窮知中知外萬舉不敗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

之遠者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唯能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爲大失其道則天下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爲小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无窮萬物不終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

冥夫道寂寥洪鑪埏埴始於无象中而有物終於无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至大不可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無之總名也言其无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覩是无爲之精有物之妙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无之閒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

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體同虛无德合天地故曰眞人眞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下爲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爲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心非物動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

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無道則見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无道則勤而修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

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真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

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真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漠之性故得形神相持憂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體皆端一心平則群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皆真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无他知守常度則神无不應德无不包道无不在也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謂專氣致柔唯求食於母更无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為形心之為心枯木邪死灰邪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无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處所尋

蕩蕩焉非可譔度而得其唯四達能无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 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機豈有常行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隨時而應豈有定方 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 書者謂詩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藏書者也 夫寫之簡素縑之金滕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真偽故書者不真名者不實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聞力屈守一无勞 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上非道絕摽顯去偏知任一原故有百倍之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亂眞好憎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眞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外物者故无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游乎无門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玄契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得非

役慮成非有爲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姦宄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爲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誡之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真衰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爲合如其性終身不遷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

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水性本清纖在沙石人性本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己其唯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貫切以樂爲樂樂極則哀以憂爲憂憂不忘也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

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尚知向慕而況賢德者爭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悅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所以然者擘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饕滋味桎梏名利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

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一者无也言无定形行於天下周於萬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絶无聲安可聞見無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

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一爲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爲一萬物藉昌也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周一之蝦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萬物之性情也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其若濁迹晦於俗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濁而能清虛而能盈澹然若大海漠然无涯汜兮若浮雲飄然何適若無而有若亡而存非无非有能存能亡自若樸已下比體道之人能若是者

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萬事皆出衆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之不處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而

不能斟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妄作神明藥石奚救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強）踈達而不悖（不與物競）堅強而不匱（用柔不乏）無所太過無所不逮（所欲不過分所為無不遂）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假言通理借水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音紫）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

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禀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水者五行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類仁迨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无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強而无敵散爲雨露積爲泉原用之不匱施之无邉汙之不垢潔而自全曠哉水德與道合焉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

者類之大宗夫萬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爲物之祖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内得一心外通萬有潛浮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老子曰夫德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虚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爲无爲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得其時故貴

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聚塵成嶽積流成海託小以色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虛心前物是无力而强所之皆遂无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之動與道游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厥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已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用強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則柔之道是剛者先斃柔者獲全矣

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夫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雅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无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閒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閒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寶而

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強者其時不爭乎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夫機

未忘智巧斯存則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没身不怠任數者勞而無功窮數術者勞而无益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

之業也籤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濫民怨籤繁）馬佚（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之禍惡者去之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如大禹治水因下民昏墊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斬木通道救時濟危俾无有害巍巍乎其有成功爲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今者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謂水爲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爲之者敗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夫之耳目竭心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无心而爲不慮而成此真人之所貴也）任一

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聽失於非譽惑於好憎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微也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者道也鏌鋣枹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斷无威而善服故鏌鋣雖利道爲下枹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爲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將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於胷掖小寇

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亂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刑勞勞者弊之徵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至人以智爲賊世人以智爲德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夫无形

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爲小是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無少則无形爲大是大因元形也有形者遂事也本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爲器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

無聲有形産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體存即无是聲出无間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此言有者皆无名之名非全求有名若求有名何以貴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此言无名者非以愚自絶不知是无名之名謂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有道即尊无道即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自非豈全有名自非守雌豈全无名用牡晦明隱顯在我有无寧滯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修其名爲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

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道不虛應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自无而生有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為難於其易然物不孤運事在相假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即照故有道即有德

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道德既修功名自有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全保功名自无咎悔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无名之名有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

以爲利無名以爲用有功利物而不顯无名常用而无窮古者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无分別也貌不離情天和順也言不出行行出無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也其衣㡆而無釆不增華飾其兵鈍而無刃不治凶器行蹎蹎詳徐之貌視瞑瞑音緜若嬰兒之視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衣食之外餘无所求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求報內不祈德潛符道眞闇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令不施而俗自整人无欲而事自也簡矜僞以惑世輒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夫詐僞爲事坎輒而行斯迷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爲也

通玄眞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註卷之二

璧二

通玄眞經卷之二

默希子註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非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无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言君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鄰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夫

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胷
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韞精神外無
人物都无為眹豈有形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无苛政无
使人無隱士無逸民朝廷皆忠烈巖野无遺賢無勞役無寃
刑使民以時用法無濫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

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
殊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
而已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諧其家是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故賞
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與信莫能賞善

伐懸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生死者至時不得不死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

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福非我起禍非我生莫知所由不見其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細日用似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夫聖人其靜也天下无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聖人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故龍鳳翔集河海清澄非无精誠曷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喜祥此明逆之致咎災故知禍福无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必不差也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災害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悔慢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况強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體至道合天心故德无不備明无不燭靈不虛應信不逾時有能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非體沖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其唯神化變

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夷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德加乎人若出諸已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夫人識道體合天理在物无害於身不虧也）壁二

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无違）三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泯安可脅凌也）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布五材色羅萬品獨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表未嘗有生孰云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

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内育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无言玄功不宰故君臣相保誦詠其德上達于天幽通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召

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天之高遠唯无爲感之而應无事親之則近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勤行如夜行未迫所詣倍行不息所以精神内發上達于天）故却走馬以糞（却者罷也馬者心也心如佚馬難可控御人皆馳心遠希名利以禁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虛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

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無私有德者則就无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捨惡親善理合自然无欲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无私无為故无利无功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已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

自然應者為能有之唯全大和自然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葦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韋葦為鼓鞶之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贍應莫窮神化无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若鏡

(所鑑无遺不迎物而求照必恒照而應物物物无逃像所遇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斯爲不實无得无失斯爲眞一)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酡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合和忘形遺累如飲醇酎甘樂其中混然而同可謂大道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此謂悟道以无生如因醉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别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

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此黄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慮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此明慮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懐其爪牙藏其螫毒功

撲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无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未詳）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眞人之道絶浮囂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反聽内視則眞人不見眞智不生也）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貸使萬民欣欣

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踈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仁而建物義以存誠人无不懷事无不濟此盖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内冥外順藏精育眞无爲逍遙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純精空餘糟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内溢至精

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寧免害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絕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聖人內守真貞外應物宜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无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所不過游乎太无則无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滑昬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

夫真聖異迹功業相縣由祀不得危各司其位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未有居榮顯不役精神既受其祿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既受羈係則命不在我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道之主不勞神慮不炫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絕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姧心此聖人

之恩也公而无私威而不猛法約刑緩人從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攸同殊俗一軌此聖人忠治天下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若以此治即亡无日矣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持末以忘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決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應響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恣之无猒內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璇璣以觀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發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
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麻之彼聖人以治天下陰陽无情聖人无情為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未眘遣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
矣皐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
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
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
也夫不言而化天下无虐刑豈煩於言哉不視而治晉國无亂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故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
從其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

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
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
泆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故秦莊有祈脅之禍夏
桀有妲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
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无偏辟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
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
可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
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其死也爾然
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祈報死无歸怨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故君子者其
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

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際期於中的及其至槷以縣尋文所毫釐之差天地縣隔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不可以禁民唯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之治天下民從其化有若轉丸禁姧忒其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神鬼无不悅服況於人也故太上神化歸自然也其次使不得為

非立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既廢賞罰始行進賢之路開則不肖者亦有居其位去暴之端起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故知非法不明守之者濫非不平用之者弱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无爲者爲而不恃故曰无爲无言者言而不矜故曰无聲无形何聽無色何視可道无謂神微獨立不改緜緜常存爲天地根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

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有生於无

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无形尋末則惑於多數故知返則以无爲爲宗惑多則求一爲主也

天子以天地爲品言廣大也以萬物爲資无不有也

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

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

不軌以亂乎天經者也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行小惠除害即

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

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之國有禍亂賢以

定之今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无作聖之階雖賢无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

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鼓腹擊壤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无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天下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説道其神化者不可説以非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夫呼聲可聞不過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言至而信信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令行而誠誠以外發无有違者也聖人在

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縣得彼意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思裘令飢者與裘寒者遺食上令既乖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豈言飢飽慈母覘候之情察其燥濕而息育之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故言之用者變變

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言則小言无言言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内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故形於内而動於外雖賢聖无不從也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直趨其難識發於中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憯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聖人不憝於景貴不爲非君子愼其獨也謂不欺闇室也含近期遠塞矣近不

壁二　十

求己遠而求人不謂室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勇者一呼萬人皆駭賢者治世天下所望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異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等故脩諸己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可彷彿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不以狀貌結也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百无形

至精之精无不生形而形見焉照不求精而精存矣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爲宗以德爲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絶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關言得若貴言爲道不可異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閑不知閑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閑爲局鐍夫至巧故善以智閑也莫能啓拙者專以力捍雖壯必開比諭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古今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惟閨巳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聲氣相應悲歡相召故歌雖異國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巳澤乃遐臨）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言无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即非无爲而治也唯有爲而不爲即无爲）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

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无言聖尚不作言則迹見爲則人之粗唯兩无傷能全於道也）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趎（老子弟子）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

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吉已受群疑頓銷若太陽回照闇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

名自庶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大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无不聞進无喜容退无慍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遇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德義无方終始无際處於不傾之地

立身无為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既載於不竭之府
運之而无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
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无訟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為不可
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
之令動必有益作則興利不處不久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
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
以善為害以成為敗其政教順之以凶為吉逆則以大為小夫
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
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如天
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

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革其故則俗難安循其性則人易治草之從風元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謫見于天灾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守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註卷之三

璧三

通玄眞經卷之三　壁三

默希子　註

九守

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亢龍无悔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牝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固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形質已具離而爲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而爲陰陽剛柔立矣精氣爲人粗氣爲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從是萬化至乎无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入无窮之門反造化之根莫識其真孰云有我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翱翔天地履蹈紀綱逍遙於自得之境放曠於无為之宅俗不能拘世不能謗也天靜以清地定以寧

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天无心於逆順人有生於禍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默神游於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為精神地氣重凝而為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也一生二地也二生三人也三生萬物變化廣也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皆柔和氣而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

一月而膏凝也二月血脉形兆脉也三月而胚定府靈也

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

開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以定列布精也十

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

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此唯四與令說不同未詳

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像

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

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

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心為身主總統五藏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不知知此道者鮮矣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拆生災天有日月

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為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脈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為病矣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揆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緯護其神明況乎人役耳

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
精神外全形體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
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
寡夫見表知裏視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彫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肌膚充乎外
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

之明夫聰无不察明无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
而無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
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
任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邪則悖之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微无不照幽无不察事无不
濟爲无不成也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

內精不蕩外邪莫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即易因小以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洩戶牖精神洞明玄鑒通使俱則五藏疏達而不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惑於聲色役其精神忘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平也則毫髮之微可覩人之蔽也雖丘山之禍莫之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務在節宣不析分外也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

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止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情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徇於物近責其身所棄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創音爽外有所欲內有所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精氣泄漏則形神日迸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饕无厭只求快心識自疎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无以生爲不厚生不厚生

者不處必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揔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无窮皆秉一而有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爲一理无不悉不知萬物爲一則觸事皆失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无主

故云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爲一物何以相物物我兩忘是非安繼故游刃虛宗全真大樸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事不可繁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冝好憎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此一節總叙九守爲治國修身之至誠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守虛 九守一數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道者則无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非我有故謂天行死非我終故謂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神心之舍也人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生相違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

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无而生无所不有天地以虛而受无所不容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無所疏無所親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疏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无變於己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死生福之不能祐禍之不能傾自非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无不得所為无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无以天下為萬物盜則神何累不為萬物盜則心何惑也齊生死則意不

懾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恐懼誠變化以虛誕不足以驚怛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撓之柱道也無關之途德也以道為柱所以无傾以德為途所以皆適禀不竭之府神用无極學不死之師本乎不生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死生无迫於已利害安足介懷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義者可以仁道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寧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死義以忘生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

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虛无也既无形質安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之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羞進也觀古視今抱道守德深明旨趣足以進修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无不以天下爲己不思至道公然有爲其由擊鼓而欲無聲不應者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

（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无無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遣滌除，還原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爲之也。）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无外，其入无內，无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

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貧賤之品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有欲則所欲者不足无樂則所適者皆遂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慎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温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所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鑒无遺物）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動不私已）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濁而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謂有无相成形神相保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

也明則不垢其身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心无靜躁神明虚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絶貪汙而情可適節衣食而性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名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猒能有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

戴之而不重也
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
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物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
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惑雖勢傾王公利積山嶽聲駐行雲色能傾國辯若連環智若流水勇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真人者乎
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
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不化故能爲生化之本
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
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危微之機縱氣吞宇宙辯吐江河雖曰神奇而臭腐矣奈天下

何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自非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育之有質歸乎自然）若然者血脉無鬱滞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暢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譽安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

載一逢所謂稀矣今才可經世時非有道心宜追迹无復千求是以文種就戮范子汎舟故賢愚相縣眇然千里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專視則廢耳專目則廢聽至雷霆之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謂聾者太山之形非小目不覩者非謂瞽者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

故知見利忘道徇物遺身多矣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溢味之美金玉之音惑眩情性昏翳精神相發濫觴浸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冲霄揚鬐慧海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

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无爲其次尚賢也形教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危亡无日尚賢者癡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爲之矯性者非正眞故曰癡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天下之行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萬物之主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

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是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恃強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唯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鎮以道德一不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

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强故能成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之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无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爲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天治身者不棄斥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

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爲大聖人以謙濟爲尊）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也不長強梁者

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

久（唯人不驕侈執雌牝而英雄歸之爲群雄之王也）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怨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

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乘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

也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端妍殊色所貴清虛澄澹无為絕欲以為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樂人而與天為儔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為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為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修之於身與德為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無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

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偽不能遷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委利志氣清疑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逝形氣亦凋一失其所三者何依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為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為主欲害傷乎末則形斃而神遁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

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兊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无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无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治其内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復真返樸即遊天地之根機械智巧不載於心无爲无事即逍遥塵垢之外也審於无假不與物遷真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

心意專於内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无疑禍福素冥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升沉何累也不學脩然无心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知於无知見於不見爲而不爲辯於不辯明无知爲真知知之爲僞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

如影處而隨意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廓然獨處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亦无謂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千生雖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无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真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絕諸想也其智不萌无他慮也其動無形神用微也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今以存爲亡以生爲死者謂隳體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无間役使鬼神登假於道也是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元者精氣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邉際者

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无神无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化故隱顯无窮變化无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生化不得不生化故論於无形天地不生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而能生化故所以常生常化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遊故曰真人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註卷之四

壁四

通玄真經卷之四　　璧四

默希子　註

符言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奥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无上下乎无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準直乎繩非衡能平无處不夷非繩而直无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无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无外其細无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大圓无涯大通无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和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而爲賢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善之善趨俗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乘時則用力多而見功尠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動不爲主則无形无形故无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无怠无怠故无未來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絶非常之利則无害也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有分而參奪生其文好

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希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爲慾先騁華辭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若藏寶必見鑿人不愼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前且君子作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人

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

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爲蓋覆无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无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衰王遞作天之所覆無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无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善

游消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矜誇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必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道无形形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者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淩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无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

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无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无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造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

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已雖禍而何憂福生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役術今廢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以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而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本固邦寧行周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无禍之福福之厚矣

无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无禍福則无損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无利則无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无禍无福无罪无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令但法天以虛爲身以无爲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无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

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无心不言而萬物生人无爲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爲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轄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閑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至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爲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已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

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希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无爲而自周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

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无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

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絶疑於无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媟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无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寳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寳幣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无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舊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内修道德内秉眞淳外无虛飾修其境内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

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
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
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濁為利者不乖分之此聖王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
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
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
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

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僞已惑眞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内在已者得善不外求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歩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食和使心氣内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在於

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闕至幽能察地至之利育於萬物廣濟无違也）

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歸然不動以其常足不受賜脱其所取輒亦无害故與之不德奪之无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

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害怨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絕善譽將无毀怨若

不矜不伐自然无禍无福道德自全全身為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无

則无滯是爲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无前隨之无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无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

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謟不濫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及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耻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

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其河水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三者不脩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言己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己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

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日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其闇聾有鑒凝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闇聾也卽事不辨兄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无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爲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事傷有涅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曷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也）不聞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不聞

不問是謂闇聾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之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危亡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而亡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邪

任賢使能此聖人也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所

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正不可革心苟无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為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為耻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

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

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

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難以事消

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

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官敗於官

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

猶慮患生病且瘉仍宜節欲

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令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无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喻死生

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當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强者也非德不勝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

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惟保謙柔衆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註卷之五

璧五

通玄眞經卷之五　　壁五

默希子　註

道德

此篇上問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起問以其玄奥故宜精審將成後學悟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鐘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无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暫若風過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

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道德高妙知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此為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聽不忘善抱不脫也

夫道者原產有始欲聽其理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況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

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失人之所尊聖人後己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則群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厭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道爲生化之主德爲畜養之資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夫道無爲無形无爲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修身治人无爲无形與天爲鄰與道俱冥合乎无爲而无不寧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察非真可識然窈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

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國睦民全身保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其所行皆原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處其位何能

久矣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爲本本固邦寧也得人矣道亦不能守有人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若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亡之故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

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行道者勇刺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聾俗則為神奇在至道謂之見戲不若使彼不起刺擊意我无愛利害之心忘詭世之迹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庚桑尸羽俗孔丘稱素王即其人也

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文子問德向已知道今更問德兼之仁義次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

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畜之成之无爲无私澤滋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憂慈惠不偏博施濟衆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傾拯溺固窮守節隨宜順理所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欽尊撫下卑巳先物秉謙柔之德无怠傲之容此之謂禮者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

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敗國以修身則喪生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修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悉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

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攝御群類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

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夫道既隱四經柔之文子問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

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八卦書即洪範九疇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歛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埜无百蔬季世之君隳網敗紀誅賢任使聚歛不時荒怠无厭逆氣陵沴上達于天星辰乖殊下應于地故山崩川竭人無聊生昆蟲草木咸失其所唯爲人主者不可不儆也故

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邪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自然捿靈鳳尺瀆不能容巨鱗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爲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

知禍福相傾監於己兆故不游其門也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覩已形之禍非智如何无聞无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人生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大道之數矜巧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為海短綆汲深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眩所知必致窮屈專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斂則與民為儺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

來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竭之物給元窮之費亦難爲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況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爲仇是以志人絶取捨之心守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取與之分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柰何問先王之道諷當時之主言今時之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執一无爲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

執者非也微而无狀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總衆以御物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動不逾分靜不滯方此靜之至也故能爲天下正也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

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禄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夫理契无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濡品物德貽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

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譎僞之俗澆薄之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一法不明萬民失據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妄爲不馮位而濟惠能全五者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數變君數易是君无一於君故无不適也則民物勞弊天下不安君无恒法隨時遷變固无恒主亦廢興也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凡爲君者不且鎮以道德不

妄好憎恣其會聽逾於賞罰不當則下吏斯懼懼則刑濫何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天下所以戴君上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國有君而無道是民无主雖有其主使奸臣竊柄賢者受害徵斂无厭民物勞苦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无升降時有澆淳理在變通義非膠柱故適時而舉因資濟物大矣哉其誰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然戡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

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爲至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國有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懲奸其理不差仁者愼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捨平夷之道尋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騁譎詭之才抑本趍末得不危亡也故守

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出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爲賞罰必當遠違其理近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

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滋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絶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

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絶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无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與節之能全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救時濟物衆人仰上猶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

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華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政已洽衆有可觀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用也不可形者不可以當時之言為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薄也細萬物者非簡賤也言非有欲取天下而天下歸无心利萬物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為鏡照无不得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道交下與化游今欲學其道不

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夫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貴其導内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政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教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清虛爲體欲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正不割物廉不傷義）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

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修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上言謂道下言爲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善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謂證父

爲賢死女爲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不然其矯性而求直飾行以存誠乃末世之詭法非至德之真意則故不足信貴也 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 理在稱機事无定體 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 捽祚骨切名君非禮在祝即當捽父非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誰云適禮也 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善用權者先譎而後通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没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 設問之意 老子曰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殃在於失道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國无餘殃安時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固知善惡无王興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眛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聾聾无耳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盡申諸

巳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蟲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災之生也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陵熳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

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威力爲政也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絕義滅有君非君爲臣非臣尊卑失位強弱相陵故即秦之二世漢之季主此國毀亡之時也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奉之不逮則峻之以

刑刑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上冒禁以死抵法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
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
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
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
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頻揚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
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頗僻之刑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
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
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

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理丸不鑒法平則民不遭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己所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是既非是善亦非善即善惡無定是非安在然愜其情者雖惡以爲善善其所善非去衰也迕其意者雖是以爲非其所非違其心也則无是以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

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亂政小鮮何堪

數挑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疎而謀當即
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君所言且當而身疎則君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
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
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爲人規矩人亦爲
我師匠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
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夫虛
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
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達道
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嘗適心居中而常寂不馳言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
无窮之路游於絕冥之境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

動而無為聖人内以反真外能應化觸情不染動用无為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周平王也言一人者主自況也賢人指文

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人不能化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衰正存心治亂由君心衰則衰君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貴在諸道道被一人則淫俗可變醇德復興何憂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

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顒顒莫不上師於君望爲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毀身故王者順所積也積道德者

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道德以感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莅臨也人君以道莅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重无道處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修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謚為平王

通玄真經註卷之六

壁六

通玄真經卷之六

默希子註

上德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則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則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無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無憂虞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昪不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

屋樹（惜先陰不駐也）退而因川（歎逝者不息也）覩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通塗論）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

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執榮耀而方太陽非迷者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王非愚若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

止而不外蕩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陽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

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蘊珠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

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不可不行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愚不並

立清濁、不同器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三才之道所貴主之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道不可以無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螯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螯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前已

釋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以釋符言篇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與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為用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是所踐者淺然待

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徧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潤在山君厚歛則民貨財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

水静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夫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无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璧鍰之器礛諸之功也鏌鋣斷割砥礪

之力也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方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粮之資而不飢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著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著良則所致也遠疾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必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爲爲出於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是非故內視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却照本性而无聲无形无怒无爲所責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

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大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凰翔

壁五六　四

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内而不能自椽陊壞切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即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蓄之

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聾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各利一原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葯音藥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絑音末

言所用不定也冠則戴枝之絑則足蹍之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諭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碑侨切盛皃也

日出而流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軵其事易淤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用而見害若无名以全身案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之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精華發於內而

枝榦凋於外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

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雖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形端必无曲影言善必无惡響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

臣雖忠而難存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盖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絃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所決言其主君形忘也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聲不通於耳絶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海内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絶用而无窮故為大也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

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弓雖勁无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无以濟於業及為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飢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乏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喻貪者无猒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无不當亂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耕也勞在其中〕

學也禄在其中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切黣音昧必留其謀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无疑焉闇見鹵莽自難情曉宜留謀矣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人无全能物不雙美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見善蒙惠遇惡有傷而況躬行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

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處昏翳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埸必從所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汨流河源无以全其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爲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爲珠玉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弱謂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爲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

相召同類相求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機豈无道而居之也兌兌者獲提提者射兌惡也提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爲人誅獲也提音時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明唯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屈少

壁六

君子有酒言其過量小

七

人鞕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鞕缶爲譏在小人由不可好君子固可爲醜也人之性便衣緜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御寒即假繒纊臨兵即被甲胄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此意不殊前解善

用人者若蚈（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蚈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蚈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才也）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者故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此言邈然縣殊孰云一致者也）冉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冉榮不實陽極自零）汗其治粉其顙（准鼻也鼻有汗而粉其顙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腐鼠猶姦佞也）

言君暱近倖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諭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

致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村榦不祈用而剪伐至自然之勢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舟因水而浮亦能沉之人因利而生亦能溺之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沉溺之禍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

君不以求道里民疲已極君欽无厭驥困更驅難覲遠路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正起差心兆乎愛憎迹生禍亂非君上无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太山之高

璧六 八

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𡉏不止丘山從成凡爲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

(成也)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治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无由諭其意也)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无辜甑終不墮井安得无出也)刺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惹一

裁通未能盡理一弦始張何足偁妙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榮枯迭與哀樂相反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續浮費切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於衣食爲人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欋音衢山高者基扶君以民爲本高以下爲基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

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天行不已

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无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

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不差君守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咸遂君臣訢睦上下康乂也君子用事小

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去邪任賢合于天地道也天氣不下

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

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天之

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地之道鬼神之

道驕溢與下時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有者聖人之道昇而莫能上也終不爲上故人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萬姓俱化天道爲文日月星辰地道爲理山澤江海一爲之和融乎沖氣時爲之使應而不亂以成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爲宰故名曰道者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物其德不絶內修其眞謂之眞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

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孰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无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无不

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荂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毋（聖人順天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

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

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

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抑高舉下雅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无惡言

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不形於外是謂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

聖人依（音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依陽者親忠良故和同依陰者親姦佞故沉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閑以快意終致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

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銃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

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類異言其為生背自中和而成質其自加卵而因變化所為者即須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奔馳之勢衡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穫稷以怨報德）

通玄真經卷之六

叔

通玄真經註卷之七

壁七

通玄真經卷之七

默希子註

微明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

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絶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云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爲至而無爲而知自知爾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軤火乎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必有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又何煩藻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丁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立教也故民之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政教興而姦濫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

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瑟无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无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无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

至德

大正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上有平正下无險詖上有清簡下无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讎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

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爲之堂非胥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无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

忘害迷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猶已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无

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祇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以行知所

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謂吉凶縣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畀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衆口所稱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

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塞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動靜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无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

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

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

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大至聖爲真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内不慙心何須巫覡寧懼鬼神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將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

賞焉逆於已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已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玄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到故勞

愈甚病愈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无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唏唏其華侈也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得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无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无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寧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飲鴆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知天

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體猶氷炭之相攻陰陽之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

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失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物我之間

居然已泯寂寞之鄉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
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有為即事
起事起即患生旦道无常容事无常順為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
為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為者敗之理可明
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
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
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眎
大明謂覩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
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
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

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无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

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

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亡仁絶義薄

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

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

醫以爲禍貪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解難驕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

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无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邪慝任賢能則上垂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

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内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勲而必窮有以為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擧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為一家之人不愛天下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一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君羣強是故得之所施

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兒自適育反自禍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然扃固篋鐍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

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為祥則知禍為禍始見禍而遠為善則知禍為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為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

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
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修真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
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
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
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
帝王富其民敦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
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微也亡國
囷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

民自富上无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寳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寳）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上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後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忿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冦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

言後之於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冦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珪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畜曰德仁愛曰賢明慧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

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眾伏務曰奴昏昧曰愚无慧曰肉无識曰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

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循有因假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途无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

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爲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壁七

通玄真經註卷之八

壁八

通玄真經卷之八　　　　　　　　　　璧八

默希子註

自然自然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无爲自治萬物乃成也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卽賢无所尚愚无所愧洪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心既

虛矣无所不通德既充奐无所不容故能神用而无主周行而不怠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存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无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

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无窮與天相爲終始也上執大明下
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
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
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无爲
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
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狀天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内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敬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勾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繩無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

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在指勾絃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逐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内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内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

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遺明極則无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迷導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夫慈愛

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无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爲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逐其性豈有新故親踈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故用兵者或

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兵衆心欲一今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无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

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恃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已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教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

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遊而投於水則飛沉得所由賢愚並用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爕理陰陽爲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爲田疇敎民播種奚仲爲工師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涼四海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

其材皐澤織網陵坂耕田加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

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道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由風之過簫而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

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以制法非所以為殺然為以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爾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

不濟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由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怫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怫其性即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非有道德无以樹功名也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

成其大宗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

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世尚尊高吾則自卑
世貴矜伐吾則不爭
長處不有故謂物反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

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逆天地

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尋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无爲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

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

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於機數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智出亂真刑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任於兹也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亂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

爲暴即道迕矣爲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爭清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

致忠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壄辟而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驕與之危刑者无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稼穡故太上下知而有之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

飾之乃是賊之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絕於好憎敦乎樸素狹而不親文无害質物類衆咸歸自然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

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ノ之鬼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鬼者陰也殺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鬼者陽之神鬼者陰之精鬼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靜唯黙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

虛无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能曉故曰至真也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無權不可爲之勢而

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夫機權巳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惟能變通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爲謂其私志不入公

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鳺（乃鳥切）泥用輴（敕倫切）山用欙（音纍）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

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
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内故立三
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絶國殊俗不得被澤故
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
息勞倦無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
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
風君臣一意官无偽禄市无邪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神農形悴堯
瘦癯舜黧黒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吕望

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切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禄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體癯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禄不耕而獲黍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无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

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化爭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爭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

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形而不絕
物出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
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
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
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
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
不戾八風詘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
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
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兵

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已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已用無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已有

通玄真經卷之八

共

通玄真經註卷之九

璧九

通玄真經卷之九　　　　　　壁九

默希子　註

下德時有澆醨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玄古之君養神以清虛為本也其次養形以嗜欲為本也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逆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遣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

勞曰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太上之化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下世之治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祥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絶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无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君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傳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言不世世而立但明指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

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欲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過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濫及无辜雖殘賊蕩姑終姦暴不止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重累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興猶居閑曠之地志騁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違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祝壽信不虛語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違
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祝壽信不虛語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
則與天地爲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
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
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
曰爲不善難也凡人不易於爲善而難於爲惡今之以爲大
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

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爲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

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苟知足者雖一瓢而有餘然厭者富有天下而不足也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心既保於平和物奚汨於情欲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

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強者也強主衆力不在已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已故人皆我心乃得人之心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謂君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无道德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知生知命何憂何懼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在

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於重勢故有道者大戴之無德者人棄治身安人非尊位之故天下非私於己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

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開尚賢之路寧無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通德非德無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

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所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爲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已反已者見本性之衆欲即萬類都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修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凶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性也真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

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炁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得諸已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塵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壁九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離心炁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閒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一人天子也一人正

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萬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眞雷霆迫而不恐明以照物陰陽惑之而莫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萬炁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咎然氣類相召善惡無差勿謂混冥之中無報應之效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仁以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斷之男女羣

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正之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已不救弊之謂非爲至德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

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憫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和樂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真人機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

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易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聖人無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俱樂其

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其所即貴失其勢即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聰敏給數未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敎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敎世忽俗不可以爲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此數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則與爲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

用之治在適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無煩飾辯但量能處位無世無之豈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

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

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樸散之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適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減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搖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萬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

五道即與道論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宜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無跌故禍害無及於身止死不係於懷是真人得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

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藉於無私故平爲之立正爲之存令爲之行不殞德於外不匿怨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爲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即不亂忘心即不險

絶視則不眩皆忌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議耳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逆得道之宗並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亡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無爲之宗應於無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

己之能其窮不遠也獨賢於已不修其道立見窮屈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絶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衆者可以傾河寘海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無勞厭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无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冝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冝〕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

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仁用治天下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

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
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特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
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
不足以爲威（夫三者不得恃唯有德者王也）爲存政者雖小
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
與禦（御音）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
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
德積而民可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

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政術雖小必昌存萬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驕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九

通玄真經註卷之十

壁十

默希子註

上仁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爲謀勇自爲鬬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

池苑囿猛獸珍怪貪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姓命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之財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

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

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芻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達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邪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佐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

邪枉賢者不能見也踈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無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恣口以害生雖家無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已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而況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

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

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煩簡也易河以逶迤故能遠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絅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勻絃大小適中治國者貴賤皆當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炁同炁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同炁者无德而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制九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

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無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是以精誠爲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无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

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已則智有所因明有不照

則守職阿上有司正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償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

與馬逐走筋絶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誅議即可奪誅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制人不爲人所制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也中欲不出謂

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

丁戀切尸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䴠跳上襖下滔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罘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音遘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飢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妄害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炁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炁發動上達于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非其道所以富國寧家非目見而足

行之也欲利民不忌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揆物

以身觀人何假揚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

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

也一人蹠（音隻）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灾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萬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

太柔則卷之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
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
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
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
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
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
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

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與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畱其已

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

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巳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

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巳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内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

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凶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内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

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
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
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
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
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

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
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與於仁義節
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
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
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

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

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安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敏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骴音寺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

璧十九

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主也民況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

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則禍患無由生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貴不斯驕驕自至富不辦奢奢自至處乎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觀學曰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圃必涂芬芳之氣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生民事故曰無爲因民所利而無不爲）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氷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

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下文並釋）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氷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

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

重百姓樂推
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

通玄真經註卷之十一

璧十一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璧十一

默希子註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唯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紛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

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眞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興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重法令遺仁義是遺首足而貴冠履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

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夫事不師

不遵道不為國法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通道也恢恑譎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

孔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

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

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舜爲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爲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爲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大治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爲務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

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爲道即言而非道也持石爲玉即石而非玉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曲節既殊故宜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登閬峯者非九乘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

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虙犧神農黃帝王帝多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峻法而民詐故无為為化易有為為治難盟誓不禁刑戮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達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人者動用乖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

方柄而内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自以爲治猶持方内圓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无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已
則民禁於彼也縣法者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
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
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

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
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
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
禁君使无得擅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
得矣故反樸无爲无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

其從已出也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

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

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

也慎其舉措乎其愛憎利元偏賞害元偏罰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徳元間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之才不能盡善盡美固當元疑其小疵乃全其大用閭里之行謗黙之言不足信也故小謹者元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疎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則不失其人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人无全能量其才力而任之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而行於世世何爲之哉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

誇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施濟物也窮即觀其所受非義不為賤即觀其所為非道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方見仁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逾濫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仁如此則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為其可為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善至人稱之桀紂為惡其名不成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真為

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旦爲稱孤之客夕爲暴屍之人皆愚瑣之輩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比以仁義爲準繩者也此傷

時无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

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濟傾弱立功名者覬其機厄寧容瞬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爲天下除其虐害不得已而用之也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

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内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桀紂是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道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凡爲人君暴虐无道萬姓不安若不除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畜魚鼈以食蝙獺罪莫大焉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

飾此至治之世也亂世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髙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音底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此衰世之理也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故天子耕田所以勸農皇后親蠶所以勸識而況匹夫匹婦惰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

無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所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傷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撞衆以罪問敵亦非叅易而動凶器百姓悅戴唯恐不至殷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不義之兵

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恃大侵小戮无辜害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威鎮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丘阜終爲高祖所摧折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圖霸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

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天摟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鬭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敵不懼雖死不顧恩義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

也
是故義君内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
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
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洽无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通玄真經註卷之十二

壁二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壁十二

默希子註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眞人玄古之君也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内韜明德外和萬物大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情結繩以爲網罟以畋以漁離蒙覺悟其君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爲衰世也

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

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冕之服覈領謂陰陽爕沈而通之逆氣戾物絕而上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竦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

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

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眩聰明則內失其真

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

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喪澆醨彌甚以偽險為道以華巧為賢顯道矜德貫名求譽以失大宗時之衰薄從羲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周室頻爾也

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乃巧切諠乎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不有但稀爾萬中有一為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偽之場沐神於虛靜之域不矜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已利害不經於心令之學者彿性命以求達走聲譽以高名遂使姦衺競起忠

正伏厯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不櫛被髮而卷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至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

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衰物不淳一各生異情遞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

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三王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通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爲主萬姓以君爲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主以一之也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illegible]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

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禮乖於道也制樂非樂失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逾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古堯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

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之六綱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

民時以罷音皮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措音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

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

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即可用之若兼而有之即聖人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内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令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

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治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

愁音囚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弊興矯飾之情

見者不本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止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怠而由開圈縱獸決河止流一失其真羣逑不返也夫禮者遏情閑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菌咽欲吐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爲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爲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開嗜欲何假隄防不積貨財無防盜竊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

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欲之為害其甚如此知冬日之翣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直為無用天下之物化為糞土故道備無為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莫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禁其欲一人尚之百姓爭之則亂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
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
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
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僞猶揚火以自焚投水以自溺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人之心用合其道則吉乖其道則凶也末

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
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
亂以營貞信熳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
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
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

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霰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焚郊竭澤刳胎毀卵恣情性之欲快

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雷霆以恐之
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
桀殷紂城池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豔非不
足倉庫非不盈餓而覆宗絕祀身死人手爲
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
鑒不遠在夏殷之世也
山川谿谷使有壤界三川絕而不流分
禎祥國之將亡 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
必有妖孽也 沙鹿崩國之將興必有

璧十二 七

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
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
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
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
物不得不災危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
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

戾於天發號逆四時舂秋縮其和天地除其
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
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
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
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
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無日
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
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
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
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

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滿盛兼國有地
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
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末世驕主特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伏尸流血無時暫寧以至今日豈爲有道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
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
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
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勃然而起蹙頓乾坤撲滅殘暴大庇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老子曰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遊人至察衆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大得雖均人卒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洞靈真經註卷上

壁十三

洞靈真經卷上

何璨註

全道篇第一

夫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畏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爲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爲君何不建置宗廟并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黶啜從而啓之
黶啜亢倉子之門人也欲允允衆心故從而

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

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絶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

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

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

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眞今

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静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黶啜曰不若

不若猶不然也

壟十三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𩾁音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蘖狐𩾁之祥

二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

仭蘖䟽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魚小
立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旣髙必須厚
禄也
且也尊賢業事音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
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譆來
譆歎聲也惟其不違已志故發譆歎將欲
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

而失水螻蟻若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

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閒其⿱夂天〔音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耶故堯舜禪讓先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弒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効
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絶無所企
慕耳
言未矣男子榮之𣖖色蹙然膝席曰𣖖年運
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叟斯言
榮之𣖖莊子所謂南榮趎也旣聞高義深
欲蹙然變色歛膝于席願垂告示以敬事
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㰖不釋羽俗而龍巳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骨音之故不得清人之性
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爲外物所亂故使不終
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
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
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
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龔（音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爲全道之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
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
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
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

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焉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死生之道古今是常
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哀何也
未始猶未甞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
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
有肆親旣不與爲樂亦無所取哀

蜕墜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
之謂道

蛻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爲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矣夫瞽視者以黈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頳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瞽風眩也黈黃色也頳赤色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爲赤以青爲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衆

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焉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天音長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爲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
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
務便證以爲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
聖人爲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
之道
門人之中最爲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眎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
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
至賔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
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
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
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

知之廼不知弱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泯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眞之要樞重玄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

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

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
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稟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夫墮農(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
墮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穮蔉荒蕪故不能獲菓稼

齋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爲陳恒之所弒而取其國鴟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儺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敎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爲身害朋猶群也儺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
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緫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
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崇茂積善所鍾慶

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
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
弘沖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
夫雞戺音衣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
息矚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爲日
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鋭心錐撮力思摶精希求利潤賈

竪之道也𤐤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輕舉日
精錬仙高士之道也
𤐤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
精吸日精也錬仙錬質專而乃昇仙也
剸情耑想畢志所事、徧揆忘寢謀効位司人

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効
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努力求、才良以安萬姓人
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實(音塞)其業履是爲天下有道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illegible]安定者也

道(音寸)筋骨則形全翦情慾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彪(音魁)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
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
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
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
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
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
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
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

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
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貴
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親疎
異域同歸望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

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箎帛與紹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璐美玉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以聘之箎盛帛之箎也紹所以貫玉者也

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若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水之災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爲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倣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
胡國所有後爲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
號也葢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爲會同之
期而鄭後至也
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强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廹之
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
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
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爲有功之寳
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
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寳於此

亢倉以信義爲寳也

飾楚之寳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爲

貫賕也僞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光

飾而行雖罪可延賕終致後戮陷君於罪

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爲也

君必致夫眞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

耗慫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

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逞快也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爲小過荊恃强大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

必失諸侯矣
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荊所都
荊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今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琏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其欲

壁十三

十四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夫衆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人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
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
携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淋潛捃采以祈性命
捃拾也采取也拾取野菓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
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
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
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

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

壁十三 十五

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州音委
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
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
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胷懷無有干背慆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叡則士歸之衆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覈請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綮藉實益藏矣

未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掞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事貴則謇諤忠諍之才伏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内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

内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乎

用非賢爲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大乎

夫察獄問因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

以脅之或道之以實情或若之以刑戮雖
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
咎怨

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
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
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
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
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返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

王曰余一人丁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廼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唯菽(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

多不時佳過就茲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
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
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過
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
衆共棄之
聚廉司尹夫五人
廉司尹夫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禄阿意天下聞
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
輿服純縈憲令寬簡禁網踈闊夫輿服純素
則人不勝羨
不相企羨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踈闊則易避難
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閑閑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閑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閑

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

　貴德則不犯知耻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隨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攘析

　攘析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逝相企慕如火之

上炎也

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頻僻則莫知所遁

遁猶逃也

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㵎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寠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寠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寠冒三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
熊荆之姓圉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
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
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雪奢淫以滅

亡非獨水旱也

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荊君敬重亢倉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

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

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瘳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禄國

產閭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

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爲則人冨亢倉

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粤之簳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揩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勾粤東粤也簳箭簳也鷙隼鶥鶚之類也揩箠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勾粤之簳以精金爲鏃以隼翎爲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異

及夫蕩冠爭虔（音衡）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衡決勝加此勾粤之簳於強

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穫則

其與劉刃也無擇

蜚景神劒也劉鎌也神劒雖利以穫稻則

同於鎌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

千里之内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温疫之氣也此神劒能辟凶

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内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劌刃施於常用耳粵榦鬐景以禦凶

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

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

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趍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鮮姦者出言失於忠言

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

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

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
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吏刑曰眚災肆赦
赦不欲數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爲不善
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
廣條引誣陷貞良閭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
赦宥遏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
人遁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
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

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令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妎譖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註卷中

壁十四

洞靈真經卷中

何粲　註

君道篇第四 清靜無爲以身帥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天子

攖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

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
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
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

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
害物是失立官之本之忌也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
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之謂也一曰多政煩事有擁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
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
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効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爲
而使人爲之人必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
至理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

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已也

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申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
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
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爲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
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
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
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爲多邦國以人衆爲富憂國
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己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碔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
碔石似玉鍮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鷃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鷃也
隼鷹也鷃雀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昏昧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佐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濬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

無企尚故聖主貴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聲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以夸企爭進愈亂天下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

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切則飾僞者衆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願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
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
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
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藪宛以買譽以心慮取
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夫靜正以勤德則不言
而自化吏藪宛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
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 謀効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

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許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下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叓鬼神開賛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大時不忒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遂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顔色諧和
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内懷情忌各徇其私
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懽洽然察其志徵其

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
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祅
人作凶德鬼神聞禍
閒猶伺也

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竭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効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郗龍覶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顔而諌也

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令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臣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臣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

抵物失其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觸也

臣居上位不諌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禄

贍賙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覺肆其所為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蒞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

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

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

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

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

也鯀正而不狎親之則彌疏之則退去而

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寛榮達則以道自正人

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
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
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龔默靜慎
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
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豈
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跡言
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

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効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辯也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

其力齊有揞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

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大

眦者所嵩給

如往也本作所嵩往給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夸眦矜恃也嵩笑也給欺也

於是頁杖步足閒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衆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爲尊

吾乃今不知爲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

爲能

受不信爲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爲信也

信而不見信爲信

有實爲信而不爲人所見信乃自以爲信

爲勤慕義爲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爲義乃爲人所稱

義也

義而不俟義爲義

有實爲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爲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

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袵衵而譆

超然而歌

袵衣襟也譆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囧**音昌**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黙兮信義伏

時之黙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
陽與黙昌與伏泊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
讀
汩亂也羌發聲也一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
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黙則與時俱
伏隨流任運寧有私耶令乃問我不知其
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眞不行也
夫眞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眞者正性之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亂（音爲）也

時有否泰莫得長爲

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有時而用

故莫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材愼在求不愼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愼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
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
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
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
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
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嫺心巧
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
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才至若

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倭之求士也則外忠内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鬼音容丘音丘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寛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

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
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
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龢寧無為人
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已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德衆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寶可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洞靈眞經卷中

洞靈眞經註卷下

壁五

洞靈眞經卷下

訓道篇第七　何　注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

壽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
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主宰莫見其
朕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
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
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
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

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究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

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孔旁出舜旣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塡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功赫然今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

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寢問之外問寺人曰玆日安否何如

寺人問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

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救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膳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

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閒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

文王所爲天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

賛佐也文王事紂爲天所佐故殷紂雖暴

不能輒害

夢啓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閒文王謂

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

齡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
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
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
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内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撿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温恭而文

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
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
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
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

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閒於父母
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
閒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
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
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言玉珮之光桐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佚他問曰齊國有寳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寳也壯佚他應聲解劒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乎賢者見之寛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亭毒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爲人口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妾與

之言翟西厄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皐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皐皆也

冐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誅將煞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煞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至見煞况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
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褻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
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克詳究

殫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變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
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
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豈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而復樂不知心揺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揺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爲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豈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
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
命未與耳豈不躂歟
躂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
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
者務攻前人之性而貽於情之所來是以彼
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適耆耋之
所非耳目之所娛者適心慮之所疾健責天

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趍浮利也人趍末利則奸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趍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
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丌其音産約
人貪浮利則産業薄也

丌産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
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
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
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
務農人農人非徒爲墬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鬬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

位尊人鬬則童

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慱深鬬則

丌產複

複猶厚也

丌產複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乱一心矣

天下一心軒皇几蘧之理不是過也

軒皇几蘧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敎也是

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

勸人尊墜産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

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

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敎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
噐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川而為之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室世婦親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于夫人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
世婦之吉者使繅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
相凱業此聖王之制也
貿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

埒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

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䦷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業也御

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
爲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
之容耰
耨鋤也又耰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耘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耰耘之可使

容手

鬭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事不龔龔愨之以土功是謂大殃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璧十五　十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

昌發

於是乎始耕芟斸之道見生而藝生見死而穫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藝種也穫刈也

天發時隊産財不與人𦣞期音

産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土祭社稷也

春祭祈豐祥也秋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追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趨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興農太早也 壁十五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當亇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豈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墬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旱時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
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
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
數爲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跡而費
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
中也

甽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

端正直也甽深直則水流疾畝沃平則潤

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强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强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丁行通其中疏氣冷風

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

墜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壁十五　十二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豈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

傷之也

苗丁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丌夫也欲相與居
與衆同居共相蔭映
丌孰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弱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
強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耨也夫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餉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
墝瘠地專主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
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
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
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
禾謂粟也稠穗頸也圜圓也飴飴謂味甘如
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蘠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蘠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摶米而寡糠

摶謂以手挼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本根也華莖莖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葆〻長秱穗如馬尾

葆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

麻踈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干也言皮堅勁

失時之麻蕃柯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

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

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謂

䕯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薄翼謂糠也䕯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

七粒

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翠穗

胕腫謂莖根麤而且蟲翠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

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凶氣不入

璧十五　十四

身無苛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温夏飽則身涼夫

温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

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

天是以興王務鬬王不務鬬是棄人也王而
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主將睎強兵於天下
秦恃崤函險固兵強士勇故欲亦強於兵

使天下无敢與之敵
睎猶亦也

使庶長鮑戎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爵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

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滎泉賓于上館

滎泉秦地名也

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睅曰朕以主氣異之問而寧

斃斃焉以斫刺爲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睅顧盼也朕我也我

以景主有遠異之問而何爲弊弊焉言景主以兵戈斫刺爲故乎言其所問下抑老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言景主旣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褘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黼褘繡襟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告命

亢倉子仰棖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

與始有人俱

榱椽也仰榱仰面屋榱也噓歎聲也嗟其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无常故無少時不用也

貴賤夭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

兵也儆言推援兵也侈鬭攻戰兵也此四者

鴻細之爭也

恚怒也作色厲色援亦推也謂相推盪也

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爲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鬭矣

蚩尤黃帝時掾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

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爲黃

帝所滅也
黄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
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
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

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笞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隷僕隷也强弩之射深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雖衆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葢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愼其令也

故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

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衆同死生而

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

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

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

之與義理反也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埶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
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
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兆

華十五　十八

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愎狠淩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
焉可也

愎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先行義以示之

猶有惡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
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
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
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
禮

不私其利與衆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
也
令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
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

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
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
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
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

所如也而心滋益龔
旣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
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觴音觴爲亢倉子壽
搴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
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眞經卷下

通玄真經纘義　卷之一

非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文子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

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眞人書爲通玄眞經

通玄眞經纘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義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髙士探易老之賾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討籌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刱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纘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

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
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
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
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
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
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爲之師磨
礲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
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
於衰周懷至寶而不燿嘗究觀天道人事彊

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旣爲之築室肖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藴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

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
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鏤華梓
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
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
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

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
句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
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延未
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
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

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眞館黄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鈃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師老子學早

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眞人號其書爲通玄眞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纘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

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南谷
子杜道堅謹序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
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
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
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章別
其旨題曰纘義
以便觀覽云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源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道德恬愉無矜而得

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隂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上古之君法天道爲治本與造化以同游故道純德全民康物阜靡不各遂生成之性道不悖則物無傷焉

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

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之謂大常之道聖人則之君天下而子庶民化行道合盛德之世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即無所

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摇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

道在吾身與天爲一夫國之有臣佐猶天之有歲時也大丈夫出佐明君爲民司命察天時明物理循自然之道行無爲之化則吾之身修而政無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年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

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
柔弱純粹素樸爲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
其象豈其象哉惟不以形象執而道虛玄
之用者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
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
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
也
太極中虛神明與俱人能心虛而道自居

一有所載則嗜欲室好憎生神將去矣神去道喪形有不亡者乎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一而不變心虛氣平憂樂何有哉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强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文滅質博溺心外重則內輕是以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至人之治無他恭默無爲而已返身而求道豈遠乎哉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聖人無名未忘其功神人無功未忘乎己至人無己非無吾身也大已而小天下也

唯有所待而後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
夫道者陶治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宏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内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

雜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
道無形故能陶治萬物道無名故能總括諸有眞人體道虛心靜神則天地之道得矣
眞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

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爲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外曲者人之道也內直者天之道也內直

外曲天人相應未有不濟者矣是以眞人
隱其姓名有道則隱不奪人之功也無道
則見將救時之弊也惟能與天同心與道
同體故能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矣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
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
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
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
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有體用聖無二心玄聖素王體用二而
道則一也孔子天縱之聖豈不知道而乃
問於老子必有得於言外之意者故有猶
龍之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
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
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
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書載言言載道貴書所以貴道也是故知

時者事生而變應而動知書者言出於智智者不知惟不泥於書而滯於事絕其學棄其智始可與言應變之權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

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性本靜物欲滑之靜者動則天性鑿矣惟聖人外與物化心與天游物我玄同何爭之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衺穢久湛

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
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
聖人能遺物反已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
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
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
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
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
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心靜則明水靜則清理也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合於大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是以聖人之道上無爲民自化上無事民自富上好靜民自正上無欲民自樸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

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

存

道無形而生有形始乎無始終乎無終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一生二二而陰陽分五炁布而萬化興聖人之心合於太易清靜虛無德被四海萬物歸焉而不爲主道大無形與天爲一若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則是與人同者也聖人何容心哉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衺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得其內者五

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包衆妙總萬物者其道乎神而明之感而通之顯幽闡微無乎不在是故物得之而昌民得之而康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

而御四方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

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
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天一生水善利萬物功至博也天不得水
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
得水不活雨露四時潤澤羣品淖約流行
處下不爭禹德似之故能順水之性而地
平天成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眞人
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

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道無定形隨物賦形變化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體用得矣故眞人者藴乎道德通於神明物有所生獨知其根事有所出獨守其門無窮無極而與造化者爲人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

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
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
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
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
剛積弱即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强勝不若

於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
力不可量故兵强即滅木强即折革强即裂
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强
者死之徒也

物備於我道存乎心知我之天知人之天

而物之天者得矣水至柔也載𨐣舟則剛民至弱也戴主則强善用道者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强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

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
靡堅莫能與之爭也
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
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
是以聖人出處以時先後有度夫我不失
於制人則人亦不能制我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
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
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
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

者非帝王之業也籩簠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

執機械遂飢虎幾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機心虎亦無傷焉是故體道者佚任數者勞天下之理有不難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法無刑誅之刻則易於治御無籩簠之繁則能致遠是以先王之法因而不作禁非止惡守而不爲故可以成久大之業

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
爲理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
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
因天地自然卽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
目淫於采色禮亶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
遠故兵莫憯於志而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
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
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閒故曰民多智能奇物
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

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視聽勞則心不明智慮重則事不理任一
人之材而求爲治也難矣志誠心可以懷
遠衆力可以成功即六合不足均也夫病
乎身者陰陽寇之賊乎國者奸究寇之不

以智爲治乃爲國之福

天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强有
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
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
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産於無形故無形者

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殺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

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天下之物無生有有生無故無形爲有形之始道無名物有名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是以聖人執道以成其德功成身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髙下不相傾長
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
也矜僞以惑世輙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
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言無文衣無絲耕

食鑿飲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故王公大
人自稱孤寡而有道者不以名殺身不以
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不以學術殺
天下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心孰肯以
矜僞惑世輙行迷衆者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一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二

悲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二　　非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靜漠恬澹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寃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

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伐暴者致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
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
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
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
著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
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
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
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

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强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淩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眞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者夫是之謂眞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

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

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大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

物來則應物去則靜舍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

麟游於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邀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

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渊抱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

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
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
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懐其爪牙藏其螫毒
功揆天地至黄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
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
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天皇氏出當此
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爲矣觀
象制器結繩爲網以伏犠牲是謂伏犠治
金爲釜庖生爲熟一號庖犠當是時也禽

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
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爲功尊曰太
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
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
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
不知與積惠重貸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
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
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
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

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

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眞有絶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内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德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喪於物役矣惟聖人知

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
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
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
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
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
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
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

天下者眞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

賦斂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

乍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
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
象形所修者本也
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
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喩歛苛民
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
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
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内者不能治
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户

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
孚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
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於內則神氣動
於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
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所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
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

見待言而使令其於治難矣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陽燧召火非日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

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成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

弗使闘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精

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其所以感之

表正景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

不可不正好勇則刼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者精神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刑罰不用而奸邪服本根旣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

暴
石藴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内形
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
誠推其信賞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
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
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
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
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爲天下母

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貴

無得而踰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

於亂

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

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

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

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遺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懸於景君子愼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忘不忘乎欲利人也

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爲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説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大匠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矞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

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已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情於中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

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閉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强立也故田者不强囷倉不滿官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困知强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

利行者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已於是託
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
生之經明照海内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
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
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内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
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

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已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

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强而外明內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穀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

人禀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
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
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
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
守者可不慎歟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非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非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

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九究也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道在我矣一即心心即天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

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物之所始一之所起變而化之萬物生焉父天母地陰陽交感胚胎孕育雜糅之氣爲物純粹之氣爲人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夫翕張與奪天之道也逆之則死順之則生

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授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内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

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

天之生物不動則植動者橫行植者直立人兼動植之用故靈於萬物四支百體精神血氣可不自愛胡可以多求王公大人受天下之寄則又兼乎人兼乎物愛之畜之不異其身然後爲盡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
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
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
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
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

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體而不
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
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
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
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

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滑之未有不消減者也聖人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形體外使心室空虛神明來舍往世之外來事之前靡不洞燭心虛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去其害馬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

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

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物有不待使而生求而養天也必待使而生求而養則人矣人或過有使之求之之心則揠苗助長反致傷生失養之害不能全其天年聖人天地相通與物爲一不益

生不外死賤而不憎貴而不喜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則至樂極矣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時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衺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

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聖人虛己以游世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以利害動其心不以死生變於己以虛受實抱德煬和不爲禍不爲先福不爲始事至而應響答如神應已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

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名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

不可縣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無不生無而生有有喪則復歸於無有不可以無無無無則有不能以自有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富不以有貧不以無齊物我一死生而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在是謂守無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

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道貴乎守有守則成心貴乎平平則不傾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故聖人食取充腹衣適被體無厚積之貪是以心平氣定神不外

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中易四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多易必多難此以事言也以道言則不然夫古之爲道者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故制度有法容止可觀安而行之是謂守易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

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神即溉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水清則鑑物神清則見道人之受氣於天者固若同然吾之見道於心者夫何獨異心清故也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

物去則靜曾何滯於吾心哉澄鑑不撓是謂守清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游也

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違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夫聖人者循自然守至眞順其時宜達其衆心惟不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純一不已是謂守眞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憺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

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

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禀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天地之道靜故物不使而自長聖人之治靜則民不教而自能一有喜功生事之心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矣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

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

上聖法天百骸理萬化安其次尚賢法由已出惑之原也其下任臣法出衆口危亡之徵矣修身無法則事惑而精神喪治國無法則政亂而民人傷惟體道爲主是謂

守法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淩上用心奢廣

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
之執一無爲而不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勿
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强故
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
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
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
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
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
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弱者道之用非怯也守其冲和而已天子

以天下爲家公侯以國爲家視民猶己不以勢位自强不以兵甲暴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資小而成衆戴寡爲主往而不害安平泰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强梁之

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
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强梁
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
長久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惡盈好謙也以力

者霸以德者王弱勝强矣人之苛政虐民
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强不可久是故
聖人謙卑惟弱是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
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

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則正其滿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

弊不新成

道極則反物盛則衰理之常也巵滿則傾

刃剛則折物之常也人能觀乎物理之常

不以勢力暴衆自强則無顛蹶之害柔弱

保身可以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

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

内樂外不以外樂内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

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

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

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惱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强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天將雨礎先潤時將春凍先解人將死舌先强烝使之然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强死之徒强梁而不得其死者則又强梁之尤者也惟氣形和弱與物玄同並育而不害

者其殆庶幾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滛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

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交相養而不失其和者養生之主也若夫虛囂恃氣與物爲鬬則將精耗神斃時有盲忘之失近死之徵矣是故聖人弱其形和其氣謐其神而得

九守之道聖人豈欺我哉希聖亦聖希賢亦賢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

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彷徉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内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

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

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真人守大渾之樸游天地之根同乎大通廓然無朕惟不有我故不無物人笑亦笑

人哭亦哭千變萬化而未始有夫極也化化者復歸於無形而有化不化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而有生不生前之九守後之守樸則是一變爲九而十復爲一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三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四

非四

通玄眞經續義卷之四

南谷子杜道堅纂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一貫通無形無名

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
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
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
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
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
敗足以滅身

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
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
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

矣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夫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祿祿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

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爲寧者寧失即
危求爲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
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
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蓋地爲軫天爲
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
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天爲蓋無不覆地爲軫無不載天地之於
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
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

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反相剋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爲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

戴主亦能悖主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
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
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
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
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
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
雙

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
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

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

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

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

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以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
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
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
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
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
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
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
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
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

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於衰

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爲徒人豈能

賊之哉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擧其疵則怨監見其醜即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

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
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
於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必以卑辭幣單
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

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
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
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
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
之道必利之理

事人以寶幣者幣單而欲不厭結交以卑
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
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
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
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
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
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
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
味合而説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

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况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内在已者得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

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絶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

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
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
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
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
不求利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聖人明照海内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
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
與故無公罪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
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

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
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
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
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
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
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
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
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

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

大通

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爲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

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
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
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
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己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
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
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爲
宗也有形者皆生也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

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恩也

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

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

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禄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禀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為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

所遭於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
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爲善福無必得不爲
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
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
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
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
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
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

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

賊於其身氣逆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已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患且瘉之病哉能慎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

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
不曰舉枉措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
與直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得乎舉
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
子不往矣同污異泥處小人之道和而不
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
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
之所在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

民疾飢

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

聖人明於理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

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已者至於若

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强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强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强故能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玄眞經續義卷之四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

非五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五

南谷子杜道堅纂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

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
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
長久之
天性即道性善即德道德之在我者也故
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修之謂教則是
以在於我者施於人矣中人以上中人以

下皆得而學之聽乎耳悅乎心如鏡得磨
光明內發豈非吾心之固有乎因其學而
明之以之修身則道德著以之治國則事
業成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强始於
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
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
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
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
大此天道所以成也
氣形道德之體用乎氣乃無形之物物乃
有形之炁炁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强
則知炁者形之始也道生德畜由微至著
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
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
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
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
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

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
强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
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
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
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道德根于心精神著乎外功成事立與天爲鄰自天子至於庶人有道則尊無道則乜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

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强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

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道無小無大行則得之天下服之則懷之帝適也王往也天下適往是謂帝王然得人則成有道則守無爲兵主無爲亂首失道則亂失德則怨天道然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

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
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
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擊不
傷未若懽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
君之無官而人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
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

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

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有德之人五常備焉仁則慈義則宜禮則敬知則明信則實有之是謂五常一曰五德君子未有無德而能

爲國家者矣文子之問爲天下後世發也

其德博哉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蝡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

有其人

天之視人猶父之視子其愛均也君者天之元子民天之赤子上不恤下天必示儆夫至德之世愛均合天萬物遂長民樂其業世之衰也苛政干和天怒震發地見其災國家多難流毒民人惟聖人和愉寧靜志得道行民物遂生是之謂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

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闇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闇見者愚迷也

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何哉生知道在我者也聞知事在外者也聖人聞於未然禍福先知智則必待事成而後見愚則溺於聞見終不自知迷亦甚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

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歛即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智者不爲其所不能爲强所不能則非智矣然則智可好乎好智則術易窮好與則分不定多歛民讎來怨之媒也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柰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

器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

以道蒞天下曰執一無爲何哉一則定矣是以古之王者因天地之變化無爲而治見小不棄守靜不爲大器安而天下正矣

是故處大不溢居上不驕富貴可守子孫可久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爲民所同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

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道爲治本君以道王本喪亂生兵革興焉然則古者有以道王有以兵王雖若不同而同歸于有德故五兵之用唯義兵可王是雖兵亦道也故曰一而已矣若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戰國之事非王者之兵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

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道在乎治數闗於時任智釋道用才棄數危困之階也惟守分循理得不喜失不憂退物之入者有受無取物之出者有授無與因時而行生不爲德殺不爲怨則近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懽心爲之柰何老子曰

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旣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懽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絶國殊俗蜎飛蝡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非五　八

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者法之以爲治容民畜衆故得百姓之懽心樂共推戴天下歸往矣草木昆蟲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
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
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
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返也時務異也是
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
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
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
五帝輕天下總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
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爲友下以化爲人
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時君守其法籍行

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

一氣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者若出人爲實由天運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爲傳代之治惟隨時而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知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

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是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古人以道德爲政後世以功力爲政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故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

加以力則無爲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上言者上用也下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不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即名君溺即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下言上用權者

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迕合若夫執中無權則不能隨時而適變膠柱鼓瑟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

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龍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絶義未滅也仁雖未絶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古之治天下者道德衰而仁義次之仁義衰則禍亂作戰爭興焉上世嗣王如桀紂之主國未云亡諸侯已有輕上之心則道德衰而仁義衰矣故湯武起而夏商絕若周之幽厲視桀紂才一間耳故不免犬戎之殺驪山之死諸侯力政强陵弱大侵小六國從衡與周俱亡可不鑑乎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

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興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是猶强之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别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好仁而不知爲政賞及無功釋及有罪猶能害政好刑而不知爲法廢及有功誅及無罪其害深矣惟至公不偏合於道德賞不致濫刑不致酷則百官盡職萬民服業天下隆平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去衺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

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
疑令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
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
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

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
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也
名分法理辯是非別善惡之道也不求公
道而自取已見以是爲非以惡爲善而望
名分正法理明難矣惟正身待物不廢公

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惡有陷於不平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兵不常勝敗亦隨之反覆之道也惡可亟戰而求數勝哉主勝而驕民罷而戰伐國

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醇德復

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家睢與亳爲鄰久師老子聞道故博平王聘而問道文子對以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以是觀之平王若有志於爲治者也何不能修德釋怨而乃信讒懷疑

輙誅伍氏此文子所以去楚而適越也子胥勸吳伐楚遂致鞭尸之辱甚矣有國者慫其可不釋乎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五

[illegible]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六

非六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六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德篇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

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爲德是以有德
老子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
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
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樅猶孔子
學於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舌

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
無不爭强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
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强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已而反乎已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之勇死於强智困於辯宜矣非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

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爲本枝不可以大爲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

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道以無有爲體故可並行物以有形爲用故不兩立無有爲體一則定矣有形爲用

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
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
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爲哉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
見太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
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
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
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

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災癘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爲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

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

則平平卽易易卽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
以爲正
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不可與言政
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治欲得
賢而不能養士可乎是以聖人之道等等

得人則興未有不爲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壁
瑗之器礛𥗋之功也鏌鋣之斷割砥礪之力
也蚈與騤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粮之資而不
飢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

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蟹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道可獨行事不可以獨擅人徤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爲出於不爲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爲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

也饞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器而食愈
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
固於枘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見其眥因髙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則
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
深而不竭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
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乎䝰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絉冠即戴枝之
絉即足蹍之

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
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
父主慈子主孝讒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
犬豕體肥近於死鳳凰高飛莫能致清斯
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已而爲物汚者可

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
一匊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
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
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軵也幾易

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生尅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返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又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於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折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

竿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於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强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軸不追疾橑輪

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
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
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
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
量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
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
亂

日不並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於人乎
橑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
馬爭芻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

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
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黷黷必留其謀百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
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
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蔽於不祥
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
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
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黃金

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
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
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
日失不在已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
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
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
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
爲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皇極居中資八輔而後建車轂虛中籍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蚈之

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

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蚈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

粉其頹腐鼠在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亂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

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

者實不逮穫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鷄搏貍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沉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

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治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

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

剌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貸者欲我市行一綦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紵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

扶

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剌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義也呰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移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

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心不藏物故能應物皷不藏聲故能應聲
不扣而鳴則爲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爲
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
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

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
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
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
也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物其德不絶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

之德無不容
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
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之光宅天下
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儌地以成萬物者
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

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
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
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
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汚澤盈萬物節成汚澤枯萬物節荂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毋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愼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

聾

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蓄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

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
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
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眞
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髙下入淵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
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偯陽天
下和同偯陰天下溺沉
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
上萬物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

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
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
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
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
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
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
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
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
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員

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曰汲汲以成輝小人汨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愼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慾人亦無慾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陰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爲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爲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六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七

非七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七

南谷子杜道堅纂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

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
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
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
可以智知力求惟知不知爲不爲言不言

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

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

爲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

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而著於物則所

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爲之人而與之言

哉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

者前呼邪軤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

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

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
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爲國之法老子語
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
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

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章其法令者適以
爲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
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
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

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非七 三

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實衰矣君籍臣以爲治猶瑟之有聲輻之致遠埶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是必

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

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

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

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

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推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

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

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

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惰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

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

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
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
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
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

始無端方流四遠淵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
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
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
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
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

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

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

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己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

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遊直志適情即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

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
帝王之道者不知時也不知時則是不
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
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定一之操而外
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
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
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
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
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物內不有於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眞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

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

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眞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

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

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温而强餐之熱病渴而强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於目説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倚

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

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
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
功易食而道逕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
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
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
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
茂者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於
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

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
忠柢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
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
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
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
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
其所終
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
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

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强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辯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

梟愛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
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
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
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

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
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爲子寡不自害利
害之機反兮覆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
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
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
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
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

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
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
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
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

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罔
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
若不足亡國囷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
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
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
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爲不善也
古者親近不以言誑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
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
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

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之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

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囷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往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

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眞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中黃子者古之眞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
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
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
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馬牛而襟
裾耳聖人不及眞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
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七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八

非八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八

南谷子杜道堅纂

自然篇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窂

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夫清虛而明天之自然無爲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則

賢不肖者齊於道矣是以聖人神而明之
光宅天下而物無宰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
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
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
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
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凡事之要必從
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
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
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

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宇宙之間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氣而已有神焉莫可得而識也一爲之始時爲之紀

古今不忒是謂天理道生萬物法度有常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貴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
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
論至夫禀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
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
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雖師文
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
也非所以爲悲也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
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
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
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樸大無形道大無量天圓地方道在其中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
夫規矩勾繩則是爲巧之具非所以爲巧
矣師文之琴有類乎是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
自正至微甚内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
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
而强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
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
也

古人質樸其俗同故不待教後人澆漓其俗異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天天地之道以德爲主而道爲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聖人何庸心哉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

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古之教者以道今之教者以利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聖人立法以導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德怨何有哉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踈無親故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

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

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天之命者一氣感不同性隨質異變有萬殊不可率而齊也聖人憲天法道不以殊方異俗爲之間而覆之載之養之育之一而已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聖人養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

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反而置之則生道失矣然則莊周之謂齊物論者豈齊物哉齊物理也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阪耕

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

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

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古之君天下者君逸臣勞無爲而治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百官分職各以其能惟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

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爲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矣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

成其大寀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
谷其德乃是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
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
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
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
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
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强固强固而
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
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道德非釣名之具而名隨之古之善爲君

者守無爲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
能與天地相爲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
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
形萬物以生故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
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
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
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爲也守
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
同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

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其天下之始乎無形而大不言而信變化無方莫知其理唯聖人知之是以日應萬機無與道迕反而合之爲道之紀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開物之初帝者爲誰太古三皇民如嬰兒呼吸太和無思無爲上古三皇民如孩提

含哺鼓腹爲無所爲下古三皇民童時樸散道行爲所以爲庖生粒食天下親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王尚義天下畏之五伯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立言垂敎爲萬世師聖人復起無以易之

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迋矣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

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爲衰行者輕犯上
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
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
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
賞者不德上功之至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
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無
而無迹田埜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有之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人主法天行道爲臣
子者知所懲勸刑賞之來皆由自己莫不
務功修業無僥倖之心朝廷正而田野闢

太上之風宜可復矣

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定而不揺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

得運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則王者無爲乎上守而勿失上通太一運轉無端化遂如神羣臣並進各盡其能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

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問則裕合衆人之智用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

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
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
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
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
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
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成而名不有若夫
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樏夏瀆冬陂因
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
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

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無為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動也聖人應物
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勢曲成萬物夫何為
焉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
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
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
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
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
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

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帝王者天地之心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無君以主之則强淩弱衆暴寡智詐欺愚民不安處故立天子設三公作民父母撫之育之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心可見矣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

豢縛孔子無黥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
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
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
未之聞也

古之聖人耳目口鼻與人同飢飡渴飲與

人同其所不同者心也爲天下萬世生民
立極凡在聖人之列者鮮不勞其心志而
後成其功功成復不自有其功此所以爲
聖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

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凡有血氣者皆天之所子而君爲之長代天作子焉故稱天子天子視民猶赤子不廢所與養則天視天聽此感彼應夫是之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之一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

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猶祖生父而父生子氣神感化形萬殊而道一焉道無形身有形夫制形者無形役物者不物其神矣夫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

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

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日月奪明則蝕陰陽失和則戰戰則物必

傷焉廟戰者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神化
者王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使桀受修德
則牧野鳴條何得因民之欲用民之力而
故其主哉惟民有皆亡之心故不曰弑君
而曰去殘除害也悲夫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八

共收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九

非九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九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下德篇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衺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棄

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𡚁矣
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仕以此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夫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易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

不善難者篡弑驕淫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爲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矣

善惡異跡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爲善莫

難於爲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

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眞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得人而失已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

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目說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衰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已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

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爲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爲之臣天下失道諸侯爲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剉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己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

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爲諫勾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

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惟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贊花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

貴虛故水激而波起氣亂則志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之道立而後爲人之道行聖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於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

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非

通治之道也

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秉一氣而生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卽民性善民性善卽天下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illegible][illegible]於彩色故德[illegible]

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滛然後飾容
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
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於善民性
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
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
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
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
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

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叙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同乎人是以不出户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

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工商鄉别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窳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

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吏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

於民博文强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卽飾智而詐上犯衆而行危難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

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聞博而有

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伉行

責人以重難强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

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

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

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誉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

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也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於鍾鼓風雨之於音律皆得象而爲之至若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爲萬世之師

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虚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縁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摇光摇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

下和搖光居北斗之杓資糧萬物隨天左
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禄生民罔食舜察璇
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
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
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
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眞
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
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
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害精存於目即其

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而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魄藏於肺意藏於脾神明藏於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眞人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

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然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衰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一者無爲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謹

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
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户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即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絶粮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

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不相猒也

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耶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

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
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並貺而
無私蜎飛蝡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
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
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

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
施令天下風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
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寛而不肆肅而不悖優
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

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衺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

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

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
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强甲堅兵利不
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法
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
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
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有
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
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强

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

夫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爲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九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仁篇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

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爲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爲矣肯作無益以害有益畜無用以盡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誅罪法令督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

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

淡漠寧靜寬大正平仁政之事也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視耳聽則聰明廣以天下之智慮力爭則功業大故賢者盡智愚者竭力近者懷恩遠者服德此三代之所以久後世無以及之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

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効忠者稀不用其身也而親習褒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造物假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爲用大矣哉夫輿馬之代步舟楫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其力也君假臣以爲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用獨夫而已惟明

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尊生者無嗜欲殺身之害也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有求於所養反至喪身傾家之禍者惑滋甚矣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迺眞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語以本在治身則是身治而後家治家治而後國治矣身猶國也國猶身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

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舜有善行天下慕之文子問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語以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善即吾畜不善即吾讎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臣之視君如寇讎矣民能戴君能覆君斯可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

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

量所能理況任高治大其可以叢脞猥惰爲哉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

君子不爲矣、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

可曲說不可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

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衆足以亂

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得其壽

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爲持位守

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
奉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
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仁
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為刑
即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

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
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君臣相怨
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
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
佚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傷

其手矣
人主失道受制於臣猶鯨魚失水爲螻蟻所
制也夫爲君之道在乎命賢擇相而已相
得其賢百官未有不正天下未有不治一
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不待下之所制

將自困矣
與馬逐走筋絶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銜
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
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
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

諫議即可奪諫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
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
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
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
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

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
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
各有所考

夫與馬逐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
是任臣以成治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諫唯

神化者凡用可節私謁不行官盡職而事
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
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
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畜
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
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镺[illegible]不涸澤而漁
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
未祭魚罛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
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

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𪉖卵不採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富國者民養民者食基本之論也因天時盡地利用人力三才之道備然後羣生遂長萬物蕃植民賴以食國藉以富豈不謂生財有大道者乎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

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 數然後取
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飢寒
之患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則天下無哀民
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重其積
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
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
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
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
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

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堯之爲君視民猶已取下有節自奉有度故人無惡逆比屋可封是以明君之治必計歲豐歉量民虛實然後取奉民無怨咨天亦無譴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

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偄偄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氣以和爲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

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
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
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
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
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
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
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
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諸人也

天下通行之謂道萬古不易之謂理故道
理最大自古有國家者得道則昌失理則

亡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猶木之無根槁仆可俟也

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勝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强勝不以貪競得立在於天下推已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此卽立景爲

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道德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一夫行之有淺深施之有厚薄名從實立六者分焉雖然同一善也上者善則下者莫敢不善後世不修道德專以勢力爲治而國危矣

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

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

天道自然有爲則失名者實之賔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雄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

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内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薄於道[illegible]德老子語以

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夫哀樂取與涉於有爲濟宇之民可哀者衆可樂者寡府庫之財取之有限與之易竭道德無爲任萬物之自正而天下贍足

夫養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絶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懽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修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萃于

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

天下之生久矣得其養則生益番故賢君

不強人所不能及亦不絕人所不能已僮民均得其養是故安貧而樂道不以欲傷生不違義而取其可多欲乎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土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死廚骨髆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

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
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困故
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
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
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貴無罪
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
敬長者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
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

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敎而不倦所以治
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知賢之
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
樂賢之謂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知恩義而忠孝之太
立能崇貴尊老敬長可謂知本矣能知賢
愛賢尊賢敬賢樂賢則求賢養賢用賢之
道得矣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
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

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〻涉川猶
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氷之
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
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敢行
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

客者謹爲恭敬也渙兮其若氷之液者不敢
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
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
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敢先也恐自傷者
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卑下尊敬

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鈌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鈌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無爲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

戴之而不重也

通玄眞經續義卷之十

共性

通玄真經纘義卷之十一

非十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非十一

上義篇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

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便説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於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音旋)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

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宄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

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
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
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
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衺隧音遂暗路防未然不貴
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
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
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
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

勞而用朋黨即竒伎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
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
於人
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爲道者塞邪隧治
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
爲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
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於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
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
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

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

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爲其
束於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
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
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
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
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
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
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

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舊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聖人立法本爲禁奸惡平寃抑保人民也

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

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
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
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
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

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於義義
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爲

檢式所禁於民者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

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已出也

法者人主示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令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

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爲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於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强於本言輕重大小有

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
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
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
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
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

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
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内也害一人而天
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爲乎上臣
有爲乎下論是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

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於治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踈

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

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

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
不能無穢然天下寳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
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
下即難矣衆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洿辱而
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

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
不爲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
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
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

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每盡善
也夫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
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
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
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
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爲勇
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
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
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

義爲準繩即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
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
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
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
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

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
爲準繩者也
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
之蟄奮善言善行潤澤群生皆自屈身養
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於天

下義重於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
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
易其指趨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
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

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
間於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寳賂
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
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
然而起討强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

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絶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已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黄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内之

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令秉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猵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遴於刻鏤求貸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僞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

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爲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爲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

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
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
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
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
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
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
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
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
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
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

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儲之唯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霸帝王在焉霸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絶之風藹然在目視

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無爲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衺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

非十一　十二

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
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
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
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之權此上義
之道也

兵法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用兵有言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
不得巳而用之則義舉為上敵奔次之戰
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

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四海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鬭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爲哉不得已也强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强國而置民於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强世固有之矣

非十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一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二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

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虙犧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

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絶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眞

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

優自虙犧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

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伯戰國而大宗之

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

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

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

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

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靡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法度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俛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

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
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
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
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
敘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
而治之立大學以敎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
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
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
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
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

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及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

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
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内相
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文子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事之初

憙樂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固以成
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
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僞固則弋獵賢
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

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
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
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
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
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
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
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
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
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
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衆非禮義廉恥不能爲治是以聖人革弊更制必以禮義廉恥爲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懐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

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
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
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
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
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

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
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
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
賢不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爲上仁義禮樂次之

書數法度又次之英雋豪傑乃以智取之
豈戰國之法歟夫天下之理小不足以制
大弱不足以制强從衡捭闔之論行雖嚴
刑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
之禁其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
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飮外束其形内
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
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
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圏獸不塞其

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
曰閑其兊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閑
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
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
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

防之

禮者檢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
如顏子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
自不能入矣夫禮之用以和爲貴君子之
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於外而自然之和

盎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之和萬物
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
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
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

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
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爲塵
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
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爲

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
剪樸桷不斲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瓊
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
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
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
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
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
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

之蟲土積即生自內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僞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循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

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爲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爲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贍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食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蜃銷

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搆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殊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川絶不流是皆虧盈變盈害盈之所致不能省悛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於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衺人諂而

陰謀遽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
群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無立苗路
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㱿竈無腹著篋
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
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
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爲難攻
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
死路犯嚴敵百姓一反名聲茍盛兼國有地
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
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遷國運興衰固若有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肇始洚水示饑九年爲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噍類絶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溟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

是以不得中絶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燮理隂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爲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所蔭庇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也大卽大

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鱉不入懼網罟之害也山不毛者麋鹿不游失蔭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爲察

以切爲明以尅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

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
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河
往而不勝故德均即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
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

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
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
則是政復爲奇善復爲妖矣於戲治國失
政而以奇爲務者尚何足以多筭云哉

通玄眞經纘義卷之十二

通玄真經纘義釋音

卷一道原篇

汨 音汨流通之義 墆 音垤止也 殰 音讀內敗也 詘 音屈同義 滑 音汨
溼 音濕 衺 音斜 湛 音沉溺也 惋 音腕驚歎也 嘏 音假大也 汜 音泛
訾 音紫內吝不辯 蚑蟯 上音岐下音饒小蟲之類 創 音[illegible] 淖 音鬧和也
毳 充芮切志柔也 亶 多旱切信也 憯 音慘毒也 枹 [illegible]桴擊[illegible]杖也 蹎
音顛條步而行 瞋 音眠平目而視 軻 音可志不平貌

卷二精誠篇

暴 音曝 譎 音決詐也 賈 音價數也 螫 音釋蟲毒也 繆 音妙同義 仿
佯 徜徉同義 囹圄 上零下語獄名也 噞 魚檢[illegible]魚飲水[illegible] 謞 呼

上音吽下去聲大呼也 景 音影形景義同 倕 音垂工輸也 亡 音無同義

囷 區倫切囷廩也

卷三九守篇

便寧 上毗連切安也 影柱 有若無不爲物累也 建鼓 實若虛也不爲聲動 揵 音蹇同義 䀹 音睫同義 侑危 上音宥欹器也 登假 下音遐同義

非十二　十二

卷四符言篇

倍 音悖同義 要 音邀 天下雙 雙兼也兼者霸 屈 九勿切屈奇也 懾 音摺 瘉 音愈

卷五道德篇

稸 聚也蓄同義 刺 七賜切 賈便 上音古下平聲 蝡 音軟蝡蝡蟲也

蛸音淵飛也 劇妙衛切無傷也 捽存兀切扯也 趣音趨 亟去利切也 蟲蛺 罷音疲

卷六上德篇

樅七容切 犺余救切猍屬 睎音希乾也 堁音課塵土也 瑗音院璧也 礛力甘切 礷音諸磨礪之石 螿音將蟬屬 枘而銳切 椓音卓治木之具 眥疾智切目匡也 ⿰素勺音藥絲麻之屬 ⿰糸末音末履屬 蹍女展切踏也 麃音瀌盛也 軵音勇推車之謂 海內下納 鷙音至鷹屬 橑音老椽屬 黷音闇 ⿰黑無音昧 蝮音孚六切虺屬 萑音尤蘆屬 提音時羣聚貌 兒上聲惡貌 蚈音賢蜈蚣也 準鼻頭曰準 跬犬蕊切半步也 凷音塊同義 呰音訾辯也 繢浮費切痱同義 裒音抔聚也 湛音沉 夸音孚

物不榮也偯音依

卷七微明篇

軤音乎喝車聲 苛悄上音何下音峭猛急也 偁音稱舉揚也 覡音檄男巫曰覡女曰巫 煦吁句切暖氣育物

卷八自然篇

徼音邀同義 窊烏瓜切地四也 褒不褒不為大也 褊不褊不為小也 亟去吏切急也 䦽乃鳥切推版具 輴音椿販與之與 樏音纍肩輿之具 瘦音瘦同義 骿胝上骿下脂手足皮厚也 詘音屈

卷九下德篇

圞音欒同義 脋音協同義 瘉音愈勞也病也 敖世上音傲 伉行

上音亢下去聲

卷十上仁篇

螘蟻同義　镺⿰長兆上於倒切下乃倒切獸之長大者　罝罘上音嗟下音浮兔網也　罔罟上音網下音古漁網也　隼音筍鷙鳥也　鷇音寇鳥初出卵　蹠音隻跳也躍也　偄軟同義　痩瘦同義　骴前賜切骨粗惡

非十二

十三

卷十一上義篇

囦淵同義　璜半璧曰璜美玉　刎音吻割也　猵音邊猵獺同類　邃隧曰深也　詆音氐訶也

卷十二上禮篇

懋瞀同義目不明　攓搴同義攓取也　譊音鐃恚呼也　墽音墝同義瘠也

疢音趂病也　錯音措同義置也　圜與圈同養獸閑　雍音壅塞也　啯渠隕

切嗄同義　硥音蚌同義　除音佳開也

通玄真經纘義釋音

共卅

通玄真經註 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通玄真經卷之一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原篇

夫本相待者有原體相證者有歸大道無原至理無歸今推之道原反在乎物象之內但復物之性原其遠乎

老子曰蓋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有物混成夫道之爲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似於物何以寄言今偁有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爲能含清濁成爲不遺纖介者也先天地生天地以玄黃爲色方圓爲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可以理會

難以目見寂寥淡漠不聞其聲應則無響聽
則無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形聲俱無
則名言莫及也將欲示旨非強而何今聖人
字道之由義取乎無所不適也夫道者高不
可極深不可測仰之彌高俛之彌深故知有

極者非高可測者非深包裹天地禀受無形
周合二儀資與品物而無迹可得也原流出
沖而不盈自深而流不絕其原當虛而受不
溢於物濁而靜之徐清同物謂之濁也取其
不汙之體徐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舍

理從容之謂也施之無窮隨用而大無所朝夕萬古千秋而今而後表之不盈一握真無纖微之質約而能張在乎至簡從事則廣幽而能明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柔而能剛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挫曰剛含陰吐陽藏用爲陰昭化爲陽而章三光日月星辰稟之故能各麗其所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之宜飛走之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期而然不會而

至無代司以成勢皆畢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侮大道也以亡取存夫有質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以卑取尊夫有位者未嘗不黜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黜之尊也以退取先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三皇者天地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德配天地御物為一貫是能寄中樞以應用慫旁行而不流者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乘

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
是故天運地墆陽性剛運陰性柔墆輪轉而
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
雨降並應無窮夫德合自然治通大順則天
地不虧運墆之理風雨不乖燥濕之節五行
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
其令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
所窮而執一無爲與之並也已雕已琢還反
於樸使萬物復其性無爲爲之而合乎道任
其自爲則無所不爲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爲

是以與道而符合也無爲言之而通乎德德
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表也無心之言言乃
通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
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以無所矜而
合大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物異宜各便

其性和陰陽二儀交泰節四時時不過節調
五行不相尅伐潤乎草木浸乎金石德澤廣
被至堅斯洽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
獸胎不殰盡其生成之氣也父無喪子之憂
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人無中夭婦人不

孏合配得類虹蜺不見氣之和也盜賊不行未知苟得之利含德之所致也至哉三皇之德也能使陰陽不愆品物咸若與道爲友與化爲人不可得而名矣或曰昔在太古玄風正淳民惟之生器未雕樸是以五行不伐四節各司專氣自柔盡年爲壽誠以君聖牧良人由其所化非三皇之不德使其然乎嘗試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君主者心也心亂者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有歸矣然三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向使非任

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滋
失今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爲莫彰其德
此則不治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天之道生
物而不有也化成而不宰也無心以生而生
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故

不宰也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
莫之能怨將無愛惡於其間亦何所措其德
怨耳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溢
貧冬陰固畜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甞虧
盈也忽兮怳兮不可爲像兮出入於有無往

來於變化不可一名亦而取悅兮其用不詘兮用之不可窮也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應之而無迹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感之而後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隨彼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稱恬然無思淡然無慮物莫當情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四時為馬陰陽為騶因而乘之行乎無路廓然皆通游乎無怠神不可極也出乎無門直非所由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為車即

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即無不使也生化之功恒運爾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全爾是故疾而不擾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馳者無所擾動任適者不至勞怠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且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未極中之得也六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性所接未可盡於一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非謂欻往而無窮固亦宜矣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事之廣矣不可力爲

唯因自然之勢乃能與之偕矣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物變無極不可智窮唯執不還之要乃會機化之本也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性順爲本形勢爲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確精瑩神暢達其性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焉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同物爲性則皆盡其爲耳無治而無不治也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既不先物明非不爲蓋因之而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不

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無不治者
因物之相然也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
因之循事而治因動而應萬物之化無不應
也百事之變無不偶也無心乃能盡之故道
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
之形體也化迹爲形理本爲體虛無者道之
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任適故
無飾也清淨者道之鑒也明正故能照也柔
弱者道之用也體順故皆通反者道之常也

反情歸性故得常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强也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用此爲體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變當動矣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雜則不能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至德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樂矣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直盡耳目之功即未能至矣是以開通七竅不止一用而動未甞役者乃盡治身之至

滅其文章尚未以樸素當情而況此外飾依道廢智依乎坦然之道廢其間隙之智與民同出乎公不異故無私也約其所守居簡要也寡其所求淡於欲也去其誘慕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居要故明審寡其所求即得不取故常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即外能牧之神全情性者則盡養形御物之理也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氣而不悖性而不撓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

道無不在寧遠我哉求之遠者往而復返感
而求之往也得之自我返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夫以治
人之治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
其性以至自然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也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
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且一至自得則天下
未有不得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
玄同天下悉得斯不亦與貴而光勢位之貴
乎樂忘乎貴富而存乎和富與貴者憂役兼

之亦何以爲樂矣唯和而自得者乃游恒樂之塗也知大已而小天下即幾乎道矣大已貴乎自得小天下志乎治人是以近於道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之芸芸莫不復其虛靜之本矣

故性虛通者可法天道之極身安靜者可同地德之厚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且埏埴爲器始乎有由而能極形數亦非無故則終始之迹居然可觀令以大道之治陰陽之鑪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未嘗不續莫究

所用之極而化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寂然不動大通溷冥溷寞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雖其寂然是爲生化之主也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無環堵之宇

非六合之所能含也而生有無之總名也雖無出處之迹而寄有無之用眞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眞人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

下斯眞人也眞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義已見上不以物滑和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不以欲亂情是以全其眞也

隱其名姓不欲顯迹有道即隱上德忘德故不見也無道即見未能忘德即自彰也

爲無爲事無事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通任彼衆材而羣務自濟知不知玄鑒而同塵

懷天道抱天心體乎自然無私無宰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流五藏之纖滯延六氣之和爽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順

時而消息也無所樂無所苦形遇一味無所
喜無所怒神遇一統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
游於迹者物則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合
我亦物奚得獨物於物哉是以眞人虛眞齊
性物無不同居異能同同之玄者則是非之

滯可得蕩而適焉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
者形究而神杜虐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
其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神清
形勞則精耗一犯寒暑之虐而遂失其所依
故形有所究歷神隨而杜塞也神傷於喜怒

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禀受之者涯分有期静與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爲物役乃困於所終且人之生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徃不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衰者也故眞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寱覺而無憂眞人心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爲心斯乃用心伏性之義也所以神依之形不虐於氷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感和静相濟不乖憂烝之

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絶魂交寱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屈伸一汝視無所異見天和將至乃得自然之和攝汝知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正汝度勿修規法以爲自正神將來舍精神方全於身矣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然後舉措莫非在道而成德也童兮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所謂氣能之至也形若枯骸無復雕飾心若死灰無復起滅眞其實知而不以曲直信所遇而應故

將自持恢恢無心所謀但自廣大不知所期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物變我動然後事生變生於時生所極之時也知時者無常行以應變之故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名可名者非常名也名以可物爲名故不常於一名書者言之所生也書以載言也言出於知知以立言載之於書知者不知非常道但約所知以立於

言而不知應變非常於一道也名可名者非

藏書也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不

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多聞數窮不

如守中多聞立言之書滯之者數至窮屈唯

抱守中和則常通矣絶學無憂俗學教以經

術諭以禮義將存乎表飾以别乎賢愚誘慕

大行將失其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絶之而

無憂也絶聖棄智民利百倍聖者法制之首

智者謀慮之始以其肇迹亂物遂傷性命之

原絶而棄之利百倍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因感遂動發害於性物至而應知之動也物以多類知辨所起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物以知必生愛惡好憎成形而知怵於外知以辯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爲美惡之形一至內著遂有外喪也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夫天理性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不以人欲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情猶性也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反性則與道通無爲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靜之自鑒也以漠含神虛故神正
即乎無門義已見上循天者與道遊者也任
乎自然則神與化遊未始離乎道隨人者與
俗交者也順乎人事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
耳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是全其
素不謀而當不先為謀故得隨事之當不言
而信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不慮而得虛
心內徹故無慮而理得也不為而成因任端
居則無為而各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
而眾不害覆之以道則庶類斯安故不重也

導之以德故羣性皆適故不害也天下歸之姦衰畏之歸其有德畏其無私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柔服萬物以道自勝孰能與之比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即穢欲之在身勞形汙行以治國則亂欲之在國勞人亂政也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道以示性性以反欲不通於物者不能清靜得理則通不撓故靜原人之性無衰穢推究本性受之自天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

於若性若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水之性欲
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
能遺物反已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已是故
聖人不以身役物體乎妙者物不能累安受
役哉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恬愉之樂
無所忻悅其爲憂不惋惋濟治之憂亦何嗟
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忘位而同民
則不危其高也忘位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偁聖德高行
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

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
於俗也夫人之生也莫不欲通鑒萬類孤高
一身順教善之言睎必然之策雖在鄙昧豈
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
夫何及我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因其為而
為之即我無所為民自化也我無事而民自
富無賦斂之事以擾之則民自富矣我好靜
而民自正不設法教以誘之民得任性之正
也我無欲而民自樸無情欲以撓之則民自
全乎性之樸也清靜者德之至也至德不德

常清而靜柔弱者道之用也能服剛暴是爲道用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物生於無而育於和三者行即淪於無形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可謂於無形也無形者一之謂也以彼無形寄之在一一者無上合於

天下也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通合萬類爾布德不已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已用之不勤無勞無息視之不見無形可見聽之不聞無聲可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

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道體虛無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宮徵成文則亂於耳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甘酸相和則爽於口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玄黃閑雜則眩於目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爲音君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甘爲味主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爲色本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無之謂也夫數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細本

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能總萬名之本故立偁一萬物生焉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達無上下之不明也其全也敦兮若樸混成而無飾也其散也渾兮若濁與物而同塵也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義已見上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深廣無涯去來無係若無而有若亡而存也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道爲生化之閱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莫不由之故聖人一度

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循天道之軌轍不以事變而失常性也 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以物性多亘無捨於道之綱度則能曲全其性耳 夫喜怒者道之衰也 過當非正也 憂悲者德之失也 不能自得好憎者心之過也 係執之過 嗜欲者生之累也 養生之過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陰主肅殺陽主和懌施之爲喜怒矣夫沖氣以爲和生之本也而喜怒將過二氣傷焉 薄氣發喑 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喑矣 驚怖爲狂 精神散

越則舉措狂亂也憂悲燋心病乃成積人能
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形之能和神其王矣
神明者得其内也内靜乃安得其内者五藏
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强踈達而不悖
爽不亂也堅强而不匱精不竭也無所太過

無所不逮神明之功所適皆中天下莫柔弱
於水水之為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
無窮以其能浮天也遠淪無崖以其能載地
也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不訾者不可訾量之
謂也然推其所過之理當為尾閭不訾訾名

未嘗所出且夫屬乎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
則水之爲大孰可制哉故傭尾閭洩之入于
無底之谷也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
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因雨露而資生以
潤澤而成遂也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

蟯而不求報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纖
不求報也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無
費未嘗耗盡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把握虛順之至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
斷灼之不熏至柔物不能犯淖約流循而不

可糜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利貫金石通乎至堅强淪天地勢大不可制也有餘不足故滿東南之地也任天下取與禀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素且無私何公之有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玄合故可謂至德矣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無不入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物各有祖道能總生故偁大也無音者類

之大宗也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爲萬
類之妙本矣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
人靈府者精神之宅造化者自然之妙本
也精神玄達則與本實體道爲人自有將無
纖芥之欲得非至眞者哉執玄德於心而化

馳於神無爲之化德迹不彰故云玄也眞人
無心而物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是故不
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
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夫號令之
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

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萬物
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
門靜能知物之本順事之由故能窮無
窮極無極夫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照
物而不眩響應而不止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志順之弱事
濟之強心虛而應當中不載故應之無失所
謂至弱者柔毳安靜道者以不變爲志非自
强之至矣故如毳毛柔弱附體而不揚也藏
於不敢行於不能於行藏之間無爲無迹澹

然無為動不失時動在於應復何失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皆謂處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在中以制外心得則物得也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守柔者直不可屈耳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非有揆度而因時以應故時不我失物不我害也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理勢然矣強勝不若己者強之所勝在不如己也至於若己者而格至與己同則格而齊

矣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柔之爲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於若己且夫强之所勝勝不如己令柔之所勝其若己則明柔之爲勝也大矣而强能之力安可比哉故兵强即滅强則驕驕則滅木强則折革强即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斃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强者死之徒也氣以柔弱爲和形以堅强爲病況乎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導事多窮因物常達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

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爲俗人之所遷也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時之變故間不容息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目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

得而易失也機宜之時惟聖乃得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守靜道拘雌節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居恒德而從容也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有而若虛物乃順耳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已無伦由之乃素載乎智巧固不靜而雜焉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

何遠之能懷神全可以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欲害之心亡乎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今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爲形雖猛毅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數術數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箠策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御失性無以任力於脩途矣

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衒其能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謂獨任耳目智慮者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數即天下

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任耳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禀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禀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之也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為下志者害和兵之毒者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為細書怨相攻寇之甚者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教令之言不飾是害於民也中寇藏於山持險潛身以乘隙便小寇遯於民間苟竊為事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智過則巧巧則

矜能雕樸飾僞以惑於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禁之則至乎竊法爲盜惟增多也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去彼巧智之法令取此樸素之無爲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獨任己智固爲民害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因而治之物得其性大無形大有形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無形多有形少莫測爲多可見爲少無形強有形弱能制於物故強物物受其制故弱無形實有形虛恒久

爲實遷變爲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作樸也有形即有聲無形即無聲散而爲器則有可名反之於道名不可得有形産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 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道家之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聖人守道謙薄自爲廣厚之資執德不遷反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 穀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

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爲美道以無名爲德也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備矣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事理者難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

俯天道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忘濟世之名復無爲之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咎也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夫有强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爲主公之儞者蓋以謙爲本耳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爲利無名之道寄

大人之成用也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淳樸之至貌不離情形與神合言不出行言與行一行步無容去飾言而不文任質其衣致煖而無綵禦寒而已其兵鈍而無刃未知巧害也行蹎蹎猖狂之貌視瞑瞑不瞋之貌立井而飲耕田而食無妄外之求不布施不求得各足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無是非之心也風齊於俗可隨也言風俗齊同可隨矣事周於能易爲也言事業堪能易爲矣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夫人君

矜尚僞迹以亂政教轗軻常行以迷庶類則
俗分齊化事不周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爲
治本者也

通玄眞經卷之一

通玄眞經註卷之二

寶二

通玄眞經卷之二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精誠篇

精者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濟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眞宰存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天之恒德物之常

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夫道者藏精於内絶欲之故棲神於心去累之故靜漠恬淡悦穆胸中和而無懷也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各治故無事無爲故無人無隱士無逸民治與道合何所隱逸無勞役無寃刑無爲無私豈至寃役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其無欲

之旨也絶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心誠則物應也人君推誠罔有不應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日以

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物稟自生無所養者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物稟自化無所殺也此謂神明也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與時合安有迹哉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蒙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稽之不得察之不虛考無際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曰

計不足歲計有餘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微終濟其事若歲之成德寂然無聲潛感而已一言而大動天下謂精誠也是以天心動化者也無心能感之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誠至於明故有此應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謂氣過節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沴氣上蒸故有此變天之與人有以相通災瑞因所感也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

相連精氣有以相薄 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失位之象也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强力致也 至精至誠方可爲治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 無其私心 抱地氣

順靜爲氣執沖含和 執沖以定萬機含和以御羣有不下堂而行四海德澤之遠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致之在我非以神化孰可任哉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 斯人

之常道也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夫上玄之壁無私孔明至誠感之無不應則遭急迫難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得耳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謂以精誠爲宗則無不成也死生同域不可脅陵

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又況官天地懷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夫知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況體道之士包總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爲人而有不亡壽者矣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

道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固非
言傳所及耳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
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夫中虛則物順
身正則民效日用之化不其茫乎君臣乖心
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君為治化之道
臣為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
滋詐使戾氣上烝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
也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上謂不言之
教下謂不道之道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
者言無事焉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

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
爲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唯
夜行者能有之默用之與陰德宜近於道故
却走馬以糞夫嗜欲奔流亦走馬之謂糞者
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
肥農圃内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車軌不

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端拱坐治而
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沉也天道無
私就也無私去也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
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能

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乎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天道之心時理俱恊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絶智巧以同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踈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道德者用寄於有無韋革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乃無方固心智之莫量況耳目之能及也是

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

無私任物理化將迎因彼應之故不傷也莫
得之也乃失之也存所得於智中則失其妙
用矣其失之也乃得之也至虛乃鑒故通於
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
出其宗是謂大通夫甘醉醇酎尚全安息之
分冥順中外固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
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接復何礙
哉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世以恩情智
爲不用令假此不用以偶千變萬化之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

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暦之數别男女明上下斯制作禮法也昔黄帝之代民喪眞淳情僞攸生智力將在遂至仰觀俯察治變無爲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弊矣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然而所治之功著也當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然而有爲之德應也處戲

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繩殺秋約冬夫玄聖動用不越天綱故籍寢皆方繩也秋物成實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約成全孝復本之德耳負方洲抱圜天道周天地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德合大和氣自治矣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天地既泰災自滅矣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行蹎蹎視瞑瞑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已見道原篇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未親其親故寄物爲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

游罔養者皆泛然無係之貌當此之時禽獸
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未知相任功
揆天地 無為之功故比天地至黃帝要繆乎
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不彰其
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帝伐
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恭
讓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卑小之貌隱眞人
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 天尊地卑春生秋殺
蓋自然之理也而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
揆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眞人之道而已隱衰

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爲棄物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唯身之安靜方能自正是非之理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去俗之妄知而真知見也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夫持世俗之妄知以明真知者難矣所謂真知者無是非之知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真知是不知哉積

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儉用則重貨厚澤則積惠耳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此皆裁斷以合其宜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攝生保性之珠芒

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芒然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也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溢猶失也仁義立而道

德廢矣夫體離眞淳而使物得道散爲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有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保之使不溢者末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縣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夫神以鑒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眞也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一至越蕩則中無

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爲
物役不能自含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
所觀之地則蔽僞百姓使彼循無行之政效
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
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役於物
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
淫於世俗之風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
之時矣且舉措皆行何可窮極以不全之精
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是故
聖人内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

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遇者則形骸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間未可備游令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眞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不知所礙游心乎大無不知所有馳於方外不知所累行於無門不知所由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惟寂惟默游之真者不拘於世不繫於俗物繫者乃非游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眞

人不過也濟世化民有爲之迹歸德遷善豈非動哉故體真之士不過至於是矣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慕得非矯哉若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滯故不免於累形繫者禮法所拘也神滯者智慮所散也滯而不已神將喪也繫而不已質將困也既困且喪寧非累於生之大本哉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信然也若使我定爲禮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

外物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
四域恬神自化知則民詐懷其仁誠之心甘
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
時考終歲獻貢君能誠動於天仁澤於下故

天爲之應民爲之順百官不曠有司之職九
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養民以公無爲乃爾
威厲不誠不嚴而肅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
寛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夫適
於民性安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起也此聖人

之恩也聖人治民蓋盡於此夫上好取而無
量即下貪功而無讓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
其功名者也民貧苦而分爭生稅歛多端民
貧苦也困迫固分爭矣事力勞而無功作無
用之器物也知詐萌生盜賊滋彰智詐所以
萌生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盜不能
濟矣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喁
政苛者即民亂水塵濁魚不能游樂故噞喁
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故苟生以成亂
也上多欲即下多詐遂設詐以奉上欲上煩

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不以道德爲治而以刑法爲政斯增亂之術者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得故皆贍也不施而仁

足靜則各全不言而信順則自應不求而得足則無爭不爲而成任則皆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

人以形氣爲生也形以藏精氣以安神若動
爲物役則反害精神以資智慮而形虧生理
固亦宜焉神之所用者遠即所遺者近矣自
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故不出於戶以知天
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言其神全者也夫以
氣聽萬物之情可知以神觀萬物化之理可驗
三才之內精誠感通寧假戶牖之所窺觀也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眞知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

之使亟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亟數也冬陽夏陰物性歸之而四節數遷未嘗不爾盡自然相感之道也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夫可得其由者非窈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爲治難矣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推誠者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察而明聖人御天下宗

師於是矣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行
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之華故未信
於下也故人君好勇弗使鬭爭而國家多難
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
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上化於
下理之然也故聖人精誠別於內以其內著

故稱別也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
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
姦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唯神化為
貴貴乎無迹而化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

氣之生秋氣之殺也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發夫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為尋文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恃智為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末足變於澆風薄俗也故聽音則知其風情動則聲發成文則善著然聽音

取聲察聲聲見志志有慾暢而國風可知也觀其樂則知其俗樂之為體和民導政宮徵不雜以敘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見其俗則知其化」百姓所好尚直由君之化耳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

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抱至眞效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故

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爲體寂漠也無爲即無有體亦無形無有者弗居也無定方所弗居者即處無形無所不在無形者即不動虛故不造不動者無言理絕名迹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名迹既無影響何有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是謂微妙體則幽微用成玄妙是謂至神爲能

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朕斯神之至者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緜緜不窮故爲大塊之本也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强爲之形以一句爲名夫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强取途路之形以字無名之體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言而形聲輒具天下所適莫不由之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地至大以微爲本象物至多以一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上天降聖子

臨庶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位假萬物聿成
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宇盛名
威勢肅服寰海也二德之美與天地配且而
與天地爲品萬物爲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
可比配兩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

而侔此位爲德者亦所宜焉故不可不軌大
道以爲天下母既德位配乎天地即動用侔
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爲之中使夫
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

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固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向使天下各得則聖人之德何所施爲也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立無所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夫有立德之迹非含德也循道而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耳雖知鑒無窮而寢言玄默故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功名書於竹帛典法刋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爲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同濟治之心異政花之路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斆其迹者固不周物徒

敬其遺言耳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精之爲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謼呼也任乎精誠其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

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

其化如神之速矣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情猶誠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嬰兒豈知親疎之利害也然其慈愛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言教之化不能變俗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精誠之感天下皆化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由信傃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

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聞聖人之化耳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夫爲臣子者豈釣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恩義感中則自有忘生徇節之事矣君子之懵恒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君子懷仁懵恒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察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

幽闇而未嘗慆懼且不負物寧愧影哉舍近期遠塞矣自得爲近物應爲遠舍其自得遠豈邇哉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聖無私屬而以當濟爲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衆心爲之僻易向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

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徼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夫言說之數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感乎心發而成形內全而外自化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

可縣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言有立敎之宗事有制作之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旣喪宗本則尃衍爲害固不及保其靜也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班倕之巧有爲也則名著而指斷造化之巧無爲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故匠人知爲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順於變

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事異所順化同所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志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歌哭者得哀之驗也夫治化之道順其生則皆樂拚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慘暢之由莫非君上之

所感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故華夷皆化也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性靜而安有爲者卽傷無爲而治者加知以事故傷性本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將有所存斯有爲矣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既失已之靜性安能治於物哉人無言而神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耳有言也卽傷無言之神者言以辯物神理而係之故傷也載無言卽傷有神之神者存無於智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是而礙則精神不

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榮疇聦聖道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屯難閔疾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味道而飽德也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豪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强立者也事具亢倉子故田者不强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爲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强學

故歷舉以爲誠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
藏其迹不見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
無難無所不通適於時變合於物理夫至人
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
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哀性與理冥且無得
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夫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
樂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故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唯無心以
冥天下者故可爲天下宰至人之法始於不

可見終於不可及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故終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以安靜爲本積於不盡之倉以厚德爲宗載於不竭之府以自足爲資出令如流水之原利物而常順使民於不爭之官虛柔而治之開必得之門由易故不失也不爲不可成不易物材而爲也不求不可得不企所無之分也不處不可久去乎驕盈不行不可復離乎執繫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大人

政簡莫不恱以化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焉夫所謂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任道立德則善之可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揺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唯修德者無之春政不失禾

黍滋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稼滋茂也夏政不失雨降時則降雨以時也秋政不失民殷昌穀果成實民自殷之冬政不失國家寧康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通玄眞經卷之二

共 ...

通玄真經註卷之三

寳三

通玄眞經卷之三　　寶三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九守篇

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極則物無不在其域事無不與其成此篇自守樸已上至於守虛凡有十章各標守字唯一章各隱九數之中文著於一篇之內今稱九守者蓋在用九之義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混同元氣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一至清澄則自有輕重之比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氣有滯躁故生陰陽數有終始故爲四時精氣爲人煩氣爲蟲是以人得最靈之名蟲

爲庶類之數也矣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剛陽
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精
神本乎天稟輕清以虛通骨骸根于地稟重
濁而係滯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
存夫有生有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欻爾

爲形爲神其化也則寂然反本歸根來非所
尚去非在我則我尚之見憑何立哉門者復
化之蹊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
於人不敢我尚推彼自然以天爲父以地爲
母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陰陽

爲綱四時爲紀不待此以爲綱紀則無以同
乎大順也矣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
死順者生天地尚以安靜而成其德況夫所
生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故靜漠者神
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精神營定安
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而骸骨者所稟於地也所謂
貴神以存形耳故曰道生一夫道無所生一
無所立令觀肇有之前强名曰道數方混故
謂之一也一生二啓泮爲陰陽二氣也二生

三陽清上爲天陰凝下爲地二氣交和中爲人也三生萬物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日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背陰面陽物之順生也沖之爲和生氣之本也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氣以變化而生此形神一月而膏結聚之始貌如脂膏二月而脉血氣通而成脉也三月而胚內未堅但有胚段也四月而胎微有狀貌五月而筋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筋者堅肉柔骨處剛柔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骨

堅肉滯則生氣不通故肉藏其脉骨連其筋以通洩生氣連綴支節也六月而骨精凝結變之爲骨也七月而成內全五藏外具九竅八月而動動於支體九月而躁動之數也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中外各正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此之所主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衆藏之靈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爲表中爲裏四支九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頭之

圖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圓而地方故其上下各以類也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九解者天之九宮門也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皆法象於上也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風散之雨施之此取與也寒主殺暑主和此喜怒也膽爲雲勇威之象肺爲氣皓素之象脾爲風礱動之象腎爲雨陰澤之象肝爲雷震怒之象人與天地相裨類而心爲之主心爲感變之主亦類乎造九之機本也其餘支藏皆有所應則天

人之際相裨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外衰將無所竄故爲衆主耳耳目者曰月也血氣者風雨也目象日耳象月氣象風血象雨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風雨不時毀折

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鎭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受其災是知人與天地相裨類矣耳目日月也血氣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沉則

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差度蓋其然矣天地之道至闊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爲恒

愛其神明況乎居分劑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善守其内者不爲外之所失也夫血氣者人之華華猶顏色五藏者人之精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内藏爲精外用

爲神者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凡喜怒見於顏色勇怯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肌骨充實氣不遊乎外則情欲寡省藏氣不足乃有偏嗜和而調者何有嗜欲哉嗜欲省即耳目清而聽視聰

達嗜欲之來多在耳目故其寡省即自清矣清則耳聽不惑目達不眩也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

異唯心爲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膽勇脾驕動成越悖非心所制豈可正哉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心之全功能用皆可患禍無由入衺氣不能襲夫邪氣犯中由其無主患禍生外以其跡機故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著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假是以通明藉之以出入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意氣爲

使則五藏可條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應之有司血氣滔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神以形累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靜則鑒微亂則迷著也故聖人愛而弗越愛守於形神不越於聲色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備前之德則玄鑒無涯而況禍福已形無不見也

夫辯類以相名明數以相生者事可觀矣繕
性以符本極神以冥遠則往也可原矣外者
迹之前也內者兆之間也往者有迹過迹以
至外來者未形當兆以稱內蓋明機迭之表
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僃者故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外淫
則推蕩在佗不能鑒之自我也故五色亂目
使不明色視乃眩五音入耳使不聰聽雜乃
惑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遂失正味趨舍滑心
使行飛揚中有所亂自無恒業故嗜欲使人

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弗疾去之者即志
氣日耗以是而往其能久乎夫人所以不能
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皆隨其所嗜
好厚養以傷生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
得長生也忘歡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
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
萬物大生其原一也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
也知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
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不由道本觸類
皆昧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同生

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數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欲生不可事也時之自生不能使生憎死不可辭也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非悦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耳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守虛以不惑其累爲虛也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

樂其業因所遇之時安所處之位遭世治亂而不患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夫哀樂者德之衰也不得道之正用好憎者心之累也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爲累喜怒者道之過也過越中和之道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天道常生處無爲者時然則然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妙用之神聖人所貴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心之無私乃能窮

彼所有之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唯其虛也
能盡於彼所來之限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
往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無所䟽無所怨遇
之一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抱安靜之德煬
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與道爲際與德爲鄰

實三　七

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
皆德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夫福非福而
安以爲福禍非禍也而躁以爲禍禍能安於禍
則寧異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
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

主於動作吉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時是
以聖人無爲無作無禍無福翛然而往翛然
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死
生無變於己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恒此已
之未嘗生死也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
也以爲無不成也用之無方
守無遊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夫曠然神平無累
於靈府以輕脫世榮故細萬物即心不惑心
存物外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

細於彼夫何惑哉齊死生即意不懾夫覺以
夢盡夢以覺知死死生動息各在其分齊於是
道何所懼焉也同變化即明不眩我亦物也
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眩天理之明夫至人
以不撓之柱行無闗之途德主而不替道行
而常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用備天下
未嘗勞神宗極道原未嘗喪體無往而不遂
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
福利害不足以患之委抱天命宛轉隨時遺
乎禍福不足以爲內患也夫爲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也受命之臣心感之士雖蹈白刃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也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也可以義正之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棄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伯夷叔齊之類是也爲義不

可以死亡恐也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也又況於無爲者乎能守一義猶至七身浩然無爲寧以形累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入不窒於天下則萬物居然自立矣無累於適則天下

洞然皆通耳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因可明之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凡學者本欲複其性耳能無以天下爲者常學所未及也若建鼓求子足明子已先往求之不及也

守平去其所爲道自夷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夫身也者以清暢保安爲貴耳衆人徒知勢以擧身利以資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之分是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故聖人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口〈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
果腹則安周身則口〈自此之餘為性命患故
聖人外之也不貪待不多積理然自得非貪
所得物勢自積非々々所積清目不視靜耳不
聽不主聲色自然清淨閉口不言委心不慮

不妄騰口追而後應不先企慮應而後定業
聰明反太素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
休精神去知故故事也休謂外而不馳去謂
中而不惑也無好無憎是謂大通平施於物
故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

成若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識其除心累斯
去而平和耳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
利利在於和善養者知之也縣係則往來生
者之利也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符合
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

理固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無外
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夫出入無間玄同
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太不可
偏由而已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夫欲不過節則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心術之雜亂也養以和持以適和以養生適以任情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道以勝故自責德以充故自富性有弗欲無欲而弗得自足者常得也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爲不樂一境故能爲天下之樂也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欲非性益德以靜成耳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靜則便生和因欲亂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夫德之大者舉措不踰閑

也則縱身肆意皆可以爲表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斯聖人之守簡易也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物之自有未知自全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清而不撓可鑒嗜欲之妄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性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爲制者異也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適耳若外

不過當内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歸物若聲色以蕩志氷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爲徒與妄爲迹豈非天受入丧所制異宜者哉神者智之淵也以萬神深静所以智用無竭也神清即智明但不爲物濁則舉事明審智者心之符也心有所至智則舍而辯之智公即心平心能使智能謀慮應當則可見心之正矣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静也不外受故清不忓撓故静鑒照之者自然而明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形其情者

唯心之靜也且好爲則有遺勞擾則無鑒清
平如水即物至自形矣故用者必假之於弗
用也役之以至勞用之無用也澄之以成鑒
不用之用也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鑑鏡神
清者嗜欲弗誤也神清則智明智明則不失

常性故無累耳故心有所至神即㶡然在之
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
神住可不澄定乎反之於虛即消爍滅息矣
虛者神之宅也反則剗心而任神忘欲而能
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復牽變於己也此聖

人之游也神與化游故治天下者必達於性命之情而後可也夫有生之域唯性與命情所同保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不可治也守眞適形而安則安而無佗適性而往則所至非妄然大名大飾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生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爲佗物矣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爲者也聖人不以天下奉巳之嗜欲而志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大名譽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通性命者舉措自成仁義之行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無事內無累爲虛通勢利不能誘也無貪聲色不能淫也無染辯者不能說也無惑智者不能動也無易勇者不能恐也無懼此眞人之道也淳粹之至夫生生者不死化

化者不化夫道常有能化化於物故順天不可
見同道不可窮也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
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
可解也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夫冥順
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
可通然後在家在邦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
察辯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故
聖人不失所守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爲
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聖人安此以爲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盡其生分始可爲養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受物以虛接事以和德居此而爲成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聲色俱爲棄物性乃全也內不動和即德安其位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寧於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夫性之未全爲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德之將敗爲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困其可得哉故靜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

此之謂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
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脉鬱滯在乎厚養
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禍福不能矯滑非譽
不能塵埃撓性亂和沽名求福者傷生之士
也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此聖人與道之辭也

夫靜聖之道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
則自全之道未之能保矣有其才不遇其時
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此聖人勸道之辭
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適權變之用則多事之
世未能脫離況非守靜而踐危機哉夫目察

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者大有所忘一淫聲色失性之遠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聲色之類左右不可盡故至天生竭精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以在耳目之前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澄之鑒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末之見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末有無

所法而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教而自化棄智而成功盛德日新故無得而稱玄功莫睽是以不知帝力也其次上賢以賢德之道爲上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謂獨任致危也上賢者癡惑之原也上賢則爭爭爲亂本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虛靜爲主天之體也虛無不受靜無不持持猶制萬物之紛撓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

時相謝無盡也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靜則各正性命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纓謂多方駭謂設苛政也

守弱居衆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所謂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大者用兵侵小晉滅虞楚伐隋之類小者倨傲陵下曹共公衛獻公之類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

可長久夫强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況着
僭之君是以聖人以道鎮之非虛柔之道孰
能安執一無爲以損沖氣沖中見小守柔退
而勿有見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法於
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夫處下衆歸體
謙物與故不求而名遂不爭而功成弗强故
能成其王德歸者寧力制者叛爲天下牝故
能神不死牝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
自愛故能成其貴將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
道自勝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七乎篇三

之勢以萬物爲功名功名小大隨位而立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也自輕則功名不成未有身不治而國治者也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大之資者一豪耳多之要者一筭耳故聖人以道涖天

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道以微妙爲大德以損缺爲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其猶張弓爭勢之均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守

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法
江海之故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
致其賢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退行之
彌進也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
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小
谷褊狹若注之須臾則至乎盈溢飄風驟雨
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
地故不得不奪奪其歸奉之德是以聖人執
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遵天地之戒
也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能長

久唯能踓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日進以牝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故盛德日新而無所替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且而有成果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

偏執而能得之者哉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乘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得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同所適之情異所從之道反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德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沖則正其盈則覆事具周典夫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至察無徒匿耀守衆多聞博辯守以儉矜能有辱持後無失武力勇毅守以畏輕敢多敗虞慎保勝富貴廣大守以狹驕盈日危謙

損日福也德施天下守以讓自伐乃衰推物乃全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夫有天下者位之極也若以極欲而持極位則傾覆矣非此五德何以守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蓋順中為常如彼戒器者夫唯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所謂大順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可無不可則常可矣無樂則常樂矣無樂即至樂極矣言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忘所樂者何待而不

極焉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也內樂外者
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變於我故同於失者
失亦得之矣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
下冥然萬物之上具自貴耳所以然者因天
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
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自得者
天地萬物莫不得故達於心術之倫者即嗜
欲好憎外矣盡爲棄物是故無所喜無所怒
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是非之
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玄同故不知所

以遺而是非都盡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雖未忘所存已得自安之道也不
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
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苟定
其分何所假待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四者同
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且士女節操尚
能如是而況聖人全德者乎夫形者生之舍
也居舍在形氣者生之元也元本在氣神者
生之制也由制在神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
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故以神爲主者

形從而利制之使不犯故利也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慾輕煖充口腹則害貪叨多欲之人顚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形以剛强爲閉中毋和氣爲距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外誘中慕久乃顚冥往而不知歸資盲忘之患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困則支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哉是故聖人持養其神

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雖物之往
來莫不順道也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
百事之變無不應也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
通
守樸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乎變化之根
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不自動用
與造化者爲人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雖事
物皆實而眞性不知所存也治其内不治其
外未有内治而外欲者明白太素無爲而復

樸夫無爲之爲亦樸矣則體眞之士靜動亦出乎虛白之域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先也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性離所汚直以無事爲常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瑕不與物遷審猶委也不載於心復何瑕哉則物之自遷矣與同往耳常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向非今也理不至還矣而評世之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妄況乎性與道合牽之遂流者哉見事之化而

守其宗不與物遷之謂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專氣無雜通而不異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無爲無故弗學而知弗視而見與物同和與物自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辨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

已而徃未嘗先始如光之耀如影之效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循之則如待也此寄言耳廓然而虛清靜而無是其眞體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居原者同之也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

用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謂至神也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寱無所想象其智不萌不先其物其動無形玄應之迹不可見也其靜無體非有依而立靜存而若亡生而若死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出入無間不礙金石役使鬼神無心合虛故耳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謂得所受之本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和氣接物而無間息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不自

生合時而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同於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耳以不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化者復歸於

無形也物之生也各歸其根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道在象先故生生者未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物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義已見上此眞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通玄眞經卷之三

通玄眞經註卷之四

寳四

通玄真經卷之四　　寶四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符言篇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非衡能平無處不夷非繩能直無處不正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無外其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礙六圓無涯大通

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寤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 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公 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 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善之善趨俗求名非賢之賢也 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 順仕則用心寡而成事大逆時則用力多而見功鮮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要譽

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動不爲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怠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治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

矣故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分而
爭奪生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
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睎名
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爲愆先騁華詞後招身
禍石有玉傷其山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愼
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

禍其妄議國家典法之言故也且君子做戒
尚亦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時
之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

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
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禍而作
戚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
分耳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
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爲蓋覆無
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無窮而莫害陳彼五
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衰王遞作天之所覆無
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也知無知者善不知强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

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
不濡莫足蒙塵不垢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
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其能喪厥功騁其
伎喪厥身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
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
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
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

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强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

職鏡由人也
老子曰莫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

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無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

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遺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

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至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心樂無爲而治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止循其所有即所欲者至已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已志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不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

未免於無非而急於名者必挫本固邦寧周
行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無
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
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無禍福則無損益
夫道不可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
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
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無
禍無福無罪無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
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
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

天以虛爲身以無爲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竝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眞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爲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卽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爲

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進退章之於衺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覲勸即生責覲即生患勸勉也覲察也夫人爲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己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己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

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睎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無爲而自周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志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絶疑於無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即自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即免於累矣先人後已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之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

東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内修道術内秉眞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内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厲其民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杜稷即爲名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乖分此必全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身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衺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衺氣也衺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情所欲一心爲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

冡於外則僞已惑眞故知衷正在我與奪因
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
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言不外求而衷氣無由
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
者蔽其眞夫須臾忘爲賢者必困其性言人
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
中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
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
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

史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闇至幽能察地之

利有於萬物廣濟無邊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直已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

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山峙以其常足不受賜與脫其所取輙亦無讓故與之不得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趣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絶善譽將無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

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爲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乖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

無則無滯是爲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俟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

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垢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自明無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

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瀆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莫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恥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矣靜而澹然也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

道矣諭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
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洪河之流無益之謂
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
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
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
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
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二者不修殃及已
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己也言己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己
意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
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
目不覩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之闇聾有
鑒疑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闇聾也即事不
辯況大道哉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
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
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
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無形
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而

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之事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矣問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闇聾之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必服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人

欲尊於人者先尊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已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

損之而益才藏不稱譏危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者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有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

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爲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得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幷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衰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

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愼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受於天也命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爲善不必得其福不忍而爲非未必免於禍君子爲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脱禍何則如是性不可革心苟無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

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
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
以爲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爲恥悔何有焉
所存道義豈若貧賤哉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順逆之氣生於心心
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
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
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
生即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
衰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

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旣濁且亂亡無日
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
二氣者可以道而制也難以事消可以道制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
則殃至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
影響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
病甚於且瘉故愼終如始即無敗事也官敗
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
生病雖且瘉仍宜節欲故愼終如始則無敗
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令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污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利在得失故淪死生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

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也之靈故爲人之主必和洽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尊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忘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道不御能勝敵者必德者也非德不勝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唯保謙柔衆不能勝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眞經卷之四

通玄眞經註 卷之五

寳五

通玄真經卷之五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德篇

夫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總名也且文子總有一十二篇之目各異唯道德再舉者何也夫道德之道也即可物之道也由可道而成德者亦可據之德也但非至道與玄德爾所以首篇道原後篇上德原稱道本上乃德極唯原上之用茲一篇唯道德之體各歸本自然人間之世行道立德修身核名生且有倫死而不朽者莫若此篇耳

文子問道 夫道絶學至理無問斯所問者蓋觸類之道也 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

寳五

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因好問而成待問假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此何窮深旨矣凡聽者將以達智達聖哲也智將以成行也成仁義之行將以致功名也致同佐之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精則明深則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飢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淺深比也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

精即行之不誠聽彼不深則無今知之明斯未造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之聞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謂損其氣以處道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之旨也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專一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納理本盡其精妙自然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夫道者原產有始肇生有形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夫道母氣皆柔弱成乎形形質性乃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

長生生故不寡是以衆也資生故不短是以長也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夫道以包小爲大天以配下爲高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之也卑者所以自下也禮下之卑退者所以自後也持後之退儉者所以自小也小足之儉損者所以自少也少欲之損卑即尊親下故尊退即先不犯故先儉即廣足用故廣損即大成德故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則之自然成其衆利夫道者德之先因

乎道體方成德用大之根兩儀宗本福之門
安靜之由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
寧皆假無以爲耳夫道無爲無形不爲事先
不爲物迹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
天爲鄰夫用道者內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
而所濟無迹皆若自然則與天之功未始相
遠也無爲而無不爲此義已見道原篇莫知
其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隨感而至得非信
乎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道也者隨
位分而各通也故堯舜有之則至德可儕湯

武耆之則神功不朽可道之道斯非謂歟諸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古者諸侯有國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尅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霸非在料敵而尅小弱有道不爭而得曹衛之類有道者附亦非率先而得也舉事有道功成得福順於時者功必見修於正者福必應君臣有道即忠惠君惠臣忠父子有道即慈孝父慈子孝士庶有道即相愛無相奪倫理自容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

苟踰位分則骨肉自虐而有家有國不本道者不其殆哉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小大之用皆可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隨器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者天下孰不歸之也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取其會理優劣乃殊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

亦不能守既因兆人以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可守乎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旨顯執雄堅强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此舉失道之狀小人行之身受大殃以至於刑戮耳大人行之家國滅亡侯伯失國卿大夫即亡家也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暴於物理爲罪怨之首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

中蓋有此小術之用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雖不我傷而能攻辱亦皆已顯矣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謙柔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能使彼之無意未若使

人本無其意將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依

歸物得而利故雖縣解外患亦未足偁爲以
反同衆流游雜庶類以我爲利愛之主待我
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將自化妙可言其至
矣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
不願安利之 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
不待位地而可君長天下 故勇於敢即殺勇
於不敢即活也 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
柔弱者道活於物矣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
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 夫人之生也形與

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忘愛惡迹絕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乎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惠豈合德於一儀也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未能退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稱五教之首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理正也一

常也順正以爲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矣

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雖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爲禮

所謂内和外飾非止揖讓登降也故修其德

即下從令修其仁即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

德能安之天下莫

不貴其安全者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物情莫不歸其惠愛耳義者民之所畏也方割無私莫不畏正禮者民之所敬也威儀叙列莫不敬奉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驅御矣君子無德即下怨以抑其性故怨無仁即下爭以無所惠故爭無義即下暴以踰我分故暴無禮即下亂以失常叙故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

安其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
不毀折草木不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
動植各遂其生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
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
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毒流蒸人下結

煩怨之氣氣能逆天戾常故生災饉之變故
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
治賢愚之功未能加於時也故聖人和愉寧
靜生也未嘗憂躁以虧性分志得道行命也
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故生遭命而後能行

命得時而後能明命遇則道行時宜則功著
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時無明王則聖賢無
措其手足故九守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文子聞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
之智也心見者聖目見者智故聖人常聞禍
福所生而擇其道擇平靜之道而守之則無
因以爲朕兆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
擇正愼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聖人知
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聖人知不足者吉
有餘者凶皆禍福之所由矣故平靜以守之

不爲先始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智者不惑於萌盛故免乎奄忽而至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思謂信所遇之時因以爲已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物宜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贍以至多失好知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必窮之術必亡之道好與即無定分以其好故不定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

君上錫賚無度臣下希冀無已若多斂即與民爲讎重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怨之始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十一而稅則不給無恒之用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不均於士則庶官怨重賦於民則卒士怨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涖天下爲之柰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爲者言不敢爲也夫如是則循彼性而治之得非因天地之所宜而與萬

物同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能爲一事必敗於萬物之事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必執一者見小也不載纖芥之能豈非謙小見小故能成其大且無所載因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

成大治無爲者守靜也不先動之謂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夫好動者傷物性必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所宜各性而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見小守靜故無驕溢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

不危夫道然也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道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慕義道而懼典法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民不能永固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亂生於無恒之政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治道貴靜豈先物爲因民爲而化之

亦非以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以政治之德爲已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勇者不以力爲暴以威勢之力而爲暴害者非人君之勇也仁者不以位爲惠以露天日之位而爲已惠者非王者之仁也可謂一矣備此三者乃謂執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天子恃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好

憎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彰下多岐路
不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夫無
君之時猶義以相扶咸以相服以其不能固
乃立主之今君反爲亂階則不如無君矣君
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得一
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
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
上以道得下以義得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
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拯弱謂之義

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故事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合天下心故王應兵勝以其後動故勝忿兵敗小不勝忍故敗貪兵死不能自守故死驕兵滅盈反天道故滅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靡曰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故守分循理

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夫守自道之分循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故無憂喜關其内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

施德以施羣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忘情於中順時行令豈容德怨於中間哉

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

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旣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先小而後大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凡由下致上持後取先蓋順天

而成物之所與則歡愛之道自得彼之誠也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絶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夫理順於正物就其愛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欣戴樂推

而無猒也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執法】聖人者應時偶變見形施宜【斯不膠執之謂】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兆庶情僞風俗不一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哉】上古

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也已成之法如巳祭天祝地一時之用奚可格哉唯因化推移以爲法者不可不法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施於外則可觀觀權在於內不可原究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法度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難顯著矣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遺世而忘懷一遇而大順抱道推誠以鏡萬

物之情道法誠明故可通鑒上與道爲友下
與化爲人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在化化
治於人也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末俗清
變不復清明之道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
必不能以爲治矣嚮使玄古聖君處於今世
猶施古法固不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
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明蓋取隨時以爲光
大者矣
文子問爲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以
道御之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知所歸也無

示以賢無加以力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以威力則結從於一損而執一消損賢力秉執道德矣無處可利無見可欲去可利者必遺博愛之義見可欲者必亂恒了之心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方不因割廉不因劌皆使

自全其性無矜無伐無矜能無伐功御之以道即民附親附養之以德即民服懷服無示以賢即民足各足無加以力即民樸莫知所從民自全矣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也君儉用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

萬物全自然矣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和全給養之資歸之以利夫儉足則無欲是能全德不敢自安則無慾故可自安也不下即離散不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慾離

實五　十二

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爲非下慾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君能成修衆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納下

言從諫如流奉上言其出如綸上言者宜常用
也下言者權也立教由君是以常用諫而必
納所貴知權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
而必當言信者終而有徵期當者反而必合
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
父攘子證之直躬期女溺身之存信若此高
行誰當見衰矣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
伸無常儀表聖人因事之宜用爲表式動在
利物寧係滯於一時柷即名君溺即捽祖卒
反父勢使然也捽提髮也夫以君父之尊處

杌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敬不捽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機權至微凡情莫及夫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嘗試論之曰體夫權者庭乎機變之兩間慮變之前動機之後變在於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後順先違乃盡曲成之道君有體理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以易讚重巽詩美崇華非夫聖

智孰能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爲害權事不
中以善爲醜可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
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
無禍敗者何道以然所謂墜祖宗之功德而
盡一世無禍敗者以其前代有此之類故不
得不發斯問以政後代疑道之君矣老子曰
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
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言
雖有沒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

國破家莫不因無道而失者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有家國者誠慎若此故曰予臨兆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縱欲怠惰其亡無時直不可保存耳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夏殷之末非獨桀紂之無道也然其或没世而無敗當時以致滅誠有薄厚之異同爲覆亡之資向使二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武何因建其功業矣蓋爲失道衰德而有幸免者未有居道立德而延禍敗者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

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下聾愚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害向利以從自宜則百姓之情斷可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心禍災之端無由生也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以其未絕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雖危而未覆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凡恭順之至

直在乎中感者也仁絶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絶則義扶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通爲禍敗之資故當其無道失德之時則有輕上違命之弊乘彼絶仁滅義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身有命分之薄厚國有危覆之運數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當覆以陷時將立本以觀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必多端態以承其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其失多故寡得以其犯多故少勝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夫無事止事事則止矣以事止事事止復生矣上止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焚也以智生患謂上智生下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上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端既曰智以患生復設智以防患不撓自清之

道向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卽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卽有功者廢無罪者及夫仁以慈濟爲功刑以加罪爲用苟有所好則賞愆刑濫不可君御於兆人矣甞試論之曰道也者莫非萬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也然而立好以求道則好存於胷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迷其理又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況乎偏尚餘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

不德如天之春秋物何得怨耳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也合而和之者君也合衆和義在乎一人別而殊之者法也犯者自有輕重之殊是國之常法也民以受誅怨無所藏君無容情清縣天下則抵罪者甘蹈過地而無所尤怨焉謂之道德然後國有太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直非

公當故不可定也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推道之理則萬物玄同無非是求合於已者也非去衺也去逆於心者也直有所合則偏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衺哉但自去所惡耳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令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義者然者合已之是未出於衺此明是非之治未可為天下正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小魚

捄之則糜碎兆人煩之則潰亂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沿之也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跡而謀當即見疑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爲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跡而忠則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衰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溼也欲在於虛即

不能虛 以其心有所存乃不虛耳猶爭正取則動未嘗正也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 夫汎物秉理不惡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爭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坐而致之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 處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往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 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

而無爲也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爲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亟數戰也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友事極則變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缺文

通玄眞經卷之五

通玄眞經註 卷之六

寶六

通玄眞經卷之六　寶六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上德篇

彼物無宰由道有常用與佗倫玄功自積故柔服天下我未始有知和合生靈彼無不理得者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得故此一篇之內雜而伸之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為存亡定傾之所由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身之百節如國之百司耳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支體各安則自得也故遺其所侍君臣各倫則無事也故忘其所

從老子學於常樅老子之師見舌而守柔齒剛舌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爲利實所宜守也仰視屋樹退而目川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因以舉耳目之前遂爲謙小之龜鏡也觀影而知持後夫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在形後不窮俛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前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辯士以智能困此皆以所長而自害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但有智知之能而莫知不智之用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唯不載於智不敢於能乃可與應千變萬化而一曲之士將何任是說乎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諭道而非道也妙本以無有入於無間未嘗須臾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著故雖强名亦無所主及耳夫道者内視而自反遣欲反素

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唯執其知覺者未能反於不知之大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也夫初一不以物蕩心者然後可以照應羣物矣月望日奪光言對躁立靜靜體不全唯無敵對者當自靜矣陰不可以乘陽卑不犯尊乃可保其恒位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大德居世小德自掩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凡欲勝於心則動立顛沛

也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道居中而形自治矣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壤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壤乾土塊也夫形無所恃則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保生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假形器之大小也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

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偁性者則天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成性亦倖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非

其世而仕賢者必困非其才而進愚者必覆天二氣即成虹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虹蜺也地二氣即泄藏陽及在下施不同德必淺藏蟄也人二氣即生病喜怒交於胷中故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夫陰陽日月以無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之節固不可配其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陽日月而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而能常故可稱至耳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也苟非立本末不茂也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欲濟其事先備其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越不敢伐吳之類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

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唯虛無而不動者乃能與之偕能耳豈若昧道之士勞而不能致遠哉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義以見符言篇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聖人設教非有多門以物性殊宜遂張衆目然入眞門者斯至于一妙也將治家國取納羣才亦傚此耳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

道待時也所謂畜備應之道待機感之時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但識彼性而釣之雖異類亦不會合也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蝯德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德施物者不苟全彼自然非貴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所爲而已
足所踐者淺
淺少
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擬足於未至方得致遠進心於未知方可明
道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

水深而壞在山凡牵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
全水靜即清清即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
形不能併故可以爲正唯內保清靜則自然
通鑒應之大常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
濁者物撓之也所謂欲能害性璧瑗之成器
監諸之功也鏌鋣之斷割砥礪之力也不琢
不成器不礲不利用諭强學進道也蝱與驥
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凡得所
附而能委質無他則名實不求而皆遂狡兎
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

退天道然也且開國建功身死名辱古多此類不復勝舉故能知天道者善始終耳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明見事本固當不貴其末故聖人處無爲以貫之此義非因昔所不怒使物慢易而至於怒昔所不爲使事廢曠而至於爲者也

視於無有即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視所見者常眩聽所聞者常惑豈可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螿得木各依其生也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水火

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則父子相危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爲和資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謾變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夫仕不擇地雖祿富其家轉危其身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孰有矰繳之害檻固百納而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世之從事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近鑒於身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居所尊之位而積之以德則高

不可傾也處不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
之所與也溝池澇即溢旱即枯江海之原淵
流而不竭夫末得其原即變蕩由物故江海
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聾無耳而目不可以
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

也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
於一用耳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世昏
昧可隱身遁迹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世昭明可沐浴登仕絲之爲縞也或爲冠或

輙爾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察之復何企怨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桮不能塞江河之水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贍者僅若無益於事矣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冬至之前陽下復成雷夏至之前陰上結成雹雖在大寒大暑之月亦未絶變也若施之於霜雪則見日而自消沛矣此所謂中有必然外不能制時有必制物不能然唯

明哲之士辨此以爲宜耳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故賢人因而成之乃備其業易簡也蘭蓙以芳不得見霜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夭於采掇而才者可不慎也蟾蠩辟兵壽在五月之望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寱於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精魂者中易殘動爲外衰所害華非其時者不可食但非正氣所資設使有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舌

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齒剛先弊
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全剛直之德者也使
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當慎其本與死
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
是知君上當可受藥石之諫也嘗試論曰凡
稱難者猶可嚴戒精釋以涉之不可正者容
可合權適變以佐之物無棄材理無棄事取
旨會意或在斯焉則所謂君御臣臣事君各
宜慎其所以者使倡吹竽使工擫竅雖中節
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矣如君臣亂倫代司致業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君刑雙得也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亂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素遊之夷路遊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言含德之所致也夫不杜耳目而包聲色不高眞性而一夷險如斯之道方與大海同其容應出納之德耳日不泣

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儔匹而況聖人大化之道獨運之功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橑輻未足恃也凡有能及於物者莫非相假考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命中十分之一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釁敗獨宰其一成豈不謬於處實行權矣飢

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血氣
之類未嘗無欲故不見可欲則心不爭亂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
竹而足小人狹志以無猒不滿君子器宇雅
大當分而足矣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

即不差直奉於道即不過於是非平施以德
即不差於厚薄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
之屬有時而施治令執古法格異宜雖繩衡
同亦未定世唯審時知變者可是而行之
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法順於時則定法

背於時則廢農夫勞而君子養勿勞稼穡以
奉上祿是知苟修其道則無賤役之弊愚者
言而智者擇博采與頌擇善而行苟有其智
則能因彼成立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夫
見理歷然者如玉之在石明白可取也見之
黷暗必留其謀見猶昏昧必不能行也百星
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户之
明積小智自以爲明者未能通鑑於萬類也
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天道虧盈寧肆
兇毒則天下爲物害者可不畏之而誡哉今

有六尺之廣古之六尺今之一步即而越之下才不難既在一步之內又處人下將欲過豈難跨越才與材同用也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取向者六尺之度隨卓立之將踰上材即不易其得也勢施異也同此六尺之材而異所施之勢即難易將隔上下縣殊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自強不息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且輔相善惡猶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敎足可明矣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樸苟

處其地也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當慎所好惡也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未聞犯聲色而性全者也黄金龜鈕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物無貴賤唯合宜當用爲貴耳夫不能佩不能富者自可謂失治地之宜聽進德之道也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所能至凡人君虛心延士則仁者爲之處義者

與之立各盡其力矣將任一材固不可驅御天下也橘柚有鄉雈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雜雜粗無窮唯同之者可治也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君能度時布政因情設教而兆民自戴於已亦何難之有哉兇兇者獲提提者射謂其有勇有捷來彼擒射故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素者容忍常德可不溢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君子有酒以

成禮小人擊缶亦爲樂雖節奏非度世之不傳而適歡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備適賢愚未可醜小人獨美君子也人之性便衣絲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既而有所貴者當在乎時則知常所賤

未可定棄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能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礳而不相敗善用臣下者百官雖衆近無奪倫文武雖異相須而

成業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
愈明夫萬物之其宜者治之則遂抑背其性
勞而無功矣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
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周異宜至近而遠世
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為誡也再生者不獲
華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貴適中也先之
則失常後之即虧分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
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者不能為工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

難得而易失天下事理無難無易有得時失
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尺璧也木方盛終
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順於天
者將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質的張而
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
之所致也行標於世必來衆妬祿豐於家莫
不傾奪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貍恩之所加
不量其力世莫有量其力分守所愛者唯信
情騁欲以至於自害耳夫待利而登溺者亦
必將以利溺人矣賞彼登溺待之以利則天

下莫不顧溺而拯拔矣如簡子利於放鳩反多捕者是以爲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絶其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聖人知沈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後雖有才而忠不奉上則不可爲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執而用着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内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倫敘日知所由然

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着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爲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豈不謂素有誠信乃能施用法教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物無巨細但反之則迷審之則明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雖性之有道唯精研乃可得也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將欲致遠在乎久而不在勤也故綿綿者用之無盡

若愚公之類而山可移焉臨河欲魚不若歸
而織網猶其本者乃可自期也弓先調而後
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忘
素求飭不能飭矣保質遺華文自生矣巧治
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氷物有不可如之何

君子不留意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
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
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辜甑終不
墮井矣將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甑
之在竈無由墮井者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

呰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可定然於
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行一碁不
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邊責於物難
盡其能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萬石俱
燻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夫氣類雖
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輙偕其動用耳有榮
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能一味於世
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續夫主飭其貴必民苦
於賤下若於賤上難保其貴矣木大者根瞿
山高者基扶貴立本也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懷而存之固不能常保虛而靜之則自然備應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含應而不唱如彼金石也天

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常居自然之運故在不替之德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齊受和氣同一生成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地交泰故君子輔以

成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
昌謂物不蕃息也小人得勢君子消亡否則
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五穀不植道德內
藏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天之道損盈而
益寡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歸於均也鬼神之
道驕溢與下害盈益謙人之道多者不與惡
盈好謙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由謙以致
上則天下不能得上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
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久長明
君臣之明非貴相察謂其不昧治化之道斯

與天日同功比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君臣未正則雖天日之明域中未免昏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星緯之文川瀆之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

命之曰道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排變萬類名昊天之道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身者天地之一物豈非道乎哉修之身其德乃眞唯順安命不知其他則冥符眞體自然成德也修之物其德不絕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

動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之莫能禦也天覆
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
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係物豈外
取哉精神者初禀輕清之朗廓故天有不德
之德所以上也精神有虛通之能所以貴也
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

是以有德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
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尊卑有敘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
以敘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

是備大定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天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方條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稟重濁終委塊壤故地有執德之迹所以下也骨肉有滯礙之患所以賤也以賤歸下理亦然者耳

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全乎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宰寧萬物形形猶生成地廣厚萬物聚聚載其上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

原入聚地道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卑則物歸寧則自得陰難陽萬物昌陰爲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爲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形故贍也無勞於生故樂也處其靜者將自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違天必有大

陽道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化周
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故不失
物之情性汚澤盈萬物無節成物也者所宜
爲性時宜爲情布政設教不失二宜則萬物
全其潤澤咸有信而成熟汚澤枯萬物無節
葉榮華及節而不生矣故雨澤不行天下荒
亡山無法道抑否失時則蒸人不粒荒亂流
亡也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位高而德謙
也高則物奉謙則物親故可爲之主矣弗長

有故能終而復始其道消息故不窮絕終而復始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母天下者非有是德如何也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夫自體未全不能立事況勝任萬物非乎蓄積之大哉故

聖人愼所積唯積德今和堪化天下矣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民昌謂和氣洽民矣尚陰道即天下亡謂殺氣滅國耳陽不下陰萬物不成陰體卑靜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化君不下臣德化不

行臣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政故君下臣即聽明得天下耳目視聽耳不下臣即闇聾一人闇見不可勝用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居上位則道洽德被於民如日出地蕃息萬物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小人居上位則無方御下使之離散如日入地萬物當廢息乎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動以啓蟄潤以發生人君行令若天作雷雨亦有不從其令也陰陽

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法天應時所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絶也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善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耳民弗遠徙故民之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民皆樂土不顧移徙唯苛政之甚不得不去惠澤少及不得不就非謂性分之所易也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因風出民由上教火之出也必待薪火人之言必有信有信

炎熾若能法教有恒眞而不渝所往皆遂也
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盈則覆極則反忿無惡言怒無作色
是謂計得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以招其

咎是謂保安之計得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
之道以類相求雖舛錯萬類而同其方者莫
不得之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
陽道生暢陰道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
洽全用刑楚則民墊溺也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高行厚德在乎積修首辱重變在乎積犯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汲汲自强日以成德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積之異其消息也雖未能見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息倚伏之道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故見善如弗及依不善如不祥見彼善事欲速循進處不善事如在災禍也苟向善雖過無怨且有向道之者雖爲物所咎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自有常行之矣苟不向善雖忠來惡素無向

善之心雖有物忠順於己而必有不忠之時雖來其惡遂生怨於彼者也然物與我期理難常順責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起直在自無恒德也故怨人不知自怨怨由自作奈何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自得即

物無不得豈非不假求他人故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已上四者皆由己得也自官謂賢愚所聘之位可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害物物報怨可自然故君子慎其微慎機發之微也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夫二氣交盛乃曰和也萬物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禀和也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英亦草心卵胎生於中央皆和居中央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其禀氣受

類莫非以和居中之故也不卵不胎生而須時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須伺春秋溼燥之節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地平即水不流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陽

通玄眞經註卷之七

寶七

通玄眞經卷之七　　寶七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微明篇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寘中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眞宗非明無以契玄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
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
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絶形聲非
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其至已矣

寶七 一

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
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
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

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
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
而無言爲至而無爲而知自知爾執云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
者前呼邪軒音乎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
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
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
池之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說
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違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夫道無正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寶七 二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

造恩謂制法立教也

故民知書即德衰知

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
數者皆由大道而後與隨時而立制制之逾
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機械設
而姦濫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
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
有聲者乃無聲使有轉者乃無轉也瑟無聲
聲在於絃軸不轉轉在於輪是無聲而能有
聲無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即成無
轉之轉乃能致遠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

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七無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德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偏匿上有平正下無險詖上有清簡下無巧偏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獄訟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

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
治亂者謂垂拱無為之化非督責之吏所知
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
能曉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
外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禍福之場絕思
慮之境自非聖人安能玄鑒也愚者惑於小
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忘害迷倒之甚
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
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愛人猶已則

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無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爲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返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爲福則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

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而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時吉凶縣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偁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畀下誹謗已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

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衆口所傳莫之能禁一行有虧無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通而動靜無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也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

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無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難雖

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

成之内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脱也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

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達

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

也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眞莫能兼也故聖
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
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
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有
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寧懼鬼
神由懷兢惕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
而所爲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
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
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
坐致危亡事繁難治雖勞將敗物簡易從必

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

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覩

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

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

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

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

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縣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倒故勞逾甚病逾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歎歎其華侈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歎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戚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六德也七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無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寧民五伯任力任知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左右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以鴆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

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
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知
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與道游也直
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
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

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
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
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
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動靜適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

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而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已也

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際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道本無爲今云順道即是有爲有爲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爲事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斯作故云非道者所

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眞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說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

清者視大明謂覩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眞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初反未生也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眞人

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無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無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竒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眞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也乃不知不知而後知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

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衰德衰仁絶義薄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無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

快於自恍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

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禄可尊雖謀得計當
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
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
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
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為人臣圖國
之難驕主尊已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
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
終保仁義不敢暫亡而身亦無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
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

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禄利奉於上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

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衺慝任賢能則上垂拱無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動而必窮有以為即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俱為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猶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逺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無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取之不義積而不散所謂養虎自齩育梟自斃之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然扃固箱篋終為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

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無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爲不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遯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糺纆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

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家說必亡之兆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存而爲謀也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眞脩之家其德乃有餘脩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脩身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

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衣食者撫民之命撫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而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敎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徵也亡國囷倉虛費用無度倉廩日虛

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煩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士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柰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者

來近說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言附傳也先言後傳之於耳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寇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
白黑也人有五位五臟也故天地之間有二
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
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
素不雜曰眞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

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
辯人含畜曰德人愛曰賢明慧曰智通恕曰
善文辭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
人無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慾曰信合宜曰義
恭柔曰禮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

事上曰士監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
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庶類曰衆伏役曰奴昏昧曰愚無慧曰肉無
識曰小人也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
也言賢愚有差天地縣隔也聖人者以目視
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
猶有因假眞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
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己虛觸塗無
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
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眞

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亢以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迎之無前隨之無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爲道

通玄眞經卷之七

[illegible]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一

寸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北斗經題辭

題辭一章乃梓潼帝君之所作也其文備述北斗之玄玄中天之妙妙也凡諸同志欲誦北斗經先念題辭則知一經之始末也不可忽之

北斗題辭者所以題號北斗之經真玄之要訣法之首也北位也斗者萬象之尊尚也此經北斗之所化也故

太上賦以北斗其厄難則各自有名北斗大聖也居乎中天而統三界也晝夜常輪無有

休息運度死生故曰玄矣斗用柄轉爲柄所
用而乃罡星符所令其斗也玄元始炁也或
曰北斗即北極北辰之象故北倚於坎動靜
而行亘於中也三台之覆能生養護分令成
道北斗生有元靈難量其德萬象慈母三清

之教任於紫光之妃化生備陰陽之道通五
行尤長於延生永壽之始魔道縱横羣邪爭
强以侵真妙當此之際孰能爲謀以爲上法
玄玄大範將爲隳廢
老君頓起故飛來於蜀欲度衆生以宣真妙

至道非一北斗本命祈禱災福生養之訣昭
著幽微靡所不載時值正月初七日而有地
神於是玉局衆扶周天大世得道真聖分班
侍焉思濟斯民天師契合
太上之心越班而請乎玄靈之事
天尊凭几可其説北斗世莫知司天樞之紀
錄治地軸之動静建歲運扇春風雍熙之和
了歲時成三臘之窮冬自立世而無終焉是
故垂道言以度後人
太上有云我欲托之斯言不如載之真訣之

深切著明也於是斗真並集所與高第弟子天師張道陵之屬補疑釋問遂自撰其本命之言成經一卷包羅天地撥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備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長生契天道卿大夫士奉之則可

尊君父保身命志士上智者持之則可以成仙道駕飛雲有緣人之修道二炁之正焉可謂玄而靈之延而生之覆世大聖之太玄者也太上自蜀闡化然後道正經訣各得其所乃分章有訣遂消厄得延生北斗後自垂光

體三清之道而著作焉此真常湛寂而明者
也千百歲之遥傳布
太上所言以爲靈寶靈寶者萬真之總會六
合之綱領也北斗之經則而象之漢天師傳
斗於老君老君授以本命妙行尊問大道
元始對以度人漢明帝遇斗於終南斗真將
玄靈而自授唐太宗受道於羊角元始曰汝
爲天子安能何道不行哉旨意合同若此者
衆又有道德千言藴奥妙故説斗經爲徑其
文不可弘深不與靈篇相似是以廿斗本真

後世依倣而訛傳者也北斗不得靈者大道閉塞妙法無聞真途迷惑耳耳流來北斗玄靈暗矣其經號爲本命故篇籍幸不泯滅聖朝求賢禮士開延道德是以清系結聚修鍊之士明法注經授訣度人皆有其類故有古漸至士雖掌五利之科肯與斯經通義特列北斗之明事謂之注文辭理長於引喻意不踈遠而道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經殆欲使後人徑知其妙故解其文不但作於

爲己也前賢解者往往拾取而説之其説甚多世聖不同蜀都以來千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道齡徐卿至眞無僞有自來矣侍父素蓄崇道習儒弱冠之際遺志於經取長收要本有數家飛騰吏詮之内十有餘年心欲

功補何勤能焉幸息肩弛檐於吴會之間潛心温故知新以盡瑣見全其所願遂其所志釋奧明玄庶補萬一余司文昌之星會英聚靈磨所不知歷代傳之於翰墨至今得明於教者惟北斗之訣後學之士釋而辯之者又

自詳矣道齡存志北斗闡遠微妙開誦明見
更書朝禮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
綉誥靈符具載本經章别其旨分為上下凡
二十四厄總而言之天出乎本命者以啓後
人可以釋疑破惑余亦字字訂其是非後之
奉者盡其修養皆得長生不負玄陽徐道齡
之用心共樂无上之逍遥不亦可乎

誦北斗經訣

凡誦經或朝禮先凝神叩齒端坐調息閉目靜思泥丸宮中有九宮九星各處一宮而坐七人如真形之狀二人輔弼之服訖存天上北斗星光燦然如見即以舌拄上腭成金橋一道五臟出五色炁五條乘橋而上橫亘斗中即呼四直使者從橋而入斗中通告某事次見擎羊陀羅二使者如玉女狀青衣仗劍一人執曼陀羅花一人執楊枝自斗中度橋而下入我身中九宮

之內復出一室之中檢校都畢復入斗中
良久但見斗中九皇如已形中九人之服
乘雲炁自橋而下入泥丸九宮之室與我
對坐倐然合爲九人杳冥之際復合爲一
人自泥丸宮中乘雲下入黄庭之內訖次

端坐持誦

淨口神呪

出納之門　上下有神　吉凶之户　炁津常存
吾今朝禮　一念存真　會集萬聖　叩之必聞
急急如太上律令勑

淨心神呪

天玄天玄　真一自然　去邪歸正　惟思靜專
一身之主　萬法之先　定而不可測　動而那可言
臣令表裏靜　引我拜帝前　急急如太上元降律
令

淨身神呪

靈寶祖炁　安慰黃闕　白帝清魂　赤帝定魄
黑帝生炁　青帝養血　黃帝中主　萬神敢越
前有朱雀　後有玄武　左有青龍　右有白虎
侍吾之身　元神鼓舞　各按方位　同朝斗府

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勑水神呪 存想北方黑炁吸入水中誦開天地祕章洒之

太一之精　洞玄之靈　能生萬物　能滌羣情
吾令灑蕩　天地澄清　急急如太上律令勑

開天地祕章

洞虛玄元　晃朗無邊　八方正炁　混合自然
靈寶司命　普化九天　豁落答那　洞罡神仙
斬絕惡鬼　掃蕩妖煙　中山玄呪　元始靈篇
吾誦神集　天地回旋　三元五嶽　八海朝元
魔王束首　真聖衛軒　凶穢消散　道德成全

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勅

北極靈章

北極璇璣　中天魁罡　絡緯天地　運轉陰陽
德崇萬聖　位列九皇　掃除惡穢　普降吉祥
喉舌之使　陀羅攀羊　雷門十二　開指生光
生物覆世　振作紀綱　吾總樞柄　永鎮坎方
龜蛇合體　龍虎成行　神劒一下　斬絶魔王
急急如北極玄天玉虛上相仁威上帝律令

安神寶章

杳杳冥冥　混合無形　玄元始炁　天地人靈

道非常道　名無定名　空洞凝結　真妙化生
旣分五正　始屬七星　臣令蕩滌　内外澄清
功德圓滿　魂魄自寧　急急如天皇大聖老
君律令勑

北斗玄玄妙品靈章　七二　六

北斗七真　朝共二尊　隨時運建　應炁常存
天皇大帝　紫微玄辰　光明燭世　大若車輪
開人死戶　開人生門　二炁之化　五行之君
上朝元始　下覆崑崙　自子至午　十二元辰
請必免罪　誦可蒙恩　天罡掌握　輔弼絲綸

三官聽命　五帝衛真　庚申甲子　本命生辰
隨力章醮　福自臻身　三千大將　二萬靈神
作惡減筭　造善益津　能清七鬼　能制三鬼
朗誦玄呪　掃蕩妖氛　急急如紫微大帝律
令

北極尊帝靈章

北斗九君　乃天地根　扶危解難　有方便門
十二時屬　三元悉存　斡旋造化　成就天人
罡神指處　鬼宿停輪　吽鉢苛吒　光徧乾坤
漸樂和吒　掃除妖氛　令日夕凝結　拘魄束魂

內外清淨　表裏更新　三尸安位　九靈守眞
以合大聖　混沌自分　凡有祈請　一一遂聞
急急如太上元老天主律令勑
開經無上妙品靈章
稽首太上尊　歸命禮北斗　仰啓二尊帝

朝現七元君　經始蜀都出　道爲天人根
消災解危厄　保命守玄眞　南陵三千使
北斗七千神　俱來衛法座　同入清淨門
臣　今志心誦　道炁自然存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一

玄陽子徐道齡集註
乾陽子徐道玄校正

太上者極大爲太最高爲上乃太極无上也惟三清人君之父得以稱之玄靈者乃天地之玄炁七政之精靈北斗之慧光世人之性命也人稟清靈之炁結成此身遂生魂魄血氣也北斗者天地之大德大化真炁正道結爲玄象運乎中天建四時均五行生殺萬物統治天地察録善惡無一

物不係其所管也本命者天一生水蓋自
北斗生也斗在北旺於水司生司殺養物
濟人之都會也人稟天地之炁爲男爲女
可壽可夭皆出乎北斗之政令也人能認
本命神不越修奉念本命號使不虛過則

得厄解災消而獲福無量矣延生者乃北
斗期世人脩身向道使保天年人能禮斗
朝真即得延生之道也故天不動則不能
長覆斗不動而豈能常輪人不延焉得長
生也真者即真妙之義不可測之玄玄也

經者經也若經久傳訛似有縱緯而經縷不堪紋理參錯則成瑕玭也又經者徑也徑不通直如入道修真之人迷其要路也又經者絡也若人經絡失度則生疾也經若不明則不得真玄也

爾時太上老君

爾時者謂當太上說經之時也老君乃天地之本始造化之祖宗也歷代應現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而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即无上元君爲天水尹氏之

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靈飛本皐陶之
後感其父李慶賓白日飛昇之事精修大
道亦百餘歲當老若未誕而昇天殷朝十
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歲寄胎
在孕鍊真八十一年至二十二王武丁之
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降生于亳
今太清宮舊宅存焉周武王時爲柱下史
昭王癸丑年過函谷關授尹喜真人道德
五千言計二百七十四年至甲寅四月二
十八日老君白日昇天期尹喜真人千日

外會於蜀青羊肆中至丁巳年之蜀冉選
老君乃從仙駕周遊九天隨方設教孔聖
師之至赧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巳魏明
帝賛曰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太學博士
吴揚昊賛云老君變通靈應難測旣生商
日又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後降成
都授此經訣乃漢桓帝永壽元年乙未正
月初七日又自唐太宗時以仁愛之道說
經於羊角山宋政和年間降于茅山王晨
觀授梁光映加句天童護命經之後至今

靈驗之事不可枚舉○老君生時九龍吐水化爲九井灌洗身形生而鬚髮皓白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行步蓮華乃至于九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闡揚无上道法普及一切衆生時有自然天衣掛體九日之中身長九尺感天神贊十號之名號曰太上老君圓神智天上尊帝王師大丈夫大仙尊天人父无爲上人大慈仁者元始天尊今者略述太上紀號同志皈依各獲福報也

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
太上哀憫衆生屢降成都授與天師靜應
真君延生經訣五斗符相靈文五斗真君
名字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此北斗玄靈
本命真經十五日授南斗六司延壽度人
妙經及靈寶妙道五斗真經至永壽二年
正月初七日說東斗長生護命真經十五
日復說西斗大計護身經又以天師真人
其能修謹奉行老君復現全身於清虛中
昇玉局座宣說中斗保命延生玄真妙經

先北而後南次東而復西者蓋北斗位處坎宮宰御水源水屬於北以北爲天天一生水故先授此經南斗位處離宮宰御火帝火屬於南以南爲地地二生火故南斗真經次二授之其東斗西斗中斗五斗經文皆依造化次序言之故有其時也

在太清境上太極宮中

經云无上大羅之天三清之境也玉清聖境十二聖天元始天尊所治玉清之下上清真境十二真天玉宸道君所治上清之

下太清仙境十二仙天太上老君所治若在人身則上丹田泥丸府上應玉清宫中丹田絳宫府上應上清宫下丹田交會府上應太極宫太清境上正老君所治之宫名曰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宫也

觀見衆生億劫漂沈周廻生死

太上應化徧滿天下分身之處皆是太清太極宫也太上常以慈憫之心觀察衆生衆音終猶中也天居上地居下人居其中乃中方中土之生人也又作去聲者多也字

義兩說也數至十萬爲一億劫者結也亦
云時也人之一生必備三千六百劫塵勞
乃命分配定之結數也爲世人肆行不道
恣縱婬殺夭喪其身不能全其本年未能
輪迴生死前結未盡又有一生塵結積結

十二

億萬不能解釋正所謂行善事結良緣行
惡事結鬼道若結惡多了則漂流苦海之
中沈溺生死之內無有休息永爲下鬼矣
人能一日行一善事著一善功活一物命
是解了三塵結即歷過三劫也若人日行

一善則一年解了三百六十結又能在世
活人生命濟人利物精修大道悟性歸真
則百千萬億結塵勞一時盡滅謂如百年
暗室若慧燈一照滿室光明梵語劫波此
云時也不論時之長短延促多時少時通
而言之謂劫也又謂霎時也如玉樞經云
往昔劫中也天尊何甞入劫耶即是往昔
此時與此濟人之念也又劫着歇也蟄也
如龜龍蟲蛇之屬伺雷收聲則隱歇其形
雷鳴則出其形乃為一劫之名其牛馬羊

犬雞豚禽畜之類亦各有劫但受諸苦而已故聖人立教於身三業中戒殺爲上孟子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也三界之中亦皆有劫陽炁結爲天爲男陰炁結爲地爲女善人取惡妻聖賢生不肖乃煩惱結也善人遭賊吉人逢害乃生死結也入道之士若以道齡之言爲心念念以善功方便解之則無此結也佛經有云解百生寃結若不解之世世相遇可不勉諸

或居人道生在中華或生夷狄之中或在蠻
戎之內或富或貴或賤或貧
中華者即中國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
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
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
北曰并州此禹貢別中國之九州也九州
之外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經云
人有五常十善之心孝弟忠良之行報生
人道在中華之國富貴者因布施三寶惠
貧拔苦拯難救危中來貧賤者因慳貪不

捨取非義財物中來邊夷下賤者從殺生邪婬不信因縁中來此太上天眼觀見衆生所作罪福隨業而受報也

暫假因縁墮於地獄

人生在世禀於富貴貧賤之中蓋處之不以其道富者不義不仁不慈不施貴者不公不法不忠不勇貧者不安分賤者不伏下所以萬事萬理顛覆錯亂遂至萬害生禍患作墮於煩惱也釋藏偈云福德力故今多順今多順兮放逸生放逸終無持戒

心以是因緣入地獄正謂此也
爲無定故
夫定者乃入道之要路延生之捷徑也定者正也身若不正豈能入道心若不正豈能延生延字之義亦從正從之又定者靜也向也止也決也水定則不流地定則不陷心定則萬慮息身定則萬事止性定則炁靈神定則炁清而定非靜不能成也蓋世人無靜向止決之力量則行義不能達其道修真不能造其真是以心心不定業

業相隨又豈能延生而明玄靈之本命耶
玉樞經云能知止則泰定安大學云知止
而後有定此知止是知有這箇道理須是
得其知止方是如知爲人子必孝知爲臣
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道見得此事
合當如此則志有定向心有止泱乃是大
力量之人如孟子云富貴不能婬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若心不定至於事
親之際爲私欲所汩不能盡其孝事君之
際爲利禄所汩不能盡其忠也今人有親

不孝居官者不法處富貴者沽名有子者更娶是不知止不安分不守靜不予決乃心無定故菑必及其身矣人能知止安分守靜決定則不求生而自得延生未入道已達其道矣何菑患之及焉上智之士若下靜定工夫心無䇿止久久成功小則延壽筭入仙真大則朝玉帝禮三清也

罪業牽纏魂繫陰司受苦滿足人道將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轉乖人道難復人身

道釋二教戒十惡業殺盜邪淫貪嗔愚癡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皆訓人為善也此十惡業即姦盜詐偽在於法律禁斷非輕人有一犯枷禁牢獄手足杻械拷箠刺斷警跡鐐徒是與禽獸何異哉此章言人先世

作業惡籍滿盈斗府三官檢覈文移獄繫神魂拷掠報對苦楚受足今得再生又作諸惡乃將違人道也後世即生畜獸之中禽蟲之屬是轉乖人道難復人身也

如此沉淪不自知覺為先世迷真之故受此

輪廻

知覺者曉悟也真者正也直也化也聖也靈通而妙明也天無真萬物不春地無真草木不根人無真不能御神成真者遇水不溺遇火不焚出三界化十方役萬神合一炁非真焉能得耶非真何能成耶所以北斗稱真君玄帝稱真武諸得道者皆稱真人吾夫子明德之論非真如何得知止定靜也真之一字豈易言哉太上哀憫世人生於中夏蠻夷富貴貧賤乃受天命於

斯止向假此因緣爲心無定故罪惡相聯
將違人道此章欲令衆生省悟修眞也不
自知覺者因迷眞道不入仙宗故不知所
命之命夫命者定令也如天賦與富貴貧
賤處之以道即如天命而然者樂天者也

少有所賦非其命者即是迷眞違命也既
違命迷眞則沈淪而不自知覺也凡奉眞
持訣之士能於知覺上尋出無可知覺方
是得延生之訣也太上演教經旨幽微一
句一字皆是訣法下學之士豈易窺測者

哉若以文字近俗而鄙之徒憎謗訕罪根
難滅也謂如不自知覺當太上授經之時
緣何不言自不知覺其自不二字與不自
二字大有懸絕亦與前後經旨不相干也
蓋不字在上者乃不自去理會本來所命
貴賤壽夭之因緣也不字在下自不知覺
者却是不知所覺也不自知覺乃知其所
覺之覺而不自悟也明矣誦經同志之士
當味其經旨熟究深思庶不負太上垂教
立言之聖意也

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
太上至神至聖大智大慈雖髙居三境之
中宴處九重之內而哀憫衆生之心無時
少息也太上化身降於蜀都授此經訣饒
益衆生度脫輪迴之苦也

至於蜀都

蜀都者即今之成都府也漢明帝問僧摩
騰曰法王在世何故化不及此對曰迦毗
羅衛國乃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三界諸
佛皆於彼土凡有願行者悉生于彼受佛

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何故太上降於蜀都餘方不往蜀乃坤維福地天師正一真君彼時於鶴鳴山修鍊九鼎丹成又能宣揚教化故降于彼以授經訣也

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

玉者天地日月之精華陰陽水火之結秀也潤而温寶而貴萬載之不可朽滅也局

乃尚御之玉寶座也如普化天尊所座七寶層臺即珍寶嚴飾七級龍鳳之座也太上哀憫衆生降世說經三界萬靈孰不奉迎宜乎地神扶擁玉局以侍衛也說經巳竟玉局復沉地中今玉局化洞乃成都之遺跡也

於是老君昇玉局座授與天師真人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普濟衆生

漢傳天師諱道陵字漢輔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嫡孫名大順之長子也子房陰

功隱行流芳後葉天師母初夢天神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於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空紫炁

十二　十七

盈庭空中光明如日經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龎眉廣顙緑睛朱頂隆鼻方頭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手垂過膝美鬚髯龍踞虎步望之儼然雖親友見之肅如也七歲讀道

德二篇十許徧而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
洛圖律之書皆極其妙通習墳典廣覽無
遺從學者千餘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
八十里皆有講誦之堂臨安神仙觀餘杭
通仙觀即其地也後起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科中之身雖仕而志鍊形輕舉久之退
隱北邙山三年有白虎銜符置座傍朝廷
就徵爲博士稱疾不起和帝即位以三品
印綬駟馬車等徵爲太傅後封冀縣侯三
詔不就時永元四年壬辰歲也遂自河洛

歷江淮名山徧禮洞府泝流入蜀及諸洞
室遇神人告教獲丹書祕訣遂於鶴鳴山
修鍊九鼎丹成未敢服謂弟子王長曰沖
天之士當功及生靈佐國安家興利除害
然後輕舉臣事三境則無愧焉苟利一身
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濟之旨也至順帝時
漢安元年壬午歲正月十五日午時感金
闕後聖玄元道君即老君下降以正一盟
威法籙三五斬邪之劒都功版券職籙以
授之遂服丹戰鬼置立治庭而後太上復

以三洞衆經九百三十卷符籙丹竈祕訣七十二卷并冠服等以賜之至桓帝永壽元年屢授此經并五方五斗真經至永壽二年夫人雍氏同時白日昇天位爲太玄都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也

太上所授經訣即法也經中字字皆是要法奉道之士悟得一字一句一法一訣得離迷途直趨道岸道陵二字乃天師之名誦經至此雖臨文不諱然起敬之誠當以真人二字代誦之

是時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

按四十二章經佛言人離惡道得爲人難既得爲人生中國難既處中國遇道者難又云世間得人身者如指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之上太清境黃庭經云人以精爲母以氣爲主五臟各有精精中生氣五臟各有氣氣中生神神能生壽長生保命鍊精爲丹養氣爲神真仙上聖修真養氣自然而然內真外應有作必成自凡入聖

男子之生先生右腎以外精而内血陰爲裏也女子之生先生左腎以外血而内精陽爲裏也腎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腸小腸生大腸大腸生膽膽生腎腎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

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經十二經生十五絡十五絡生一百八十繼絡一百八十繼絡生一百八十纏絡一百八十纏絡生三萬六千絲絡三萬六千絲絡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萬四千毛竅三百

日胎完氣足靈光入體與母生離而爲人也人身難得信有之矣聖人應運二萬年爲一刼二千年爲一小刼降世賢人五百年然後一間世老君大聖人應運衆生得遇演說正經實難可得見矣得遇之人不

生信向痛可惜哉夫天地之間人爲貴人最靈上界爲聖爲真亦人能也下界爲鬼爲畜亦人化也善善善登上界惡惡降下世所以陰陽二炁得天之命令方得爲男爲女有若針芥之難投聖凡之難遇也哉

道齡受先師之祕旨太上曾以三十二字真玄之竅訓度祖天師張真君云人身難得真妙難逢忽然輪迴去無所從學道之士誠以守中自然湛寂與天地同此乃祖師得道之徑路也今道齡不敢固蔽併註此章願與同志共爲進道之萬一云耳

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種罪根多肆巧詐多恣婬殺多好羣情多縱貪嗔多沈地獄多失人身

夫人若失真道即入邪宗也罪根者指下

文十惡業也巧詐者乃口業也婬殺者身業也情愛貪嗔者乃心業也罪根既植諸惡熾然而生墮於地獄失却人身也此章言多字之意者乃訓下愚非為上智之士言之也

如此等緣眾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已上諸多業報因緣乃太上明開大道彰施法網以示眾生不可觸入犯之以墮地獄失却人身而人自不省悟衣冠足以備禮禦寒蔬食堪可充飢養素道德以富潤

其身詩書以增廣其志祿仕可展其學藝
業可贍其身而却不守其分不知其止不
收放心不求真道恣情縱慾迷惑妄想膠
膠擾擾念念馳驟步步投於惡業網中是
誰之過歟

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法教爲説良縁令
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了悟此因長生
人道種子不絶世世爲人不生無道之鄉不
斷人之根本

道由路也乃日用之間人倫事物所當行

之理衆人之所共由者以教門言之道在
太極之先超乎天地形器之外是未有天
地萬物之初已有此道剖判之後在天爲
日月星斗風雨雷霆在人爲仁義道德在
地爲草木山河在序爲春夏秋冬在時爲

冷暖晦晴在教則存誠鍊性在法爲功賞
罪刑故太上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
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吾不
知其名强名曰道佛氏亦以未有天地之
先爲吾真體先儒推原來歷謂由太虛有

大之名由炁化有道之名天之所賦曰命命即令也人之所受曰性性即理也天無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炁到這物便生這物如分付命令一般性是仁義禮智性之與命未嘗偏塞但人稟受却有清濁長短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有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也若人稟氣至清至粹則爲聰明神聖人也若清粹而高明則爲富貴壽考之聖人也若高厚悠長則爲聰明智慧忠正賢良節義之士也若稟氣薄惡而短者則

爲悖逆兇暴邪佞詭譎狠毒愚癡貧賤之
人也此善惡雖因人之所禀亦由炁之所
生也太上憫念世人故傳經訣以垂正教
喻世法以說良緣善巧方便調攝衆生使
其知道知身悟性悟命自獲真種既獲真

種則長生人道世世生生若不棄背則不
斷人之根本也此經太上豈特專爲汲引
下士之設若上智之士於此肯爲究竟念
念在斗息息存真則列仙有日矣
更能心修正道漸入仙宗永離輪廻超昇成

道

太上大慈大悲至仁至聖教化羣生諄切
至再始憐衆生禀受天命因無定故乖違
人道不覺沈淪遂宣要法言人迷真道而
不悟種罪根而不知故令知道知身悟性
悟命皆憑道生不斷真種此章又慮世人
不能出三界也謂道既能知更當修習時
時不捨拳拳服膺漸入初乗積習既久守
而不失用功用力至於徹悟休歇之塲入
仙宗離輪廻成正道也

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可以本
命之日修齋設醮
示汝者謂天師也妙法者即指下文於本
命修齋設醮也天民者謂世人乃天所生
之人民命天師廣垂濟度也如伊尹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是
也雖然令其歸真知命卻無下手之處於
此可見矣太上慈悲方便開發衆生以六
十日內令認取本命之一日清心齋戒制
魄拘魂隨力醮獻投詞拜表禮號誦經俾

初真之士不煩不簡不厭不踈易於入道使其漸漸修習行之既久於日日時時皆是本命如此勤求不怠珍重護持其功德力不可稱量也修齋設醮者道以齋爲先經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

學道之士雖修齋而不持身口意業之十戒是空守節食於事無益反招愆也設醮者召也即召三界真靈也又曰詔欲人人啓寸心之誠拱伺帝之詔也又曰照乃然燈照人我之性也此乃醮之意也齋法有

三一者設供齋修齋是也可以積德延年
二者節食齋又名祭祀齋謂不飲酒不茹
葷可以和神保壽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
謂疏瀹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
也剖擊其志絕思慮也夫無思無慮則專
道無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也
心齋爲上節食次之設供齋爲下北斗七
戒序云太上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
得生正法難遇三者既備幸莫大焉且夫
天無私親常與善人苟能遠惡以從善捨

妄以歸真者道豈遠乎哉然而道雖無方
學則有序修真之要齋戒爲先戒有七條
第一戒者不得捨諸正念妄起非想因以
成趣與道相違常當存神炁海入彼妙門
第二戒者不得顯露馳騁洩慢靈文常宜
慎密晝夜護持七年有功許傳後學第三
戒者不得臨弔喪孝履諸厭穢致引外觸
干犯正真常須澡潔内外清虛第四戒者
不得食諸臭敗三厭五辛招集尸穢濁亂
三宫常咽津液蕩滌靈源第五戒者不得

面北便溺裸露三光冒觸神明致招殃咎
雖居幽室亦當迴避第六戒者不得酒食
醉飽作樂無厭昏亂神炁閉塞靈關常須
節約以適其宜第七戒者不得交游非類
妄習異端執心不一自無指歸常依正教

不生疑惑以上七真之戒正是北斗經中
之事實爲玄功之初基登真之要路各當
遵奉毋替初心倘如戒言則七戒仙官無
不擁護留恩降福矣

啓祝北斗

北斗居天之中爲天之樞紐斡運四時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六甲二十八宿諸仙衆真上自天子下及黎庶壽祿貧富生死禍福幽冥之事無不屬於北斗之總統也人若誠心啓祝叩之必應

三官五帝九府四司

按玉樞經云天官解天厄地官解地厄水官解水厄五帝解五方厄東方青帝主木管肝護魂西方白帝主金管肺侍魄南方赤帝主火管心理氣北方黑帝主水遍血

中央黃帝主土脾主中宮主領五臟人配五行受形三官五帝無所不關也九府者上元三宮九府中元三宮九府下元三宮九府合二十七府上元三十六曹中元下元各四十二曹計一百二十曹總領天上天下人物靈仙鬼神羣類萬物悉皆關會斗宮以通內外之職四司者天曹四司則司命司錄司非司危地府四司則司命司錄司功司殺與三官五帝九府同檢察人間之罪福也太上垂教度脫此有相之外

緣使人知懼改惡向善也若人以無爲而
內照之則諸神司皆備於我之身矣人形
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
地北極爲天之中央却在北故人之百會
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往來只在天之南
人之兩眼皆在南也北斗運轉四時旋行
羣曜人心具衆理應萬事握化萬二千精
元神千二百形影神流轉血氣通運百關
衆神共護於心也三官者三魂也又即人
身之三元天地水三穴也五帝五臟也九

府者九竅也四司者四肢也人能降制九竅攝養三魂調順五臟保運四肢不著邪境自戒俗情斷絕人我屏去是非漸入真道豈不快哉

薦福消災奏章懇願

世人於本命之日祈恩請福延壽消災懇禱之情具於詞章奏狀啓祝於北斗幷諸司聖真者乃太上布法橋於迷津援衆生於大道人能知悟此身得遇良緣到於彼岸如犯罪入久禁囹圄之中幸遇曠蕩之

恩當省躬責己改過知非洗濯其心以去
惡沐浴其身勿染宿污則因其已新者而
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無有間斷則可爲善
人矣若恃有再生之路可延之門舊惡不
悛新惡復造是知法令以故違憲條棄性
命而就死地淪沒迷途墮沉惡趣失却人
身悔之晚矣

虔誠獻禮種種香花時新五果隨世威儀清
淨壇宇法天像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
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

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衰洗蕩福壽資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尅期安泰

虔誠獻禮者即祭神之義也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祭者誠之至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虔慤也哉威儀者內起恭敬悚懼誠恐之心外見仰瞻稽顙俯伏跪拜之節皆得其儀也臨蒞其民尚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況朝

禮聖而無威儀是不敬也隨力建功着乃

高下陳設而不拘也上至王公大人尊宿長者德行偉人建齋設醮下及中庸貧病甘節苦行之士蠻夷賤隸之屬獻花酌水各盡己力陳以薦誠惟務精潔却不可居奢用儉處富用貧慳悋輕率穢觸嗔怒殃禍立至矣念此七元真君名號或禮本命真君須是滌除萬慮清淨身心塵念不萌然後誦之口念不如心念忽尔一見本心方是不負太上老君垂教之意當得尅期安泰而善果臻身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一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二

寸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二 十二

玄陽子徐道齡集註
乾陽子徐道玄校正

於是說大聖北斗解厄應驗曰、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厄

三災者乃星名也按玉樞經云世人欲免三災九横之厄即於靜夜稽首北辰又按告斗之法亦有置三災星於斗口之前供養者良由此星操惡於諸惡之首也人命遇之能依法醮禳無不獲應矣又三災者

雷嗔為天災火焚為地災覆溺為水災此初學之士不得真道在於梏圄之中厄運交會未免有此災厄今者幸遇禳解此二十四厄靈符若能持誦斗經禮拜斗懺認本命星君焚化靈符則可免也上智之士更能修鍊成真出乎天命氣數之外豈有此災并諸厄難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四殺厄

殺者即殺伐也蓋正人禀正炁惡人會惡殺也又四殺者四時不正之炁也春感之

爲瘟夏感之爲瘧秋感之爲痢冬感之爲
嗽故曰四殺陰陽中之四殺者丑未辰戌
居不正之方也又四殺與三殺七殺皆土
家之惡神殺也若人犯之撓害非輕若能
依法祈禱解禳則百無禁忌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
五行者即五臟也一經受病則一身不安
也玉樞經云五行奇蹇九曜欿歁誦玉經
天尊命本人家司命六神上請北斗解一
切厄若有此災依法保之禳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

六害者即身之六賊謂眼耳鼻舌身意也若不禁制則有害也玉樞經云三刑六害隔角交加若能預防朝真禮斗則可以解禳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七傷厄

七傷者人之七情謂喜怒哀樂愛惡慾也一有過度則傷身也又名七殺也解之慎之則無傷害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難厄

難者難也即世人之身難逃之惡疾也謂
癱瘓癲癇風癆蠱癩此八者若非先曾延
奉斗真今不能全備其體離其難也又八
難者乃八景之異名也經云昊天諭三界
真仙聖衆曰汝當戒八漏方可脫八難若
能脫八難方可入三清八漏者目淚肝之
漏不息壽不齡鼻涕肺之漏損則病必成
口唾脾之漏去多勞本形外汗心之漏不
收死不停瞬涎腦之漏不閉神不靈小腸
漏於腎不祕絶不生夜夢鬼與交神漏太

分明婬慾不度節身漏無可憑如是八般漏乃爲八難行若人奉北斗七情不妄驚情旣不爲害八難厄亦輕上智之士依而行之則能超脫也其有世人覺疾之作急當絶慾減膳志誠齋戒告斗誦經佩服靈符則可消禳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

九竅不制則起婬慾縱貪嗔之心也又即九曜歔欷是也若能精修寶鍊奉斗朝真則何災不滅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

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世人夫婦失於婚合有犯神殺致生災厄北斗乃玉樞所司凡有此厄難至誠齋戒誦經禮懺告斗焚符以消禳之則夫婦和睦子孫昌泰也今人有妻有子或起婬泆之心或覬隨奩之產三妻五妾別籍異居爭財妬色蠱媚魘詛俾夫婦參商父子狼虎至於遭刑蕩產殞命喪身者有之此自作孽也欲禱之於神而神豈受不

臣之請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
子災嗣絶所致多端但以幼吾之幼以及
人之幼更能立功種德則斗直不待禱而
令解其災不伺求而默賜其子納寵倖妾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産生厄
婦人不擅專房之寵不懷嫉忌之心即無
産生之厄子孫亦衆多也若能改過首謝
斗宮朝禮寶懺佩帶符篆持念所屬本命

真君名號能解厄難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復連厄

按玉格云諸一切人雖有智能事多齟齬或成或敗徒有虛名疾病不痊婚姻失時亦無嗣續或生男女不能長養而卒萬事

不能從心者謂犯復連之皆是先亡不得超脫久久無人濟拔雖百千年終不能受生宜解之鍊度生界見在生人自然榮達作事遂意道齡訓玉樞經勞瘵乃尸疰之所致也尸疰變狀不一有傳尸殗殜肺痿

骨蒸復連五種皆由虛損得之病源從胥
起傳之於心則驚悸少氣夢見先亡故本
經云先亡復連是也或問先亡不得超脫
復連六親人何能知曰若犯此厄則感此
病也旣羅此厄急宜寡慾清心餌藥吞符
祈告斗真超度祖玄俾亡者獲生善境存
者厄解災消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癘厄
按消災經云若太白火星入於南斗則於
國於家及分野處作諸障難者念此陀羅

厄加持其災即除移於不順王命悖逆人身上受者佛豈移災乃爲逆之人自招致耳疫毒流行患病鬬門亡歿者蓋人居常不孝不忠不仁不義不敬天地不懼神明不禮三光不重五穀不修香火不貴其身恣意烹宰厭穢腥羶惡類相漸惡業相似惡氣相合之所致也若能修改自無此厄倘有傳染則齋戒禮斗佩奉靈符即得解禳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

況痾痼疾宿有冤愆暴病卒患因無攝養急須醮謝真君加之法藥相助必得扶衰解厄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

邪妖尅害葢心懷不正之感招精魅纏乃忘失奉真之故也若能依法禮斗朝真藝示靈符更尋天罡之所在能感正炁以摧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

陸逢虎狼蛇虺舟迎蛟蜃魚龍此乃動之

厄理之常也若人先能皈命玉樞投誠斗府持念經號佩帶靈章預爲防之豈遇是厄設或遭遇急投符於水火之中則其應如響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蟲蛇厄

鳥鼠送妖蛇蟲嫁孽蓋人日常治家不理殺盜邪婬觸犯禁忌干瀆神聰遂致六神不居蛇怪乘間而入當持斗號懺謝過愆肅清家舍焚示靈符自感真炁以遣禳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賊厄

此乃慢藏不謹之自招積埰負償之所致
人能預伸告解愼防不虞即得免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
若人妄遭擄掠非罪干連或羅過悞之愆
或被虛誣之執陷在縲絏之中備受枷棒

之苦情雖負抑獄案文成官府避罪以稱
疑家屬訴冤而不理當至心齋戒剖露衷
情具章啓奏祈告斗宮坐禁者亦齋心默
禱內外合誠必能感格使之陰報陽應審
理平反則解其厄也故犯法禁其可解乎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橫死厄
非正命者皆名橫死若知有此厄難當建
善功積陰德懺過省躬懇告斗府佩帶靈
符必有起死回生之驗也若覆壓於巖墻
之下刑戮於桎梏之中是自取其橫死非
天爲也禱之無益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呪誓厄
盟詛呪誓蠱媚魘禱事有多端有希求愛
媚者離間親情者有辜恩負義者設誓違
盟者有栫財不均者受抑無伸者有欲令

死者使其疾苦者有信巫覡妄執人魂令其顛倒迷亂者或陰沉不語久伏於枕席之間者皆人身心不正或事處於過不及之偏之所致也若能退思於釁端推究損已責躬改已往之愆非修未來之善果更誦大聖之名號佩藝上帝之靈符即可解禳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羅厄

天羅者乃天理也地網者乃人事也若爲人上不犯國法下不逆人倫則四方上下

皆得通行也永無羅障網罟之厄人若起是念必罹此厄違是道必遭此刑但能不越五常明立三綱更誠心澄慮以朝斗真則永得延生而入仙道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網厄

此章上文併註已明未竟其說又地網天羅者即憲綱條格也世人不思富貴貧賤乃命分已定却不安分不知止違天命悖氣數作非法以犯國法棄性命以喪身命其地網天羅之厄豈能逃也人能安分懷

刑保身守道更能禮斗朝真則自無此厄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獄厄

此經功霑水陸善及存亡若人宿有寃業身謝之後執對冥府陰司孝子順孫欲追九玄與之告斗禮懺赦其罪尤則生歸善人之道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一切厄

太上垂教演說妙經使人延生保命度厄消災此諸厄難舉其大槩耳玉樞經有云

北斗解一切厄世人但有厄難虔誠朝禮
修設齋醮禮懺誦經焚符持號則無不響
應也
於是七元君大聖善通靈
此篇乃入道修真之徑路延生禮斗之樞
要解厄消災之訣法回生起死之關揵也
太上列此於諸厄之後者欲人依法修持
則無諸厄障自然昇真證道也此言初真
學道之士及善男信女若發誠心於此七
元君降臨之日依科行訣誦經焚符奏章

上表則七元君之威力神通大聖妙化善
明萬靈之靈也
濟度諸厄難超出苦衆生
世人若欲消災謝罪解厄釋難告斗度恭
無不遂願以拔衆生沈溺之苦趣也
若有急告者持誦保安平
若人家或病或難或産或災或求嗣續或
保延生急宜誠思定慮認本命星君之號
持是訣誦是經焚是符則得家道清靜而
患難免期安泰也

盡憑生百福咸契於五行

斗真七戒云不得交游非類妄習異端執心不一自無指歸常係正教不生疑惑人能盡心竭誠依憑經訣證道修真斗司當與其百福所爲所作皆默合於五行造化也

十二 九

三魂得安徤邪魅永消停五方降真炁萬福自來并

三魂安徤九靈屏跡我之五臟自生真炁真炁既生永保利貞則萬福自然合我之

體也
長生超八難皆由奉七星生生身自在世世
保神清
三既得萬福来合我身則八難自然超脫如
此則長生之道備矣本自七星之玄靈敬
奉而得致也若能依前安置三魂調理五
臟收三尸拘九靈離八難則是奉北斗之
功驗矣必使其人生生不入梏圄得以自
在與道逍遥則世世神清也
善似光中影應如谷裏聲

既得生生自在世世神清則元靈生慧光能燭萬物曲直之影是以有諸內必應乎外也

三元神共護萬聖眼同明

學道之士若能修持到此地位則天官侍我魂地官侍我魄水官侍我神如此飛昇金闕遊宴玉京則萬神萬目自然瞻禮而敬仰我也

無災亦無障永保道心寧

此篇包括經中旨要盡於此矣若能精修

斗訣深造斗經則又豈有災障而永保泰
道之心安寧也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衆星共之
志書載北辰者北帝也一名北極亦號太
辰故辰極爲天心以正萬物北極爲天樞
以居其中不動爲炁之主故衆星環繞而
歸嚮之或言北辰垂象一句北之一字恐
是此字指北斗而言庶與上下章旨貫通
也道齡謂北斗爲萬象之尊魁罡運轉晝
夜常輪則衆星皆隨斗柄而行曰北辰者

即北斗也北斗七星在太微之北微垣北極之前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吾夫子言政喻如北辰爲政以德者即北斗斡運陰陽出內生死建四時統萬靈豈非政耶此夫子至聖之論也謹按別本延生經云太上曰天一生水生自北方故紫微之垣高崇北辰北辰之宿列爲七元首引貪辰尾明破曜中立文曲以爲天地之樞紐也又三台星世爲北斗之華蓋玉樞經云北辰之上

上有三台其星並纏形如雙目疊爲三級
以覆斗魁是則皆與本經曰北辰即北斗
又明矣雖然尚期待真人至士更與發明
而加訂證之
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
御萬靈
在天爲北辰在人曰性真北辰皆統衆星
令三界而運造化正二三月斗柄昏建
寅卯辰之位以生萬物四五六月建巳午
未而長養萬物七八九月建申酉戌以成

熟萬物十月十一十二月建亥子丑之位
而收藏萬物斗杓不運則四時不節五行
不應寒暑失度陰陽不調生物不成矣所
以爲造化之樞機也性真能宰萬靈分善
惡辯是非也

判人間善惡之期

世人以專行善事而多災禍者蓋善功未
足善功旣足其福至矣金剛經云受持讀
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

滅是也有專行惡事而享福者乃惡未滿其惡盈時大禍至矣故太上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蓋善惡之事各有期限者太上好生之德也爲善者伺其大善具是爲惡者伺其改悔善惡之期斯可明矣今人始

務爲善或持齋而不戒或禮斗而生嗔不依經旨而行持不求玄竅而進道誦經一過二過便願福壽兼全僅持號百聲千聲急欲資財茂盛倘有事物之違心或生艱難之阻障不能順受怨道咎師盟神詛佛

是謗法之罪人也若爲惡之人禍患在於隱微之間而未見即能悔過遷善向道歸真則百千萬惡即爲消滅謂如積歲堅冰若慧日一照渙然而釋是以小惡不可不戒小善不可不爲過勿憚改改之在速改過向善宜在限內設若過期禍將及矣孟子曰如知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司陰府是非之目

北斗聖功豈能盡述然以此章言之下司神靈枉直功過鬼官邪正懃怠若爽幽魂

之昇滯四生六道之轉輪悉總屬於綱領也

五行共禀七政同科

歲星屬木角斗奎井四宿同科熒惑屬火尾室觜翼四宿同科太白屬金亢牛婁鬼四宿同科辰星屬水箕壁參軫四宿同科鎮星屬土氐女胃柳四宿同科外有房虛星昴四宿爲之日宿乃太陽之舍配之屬火心危畢張四宿爲之月宿乃太陰之舍配之屬水四七之星配五行二曜亦謂之

七政北斗者天之體也五行二曜者天之用也故一體一用係乎動靜一動一靜係乎陰陽一陰一陽係乎天地一天一地係乎水火一水一火曰造而化之也造化之機璇璣是也所以北斗總動靜體用陰陽

水火天地造化也然七政之用與北斗雖同科目原夫斗之為義大矣哉斗字從十從二斗總中天斡旋運度建四時以制八方均五行以齊七政為斗之用皆合十二數也在三清生九炁九炁生昊天紫微北

極成十二位也在北斗七明二隱合三台
亦十二位也在人身有五臟七竅在陰陽
有十二支在人身有十二相屬在周天有
十二雷門一年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時
以此推之信乎天上地下無一物不係其
斗之總統也同學至人能日日朝真時時
禮斗自感斗真降真炁於身以延其生也
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
太上垂慈說此經訣本以消災度厄而回
死注生者雖天命不可改移亦由人之修

積故死可回而厄可解天定能勝人人定
亦能勝天道齡伏覩太上洞玄靈寶朝天
謝雷經中所載太上宣揚一事則知回死
之功在人修積龍漢九年東平之郡義保
之村有一人姓趙其性擁腫撲也忽因所幹

步入州城路逢卜士云彼火色三日之内
必受雷嗔是人歸家略不少露至第三日
果大風雷雨黑暗乾坤是人曰天來誅我
我當走野免致驚懼雙親以嚇弟兄於是
執傘速至東郊外伺誅此一時地雷知念

飛稟即差天雷司猛吏章判官化作一俗
人察此一事飛至傘下共之同戴是人曰
天欲誅我我來待死汝速避勿在此久留
要傘將去章判官飛申天雷上奏
上帝帝感如此加與三紀壽千日官祿緣

十三 十四

其三事善釋三世之罪一知雷嗔不說是
敬天也二走野待死者是愛親也三與合
傘人言汝速避又與之傘者乃利人也因
此三事遂得榮昌子孫綿遠回死注生之
功豈非人之修積也耶

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則殊途命分俱
無差別
天地乃一炁人物無兩途昔漢明帝於終
南山遇七元真君素衣垂髮帝稽首問曰
未審是何仙聖真君曰吾是北斗七元真
君下遊人間察録善惡帝叩頭再拜云仙
者掌握何事真人曰吾上管諸天星宿下
管五嶽四瀆三百六十名山三十六洞府
地仙河源水族盡屬吾之所管并下元生
人年命長短衣食官爵疾病刀兵刑獄分

野興廢並是吾之僉註帝曰如朕還屬上
真管否真君曰子雖爲人主命與庶人一
同帝拜曰凡目不識上真乃再啓曰朕欲
求長生之道可修否真君曰子要求至道
脫死昇天子須堅勤何慮不得帝曰朕幸

遇上真願賜傳授朕修事不虧兼緣繪真
像畢生供養真君曰子至告於吾不可不
傳緣子宿是上仙墜爲人君吾今所宣是
玄真祕術子須密行不可漏泄須發大願
恭天順人慈和心性淫慾懈怠殺害妄想

切在戒之欲得道通聖但依二時交乾步
斗呑符誦呪存想醮拜功滿之日自然昇
仙矣帝曰朕當依法奉戒真君曰子當諦
聽修身鍊形常至子後午前存身爲枯樹
以左手中指中節上緊掐定後想空身爲

一團真炁畢却想真炁爲一真人青龍從
肝出左白虎從肺出右朱雀從心出頂玄
武從腎出足四神侍衛從乃步斗凡步斗
春夏從魁星起秋冬從罡星起皆先從左
足欲步斗時先以兩手中指中節緊掐口

中默念魁𩲃魋𩳲魓𩳐魒然後起左脚存斗蓋於頭以魁星在前罡星在後仍存金光照人即叩左邊齒七通呪曰上方世界八千人下方治地四將軍三五吏兵除惡鬼四六童子護我身六甲直符祛厭魅六丁玉女守吾身左有青龍右白虎上有朱雀下玄武前有功曹後主簿却除妖魅并厭魘蠱一切厭穢不得住須臾不去舉天斧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然後叩右邊齒七通呪曰太寧九宫太乙守房百神參位魂

魄和同長生久視塞滅邪兇急急如太上
老君律令真君曰此呪是太上金口所宣
子當持此二呪神將靈童玉女自然隨子
身守護驅使也瘟瘴傳尸刑獄刀兵永不
近身帝曰上真到何日降下人間所食何
物願賜一言朕當供養真君曰正月二十
五二十六二月初二初七二十三二十六
三月二十六四月十七二十七五月初五
十三二十日六月初四初八七月初四初二
十四八月初二十一十九二十十七九月初

三十八十月初十二十六十一月初一初
九十七二十五十二月二十日及每月初
三二十七日庚申甲子吾下遊世間當以
新熟果餅名華香藥細酒棗湯供養凡欲
供養先以舌拄上齶存舌爲度仙橋一道
存五臟中出五色氣爲五條五色祥雲乗
起其橋直至吾斗中默呼直年直月直日
直時使者從橋上去吾斗中云弟子某有
某事請告於吾若見斗中一人如玉女托
羊頭者名曰孿羊使者次見一人左手執

劒右手托華盤者名曰陀羅使者此二人先來檢校所有供養不精專及穢觸皆此二人奏報若有異香紫雲入室者是吾七真及左輔右弼下降也子須於迥靜室中供養不得嗔怒常須歡喜勿令女人孝子僧尼等見如見觸於吾禍殃立至若能修行專志一有災厄之時但焚香告吾災禍自免不得妄為令道齡得此真玄之迹不敢自秘而獨善其身故載此章惟願上智之士依法修持必獲感通以遂昇真證道

也

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延福延生莫曉皈真之路

斗為天地之準繩斗乃陰陽之陶冶生物生人運水運火故成四季令萬靈振十方冠三界自三清昊天玉樞之尊復有如北斗功德之大也耶人人頂戴北斗而不知身屬於斗卻不精勤朝禮而修奉世人未免乎災患不臨身也繼然學道而道淺未

學之人猶不免况在俗之人名利役其心而不知止酒色揺其精而不知戒厄會之時災患必生災患至矣尚不覺悟而皈眞解謝惟信巫覡之妄烹宰羶腥以爲祈禱或偶得痊瘥便爲受神之福如其死亡則謂神不保庇也間有服藥多害物命者嗚呼爾欲求生彼亦惜命安可忍乎凡諸此者皆是不知解謝之門也知其門者則始於肹視服藥未愈禱之祖先祖先未應次求法助未驗必獲罪於天命災於星𣢾矣

必當以善功解之豈不聞春秋宋景公熒
惑守心度主宋國災子韋曰禍當君可移
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
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曰
歲若饑人饑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

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熒惑乃退三舍信
乎人之有災患可不以善功解謝之人能
興一念之善行一善行則感鬼神動天地
矣人有災於星數當求懇謝自認本命所
屬星君解禳災咎更能三省其身思愆悔

過至心歸身歸神歸命懇告斗宮則可以
災患消除延生益筭矣此乃解謝歸真之
門路若不以良醫藥餌治病爲功又不以
告斗祀先爲恍者則災將重矣病將危矣
死將至矣

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纏或重病不痊或邪
妖尅害連年囚篤累歲迍邅塜訟徵呼先亡
復連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若有此危厄
一如何救解急須投告
北斗醮謝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方獲

安泰以致康榮更有深妙不可盡述
凡愚之輩迷謬之人貪慾是務惟利是圖
蠹公營私損人益己信巫覡以禱祭淫祀
啖官吏以吞併善良恣慘酷以拷捶奴婢
逞顏色以嫉妒糟糠不有天地豈懼神明

如此不能覺悟沉淪又作諸業轉生迷謬
至於惡積禍盈時移事退病患來侵妖邪
踵至人欲既盡天理昭回自於心上幻出
許多危厄也太上慈悲大開解謝之門直
指歸真之路若能悔懲首過不蹈前非投

詞具奏醮謝真君禮認本命又能修真向
道即康榮也更有深妙不可盡述者太上
略示下文北斗真形名號靈符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二

共八
奴十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三

寸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三

玄陽子徐道齡集註

乾陽子徐道玄校正

凡見北斗真形頂禮恭敬

奉真之心常如整巾戴帽斯須不可離也朝真之誠當如面君事貴絲毫不敢怠慢則能感格於真靈矣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子生人屬之

經云凡人之生皆是天炁正北位居中一炁生水萬物皆因水而生故北斗居中天

而旋回四方主一切人民生死禍福北斗
第一貪狼星爲東斗主筭第二巨門星爲
西斗記名第三輔第一第四輔第二第六
武曲星正居本位爲北斗落死第五廉貞
星爲南斗上生第七破軍星正居中位爲

中斗大魁總監衆靈凡一切萬物生死皆
屬北斗洞明星外輔周廻隱光內弼指十
二辰濟生則總曰璇璣玉衡度死則總曰
豁落若有衆生遇其疾厄隨方禳謝禱醮
善無不應星君名魁字貪狼又名天樞又

曰正星主陽德七陰名扶真君北帝神呪經曰名格字露神子又名天英字子然居太上宮青城玉樓中配事于天主天元并身子生人屬之管太陽真君室壁奎婁四宿節候陽明春生萬物所屬秦地徐州分野為天之太尉司政主非總九天上真中監五嶽飛仙下領後學真人天地神靈功過輕重莫不隷焉漢帝於終南山遇七元真君素衣垂髮帝問上聖真號七聖曰吾真號貪狼星名玉華靈皇夫人居靈華天

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合縱景萬化隱天訣云北斗第一星中名太一宮帝變隱逃光宮中有帝君內妃名太一法垣字幸正扶著黃錦披丹青飛裙頹雲髻又星君姓上靈諱搖天楗戴九色芙蓉之冠絳衣紫裙九色青帔躡鳳文之履變形如鬼神披髮向上赤色面青左手持白棒右手按前又真形戴九晨玉冠青羽飛裳執斗中玄圖曰據斗真人號玉皇九宸君又曰樞宮大聖魁星君然燈曰身星明暗以驗吉凶

真符曰延生之符諸在仙經隱名隨法立號也星圍九百二十里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人屬之星君名魁字巨門又名璇又曰法星主陰刑又名嬰真君又名正字貞文子又名天任字子全居中元宮五色玉樓之中配事于地主地元并命丑亥生人屬之管太陰星君胃昴畢觜四宿節候陰精秋成萬物所屬楚地益州分野為天之主宰主祿位上總天宿下領萬靈及學仙之人諸以學

道及兆民宿命莫不隸焉又真君素衣垂髮名安上神華夫人居神華天又第二中元宮帝保胎化形内嬪名太一三炁字羅朱嬰赤錦披緑羽飛裙又姓育嬰諱激明光戴五色飛雲之冠紫衣黃裳七色錦帔躡虎文之履變形如美婦人披纓絡戴五色華冠執通明之扇以青衣女子侍從又真形戴玄精玉冠玄羽飛裳執五色羽節曰皋斗真人號玉皇北上宸君又曰璇宮大聖魁星君然燈曰命星真符曰度厄之

符星圍五百五十里

北斗第三眞人禄存眞星君寅戌生人屬之

星君名䰟字禄存又名璣又曰令星主中

禍又名兆眞君又名機字衛府子又名天

柱字子素居眞元宫黄臺玉樓之中配事

于火主日元并福寅戌生人屬之管水星

眞君參鬼井柳四宿節候眞人所屬梁地

冀州分野爲天之司空主神仙上總九天

高眞中監五嶽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眞仙

之官莫不隷焉又眞君素衣垂髮名靈精

玄黃夫人居玄皇天又第三星真元宮六
遁七隱上元丹母名太一虛夷字仲雙兆
青錦披繡羽華飛裙又姓歸幷諱處衆踏
戴七色寶冠黃衣青裙五色絳帔躡龍文
之履變形如二十歲美丈夫花貌披草衣
執筆多正面而立又真形戴飛雲寶冠青
羽飛裳執斗中青籙曰履斗真人號玉皇
主仙華宸君又曰璣宮大聖魋星君然燈
曰福星真符曰保命之符星圍七百二十
餘里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卯酉生人屬之

星君名魁字文曲又名權又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又名盤真君又名光字子惠子又名天心字子裘居紐幽宮朱臺玉樓中配事于木主月元并禄卯酉生人屬之管

十二 四

火星真君張星翼軫四宿節候玄冥所屬吳地荊州分野為天之遊擊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北帝三官下監萬兆伐逆不臣諸以凶悖莫不隸焉又真君素衣垂髮名上靈神妃華皇夫人居華皇天又第

四紐幽宮帝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名太一
七烈字横單盤紫錦披黄華羽裙又星君
姓靈樞諱摇天柱戴六色盤龍之冠白衣
絳裙三色黄帔躡龜文之履變形披髮執
文字騎五色雲龍如婦人面回視廉貞星
又真形戴三華寶冠丹錦飛裳執玄靈之
節曰步斗真人號玉皇玄上飛華宸君又
權宫大聖魁星君然燈曰祿星真符曰益
筭之符星圍八百里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屬辰申生人之

星君名魁字廉貞又名衡又名殺星主殺
有罪又名蘭真君又名横字子衡子或云
不附子又名天禽字子公居綱神官素臺
玉樓之中配事于土主江元并官職辰申
生人屬之管木星真君角亢氐房四宿節
候丹元夏以長養萬物所屬趙地兖州分
野爲天之斗君主命祿籍中統鬼神簿目
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莫不總統
又真君素衣垂髮名靈妃元皇夫人居元
皇天又第五綱神官變體易景斗中大女

名太一欎昌字壽丘蘭朱錦披紫青飛裙
又眞星姓上開諱變五道戴五色華冠青
衣白裙四色絳帔躡雲文之履變形獨暑
騎白龍戴七寶冠從者四人各執戟從下
又真形戴七寶飛天之冠白錦飛裳執青
炁籙籍曰躡紀真人號玉皇金剛七晨君
又號衡官大聖魁星君然燈曰官職真符
曰消災星圍七百二十里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巳未生人屬之
星君名魁字武曲又名闓陽又曰危星主

天倉五穀又名定真君又名衛字大卓子
又名天輔字子卿居紀明宫玄臺玉樓之
中配事于水主河元弁壽已未生人屬之
管土星真君心尾斗箕四宿節候北極三
冬以收藏萬物所屬燕地揚州分野爲天
之大常主升進上總九天上真中統五嶽
飛仙下領學者之身凡功勤得輪轉階級
者悉總之焉又真君素衣垂髮名北上金
蓋中皇夫人又第六紀明宫帝隱迹散炁
斗中中女名太一炁精字抱定陵青錦披

青繡飛裙又星君姓明靈諱昌上元戴翔
鳳之冠玄衣錦裙龍文虎帔躡花紋之履
又變形象頭人面仗劍披纓絡又真形戴
飛精華冠紫錦飛裳執斗中玉冊曰步罡
真人號玉皇北宸飛華宸君又號閶陽宮
大聖魒星君然燈曰壽星真符曰散禍之
符星圍七百里

北斗第七天衝破軍關星君 午生人屬之
星君名魒字破軍又名瑤光又曰部星亦
曰應星主兵又名淑真君又名行字太賓

子又名天衡字子翹又二名字一曰天蓬
字子禽二曰天内字天成乃隱曜名也破
軍星君關會宮九色玉樓之中配事于金
主海元并妻妾午生人屬之管金星真君
牛女虚危四宿節候天關所屬齊地豫州

分野爲天之上帝主天地機運四時長短
天地否泰劫會之數莫不隷焉又真君素
衣垂髮名玄上真皇夫人居真皇天又第
七關會宮帝分景萬形斗中少女名太一
郁墨字天凡叔丹錦披青華明羽裙又姓

玄樞諱開天徒戴七星之冠丹衣錦裙虎頭文帔躡獅子文之履變現猪頭八面手持歡喜糰變形披白素衣口吐赤炁光明奪日立斗柄之頭又真形戴九雲之冠九色錦裳執揮神之策曰乗龍真人號玉皇

總靈九元北蓋晨君又曰瑶天宫大聖魒星君絥燈曰主妻妾真符曰扶衰之符星圍九百里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星君乃天之玉帝之星上總九天下領九

地五嶽四瀆之仙官居帝席宮內紫炁玉
樓之中姓精常諱上開字正延戴飛精寶
冠九色鳳衣手執火鈴變形紫袍腰金帶
幞頭執笏又隨諸國宰輔之服曰遊行三
命真人號玉皇帝尊元晨君又號帝太常

皇夫人居太常天又第八帝席宮帝化日
月水火斗中高皇左夫人名太一石啓珠
字落落茂華紫錦被繡羽飛丹裙所屬燕
地并州分野乃斗中外輔總承衆事司察
天下萬國九州執政大臣罪福功過然燈

禳謝衆災治病服藥以明吉凶也此輔星
倚乎闓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
北斗第九隱光內𢏅皇君
星君乃天之大帝之星主變化無方仙真
功過居上尊宮內紫舘玉樓之中姓幽空
諱冥陽暉字幽寥戴飛天寶冠手執帝章
變形緋衣執圭出五色之炁又各隨諸國
宰臣之服曰徘徊三陽真人號玉皇帝真
元晨君又號變靈上皇夫人居變靈天又
第九上尊宮帝化金石山河斗中高皇右

夫人名太一滌夷條字雲育玄綠錦披繡羽華裙又皆頹雲髻乃斗中內弼總承衆事主察天下萬國九州執政大臣罪福功過然燈祈福應投事務明吉暗凶以驗之

上台虛精開德星君

十三

八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祿星君

三台有六星兩兩而起其勢橫亘北斗第二魁星之前一曰天柱乃三公之位在天曰三台在人曰三公西近文昌二星曰上

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
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録主兵又曰上
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
録爲司空一曰泰階上台上星護助
天子下星爲女后中台上星爲諸侯下星
爲卿大夫下台上星爲士下星主庶人所
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按玉樞經云若人
欲免三災九横之厄即於静夜稽首北辰
北辰之上上有三台其星並躔形如雙目
疊爲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

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不淪沒之苦天階
者乃太上昇降之道也上台星君號通妙
玄道天尊生生主者中台星君號仁化昭
德延福天尊養養大神下台星君號靈源
妙有空洞天尊護護天翁虛精六淳曲生

者乃星君之内諱也人能知星君名號而
誠心頂禮恭敬者則衆惡消除諸善備至
凡於靜房端坐思三台覆頭次思兩腎氣
從脅出與三台相連久久思畢啄齒二七
徧以鼻微微出氣閉口滿嚥而畢乃呪曰

天靈節榮願保長生太玄三台守其真形
五臟神君各保安寧復叩齒默禮而退即
得魔障永除百事如意上台星君面色赤
口吐赤炁炁道裝執碧玉圭乘黑雲頂有黃
炁中台星君面色白口吐白炁徧滿天下
道裝執白玉圭乘白雲頂有白炁下台星
君面小而光芒千百炁如絲射暗立青炁
中道服執青玉圭三台受虛无三炁明青
黃白之正色乃調和陰陽之主即人之三
魂也人非魂不生非魂不養非魂不護故

言生養護矣凡人之身有魂則生生必養
養必護矣若生養了不護則夭折也延生
之訣正在此三字上修真之士旣知三魂
生養護我當悟我身旣得其生必自調養
旣能調養必要愛護若不愛護於禁忌之

日不貴身命則三魂離矣此身喪矣
如是真君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
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
力莫可稱量
切謂今年所食之粟乃去年所種之苗今

得遇經之慶幸乃宿生奉斗之善因凡人
得生聖世見聞妙經持念名號朝禮真形
其功德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也
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圓道心開發
出羣迷徑入希夷門歸奉真宗達生榮界
人禀忠正誠信之資則具智慧圓明之性
正則出羣迷之徑信可入希夷之門了悟
真宗開弘大道豈不超達於長生之榮界
也哉
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月嚴置壇場

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世生生不違真性不入邪見

三元者乃三官主録（旨）司上詣天闕進呈世人罪福之辰也八節者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日也乃五帝下降録人罪惡之辰也生年爲本命生日爲生辰身中萬神聚會之日北斗下日者昔漢明帝遇七真曰吾居七元宫謂之北極皆有華蓋相隨帝居於中其星皆生七寳光華燦爛號爲北極帝君（仁）常月初

三二十七日降下人間受人之醮祭察人
之善惡此夜可於中庭立几筵精膳酒脯
求度脫災厄延命益筭及治邪考鬼滅精
之法當此夜欲卧時先存華蓋九星在頭
左北斗右北斗上北斗下北斗三台覆其
中於卧室東面存二十八宿真官如嬰兒
之狀著錦褡紫紗帔執青簡口吐玉光之
炁入我口中皆為真炁匝滿身中得此道
後乃為降靈之師萬鬼自怖也奉道之士
得聞真君名號能持念著即能於降監之

辰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也世世生生者即宿有善緣道心深重今又能依儀行道其功德力莫可量也不違真性歸奉真宗不入邪見即出羣迷之徑也此太上慈悲諄切至再垂教世人奉斗朝真返邪歸正離俗昇真之道也

持經之人常誦七元真君所屬尊號善功圓滿亦降吉祥

學道之士設醮朝真誦經持號修習既久念念不忘常雖堅持不退與斗真不相遠

離自然感格錫之福壽而降吉祥也

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之說前章備載呪者祝也又讚揚斗真之聖德也奉道之士傾心敬誦存七元之相則禱無不應也此後前篇梵語神呪

太上以此明示三界魔王之隱韻使朝真之士不為魔王阻路而得上徹斗司也

梵語神呪曰唵吻㗌哪吸吸哪囉嘍哪㗊

咀哪吐㗊哪㗶顚哪㗶哪哪唵吽吽吽俱

祗帝賒蘇吒阿若窸吒烏都吒俱着吒波

賴帝吒耶徵若吒俱囉帝吒者摩吒薩婆訶

北斗九辰

北斗者乃天地之元靈神人之本命也九者乾道也陽體也生生而不少息也辰者乃衆星之宗主萬象之都會也是以斗居北方二隱七顯合爲九位即人身中之九竅也

中天大神

中者不高不下之謂也又曰中者衆也天

者无爲无極之謂也大者至尊至尚也神
者靈也明也正直而不曲也又曰神者伸
也上天下地以正道也故北斗九辰居中
天之内爲衆天萬象尊尚靈明正大之真
神也即世人心居中而元神爲一身之主
會也

上朝金闕

上朝者謁見也瞻仰也金闕者乃三清之
化炁玉帝之真境也故九辰乃三清玉帝
之腹心人能時時而朝禮之以盡報本之

道也如人能以心神時時昇入泥丸則眞靈不散而得長生也

下覆崑崙

崑崙者載世之地名生萬物之化炁也故九辰日夜覆蓋者乃生生不絶之恩也如人身能將心火降於腎水則成眞有功而丹不日自成矣

調理綱紀

調者調也又曰提掇也理者整束也綱者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也紀者周天二十八

宿也如九辰位居中天德符三境所以提
掇整東五行二十八宿不使紊亂經緯而
乾坤得位日月順度神人得獲安逸也如
人能調理五臟整東四大則百病不生而
得真道也難經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是也

統制乾坤

統者通也又曰總也制者治也又曰御也
乾者天也又曰陽道也神道也人道也坤
者地也陰道也鬼道也邪道也又天動而
地靜是也故九辰能通治天地之道陰陽

之炁鬼神之機人邪之生滅如人能收拾
水火以養心腎則延生之道明矣成矣
大魁貪狼巨門禄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
大魁者最長之首也貪狼巨門禄存文曲
廉貞武曲破軍者乃七元七星真君之名
字也

高上玉皇

高者上無以加也上者尊之又貴玉者至
寶也水火不能爲疾也皇者至大之稱乃
三界千真萬聖之主帝也故九辰體乎高

上之大玉皇之尊也明矣如人朝眞奉斗念念不息水火得攝鍊神炁結胎則可與高上玉皇爲臣爲使矣

紫微帝君

紫微帝君者乃北斗之主宰衆星之君父也所以引紫微爲九辰三台之首也如人能居仕版不欺公妬法念念忠君則自然天與相之永無戹難也

十三

十四

大周天界

此七元眞君動靜之機誠不可測各司下

世賢愚之人本命大而能周徧上天下界無一物不係北斗七元之所出内也如人能將七情收歛則萬善自生也若心一向道則可大周其天而得逍遙快樂也

細入微塵

北斗七君神通莫測真妙難窺大可周徧上天下界小能潜入細微之塵皆可度人成真也世人莫以善小不爲雖幽微塵土之中斗真亦能照察也經云君子慎獨者是也

何災不滅何福不臻

斗真既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惡必罰之善必賞之則何災不能滅耶災既消散真福必鍾也世人若能幽獨之中昭著之內心心奉斗念念守神則災不干福自來也

元皇正炁來合我身

元者大也萬善之長也皇者尊也正者不偏不倚之謂也炁者天地之元靈陰陽之妙化蓋北斗九辰乃元皇正大之炁結而成也人能以斗為心以斗為神則與元辰

本命打爲一團則元皇正炁來合我身何
患不能長生久視矣

天罡所指晝夜常輪

天罡者乃天之正炁萬神之宗分天地非
天罡不明上下運斗真非天罡不能通明
今萬神非天罡不能玄妙也天罡之功大
矣哉罡字之義從四從正者乃四聖治四
方謂天蓬居東天猷居西翊聖居南佑聖
居北中乃大聖妙運天罡尊君主之也故
天罡守中天以生爲德以動爲功得東西

南北之正炁故曰天罡也天罡守中主土北斗屬水土以制之故能運北斗生萬物也非獨運北斗其月月一建即指一方故五斗皆從天罡所用也天罡一日之中每一時辰斡旋斗柄臨一方位時時運轉無

有停息者乃生生不窮之理也按玉樞經云雷城十二門並隨天罡之所指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何故有此吉凶乃天罡之體用即陰陽之炁也天罡正炁能生能殺若指向之處即是生方

故有生炁取之可以治病補虛安神旺炁
卻禍消災延生度厄也所在之處則有殺
炁用之可以斬鬼驅邪夷凶禁暴戫毒制
魔故所指者吉所在者凶天罡之德信不
輕也天罡之功信不小也

俗居小人好道求靈

俗居者乃塵土世俗之居也小人者至杪
小微賤之稱也此句乃起奉呪之士恭敬
自謙之辭也人能得遇是經訣必當竭力
盡心敬其道而得玄靈本命之延生矣

願見尊儀永保長生

既能好其道而得玄靈之訣則自然見其真形尊儀而得長生久視之道也

三台虛精六淳曲生生我養我護我身形

三台者乃中天之大化北斗之華蓋也真君之名號服相並註前篇一曰天城一曰天階一曰天相也即太虛之玄精神人之真炁也此三台即人之肺神三魂之總關也人能常誦是呪則得七魄清三魂安真炁降下生我養我護我而得長生神仙也

又曰魂神爲陽生我身也魄神爲陰養我
精也魂魄不離其身陰陽生化其精則北
斗九辰與三台至聖千真萬靈常來衛護
於我之身形也如此行之奉之則災厄從
何而生也學者可不以道齡之淺見薄闇
以爲真文大道庶幾有補於將來也
魁䰢䰡魓魒魖魕尊帝急急如律令
此北斗九辰之內諱也若人持誦至此則
當著想尊容愈加敬禮而叩齒密誦慎勿
朗宣禍福響應可不畏歟急急如律令者

漢時公檄文移結語亦皆如是也如當令
部符云符到奉行之義天師漢人故承用
之教門遂得祖述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三

共北學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四

寸四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四 四

玄陽子徐道齡集註

乾陽子徐道玄校正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佑主持人命使保天年

本命星官者如子生人屬第一貪狼星君是也本命神將者如甲子丙子之神也本宿星官者陽則虛宿陰則女宿也太上初令世人知其性命皆憑道生既了悟此因

即令歸真修奉延生解謝之門此章明人之五體悉屬本命星宮主掌五體者即五臟也人若五臟安和則萬邪不侵百病不入永保長生本宿星官廕佑其命知身則五體安和知道則長生久視知性則道心開發知命則使保天年也

凡俗無知終身不悟夫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為本命限期有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将本命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

章醮福德增崇

人生六十年爲一大限之期全其本年是也乃平生一周換甲之期六十日爲一小限即每年六度是也其日本命真君囙所屬生人降在人間即於我身察録其罪福南陵使者乃破軍星君之使也故其中陰陽混合南斗關北辰北辰隱南斗也靈寶經云北斗落死南斗上生者分其門而説也故此經北斗二字皆總之也其無知不悟之凡愚恣造惡業違犯禁戒伐其天年

則限數短促即死矣學道上智之士積功
布德精修善業遵奉禁戒展其天年限次
延遠福德增崇則得長生久視矣
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齋醮不
修香火此爲輕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祿

減筭除年多致夭喪迷悞之者雖遇經訣懐
不信心毀謗真文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淪没
三塗漂沈諸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
苦
天地上清下濁造化一陽一陰一日有晝

有夜一年之内春生夏長秋殺冬成星有隱顯月有盈虧如列宿翼象二十二星虛壁止二星井宿三十三度鬼宿止四度天象尚有不齊人稟天地星斗陰陽五行造化而生故有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之異而人不悟賦分已定惟務妄想貪求於有限光陰造無窮罪業一度本命加臨一次死期將至不謝天地生成之德不感星真廕庇之恩既不貴重自身乃是輕生迷本必致夭喪其身迷悞之人得聞此經心生狂

亂狐疑不信或見持誦不能思齋反生誹
謗身死之後沈淪鬼趣受辛報苦劫盡纔
於地獄受果報之罪經中有見人持經偏
眼邪視惡言謗讟不生敬仰或初雖信受
後復慢易種種罪報不忍註釋學道之士
豈侮聖人之言侮經則鬼祟來侵奉經則
神聖皆迎既無功補於玄教焉敢謗毀其
真文靈寶經云天司記人功過毫分毋失
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若本命之日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世於本

命限期開轉此經廣陳供養使三生常爲男子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

太上慈悲方便設教故開示次序之法門使漸達生榮之境界歸奉真宗福報如是

先令持號則罪業消除次命告斗醮謝轉經及認本命真君方獲安泰此見世一生之善也又持念真君名號宿有善緣言過去先世道心深重之故此二生也令能修齋設醮善達天司使三生常爲男子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言未來之福報也玉皇

本行經云智慧聰明轉女成男乃三十種
內之上妙功德也又四十二章經云人離
惡道得爲人難既得爲人去女爲男難世
人修奉得於三生常爲男子身聰明富貴
此有往相之福報也若能離有相之境界

無爲之鄉入希夷之門證虛无之道方可
爲人中殊勝之男子矣

其有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下賤縱知本
命無力修崇能酌水獻花冥心望北極稽首
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

期皆得延生註福繫係人身災厄蠲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踴躍作禮讚歎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按金剛經云若人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謂七寶有竭四句無窮若持於此經本心悟達則勝前以七寶布施之功德也富貴者廣設齋醮貧窮者酌水獻花同一是念福報等也奉道之士

修齋設醮希求福利得福雖多而於識心見性了無所得惟成有漏之因如但以七寳持用布施也若人知性知命知道知身於本命之辰禮斗朝真獻花酌水不虗本命限期不希福報自感聖真延生註福無為功徳勝前以七寳布施有為之福徳也
天師感激欣戴不知手舞足蹈讃嘆得遇
此無上之大法橋也
老君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屬天司
識罪消災莫越修奉遇逢本命生辰告身中元

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寧

太上垂教立言隱奥玄微世莫可測此經

乃哀憫衆生故宣要法以度羣迷叮嚀告

誠曲盡人情使人易解易悟發信向知歸

之心學道之士旣能依經修奉當求聖意

於經旨之外則登妙果入仙宗也謂如元

辰驛馬如何削落災厄保眷屬安寧夫元

辰者乃我身之神也驛馬者我之意神也

人之元神外寄於目内藏於心目則外視

於萬物内則心馳於萬機心目所馳神亦

奔競人能收心内照馬不令馳保養形神
胎息自固則三尸去體九蟲消亡災厄從
何而至故能保我之六脉安和夛而百神調
暢也
凡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此真文耆外伏魔
精内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悔過虔恭
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无道乃得聖智圓
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遥雲際昇入金門
與聖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量無窮快
樂自在

夫人之生有此身者有此神也身安則神
健神健則氣清氣清則與道能合也悔過
虔恭者懺罪也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者告
元辰驛馬削去災厄使形神清静自然延
生也證虚无道者以太虚无上之道爲證
也聖智圓通者則慧光通明不致三尸九
蟲之所害也隱顯莫測者言人能登妙果
證大道智圓通則萬神拱護千真保迎悉
結真玄神成妙道則出入金門之中隱顯
人不可測也道藏云金門者非金闕金庭

之名也金闕者乃三清玉帝之居處也金庭者即上聖高真之所居也此金門者在昊天之下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劫炁之下凝合變化為金門也凡初學精修得道之士天年終而不入輪廻之道而飛上金門

受諸逍遙快樂自在也此章乃經中之玄竅玄靈之祕要也凡諸同志肯以上帝之心為心道齡之言為言則自然獲福無邊咸真在此章也

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身心

焚香持此真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
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致感萬聖千真
俱來衛護此文所在之處千真敬禮萬聖護
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皆消滅
夫人身三魂屬陽動以生也七魄屬陰靜
以鎮也魂日居入體故曰陽主動魄夜居
人身故曰陰主靜三魂於本命生辰及諸
齋日歸身制御陰魄令邪道不侵百神交
會魂安魄正陰與陽并不經苦惱身有光
明人能清淨身心焚香誦經啟祝北斗及

本命所屬星君則災罪消除道速成矣此
經所在之處千真萬聖與七戒仙官敬遵
天師誓願護持之際自有祥烟繞庭慶雲
蔭軒則何災不滅何福不臻也
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乃修真之徑路得

道逍遥皆因此經證聖成真皆因此經出離
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命延
年皆得自在永爲身寶福壽可稱保而敬之
非人勿示
此經廣大無量功德無邊凡俗下士豈易

量哉諸大經典皆不切於北斗經也謂如靈寶只言度人却不曾說教人如何延生以入正道此經令人知命皆憑道生即是教人惜其本身知其本命知本命則自延生延生則非道不可延既能延則可受天

真地聖之濟度也無本豈能度無根豈有果此乃本命延生之徑路修真入道之玄門也蓋靈寶者是其用也北斗經者是其體也學道之士所當敬戴太上已授前章經訣又名此經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

蓋慮薄德之人輕慢而不珍惜故又戒之夫人自修真道證聖成真出離生死則保我之心腎完矣心腎既完延年自在至於入金門抱玄靈之寶受逍遙之樂獲自然之福享無窮之壽倘非延生之訣何能至此境界耶此經非太上憐惜而不令普及若示之於不敬不信之人必生漏慢又從而謗之却是輕泄之罪也

老君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還於玉京是時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以傳

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七戒仙官所在擁護於是再拜老君而說讚曰

家有北斗經本命降真靈

北斗居天之中爲天之樞紐天地之權衡也天無斗不生無斗不成無斗不明無斗不行斗爲量度之玄噐也在人家豈可無之日用之間無斗不平無斗不行無斗不明無斗不成在人之一身非斗不生非斗不養非斗不護非斗不覆人之心上有七孔以應七星下有二竅以應輔弼又有三

毫以法三台所以北斗在天居天之中在
人居人之心心即北斗北斗即心如即心
是佛即佛是心是也爲何經中不言心却
說家有北斗經蓋始因太上觀見衆生無
門可進修真之路無誠以向禮斗之科是
故特垂哀憫大闡玄靈授與天師經訣廣
布流行普使世世人皆躋仙阼不蹈輪迴天
師靜應真君上體聖意下利生靈爲心故
借喻人間一十五種利益之事以讚美之
家即身也乃心之家舍也如人家安泰斗

經供養真形脩崇嚴潔千真敬禮萬聖護持若人心於十二時中行住坐卧之間念念不輟於北斗禮誦焚符必感本命玄靈降真烝於我身以保長生也此與後章皆有靈符計一十五道併開經後依法書篆

十四 九

佩帶焚爇則無不感應也

家有北斗經宅舍得安寧

心者神之舍形者烝之宅也人能常存北斗於身心之中則得身心清静而外使家宅安寧也

家有北斗經父母保長生
本命元辰削落災厄保我延生我若不越
修奉可保父母之長生也
家有北斗經諸厭化爲塵
身心清淨思真念道何厭穢之不塵化也
家有北斗經萬邪自歸正
經云坎居下位離列上君主僕安分其道
常存心即君主也心正則萬邪皆正矣
家有北斗經營業得稱情
朝奉真君則身中業障消除而營謀皆然

稱其情意也

家有北斗經闔門自康徤

諸竅不漏浹洽真元則一身自然康徤也

家有北斗經子孫保榮盛

長生種子之不絶必當培養令其榮盛也

家有北斗經五路自通達

五臟流通無有滯礙

家有北斗經衆惡永消滅

真性一悟萬罪消除

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

六根安寂自然興生

家有北斗經疾病得痊瘥

精神不乏則百病痊愈也

家有北斗經財物不虛耗

財寶乃一身之正炁若不被外邪所耗則

本元堅固也

家有北斗經橫事永不起

人身喻如屋宇堅完墻壁牢固何患驟雨

狂風之傾摧也

家有北斗經長保亨利貞

長保玄靈則永獲亨利貞也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揚正教福利無邊普及衆生永霑勝善天師稽首禮謝信受奉行

老君說經都畢天師讚歎已終萬聖歡欣得福利普霑於羣品諸天慶幸喜法教化及於十方延生有路朝聖得門太上使人人不入輪廻天師闡世世流行妙道今道齡不揣其學擅釋玄文却非杜撰之辭實乃真全之本道齡非為己祈求以要譽欲

使人請禱必得玄功也凡諸同志恩當奉之敬之自得長生安泰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四

呪曰 呪者即呪祝之義也以心通天以神合炁形聲相應則感格真靈矣

十二

天靈節榮願保長生

天者無爲之大也靈者無所不靈也天靈者言人最貴最靈也人頭頂之一穴百神

朝聚之所關節流通真炁榮盛百病不生則長生可冀也

太玄之一守其真形

太玄之一者乃北方玄天坎宮正一之炁大道之子也爲兩曜之根本乃萬物之祖宗也道德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即此玄一也昔黃帝同三一之道皇人曰子能知一萬事畢一者身之帝也守一則太一帝君在庭在則三萬六千神莫不皆在也守一之法暮夜正偃向

上兩手撫心上祝曰天靈節榮願保長生太玄之一守其真形五臟神君各保安寧急急如律令男誦七徧女誦一十四徧畢思白炁如車輪大周其身赤炁在外便卧使人五臟安寧小則延年却惡大則成仙昇舉也

五臟神君各保安寧

按内景經云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冥字玉嬰脾神長生字魂庭皆在心内運天經晝

夜存之自長生謂五臟之神存之於我各
保安寧矣
急急如律令
急急者疾速不停之義也如者似也律令
者乃太上之勑萬神遵奉其身神奉行律
令而得安且寧矣修真之士若能急急依
太上之令奉行璇璣玄一之道者則神能
舉形飛昇可待也

北斗長生聰明神呪

北斗九真 玉真仙靈 貪狼巨門 保臣長存

禄存文曲　使臣聰明　廉貞武曲　衛臣安寧
破軍輔弼　護臣身形　常居吉慶　永處福齡
註上生籍　除落死名　神清氣爽　洞達九冥
禦邪攝鬼　降妖摧傾　學道修真　所願遂成
九皇覆護　飛昇紫庭　弟子臣某下情無任
瞻望
恩光激切屏營至禱之至
讃詠圓滿神呪
大哉北極　生物無息　樞機運動　乾坤定立
太上垂教　衆生遇植　消災解難　神呪電及

臣今齋沐　上帝可格　克始克終　保家保國
諷誦真文　作是惟一　此經難遇　劫數萬億
旣遇之者　請必有得　仁仁玄靈　證明功德

圓滿祝願靈章

向來誦持經典已在周圓香雲騰舞於三天

丹悃表宣於七曜金童傳信玉女通誠再伸
十願之儀俯鑒一心之禱伏願
天真駐駕樞府停輪俯賜慈悲容臣祝願
一願皇圖永固衍萬壽之無疆大道高明闡
七元之有慶

二願君敷仁愛臣盡忠貞八荒霑熈皡之風四海樂昇平之治

三願時和歲稔物阜民安父兄施慈愛之心子弟盡敬恭之道

四願三塗五苦六道四生悉沾太上之恩均證人天之樂

五願臣等先亡七祖俱超快樂之鄉見在雙親均享壽康之福

六願臣等前傳師友同學門人魂神無被繫之牽氣數有飛昇之步

七願臣等修真有分進道無魔生生闡道德
之風世世奉玄元之教
八願侍經神吏護戒仙官假玆監衛之功勳
悉遂進陞於品秩
九願侍香金童傳言玉女齎此腹心之丹悃

達乎喉舌之真司
十願城隍社令司命土神隨所守護於靈文
常使導迎於景福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
拜志心稱念
三清三境天尊七元覆護天尊金真演教天

尊功德無量不可思議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五

寸五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五

五寸五

玄陽子徐道齡集註

乾陽子徐道玄校正

梓潼帝君奏請靈章表藁

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俯伏再拜

昊天至尊金闕玉皇上帝御前臣聞

天垂萬象由五斗而共

北辰教闡

三清應千靈而朝

上帝璇璣乃陰陽之綱紀玄靈爲性命之

根宗經垂千五百年失倫錯序
道開萬二億劫隱竅藏玄非
金聲無以叩金聲不
玉旨焉能明玉旨道齡徐氏有夙緣累世
之修
靈寶玄機無纖芥微塵之漏蜀都濵敷欽
要訣而祕靈符吳郡傳經開
法門而指真路前日進道齡之釋義今朝
蒙
上帝之宣恩乞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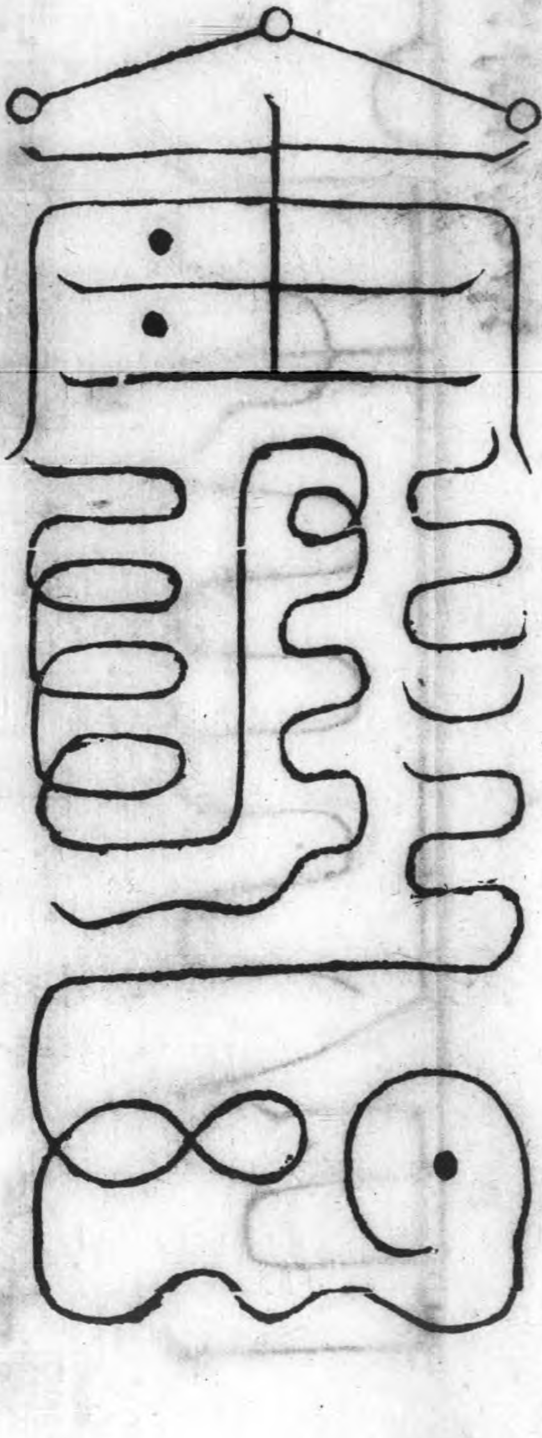
鳳篆與龍文願降雲章同月月牘普使人人
受誦世世流傳臣不勝悚懼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
某年　月　日稟

玄靈符法

符者律令也可以召萬神禳衆惡也凡誦經
朝斗之士齋沐澄潔整衣端坐先叩齒九通
以聚九炁然後存天罡所指之方收炁來吹
於紙上禳災取白炁祈福取紅炁斬鬼驅邪

取黑炁如此書了起身步丁字立定手掐斗文口誦北斗九辰之呪即焚之當加誠敬若有褻瀆則禍不免也各項真符具載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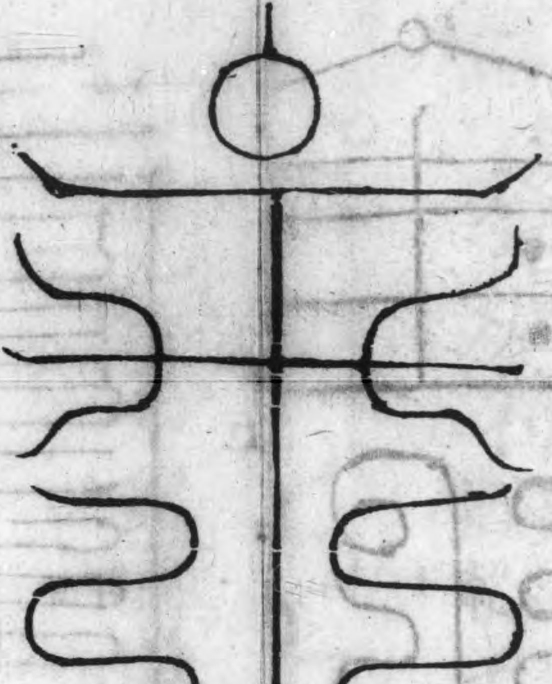
發爐符 黃紙朱書 掐乾文



右符作用先叩齒凝神存東方天門開如日初出之狀鼻引口吸吹在紙上書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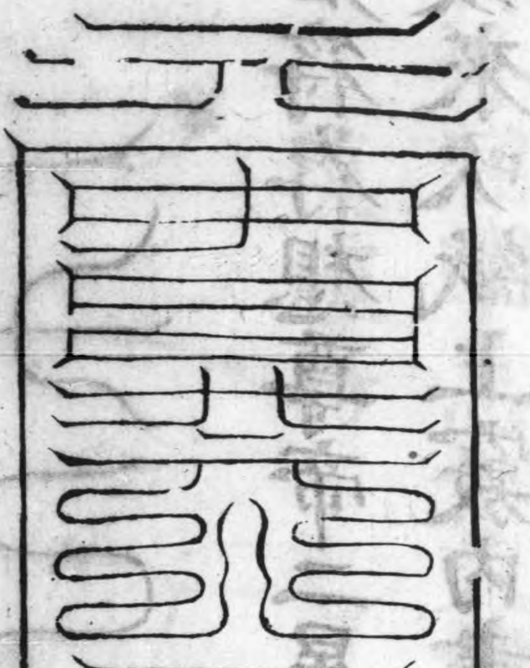
誦密呪云九靈九靈合吾真形水火得位
内外洞明急如天律元亨利貞

復爐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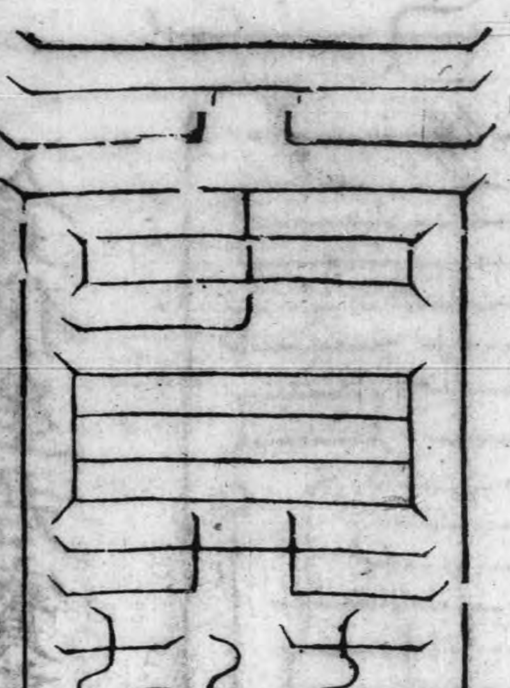


右符存想尊帝二星北斗七星金光朗耀
吸來吹紙上竅内書玄元始三字塗九轉
火筆出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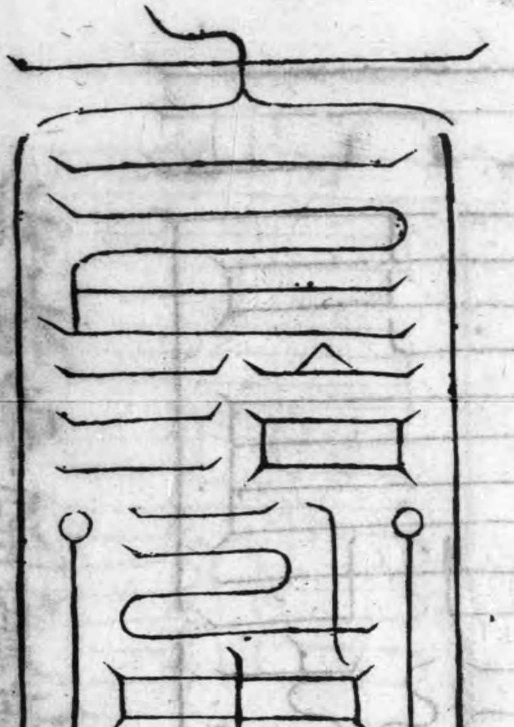
北極尊星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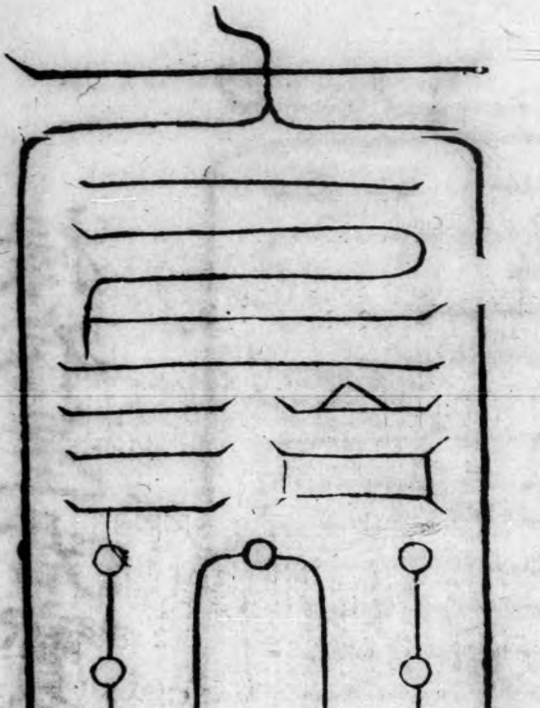
北極帝星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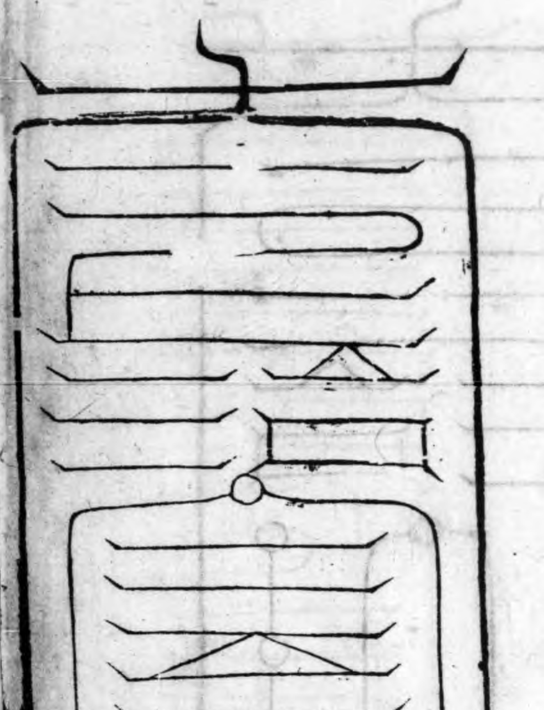
貪狼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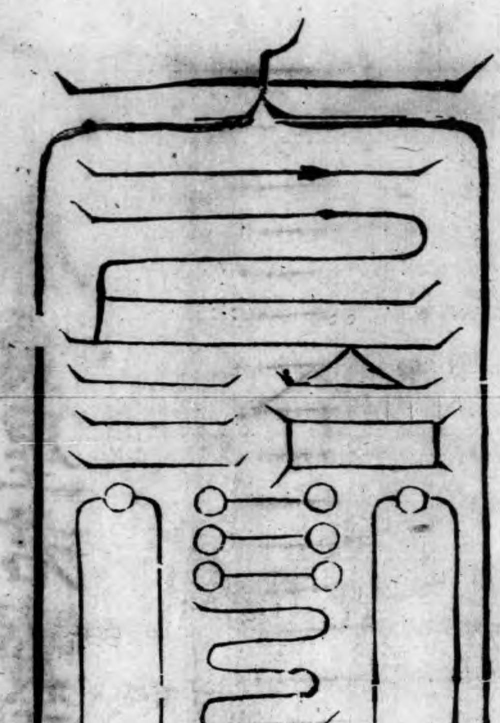
巨門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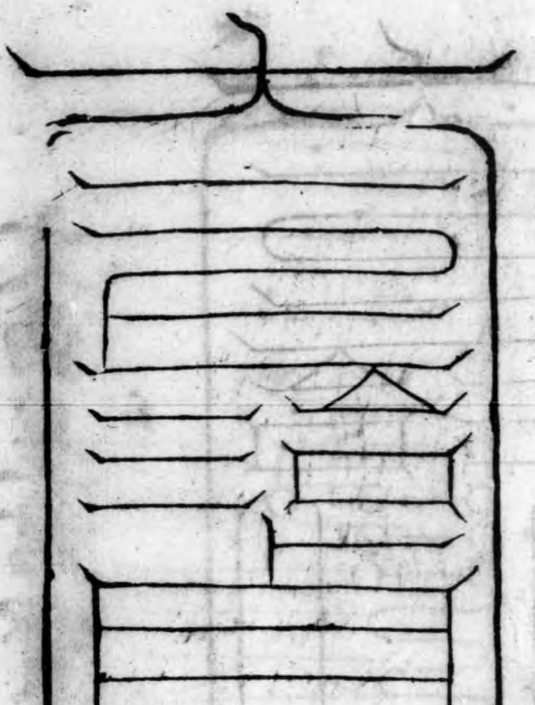
禄存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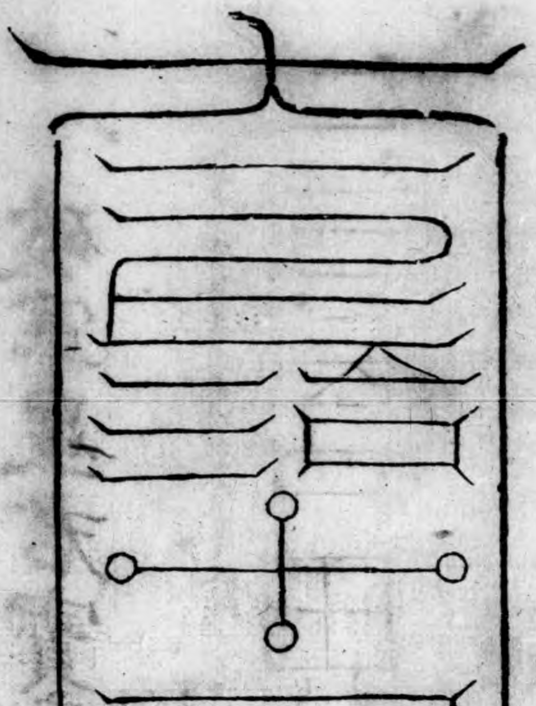
文曲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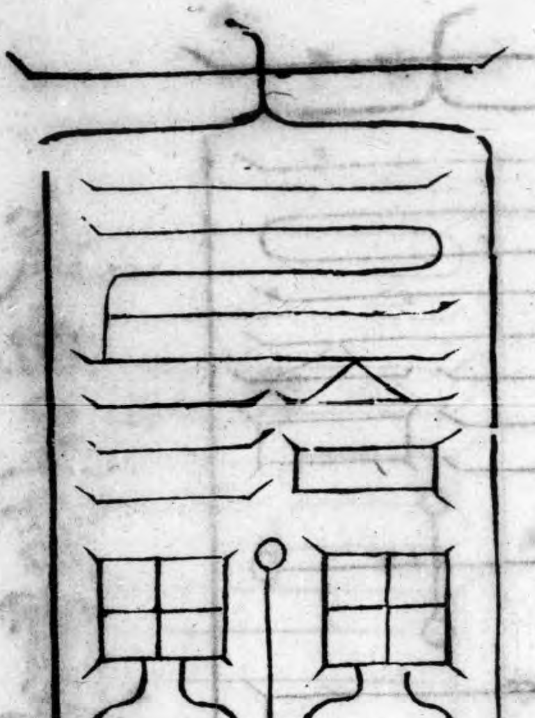
廉貞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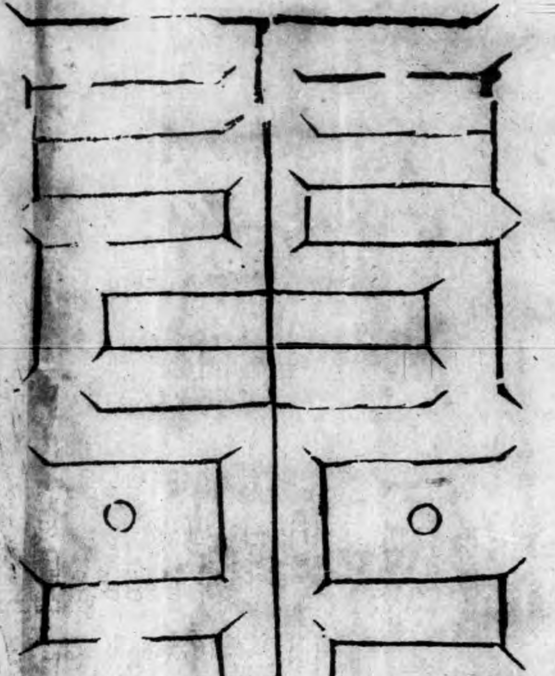
武曲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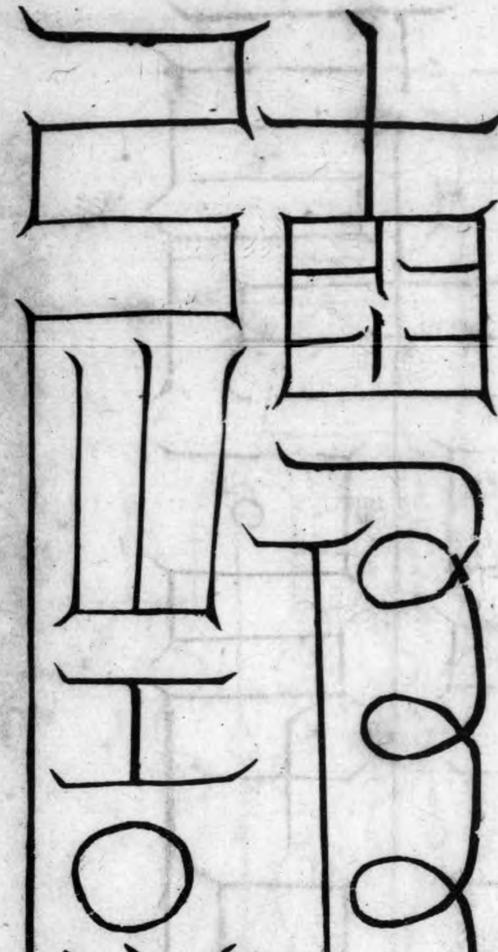
破軍星君寶章



左輔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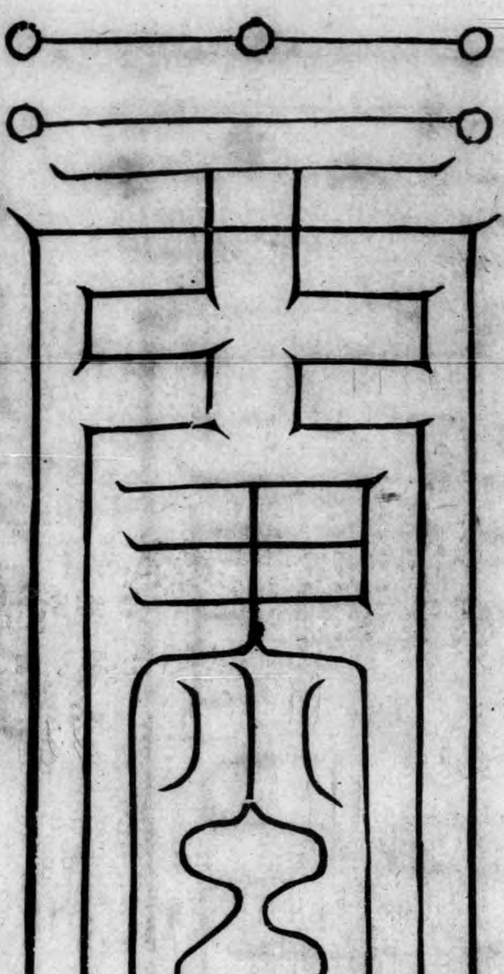


右弼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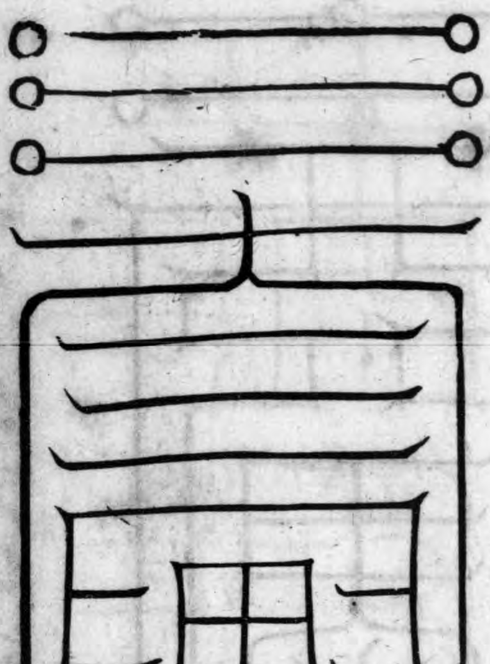


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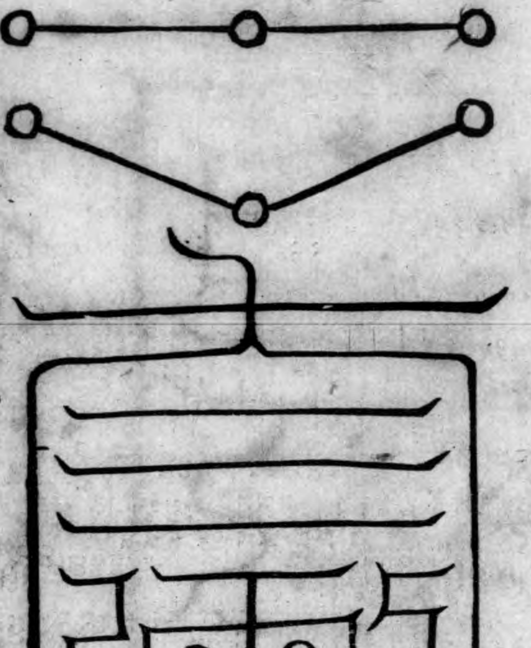
上台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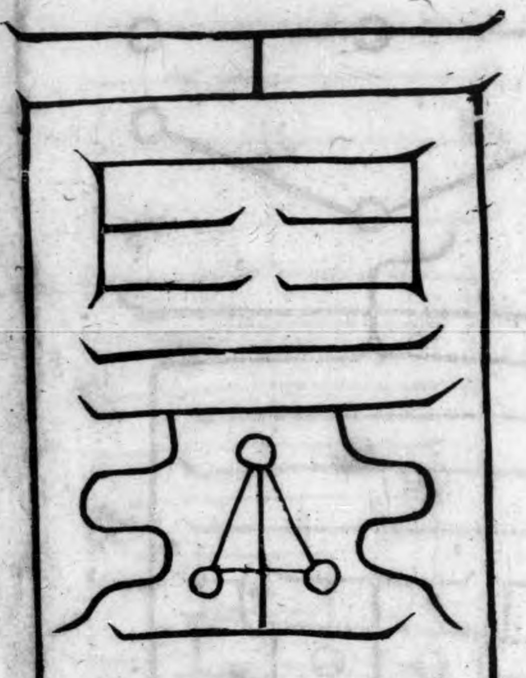
中台星君寶章



下台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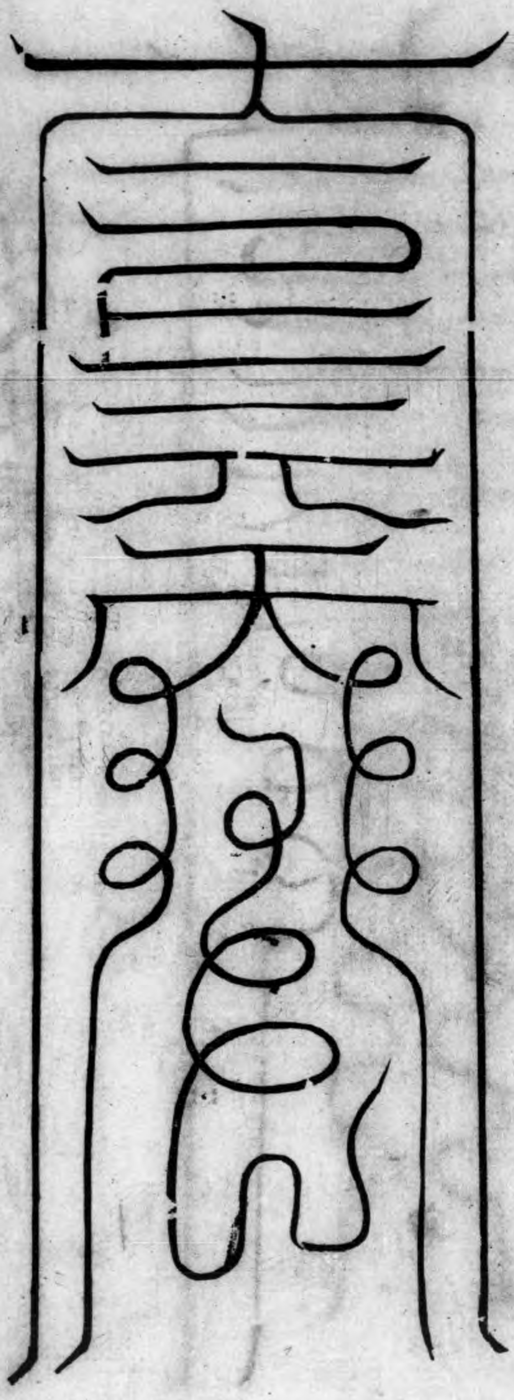
天罡星君寶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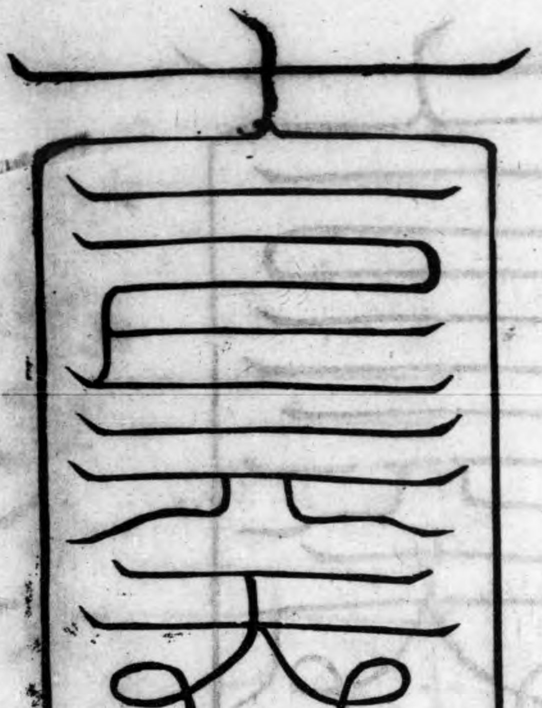
二使者靈章

本命降真靈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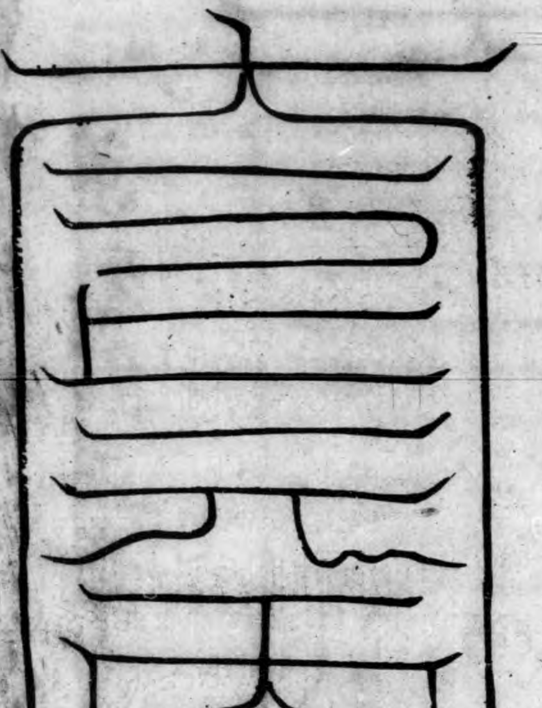
安寧宅舍章 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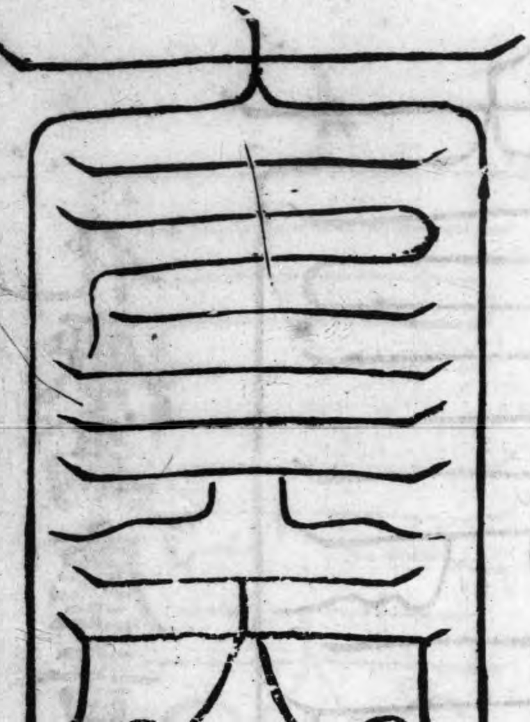
保父母長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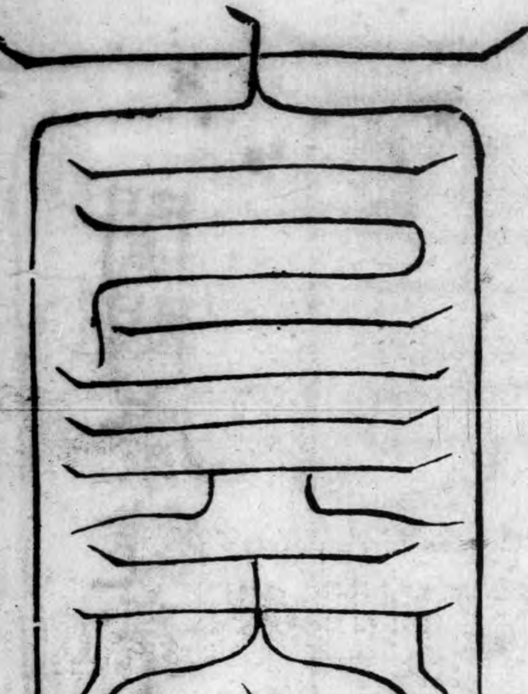
化厭爲塵章



萬邪歸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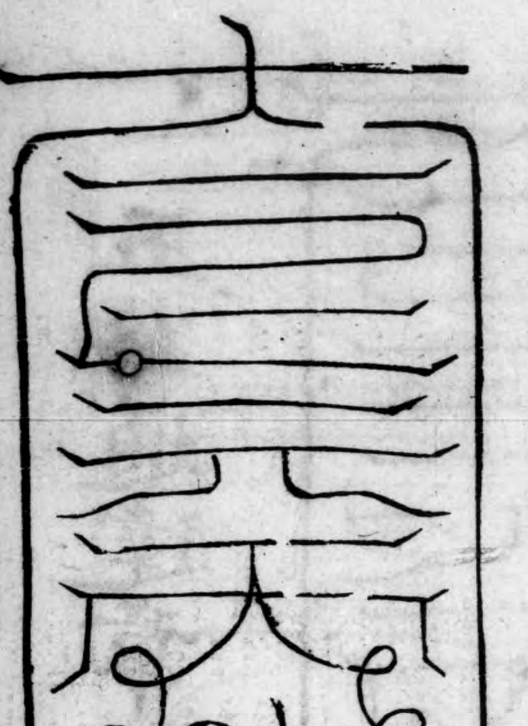


榮業稱情章 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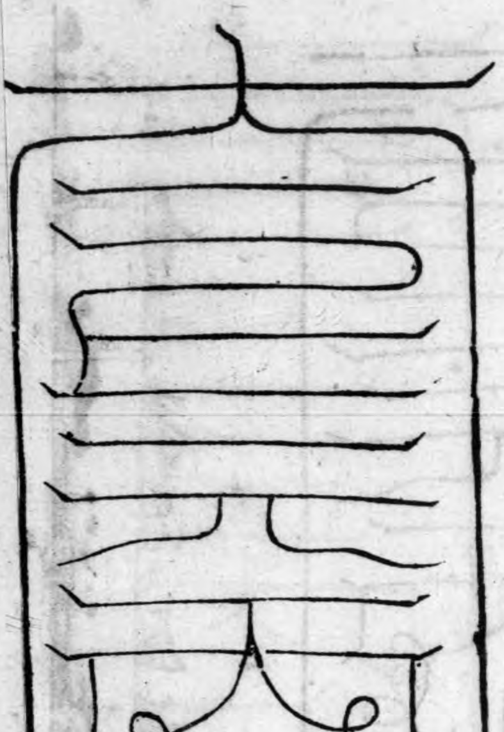


闔門康健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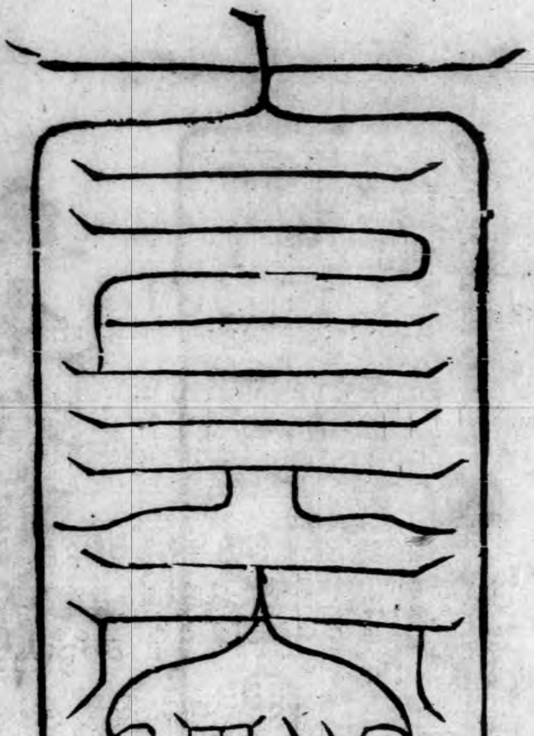
保子孫榮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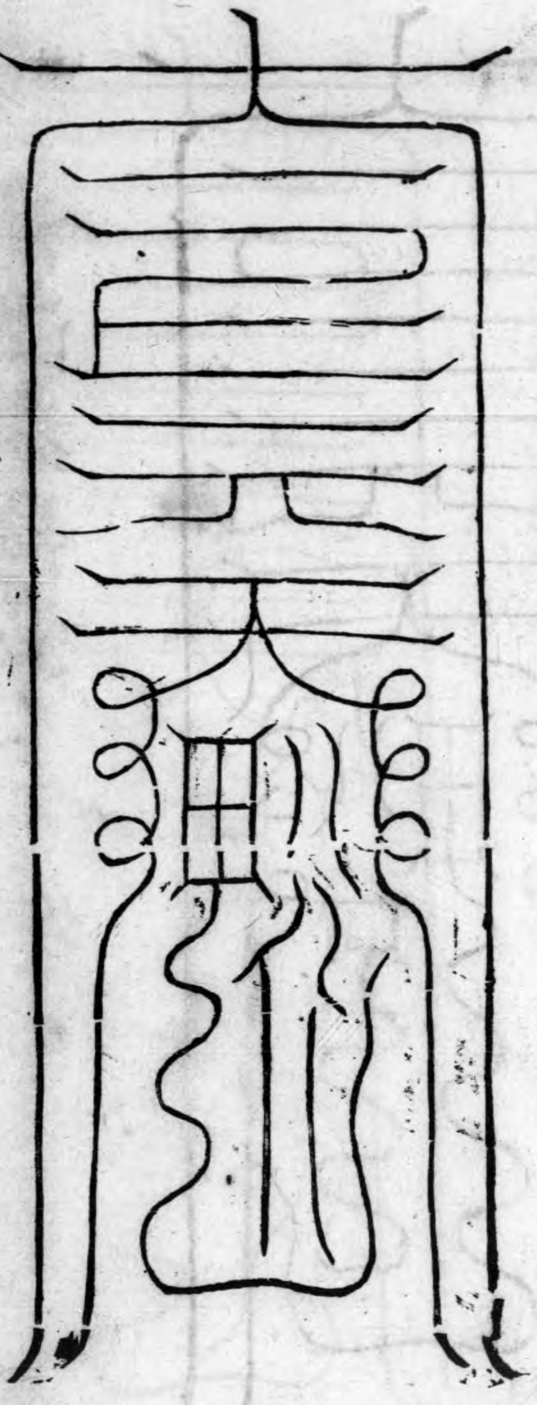
五路通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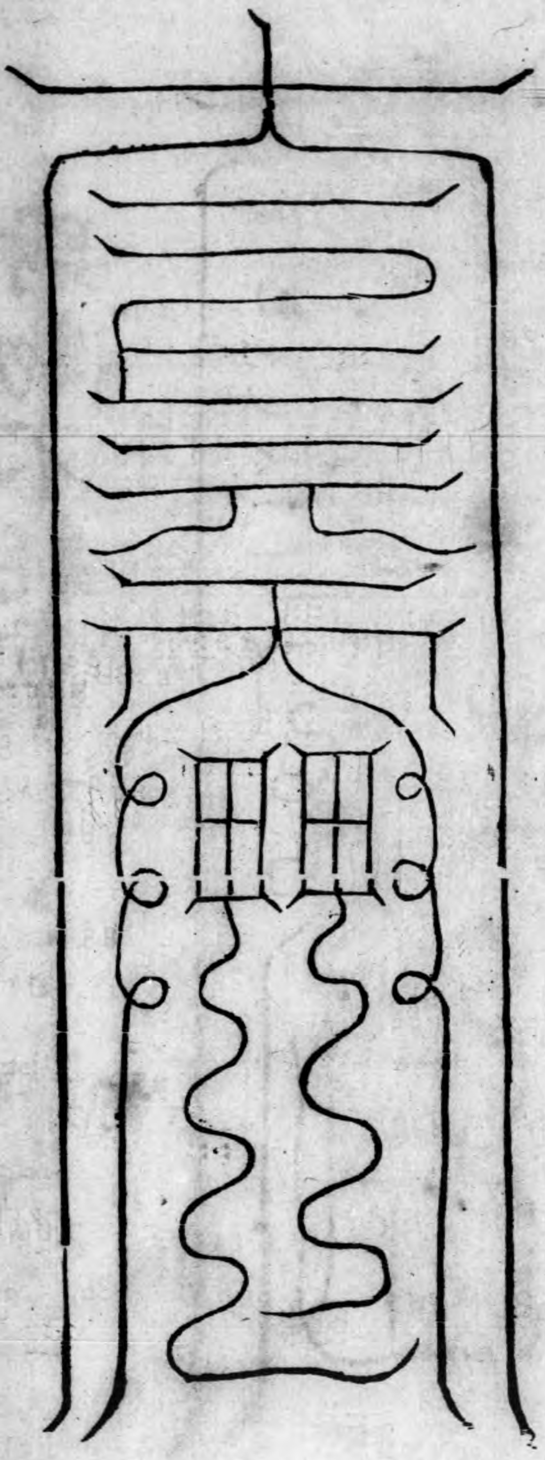
消滅衆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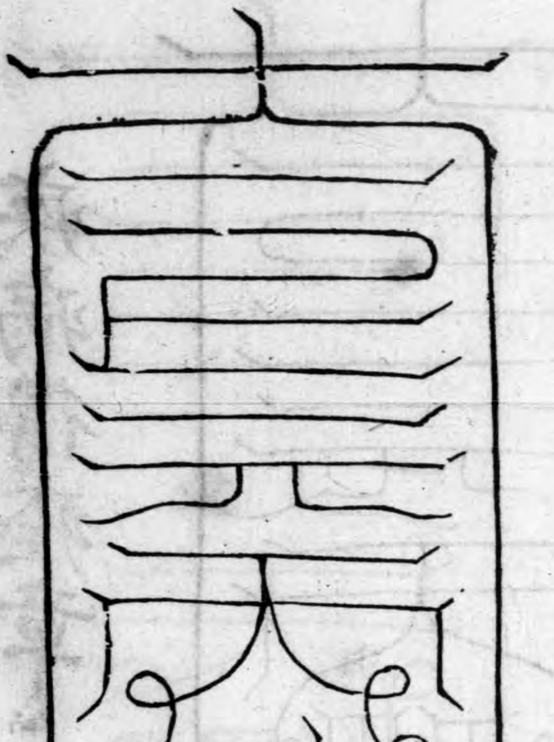
興生六畜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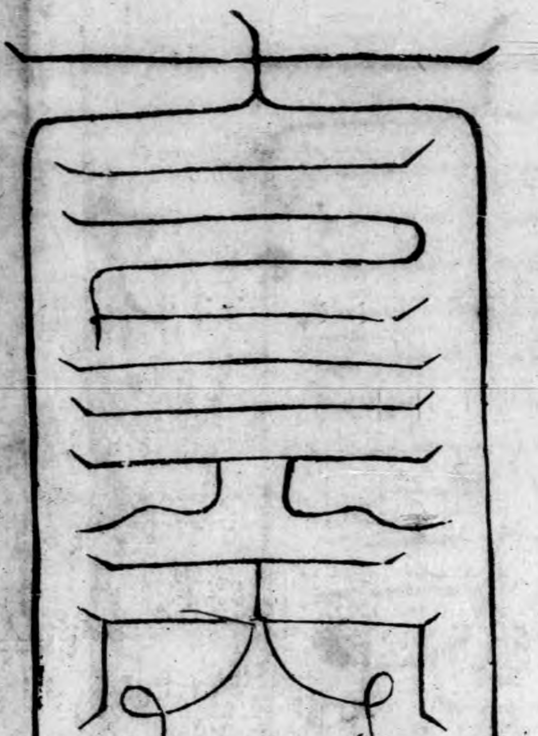
疾病得痊章 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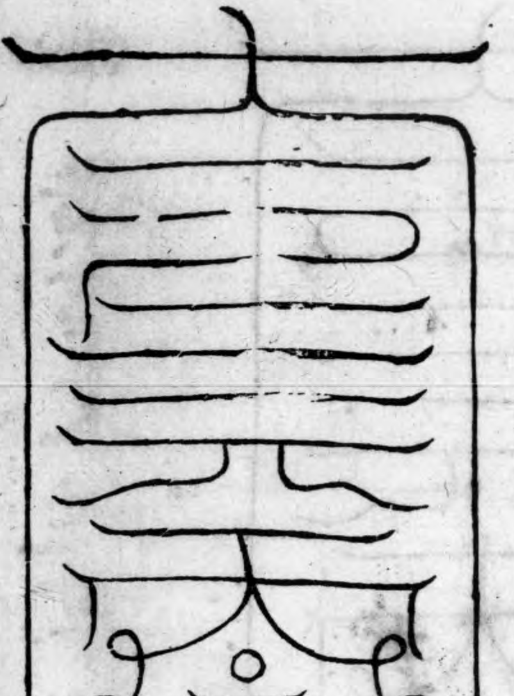
財物不耗章



橫事不起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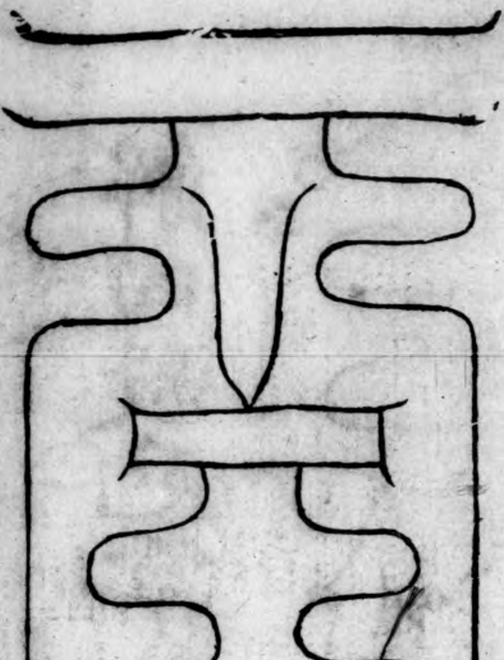


長保亨利貞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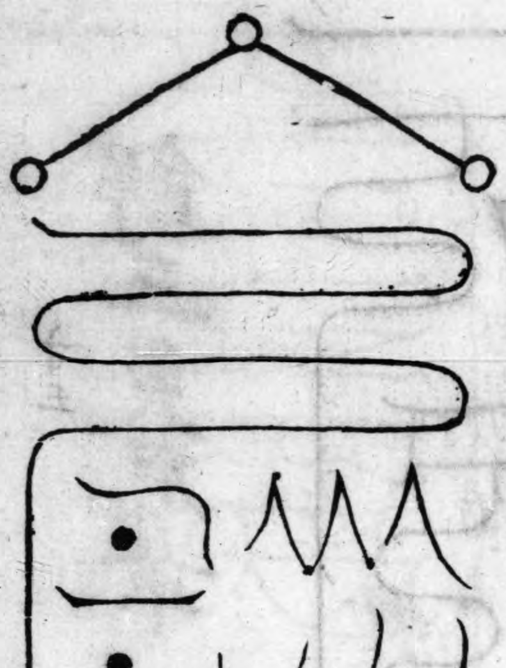


解三災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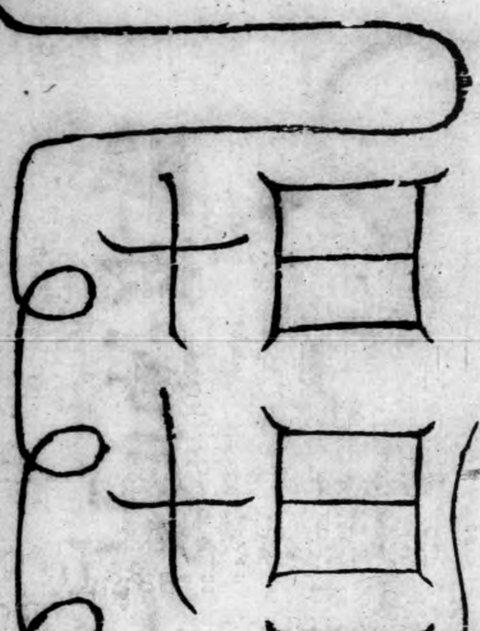
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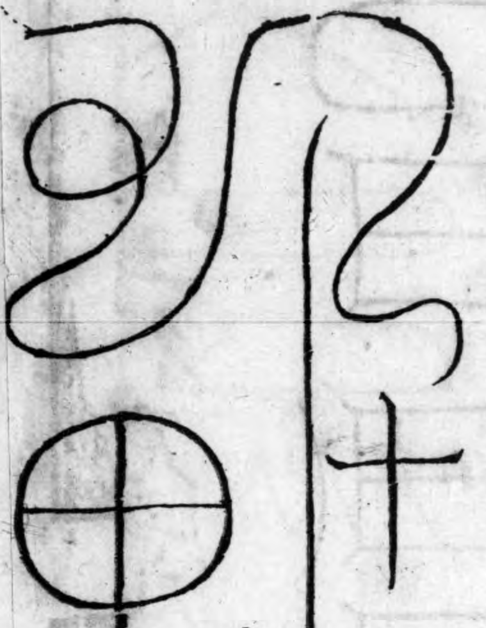
解四殺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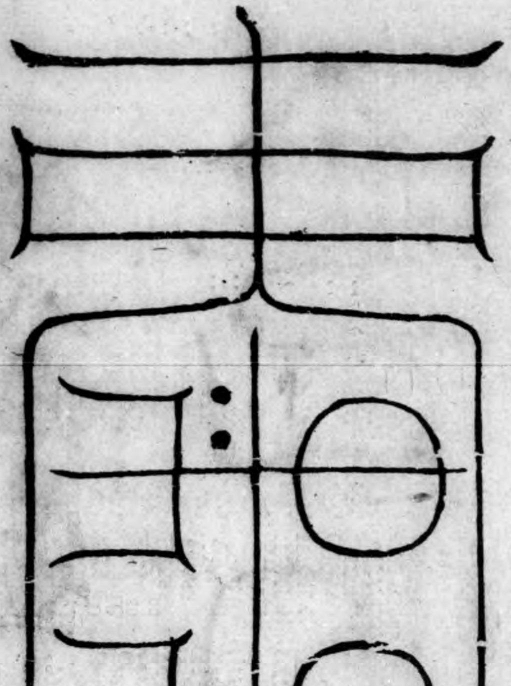
解五行厄章



解六害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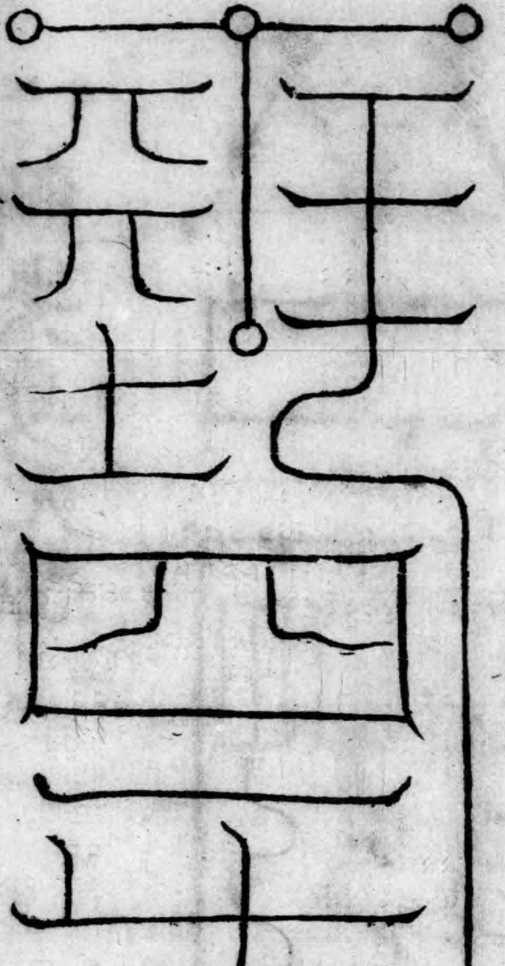
解七傷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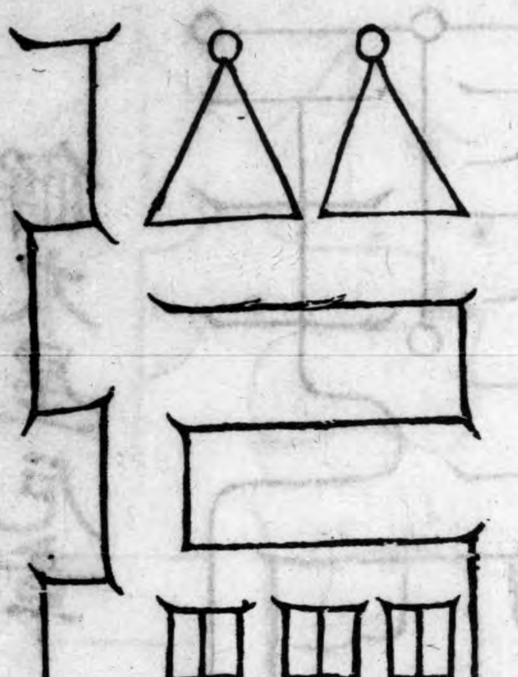
解八難厄章

解九星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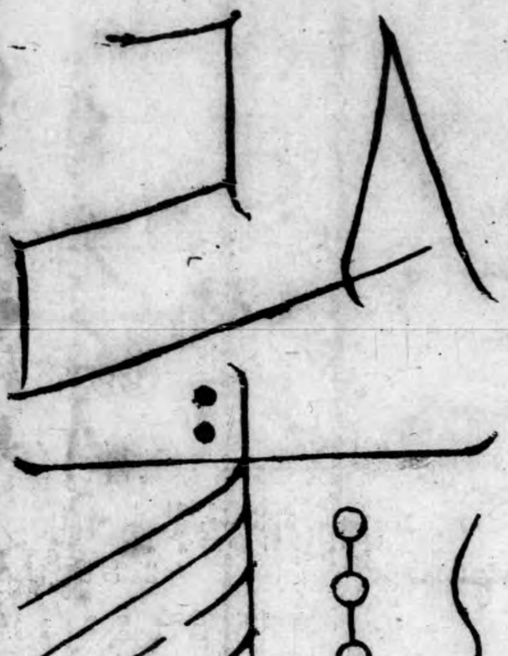
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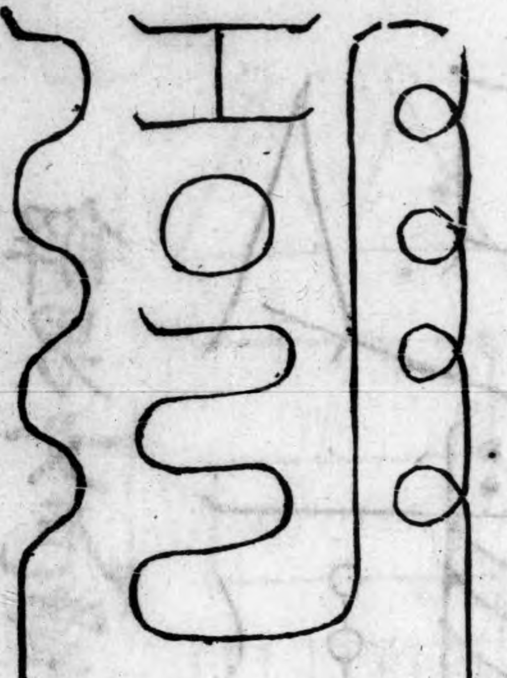
解夫妻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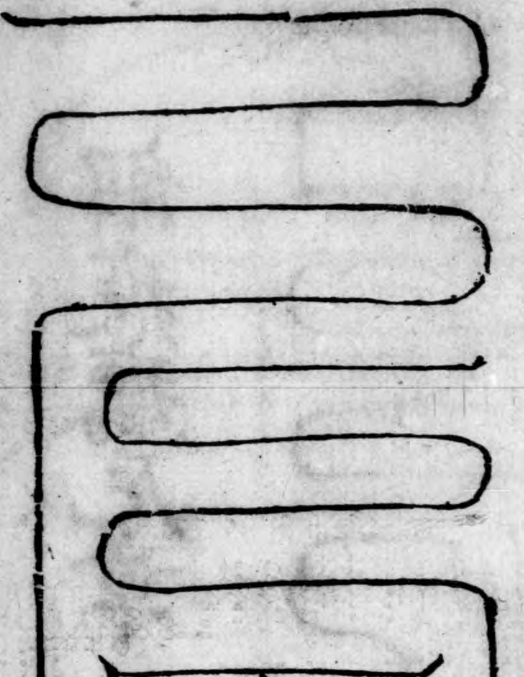
解男女厄章



解產生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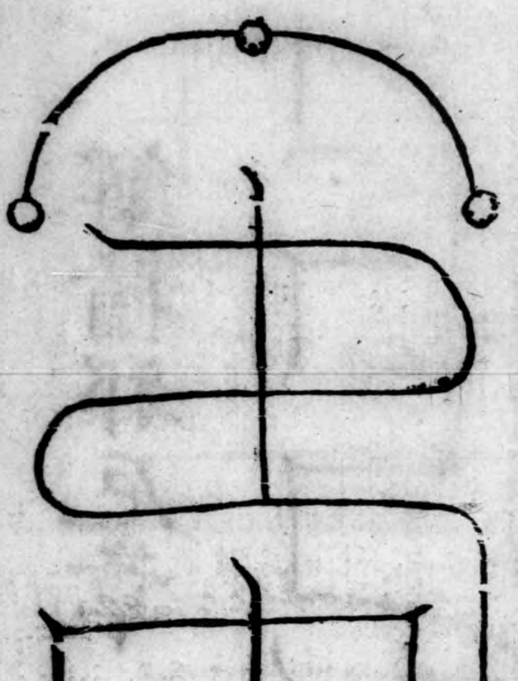


解復連厄章 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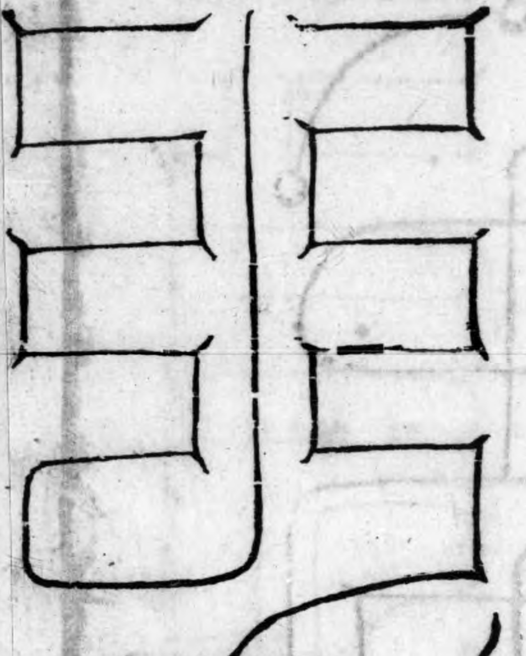


解疫癘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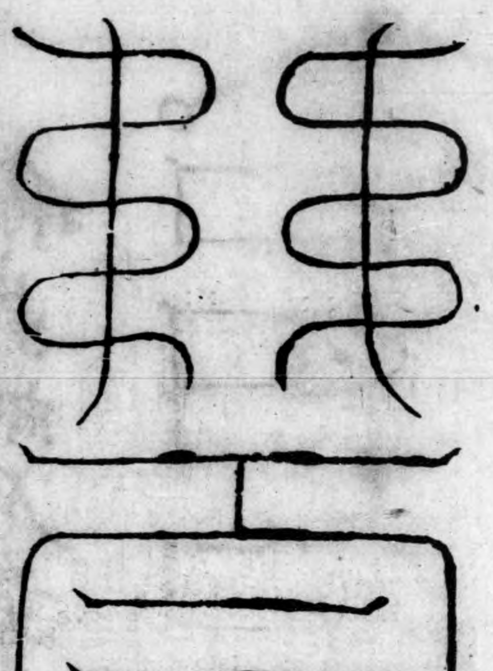
解疾病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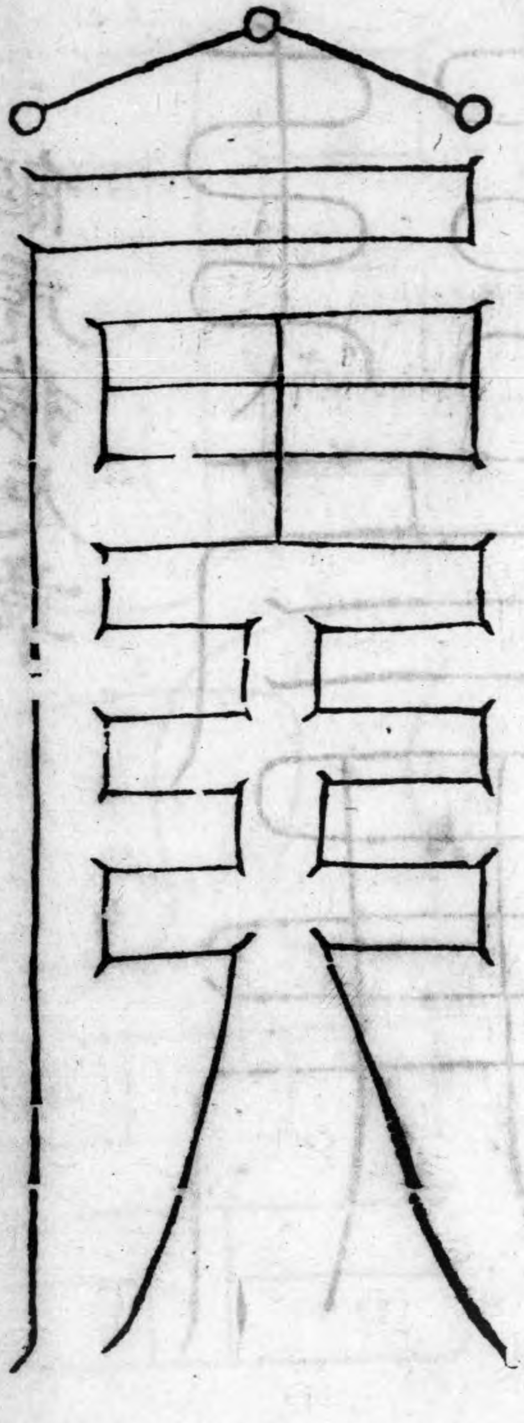


解精邪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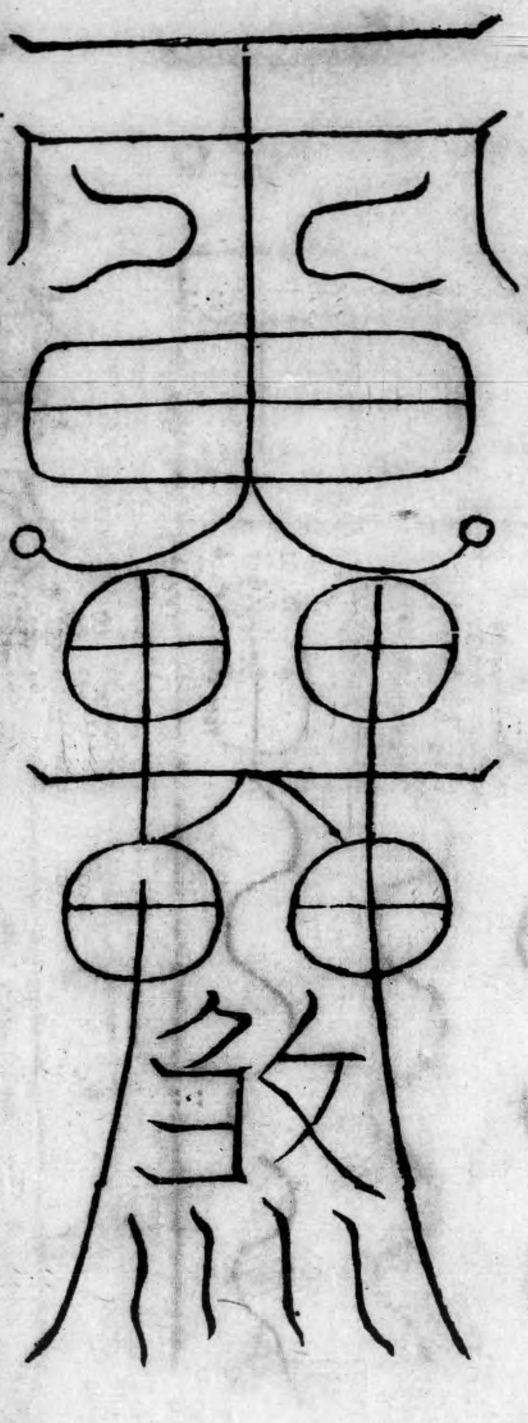
解虎狼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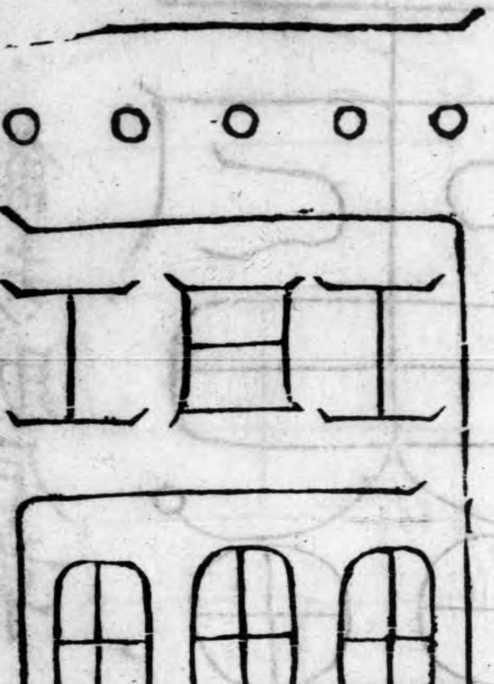


解蟲蛇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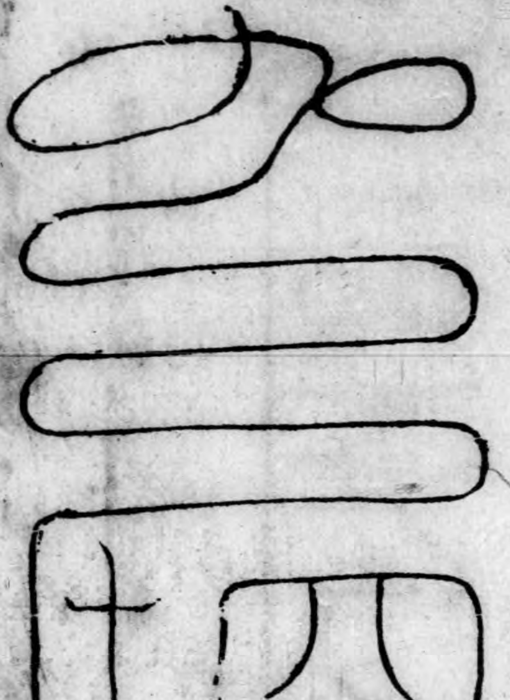
解劫賊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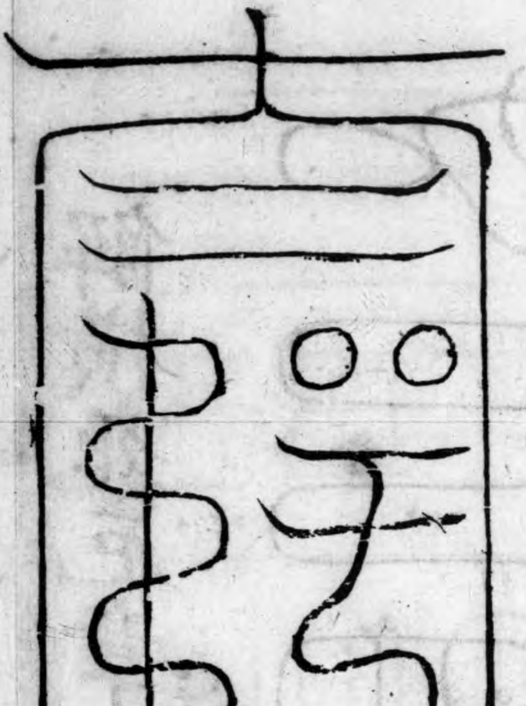
解枷棒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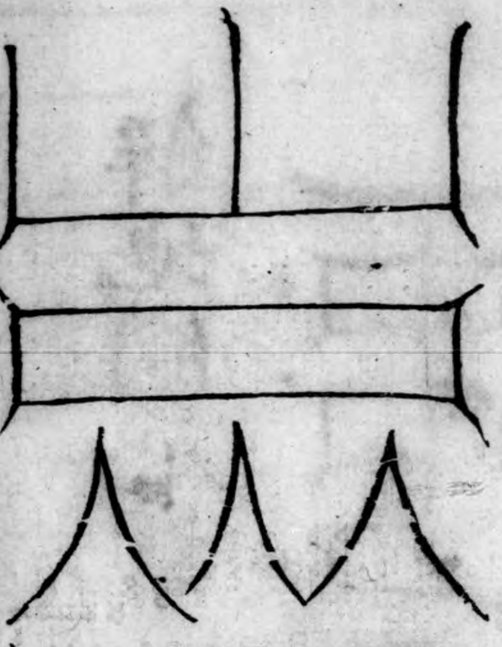
解横死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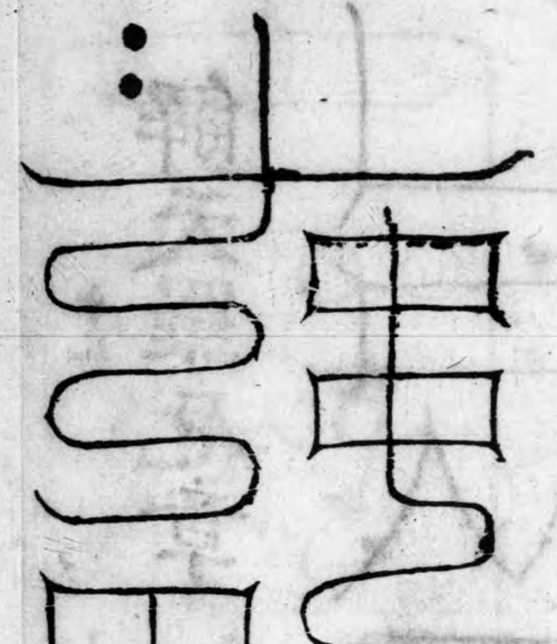
解呪誓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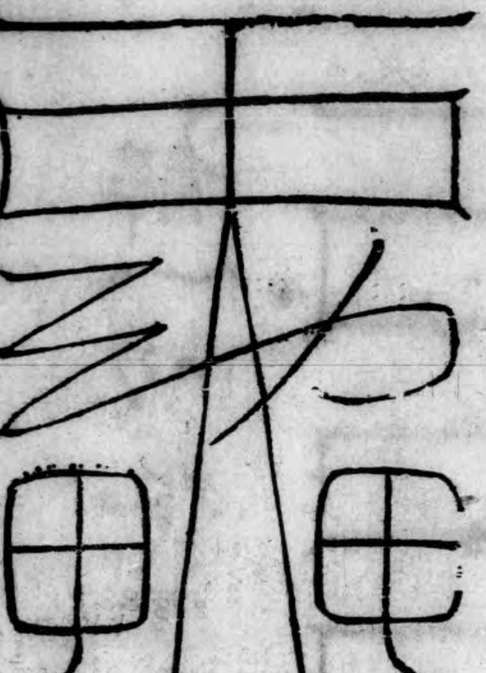
解天羅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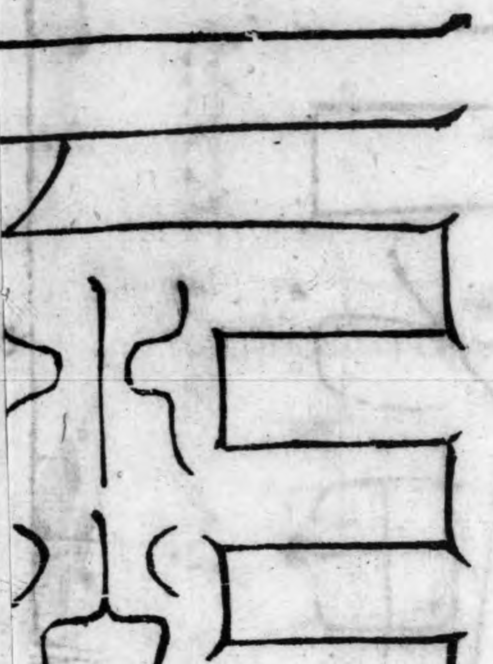
解地網厄章



解地獄厄章



解一切厄章



後序

道可名道非名常行是道名可道名非道
常用是名昔永壽元年正月七日
太上道祖老君降蜀都授天師張真人北斗
本命經訣蓋哀憫大地衆生迷惑真途流

溺苦海不自知覺永無輪轉故垂无上之
法橋濟度存亡無物不被其澤而其好生
之心乾乾不息則
聖德玄功豈易言哉道齡甫自弱冠留志斯
經但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書之於簡冊
十五
十四
及取諸先賢先覺解蘊釋奧之文未嘗去
手日就月將玩味不怠始知我
太上以是經是訣垂之於世特不虛設也洪
惟
北斗九皇天尊乃天地之樞機人物之陶冶

司性命判生死運陰陽建歲時分晝夜立寒暑明貴賤化賢愚主禍福振紀綱開解謝之門指延修之徑上至

帝王下及士庶皆由七星之主宰三台之生養也或云此經文辭淺近旨意乖訛殊不知太上故以日用常行之事道之名之啓發愚蒙盡歸正道其上智之士當易境而行之則自然長生也何疑道齡吏遷吳中辜獲考滿暇日靜慮洗心截長補短別義綴章少明

太上授受之餘意非敢爲訓詁之師也遂援筆臨文似有神助不逾月而集成噫道不遠人人能弘道此之謂歟 道齡 俚語鄙辭不足以宣揚

聖化之萬一謹取前賢之訓以爲之釋其有不與經旨相符脉絡失經之處余以日用常行之道切於己身者證而解之如宅舍得安寧註之曰修身正心六畜保與生註之曰屏六賊淨六根似不失本命之事實延生之要訣也夫道可名名可道如針芥

之相投註幸備刋已就必聖真而是相雖
文理不精識見不廣則不敢索怪搜奇以
眩高人之耳目也道齡愚誠以斯經力上
祈
聖朝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宮闈福千歲之秋
臣宰輔三台之化下龔歲時豐稔民物安
榮沉迷超碧落之天人我樂玄靈之道凡
諸同志勿以人廢言當以命爲重謹序
元統二年九月九日玄陽子徐道齡齋沐
焚香再拜謹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卷之五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上

其

北斗延生經註解序

原夫太素未分無光無象混黃成化有始有終則昇清而滯穢輔善而貶兇置百二十曹局列於冥府造三十六部經祕於瓊宮度天人之有道啓含識之不矇余歎曰苟非三界十方天地人倫斯爲以而道之紀也今竊見聖世幸逢豐年得遇皇朝將道德而安家邦效勳華而育黎庶而況天下晏然太玄彰耀令即啓有道之心者扶風氏等志奉日新慕眞歲久禱

天祐而制凶魔求師訓而傳道要遂得遇崆
峒山玄元真人明龍漢之玄文演赤明之妙
奥教符十洞三乘化列萬機一義註解
北斗延生經一卷上則有飛神金闕中則有
保國寧家次則有延齡益壽普度有情之品
同登無礙之門於是謹作斯文用題經首李
白謹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上

崆峒山玄元真人註解并頌

太者至極也上者崇高也玄者幽遠也靈者神用也北斗者運行之機要也本命者元來之性也延生者長存不壞也真經者進通真妙之徑路也○大衆大聖天真垂訓誘化世人窮通有漏究竟無爲内使沖和外合機要變化飛昇遊宴玉京矢奈何世人迷惑真道恣縱貪癡三業齊生六情並起三業者貪嗔癡也六情者眼耳鼻舌

身意是也既起三業六情則生障礙既有障礙則生煩惱既有煩惱種種纏縛轉乖真趣意馬顛狂心猿奔竄散失靈源敗壞真炁罪積丘山善無塵露南辰減筭北斗除年死入酆都受諸痛苦劒樹刀山鑊湯

爐炭拷掠無停悲號莫息眷屬空啼親姻謾泣直饒品貴封侯任使富豪敵國贏得獨受悽惶到此盡皆何益爭知辯其濁而曉其清抱其真而歸其一

頌曰

太上真詮度世迷　破邪歸正戒貪癡
暫時緣假情非樂　元舊家鄉景最奇
幾縷曉煙橫遠嶺　一彎斜月照寒池
欲知本命延生理　悟取玄元造化機

爾時

太上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極宮中

爾時者即此時也太上老君者乃天地之祖萬法之宗聖德巍巍莫可測也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者杳冥之中刼壞長存本

無期數强以曆名在太清境上太極宮中者逍遥之界自在之鄉玉殿巍峩瓊樓森聳金碧燦爛霞彩流輝於是我太上老君居其所而萬神衛之但世人只知太上老君在碧落之上不知只在人身中矣故云

自己三清何勞外覓

頌曰

大道幽微莫可窮　就中深隱妙玄功
豈須雲外求真覺　但向身中覓祖風
識得舊時來者路　從他花木任成叢

修之不取如斯理　掬水招蟾到底空
觀見衆生億劫漂沉周回生死
且夫衆生本與天地齊功聖賢同體悟則
爲聖人迷則是凡夫○大衆悟者悟真常
之妙用奪天地之變通保真養性錬魄澄
神空其心而意寧絶其慾而神清萬物不
著一心無漏行滿功成自在无爲逍遥於
物外矣迷者爲迷其真覺之性也仗父母
動靜之和炁托陰陽造化之精源投胎假
像氣滿形全十月數足乃生化爲人矣旣

又得箇四大五蘊假合幻化色身纔曉東西漸分南北又早眼觀邪色耳聽邪聲舌了邪味鼻聞邪馨意貪迷欲心起愛憎用則是非動生曲昧種諸惡根受報三塗億劫漂沉輪迴生死矣於是太上老君開大神通眼放大神通光明觀見衆生流浪生死無有盡期故以發哀愍心廣垂真教爲度世之舟航使衆生悟無相之相認無形之形庶得長生自在永息於輪迴矣

頌曰

本來容貌豈迴輪　只爲貪癡入夢頻
幸是壺天含混沌　忍教心地起根塵
有無之内尋虛假　空色其中覓的真
歸去故鄉風景好　野花啼鳥綠楊春

或居人道或在中華或生夷狄之宁或生蠻戎之内或富或貴或賤或貧暫假因緣墮於地獄

蓋以爲衆生量其緣業隨果受生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蠻夷或居富豪長者之家或在貧窮下賤之戶暫得爲人多有從其所

欲不自覺知縱情作過恣意爲非三尸儘自般調六賊任從唆狡○大衆貪財好色口是心非嫉能妬賢欺天罔地不忠不孝不實不信損於賢良害於温善犯天地禁戒違真聖科條探巢破卵殺害衆生造諸罪愆無時自省化身中三萬六千神變作八萬四千塵勞業火焚身禍無由免四大五蘊盡逐地水火風而散唯有悠悠窮魂爲在日暫假因緣貪迷不省墮於無間之獄而豈不知哀哉乎但人生堂堂六尺之

軀空凭洗潄羅綾結束華裝愛護甘體誰是肯保真養命鍊性存神底故我天尊垂其經法引導衆生速令頓解悟入無爲之妙矣

頌曰

春日壼天景最長　雨晴煙暖麗風光
可憐新燕來華屋　却笑遊蜂逐曉香
綽綽芳葩明小圃　絲絲嫩柳拂橫塘
堪嗟無限韶華景　蝶戲蜂遊弄翅狂

爲無定故罪業牽纏魂繫陰司受苦滿足人

道將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則轉乖
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覺岳而先世
迷真之故受此輪迴

且夫天堂地獄皆在人之所行矣故曰善
惡無門惟人自召若人在世能積其善者
則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鬼神欽禮古與聖護
門既然得真聖護佑後則福慶臻身禍殃
遠體乃爲智人列名於玉清矣○六衆但
世人不省萬物之中唯人最貴如何是唯
人最貴能奪天地之機解測陰陽之理通

幽究玄導達真理得道昇仙唯人可達矣
但人生不知自身中有如此之聖六慾無
端狂妄所作放蕩六欲七情恣縱十惡五
逆不敬三光辱於九祖以日累月罪積如
山魂繫陰司受諸痛苦豈分晝夜萬死千
生無由出離直待受苦滿足暫得超生却
墮於餓鬼傍生駝騾象馬禽蟲之屬如此
沉淪永失於人身矣嗚呼爲迷無盃狂非
事故棄真如別掛皮
頌曰

只為無端智太愚　致令魂識繫酆都
陰官攝問空悲噎　獄卒凌持謾嘆吁
縱得暫時離地府　將違舊徑別形軀
傷嗟打在傍生裏　再望人身萬劫無
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
都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
即是太上為歎衆生漂沉六趣受報三塗
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其時日月
不轉星辰停輪天地肅清河海晏然於是
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十八衆此

義何爲也蓋因非有罪之聖賢無無罪之
凡夫闡大威神之力使衆生不種罪根悟
其大道爲大道无形无名无以卓望難爲
言說故立此諭法故太極真人頌曰大道
雖無心可以有情求是也乃以哀憫之心
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者但衆生能發哀憫
之心便是也◯大衆如何可說太上却又
衆生是也國雖有律犯而禍及於身人所
無愆刑乃豈縈於體但能省非改過不造
罪愆則萬禍不侵豈不然乎哉故度人經

云爾不樂仙道三界那得過其欲轉五道
我嘗復奈何是也至於蜀都者若論世說
蜀都昔是帝王所居之地也乃山河之宗
祖寔宇宙之紀綱斡運於天下變化於魚
龍昔爲都時是也若論道說蜀都乃是身
心也故九老集真論云太平風月皇都景
諸國來朝賀聖恩是也心比著帝王身諭
著蜀都心若正兮百骸暢悅萬神和榮心
若邪兮三尸奪命六賊欺公禍羅厥體則
流浪於輪廻矣地神湧出者是心地發意

也扶一玉局者乃天眞之實位也但能發
心建意不造邪見不種罪咎參求大道之
門頓悟無爲之性不迷六欲之慾得證十
華之位逍遥物外與道合眞矣
頌曰
莫閑青霄路不通　幻身須信轉頭空
休言取次達玄理　不辨真誠謾設功
慷慨撞開生死戶　英雄跳出繫囚籠
逍遥物外無爲客　日月擒來掌握中
於是老君昇玉局坐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

訣廣宣要法普濟衆生

是時太上老君昇玉局而坐演三乘教法說北斗本命延生之妙理授與天師開化羣品咸令悟道者也○大衆且夫衆生恣縱七情有罪愆而有地獄貪迷五欲無妙果而無天堂自不知覺於三毒十惡之中沉溺愛河流浪生死是故太上說此真經化導世人不生邪見於朝暮之間無論他非常搜已過剗銳戒言自當懺悔用法水而洗滌塵勞磨寳鑑而照明這箇清淨身

心體合道用元神居於丹關慧光照於玉
山四大俱安百骸自理内外虛明上下寂
照陰陽交媾往來無窮混成一炁鍊就大
丹變化飛昇玄玄莫測也凡質既然合道
用聖功休慮不能成

頌曰

鍊就丹砂體自然　圓通象外見壺天
利名總是他家事　道德都爲我計緣
風定雨晴波漾碧　煙消雲散月華娟
靜中觀見莊嚴境　物物頭頭玄更玄

是時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
使得生正法難遇
竊以想死生輪迴之中於胎卵濕化之内
或是深山或於荒野或居草木或在江河
猪狗牛馬驢騾業畜毒蟲猛獸虎豹豺狼
蝦蟖魚鼈水族諸類鳥獸飛禽種種形變
六畜羣毛一切傍生之類浩浩無邊豈知
於數矣若人比及於禽獸則萬中無喻其
一焉○大衆等聞壤了汝不錯矣縱得箇
人身生於化外邊夷亦是有愆故居彼地

汝等曾聞北海之外有一國名曰娑耶其國中人夏居於山冬隱於穴寂寥衰草連天瀟灑黃風捲地寒披毛葉遮身飢食禽蟲充腹仁義既無道德何知恣意縱情爲非作過難進於仙階易沉於鬼趣矣今既得居三教流行之國五常治政之邦中土生爲人者豈不是積德而至於此也縱得人身亦於中土多又執於邪見不遇正法强說聰明自誇巳勝詐曉玄門謬逼經法展轉沉迷不能見於道矣不識正真三教

理又來塵世一遭休

頌曰

六道輪廻事可吁　且於方寸用工夫
耍猿縱後千般有　劣馬降時半件無
俗景混成秋夜月　根塵分付碧瓊壺
家鄉咫尺風光好　拂袖呵呵進坦途

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種罪根多諸巧詐多恣淫殺多好羣情多縱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

皆爲衆生善根淺漏智識昏濁不肯忠於
君不肯孝於親貧不守其分富不施其恩
不求於善利不濟於困乏墮慢於三光抛
擲於五穀但只區區向苦海之中貪財好
色兀兀在牢籠之内競氣爭名不信罪福
慳貪嫉妬殺害羣毛烹炮犬豕斷他生命
自塞臕身倚勢豪强欺凌卑下喫嚼葷腥
口出穢語談説是非動生兩見遇齋醮者
起破壞之心見修真者發不信之意種種
無端昏迷智識多沉地獄多失人身不見

正道雖入邪宗矣○大衆如何得見正道不著聲香味觸法不起慳貪殺盜淫發大智慧清淨身心內觀於六根四大五臟百神憑何便動這形骸仗甚後教他語話一息不來後四大撇然休

十六

頌曰

分明身內隱玄微　休起慳貪著境迷
大道悟時真有與　世情省後只堪悲
莫因濁濫躭諸惡　且好清心變五衰
神性俱無塵垢染　廓開天地顯靈基

十

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教法爲說良緣令
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
且以聖人垂科千方萬便隨機設敎立法
度人咸令衆生悟其大道知天地萬物皆
憑道生矣且夫大道從不有中而有於不
無中而無信乎難言哉乃天地無形之時
於清濁未判之際杳杳冥冥昏昏默默聽
之而無聲視之而無形恍恍惚惚之中而
有五太五太劫終結凝一炁化爲混沌又
經九萬之劫其中漸生玄黃於是元皇中

理精養炁足激開混沌二炁潛分三才始立清炁凝而上浮爲天濁炁結而下沉爲地布日月星辰置山河海嶽寒暑推移陰陽昇降產生萬物莫離大道也故清靜經云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形長養萬物是也然而天地乃道之子日月乃道之孫天地非精炁而不成日月非精炁而不明草木乏精炁而致死人形竭精炁而不存故人不遠於道道不離於人乃人身抱道與天地同體凡欲修真可秉天之用乃

道則成矣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凡學道之人但能觀天之用執天之行善矣好鍊陰魄而變作陽神改凡軀而換爲仙體

頌曰

會得從來萬法緣　含光寂照動幽玄
五行混出壺中景　七返烹成象外天
默默金烏飛絳闕　綿綿玉兔覷蟾蜍
誰知這箇真消息　不遇奇人未可傳
了悟此因長生人道種子不絕世世爲人不

生無道之鄉不斷人之根本

如能發其上善之心戒諸惡根絶除人我

塡平愛欲之坑頓脫繫囚之索袪迴有漏

之心覺悟無爲之性忻忻然乎哉○大衆

悟其大道將來獲何妙果不經苦惱不入

地獄百福潛臻千災蠲去所望遂成自然

衣祿延永遐齡安居樂國故清靜經云上

士悟之昇爲天官中士悟之南宫列仙下

士修之在世長年是也但衆生種於惡者

則不生其福造其善者則不起其殃且如

發大高見頓開悟解思眞念聖滌穢清心
獲无上之利益別人豈得你底受用好種
於善功否故積善有善果行惡有惡報又
生神章經云善惡功過毫分無失是也於
前生今世過去未來見在三世胎卵濕化

四生六道富貴貧窮賢愚下賤餓鬼傍生
駝騾象馬地獄天堂皆在人之所積故儒
書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是也思之好洗心向善念罪福因
緣善惡報對如影隨形似谷應聲嗟哉莫

曲心邪見害他利己讒妬賢良寃讎結累
好混世和光同塵順義量力建功隨緣辦
道常行方便濟物施恩自然天以蓋之地
以載之日月以照之鬼神以敬之永不生
無道之鄉終不斷人之根本咄好憑智慧
擒龍手擗碎從來混沌心
頌曰
誰能頓覺暴玄微　慕到玄微得妙機
方信菊開征鴈亂　須知柳暗舞蜂稀
落花流水虗華夢　野鳥孤雲實可依

這箇幽棲宜早悟　青山門外慶雲飛

更能心修正道漸入仙宗永離輪廻超昇成道

但衆生常懷克己所作均平孝至於親忠至於君敬於天地三光遵於古今賢聖溫良謹行恭讓義謙更能洗心向六欲之中鍊性出五濁之外灰心養智隱跡韜光外滌其塵內保其神挺金晶於玉泉戰龍虎於丹鼎神水灌黃芽而百關俱通羊車載靈元而諸神盡悅清淨其形保愛其神如

能若此者自無分別自無愛憎自無繫縛
自無取捨自無去來自無染著自無煩惱
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永離輪迴超昇成於
道矣〇大衆思之本來無爲湛然虛寂却
煩惱障礙從何而生皆自六欲七情而起

悟來爲十善行迷來變十惡業省則有智
慧圓融逍遥無礙迷則煩惱顚倒妄想愚
癡沉溺愛河流浪生死向六道内任波吒
墮三途中獨受苦嗟乎好心修正道漸入
仙宗鍊性保神益智靜心虛寂内外洞照

玄明功行得就五老啓迎不分神形合道飛昇是乃永離輪迴超昇成道能如此者玄哉玄也

頌曰

回心裓已出塵籠　反朴歸真悟正宗

山色秀因昨夜雨　花英落爲曉來風

神光照處玄無極　慧化通時妙有功

法眼閃開真境界　一輪皓月正當空

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

且夫太上憫見衆生造諸惡業罪結酆都

報對循環寃讎反覆展轉迷逢流浪生死而乃垂其妙法故示天民令使人知性知命歸真悟道矣○大衆性者何也命者何也從道受生謂之命掌握大道謂之性是知人命有限本性無生故老君曰有生必有死無死亦無生是也且如人生大限三萬六千日世間能幾七十春皆是起其諸惡智識昏亂於苦海迷津之内遑遑而輪轉無停向四生六道之中汲汲而競沉苦趣是因此之故而頻頻改頭換面思之從來

真如之性自於無始已來幾曾有生有死
爲是衆生迷惑失其本真昧其本性隨業
力以昇騰量緣果而生滅如此後忘生得
出於生死悟其真性歸於道矣但内觀其
心外閑其門戒其慾滛其身邪可以正止

可以行愛存於氣保養於神綿綿終日若
亡若存道功無虧飛昇玉清豈不爲幸矣
念太上萬法千方種種闡化立經教留科
法爲明黒暗之寶珠作開天門之鎖鑰乃
度世之舟航寔登真之梯凳點化世人咸

皆歸真見道矣思量聖人苦苦演化欲度
衆生怎忍負於聖德矣好回光返照真空
境笑鬼哭神號不住停
頌曰
嗟哉六道路崎嶇　爭似回心悟太虛
決破箇中無內有　始知身內有中無
澄澄皓月臨江水　湛湛玄珠晃玉壺
但汝欲求超世事　直須宜下實工夫
可以本命之日修齋設醮啓祝北斗三官五
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奏章懇願

凡世人能於本命之日肅嚴淨宇露布香
燈齋陳法事志心投告進表達詞啓祝北
斗本命諸神請福祈恩變災爲慶以濟世
人矣乃太上憫衆生漂流苦海沉溺迷津
生復生兮三途出没死更死兮六道奔波

特以垂示經文引歸正路若能於甲子本
命及諸齋辰穀旦澄心潔已誓盟九清省
於前非戒於後過啓祝自已身中本命元
神庶得消愆散禍去否迎祥如何啓祝自
已本命元神但只向自已本心齋戒改過

遷善便是也齋醮者齋是戒心醮是誠意洗滌身心自能悔過方可獲福矣故有頌云自家心病自家醫是也如何是自巳身中元神蓋天有北斗人身亦有天有三官五帝人身亦有九府四司八身皆然蓋人身亦有北斗者乃心也斗能運轉四時旋行衆曜心能斡旋萬化總領百神故曰北斗者心也三官者乃是三魂也五帝者即五臟之神也九府者九竅也四司者四肢也若能攝養三魂調和五臟降伏九竅保

運四肢不著塵境斷絕俗情明了玄微清虚智識洞照無礙飛行物外到這門庭請福祈恩豈不妙哉者也故聖入立此有相之外緣引證無爲之内照咄這般消息君還曉黙破青霄萬象開

頌曰

回心返照滅塵縁　悟得元來見自然
三界空花飛世境　九清丹桂隱幽玄
道心還若波中月　法性應如火内蓮
劫壞洞觀無一物　青山依舊聳遙天

虔誠獻禮種種香花時新五果隨世威儀清
淨壇宇法天像地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
建功請行法事功德深重不可具陳念此
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災
衰洗蕩福壽資命善果臻身

夫冰炭不可以同爐賢愚豈可而並居冰
炭不同爐因本性兩異賢愚不並居爲見
覩各殊冰不自知而凍結炭不自知而炎
成賢不言而智清愚不言而智濁賢者常
懷羞禮唯恐傷於彼愚者每行不仁猶恨

損其身哀哉愚輩乎故尚書云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是也
夫在世衆生愚癡不省種種為愆豈知善
惡皆天官記録分毫無失矣是知行及三
千超汝為仙若罪盈八百命應促滅向酆
都獨受於辛酸累子孫定招於困萬嗚呼
於是我太上為嘆十洲三島路上寂寂六
道四生途中冗冗故以經說因緣科垂報
對俾賢者進於善使愚者戒其惡是以方
便隨機教化愚昧立此科格定其禁戒凡

有感心欲求悔過令衆生清淨壇塲肅嚴
法席羅列香花陳獻時果請行法事隨力
建功乃得功德重深而不可陳述也是知
大道於虛旡中而有且以本性於不旡中
而旡孰能指說哉故生天得道經云杳杳
冥冥清靜道昏昏默默太虛蹤體性湛然
無所住色心都寂一真宗是也故知非邪
不顯其正無假豈辨於真說此妙法點化
衆生知其善惡因緣不可縱意爲非不可
恣情作過方漸入於妙門庶得悟其道用

物外玄微豈出於方寸者也𡁮只因不識元初相綰住真空直至今

頌曰

絶除情慾乃修真　肯辦修真自出塵

名利是非宜與恨　松風皓月可爲隣

直須打破幻中影　却保從來身外身

借問世間學道者　休因色相起疎親

凡有急難可以焚香誦經尅期安泰於是說

大聖北斗解厄應驗曰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厄

頌曰

六緣味觸與聲香　化出三災患禍長
空笑蚕樓生海角　却迷鴈字遠穹蒼
不知物假因何物　須信良由可自量
剛向野溪雲影裏　盤桓無語立斜陽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四煞厄　十六

頌曰

六塵多為不能除　四煞相刑起患虞
既是悻邪降未得　自然魅鬼鬪欺誣
狂風斷送庭前菊　驟雨摧殘江畔蘆

空恨這般瀟灑事　劫終劫始現還無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

頌曰

須識元初舊主公　神形高出五行中

鬱羅本豈白雲鎖　苑藪何曾緑水通

萬法謾然唯古月　千言應是只宗風

有爲有相多端異　不昧觀空方見空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

頌曰

七元大聖智通幽　六害緣何敢出頭

風掃暮雲山不動　月沉寒浪水湍流

空因實相知真相　塵覩貪憂覺幻憂

但肯日時生鑑戒　自然光滿四神州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七傷厄

頌曰

寶臺玉府道合真　七賊騷尋鬬損因 十六 十九

風樹只堪驚好夢　月溪實可恣閑行

鍊丹不在金和玉　保性休迷濁共清

但要心頭諸漏息　自然火内碧蓮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難厄

頌曰

頑性皆因逐世囂　幻生八難受煎熬
不知形體來憑限　須信年光去莫逃
忽起一心迷愛慾　却甘百禍苦籠牢
罪成懺悔何堪倚　實鑑頻磨無半毫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

頌曰

否泰交宮豈解憂　九星那肯降愆尤
都緣一點靈明暗　放縱羣魔競出頭
別了故園無意戀　却迷幻樂苦貪求

問君不脫纏身索　神性何時得自由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
頌曰
配合誰知隱大羅　鍊時當要束羣魔
陰陽暫得歸元路　神性應須出愛河
翠嶺夜觀山月秀　碧溪曉覺海風和
堪嗟未悟狂徒子　不顧真空濫者多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
頌曰
靈明元本不差殊　相貌隨因則異途

水漫雲寒波自凍　日昇煙煖凍還無
寂然韋是常清靜　智性須教惹患虞
只憑失其真妙理　閻浮往復廢工夫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產生厄

頌曰

識因迷復昧塵埃　諸漏情閑道不諧
幻去老回衰幻相　出重還入假形骸
輪迴削盡莊嚴境　濁穢遮交寶鏡臺
今勸世間真上士　好修無去亦無來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復連厄

頌曰

神性無爲無繫囚　復連非累自何由
物華不識元同異　真理埋蒙使未周
八苦競來生障礙　十纏并湊起驚憂
也知似恁何方晚　祛已迴頭一例休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瘟癀厄

頌曰

炎涼風雪去還來　斷送殘軀結衆災
攝養不知調暢理　貪癡甘分損形骸
六賊偷耗圓光少　五鬼津般瘟禍催

除是自真開大聖　扶危脫患拯輪廻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

頌曰

凡夫欲要出塵泥　自病休教用彼醫
心地不能除執見　口談真教濟何爲

鏡前未到元無跡　月下雲生本亦輝
中道兩邊都不立　笑歸岩畔指寒溪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

頌曰

頑心不肯滅諸緣　塵界精邪鬪見前

真靜道玄增日減　癡貪俗樂轉時怜
形容漸次衰華室　神水偷那損玉田
爭似省知煙月事　保存正炁壯童年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

頌曰

玄元妙道太幽微　朴散虛无誰得知
歷劫未常生與滅　迴黃應是醒還迷
秋天幸有無雲月　曲岸安詳恐污泥
伏虎擒龍端的處　也須真箇在男兒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蟲蛇厄

頌曰
莫令元識換重更　性定諸塵自不生
猿馬得於煙嶺寐　蟲蛇儘縱迅雷驚
春芳谷口鶯吟日　幽澗溪頭燕弄晴
對景自家承當得　萬山風月轉分明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賊厄

頌曰
有誰預可制凶危　雲外玄玄乃得披
先地先天通正理　劫初劫壞自無期
廓明内外圓融事　覺照仙凡造化機

一戰卒然妖怪盡　耗賊蹤跡眇無知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

頌曰

縛住頑心不亂爲　三千刑憲自亡威

頓開妙覺金枷脫　大啓玄風玉扭摧

曉岸洞明仙隱隱　寒潭朗照月依依

教君會得高天理　苦樂元來只在伊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横死厄

頌曰

真覺圓融保混成　玄華上下廓然清

寶珠萬古光何暗　玉洞千開道本明
爲縱六根迷不悟　情開諸漏死還生
欲求高出輪迴徑　方寸靈明莫用輕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呪誓厄

頌曰

滯網浮生不鍊修　昔迷幻化恣貪求
逍遙元相塵籠閉　無礙真靈慾𥘵因
惱至誓盟心樂道　事消還有道心休
驅驅碌碌迴輪走　問汝何時是徹頭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羅𦊅厄

頌曰

無爲真理去無蹤　皆是心迷路不通
亘古只因貪世欲　迄今縮住昧玄空
鶯吟那解楊梢綠　蝶舞寧知花蘂紅
天殺天生恩害事　好求幽奥破昏矇

十六　二十三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網厄

頌曰

須知世慾患身多　好躍高情越網羅
貪愛遂心平地少　癡慳恣意轉成魔
坑深求出應勞力　未壍之時莫剥那

雲水煙濤從汗漫　小舟輕泛過迷河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刀兵厄
頌曰
世上刀兵有幾般　是非叢裏謾相干
語言讒毀如鋒刃　心地含容便覺覺
一念改修祈度劫　坦然燈火也成寒
中天自有璇璣主　斡運扶持總不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水火厄
頌曰
慾海滔滔浩接天　炎炎業火解燒原

虛明湛寂清無浪　柔順寬容冷不煙
色相兩空心自靜　是非無深任隨緣
水升火降成真道　高架津梁濟大川
於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超出苦衆生　若有急告者　持誦保安乎
盡憑生百福　咸契於五行　三魂得安健
邪魅不能停　五方降真炁　萬福自來并
長生超人難　皆由奉七星　生生身自在
世世保神清　善似光中影　應如谷裏聲
三元神共護　萬聖眼同明　無災亦無障

永保道心寧

頌曰

降伏邪魔心自寧　七元大聖善通靈
常令性似無雲月　勿要情如有浪萍
外滌煩襟除點污　內磨玄鑑破昏冥
自然八難三災滅　影響皆由奉七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中

寸七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中

崆峒山玄元真人註解并頌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爲造化之樞機作人神之主宰

夫北辰垂象於蒼空昭昭矣衆曜拱朝於帝座輝輝然是以斗魁轉處萬象旋行默藏其用孰能知之但世間學道之人往往盡登山涉水謾尋真而累歲無停訪友求師自不悟而元神怎住唯只廣記歌詞多談詩頌到底來落箇何事終不爲實矣便

若習大道捉溪雲悟希夷扶身影豈能得成矣何以觀天地而表大道於目前辯星斗而悟玄空於世外○大衆如何是觀天地表大道辯星斗悟玄空是乃天地各秉清濁日月運行陰陽升降遷變四時殺生萬物道合自然而然故謂觀天地表大道矣乃北斗高懸碧落運度隨時經纏應物總領羣星斡潛萬彙造化妙玄是爲辯斗星悟玄空矣是以聖德貫於天上地下造化萬物若斗不轉而萬類不能成矣豈不

思惟浩浩然若衆生能行此法而道功萬無一失矣行道之功的然成得矣曾聞之北極玄神號曰真武昔於龍漢劫間誓盟北斗以爲師範後武當山道功成就白日飛昇矣爲世人不悟此法自真君行而得道之後更不復有繼踵者也咄廓然別箇真幽理不在雲山深處尋

頌曰

造化元來在目前　道非海外隱幽玄
悟時物物都爲用　迷則頭頭總是愆

風緊水深應有浪　雨餘山遠不無煙
桂輪高掛晴空碧　處處圓明現自然
宣威三界統御萬靈判人間善惡之期司陰
府是非之目
且夫道乃性之要性乃道之機凡欲學道
先須見性是以性靜天之道也情動物之
感也但衆生本來之性因愛物而動情爲
迷邪而失正皆不能行於大道慎於諸惡
亦不能寂寥度日淡薄隨緣志若寒灰性
如朽木但被世間人我利名是非榮辱六

慾七情貪嗔癡怒不顧罪根廣施狡猾縱
害彼執以爲能但欺心取之爲益豈思若
愛河中沉在深波向死生內輪廻受苦○
大衆爭及執一而不亂於心抱一而不離
於道如何得守於道是以大道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非可以爲有四時順此萬物稟
生来可以爲無故消災經云無無有無有
有無有是也寔乃非有非無至剛至大細
入微塵大包天地且陰陽因而則寒暑日
月因而則運行人以因而則靈體以因而

則動是乃天地萬化皆不出於大道矣若此一著如何下手但觀陰陽之機要察造化之變通自然體合大道之理也又孔子云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義同一也若衆生不著邪見不造愆非精白一心皈依斗極

則無不感應矣北斗爲喉舌之司斡旋萬化宰制羣靈斗中有司非司危司罰司過之神以掌考罰有延壽益筭解厄上生之神以録功勲倘一念改修則延生注福而神默佑之矣乃得自在無爲逍遥三界變

化玉清飛騰金闕大妙玄玄豈不樂哉咄
好以捨愛欲而悟法門戒貪嗔而登大道
頌曰
世間皆有利名叢　昧了元來舊祖宗
護恁行緣多露布　却將妙用轉躊慵
澄澄緑水迷高漢　渺渺白雲障遠峯
夜靜只聞漁叟笛　蓼花相暎不知蹤
五行共禀七政同科有回死注生之功有消
災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則
殊途命分俱無差別

乃天地萬化皆爲之一化也是以萬物之源皆非道而莫能生也且天地星宿日月風雲雷電雨露河海淵源丘陵山嶽草木芳花田禾稼穡五行七政陰陽遷變寒暑往來人身品類一切情物皆憑虛无自然沖和太一之炁並得以生成矣○大衆但世人皆不思内真唯著外境忘真失道貪愛縱情豈想無百歲之光陰作千年之體調嗚呼迷惑者也嘆世間之人皆飾其室以爲身之宅不知身以爲神之室屋之傾

頽身乃無所隱身之有漏神以無所居又
云休迷幻化境耗失本來真且好寡慾絕
念鍊性澄心毎憂善之不及常恐過而有
從念道思真不生諸惡採和炁於丹田立
仙階於紫府是乃有迴生換死之功有消
災度厄之力戰出苦輪逍遙物外矣咄寒
空月色無高下障礙除時處處明

頌曰

道本無形無諭言　休於空裏辦因緣
柳陰貪翫鶴鶊語　蓼岸那知白鷺潛

荻葦幾多花落浦　波光千里浪迷天
晚來不覩魚舟過　空對斜陽度老年
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
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祈福祈生莫曉
皈依之路

竊以立二儀覆載默運於玄機化三才混
成大開於妙用是以太極分判化清濁烝
而爲天地之形大道變生積陰陽精而作
日月之象萬象森羅羣情命物吹嘘而不
宰而宰櫜籥而無爲而爲其道自然備矣

且以人身四肢百骸所以動者心也乃知天地禀道而成則有生而有死人身因心而運則有吉而有凶在乎智人所行則可鑑善惡之召也夫心者神也神者性也性定則神安神安則心運使心運沖和正一之炁道合自然而已豈不爲樂哉○大衆且夫大道未成天地之象時上下虛寂內外寥廓孰可見而取之誰可得而言之且如人性未入於色身之日逍遙物外自在無爲何事得而縈之何患得而損之皆是

累劫至劫從迷至迷宛轉輪廻流浪生死
死則入於地獄生則撞向胞胎得於誕免
之後漸知世事早逐邪非失其真理不思
只爲迷惑把本來無礙之性受在肉體之
內有萬種禍患損惱其性尚猶不省問汝

塵世有何榮樂乎但凡世衆生不知性合
天地命同斗辰皆往往見善不從爲非競
入遇虧盈之數不知攝養之方有延壽之
科豈曉皈投之徑吁哉咄𡫸然有箇昇仙
路爭奈貪迷逐浪流

頌曰

好憑智慧奮雄豪　反復清波出怒濤
常遣業根生善念　莫教仙徑足荊蒿
澄湖雲散天涯遠　秀谷蟾升海角高
獨對寒江無限景　儘從雲卷衲來袍

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纏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尅害連年困蔫累歲迍邅塚訟徵呼先亡復連

且夫天輔善而罰不仁故垂禍福之報人畏禍而喜迎福當行仁善之因故天勸善

亐必以用福人好福亐當以戒非但世人
不知天理但好福而不能行於善空畏禍
而不能慎於非如此之者欲望安居享福
則未之有也但安居享福者皆是曾施仁
立善慎過戒非故然如是乃以禍福因緣
善惡報對無欺心害彼者久榮唯溫性克
己者長慶分明公案只在目前爭奈頑心
不能決斷如何只在目前且如在世者勤
求而則富儉用而則豐不能勤求而儉用
安得豐足乎好福而積善畏禍而戒非不

能積善而戒非何致安居哉但凡夫衆生
豈思善惡報對賞鑑分明但嫉妬慳貪迷
眞喪道只顧眼前一時欺心狡倖不思他
日萬種禍患臨身致使魂神被繫禍患來
纏病不愈而邪氣侵運不通而横事起生
兮煩惱死則波吒何如滅心業而除身業
悟體空而觀性空

頌曰

元來無物得稱名　只爲貪迷改變頻
遂樂不知爲患本　貪生那信作愆因

且須解放心頭鏁　洗去從前性上塵
好向氷淵宜緩步　失兮何日出沉淪
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若有此危厄如何
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真君及轉真經認
本命真君方獲安泰以致康榮更有深妙不
可盡述
竊以天道無私所親者惟善禍福有報所
感者在心是以爲善者福自近之作惡者
禍不遠之夫九清大羅及三塗苦獄本自
一心發爲兩事是知天道不負於衆生乃

衆生有違於天道故禍福如形影之相逐實報對似循環而反覆○大衆豈想賞罰如此分明因甚全然癡呆不省但只欺心狡倖毎求自己之榮抱恨懷讎常妬他人之樂那信欲求自己福先當福與人害他求利己暗中損自身如有不信略問一言狡倖過人過得於天否若罪盈過滿致令上天之怒責下鬼之欺誣此時痛苦悔之何濟也嘆有此危厄如何救解但悚思之事急宜廻首戒貪嗔而起方便之心塡坑

澂而發平等之意修齋謝過精思念真認
自己本命真君方獲安泰自得康榮如何
得見自己本命真君咄休縱羣魔盜心鏡
常教心鏡攝羣魔

頌曰

莫教這箇著羣魔　戰退三尸出網羅
苦海浪深宜上岸　愛河風緊早登坡
但能把住真空性　任是從他境界多
柳綠桃紅俱幻化　只堪低首笑呵呵

凡見北斗真形頂禮恭敬

且夫道本無形故育物而即育物雖有像然抱道而本無是以有假而有真無真而無假乃道藏萬物之中悟則只於目下人執一方之外迷來何處搜尋凡欲學道如何行而見之但善者當從凡惡者宜退累

行積功道合天理然後感遇明師引入無爲之法門得見玄玄之道矣是以善惡由於心也玄理出於師也智須自我道因師指雖還明師自智淺而不知深理然雖智善不假師而豈達玄微○大衆但欲學道

先當從善退惡常以戒非旦暮不離於道
矣時刻不亂於智矣如此行之道無不備
矣又乃凡夫衆生多失眞道何爲也因萬
物外誘使五欲内荒逐樂貪生迷眞失道
故太上曰勿著外景使心不亂只緣眼前
之幻景致令身後之禍殃寧不慎之乎見
假者起眞心遇眞者去假意謂如凡見北
斗眞形頂禮恭敬者何也北斗者乃天之
樞紐也眞形者乃亘古不易之眞像也頂
禮恭敬者乃人之精誠敬奉也夫道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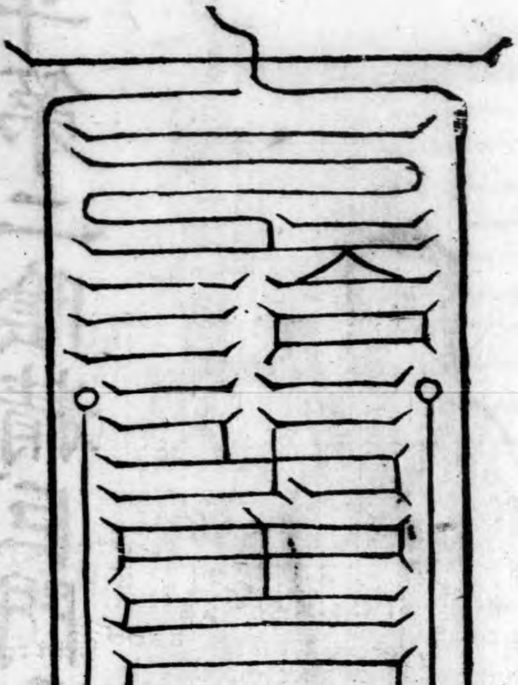
遠求物物是道迷不能覺悟頭頭是迷乃聖人化衆生認物中之真則大道於掌握而矣故說法言使凡夫不生邪見不造愆非演假顯真以度於未悟者也善惡之由皆心也但可行時斟酌而行當止處三思而止依此進程實爲玄妙不亦宜乎咄心業除時三業滅意魔起處百魔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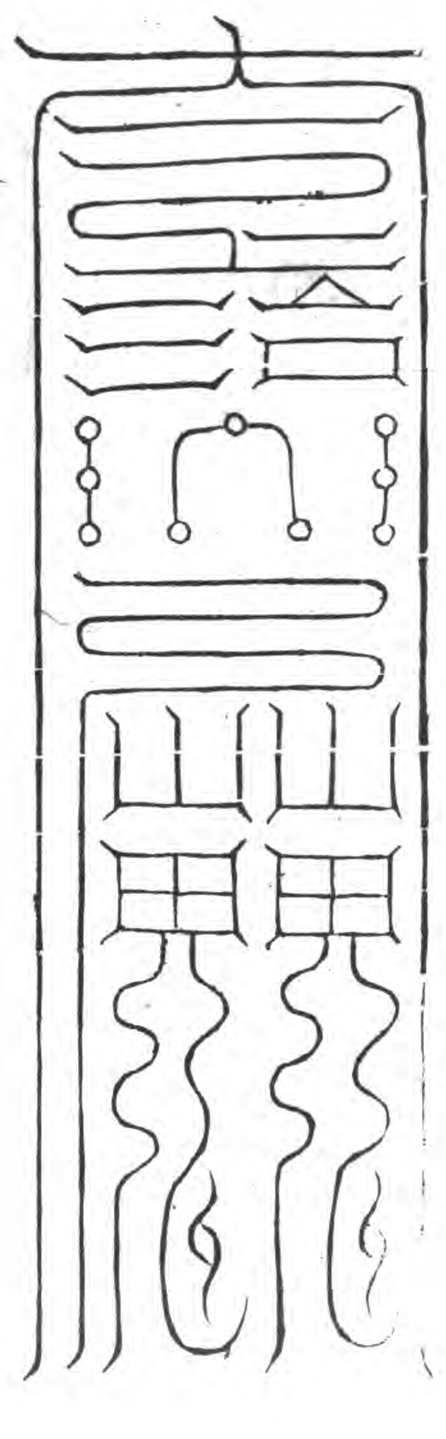
壷中法相本寂寂　只爲從隨意下賊
出没閻浮去與來　漂沉苦海曲還直

爭及頻悟故鄉景　劫外雲山玄最極
欲識其間端的意　夜深江畔一聲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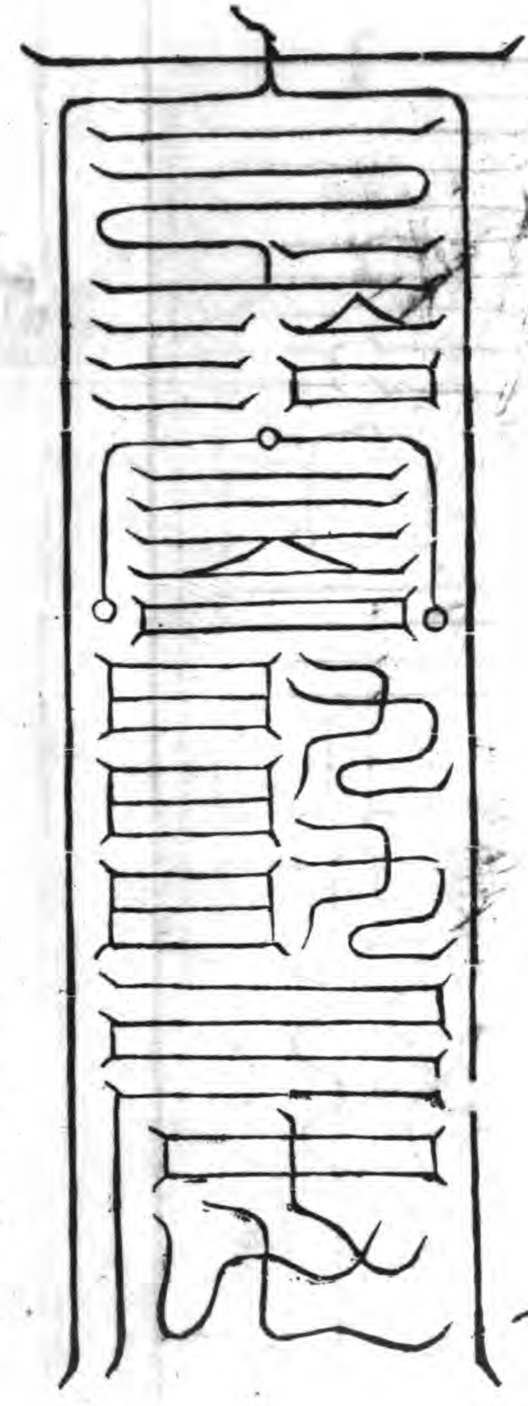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子生人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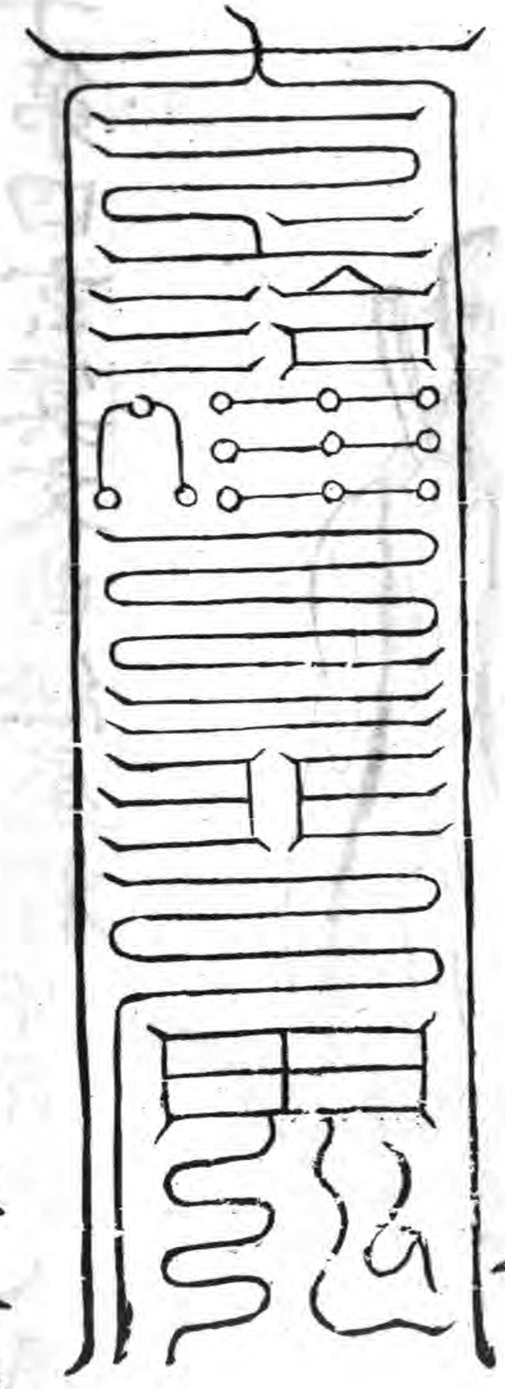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丑亥生人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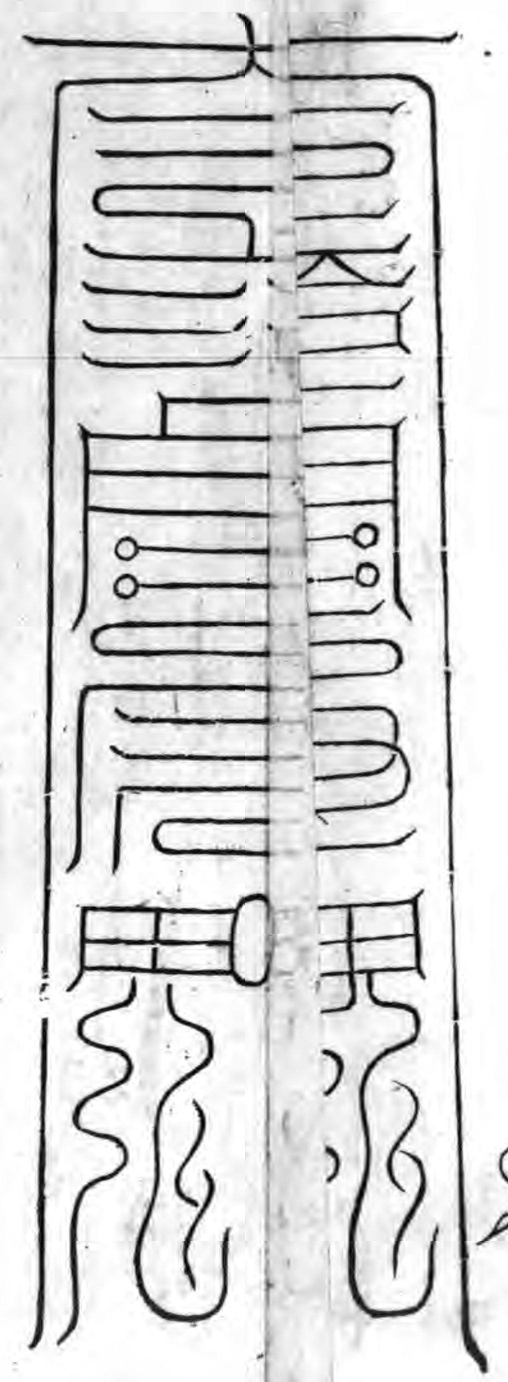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 寅戌生人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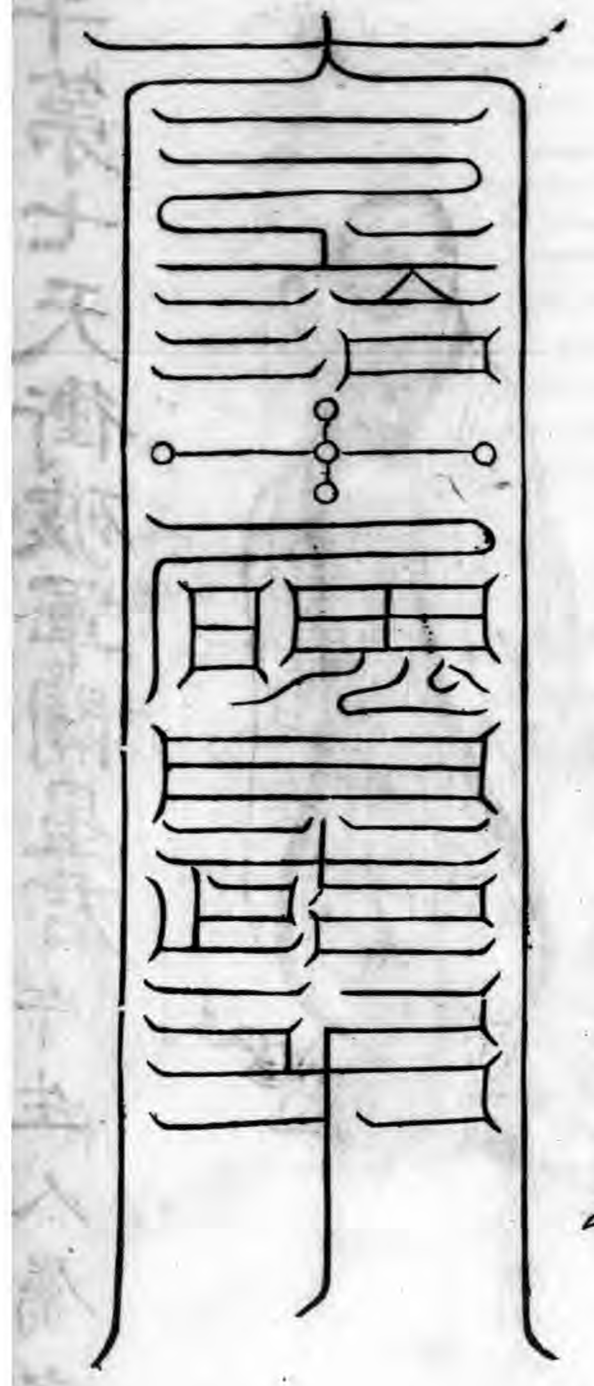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卯酉生人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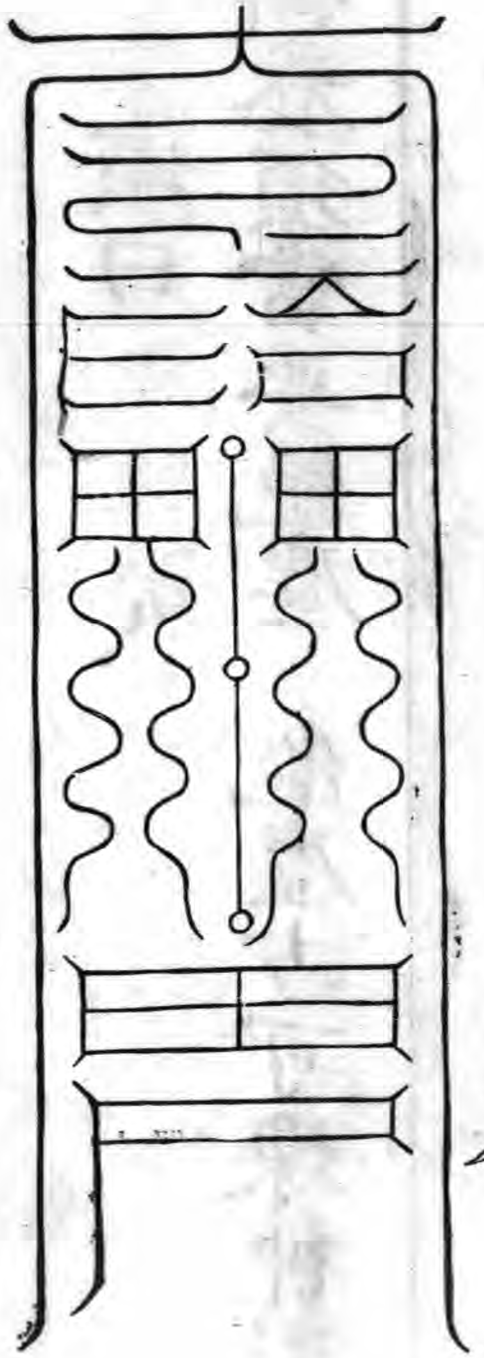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辰申生人屬之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巳未生人屬之



北斗第七天衝破軍關星君 午生人屬之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第九隱光内弼星君

頌曰

誰知九竅表天罡　運斡靈臺變化機

忘意見生應降福　輕心落死自成非

默施丹闕通神德　高布玄山炳聖威

迴首碧空雲散處　寶珠燦燦顯光輝

上台虛精開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祿星君

頌曰

攝養須當要絶塵　絶塵方可煉神形
曲江雲靜月應白　幽谷煙消山自青
丹竈虎眠風颯颯　玉池龍戲水泠泠
三台聖法適將扣　六鬼奔逃無處停

如是真君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縁得聞持誦其功德

力莫可稱量
且夫至聖道無親潤及於一切衆生智有
等變異於萬端本來面目元沒差殊善惡
之因爲行雨露浩浩四生遑遑六道難昇
九衢天易沉五夜地皆爲衆生貪愛愚癡
故然如是也十七且以浮生在世貪十三迷俗境不
顧真空以狡倖取爲能以欺心務爲智以
財利用爲榮以聲色樂爲樂遂致失其真
道永劫輪迴但只舌如三寸剛刀尋尋損
物意若十面埋伏念念贏人豈想天地鑑

人如影隨形善惡之報禍福以迎○大衆
又寧嘆人生幻體壽年七十其間夜消太
半得一萬日其内憂患中分待有多少時
光忍造愆業乃以人身大小腸爲江海兩
目爲日月五臓爲五嶽頂圓像天足方像

地天地秉道而生人身因道而長既人身
與天地同體爲何天地長存人身不固皆
是天地抱道而寧人身敗道而動天地抱
道而寧則陰陽交媾自然上下往來綿綿
道合真一故然得長存矣且以人身敗道

而動則損壞元陽敗虧道用喜怒貪嗔不
守自真深迷外境陽魂消滅陰魄崢嶸不
識抱道之理四大百關羣魔競毀安同天
地之至堅固也故上智衆生得聞如是能
開悟解持誦皈依者道心深重宿有善緣
得遇我太上玄門真教脫免輪廻證登仙
品永絕六道之恓惶超赴十洲之快樂出
乎玄玄矣咄得遇玄門還不悟輪廻往復
幾時休
頌曰

玄門應是少知音　豈在雲濤深處尋
但得轉迴芳栁徑　自然現出碧煙岑
行觀嶺畔山花放　卧聽山前野鳥吟
此箇幽棲非遠路　悟來端的不離心
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圓道心開發

出羣迷逕入希夷門歸奉真宗達生榮界
且夫或行於至道之門或涉於不善之徑
所在乎心智也心省非而愆自滅智悟真
兮道自生智不悟真空心執迷狂逕玄門
真道何由得見哉當從於善而戒其非守

於靜而離其動也靜內日月別有三山動中境界不無六道靜爲仙子出身之由動乃凡夫入夢之本出乎智人矣且乃舉一措或是或非一思一念或邪或正是非可鑑邪正可辯矣於是非邪正之間好安詳下手○大衆誰可去曲邪而蕩蕩乎孰能飲道德而陶陶矣智者混俗世而愼非爲愚者遇道真而不正信儻若有正信善智之人值此真經智慧性圓道心開發出羣迷徑入希夷門歸奉真宗達生榮界矣又

乃智慧性圓者智者目視萬物身在諸塵性不生亂心不有著乃為智也慧者二儀道用三昧真空無幽不燭無化不通是為慧也性者劫終劫劫常在常存之神也圓者圓融覺照無礙洞觀之真也道心開發頓悟真道也自然出羣迷之徑入希夷之門歸奉真一之宗得達長生榮樂之界也所謂塵性不除三災並起道心開發六慾皆消

頌曰

法鏡融融隱寶臺　因循休待滌塵埃
頓開妙道真清靜　撤脫迷途化樂哀
省得有爲緣有用　從教無去亦無來
道中消息如還悟　妙相神威越九垓

於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世生生不違真性不入邪見

夫鐵鑛雖頑因鍛鍊而爲器人心雖欲親道德而戒非鑛不鍊而終不成器人不修而終不成真是故憑匠師而方覺悟因道

德而始知空道乃萬物之首德為百行之
源故道德之玄玄利周於一切凡夫衆生
豈知其日用乎然道之無形但戒欲而可
見雖德之有鑑非積善而不成慕道者不
見其性何以為真立德者不修其行何以
為仁凡修道修德者當以清真守靜實腹
虛心退己讓人恭尊克下若不取其則學
道修真者終有廢矣且以未成道之日凡
夫幻化色身性命之由為是善惡不等禍
福差殊皆屬天曹地府主宰官僚掌握性

命有過而責罰有善而賞福既嘆如是好
於八節三元生辰本命嚴肅清場轉經齋
醮恩真念道謝過祈恩其罪必除其福必
降不違真性不入邪見使保天年得道長
存也若溺邪見則迷真迷真則敗道敗道

則罪生罪生則形喪嗚呼因寸心之狂亂
墜入迷河信六賊之般調撞於業網何似
鍊金丹之一粒脫幻化於四生則得道遙
物外與道合真自在玄玄無障無礙

頌曰

體中別有太微神　神內圓融號杳冥
視聽不知何相貌　通玄長是合靈真
依依桂月懸明鑑　鬱鬱松山倚翠屏
山月高低俱不礙　洞然無物兩忘形
持經之人常持誦七元真君所屬尊號善功
圓滿亦降吉祥
解曰別有威嚴界無礙無為原自在塵情
纖芥不留心坐感萬神相護愛○大衆玄
門消息事且好著心知修真須務本本立
道無虧不知道在本焉得達瑶池故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欲求道玄且固基本本
固求真易求真喪本難本真俱有妙方得
到家山且夫無為則賴於有為故知基本
有相則辯於無相要識當頭識得當頭破
方開耳目聰元來真妙化只在本身中須
知擊石有火坑地即淵思福當善斷因識
緣解渴必水敵寒則綿進真成道慎過無
懲但人能精進持誦念道思真善功不退
行滿功成吉祥集降神沐逍遙永享太玄
矣咄勝景謾誇三島有滿懷風月更翛然

頌曰

重樓華館湧靈泉　中有丹皇號自然
混育鬱羅開大有　沖虛金昺運真玄
陽神保鎮三明地　陰魄降擒六洞天
莫向枕邊迷幻夢　恐孤寒月滿漁船

即說北斗咒曰

北斗九辰　中天大神　上朝金闕　下覆崑崙
調理綱紀　統制乾坤　大魁貪狼　巨門禄存
文曲廉貞　武曲破軍　高上玉皇　紫微帝君
大周天界　細入微塵　何災不滅　何福不臻

元皇正炁　來合我身　天罡所指　晝夜常輪
俗居小人　好道求靈　願見尊儀　永保長生
三台虛精　六淳曲生　生我養我　護我身形
魁䰢魋魒魓魖魈尊帝急急如律令敕

頌曰

玄牝樞機列化神　薦登真理沐洪恩
祥煙塞斷迴遑路　新月開通樂逸門
正炁攝生安禹稷　靈源保育運崑崙
七元不昧流光照　萬聖來前衛我尊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

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佑主持人
命使保天年凡俗無知終身不悟夫本命真
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有
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將本命
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

且夫道育天地之根炁補五行之用物盜
天地之靈以成茂人盜萬物之精以求安
故三才五行人倫命物皆非道不生故非
道不立一切萬物皆不出於大道者矣故
以道含萬彙人悟一心萬彙播經非出於

道一心變用莫實於真凡欲學道歸真修身保性者當務於真實故天實可運於日月故地實可載於含靈人實於諸世中自然大道之真可成就無漏也故真心實行道則無虛以成真若顏心不戒聖功何以達玄門一切行業當要實功我玄極之大道用而有真奈浮世迷人看之若假嗚呼但淺根薄行之衆生豈信玄門別有幽極之妙理唯只樂情慾爲歡競浮財而作富見言邪慾爭競欲聞聞說真空如起䧟妬

謗玄門若泥沙貪非爲忘性命玄真妙理
隔萬重之煙水苦海迷津何時得越於道
岸哉以此爲凡夫無知自身不悟故我太
上啓無爲之金口吐濟物之玄珠指三天
之有路塞九夜之無門利益羣生恩沾衆

品誘上善成天真引中下歸正道敎演三
乘經垂萬化蓋爲衆生種性不同根器各
異說上乘化上根有中下之人必不能達
於此理爲縛心鍊性默默無言綿綿用道
進無形之理慕無像之真非上根無由達

理故說中乘下乘用外緣而引見内真說有相而辯於無漏矣且如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者謂六十甲子所屬生年之日即爲本命每年有六次逢值即是本命下日也其日有當生本宿星官本命神將下降世間觀察善惡兼有南陵三千使者北斗七千神將俱來擁護此日即宜齋戒禮誦懺悔祈禳皈敬衆真欽崇本命當得災咎消除命年遐永矣或謂南陵使者三千人者乃離火之象丹陽之宫三陽爲

三魂動則神靈生而主於心也心能禁制
形神使不亂也北斗七千神将者坎水之
形黒陰之府七精開七竅通則光明徹而
主於腎也腎能慎固精氣使不壞也此乃
人身中本真所在之處因真元在谷則得

三尸七魄六欲九蟲悉皆順道而有萬神
衆真盡來擁護此乃道之實也咄會得太
玄消息意泰山變作玉京山

頌曰

愛河岸闊浪迷天　且好抽身上法船

制得耍猿眠卉徑　任教意馬走芳田
達開玄理頭頭道　悟到幽機處處禪
月夜獨吟髙舉棹　家鄉掩䁋古峯前
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
崇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齋醮
不修香火此爲輕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
祿減筭除年多致夭喪迷誤之者雖遇經訣
懷不信心毀謗真文如此之人身謝之後淪
没三塗漂沉諸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
斯苦

十七　二十

竊惟求煙而近木救渴而近泉戒非而近
善惡愚而近賢夫木性非炎鑽之則火出
人心逐慾戒之則道生非賢勿辯愚非泉
勿釋渴非正勿知邪非真勿知假以假顯
真以邪知正且如玉臺懸寶鑑輝輝其中

豈汝有形骸秉大道玄玄於中何爾無夫
寶鑑本真內現者虛假形骸元假中隱者
乃真當以心鏡拂拭絶纖塵性合道兮周
沙界大道無物不包含性則無心而不亂
萬物已知爲假一心獨照爲真若取物用

之樂道無由若離物言之登真沒路是乃
引目海涯忽觀桂月閑遊山徑頓覺松風
因惡而可從善爲假而可知真因凡則知
聖因苗則知根且以凡夫在世衆生不以
假物指真如何辯有像不以法相傳空如

十七　二十一

何識無形故以聖人垂化用於未悟者也
故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也若有
我等一切凡夫衆生悟斯大道知本命限
期持此玄經進步仙階能精修不退者自
然福德增崇若不進玄功輕生棄命之徒

當自性入別骸心攢萬苦灰河明報何時
徹鐵域拘囚甚日休爭如好憑一智登天
路莫順三尸作地囚
頌曰
隨力修真則見真　苦修多作始初勤
當須要辨真實行　方入無爲自在門
業海省無千里岸　蓬山迷有萬重雲
漁燈照處寒江靜　鷗鷺驚飛失舊群
若本命之日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世於本
命限期開轉真經廣陳供養使三生常爲男

予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

蓋聞情起乎物識起乎心欲情起則三山作羅酆情欲滅則九夜爲玄府大抵羣魔衆苦緣甚而來八難十纏爲何而至欲物乃羣魔衆苦之根亂性乃八難十纏之首欲乃本無根目乃欲之首魔則本無礙心是魔之因故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陰符經云聾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也蓋萬緣千行皆出於一心也又云柳綠桃紅

乃眼前之幻化風清月白是刼外之生涯若寂照太微則神生丹闕如昏迷世慾則魄墜寒池諸塵諸漏萬種萬端只要於假内認元初這箇於無中覓實有容儀則可以行大道也○大衆乃以目前境界浩浩多端俗態迷因般般無盡七情六欲五鬼三尸化邪慾誑爾入迷河局俗樂唆君歸業海種種禍臨何如奈忍但當降其心而羣魔自伏戒其慾而衆苦消除心滅則萬法皆滅情生則衆苦自生入道玄門幽關

夜府路本一條剛行兩徑神靈射九夜開
光魄散昧三山閉黑天堂之樂地獄之囚
爲非之果作善之由皆隨靈臺而變化從
智性而出現者也若有衆生能知本命之
理清淨齋戒滅於塵漏其善功超達天司
獲相貌端嚴位登真人得越苦海皆因降
心伏魔從善戒惡可登仙界逍遥不致幽
牢拘鎖若有持經辦道之士遵依太上之
文不犯聖真之禁得道成仙乃蒙恩先聖
將何以報之故證道歌云粉骨碎身未足

酧一念了然超億劫是也只要慕道了然

心滌無垢便爲不負天地之理也咄鑿開

石壁無遮障萬象森羅掌內觀

頌曰

玄靈大慈濟牢籠　廣化三乘悟太空

目下自知宜取用　雲中他説莫尋蹤

桃溪柳岸君家事　桂月松風我祖宗

堪笑幾多學道者　却貪塵景走西東

其有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下賤縱知本

命無力修崇能酧水獻花冥心望北極稽首

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蠲除獲福無量天師歡喜踴躍作禮讚歎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夫水性至平浪因風起人心本靜動自物生物不著兮情不生心常虛兮欲自滅愛欲起於心形神喪於物漫漫業海不歸岸而一任漂流黷黷羅酆競涉路而從教險峻直待失時方覺悟日中扶影謾惆𢡟○大衆貪愛狂迷癡慳恡惜愚人不悟此乃

喪性命之因迷真玄之本俗樂貪迷非君之益道心開發乃我之榮雲霞幽洞閑日月之光麗閣華堂昭星霜之變物外離塵境界別有道遙世間虛華俗樂豈無患害凡修真鍊性者當要十二時中一百刻內行坐施爲清淨身心常立方便自然累功積行善達三天登真得道矣故太上有曰進善若偷是故於塵世之中和光順時隨緣立善若言善不行善則證道無門見非能戒非則登真有路凡欲修真學仙之人

當建眞實之行也且如世間貧賤高下然
各有等差大道眞空則實無分别有爾智
清心而進道有陳幡列像以祈恩善立各
門恩成一路世情有富貧之間天心無高
下之分但能起一念進道為善之心外則

天眞地神祐之内則元命形神樂之自然
災厄蠲除獲福無量是時天師得受是經
不勝欣喜天師者秉道輔正曰天之師迷
眞逐邪曰地之鬼故悟眞大道之人正可
謂得遇無上法橋矣咄一神秉正無邪諂

三界逍遥總在渠

頌曰

柳岸分明橫法橋　迷來恰似路迢遥
煙飛江浦山光淡　日照幽村野色消
幸是本來無著相　强教今日話忉忉
不知迴首人間幾　月白風清我獨招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下

史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下 才八

崆峒山玄元真人註解并頌

老君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屬
天司懺罪消災莫越修奉過本命生辰告身
中元辰驛馬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

寧

原夫天地無象道隱於混黃日月未形炁
含於太朴一炁足而黃中理大朴散而物
始生三才布化於羣靈六運吹噓於槖籥
寒暑遷變律呂和彰上散日月之晶布其

星辰下凝清濁之滓列其丘嶽產育萬物
滋長群生入盜萬物致寧物耗入兮致道
春茂則秋衰有生而有滅若不形而不像
亦無死以無終○大衆眼睫不遠於目視
見弗然大道只在於心修之豈識雲宫梵

闕寶苑鷲林將有相而識於無相仗化緣
而知於空緣因有爲則至於無爲爲有相
而得於無相靈臺不昧道應明塵積昏朦
神必暗靈竭精潰形病身亡三魂渺漠空
於陰路太悠悠百節形骸謾向荒坵寂黷

黷餞敵一國之富此日那榮空傳六印之名於期何濟世之迷愛慾而多失元辰縱貪婪而廣沉驛馬目視桃紅柳緑不知空色之由意隨蝶舞花飛豈别因縁之分於海波闊遠處旋渦中宛轉甚時沐在山石

深厚地雲穴内亂竄何日止但世人惡濕而居下畏死而貪生不知生者死之根過着禍之首自當畏濕而居高貪生而脫死恐禍而慎過防患而戒非自然逍遥爲陸地之仙也且夫衆生作非犯禁累成過咎

何法得免何計得禳在乎悔省前非永絕後過精思太玄恭勤敬奉自己身中元辰驛馬可得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屬安寧如何是告身中元辰驛馬蓋元者始初也辰者真象也驛者宅谷也馬者頑獸也欲請福當禱祈參求本來元初同大道合天地運日月齊山嶽通幽達玄無為無礙這箇元辰悔過遷善便可消災度厄矣能縛自身宅谷中意馬心猿得住自然萬災不干群邪稽首則得逍遙三界乃證玄玄

者矣咄自身驛馬擒降住方得元辰落九災

頌曰

莫繫元神五蘊山　就中虛幻事多難
迷雲常惹靈臺伴　愛浪頻潮丹闕間

九戹漸生猿馬旺　三災轉起鬼邪頑
誰知照見真消息　風月依依兩不干

凡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此真文者外伏魔
精內安真性功霑水陸善及存亡悔過虔恭
漸登妙果重立玄功證虛无道乃得聖智圓

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遥雲際昇入金門
與聖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量無窮快
樂自在

且夫善惡之各異皆出自於所爲禍福之
兩途乃實因於所措大抵幻魔縱則愆必
積心業滅則罪亦亡雖知善惡禍福如影
逐形莫可逃之且世間凡夫衆生不知何
以至親何以至大雖知惟道至大惟命至
親今乃知道大命親何以求之何以護之
須知樞之自輪綱之自紀一心攝正萬法

無邪親者不能敬焉能敬其踈内者不能悅焉能悅於外則敬親廣兮踈必善之則悅内加兮外必推之是故可正於一身自然弗令而順之者也○大衆何如龍吟虎嘯昇沉於丹昴之中鬼哭神號奔竄於黄宫之外可得證虚旡之道壽量無期快樂自在逍遥三界昇入金門與聖合真矣咄身到曲溪煙月岸楚峯山色轉分明

頌曰

玉虚臺畔舊圓融　無礙無爲萬古同

只爲情迷生滅内　拘靡真覺去來中
皆因執有還著有　縱得依空又落空
空有可於方寸鑒　自然展轉顯神通
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身心
焚香持此真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
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致感萬聖千真
俱來衛護此文所在之處千真敬禮萬聖護
持魔鬼潛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皆消滅
且夫大道難稱玄功罔測霈洪恩則敷於
萬物布妙化則徧於八紘有品咸亨無物

不載然而道無不載廣施有用之恩物遂
生成大啓無爲之化又曰有用之空非有
用無爲即色豈無爲用爲要識其中理方
脫輪迴與嘆悲而知天地蓋載其恩彌焉
日月照燭其恩亦然大道化身其孰固憐

不知身之以國命之以君靈之以本氣之
以臣縱妄想而迷五色隨貪愛而滯六塵
須知君愛敬國之昌靈氣沖和身不亡臣
子忠君君愛臣家邦從此轉興榮蠻夷縱
有多兇勇自是無由敢戰征大底以和成

晏以正攝邪一念頓息萬縁俱忘若起一念之因應受三塗之報則有過去未來見在捨身報身受身迷不知涉於深淵貪不知步於峻嶺兀兀如癡昏昏若夢起無明業火毀焚樓閣之嚴鉄有漏迷津散蕩真

元之理是以衆生斯之廣矣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身心焚真實香持念真文自認北極所屬星君隨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鬼魔伏匿願我合生同離業果者矣咄七真拔苦尋無地一念

忘時別有天

頌曰

萬疊雲山聳翠華　分明歸路本無差
爭知只恁他鄉好　不顧終非自己家
去執乃爲真懺悔　忘貪便是大丹砂

降心得入幽微徑　笑看溪風送落花

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乃修真之徑路得道遥遥皆因此經證聖成真皆因此經出離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命延年皆得自在永爲身寶福壽可稱保而敬之

非人勿示

凡修道者皆憑於保真練性之理也乃知昧性者禍有多焉悟真者福無少矣善惡施爲皆惟然於心也禍福可鑑皆惟然於智也蓋凡夫在世動念施爲行藏舉止禍福善惡互相交錯其間分別者在乎智也故以有善即進而從之遏不善當退而戒之退不善可立於功戒爲非勿失於德可見於玄門矣空言退惡不立其實功謾說進善弗行其實德希夷之門性相之理何

由達於此也乃以聖人垂經譬如日月之
光輝能破黑暗視現萬物明照諸方使一
切衆生未知者知未見者見其功皆爲天
之德也我太上說此經敎亦同日月咸使
凡夫知登真入道之途脫苦海輪迴之路

其功皆爲於聖之德也乃以衆生之性亦
與日月之同洞照太虛纖塵不染飛空無
礙乃不知立功修德之理障礙雲生煩惱
業起昧却靈明涉於幽暗貪呆不顧前坑
之險逐樂寧思後患之憂〇大衆爭如立

功修德其福不可稱量可濟度苦魂可永延遐筭出離生死得道逍遥即可證聖成真上登三清之境矣咄延生經訣修真路體用皆因此一經

頌曰

玉壺壺内隱玄玄　欲識須當縛耍猿
功行切宜都總備　聖真方得兩皆全
劫終不壞飛仙島　物外猶存豈梵園
悟到從來幽妙理　玄微極處只無言

老君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還於玉京是

時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以傳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所在擁護

原夫天無私而勸於善也斯有道則福無形也人惑欲而從其用也斯有數則福臻中也若以所得其中則福祉之來也不可禦又奚慮其釁極也若人所以失其中則釁極之至也不可逃又奚望其福祉也蓋以善惡因由如行車之轉輻如谷聲之應逐還報然而何以免之君不見芳英滿檻

難逃九月之霜金玉盈堂怎免百年之限
人身幻體終於浮世豈長存罪戾增崇定
是冥途縈永久何如開神光射破八門關
掃氛氣高昇三界府奈何衆生情迷諸漏
性積多愆於濃濃浪裏走無停向靄靄雲

中迷不省可嘆三尸六鬼得勝喜容容却
嘆四大百神勢虧愁慘慘雲宮仙府去無
門曠野荒坵應有分將玄真浩散逐悲風
把靈魄飄悠涉鬼路平生寃業見前來空
悔問君何去住故太上曰上德不德下德

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夫執著邪見遇
啓正觀可敵羣魔握權天地指勑萬神役
祛三界之樞機也且以罽塵廣厚迷障昂
高未能飛步於青雲何引凡軀於碧落如
何向五苦八難之中到三島十洲之外但
於方寸之間馘邪魔奔遠於寰區之外晏
忠良弼輔於朝幄之中自然神昇超世道
合自然而然出入往來無縈無礙自在逍
遥矣是乃太上垂濟物度迷之法普徧萬
方周流三界於是令天師傳授衆生咸離

苦業俱入道真持授歸依通玄究妙洞觀無礙超入法門自得十大仙官翊衛修真抱一之身矣咄一心摧斬諸魔鬼衆苦翻爲十善神

頌曰

衆流分派育羣生　雪月輝光雨霽晴
千浦浪渾千月暗　一溪波靜一輪明
元同真處異何異　只爲迷來成不成
却笑落花飛片片　野禽由自弄多情

於是再拜

老君而說賛曰

家有北斗經本命降真靈

頌曰

瓊文奥旨甚叮嚀　爲恐衆生落夜扃

故說太玄玄妙理　指開頑識識空形

祥風灌透黄華館　慧月光輝丹界亭

運取聖功非内外　神明應是降直靈

家有北斗經宅舍得安寧

頌曰

誰能頓解悟真經　遣去凡情護我形

鍊性保神精養血　固根離愛氣和靈
泥凡運得開明月　液海應擒照鑒星
六識若降無患惡　自然宅舍得安寧
家有北斗經父母保長生

頌曰

勤修妙相體圓明　方寸休教染垢塵
默默施爲仙行業　綿綿進用道功程
十華定舉標金格　五老須從註玉名
皆自一身持戒善　慶敷九祖保長塋
家有北斗經諸厭化爲塵

頌曰

但能常靜暨常清　天地咸寧萬法明
神谷長存開玉蘂　刀圭乃得產金晶
寶壺騰瑞龍蛇戲　壽昺飛光鬼魅驚
若取聖功頻煅鍊　自然諸厭化爲塵

家有北斗經萬邪自歸正

頌曰

心猿縛住入玄幃　妙相莊嚴自此威
斡轉玄關塞地穴　驅回妙範奪天機
慧鋒誅斬妖魔盡　法印宣威魍魎稀

蕩蕩滿懷風與月　萬邪稽首自歸依
家有北斗經營業得稱情
頌曰
方寸修持坦坦平　塵緣都没半毫縈
三尸計攝歸玄理　六賊機圖滅怪獰
現出曲溪山月朗　透開春色谷風清
不知這箇生涯事　誰肯經營得稱情
家有北斗經闔門自康健
頌曰
不在驅驅度遠關　道迷雲外得應難

神光只照無爲路　法眼休觀有礙山
朱閣玉樓真造化　清風明月樂脩閒
幽菴活計人能會　從却菴踈主亦安
家有北斗經子孫保榮盛

頌曰

空洞靈臺瑞靄清　汪洋和氣徧區紘
雲巒硌硌神風冷　煙舍蕭蕭皓月明
野叟笛吹無事韻　牧童歌唱太平聲
自從認得山家樂　姹女嬰兒展轉榮
家有北斗經五路自通達

頌曰

綱紀經綸事業興　忠心匡國輔高明
未容讒佞食君禄　常許功勳作帝卿
宇宙既能施正化　江山應是肅然清
同瞻聖主巍巍德　載路通亨賀太平

家有北斗經衆惡永消滅

頌曰

誰肯調馴猿馬情　免教奔竄悞前程
對他桃李舒晴日　收拾生涯隱故京
好是雨餘山色淨　只愁雲暗月華明

若能但把俗情滅　衆惡何由得自生

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

頌曰

識得浮華事可驚　便宜迴首捨凡情
任從目下般般冗　不運心時灑灑清
活計匆虧應有盛　功名休怠不無成
也知別更求何利　六畜寧來主自榮

家有北斗經疾病得痊瘥

頌曰

一念休教業所牽　百關調暢保延年

勿令真氣時時損　常使靈源日日添
龍虎不能停戰鬭　坎離豈運自團圓
不須草木奪神理　定是災除樂泰然
家有北斗經財物不虛耗

頌曰

這顆玄珠無價酵　衆生皆有不能收
本如明月澄江水　元若清風動素秋
且好牢藏先準備　莫教散失後成憂
金門玉戶宜常閉　免使狂猿起意偷
家有北斗經橫事永不起

頌曰

迴光返照滅塵心　莫負玄門振法音
只在目前分造化　休迷雲外別搜尋
寒巖月朗山猿嘯　谷樹花芳野鳥吟
若肯的然行此道　非災何為得能侵

家有北斗經長保亨利貞

頌曰

莫將無漏等閑輕　好慕真空進妙程
常托赤松為取用　每從蒼昊變虧盈
分開羃羃陰雲翳　現出輝輝皓月明

打當塵囂無半點　忻哉長保利亨貞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揚正教福利無邊
普及衆生永霑勝善
解曰碧天秋霽夜無雲月影輝輝落水濵
爭奈怒風來太惡沸波揺散玉華輪切謂
猿心顛耍宜調伏於玉洞之間馬意劣頑
可繫縻於玄山之下野外多春草山前足
異芳馬猿還不繫逐景定奔狂境界來時
無凖備柳煙深處定迷蹤柳塘花塢春明
麗牽引時人翫景遊信歩不思歸去晚急

廻斜日過江樓謂浮生幻化那堪日月如
梭榮辱虛華更嘆韶光似水忽造愆非魂
沉寒夜不知省悟魄墮幽陰切以金鐘高
架木不扣兮終日無音寶月空懸雲不蔽
兮通宵自朗譬若心不動兮性常定外不

寸八　十二

入兮內常安內安則萬法皆明性定則羣
魔自伏何幽不燭何化不行奈爾凡夫昏
朦真性縱情縱慾轉輪六道之中何德何
修甘墮九泉之下月館松溪無戀意因牢
火宅競鑽頭只於苦海貪榮辱享負真元

逐浪流被諸塵漏緣覺聲聞逐景沉迷量
因生滅迷悞不省競著羣情自沉苦趣失
人身何日再重登道岸深蒙太上重演真
詮普濟衆生永霑勝善咄太上善哉真法
語衆生普福利無邊

頌曰

圓融妙相本莊嚴　大需玄恩無背偏
萬物俱蒙真造化　羣靈咸隱太幽玄
龍蛇有實非奇特　天地無恩實可憐
識破用中無用理　剖開混沌見機權

天師稽首禮謝信受奉行

註曰道徧十方澤沾萬彙化育含靈混成衆類細入塵沙大包天地日月之綱陰陽之緯用之則輝背之則昧隱顯隨機變通量器智者乃符非人勿示輕則匪臻敬之必至故立玄門識真辯僞普使超昇咸辭溺墜功就行成神飛仙位願我衆生皆逢正義慎之慎之無二無二

頌曰

千經萬論破癡迷　更不廻頭待甚時

業海自今宜出浪　罪山從此好平持
心間未及於人計　意下先除潤己私
道德兩全功行備　煙霞獨步樂無爲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註解卷下

後序

蓋聞
昊天皇皇至高至邈無梯可以倚其上無路可以達其中
大道默默至幽至玄無討可以度其元無方

可以測其理於是以善爲昇天之徑以經爲入道之門善則通於雲衢經則露其隱奧則非善乃天之無路則非經乃道之無門是故立經度死垂教開生而況厥恩莫大乎經也其福莫大乎善也夫

聖人垂經則有恩而無凡夫奉善則無福而有因心以作所由生也若得遇玄文空披視已不戒不奉匪究匪窮何異有患求醫唯誦驗而不餌於藥恐刑開律但解科而罔戒於非思之矣然而覽之豈可獲其濟也凡有得

遇可戒奉之庶乎俾寒獄之冰消使火山之
焰息可得蓬宮閬苑注籍得道之名幽府羅
酆落部拘囚之目咸拯識靈同登道岸余行
微性戇不愧聾言謬作嘆文標其經閣眉山
蘇軾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上

陰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序

北斗經者
太上老君之所說漢天師之所受也是時
老君所宣聖語天師下聆而經之所作也得
不上體
聖訓增飾爲文誨其隱訣明其趣舍曉其機
栝者哉而所行經句多於四六有愚者便自
臆說云其文類于漢唐之作必杜天師爲之
耳若非杜天師則張天師之所爲也固自以
二天師便敢無稽而謗之且夫二天師也一

則飛昇一則解化皆有絶代之文章爲其辭藻豈鄙言哉如五經六籍諸子百家之書及乎釋氏之典若非撰述何從而有且儒書從古迄今注釋修撰不已而未及盡況道妙之言隱昧乎渺莽者哉惟此經人天誦詠祈福禳災無不應驗其諸謗毀經有明言命沉六趣永失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洞真今所以撰注者將以驅愚人之黷塞爾之臯根也是乃引諸經教及先師之語詳而釋之又特以麤言而爲證者蓋曉之於中下耳上士高

明不足觀也傅洞真謹序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上

傅　洞　真　註

太者至大之名上者尊崇之稱極大窮高謂之太上玄者微妙也靈者聖化也北斗者按河圖經旁通圖云北斗是九天之精

魁九地之靈魁九星之妙象九州之威神
本命者是本命元辰每歲六度降下人間
校定世人罪福延生經者是修真之徑路
也玄元始三炁玄生於地元生於人始生
於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人法之於地故曰玄人惟萬物之靈故曰
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三炁爲
天地之尊九炁爲萬物之根北斗處中天
理九炁九一之道統於玄一玄生於地而
法於人故曰北斗本命也人得其生自分

一炁從炁而生出於玄一旣自分炁而生

當明其根本復守玄一以延其生也

爾時

爾時者指當初說經之時也

太上老君

天地初分一炁生元始二炁生元皇三炁

生老君老君居下而爲化主也在天爲萬

天之主降世爲百王之師在星曰天皇大

帝在徼曰太上老君作太清宮中六聖老君者非

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

永壽乃漢桓帝年號歲次乙未正月初七
日也
在太清境上太極宫中
太清境者即老君所都之地也其宫名曰
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宫開天經云圓蓋之
頂无上大羅之天三清之境也玉清聖境
十二聖天玉清之下上清真境十二真天
上清之下太清仙境十二仙天太清之下
四種民天民天之下无色界四天无色界
之下色界十八天色界之下欲界六天欲

界之下中通太虛下爲人界三清三境三
十六天下生三界萬物流形八方以下各
生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无極世界此
地等天八方皆三千大千世界皆稟三清
三元上下三十六天每四方九州列地上
應天機三十六門所以三才通烝天人相
感同稟道生也太清之境在玉清上清之
下在三界萬天之上矣一本作太清宮中者非
觀見衆生
太上常在宮中四盻天下慈憫衆生

億劫漂沉周迴生死
人生不悟漂沉苦趣生死輪迴雖經億劫
無有了期
或居人道生在中華或生夷狄之中或生蠻
戎之內
人道者六道中之一道也中國四夷八荒
內外並有三業五累者皆屬於人道一本作夷
非域者
或富或貴或賤或貧暫假因緣墮於地獄
為善為惡造福造罪人心不同報緣各異

陰司紀録無有差殊
為無定故
定一之法性相之根本登真之門戸也太古之人不假修習而心常定者蓋淳白下分大樸不散故也後世人心僥薄機倖

起淳樸散壞而罪根漸長心無所主則與道隔越矣太上老君是以西渡蜀賔立般若門敷演心法廣論經教以接羣悟奈何末世之人目貴華色口貪珍味鼻欣蘭麝身欲肥輕意不能止昏我性根徒多口誦

心不能持夫上古之人甘其食任其服樂
其俗而高下不相慕至於老死不相往來
各無彼此之好不假修習道自成矣今習
定之士皆云不可彿像執相若有分毫罣
礙便是錯了是則是矣不知從何處下手

道書有內觀經定觀經清淨經消災經坐
忘論此諸經論最為明語人猶摸索不定
何況其他散漫之言焉能取用哉唯此北
斗延生真經為性相之根本大定之便門
也若能依經守用便見定源到無想無結

無愛處時即知此經功德不可思議也

罪業牽纏冤繫陰司受苦滿足人道將違生居畜獸之中或生禽蟲之屬轉乖人道難復人身如此沉淪不自知覺爲先世迷真之故受此輪迴

罪業者十罪皆從三業而起身業三殺生偷盜婬慾罪口業四妄語綺言兩舌惡罵罪意業三貪愛嗔恚愚癡罪牽者牽連也纏者纏縛也言人不能諦性相之根本悟登真之門戶漂浪愛河流吹慾海爲諸罪

業牽連纏縛不得解脫是致陰司繫留陽
寃受諸苦惱直待滿足之日將此違背人
道不得降生以致墮落獸畜禽蟲之中轉
見乖戾不得人道難復生為人身如此沉
淪埋沒不自知省覺悟皆為前生昏迷真
性之故所以受此輪迴果報也
老君哀憫衆生化身下降演說經教開悟
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
羣迷太玄經曰九天帝君各排仙仗詣太
清宮中迎請老君各赴一天講演中黄九

道儼然端拱於太極之殿萬億化身隨方
設教應機立號普濟天人所以朝朝降蹟
代爲帝師也
至於蜀都地神湧出
西蜀其地在成都府開天經曰無極世界
之下又爲一界列九壘三十六土皇君九
壘之下風澤之炁似風非風似水非水識
苦性昏不可分别孽持地輪全不傾倒風
澤之上九壘之中地神所以居處天尊地
畀太上下降地神出而捧足於禮固宜矣

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於是
老君陞玉局坐授與天師真人北斗本命經
訣
天師姓張氏沛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
也漢傳本名陵後入道遂道字道書皆曰
道陵字漢輔令避道陵諱以真人字代之
天師與老君同遊成都至太昊玉女修大
丹之所感地神湧一玉局高丈餘
老君陞於玉局天師稽首座下此時
老君為說北斗延生削死之法授與天師

其地在成都府南門之左一里餘今有玉局觀并局牀脚四石存焉天師布治列屬第二十三治矣此乃經也訣者法也別有玄靈經訣用法以行此經之事

廣宣要法普濟衆生

太上慈悲廣大宣明秘要經法普行濟度衆生不問賢愚使人能解悟修行可見正真之道

是時老君告天師曰人身難得

生神章經云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

養育元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録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諸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諸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爲陋也如

此人身實難得矣先賢有喻曰布芥子於崐崘之頂持針於下以承之相遇之者方得人身墮落之者應當無數如是可謂難得矣

中土難生

中土乃中華福地人天最貴之國福緣淺薄中土難生也

假使得生正法難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

尹真人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歸邪法無邪正道無二端

人有邪心互生雜亂不能自明正法難遇也

多種罪根多肆巧詐多恣淫殺多好罪情多縱貪嗔多沉地獄多失人身

六根不能清淨諸罪自此而生巧詐乃綺言兩舌妄語人多放肆而不務檢束淫殺乃淫欲殺生人多恣爲而不知節戒情實衆多人皆好之而不能窒塞貪愛嗔恚人多縱之而不能收斂身謝之後沉淪於地獄之中受諸苦惱而不得爲人身矣

如此等緣衆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

如是前項等緣衆生不能覺悟正道所以

迷惑者甚多也

我今哀見此等衆生故垂教法爲說良緣令

使知道知身性命皆憑道生了悟此因長生

人道種子不絶世世爲人

老君哀見衆生故說經訣良緣令使悟道

內觀經曰自一稟形謂之性從道受生謂

之命人之性命皆從道而生知其道而行

之者如春耕種秋必收成復有來春春復

下種復得再生生生之生皆由此道也
不生無道之鄉
有道之君撫民如赤子無道之君視民如草芥如夏桀商紂之君秦皇隋煬之時晉魏之代亂世相繼此時爲人豈爲幸哉生
居有道之邦其惟大善乎
不斷人之根本
既悟此道則世世爲人根本不斷矣
更能心修正道漸入仙宗永離輪廻超昇成
道

道在於心守而不失當漸次有成也人之
修學皆從其漸易所以有漸卦如老子曰
合抱之木發於微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但患知道而不行行者無不及也能修正
道進之以漸可離輪迴可成道矣

我故示汝妙法令度天民歸真知命
老君授天師玄妙之經訣令覺悟下士歸
其真道知其元命
可以本命之日修齋設醮啓祝北斗
人之元命謂之小攅會身中之神皆聚集

於元宮校定罪福每六甲一周故經中云每歲六度降在人間是日宜修齋醮啓告斗星懺罪消災延生祈福

三官

上元賜福天官中元赦罪地官下元解厄水官也七元所統以隷三元又三命之所歸也

五帝

青帝屬木赤帝屬火白帝屬金黑帝屬水黃帝屬土人稟五行受形五帝無所不關

也

九府

上元三官九府中元三官九府下元三官九府合九官二十七府上元三十六曹中元下元各四十二曹計一百二十曹總統天上天下人物靈仙鬼神羣類萬物悉皆關會斗宮以通内外之職毫分不差

四司

天曹四司者司命司録司非司危也地府四司者司命司録司功司殺也

薦福消災奏章懇願

凡所懇之願具以章詞表狀以盡其情事宜實告辭不以文可以消除災厄薦請福祥

虔誠獻禮種種種香花時新五果

四時新成之果謂之薦新五者桃李棗栗杏是也當虔誠薦獻其禮

隨世威儀

世之威儀進退俯仰趨伏壇陛讚拜朝會慶讚之禮也獻花酌水棗湯細茶世之儀

也高下之所宜陳之而不等上以論王公大人次以論大富長者次以論中庸之家下以論貧窮之屬各量已之受用陳以薦誠而已且高下有別如親朋慶會各以威儀相攝當是時也貴之與富水陸畢陳中

庸之家亦須粗辦以人命人猶尚如此將命天真可輕率乎初非奢論存乎威儀者也至于金錢雲馬亦世上之儀也天師曰太古無錢中世始用燒錢化馬亦隨世用矣天地始判已有天錢之星用司其事時

更代變星辰應機與道合同陰陽通義也

若用河圖古法醮斗則別有威儀與世像

不同矣

清淨壇宇法天像地

清淨宅舍以圓法天以方像地謂立壇之

式内圓而外方也

或於觀宇或在家庭隨力建功請行法事

觀宇家庭皆可醮祭隨其事力以建功德

無力者惟存一心有力而慳又非隨力也

功德深重不可具陳

所修功德實爲深重不可聲述
念此大聖北斗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
除災衰洗蕩福壽資命善果臻身凡有急難
可以焚香誦經剋期安泰
至心稱念北斗聖號當得罪業隨消災衰
洗滌福壽助命善果及身凡人急難之處
焚香誦念剋時而應即獲安寧也
於是說大聖北斗解厄應驗曰
修持經訣之人可解諸厄應驗如此所宜
禳謝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三災厄

三災星也臨年最爲重災告斗法有置三災星於斗口之前供養者良由此星擲惡於諸厄之首也其例寅午戌生人至申酉戌年值此人皇星天禍星地災星爲之三災申子辰生人至寅卯辰年值此天蠱星天刑星天孛星爲之三災巳酉丑生人至亥子丑年值此地亡星地敗星地刑星爲之三災亥卯未生人至巳午未年值此黑惡星陰謀星白殺星爲之三災凡人遇會

臨命之時三年之內必有災厄預宜解之
則獲福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四煞厄
年煞月煞日煞時煞謂之四煞遇於寅申
巳亥辰戌丑未子午卯酉之年月與人之
四柱衝對而全者皆謂之四煞若犯之必
重災預宜禳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五行厄
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者
也人之五行不順而互有剋制則將有其

災須宜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六害厄
子見未未見子丑見午午見丑寅見巳巳見寅辰見卯卯見辰申見亥亥見申酉見戌戌見酉互換相遇謂之六害命書云六害重逢多見憂而少樂當禳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七傷厄
刼煞災煞天煞地煞歳煞月煞亡神謂之七傷上配七星之精人若逢之豈無災禍速宜告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八難厄

人之本命分爲三元以干爲天元以支爲地元以納音爲人元以三元配五位也此八事順則爲福逆則爲禍如歲月命分遇之必凶事湊來急宜禳謝以解之

陰一　十三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九星厄

一羅睺二土宿三水星四金星五太陽六火星七計都八太陰九木星其九星配合亦當屬斗宮所管行年遇之論強弱宮分或凶或吉如遇爲凶亦當投告斗宮而禳

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夫妻厄

人之匹配陰陽之道當須𦻏合而後成之

此古聖之法也其間鄙俗或傳有天婚者

更不勘合致使陰陽不利其禍非一至如

孤辰寡宿陰煞陽煞前五後五煞陽煞陰

煞夫煞妻絶房孫鸞等神皆有明例如犯

之重者至三妻九妻三夫五夫或至終身

空室者多矣適有會遇亦可禳謝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男女厄

北厄所致多端亦由夫妻年命或祖先墳墓所招或損陰德種植不生如年命墳墓之災可以解謝而求之若有失陰德急宜謝罪斗官立功植德以種其嗣非此則不能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產生厄

凡婦人命犯三刑金煞流血血屍之神可以解之若抱姤懷寃急宜告謝斗官日新其德以免厄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復連厄

傳尸之病又曰尸注流注而不絕至於滅門又謂之塚訟徵呼速宜修善依法解除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疫癘厄

瘟黃時炁也人之不養靈根恣食辛羶不義不仁六屬不和香火不修神祇不佑致使家遭瘟疫身染毒炁大小疾病人口死亡或其罪大至于絕門此厄謂之天行者令出天府也傳染一二則急宜禳告以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疾病厄

法謂積疾新痾皆當消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精邪厄

經云妖邪尅害以法解除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虎狼厄

術云以子生人遇卯丑生人遇辰順行以定之命犯勿入山林恐有虎狼之禍也又以子生人遇申丑生人遇酉亦順行以定之名虎狼殺也及其七煞金煞亦有破體之災固當解也或欲入山先當用法以禳

之又自此厄至地網厄通謂之八難厄也

太

聖北斗七元君能解蟲蛇厄

抱朴子云中州地氣清和無有毒蟲南方地氣不正氣多迅烈多生毒蟲子將出入山林當預防以解之

太

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劫賊厄

水陸往來預宜告解以防不虞也夫劫盗相逢侵害財物者是前生今世偷盗國王財物所以為報也此時恐性命不存急宜投告北斗稱其名號應時免難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枷棒厄

天律云久淹囹圄有枷棒之災情負屈抑不能理雪者牒本屬城隍委推勘官吏令心神通曉速為予決時師行之皆有明效況祈禳於斗宮者乎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橫死厄

此例千條難以具悉但不得其死者皆謂之橫死也疑有此預須告解必獲感應若故犯陰陽之法其可解乎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呪誓厄

此厄亦非一條天律曰諸非品官鬼神不得受人呪咀蓋非得道大神無智慧之性但信誣呪人辯是非妄便執人鬼鬼令人顛狂迷亂或陰陰不語或久伏於枕席者皆由此也可以告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天羅厄
以戌亥爲天羅人命運炁二限遇之恐有天獄之災宜預以解之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地網厄
以辰巳爲地網人命運炁二限遇之恐有

郡縣牢獄刑禁之災預宜解謝之又人三
命四柱遇歲君爲合者謂之晦氣亦主羅
網之災也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刀兵厄
刀兵之厄厥有刼數若能志心皈奉斗真

自然過度刼難矣
大聖北斗七元君能解水火厄
洪水泛溢刼火洞然最爲慘酷斗真護之
則在刼不在數矣
於是七元君大聖善通靈濟度諸厄難超出

苦衆生若有急告者持誦保安平盡憑生百

福感契於五行

五行者指人之身肺屬金肝屬木腎屬水

心屬火脾屬土北斗星君通此玄靈濟諸

厄難超苦衆生若人急告持誦生百福合

五行則五臟安寧也

三魂得安健

太玄育魂生炁内康也

邪魅不能停

七魄返真三尸遁跡永守玄靈而邪不干

正矣
五方降真炁萬福自來并
中黃經云肝主東方其色青肺主西方其
色白心主南方其色赤脾主中央其色黃
腎主北方其色黑令五神混合五臟安寧

胎息命根真炁自降五炁將以朝元玄靈
將有所化則萬福自來合并矣中黃又曰
羽衣彩霞何所有皆由五臟生靈翼此之
謂也
長生超八難皆由奉七星

八難者上尸曰天徒中尸曰地徒下尸曰水徒三徒者三界之徒役也又色累曰苦心門愛累曰苦神門貪累曰苦形門華競曰苦精門身累曰苦魂門此三尸五累總曰八難造業而死者累其五苦責役三徒

若有虔奉斗星道備之人則超度八難而上昇九天矣九天者非三清之九天奉北斗而行玄靈經訣而昇斗中之九天也斗中九天者貪狼居靈華天巨門居神華天祿存居玄黃天文曲居華黃天廉貞居元

皇天武曲居中黄天破軍居真皇天輔星
居太常天弼星居變靈天也
生生身自在世世保神清
人之身所以得其自在者無拘執之謂也
拘執之者貪著故也去執忘貪則生生身
得自在矣人之心神所以得其清淨者無
穢濁之謂也穢濁者繞亂故也澄而靜之
世世心神清矣身自在而心神清則道自
然得矣
善似光中影應如谷裏聲

如鑑照形妍醜自別似聲應響善惡無差
譬之於道者虛心爲谷明心爲鏡心虛則
道降道降則心通通則明矣雖然有見見
而不可取雖然有聽聽而不可聚所謂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收視返聽於至寂之中

證虛无之道雖云證道實無所證守虛至
極真人降矣聖道達矣

三元神共護萬聖眼同明無災亦無障永保
道心寧

三界十方千真萬聖一體同觀護持受經

之士無災厄無魔障道心長保其寧固矣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上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卷中

陰二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中　陰三

傳洞真註

老君曰北辰垂象而衆星拱之

北辰者北帝也斗中帝星爲之星主端拱儀像論語云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一本作北辰在上者非

爲造化之樞機

斗極位處帝居推運四序總生成之化正二三月杓建寅卯辰之位以生化萬物四五六月杓建巳午未之位以長養萬物七

八九月杓建申酉戌之位以成熟萬物十十一十二月杓建亥子丑之位以收藏萬物斗杓不運則四時不節五行不應則寒暑失度陰陽不調則萬物不成所以爲造化之樞機也

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統御萬靈

斗爲人神之主宣布威令統御萬靈於三界之內一本作宣威科戒者非

判人間善惡之期

世人有專行善事而多災禍者蓋善功未

足也善功既足則大福至矣有專行惡事而享福者蓋其惡未滿也其惡既盈則大禍至矣善惡之事所以各立期限者太上有好生之德也爲善者俟其大善具足爲惡者俟其改悔善惡之期斯可明矣若始務爲善以魔難而後起悔心者則善功日削惡簿添名若始爲小惡而不見禍習以爲常者則罪惡漸增善簿除名是以小惡不可不戒小善不可不爲也過勿憚改改之在急改悔之心宜在限内設若過期死

將及矣萬刼千生雖悔何追

司陰府是非之目

司者掌也掌陰府是非之項目明是辯非智之端也君子臨民猶悉斯事況高真聖哲乎（作勾陰府者非）

五行共稟七政同科

歲星屬木角斗奎井四宿同科熒惑屬火尾室觜翼四宿同科太白屬金亢牛婁鬼四宿同科辰星屬水箕壁參軫四宿同科鎮星屬土氐女胃柳四宿同科內房虛昴

星四宿謂之日宿乃太陽之舍配之屬火心危畢張四宿謂之月宿乃太陰之舍配之屬水四七之星并五行二曜謂之七政皆與北斗同其科目也惟斗極總焉中天斡旋運度臨制四方以建四序均五行而正天經也以貪狼主天巨門主地禄存主火文曲主水廉貞主土武曲主木破軍主金又貪狼屬水巨門左輔屬土禄存文曲廉貞屬木武曲破軍屬金弼星屬火科曰九辰為梵炁之宗七政乃元綱之主蓋言

此也

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災度厄之力

斗星所主延生度厄保命益筭消災散禍扶衰是故有迴死注生消災度厄之功力也

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雖則殊途命分俱無差別

旁通圖云漢明帝於終南山遇北斗七真而問曰朕還屬上真管否七真曰子雖為人主命與庶人一同帝乃再拜而求長生

遂得玄靈之訣所謂尊卑雖殊而命分無別之說明矣

凡夫在世近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祈福祈生莫曉歸依之路

夫人處世網之間未能存真鍊炁養道修真未免災患臨身雖然學道而道淺之人亦不免其災患故靈寶經曰未學之夫亦有疾傷在道者猶且不免況凡俗之人以名利役其身心以酒色擾其精髓朝暮傴

馳不能少息厄會之時災患必至矣災患旣至不知解謝之門惟專務巫祝禱祭邪神而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惟命是聽乃烹宰大牢三牲以爲祈禱或偶得自瘥便爲受神之恩殆其死亡則謂鬼不見赦費耗穀帛竭其錙囊貪著邪師心猶未足幸而得活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刧剽穿窬私濫喪身陷醜惡之刑皆由此也凡諸此者是不知解謝之門也知其門者則始於藥石藥石未瘉次禱祖先祖先未

應次求符法符法未驗必然獲罪於上天
必命災於星數當求醮祭自認所屬本命
星君解禳災數思愆省罪祈告斗宮則可
以消災解厄延生益筭矣若進不以良醫
藥石治病爲功退不以祀祖先請法醮告

祈禳爲意者是莫曉歸依之路則災將重
矣病將危矣死將至矣可不痛哉此皆抱
朴子之明言非敢妄釋

致使冤神被繫

酆都山有豁落北斗七元大將軍鬼官北

斗君以分天曹地府之職凡生人七年一
度追攝生䰟赴北斗陰司考量其罪福如
七年之内有善功者必增延禄壽名奏天
曹七年之内如造惡事者小過減其筭數
大罪即使死亡或罪中涉福福中涉罪或
罪大福薄而生數未終考校未定則因追
呼之次䰟繫陰司身卧疾病見受其苦受
苦滿時將與人道相違死入陰司沉淪惡
趣人身永革矣追䰟之法子生人起一歲
丑亥生人起二歲寅戌生人起三歲卯酉

生人起四歲辰申生人起五歲巳未生人
起六歲午生人起七歲如子生人起一歲
者至八歲當追竈也又至十五歲復至二
十二歲也以七歲爲期耳如起二歲九歲
復一追十六歲爲二追二十三歲爲三追
餘倣此追竈皆起本命所屬官曹也人至
追竈之年多有災患矣惟積善之人或有
免追者亦二限三限必須一追須用生竈
考其功過爲之考㷣三官九府五帝四司
同理此事每遇節歲皆悉攷定攷量未正

須復再玹玹正方定毫分不差也追寃之年則當行道誦經用消玹烝也又犯呪誓之厄或寃神被繫於社廟靈祠或邪師呪厭亦是矣

禍患來纏或重病不痊或邪妖剋害連年困

篤累歲迍邅

禍患者枷棒厄也重病者疾病厄也邪妖者精邪厄也困篤迍邅者六害厄也

塚訟徵呼先亡復連

塚者先亡墳墓徵呼者因陰司考讁乃追

及生人復連者先亡傳尸連累生人夫塜訟之事非一而有多端令人千災百禍子孫絶滅所爲不成皆塜訟之由也大小塜訟八十一條以人命有大墓小墓之會而塜訟興矣其大畧曰人之九祖七玄生存之日過犯既多亡歿之後被諸考讁子孫未與追贖冥漠得以怨嗟既處陰司無由予決是以天曹勘會讁及幽司官吏讁及生人每於三元五臘之日引出責問勘會子孫姓名墳墓所在結罪定名徵呼後裔

以致延減非細事也又陰陽安葬非宜皆
屬北斗九星之位以定天星地曜來山去
水取穴深淺明堂大小四象高卑五音向
背皆法斗宫吉則安寧凶則爲訟至如葬
在水源殯當神廟墳塋穿敗棺槨損傷塚
墓相重新墳相犯如此之例百有餘件皆
爲塚訟以害生人宜急須投告斗宫祈求
消解
或上天譴責或下鬼訴誣
人之積罪造業不知改悔以致上天降罰

下鬼因得乘間所謂鬼伺災衰之隙者是也一本作所誣者非

若有此危厄如何救解急須投告北斗醮謝真君及轉真經認本命真君方獲安泰以至康榮

凡人有此災危急當投告斗宮認本命星君看誦是經虔誠醮謝可得安泰以至康榮也

更有深妙不可盡述

經不盡言祕藏内訣難以具道深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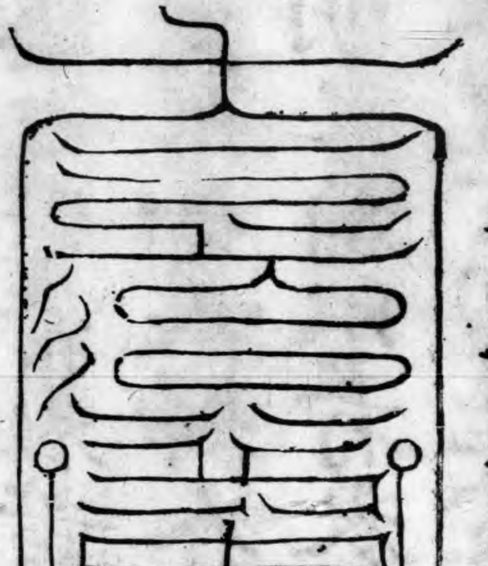
凡見北斗真形頂禮恭敬

道象無形應化而有是謂無象之象無形之形無狀之狀非瞻仰之可求非逢迎之可取所謂真形者委炁而立順炁而生虛空之體自然而然也以光明為主色象乃分所以因形取號以象立名可名之名隨用而出非常之名為名之耳故真形名號存於我心道雖無心情可求也道雖無情恍惚有為外身而存真形在矣所當俛首作禮而生恭敬之心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子生人屬之
星君姓靈諱𢹂天樋字貪狼戴芙蓉之冠
執圭絳衣紫裙九色青帔躡鳳文之履變
形如曠野鬼神面青披赤髮向上左手持
白棒右手梭前又真形戴九晨玉冠青羽
飛裳執斗中玄圖曰據斗真人號玉皇九
晨君居太上宮青城玉樓中又曰樞宮大
聖魁星君又號扶真君靈神子配事于天
所主天元為天之太尉主劫會之期司政
糾非上總九天上真中監五嶽飛仙下領

後學真人天地神靈功過輕重莫不隸焉
子生人所屬管太陽真君室壁奎婁四宿
并秦國徐州分野節候陽明春生萬物遁
甲曰天英字于然諸在仙經隱名隨法立
號也星圍九百二十里然燈曰身星明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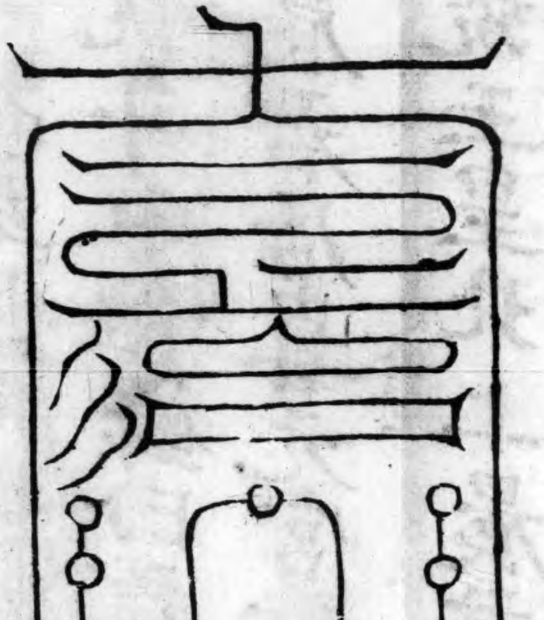
以驗之真符曰延生之符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丑亥生人屬之

星君姓育嬰諱激明光字巨門戴五色飛
雲之冠紫衣黄裙七色錦帔躡虎文之履
變形如美婦人披纓絡戴五色花冠執通
明之扇以青衣女子侍從又真形戴玄精
玉冠玄羽飛裳執五色羽節曰舉斗真人
號玉皇北上晨君居中元宫五色玉樓中
又曰璇宫大聖魁星君又號嬰真君真文
子配事于地所主地元爲天之上宰主權
禄位上總天宿下領萬靈及學仙之人真
仙之官莫不隸焉丑亥生人所屬管太陰

真君胃昴畢觜四宿及楚國益州分野節候陰精秋收萬物遁甲曰天任字于金星圜五百五十里然燈曰命星明暗以驗之真符曰度厄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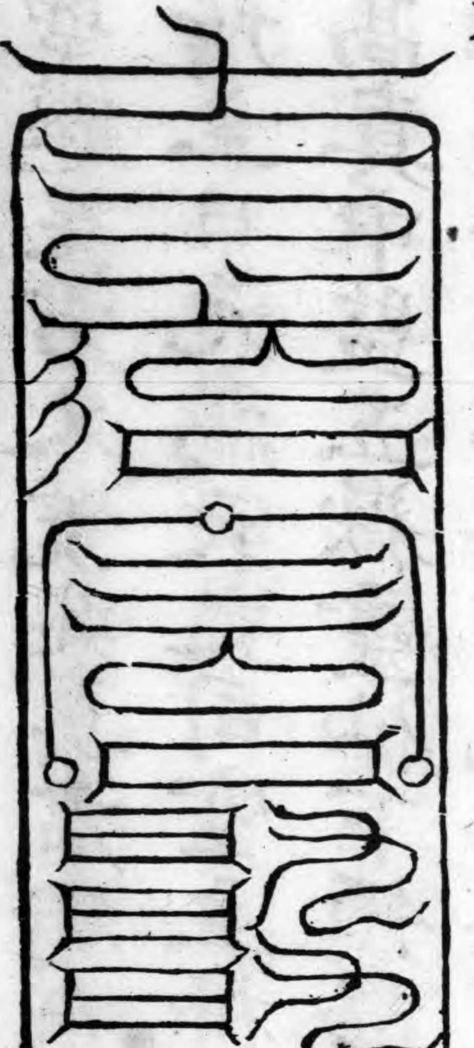


北斗第三真人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屬之

星君姓歸弁諱處衆踏字禄存戴纍九色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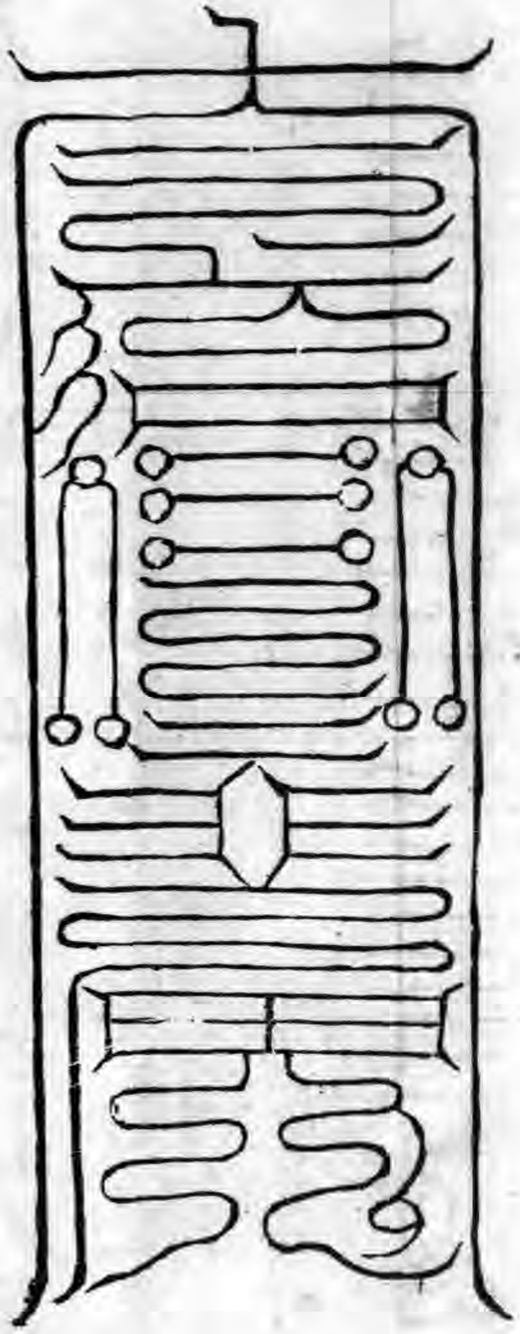
冠黄衣青裙五色絳帔躡龍文之履變形
如二十歲美丈夫花貌披草衣執筆多正
面而立也又真形戴冀飛雲寶冠青羽飛裳
執斗中青籙曰履斗真人號玉皇玉仙華
晨君居真元宮黄臺玉樓中又曰璣宫大
聖軆星君又號兆真君衛府子配事于火
所主日元爲天之司空主神仙上總九天
高真中監五嶽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真仙
之官莫不隸焉寅戌生人所屬管水星真
君參井鬼柳四宿及梁國冀州分野適甲

曰天柱字子素星圍七百二十里然燈曰
福星明暗以驗之真符曰保命之符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卯酉生人屬之
星君姓靈樞諱搓天字文曲戴六色盤龍
之冠白衣絳裙三色黄帔躡龜文之履變
形如婦人面黒披髮執文字騎五色雲龍
回視廉貞星又真形戴三華寶冠丹錦飛

裳執玄靈之節曰步斗真人號玉皇玄上
飛華晨君居紐幽宮朱臺玉樓中又曰權
宮大聖魁星君又號盤真君子惠子配事
于木所主月元爲天之遊擊主伐逆上總
九天神鬼中領北帝三宮下領萬兆伐逆
不臣誅以兇悖莫不隸焉卯酉生人所屬
管火星真君星張翼軫四宿及吳國荊州
分野廼甲曰天心字子袁星圍八百里然
燈曰祿星明暗以驗之真符曰益筭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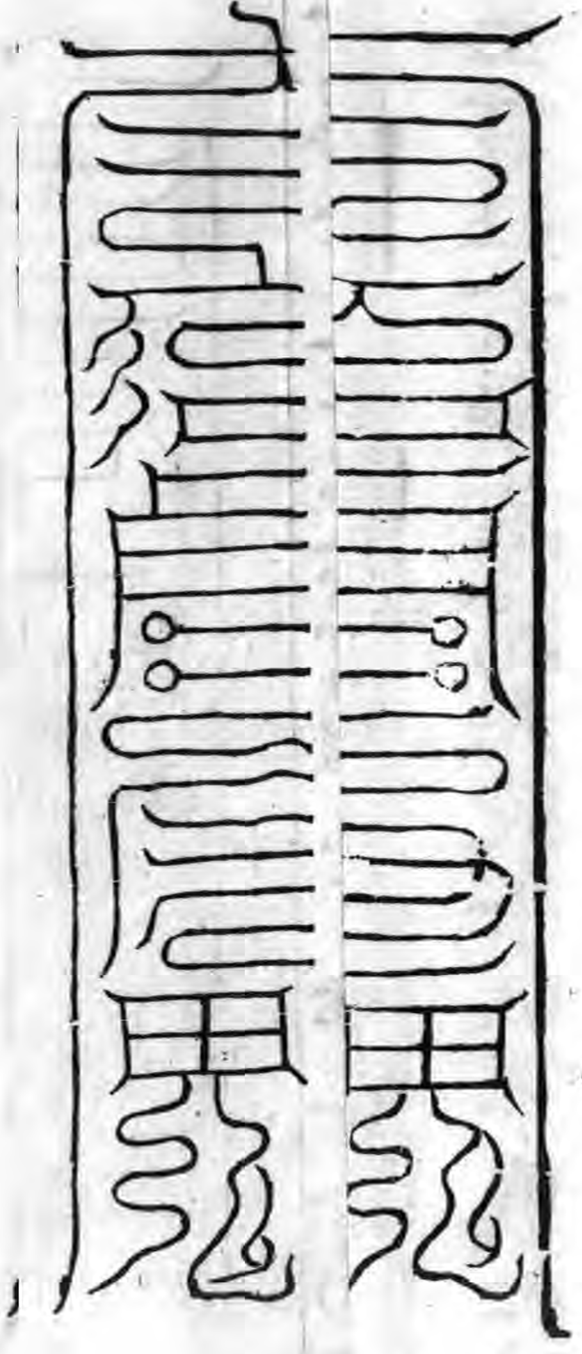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辰申生人屬之
星君姓上開諱變字廉貞戴五色華冠青
衣白裙四色絳帔躡雲文之履變形獨髻

騎白龍戴七寶冠從者四人各執戟從下
又真形戴七寶飛天之冠白錦飛裳執青
炁籙籍曰躡紀真人號玉皇金綱七晨君
居綱神宮素臺玉樓中又號衡宮大聖魁

星君又號蘭真君子衛子配事于土所主江元爲天之斗君主命籙籍中統鬼神簿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莫不總統辰申生人所屬管木星真君角亢氐房四宿及趙國兗州分野節候丹元夏以長養萬物遁甲曰天禽字子公星圖七百二十里然燈曰官職星明晴以驗之真符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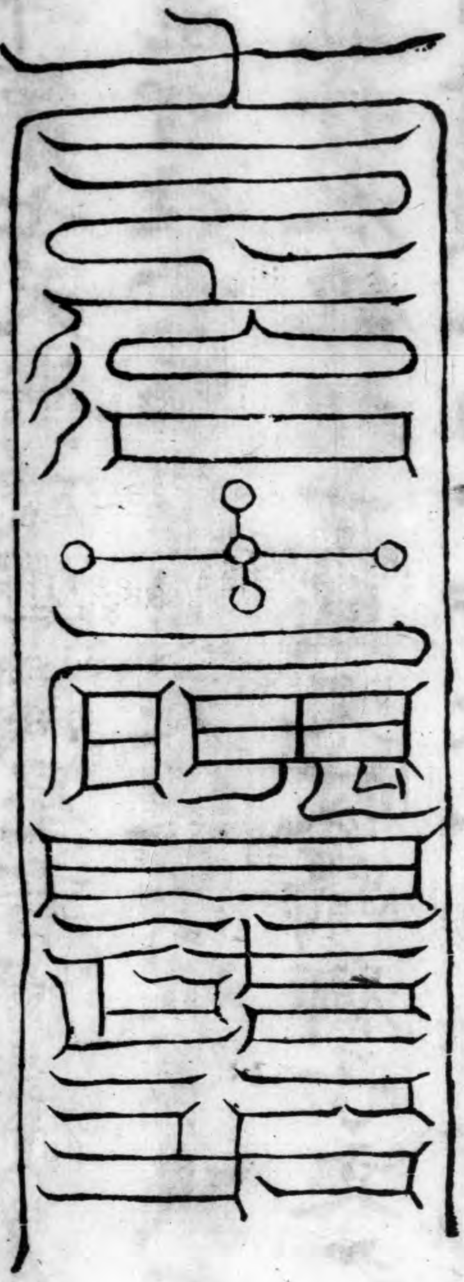
消災之符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巳未生人屬之

星君姓明靈諱昌上元字武曲戴鳳翔之冠玄衣錦裙龍文虎帔躡花文之履變形象頭人面仗劒披纓絡又真形戴飛精華冠紫錦飛裳執斗中玉策曰步罡真人號玉皇北辰飛華晨君居紀明宮玄臺玉樓中又號闓陽宮大聖魑星君又號定真君大車子配事于水所主河元爲天之太常

主陛進上應元天上真中統五嶽飛仙下領學者之身凡功勤得輪轉階級者悉總之焉已未生人所屬管土星真君心尾箕斗十四宿及燕國揚州分野節候北極冬以收藏萬物遁甲曰天輔字子卿星圖七百里然燈曰壽星明暗以驗之真符曰撒禍之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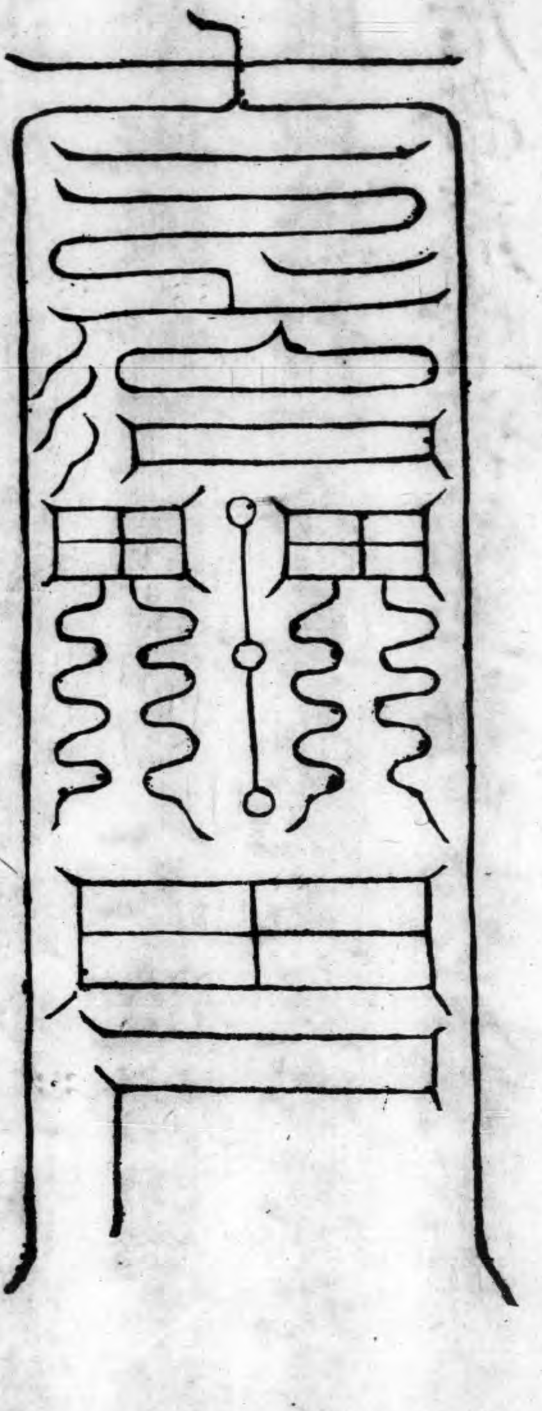


北斗第七天衝破軍關星君午生人屬之

星君姓玄樞諱開天徒字破軍戴七星之冠丹衣錦裙虎頭文帔躡獅子文之履變形豬頭人面手持歡喜團又變形披白素衣口吐赤氣光明奪日立斗之頭又真形戴九雲冠九色錦裳執揮神之策曰乘龍真人號玉皇總靈九元北蓋晨君居關會宮九層玉樓中又曰瑤光宮大聖魒星君又曰淑真君太賔子配事于金所主海元爲天之上帝主天地之機運如四時長短天

地否泰刧會之數莫不隷焉千生人所屬
管金星真君牛女虛危四宿及齊國豫州
分野執天關之柄推空洞之輪無時暫息
也逌甲曰天衡字子翹星圍九百里然燈
曰妻妾星明暗以驗之真符曰扶衰之符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輔星如人間卿相星君姓精常諱上開字
正延戴飛精寶冠九色鳳衣執火鈴變形
紫袍腰金幞頭執笏又各隨諸國宰輔之
服曰遊行一命真人號玉皇帝尊元晨君
居帝席宮紫館玉樓中號左輔星君乃斗
中之外輔總承衆事司察天下萬國九州
執政大臣罪福功過適甲曰天內字天成
然燈曰禳謝衆災治病服藥明吉暗凶
又第八帝席宮帝化日月水火斗中高皇
左夫人名太乙不啓珠字落之茂華紫錦

帔繡羽飛丹裙又輔弼二星一隱一現現者曰輔輔在武曲星之外傍也

北斗第九隱光内弼星君

弼星如人間卿相星君姓幽空諱冥陽暉字幽寥戴飛天寶冠手執帝章變形緋衣執圭出五色之炁又各隨諸國宰臣之服曰徘徊三陽真人號玉皇帝貞元晨君居上尊宮紫館玉樓中號右弼星君乃斗中之内弼總承衆事司察天下萬國九州執政大臣罪福功過遁甲曰天蓬字子禽然

燈曰祈福應報事務明吉暗凶○又第九
上尊宫帝化金石山河斗中髙皇右夫人
名太乙滌字雲脊玄緑飾帔翠羽華裙右
九夫人皆頹雲之髻又隱星曰弼星弼在
巨門星之内傍也

上台虚精開德星君
中台六淳司空星君
下台曲生司禄星君
上台星君名虚精面赤色口吐赤炁散髮
道裳執碧玉圭乘黒雲頂有黄炁中台星

君名六淳一名六亭面白色口吐白炁徧
滿天下道裝執白玉圭乗白雲頂有白炁
下台星君名曲生面小有光芒千百炁如
綵射暗立青炁中道服執青玉圭三台共
有六星兩兩煌煒名曰天階在天曰三台
在位曰三公在人曰三寵列泰階以輔帝
宸之席上台二星上星主帝王下星主女
后中台二星上星主諸侯三公下星主卿
大夫下台二星上星主士人下星主庶人
也三台受虛无三炁明青黄白之正色乃

調和陰陽之主也南斗經云南斗陶魂北斗鑄魄乃陰陽陶鑄之理也陰陽冶鍊而生我神神之降胎方能生就台者胎也三而重之九炁斯得是以金樓玉室胞胎九重人稟質於陰陽而結蒐於三台也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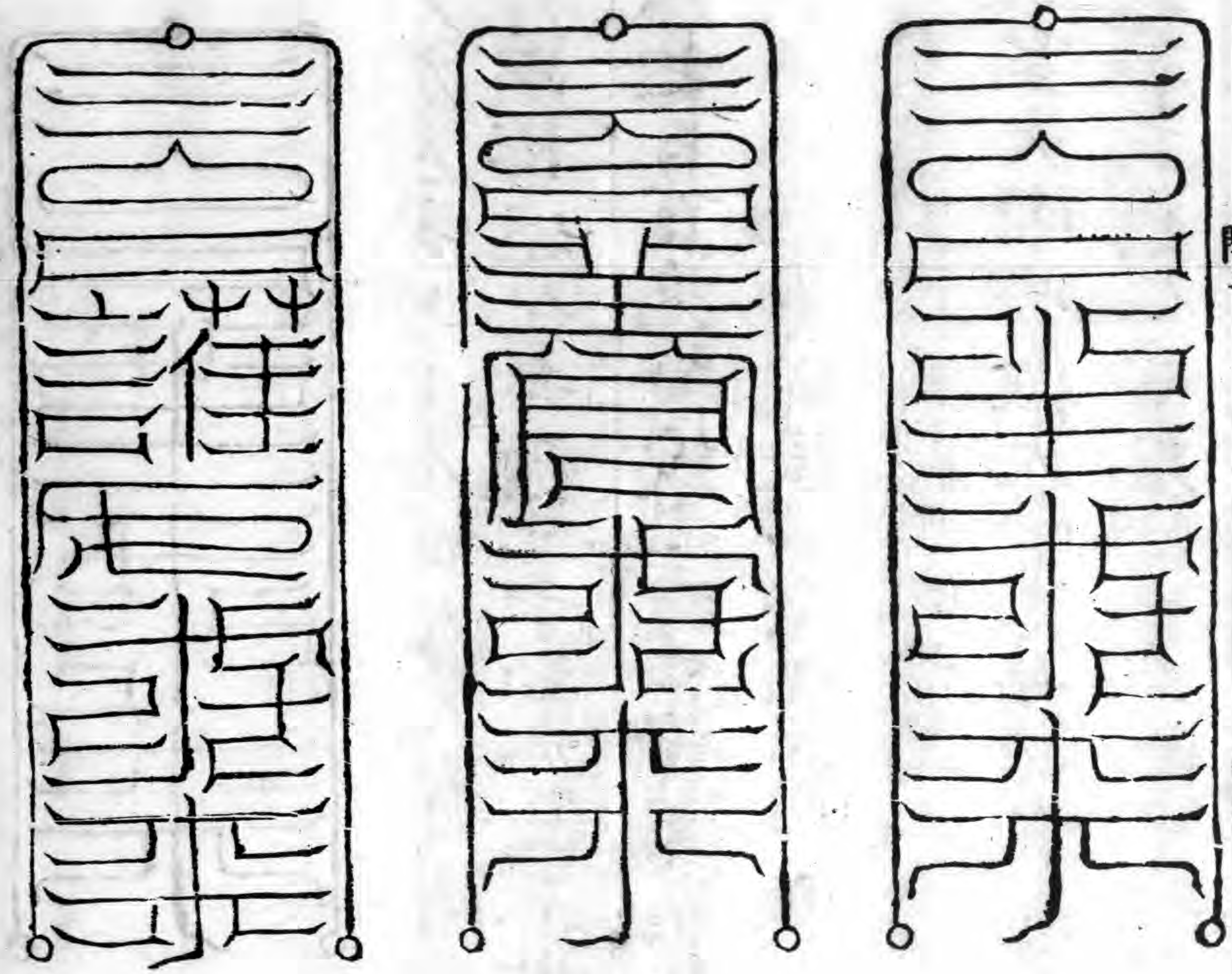
也動之以生鬼陰也靜之以鎮人之動靜不失陰陽之和者形固安矣有所謂三台生我養我護我者此也夫北斗宰御水源南斗宰御火府二斗者生成之大用也南斗正陽之火藏之於坎北斗真一之水藏

之於離二炁升降往來相合而成旣濟萬
物亨泰道之基也水一數也以五乘之卽
曰南斗十六星火二數也以五乘之卽曰北
斗十七星各去其五而有三三者生之數也
三台在矣南北之星一十三座在人之身
爲一十三事太上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
徒十有三是道也知之行之所以生也不
知不行所以死也死生之柄陰陽之權也
三台之星六座者三陰三陽也此言一十
三星而三台不預者在其中矣台星有六

而星君有三者三炁之分分而爲六謂之六炁復合爲三復合爲三則六炁均調三才安泰三復化六六復化三天地長久無有窮極也

三台真符

陰二　十五



如是真君名號不可得聞凡有見聞能持念者皆道心深重宿有善緣得聞持誦其功德力莫可稱量

三十六天星司命宸京保命大天帝君下傳北斗本命經曰昔

元始上帝在玉清黄極宫中演道之際有
一真人名曰寶上諸天子中最爲第一出
班請問中天七星巍巍赫奕統御羣曜斡
旋烝運斟酌死生威靈至重以何因緣而
殊勝第一起自何劫始終之化願詳聞之
上帝曰大哉汝之問也在昔龍漢有一國
王其名周御聖德無邊時人稟壽八萬四
千大劫王有玉妃明哲慈慧號曰紫光夫
人於塵劫中已發至願願生聖子輔佐乾
坤以裨造化却被三千劫於此王世因上

春之日百花榮茂之時遊戲後苑至金蓮花温玉池邊蛻服澡盥忽有所感生蓮花九苞應時開發化生九子其二長子是爲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爲七星或善或惡化導羣情於玉池中經于七日七夜結爲光明飛居中極去地九千萬里化爲九大寶宮二長帝君居紫微垣太虛宮中句陳之位也手握浮圖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領也聖母紫光夫人尊號北斗九真聖德天后也如是真君名號自非寶上

啓陳玉清開演天皇親降授與天師世間無由知見矣所以見聞而能持誦者皆道心深重夙有善緣更能依經奉行功德不可思議

若正信男女值此真經智慧性圓

若有信奉之人遇此真經也是以先事而知遇事而燭此性圓動如環無端而不凝滯於物也

道心開發

道心者此心純乎天理開悟發見超出乎

冥迷之路參透乎玄妙之門
出羣迷徑入希夷門皈奉真宗達生滎界
歸而求之則可以奉真宗真者不假他求
宗者即北斗星君也達而曉此則可以生
滎界滎者不生不滅界者人天境界皆值
遇真經之功緣
於三元
上元正月十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
十月十五日此三元三官主録百司上詣
天闕進呈世人罪福之日較量淺深會同

斗宫故當行道轉經

八節

四立二至二分之日八景五帝下降記人善惡之辰也節炁推動以應命方有罪則災炁必臨有功則福炁必集皆當行道誦經也

本命

生年之甲子也六十日復遇一辰也

生辰

所生之辰爲身中萬神聚會之日當行道

誦經以答星辰照臨之恩父母劬勞之德

北斗下日

正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月初二日初七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三月二十六日四月十七日二十七日五月初五十三日二十日六月初四初八日七月初四二十四日八月初三十一十九二十七日九月初三十八日十月初十二十六日十一月初一初九十七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日閏月從前月已上謂北斗下界遊行之日

又庚申甲子日每月三七日亦謂北斗下
日也
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世
世生生不違真性不入邪見持經之人常持
誦七元真君所屬尊號善功圓滿亦降吉祥

嚴者敬慎整肅之義置者立也壇場者即
齋醮中所建之壇陛也轉誦經文依儀範
蕆事行道其福力廣大普及一切茫茫而
無畔岸生生世世嚮真背僞不失其真性
所謂修行到此虛室生白自然吉祥至止

矣

即說北斗呪曰

北斗七星之呪本出天心正法驅邪治病無所不用實斗下靈文之大呪

北斗九辰中天大神

北斗九辰者七星與尊帝二星也呪中有九辰名故也後人改作七星則不見兩辰矣註云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惟人處中修習之者上可爲神仙下可爲靈祇不能修習者氣盡而死名之曰鬼鬼復

化人惟人者無所不通無所不化北斗爲中天之尊爲三靈之長故曰大神也（一本作七星天中者非）

上朝金闕

玉京金闕虛皇上帝之都也北斗於三清玉帝爲臣故曰上朝

下覆崑崙

崑崙山天中之嶽也在八海之内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三成而上等天之齊萬度之心黄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

焉東曰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閬風南曰積
石大巖水泉北户山之四面各一萬里上
有瓊華之闕光碧之臺瑶池翠水西王母
統衆真居焉山之絶頂上有金臺五所玉
樓十二金城九重地生金根之樹瓊柯之
林生素華之實瓊津玉泉紫雀翠鸞碧桃
紫柰百寶裝嚴莫可紀述斗極所居之宫
宫各五有五門門有四光爛照九萬里下
統九炁八景持區各總一天四炁生育中
爲天柱上通天關總炁上元三十五分各

爲璇璣百大生主故曰下覆崑崙也

調理綱紀

九辰乃皇極之冑理三五之數而調大化

化之所出而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

稽疑庶政五福等用誠合人道而正紀綱

所以堯遵昊天舜齊七政者矣

統制乾坤

範圍天地包褁乾坤故曰統制也

大魁貪狼巨門禄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

北斗七星君名也注見真形也

高上玉皇

斗中尊星也見者壽六百歲在斗魁內近

第一星

紫微帝君

斗中帝星也又號太微帝君見者壽三百

歲覆斗魁內近第四星尊帝二星爲萬象

之宗師衆星之攸拱北斗七真曰我祖師

北極歷劫以來勤苦香燈供養三清功成

德滿升入紫微出入有華蓋相隨星光常

七寶燦爛上徹諸天下照萬國每月初三

日二十七日下降察人善惡也昔汾陽王
郭子儀曾遇至人得占星之法云常以每
月初三二十七日靜夜勿令人知陰下中
庭瞻視斗中或見二星光芒大如車輪者
即尊帝二星也見之勿語於人可得長生
子儀以國事未及奉行而有一女童曰還
車姐入室奉事於枕中竊見此語密而行
之得遂其見至宋朝猶在內中今北辰降
日乃出於此
大周天界細入微塵

陰陽之炁大而周天細而微塵何所不及也

何災不滅何福不臻

臻者至也集也凡有災殃悉皆消滅應有福祥自然駢集所謂災障不干盡憑生百福者是也

元皇正炁來合我身

脲元皇正炁訣云青黒黄赤白緑絳碧玄光從一至於九脲炁飡元黄日與正炁合七竅生華芑九年功行满入侍九晨房法

曰无黄正炁八卦九宫之正炁降自九皇
而生萬有也第一陽明神人吐青炁之光
第二陰精神人吐黒炁之光第三真人神
人吐黄炁之光第四玄冥神人吐赤炁之
光第五丹元神人吐白炁之光第六北極
神人吐緑炁之光第七天衝神人吐絳炁
之光第八輔星神人吐碧炁之光第九弼
星神人吐玄炁之光脤炁之法常以正月
四月七月十月四孟之月上旬九日平旦
又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四仲之月中

旬之十九日日之正中又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四季之月下旬二十九日之夜半一月一日三過行之平旦日中夜半各隨孟仲季月用也一年三十六過應三百六十度之數以五爲盈炁有餘也至行道

之日時清嚴入室燒香精思臨目閉氣叩齒九通存見九宫星府神君端坐威儀侍衛森然密呪曰北斗元辰中天大神至魁𩲃魋魖魒魓魑尊帝急急如律令但見九炁從星注下流入口中隨氣吐納炁而吞

之細細吐故炁漸漸納新炁炁勿令耳聞九色咽之都畢叩齒九通倏然都忘形神合妙在坐卧行息動靜之間皆隨調適如此依法行之九年九星神君降授兆訣長生神仙上升三天結友衆真而與道合真矣

天罡所指晝夜常輪

斗杓在天運斗杓而不忒從子至亥一辰移一位詩謂終日七襄者是也註曰月月常加戌時時見破軍欲受正炁宜朝此方俗居小人

乃奉道弟子自畀之稱如言濁世行尸凡間穢質耳舊本俗字蠹蝕其半上餘下截後人妄認其形湊塡作恪字又作格字近又隨音而訛爲陽字

好道求靈

人之好其道奉玄靈之經訣以求其妙也

願見尊儀永保長生

儀謂形儀尊帝之眞形也法曰願臣早見見即長生

三台虛精六淳曲生生我養我護我身形

已上註見前聖號內

魁𩲃𩴾𩲹𩴆魓魒尊帝急急如

律令

已上九星名諱並註見前聖號內凡持經之士至此則當愈加誠敬注想尊容叩齒而密誦之也

共〔印〕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下

陰三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下

傅　洞　真　註

老君曰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

性者天命之謂性命者化而不易謂之命五體者兩手兩足幷頭也本命星官者謂六十甲子所屬本命星官也凡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皆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無有差忒

本命神將

神將謂本命年月日時幷胎年月日時所臨之辰謂之胎生八俱神將陰陽男女逆順運限神將及祿馬二炁神將本命從官符吏等神也

本宿星官

二十八宿星君本宿星有二等一曰本命年之宿直星君假如甲子年角宿值年即是角宿天門星君爲本宿星官也又一等禽演以定胎息命星三位主於三元三限之數亦曰本宿星官也

常垂蔭祐主持人命使保天年
天年之限百二十年世人能奉北斗延生
經法之道者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加
護主掌人命可以全其本年
凡俗無知終身不悟

凡胎濁質自無知識終身不悟此理
夫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
命限期
凡遇本命之日即爲期限六十日一度一
年六度真官降在人間又本命限期者一

百二十年通爲二限六十年爲一小限百二十年名曰大限限盡即死若違犯禁忌伐其命年則限數促若積陽功施陰德依科禁戒貴天命者則其限展限既展矣命其延矣

有南陵使者三千人

陽之所化三炁成神

北斗真君七千神將

陰之所化七炁成神

本命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可以消災懺

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

凡降駕之日衆真並至衛護皆可上章設醮懺罪消災延生請福隨力建功增崇福德

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自身不知不設齋醮不修香火此為輕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禄減筭除年多致夭喪

若人本命限期將至不能自知不設齋醮不持經訣不朝斗真是為輕此生忘其本自賤其身天司必致奪禄減筭遂多夭死

不能全其本年也
迷悟之者雖遇經訣懷不信心毀謗真文如
此之人身謝之後淪没三塗漂沉諸趣永失
人身深可悲哀自致斯苦
人之迷誤縱遇經訣心懷不信甚至毀謗
身没之後墮於三塗六趣之中永不得爲
人身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天尊慈憫雖起哀心執法有司故多宥貸
若本命之日能修齋醮善達天司一世於本
命限期開轉真經廣陳供養使三生常爲男

子身富貴聰明人中殊勝

若人於此生本命之日依科禁戒看誦真經大建齋醮則三世之生皆作男身富貴聰明人中獨異

其有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下賤縱知本命無力修崇能酹水獻花寘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蠲除獲福無量

若人生在貧窮下賤雖知本命無力建功

但能酌水獻花虔心望北極稽首禮拜持念北斗本命星君尊號者亦不虛度本命之辰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永消而獲福無量矣

天師歡喜踊躍作禮讚歎難可得遇無上法橋

天師受得經法歡喜讚歎以法橋爲喻者謂法橋之度無有窮已實爲難可得遇也

老君重告天師曰世人罪福善惡皆屬天司懺罪消災莫越修奉

世人罪福善惡皆斗神所掌若欲懺滌罪愆消禳厄難無過修齋設醮依經修奉也

遇本命生辰告身中元辰

元辰凡有二等一者以北斗七元建生爲本命星君即有左右輔弼爲元辰也又陽男陰女衡前一位謂之元辰陰男陽女衡後一位謂之元辰假如子生男命貪狼爲本命星君即左輔爲元辰星君子生女命貪狼爲本命星君即右弼爲元辰星君也如丑亥生男命以巨門爲本命星君即右

獨爲元辰星君女命即左輔爲元辰星君也餘皆倣此二者以六十甲子爲本命星官玄靈法中稱曰本命大將軍也假如甲子生男命以辛未爲元辰星官女命以己巳爲元辰星官乙丑男命以壬午爲元辰星官女命以甲申爲元辰星官也餘皆倣此更於五子元中遁取眞僞也凡遇此日此即爲元辰下降之日亦宜淨身齋戒行道誦經元辰最不可犯若生遇元辰在命一世未免其凶殃此雖天命預定亦可於

元辰下降之日懺謝之變災作福本命星君星官神將符吏君臣之位尊卑有別人皆不知也

驛馬

五福驛馬神君本命之吉神也申子辰人在寅位巳酉丑人在亥位寅午戌人在申位亥卯未人在巳位以本旬所生爲正位也

削落三災九厄此註見前文保見今眷屬安寧

中戒經云生民熒熒各戴一星人人各有

本命星辰自有災福然大繫必隨主㷀之
者一國以帝君相輔爲主㷀一門以家長
爲主㷀也主㷀有道者能回易天經轉災
爲福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是道也能包括
天地把握陰陽所以大數不能拘陰陽不
能冠也若未能行道施功必不能逃於命
分矣年月危會之時當期患難若或輕生
迷本不貴人身恣其三業縱其六根造業
積愆災來必重至於延累親族合門受禍
不爲小矣何謂也以六親眷屬皆起於本

命之元者也且如生我者爲母養我者爲
父同類者爲兄弟我尅者爲妻財我生者
爲子孫皆起我命之元也又如以本命加
生月數至生時爲命宮男女逆順以次分
而行之一十二位一曰命宮二曰財帛宮
三曰兄弟宮四曰田宅宮五曰子孫宮六
曰奴僕宮七曰妻妾宮八曰疾厄宮九曰
遷移宮十曰官祿宮十一曰福德宮十二
曰相貌宮以三元四柱五行支干加而臨
之行來歲位運限所及遇災即災遇福即

福所以當先視我本命元辰驛馬也元辰者我之神也驛馬者我之心也夫人之元辰外寄於目内藏於心目則外視於萬物心則内馳於萬機心目所馳神亦奔競故謂之元辰驛馬者馳事而不息者也人能收心復照存玄靈於已則却走馬以糞内養形神胎息自固然後三尸去體九蟲消亡三災九厄何從而至在時受命百神和暢所謂眷屬安寧是也

凡有上士於本命生辰持此真文者外伏魔

精内安真性

修真之人名曰上士於本命生日持誦是經則外可以降伏魔精内可以安神養性自然得道成真矣

功霑水陸

道成之人功被含靈飛走沉潛咸受其澤善及存亡

自身得道眷屬安寧九祖七玄均蒙其惠悔過度恭漸登妙果立玄功證虛無道乃得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遥雲際

昇入金門與聖合真身超三界永不輪轉壽
量無窮快樂自在
人能虔恭悔過妙果玄功可登可立道也
者生化之無窮流轉之不息人之生也從
虛無而有所以神化爲炁炁化爲精是有
形也用之之道智者不施於外而施於自
已則精復化爲炁炁復化爲神鍊神合道
復證虛無之妙也夫神化無方謂之聖事
無不知謂之智周萬物而不知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是故隱顯莫測出有入無逍遥

雲際昇入金門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同歸
三清之大化無復輪轉壽量何窮逍遥無
為元命畢矣
凡有男女於本命生辰及諸齋日清淨身心
焚香持此真文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隨
心禱祝善無不應災罪消除致感萬聖千真
俱來衛護
正一真人漢天師語弟子趙昇曰夫人身
有三魂一魂主命一魂主財禄一魂主災
衰又曰一魂居直本屬宿宮一魂居地府

一魄居形内七魄常居内而不散也所謂魂屬陽動以生也魄屬陰靜鎮形也若本命之日魂神降體就尸合同瞻視形容衰敗壯健若三魂循環歸降不絕則生人安穩災病不生矣若於其日清淨身心不飲酒不色著新潔衣裳焚香習善更於其日眠睡少時即魂與魄合陰與陽并道炁内隆命根堅固若於其日嗜酒及色昏亂形體則魂當歸時去身三步之遠取合不能纖惡衝射魂復而往若三度昏亂魂不合魄

者則陽衰而陰旺鬼靈得其便矣夫鬼者
陰之化也常欲得鬼不歸身不歸則鬼靈
與陰鬼交通陰與陰合則五鬼旺矣致使
遊鬼衆惡令人躭睡不醒五體迷亂災病
俱生將至於死凡鬼歸而不能合體之時

鬼悲而泣鬼靈踊躍而舞笑而歌曰歸無
我舍歸無我舍所以五鬼侵室而三尸狂
蕩矣三一不守真宅虛空中黃經曰可惜
玄宮十二樓那知反作三尸宅豈不哀哉
夫本命之日一年六辰三鬼六度歸身制

禦陰鬼令邪道不侵百神交會龜安龜正
萬炁長存不經苦惱身有光明永保長生
飛仙可蹈更能於本命始生之日諸神下
降齋戒之辰清淨身心焚香誦經認北斗
本命所屬星君隨心虔禱善念感應災罪

消除萬聖千真俱來衛護則仙道速成矣
此經所在之處千真敬禮萬聖護持魔鬼潛
消精靈伏匿世有災殃悉皆消滅
持經在心身中真聖敬重護持則魔無干
犯鬼無妖精世之災殃皆自消滅

是名北斗本命延生經訣乃修真之徑路

此經要做自己工夫名本命延生之經訣

是修真之道路也

得道逍遙皆因此經證聖成真皆因此經出

離生死皆因此經保護男女皆因此經保命

延年皆得自在永爲身寶福壽可稱保而敬

之非人勿示

此是經訣自己工夫處小則保命延年增

添福壽大則出離生死得道逍遙證聖成

真長爲身寶保之敬之勿示非人

老君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還於玉京是時天師受得妙法而作是言誓願流行以傳善士若有男女受持讀誦我當與十戒仙官所在擁護於是再拜

老君而說贊曰

老君說經既竟將還玉京天師拜謝而說贊語

家有北斗經

家者非家舍之家乃吾身之家也人之五臟以心爲主心乃神之舍也家中有神謂

之家有夫心之象內虛而中藏於水水者天一之炁北斗之精也所以人心上有七孔以應七星下有二孔以應輔弼及有三毫以法三台人之運心於外則神遊而逝定心於內則神安以和至於得道飛昇亦存乎心也所以言家有北斗經者心能修持經法而無他動夫天心不動斡運自然自然之道豈不大哉又人之生也北斗降炁於心中夫心者神明之府行藏善惡之事欲萌其心斗悉知之人之安心可不息

乎

本命降真靈

本命真靈既降可以保命延生矣

家有北斗經宅舍得安寧

心者神之所舍形者氣之所宅人能修持

經法心形自然安寧

家有北斗經父母保長生

父謂玄父母謂玄母神炁之所生也心能

修持經法玄父玄母自保長生

家有北斗經諸厭化爲塵

胎穢蕩除血尸消滅人能修持經法身心自然清凈

家有北斗經萬邪自歸正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逸八者氣之邪也心能修持經法情邪悉去而道炁長存自然歸于正真矣

家有北斗經營業得稱情

真炁灌鍊生生不窮心能修持經法自有生生不窮之妙道德得以稱情矣

家有北斗經閭門自康健
百關骨節浹洽真元陽丹九戶閉塞死氣
此是心能修持經法百關自然康健
家有北斗經子孫保榮盛
子孫皆起於本命之元且如生我者爲母
養我者爲父同類者爲兄弟我剋者爲妻
妻生他者爲子孫皆起我命之元也心能
修持經法子孫自保榮盛
家有北斗經五路自通達
心能修持經法五臟經絡真炁自然流通

暢達

家有北斗經衆惡永消滅

衆惡者羣魔也修真之士當先屏退羣魔

心能修持經法則魔障不干衆惡消滅矣

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

三陰三陽化育於六脉中化爲青龍白虎

朱雀玄武勾陳螣蛇之用心能修持經法

六畜自保生全

家有北斗經疾病得痊癒

心能修持經法真炁填溢三宫疾病何由

而生

家有北斗經財物不虛耗

精血充補化而爲氣氣氣之利用澄而爲神

心能修持經法身寧是何由虛耗

家有北斗經橫事永不起

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人能修持經法身心

長無雜想橫事何由起

家有北斗經長保亨利貞

緜緜若存凝神太一此是心能修持經法

常保四時之吉也

老君曰善哉善哉汝可宣揚正教福利無邊
普及衆生永霑勝善
老君以天師所賛爲善申言善哉善哉者
謂至善也就戒天師宣布闡揚此經訣法
福利無窮徧及末悟之士未來之衆俾長
受於利益也

天師稽首禮謝信受奉行
天師叩頭禮謝信而受之奉而行之
北斗長生聰明神呪
北斗九星 玉真仙靈 貪狼巨門 保臣長生

祿存文曲　使臣聰明　廉貞武曲　衛臣安寧
破軍輔弼　護臣身形　常居吉慶　永處福齡
注上生籍　勿落死名　神清氣爽　洞達九冥
禦邪攝鬼　羣妖摧傾　學道修真　所願遂成
九皇覆護　飛昇紫庭　臣下情無任虔禱之至

此呪或謂上古仙賢朝斗燒香之祝語也
每燒香朝斗之際以此呪祝之乃是冊三
虔禱之意也舊本呪後有急急如太上律
令一句若是太上所宣以勑斗極者則不
應呪中稱臣字旣已稱臣又云急急如律

令恐不合理令改作臣無任虔禱之至爲是若以此呪祝之更不須別祝願矣若是婦人禱祝當改臣字稱作妾字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註卷下

北斗七元金玄羽章

貪狼星君玄章第一

北斗延生　回真四靈　流輝下映　朗達玄冥
七元紀籍　名列紫瓊　保身續壽　永亨利貞
耳目開爽　魂魄長寧　攝養精炁　與神同明

延生自然　上昇玉清

巨門星君玄章第二

北斗保命　玄靈散陳　丹田通暢　運合仙真
七元定籍　名列紫文　護身註壽　福慶維新
辟除妖惡　善瑞日臻　去來無礙　與神同輪
保命自然　上昇玉宸

禄存星君玄章第三

北斗度厄　高仙上靈　流輝徧照　内外肅清
七元録籍　名列紫庭　扶身延壽　禄位長亨
臟腑開朗　動止咸寧　光運合景　與神同榮

度厄自然　上昇玉京

文曲星君玄章第四

北斗消𦖢　玄黄開陽　仙靈影現　明徹十方
七元掌籍　名列紫房　衛身益壽　長啓福祥
明真降祐　滌蕩凶殃　華精烝結　與神同鄉

消𦖢自然　上昇玉堂

廉貞星君玄章第五

北斗扶衰　真宗降靈　流霞散光　仙仗交盈
七元典籍　名列紫營　固身養壽　慶合運幷
高玄接引　優游五明　駕景飛翱　與神同齡

扶衰自然　上昇玉庭

武曲星君玄章第六

北斗散禍　玄映禦空　威靈備守　妖邪絕蹤
七元注籍　名列紫彤　榮身增壽　享福無窮
仙官扶衛　步躡雲中　正真降集　與神同聰
散禍自然　上昇玉宮

破軍星君玄章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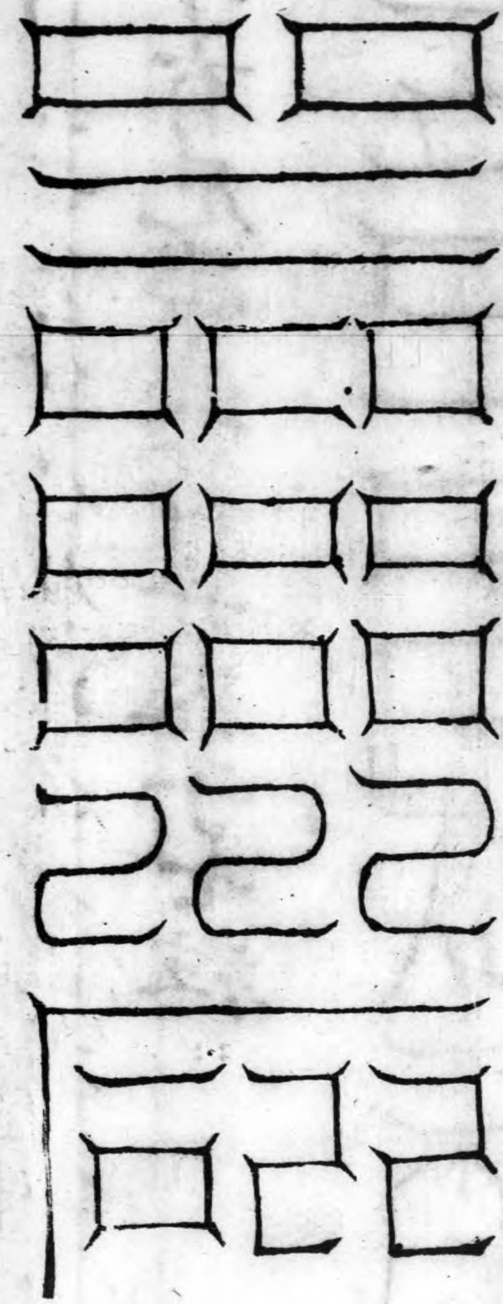
北斗益筭　明霞散敷　流光普帀　真炁長扶
七元度籍　名列紫書　治身添壽　常處歡娛
飛仙蹈舞　遊宴玄都　徹視表裏　與神同居

益筭自然 上昇玉輿

右羽章昔漢明帝於終南山親遇北斗七真之所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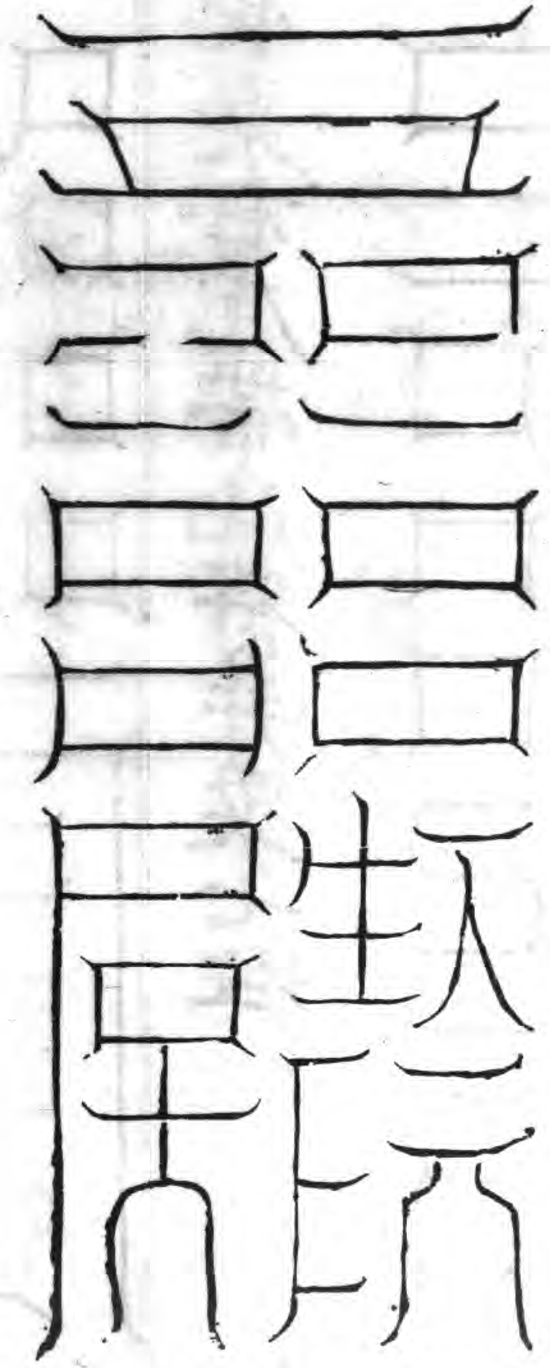
金玄羽章真符

貪狼星子生人屬此星泰山松柏樹下生急性食粟有厄帶此符并粟七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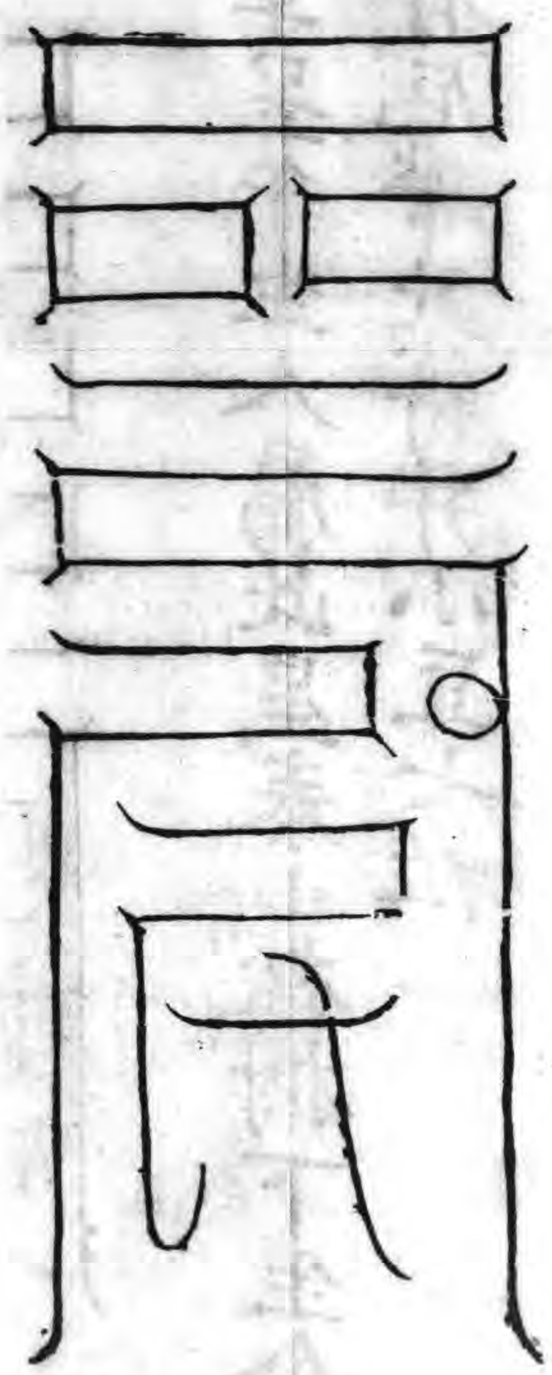


巨門星丑亥生人屬此星泰山松樹下生食
黍子有厄帶此符并黍子七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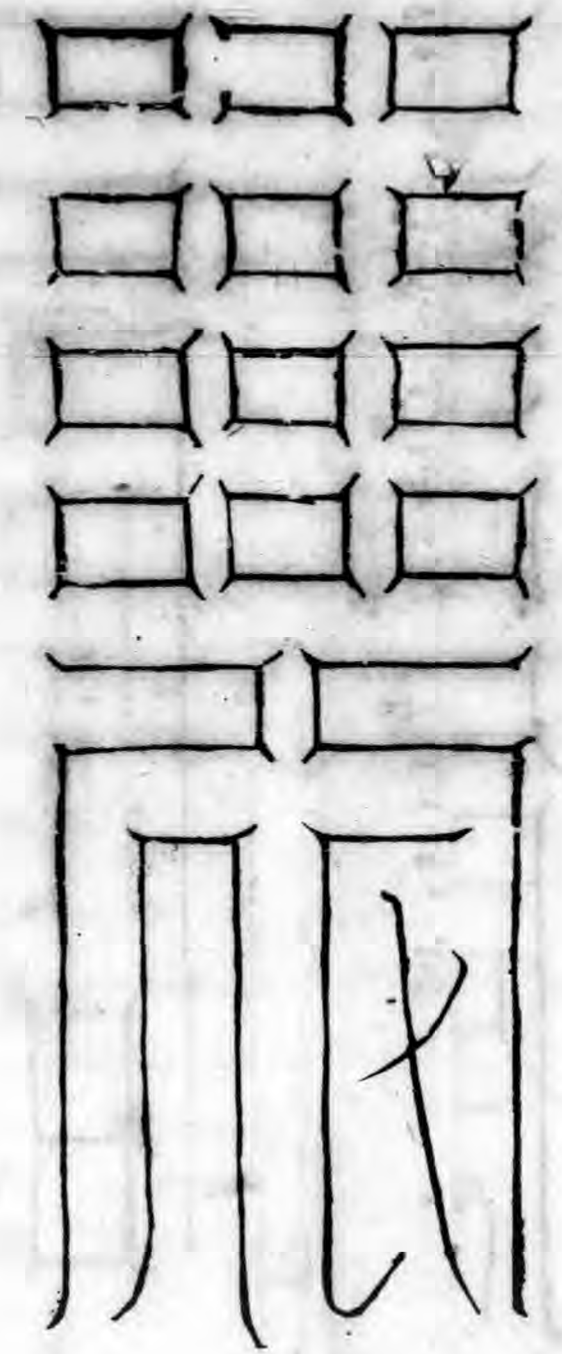
陰三



禄存星寅戌生人屬此星泰山柏樹下生食
稻有厄帶此符并稻七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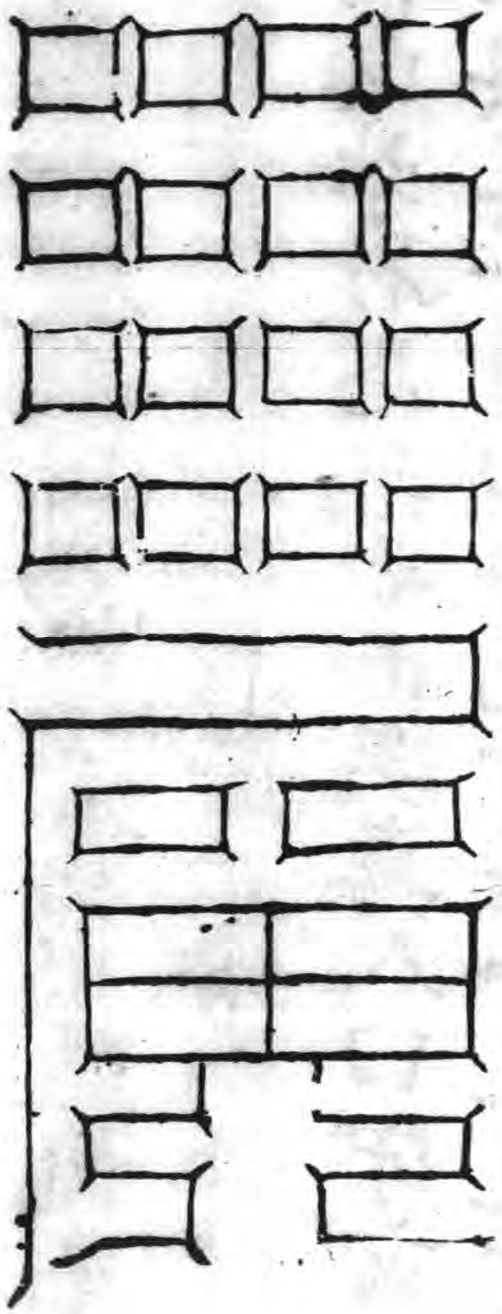


文曲星卯酉生人屬此星泰山柏樹下生食
小麥有厄帶此符并小麥七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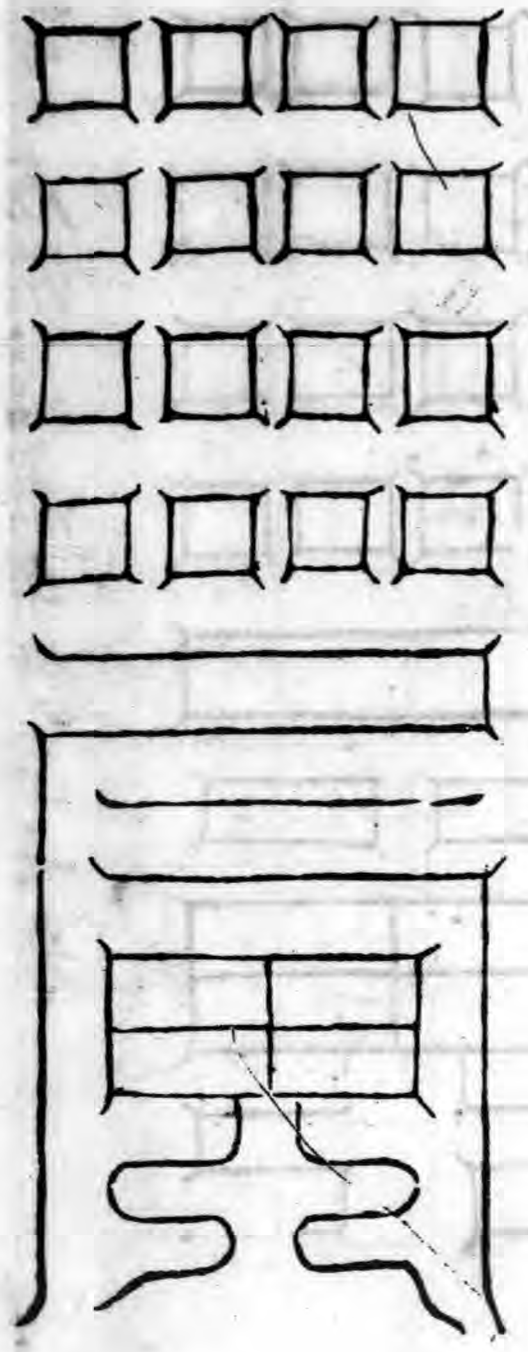


廉貞星辰申生人屬此星泰山松樹下生食
麻子有厄帶此符并麻子七粒

武曲星巳未生人屬此星泰山桑樹下生食
大豆有厄帶此符并大豆七粒



破軍星午生人屬此星泰山松樹下生食小
豆有厄帶此符并小豆七粒



呪曰 呪者杁也以心通天用神合炁形聲相應呪而呪之法立而有不疑乃中

天靈節榮願保長生

天靈在圓蓋之下崑崙之上謂之天谷神
穴神穴者百關之總會也人有三十九關
三百六十骨節能守太玄之一者則關節
流通真炁榮也人之病者關節疑滯真炁

穴神穴者百關之總會也人有三十九關三百六十骨節能守太玄之一者則關節流通真炁榮也人之病者關節凝滯真炁衰也而真炁流通則病安從生病既不生長生可冀也神農黄帝曰百病不愈焉得

長生此之謂也夫百節之衆惟舉天靈一穴者乃百神朝宗之所得一而萬事畢矣莊子謂之見獨黄帝謂之呼吸精炁獨立守神太上謂之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獨者一之稱也所謂守一以資

神依神而守一者也

太玄之一守其真形

太玄之一者玄靈之寶此經之訣也夫守玄一者可以與天地相畢壽命無窮陸辟惡獸水辟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進刃不敢中能守之者出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擇日時起土移徙入新屋舍皆不須按星曆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月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罹殃咎也若在一切厄難凶惡之處守一勿怠衆

惡遠屏不敢爲害也若忽偶忘守一而爲
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出中庭視見輔星
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天陰雨者但止室
内向北存思見之而矣真人曰守玄一之
法與真一同功乃先賢保命之道皆得良
驗其道當須告天盟地而後傳之今注守
玄一之道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而求之
亦不過三四日可見矣見而守之時無暫
息則長生矣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又曰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也夫玄一者是義

元命真人也但坐而守之守之極靜於至
靜之中圓光之內忽見我之真形者是玄
一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黄庭經云玄元
上一魂魄鍊一之為物頗卒見須得至真
乃顧盼至忌死氣諸穢熙其餘應驗如前

十二之利益矣

五藏神君各保安寧
內景曰心神丹元字守靈肺神皓華字虛
成肝神龍煙字含明腎神玄明字玉嬰脾
神長在字魂庭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

之自長生三元五藏之神存之於我各保
安寧矣
急急如律令
律令者太上之敕天神地祇無不遵奉敕
其身神奉其律令而安且寧也修真之士
若能急急依太上之令奉行璇璣玄一停
輪之道者則神能舉形飛昇可待矣
誦經解厄訣
先凝神叩齒端息正坐良久閉目靜思泥
丸宮中有九宮九星各處一宮而坐七人

如人間道士之狀衣褐披髮二人輔弼之服訖復存天上北斗星光爍然如見即以舌拄上腭成仙橋一道五藏出五色之炁五條乘橋而上横亘斗中即呼四直使者從橋而入斗中通告其事次見擎羊使者

陀羅使者二人如玉女之狀青衣執笏一人捧花盤一人捧羊頭從斗中而下度橋而過入我身中九宮之内復出一室之中檢校都畢復入斗中良久但見斗中九皇九人如已形中九人之服乘雲氣自橋而

下入泥丸九宫之室與我九人各相對坐倐然形聚合爲九人杳冥之際復合爲一人自泥丸宫中乗雲而下入黄庭之内端坐而誦北斗九辰天中大神之呪七徧然後誦經求解其厄或運式以行持任意畢復誦北斗長生聰明神呪七徧而畢則倐然忘形良久而退則宗師臨壇口訣極有良驗

二使者說

飛步捉神法曰北斗乃天一貴人也行法

之士當變形爲所屬貴人役二使者以治事夫陁羅者陁者大也羅者都也斗中都大之官也孽羊者孽者掌也羊者善也斗中掌善之官也巳丑爲天一所坐之正位於內則陁羅使者以總諸事巳未爲天一所出之正位在外則孽羊使者以總諸事也執花孽羊以像而立形耳有曰孽羊非孽羊也孽楊柳祭斗以柳耳柳眼代茶其神必降此自是祭法中好樂之物非使者之喻也大抵丑未爲天一貴人出入之位二

使者掌之則曰大吉小吉者可矣使者形容不定或仙衣如玉女之形或通天之冠如直使之狀或青赤之面髮直衝冠若力士之服或繡袍玉帶若内侍之官然執羊花仗劔不易者矣此二使者上通於天下

通於地中通於人三才六合之内有事隸於斗宫者無不總會焉大法有紫斗入神元綱流演九晨飛步廻元隱遁變化飛昇之法皆須二使者引導而後行之其職大矣又有無知之者曰桃花殺羊刃殺也罪

莫大焉

太上説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一

陰四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一

鄜人方田子佩昇玄内教籙陳伀集䟽

太上太上太者尊也上者高也乃太古造道之祖是玉清聖境無上法王元始上帝上清真境三界醫王靈寶上帝太清仙境十方導師混元上帝天地人之祖炁本三清上帝出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萬象而不宰又曰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是故此世歷代人主追尊三清並號太上之稱也說者釋也乃太上演說諸部經法

皆引進妙門之漸老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按此經乃出北極宮紫微令紫微大帝准太上立功之敕命因乘茲而所說耶緣龍漢四劫元年應大羅三天永壽元年元始上帝於上元之日聖命駕御太霄八

景始青天中敷演至道靈寶度人之法欲將導三十六天上帝及諸真宰忽然天門震開乃見是下土時當開皇三劫運終之變惡氣衝突按董真君寶錄下世帝紂淫心失道驕侮上天遂感六天魔王傷害九

地黎庶之故也元始乃命昊天太上開天
執符御曆含真體道金闕玉皇大天帝製
詔降于北極省施行陽助周武伐紂平治
社稷陰遣太玄大將降魔間分人鬼應七
日中兩皆克平則宇宙清肅矣玄天玄者

一也天者霄也乃北方一景紫霄太玄天
泛天一之炁化令玄帝位居之因昔在下
土黄帝五十七年天詔飛昇府署駐在此
境也開化米所乃九霄之首矣虛一之炁
化西南景霄始素天曰二景純一之炁化

東方青霄青元天曰三景靈一之炁化東
南碧霄始分天曰四景虛梵之炁化五景
神霄昊極天玉帝闕至一之炁化西北琅
霄始玄天曰六景玄一之炁化西方玉霄
太素天曰七景太一之炁化東北太霄始
青天曰八景下覆南閻洞浮乃元始駕此
救度羣黎之處元梵之炁化南方絳霄太
丹天曰九景是故九霄之內分置五劫之
年以記天元也大羅三天守建立年號也
玄帝十五歲時感遇紫元君曰子契太和

必當昇舉矣大者化也聖者生也玄
帝師告之昇舉曰後上爲三境輔臣下作
十方大聖也在二千五百歲之後果黃帝
庚寅歲飛昇按提綱論歷代帝系年譜至
商紂二十三年己巳歲恰二千五百載按

通鑑乃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元年己卯遇
紫元君授記之數一十年矣天攝坎離二
精玄武也世滅無道商紂乃周武也眞武
眞者正也武者神也本號玄武避宋朝廟
諱改賜曰眞武況臨討果行不殺之嚴也

玉帝遣鎮北方及至降紂世六魔之日敕
慰披髮跣足賜建皁纛玄旗躬披鎧甲功
成而攝踏龜蛇回天而天稱元帥世號福
神玄帝是日仰上嘆曰令界符師語董真
君實録載云又於大宋仁宗朝嘉祐二年

丁酉歲上應大羅天真化三年也至其五
月五日三清上帝並陞玉宸殿敕九天司
馬開曆考萬天功過校正三官四聖自太
虛開化神一挺生有保天佑地化育羣生
四年正月初一日鎖玉華院撰制玉冊訖

宣詔三官四聖於上元節日並赴七寶瓊
臺當亞帝真時昊天玉尊親行典儀冊封
至玄武加號太上紫皇天一真人玉虛師
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職及下蔭黿
蛇號本傳本者源也傳者流也乃金闕日

曆院編修史文也況歷代帝主各有典禮
徽宗詔製褒其感助感應事也其上天採
訪真司一一摘之謄言奏達玄都補入金
格玉曆凡遇上命考績則金闕侍中司馬
大神韓君丈人及司命可韓真人司録定

名真君司功九天採訪真君司過九天儲福真君並具實保舉續成一家之書謂之曰本傳矣今者又自天降玄帝實録一本下凡因襄陽紫虛壇班長張明道出示蔣人王虎刋印于世矣仰知玄帝聖神之事固未易知哉所編撰者迺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樅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黄先生臣董素皇所編集成上元九天掌籍玉堂學士充下元水府轉運使兼九地提點刑獄公事上仙元皇君

張亞爲之叙焉末紀曰時在上天延康七
刼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大宋孝
宗淳凞十一年係中上元甲子内歲次甲
辰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二真續拱降
曰凡覲之士當洗心跪誦之矣神呪神者
明也呪者誓也上帝立此取會大信合詞
之約語按伏魔經曰飛揚隱語也乃是大
道亳篇之顲神之聽之一聞扣真召靈冈
不來格冝惟交乾布斗𢿱坤指罡上佐
天關於壇心叩齒祝香隨意告盟至心持

誦志感大聖玄帝靈通經緯恍惚萬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諸善應獲大吉祥承此之制命耶妙經妙者達也經者徑也玄帝本事況曰天得以建地得以寧民得以養是故三才萬物皆賴大道一元之氣而

運轉洪鈞妄爾時妙行有為衆之誠大帝發光明于道談養一之法開蒙泰之機指日用之時皆玄帝歷行之術也故道在天而混成元氣在地而潛統元形浹人之志意元識達元識者了此經中玄與而能行

之也本經云玄帝降日其於福利保人慶
壽以全天命其有氣正心純忠全孝盡名
書玉簡保舉昇仙宜在酌水豐香露情懇
實本經曰稽首禱告無願不從是時謫仙
張天師三遇太上降化按南斗經授以經
籍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傳付有道者令
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然此經亦在千軸
數內矣咦此書載道見玄天大開方便之
門道在人行躋太上域引登仙之徑老子
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

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又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爾時

爾時者謂如是聞也撰如是之實者出自昊天編修院司經真官裁撰寶章金格事故用爾時二字興發潤色編繕機隱啓辭首義也

紫微大帝

佐金闕門下紫微令事執天地水三府大

政總判羣命主御生殺之權階曰上元一
品九炁賜福天官北極紫微大帝
於龍漢元年中元之日
上天開化建五劫紹運曰龍漢曰赤明曰
上皇曰延康曰開皇五劫旣周復從其始
于時正當龍漢四劫元年係無上大羅天
永壽元年應下土己卯歲周武王元年七
月壬申十五日乃天府節會校理之辰
在太清境上北極宮中
中天北極宮紫微令署額也隸金闕太清

境制御萬靈公事所

向紫微之殿前

是殿號乃金闕北極省堂之名也而左右分司無不統攝爲三光運化之庭法陰陽闢閉之所天文志曰紫微垣一十五星西

蕃七星東蕃八星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洎諸天官星宿且昭昭然則下土皆可覩焉

列諸天之上聖

大抵紫微垣内中外品官各有司主計一

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二星皆理璿璣之政爲三界最要之有司者乃南北二斗東西兩曹五方五星六宮六曜二十八宿十二宮神此六班猶六部尚書之佐飛天神王秉監察御史督內外臺職無極仙衆承機察八紘邊境之差諸僚曹等准制於三元日咸遵北極紫微令事校録結籍

南北二斗

南斗秉爵秩禄俸之籍北斗宰生死是非之簿也按南斗經曰南斗六司與北斗七

政分職共理三才六合八卦九宮總轄中
外百辟官品乃紫微大微兩極都曹也上
係十二分次天真靈神下統十二分野地
祇主者四瀆五嶽九州八紘名山大川城
隍社廟中及人民羣類萬物無不計係其

簿籍掌握南斗六司真君尊號天府司命
上相鎮國真君天相司録上相鎮岳真君
天梁延壽保命真君天同益筭保生真君
天樞度厄文昌鍊蒐真君天機上生監簿
大理真君北斗七政星君尊號天璿貪狼

太星君地璣巨門元星君機人祿存真星君權時文曲紐星君玉衡廉貞綱星君闓陽武曲紀星君瑤光破軍關星君每月於三七日二斗星君各遣星光童子案下人間校戒生死罪福事也

東西兩曹

東斗注筭司會玉靈瑤篇考績世人德業治性善狀西斗記名校勘羣生受度減絕關歷大計之令東斗經曰東斗帝君之命主筭延年復流下世能度三塗五苦八難

之厄能與剎死上生西斗經曰玄元上清
大成帝君主天之柄威獄號令降魔制神
典司內外伐戮之事搜察容隱邪僻之形
下記世人有善必錄有惡必記名號散殊
生死之限常有八百萬億輪轉周廻善惡

根本如纏如索昭然不隱東斗五星尊號
蒼靈延生真君靈光護命真君開天大衛
集福真君大明和陽保和真君曐極總監
真君西斗四星尊號白標帝君高元真君
曲皇靈真君淵巨威真君夫兩曹真司下

降人間定制於月之一日五九日東斗降
七九十五日西斗降
消五方之五星
司庚辛甲乙壬癸丙丁戊己之五方乃金
木水火土五常形氣之星七星神呪經曰
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無道之
國觀不祥之人凡處墟域之內蠢動含生
命係于天混元經纂要東方歲星主仁生
甲乙化草木司春令宰蠕蛸飛動千種化
生之蟲凡十二歲緯一周天西方太白主

義生庚辛化金石司秋令宰帶角無角千
種胎生之獸凡歷一周天南方熒
惑主禮生丙丁化煙火司夏令宰匾毛羽
翼千種卵生之禽凡二歲緯一周天北方
辰星主智生壬癸化水泉司冬令宰帶甲
無鱗千種濕生之族凡歷一歲緯一周天
中央鎮星主信生戊己化塵土司四季宰
聖賢愚癡千種躶靈之人凡二十九歲緯
一周天若國主能肅温乂良哲恭清儉聖
讓者皇極建也則自然五星降祥澤被有

國天下洪範要曰貌恭肅歲星應順木曲直降時雨言從乂太白應順金從革降時暘視明哲熒惑應順火炎上降時燠聽聰謀辰星應順水潤下降時寒思睿聖鎮星應順土稼穡降時風斯乃人君德契五福均延于兆庶矣如其反是則星辰凌犯彗孛衝破遂生刀兵水旱流離凶釁以致死已兆庶也命書曰五星躔天次有順留逆伏之段名臨照男女當生四柱順吉逆凶也

及六宮之六曜
司太陽太陰天一太一黃旛豹尾之六宮
主晝夜晦明風雨之六運乃日曜月曜木
曜水曜火曜土曜六曜右行天次並准紫
微格制運躔遲速也消災經曰欲界衆生
惟務茍貪不修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
一曜照臨主其災福至如火土留伏金木
淩犯羅計勃逆日月薄蝕以致州縣播遷
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
天文志曰國無政不善用則自取日月謫

見于天垂六極之變者警懼懲戒人君者
也日帝衆陽宗配人君司生育一歲一周
天如蝕警人主政不臧皇不振神志眊罔
社稷厥極弱其見日蝕罰常陰月皇衆陰
宗配后妃及大臣司刑罰蝕懲姦佞臣子

一月一周天言不從膽張僭輕百姓厥極
憂則見月蝕罰常陽紫炁續木曜配五福
司學業二十八年緯一周天主人威儀貌
不恭意狂俊奪農時厥極惡木帶氷霧罰
常雨月孛續水曜配宗廟司祀享九歲一

周天怒見毛頭彗尾聽不聽情縱急逆天
時厥極貧水禍腎蠻罰常寒羅睺續火曜
配動業司陽德一十八年一周天怒蝕其
日月視不明心逆舒弃法律厥極疾火擲
血流罰常燠計都續土曜配稼穡司陰德

一十八年一周天怒則崩摧山川思不睿
慮妄蒙侮父母厥極凶饑饉流荒罰常風
夫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悖蓋德之至矣
應世間男女皆以太陽起命宫也太陰到
處爲身宫也天一司人五福太一掌人夭

橫羅睺懲男計都戒女於是六曜之內日
月明分晝夜也羅計孛紫並晴曜化人遷
善每罰兇人則光現

二十八宿音秀
居四方列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餘隸七
政日月水火木金土所躔之舍曰二十八
宿以正歲月昏旦立四方經七虛昴星房
副日帝政危畢張心副月皇政壁參箕軫
副辰星政室觜翼尾副熒惑政斗奎井角
副歲星政牛婁鬼亢副太白政女胃柳氐

副鎮星政又常循治年月日時而成歲功
也降浹六十甲子男女白胎星凡按節氣
分真下理二十四治幽獄公事按天文志
宰天子儲君后妃宗廟文武官寮制度及
天下萬物之像並付斗木文昌星君司爵

祿冬至曰斜真多治牛金大武星君司犧
牲小寒日斜昌利治女土天須星君司剪
裁大寒日斜㢘堂治虛日天任星君司墳
墓立春日斜溯泉治危月天一星君司五
穀雨水日斜北平治室火天社星君司營

室糾督軍糧廩府事壁水蘊德星君司圖
書驚蟄日糾稠稉治奎木賁豕星君司禁
暴春分日糾主簿治婁金義武星君司祭
祀清明日糾蒙秦治胃土天悙星君司廚
倉穀雨日糾平蓋治昴日天耳星君司邊
兵立夏日糾雲臺治畢月靈蜀星君司弋
獵小滿日糾濜口治觜火天臧星君司蓧
旅標稔示斬刈儲斂參水文明星君司城
郭芒種日糾公慕治井木天戚星君司法
令夏至日糾玉扃治鬼金天目星君司誅

斬小暑日斜平綱治柳土天賦星君司草
木大暑日斜坘卬治星日天步星君司胀
肇立秋日斜葛璳治張月天壽星君司㪷
秤處暑日斜後城治翼火天虛星君司樂
舞白露日斜本竹治軫水文章星君司車

騎秋分日斜秦中治角木華蓋星君司天
庭主靈壽農祥賢良事亢金太極星君司
公廟寒露日斜陽平治氐土玉關星君司
君臣霜降日斜鶴鳴治房日天校星君司
明堂布政定四表朝路事心月天爰星君

司嫁娶立冬日斜瀛沅治尾火將威星君
司繼嗣小雪日斜庚除治箕水天舌星君
司后妃大雪日斜隸上治按正一旨要治
山者二十八宿下圖也明建福庭攢集世
人善惡事左司悉仙官録善右司悉鬼官
記惡每遇天官會日各宿二司謄星成年
録籍矣

十二宮神

周天又列十二宮次號日子丑寅卯辰巳
午未申酉戌亥之位也司下土男女屬相

形名曰鼠牛虎兎龍蛇馬羊猴雞狗猪之
呼也每一宫各有一神君統轄伍将軍
五員各領陰陽吏士億萬之衆混通叅校
一十二分野内產天下含生日用之事也
寶瓶宫子次玄枵神君宰齊地青州分野
統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五將掌鼠屬
男女禄料磨蝎宫丑次星紀神君宰吳越
揚州分野統乙丑丁丑已丑辛丑癸丑五
将掌牛屬男女禄料人馬宫寅次析木神
君宰燕地幽州分野統丙寅戊寅庚寅壬

寅甲寅五將掌虎屬男女祿料天蝎宮卯次大火神君宰宋地豫州分野統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卯五將掌兔屬男女祿料天秤宮辰次壽星神君宰鄭地兗州分野統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五將掌龍屬男女祿料雙女宮巳次鶉尾神君宰楚地荊州分野統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五將掌蛇屬男女祿料獅子宮午次鶉火神君宰周地三河分野統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五將掌馬屬男女祿料巨蟹宮未

次鶉首神君宰秦地雍州分野統辛未癸未乙未丁未己未五將掌羊屬男女祿料陰陽宮申次實沈神君宰魏地益州分野統壬申甲申丙申戊申庚申五將掌猴屬男女祿料金牛宮酉次大梁神君宰趙地冀州分野統癸酉乙酉丁酉己酉辛酉五將掌雞屬男女祿料白羊宮戌次降婁神君宰魯地徐州分野統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五將掌狗屬男女祿料雙魚宮亥次娵訾神君宰衛地并州分野統乙亥丁

亥己亥辛亥癸亥五將掌猪屬男女禄料
夫宫神參將各各分守戍年合屬月建內
三旬日分顓記世人善惡事並俟三元校
僉日曆轉紫微令司矣屬將六十員姓名
詳見後甲子之句下

飛天神王

飛天神王者乃採訪功過之都使也號曰
東胡老君西戉老君南越老君北羌老君
中傖老君闕署五方爲萬神之宗總司飛
行掾吏金童玉女妙行真人等計一千二

百四十萬衆遊觀太空每遇五臘節曰仍
校勘世人予奪禍福天臘節正月一日東
方胡老君集衆老會于九炁青龍闕共議
校定世人神氣時限長短及禱嗣胤等事
然後申達玄祖地臘節五月五日當南方

越老君集衆老會于三炁丹臺闕內校定
世人官祿福相及血屬盛衰等事道德臘
節七月七日當西方氐老君集衆老會于
七炁素靈闕中校定世人骨體肥瘦及學
事業利鈍毀譽等事民歲臘節十月一日

北方羌老君集衆老會于五炁黑靈闕内
校定世人禄料更變飲食退耗官爵衰微
壽筭及疾病輕重事王侯臘節十二月蜡
日謂國運於冬至日後第三墓日是也當
中央傖老君集衆老會于一炁戊已闕中
校定世人災誓怪夢否泰日時驛馬衰旺
生死處所事五老謄五會之欵俟三元節
親詣獻上紫微帝庭之所
無極仙衆
日月星光分躔底照人間經過三十五萬

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乃八紘境地耶八紘之外去北極迂遠謂曰無極之境也司無極仙曹等衆有差按因緣經太上立敕令諸天上帝召命五帝神王分遣九府四司七星童子十天將軍八神童子妙行真人天仙飛仙考士考兵例九億萬衆分頭職方或雲或雨或風或露或鳥或獸或大或小或短或長或顯或隱種種變化持籍秉筆採察搜審晝夜無閑書記功過於三元限節之日還司校命矣

咸親帝座肅拱宸威

咸親者謂皆覲也時六部星官曹寮及採訪神王妙行仙衆朝謁御几莫不肅拱宸庭之威各持事恭敬也本宮自有三府三十六曹每曹考官一員考吏一千二百執籙把籍威儀偡偡列宸庭之一按三元品誡經紫微宮治三府左府東所其生籍司太陽火官考之右府主其死籍司太陰水官考之中府主其生死罪福之籍司風刀考之三府准太玄女青上元夫人統轄

是司制度諸曹案錄籍事謹題上元明真
曹上元監正曹上元梵行曹案局額目于
后上元靈關曹上元禁神曹上元通明曹
上元正神曹上元開明曹上元玉都曹上
元南上曹上元元功曹上元三靈曹上元

明梵曹上元威靈曹上元太清曹上元宣
威曹上元明都曹上元太常曹上元都靈
曹上元太儀曹上元明法曹上元考正曹
上元明威曹上元九都曹上元司巫曹上
元四明曹上元監天曹上元司煞曹上元

盟天曹上元幽都曹上元威儀曹上元太陰曹上元下元曹上元監司曹上元太明曹上元監靈曹每羣真朝會紫微殿各曹僚分掌起居事總領一切上真禪號高下尊卑典儀功過總領一切上真衆聖朝禮旋行典儀功過總領一切上真大聖旋宴從駕典儀功過總領一切生死圖簿籙籍功過總領一切生死命籍功過總領一切生死功德輕重功過總領一切生死功德輕重功過總領一切鬼神執役報對輪轉

功過總領一切鬼神幽謫開度年限功過
總領一切鬼神升度死魂更生輕重功過
總領一切死魂受鍊更生簶籍功過總領
一切神仙得道位清淨品秩功過總領萬
魔謳歌功過且三界九州十方萬國一切
得道位者及神鬼人悉皆較戒也
時有玉童傳
如世給事中丞職是殿呼玉童
大帝之敕北方大將玄武將軍宣稟玉皇聖
命

宜稟者稱與也太玄可拜玄武也北北極紫微省奉昊天顧命每敕發誥寶爲旌賞功力事于時大帝詔北方太玄元帥躬赴本殿拜受三天門下誥敕是會司真一時咸覲降賜誥寶及聽玉童宣麻也

敕

乃金闕翰林玉華院司玄學士大丹真人准敕旨裁撰檢辭玉帝敕啓受命之璽印記方謂玉符也誥寶曰惟卿混黄一炁之瑞道備九陽之尊德隆仙品威貫神真出

號二千五百春秋功齊四十二刧甲子校
遷民物無失毫分兹以運數大刧邪正混
同感生六天魔王傷害九地黎庶儻非真
力何得清寧三清是賴九聖得依再扶道
法之隆又復邪魔之正降水火二精於掌
握攝甲庚丙將於紀綱因兹神化萬彙咸
榮功高衆聖難盡褒崇當容返本還元理
許歸根復位若不徽稱焉可顯德璽書錫
降厥勿謙辭可特拜鎮天玄武大將軍三
元都總管九天遊奕使北極左天罡三界

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勝府依
前太玄元帥元和遷校府事冊到奉行出
董真君降筆實録
令每月三度
昊極右劄令初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爲
定制
統領神兵躬往諸天徧爲巡察凡遇邪氣及
有秩星逆次流躔速須翦戮
諸天星宿宫並居九霄梵炁之上謂之奕
文正炁覆燾三界佐成乾坤也甘石星圖

記曰大抵二百八十三官共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乃總主下土官宮品物及民用之什故形生於地精應于天易繫辭曰天地設位山澤通氣氣者本天地之精神莊子曰天有六氣陰陽晦明風雨

應時運行謂之元氣孳萌萬物寔天地施使然也國家繊德禍孼莫遺示現祅星邪氣耳史記云衛雲形如狗趙雲形如牛楚雲形如日周雲形如車輪越雲形如螭秦雲形如行人魯雲形如馬宋雲形如車韓

雲形如布鄭雲如絳衣魏雲形如鼠蜀雲如囷車漢雲如破山墮軍謂之營頭星黃石公天境書曰狀似星非星六十四變總名曰祅彗也一曰國黃狀若老人星芒散而赤主寇兵難敵二日照明而無芒角上青下白臨處多征三曰丑殘狀若辰星其光似滅多見正東凶四曰賊星赤芒數道星光閃爍多見正南五曰毋危狀若太白而無芒角多見正西凶六曰獄漢下出三彗內青外赤多見正北且姑置勿載按晉

五行志曰夫帝王者德配天地叶契陰陽
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之微隨感而作
大抵人心符天意耶禍亂積而見抱珥珮
璚或赤烏夾日之飛或隔雲隱現兩日兩
月斯惡匪甚矣人君穢德自召革替猶是

天心故嘗先以災異譴示無妄典讁尚失
修省再隕邪氣祅星怪象出現以警懼之
覩此可推昊極體太上好生之命仍敕玄
帝撫鎮討伐不祥咸和正化軫助宇宙君
主也

又遇三元

天地水府三官集聖之辰寅申亥建之旦十五日也乃三元節按品誡經上元紫微宮三府左太陽右太陰中風刀中元清虛宮三府左洞陽右北都中清虛下元青華宮三府左清源右寒夜中清靈九府下一百二十曹案上考諸天神仙升降之籍星宿照臨國土分野興亡之簿應千神人變化之限中考大千世界國主后妃諸王太子百官人民壽限之期一切善惡功過之

名見世受大福者三年一結覈見受中福
人九年一結覈諸受小福人則二十四年
一結覈議定延促年齡更變榮枯予奪年
月分限之數是以罪福俱行功過同報下
考三界之内應鬼神執役之限定魚龍變
化之期及飛走萬類改易身形年月判决
九幽罪對之名註託生及拘執年刼不輟
須臾一一校結也右按因縁經云正月十
五日上元宫主一品九炁賜福天官紫微
大帝於是日分遣十天靈官神仙兵馬上

聖高真妙行真人無鞅數衆同下人間校
定罪福也七月十五日中元宮主二品七
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於是日分遣九地
靈官神仙兵馬及名山洞府神仙兵馬無
鞅數衆同出人間校戒罪福也十月十五

日下元宮主三品五炁解厄水官扶桑大
帝於是日分遣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谷
大神及暘谷神王水府靈官同到人間校
戒罪福也玄帝准奉拜命都總管三元兵
馬事仍麾督無鞅兵併察凡情

八節

八節日也當日更差陰陽八卦神君交割世職也是日卦神准聽北極事發號施令開閉陰陽生殺萬物又按諸真經載云諸天奉承元始誥命於八節之日分遣上聖高真三素元君九靈夫人上詣九天行道授仙次遣十方救苦天尊玉童玉女下度九幽長夜之苦寃及遣卦神校戒節制雷動風散雨澤日烜木潤生成世間萬物事

立春日始青天君同功曹將軍艮卦大神

稽攝提按在人間司漸化條風芽條萬物
春分日青靈帝君同太衡將軍震卦大神
通視按在人間司益化明庶風孳萌萬物
立夏日始丹天君同太一將軍巽卦大神
赤奮若按在人間司常化清明風榮大萬
物夏至日丹靈帝君同勝先將軍離卦大
神共文缺按在人間司鼎化景風鼓萬物晉
見立秋日始素天君同傳送將軍坤卦大
神諸比按在人間司觀化涼風役萬物生
味秋分日皓靈帝君同從魁將軍兌卦大

神皐稽按在人間司孚化閶闔風成歛萬
物立冬日始玄天君同登明將軍乾卦大
神强禺按在人間司垢化不周風使萬物
應鍾冬至日五靈帝君同神后將軍坎卦
大神窮奇按在人間司井化廣莫風宛藏
萬物每成年偏差八卦神君理治凡一任
除三氣四十五日餘攝行下士生民種作
等事玄帝秉北極在天罡之柄提綱八卦
調和寒暑陶鑄精粹

甲子

此日屬太一中臺大使司闗會六甲元辰
將啓九天司馬命童校録予奪凡間胎産
男女預定當生日時吉凶事夫太一中臺
者北極中宫事也大使是紫微大帝也按
保胎經云元始常遣六甲直符將軍玉童

玉女從官符吏持符執節降在人間保胎
護命安龜定鬼也甲子將軍王文卿丙子
將軍邢孫卿戊子將軍樂石陽庚子將軍
楊仲升壬子將軍宿上卿乙丑將軍龍季
卿丁丑將軍趙子玉己丑將軍范仲陽辛

丑將軍林衛卿癸丑將軍江漢卿甲寅將
軍明文章丙寅將軍張仲卿戊寅將軍虞
子張庚寅將軍褚進卿壬寅將軍丘孟卿
乙卯將軍戴公陽丁卯將軍司馬卿己卯
將軍石文陽辛卯將軍郭子良癸卯將軍

蘇他家甲辰將軍孟非卿丙辰將軍霍叔
英戊辰將軍楚季卿庚辰將軍尹佳卿壬
辰將軍武稚卿乙巳將軍唐文卿丁巳將
軍崔巨卿己巳將軍何文昌辛巳將軍楊
仲公癸巳將軍史公宋甲午將軍衛上卿

丙午將軍魏文公戊午將軍從元光庚午將軍馮仲卿壬午將軍馬子明乙未將軍杜仲陽丁未將軍石叔通己未將軍時通卿辛未將軍王文章癸未將軍呂威明甲申將軍扈文長丙申將軍朱伯衆戊申將軍范伯陽庚申將軍華文陽壬申將軍侯博卿乙酉將軍孔利公丁酉將軍臧文公己酉將軍成文長辛酉將軍郎元玉癸酉將軍孫仲房甲戌將軍江子長丙戌將軍車元升戊戌將軍范少卿庚戌將軍史子

仁壬戌將軍樂進卿乙亥將軍龐明心丁亥將軍張文通己亥將軍鄧都卿辛亥將軍左子行癸亥將軍左石松衆帥等每上赴中臺校遷日則先關申九天遊奕使司然後俱離人寰玄帝統元和遷校府司案下人間浹扶化育也

庚申

此日屬太玄上宮制民三尸道言凡胎之軀纔得成形便有百骸表裏之神伺察人爲百事唯三尸神領衆輒言夫太玄號着

乃北極都畿境號也上宫者乃紫微上元
宫名也按生神品經載太上曰吾以道炁
運化取象乾坤陰陽兩半假合成人變化
神識各立司存名位曰腦神曰泥丸頂中
神通天頂前神朱陽頂後神玄冥頂左神
青光頂右神白章髮神曰蒼華額神曰天
庭左眉神翠童右眉神羽童左目神曰光
右目神月光左顴神玉關右顴神玉梁鼻
左竅通陽鼻右竅通陰口左神命童口右
神天糧齒神曰命關左牙神天鍾右牙神

天磬舌神曰赤童上唇神停蓋下唇神旴
輿左顖神黄父右顖神黄母頸左神桂人
頸右神昇平左肩神遠山右肩神遠安左
肘神飛龍右肘神伏虎左手神天丁右丁
神天鄒左指神甲卒右指神衛兊腋左神
扶干腋右神扶刀左肋神衛邊右肋神防
非胸神曰天田背神曰紫房脊神曰運陽
腹神曰包靈臍神曰中平脾神曰黄常心
神曰丹元肝神曰無英肺神曰白元腎神
曰桃康腰左神動關腰右神提停陰神曰

幽闕尻神曰幽闕左股神玄岳右股神玄山左膝神轉生右膝神幽停左脛神天柱右脛神天闕左腂神幽狐右腂神幽狼左腳神輪空右腳神運虛骨神曰內丁肉神曰衛非皮神曰包羅按道喻云已上身神

謂之百魔中黃經曰一者上尸彭琚居腦中二者中尸彭質居明堂三者下尸彭嶠居腹胃俱各長七寸結氣成神如赤子狀榮衛流通運化自然與天地合每到庚申日出入人身上詣太玄三府署中三十六

曹下合屬案內言善輟惡也玄帝統太玄
元帥職司案降下土彈鎮百魔公事無令
妄自出入人身也
一月一辰降於下界
且三元八節甲子庚申及三六日則輔助
造道也又復成年定制一十二次秉三界
大都督威柄准一月一辰樹纛案行天下
操扶社稷普福乾坤矣其諸降日分在本
經後十洞巡遊之句下於是玄帝真遊功
德則溥海內外顯應昭然承恩者庶廣稱

揚者頗衆皆形千方冊令諵冝爲之註

錄善罰惡

凡人之善惡因起自身口意三業之感召孰不至滿稔之報盖玄帝真司常警以賞罰事啓聖記云宋朝祥符初福州興化軍

一商人程嗣昌素好恬惔因遊密州駐交橋鎮覩獵輩酷捕飛禽物命枉殺不忍觀聞念將家藏戒殺圖文印施命工鏤板畢遇十一月初七真武降日遂焚香叩拜靈空告云此地飛禽無辜致死願惟聖佑圖

文化民從善及施日稅欄頭彭景首請一本張貼于壁不期妻華三娘纔聞所誦發怒碎擲棄穢中即買一枚黑鯉竟㨶刃劏之其魚躍尾刺損阿華一目迸血被地苦吟萬狀血乃化蟲醫巫莫療景覔嗣昌詣

罵纔脫潛抵遺頌坐逝矣無何鎭寨廳前見程太足懸空立巡檢宣曰知異乃炷香問程太遽對言曰吾是中天真武也察知此地居民累劫酷捕物命恣充口腹業障深重尚未彰報先顯阿華毀程嗣昌勸文

罪當處惡死報豈容逃餘民犯別聽言訖
不見時虞部員外郎向郭提點山澤公事
過彼聞風訝審宣旦示程嗣昌親筆頌文
曰我不傷殘命皇天賜善名諸人還未信
報應甚分明洎讀畢懇而懷歸回朝敷奏

真宗皇帝嘉賜讚謚真武靈驗事仰謄白
附禮典照應御制曰三元一神通應十門
煒燁光祥咸真滅殞故仰知玄帝錄一程
嗣昌者勸百善罰一華嚚婦者懲百惡感
應篇曰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謂轉禍成福者也

輔正除邪

君上尊爲萬姓之表表正則天下何物不正政在克忠輔臣俾民咸遂其性故帝歷

陰相社稷之權每分真寄凡以輔正有國僭禍妖淫豈能久害邦國哉啓聖記云唐高宗崩於柩前立皇太子豫王登極時武后擅政放帝居房州后即擢毋弟之子賀全龍充管內提點除殿前觀察使惟習妖

術是務詐號曰北極七元助國正法也后
每奇之全龍恃寵擅權讒黜百僚忽聞秦
川路告急奏令西鄙諸耶王趙宏統妖兵
入境助戰威武者乃蛇虎煙火百端精怪
令本司用兵不前羣臣議奏賀全龍行本
身七元法往剋武后依敕下樞密崔察授
符給兵三千領祗寇鋒大軍亡半家童折
三全龍無措邊郡轉危求收朝臣再議保
奏黄門侍郎裴濤一未仕子仲芳年登十
六貌異材神必能決勝趙宏妖寇后宣見

賜光祿大夫官兵五百敕免朝辭歸拜父
母佩劒提兵直抵寇陣乃揮劒折衝其趙
宏倒戈墮馬兵僵妖潰盡擒回朝趨見武
后賜登殿坐敕撫曰朕知卿天神人耶光
祿始奏賀全龍事狐女元綱妖術有玷國

風后尚保愛全龍宣令携家童數百入内
當殿比試七元法全龍至叩牙噀水以成
雲霧童子皆騰空際放蕩狂風驟霰雨雹
光祿揮劒招之一一墮擒入劒鞘内舉真
火咒焚滅於是羣臣稱賀太平放大赦遍

布天下時通天元年九月竟改號神功元
年也光禄既聞告别父母曰兒自天來今
從此一去言訖退揖坐逝不覺尸騰雲際仙
樂嘹喨冉冉投北方而去事奏聖聽追封
爵號神應將軍濤奏納官請宅爲觀武后
依贈濤號神應慶清居士就名觀額唐祚
復興也乃玄帝警示後世人臣無設奸雄
之佞犯者無不擯絶且人懷正念必至真
玄邪念未成立遭惡趣
濟拔天人

水火木金土穀六物因地生而天成人得養生送死故君爲民之天食乃命之天民賴君安君以民立尚有凶年歉歲造化然耳唯有德君上能解刧變災凶回爲休祥資接兆民按啓聖記宋太祖在周顯德元

年行營征瀛州路逢一羽士密告貴極兆云總得真武陰助言訖化光去太祖信讖章醮露答畢而果承周禪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徧賞天下軍旅惟瀛州闕乏陳疇奏請表至述庫積蓄商寄錢五萬貫欲借充

邊戍犒賞回旨依給付高陽關鄭度支遣
訖續據蕃商伊壽先等到司陳疇齎周朝
通關文牒述寄庫錢事因趙王昨會太白
金星告兆燒獻錢幣贈吾恩主真武照蹤
收外出剩錢五萬遣吾換易凡財樁管趙
王使用訖言畢商人不見疇具實奏上覽
喜慰不勝至二年三月一日百官陪駕陞
端明殿論議諸道侯王各據山河累征未
剋事俄頃黑霧霹靂殿前四目不通丞相
趙普獨邀駕登孝成殿方坐仰見雲際一

神人恭揖皇帝遽降啓曰皇基鼎祚運新
昌堯舜須依人喚將莫似后奢纔得位逆
姦依跕亂施張太祖躬問聖者何職降曰
吾非土地職係天都右勝府事吾欲適燕
地乃逞閙聖慮特當駐蹕吾曩赴三天閶

宋僣不踰紀帝普躬謝聖諭間真武辟升
至建隆三年秋據河北二路申聞兩載旱
荒軍民之糧事大不堪官吏莫能措畫忽
於七月七日清晨二十軍州各有粟麥堆
垜盈城縻袋縫記總是黑雲馬紙粘𥿄況

其物貨無主亦無夫脚州軍互審申奏朝
廷三司看詳回旨物貨豈得無主蓋是國
家德感真武出天倉粟麥垂濟二路攢計
已得十五萬石仰低價賑糶接活軍民方
聞上聞喜曰恩非小可曷敢不報遇真武
降日帝躬駕玄都殿香火瞻敬按董真君
降筆云玄帝以道德開化如天地湛然默
有成功之理無一時不念衆生無一刻不
憐下土每知刧數必先以開濟之誠上奏
金闕匃減分數至於蠻夷猾夏之處亦行

教化可謂大慈普救無上法王也

祛妖攝毒

凡被妖毒災眚干擾之地未有不隨人愆業乘染也大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唯君子正心則自然感格玄帝威光祛禳制攝

諸不祥事啓聖記云趙州石光祖乃右勝府下副參謀官謫降佐輔宋三十餘年至太平興國初拜觀文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解逝復還北極職事矣從弟尚書禮部侍讀石光嗣出鎮洪州兼知此地及潭鼎

衡鄂荆期連蠻貊當被七十二猖神横流邪毒枉害人命況彼一帶居民少親正教不識醫藥惟務左道祭賽南神況斯民盛習此等妖術自號金剛法事施用油火刀刃移發狂竈巫言患家實幻惑財物也光

嗣禁止竟不令行遂命羅浮洞道士凌居遡章醮懇禱真武傢散聖號位牌敎民奉事儀式於下降日咸誦經呪積有歲月其左道妖民猖神邪毒悉皆潛伏矣又淮陽軍進士陳拱臣幼年獲一小龜其狀異常

收養于家一味食棗栱臣洎登科之歲頭
然龜大無何一宵龜身負一赤蛇盤繞拱
臣知是祥瑞求畫真武聖容一堂延供久
之禱無不佑拱臣擢信陽參軍忽承轉運
費壤委充監修築城部轄役夫值冬疫癘

流行軍民染患久滯工役拱臣悶坐恍見
龜前作人語曰吾聞參軍部役遭瘟特來
獻祛禳之呪曰天罡天魁立驅電霧施我
陰功狂橫速去一炁念三徧仰面向西北
方收炁吹水盂中用楊枝濡灑患身即愈

畧此悃謝見養之恩吾今還北極事言訖
而覺既行其驗立應忽家書至述養龜已
失同夢時也修城完日以由呈稟漕臺環
詳體具奏朝廷回降旨下就信陽城建立
水火二神殿呪文勒石永爲救民仁宗追

封敕賜二神號曰神龜同德佐理至應大
道顯明武濟陰威翼聖左正侍雲騎護國
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左將軍聖蛇同
德佑理至惠誠重威慈普濟陰辨武聖右
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

右將軍
以副上意切切爲之
以副上意切切爲之之句是玉童繳白玄
武將軍遵命也玄武辯謝詰職出離北極
之宮即日赴右勝府置理任所委公事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一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二

陰五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三

鄭人方田子佩昇玄內教籙陳伀集䟽

時有真人名曰妙行特離班次竦伏帝前曰

臣宿有因緣得聞妙理北方大將玄武將軍

巡察天人録善罰惡不知此將應化何因有

何神通鬼神降伏

是殿每朝會較結録籍不輟須㬰具元儀

畢許請問諸因緣事

願惟大造少悟小聽

十極之中真人位號皆有妙行之稱唯東

極宮中者最作是班之領首莊子曰且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引證彼真人之行虛皇尊曰與真常會無有明相孰爲妙行時會中諸來者俱恪守班次惟東極妙行出旁越班伏奏竦求於紫微帝前而自頌宿契得聞玄武有妙理之因故發願唯問讚大造之副少悟小聰之懇爲請耶夫道之字曰大也化之名曰造也仰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此聖者果神智六通能擯攝鬼神事是時大帝隱几而言妙哉真人能爲凡間然

其玄武應化之因渺邈難窮希夷莫究
隱凡者乃伏凡也時紫微大帝聞請則忻
然伏御凡衆而俯示大衆興以讚羨妙行
眞人誠發妙哉之問玄武應化神通職業
盛事耶故妙行善能爲凡間啓塵俗之人
普欲使將來知有天神玄武凡身修鍊了
證六通總司三界功過等事且渺邈難窮
者謂通化無緒無所不入莫可得而窮者
也希夷莫究者謂神變難測無所不容莫
可得而究者也按靈寳智慧上品證六通

讚曰天眼神通視智高慧通目中朱童總
五色之光洞觀無礙自上自下四方八面
無所不照無所不明地耳神通聽智遠慧
虛廓中元竅總五聲之音聲感響應上聞
九天下聽九地無所不知無所不究東鼻

神通空智清慧寨孔神黄寧總五氣之氛
洞妙自然出入陰陽往來無門西口神通
虛智微慧朗竅官太和總五味之清洞達
神英虛無不納無不容南心神通清智
明慧開舌司正倫總五神之柄洞杳飛苣

經緯萬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北手神通微智遐慧深主司人關法四時玄序洞妙九微把握生端上應天關陰察禍福是故玄帝由持此之大戒處凡而能攝伏眼耳鼻口心手之塵欲乃得經濟而神性兼通於六洞也然後威加鬼神應諸外道不祥莫不聞風而伏玄帝歟

妙

蓋乃玄元聖祖護度天人應化之身神明之玄帝聖祖乃祖炁也三寶之尊神是歟天

寶君主聖祖始炁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
清宮靈寶君主元炁出書度人時號上清
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神寶君主玄炁出
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並出大有
金書天寶以開天地之光靈寶以開九幽
長夜之魂神寶以制萬靈之事故知太上

護度應化之恩每隨人天諸根性漸令入
諸圓成也存神者助神通以化之見明者
敎明察令變之中斗經曰大道無形常居
杳冥聖中之聖靈中之靈包羅無外含養

衆生

蓋無形之爲道非有象之可言變化億千虛無難測

蓋元炁也非弗是也元始元炁生天生地清淨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應運經曰太虛無象朴散爲人天布日月星辰之象地結山川海嶽之形人稟五行陰陽之秀皆本祖炁相承弗是有象可言耶荀子曰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天地爲大矣人不誠則不能化萬物是故

元始行不言之教而強名曰道較之變化億千者數也且萬得十千兆則百千億計千千矣千千名大千世界機分百萬於虛無中推運是理也彌綸萬天統御萬界以分萬象以明萬物以傳萬法制御萬靈攝召萬焘以通萬化擯斥萬魔不著萬有云云莫測

且玄元聖祖八十一次顯爲老君

大洞天寶君内號曰玄元聖之祖也乃生一成二以開大羅三境之天出號曰元始

也洞玄靈寶君內號曰玉晨虛皇尊法三
三不夜之光開九霄之天境出號曰大道
君也洞神神寶君內號曰玄元後聖君法
九九八十一炁布列八十一陽天方顯號
曰老君也混元經曰老君顏若嬰兒生成

鬚鬢皓白上天內號曰老子敘教品經曰
元始故命老子託化人間或夷或夏隨世
改號演說科誡開度一切有為羣品也按
道藏總龜載當太古上三皇時號萬天玄
師出玄中大法於世中三皇時號曰有古

先生出太素經於世下三皇時號曰金闕
真人出金闕祕經於世教民以太平無爲
之道也上古伏羲氏時號曰鬱華子當出
元陽經於世教順性命之道神農氏時號
曰大成子出太一元精經於世教以好生
之道軒轅氏時號廣成子出道誡經教以
飛騰之學游淨樂國時號紫元君授玄帝
太和玉虛之訣教以智慧上品大戒乃歸
根之道中古少昊時世號曰鴻濛子顓頊
時世號曰赤精子帝嚳時世號曰録圖子

帝堯時世號曰尹壽子帝舜時世號曰務成子夏禹時世號曰真成子商湯時世號曰錫則子周文王時世號老聃官佐柱下史出道德二經於世時關令尹喜受學令補爲大羅玉清聖境太師之官判天樞院

事莊子曰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也寂寞無形變化無常仙翁葛洪曰老子是天地之精神無世不出

八十二次變爲玄武

玄武名成於後天之際按降筆實録玄武

累先天始炁五靈玄老之化乃元始化身
太極別體上三皇時下降爲太始真人孔
顙達踈老子道生一此太極是也太極生
兩儀中三皇時下降爲太初真人日月在
太易時含光太初時發輝下三皇時下降
爲太素真人按白虎通載形兆既成名曰
太素此燧皇立人夫婦之道化當黄帝時
生淨樂國爲王子時道號潛雲子於道有
功玉帝奬勳始封玄帝之號也夫大道者
元始先賜封五靈玄老開比召水乃元

黄植象之根次漸分氣化形一一爲上帝
之官也謹顯諸化太始天一二身太初太
陰辰星月孛斗牛女虛危室壁二十九身
六甲壬癸一十八身太素北獄亥子丑乾
坎七身風雷雨電霹靂一十五身羌老八
煞人星一十身至玄帝身乃第八十二次
化也
故知玄武者老君變化之身武曲顯靈之驗
老君別號曰混元上帝易有太極是也太
極分化太始經曰老君變化之身也大帝

人以其從弟武曲顯靈事驗處爲比者蓋兩聖功德頗類按北斗本生經曰昔龍漢初劫有周上御國紫光夫人於上春日游翫至温玉池邊方脫衣澡盥忽感蓮蘂九苞一開發中有化生九子夫人護抱鞠養宮中志願惟成聖哲佐輔乾坤諸子洎壯冠乃各修因地功行俱滿白晝冲天並受得三清貴職矣天皇大帝長子也佐紫微上宮紀綱元化衆星主領紫微大帝第二子佐北極中宮明堂布政下主貪狼配天

爲元主萬物爲延生巨門配地爲元主物
命爲延命禄存配日爲火元主禄爲保命
文曲配月爲水元主禄爲益筭廉貞配其
土爲江元主官爵爲消災武曲配水爲河
元主壽爲散禍破軍配金爲海元主妻兒

爲扶衰按傳洞真註北斗經云第六武曲輔
星王諱昌上元處凡修鍊時奉行北極天
心大法救物利生道號曰太車子德稱曰
定真君不日行滿功圓承天詔飛升官拜
紫微垣太常執事斗中玉冊位下禳斗中紀

明真皇天闓陽宮所配事水政主録河元主管神仙升進公事上總九天上真中統五嶽飛仙下記學道之身歷諸功勤合轉階級者悉總調達注名玉曆管攝下土歲時發生地財度支天倉府庫出納事且玄武寄凡自闢皇初劫雖異世所修並充天職臨事同體悉以蒼生爲心其含靈受所賜者多矣於是二真紫微徽賛顯靈而同驗耶

本虛危之二宿交水火之兩精

天中北上乃化玄炁之宮有虛危二宿位
分占天次二十六度二十五分半是日月
兩曜緯躔之舍副日帝月皇之政水火在
昔炎帝癸巳歲正月朔戊午日旦甲寅時
日月合璧二炁混虛危宿度神彩流降奎
婁之域淨樂國境也善勝皇后偶寢宮酣
熟靈游軀外見像日圓光入口呑之而覺
有孕是歲末炎帝國滅于陂眾黃帝受命
都建有熊甲午歲立焉淨樂君誕生聖子
乃虛危分秀水火流晶而成形體壯年受

學玄元化度法要義旨曰太和玉虛紫微
上都五常回曲六律引書清朗爲焉玄秀
應敷帝有妙法君降極圖象徧梵境通運
神居廣方便門衆妙無殊無真不現無道
不俱順于變化逆于邪途乾爲十合埩達

萬墟入淨出渾應變總始此境至極上號
曰太玄都實録云紫元君復授道要畢爲
曰子當龍漢四劫披髮跣足攝坎離真精
歸根復位返本於虛危之間也
或掛甲而衣袍或穿靴而跣足常披紺髮每

仗神鋒

董真君曰玄帝准告命往下方降魔日元始有敕神如斯結束莊子曰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是耶

聲震九天

既拜九天遊奕使又領九天採訪使司察功過神仙公事於是九霄梵天之上玄帝威聲豈不震歟

威分四部

專三界大督之柄按月徧糾四大部洲鬼

神公事東自播本佛于岱部西至流沙瞿耶尼部南至交阯閻浮提部北極幽陵鬱單越部應城隍鎮戍械甲兵馬等神並聽節制況玄帝令名威權豈得四部之神祇不職歟

擁之者皁纛玄霧躡之者蒼龜巨蛇玉清宣賜皁纛時當永壽元年上元節也樹旗事若玄霧輿生乃表威權之望於是乎十億烈士咸覩旌旄皆同會信悉赴太玄之命又地軸水精神龜天關火精聖蛇

一捧擁玄帝足下司行討伐天上天下一應
不正妖氣最威者是天關地軸皁纛也
神兵神將從之者皆五十萬玉童玉女侍之
者各二十四行
行也者列次也此職右勝府之近司屬隷
北靈官爲次也則左右分掌威儀及書記
三界中善惡功過等事按仙傳拾遺記曰
漢相張良避世登真位號太玄童子按啓
聖記云信州弋陽縣有敕封額寂照孝女
之祠原本右勝府中掌籍緑霞瓊女也因

陸中道同妻張氏素勤恪真武香火惟求
嗣續至晚年妻夜夢吞紅纓感孕誕一啞
女顏色絕倫至十三歲一日忽琅然發聲
告別父母曰兒本是上天雙女宮緑霞瓊
女兒昨因父母求嗣於北方真武蒙參照
父母技慶案籍即無胎產男女之名真武
遂以父母有處世平等之誠保奏三天蒙
回降敕旨下點差兒化紅纓投胎充女身
注一紀壽終歸上會兒離天府時承真武
慈旨汝到人間切勿發聲令聞宋朝司天

監言陳國分野當弋陽縣下有陰貴仙骨
異人現定來刷兒身恐泄天機未便況兒
壽限過期當歸聽北極右勝府副判司秪
備差使一任七年滿日得返雙女宮矣言
訖奄逝事達聖聽敕贈令號也以此表證
是府玉童玉女定制額也
綬北帝之靈符
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
彰有德也玄帝於飛升時受金闕賜北帝
靈符之冊牌首見竅穿以鎖金飛雲紫白

交帶謂之綬也牌面符書乃金篆文曰太
玄元帥龍文禍化之符

佩乾元之寶印

佩也者身服玉佩也白虎通載故能修道
無窮即佩環玄帝飛升時金闕賜佩絞鈕
玉印以封事爲信驗者也印章命曰乾元
寶印符印上式權且以凡間書模也想天
文數煥凝結成篆況玄帝增封拜加重職
六事奉權命符印又六顆矣規成模範大
小及文篆則凡世所未得見聞流傳也

驅之有雷公電母御之有風伯雨師
北極右勝府事天蓬大元帥判五雷院事
職階曰都天大雷公也所轄風雲電雨之
使及飛龍騎吏左右億千兵馬水府力士
河伯吏兵共三十萬衆日夜周緯陶鑄都
天之下萬彙諸品物耶右勝府事討罰鬼
魔不正事則是等准副共合大信遵依揮
轟行營之命驅馳駕御威奮赫奕助罰不
正公事按上清法隱書所録諸大聖者官
叙階職品男官女官姓諱謹顯之于后五

雷院屬第一廳男官雷霆院事霹靂大總
管通天入地變現搜捉大將軍吳天安第
二廳男官興駕霹靂九天遊奕討罰姦邪
使欻火搜捉大將軍鄧伯溫雷公五員第
三廳男官雷霆號令星火炎飛懲警下過

心事監魂縛鬼大將軍王明第四廳女官
雷霆院斬祟擒龍大將軍王天安第五廳
女官雷霆院破廟斬尸大將軍吳天明電
母都使北極驅邪女官右總管雷霆四時
電光事大仙母尋姦大將軍田守明同知

院事男官雷霆院催電發震欻霹靂火通
天入地搜姦急捉大將軍田守真風伯大
君北極右勝院風伯副箕使紀綱八卦行
風使案糾不法怪異風變事大將軍金三
五雷院都大簽書諸部雷霆録籍歲行風
雨電射應干不正邪魔事判官辛漢臣雨
師神龍九天開化掌籍主宰充下元水府
轉運使檢校諸洞行雨公事元皇靈應帝
君張亞綂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七澤十二
溪谷行雨龍君外衍雨洞龍右一百七十

號見孔雀經夫五雷六甲八煞皆五靈玄
老烝化分靈孕凡荐修令號方出也淮南
子曰雷電不興風雨不作是故五雷號令
電火徵蕤風布八卦雨澤行教乃降至和
生成萬物不然雷轟霹靂電火爍焚風烈

怒號雨驟霰雹斯非韶雅之象天行誅討
耶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衛前後則八煞將軍隨左右則六甲神將
乃玄都右勝府正衛威北八煞大將軍八
營駐劄于酆都獄華蓋山之前也謹顯諸

煞姓名之次第天煞將軍張子庶地煞將軍陳子青日煞將軍李子德月煞將軍范子章木煞將軍杜子貞火煞將軍劉子大金煞將軍王子言石煞將軍賈子元副翼衛司威南六甲大神將六寨營伍旁列于太微垣華蓋星之下也又謹顯諸將姓諱甲子水將李文思甲戌土將李守通甲申金將李守全甲午火將李守左甲辰風將李守進甲寅木將李守遷按讖靈寶經時元始在始青天中演敎度人偶下土東北

兇變則神公受命普掃不祥也斯時六甲抱金闕七政守靈壇八威奔電激九鳳破兇邪並準副玄帝討罰前後剛澤左右徽控也可謂金鉞前戮巨天後刑非特此時至今號令亦爾開皇章曰羣魔欽至化萬國保康寧是謂也

天罡太一率於驅使之前

率也者賔伏也於也者幸侍也天罡太一亦係五德神君乃賔伏幸侍充太玄從官常備准威用按本經載云擁之者皁纛玄

霧躡之者蒼龜巨蛇也乃右天罡孚卑蠢
諱監兵乃白虎七煞右將軍及下太一載
聖足諱執明本玄武五煞後將軍蓋聞玄
天上帝威貫神真也設職階北極左天罡
之罡卑蠢旗心端設芘辰貴其生成萬彙
也又階職鎮天玄武三界大都督之官每
恭行天討罰兇則神武不殺也其右天罡
下太一顯行司殺事也按玉冊曰降水火
二精於掌握則三五合同功也三乃聖蛇
五乃神龜也攝甲庚兩將於紀綱得七九

齊制用也七馴蒼虬九御玄駿故知驅策
斬變惟此數將最能關固
社令城隍悉處指揮之下
悉也者皆聽也處也者制度也社令城隍
係在所國土州府軍縣鎮監鄉村疃里各
有斯職分領陰景卒吏機察本界中事皆
聽太玄指揮制度使令也昔者巢城犯惡
當玄帝蕩沒彼處無得城隍社令導副自
化道士譴明焦婆充彼處土地聽指揮也
啓聖記云昔巢州四民兇暴乃積刼累衆

殺害物命恣充口腹脂肥以至僧道之流
亦皆傚效俗態逐日血屍狼藉穢氣上衝
觸犯日月星辰亦滅光色是時九天察訪
使上奏天廷昊天玉皇鸞御出三天門觀
覽閻果見吳分巢州地惡人兇乃命天官
紫微大帝及地水二官取嶽司委實北極
方詔右勝府副帥下蕩此境連城陷沒為
洲永清淨也真武趨朝得旨嘆奏臣聞地
方千里未必人人在劫切恐大寬愈結容
臣下審地祇大帝復曰此州城隍社令悉

預奉玉帝敕旨遷任他所真武遂遵副敕命仍遣部下右天罡先行審察既降遂變一大蠶死浮溪面果官吏士庶互報闕來分臠無不食者真武亦覩斯惡自化爲凡流道士巡門遍經覓水驗實唯焦婆家有不殺之德餉水清淨真武謂焦婆曰此城不久當蕩爲湖也可速登聖女山居作湖山土地道士言訖不見婆挈家同子婦竟登是山既至廻觀覩黑風巨雨霹靂洪波於頃刻間不見城基泒爲水界婆手加額

忽瞻見空際一神狀貌若覓水道士降言此水屬汝所管也道士既升鄰州官吏乘檝到山詢婆元因各申所屬婆眷忽相繼捐世西晉封靈顯聖母改湖山從焦姓號豈不因真武處分指揮保斯職乎

有妖皆剪無善不扶

精乃物妖之感化有犯則無不剪除也善人方便益世暗中真司扶助纂啓聖記如魏公韓琦判大名府時熙寧二年己酉歲秋據黄河埽吏馳報曰本埽嘗有一巨黿

之精出害生靈久矣今又出浮於水面捲
濤汹發壩塽崩隤水勢暴横莫知漂溺人
命公聞急遣幕使鄭圭通判華惇措置奉
旨至隄二人朝服焚香仰扣北極真武曰
願降靈助鄭圭剪妖遂張弓矢射中龜沉

水順壍甃操完忽一夕圭奄若夢閻被二
吏拘曰吾承閻羅府追汝證對殺龜公事
執行至一山府二吏自相語曰真武今日
降此圭聞問故曰校勘中下二界黎庶應
造善惡並屬此風呀羅山府所理也圭越

從入急趨雪故蒙旨下案檢會水族格曆
儀齋簿呈龜前身本人生西京大宛爲齊
明侯子名程宣也治雲夢城不法唐高宗
遣大將陳元忠討西其城下日火燒身死
魄充此地城隍擅自邀祭枉害人命酆都
糾知罰爲黃河四操卓州界內推潮運沙
土地之職却於歲亨三年庚午歲魄氣投
龜胎既生長輒徙黃河七操大宋北京界
內興發水災已四百年共枉殺黎民生命
萬數真武聖判曰龜死本當碎屍尚敢妄

詞寃執陽間屬官理索性命況鄭圭遵魏
公旨韓琦不日除赴紫府眞人之位當吾
保奏也圭拜謝閻聖遣符使懷神龜與承
吏鄭圭同赴韋閻羅庭申稟事因妖龜尚
言希求生路身乃五百歲成器之形王敎
符使出其神龜金光旱挾妖龜騰空碎爲
微塵飄颻撒盡地司令鄭圭還生從此人
間永無斯禍
朝金闕而赴崑崙開天門而閉地戸杳冥恍
惚審察窮通

金闕者乃大羅三天上帝宸庭總號也曰
金闕玉清金闕上清金闕太清也崑崙者
謂无上之基玄都玉京山名也乃清微禹
餘大赤三天宮殿建在斯山内也昔日詔
玄帝趨赴朝見元始是時奉命行事功著

人鬼分途司主開陽閉陰故謂開天門閉
地戸也分期出沓入冥恍惚經緯萬方往
來審察三界窮變通化隨宜開度一切有
爲無爲事理右按降筆實録每羣真朝會
昊天玉皇上帝則四聖爲都班之首引領

起居也

居其壬癸之方

居者安處也太極始判分二儀開天一生水闔地二孕火立為壬癸之方列紫微北面易納甲義壬癸者乃乾坤之至精也乾陽動生甲壬成坤陰静生乙癸就乃化天地陰陽之和氣也乾中静變壬為離日坤中動化癸為坎月迭往迭來盈昃戊巳而負陰抱陽司化萬物實繫水火陶魂鑄魄也桉降筆實録云玄帝所居之闕號曰天

一真慶宮處紫微北上在太素秀樂太虛無上兩天之間宮殿巍峩皆自然妙炁所結琳琅玉樹靈風自鳴聲合宮商之韻紅光紫霧常覆其上此處則玉虛無色界也

助有甲庚之將或乘玄駿或踏蒼虬

助有者順立成局務也甲庚將者將乃帥之佐有正副四員甲戌庚辰也甲仁愛庚義宜闗制令命戌信誠辰吹噓魁罡爰從踰若造父王良左右攝提之職掌玄帝馬院龍廄之政也甲戌將正副者除牧玄駿

之使乃引轡執策之承易納甲義甲乃乾
之應戌乃乾之比一將名位處室壁之間
應天象如造父王良政蔿庚辰將正副者
叅駉蒼虬之紀佐龔逐飛御之官易納甲
義庚乃震之應辰乃震之比二將名位處
角亢之下應天象若左右攝提任焉乘者
駕也玄駿者玄乃驪黑色駿乃形之高八
尺也曰元馬本奎比河中天駟四分精易說
卦乾健也乾爲馬而應陰紀陽故能往復
蹻健也跨者騎也蒼乃青碧色虬是獨角

龍也曰摽拐龍角帝座之別區也易說卦

曰震乃動也震爲龍時潛升陰中之陽常

風雨奉之

目閃電光眉橫雲陣身長千丈頂戴三台

按降筆實錄云玄帝爲凡人時身長九尺

面如滿月龍眉鳳目紺髮美髯顏如氷清

頭頂九炁玉冠身披松蘿之服自飛升後

每奉降魔制妖神變千丈大身雲眉電目

三台六星爲冠上台司命主壽上星應天

子下星應女主中台司中主宗室上星應

諸侯公王下星應卿大夫下台司禄主兵
上星應士子下星應庶人太微三台六星
兩兩相比傾光隨覆玄帝之頂世人做效
爲寇名晉天文志三台爲天階太一和陰
陽理綱紀主開德宣符之驗右按法家符
祝曰上台一黄祛却不祥中台二白護身
鎮宅下台三青治病除瘟故知三台垂象
神光煥赫而能昭德實違者也
其動也山水蒙其静也地天泰以兹顯化故
乃神通

按太玄都真藏玉華筌云祖炁化易啓肇應運混元隱顯變易交參夫蒙泰動靜玄義乃金液化神煉以成剛日用之法也昔太華老人云修外者無極無窮修內者無形無影外修太虛內修氣運故得外神安而內氣合乃名顛剛返神之數也動蒙艮山爲鼻息出入坎氣血通流利用育德而成聖功太素秀樂天君曰以無爲上下左右前後以氣神和之故能常得自然之妙謂寄身行道託命傳真也靜泰坤地母爲

黃一乾天父乃祖始有無交相陰中發陽
西華帝君曰若能寢處引息其神知其所
出可見本神不爲幻影所著不爲夢寐所
奪此爲運坤神神而變乾象也按金碧潛通
龍虎上經曰六十卦體盡出乾坤中還須

經否泰始可議屯蒙按張平叔續易道曰
故易道妙盡造化之體用遂達託象審於
斯文蓋一在其中矣䷋乾上坤下天地否
乾坤爲鼎器䷊坤上乾下地天泰交感如
日月䷂水雷屯守一存三兎雞月停火䷃

山水蒙聖功神化運混沌育元精蓋人倫
稟恊無出一炁之元若夫善顧元鼎善運
一炁是不足度于五行可成真道復命篇
曰東南西北要精通交感乾坤雌與雄火
候直須牢穩審吹噓全藉巽家風陰符經
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謂後弦之前東南
巽位地戶也坤寄體地戶坤毋索一二生
屯就二而索三成蒙難易同氣相求剛化
先柔使神有所度而氣有所流動法運天
根發巽時以據內動蒙屯生成之數加四

奇八耦象日月之右轉三百六旬度之載
己土而養金鉛專以鼻齅始青真炁入于
泥丸金生真水燧鑪火候結練陰符經曰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謂前弦之後西北乾
位天門也乾本位天門坤無定位月節臨

乾蓋乾坤三變而興否泰居寅申也寅生
離火戌己土申生坎水伏戊火也靜法守
地根在乾時而當外存乾坤二策之數否
泰日往來如天道之左旋三百六旬一周
戊火以襲木汞次以舌下華津飲三十六

噤使火化真土變神以御玄靈正陽真人訣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謂以日爲年以辰爲節也但任外神遷變而以内氣固養外當隨化應時内得神堅氣固以此修之最爲捷法也下士遇化而歸真真士

開度以上昇玉虛太清章曰玉虛之始化于太清變運上極持正入真化炁攝緘匡御衆靈鍊寶回光五常集嬰律令統紀度拔衆生神降炁平保練常寧以入真界諸魔潛傾此道名上境學者謹諦聽日月至

年運修進無回停大功三萬日小功百日
升應有緣法士用之以虔誠速度諸業海
超登上玉京故知玄帝修四十二年成茲
上道得證諸神通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三

共牧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四

陰七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三

鄜人方田子佩昇玄内教蘇陳傜集䟽

是時真人再拜稽首曰臣之慶幸荷此綸辭

妙行稱讚紫微敷演乃經綸端緒之教

然其玄武之將軍乃玄元之應化其始之迹

其事云何願賜詳言以開蒙鄙

蒙者不知也鄙者不慧也故妙行謙和宣

明開析玄武詳節普使會衆咸聞靈因亦

願三界人天盡知玄武妙紀深趣之旨要

也

於是紫微大帝敷以玄言釋彼所因解無上
事昔大羅境上無慾天宮淨樂國王
夫淨樂國君能聖哲主務而感生玄帝繼
踵於考命終日得棄生前所種清信功力
命超無慾天宮衣飯天之廚箱受諸快樂
自然虛皇經曰人有千善福及七祖死鬼
爲仙萬善既備玉符下迎千神來朝白日
登晨玄帝修真果效奉天詔曰九五老天
君降言曰子之聖父聖毋已在九霄矣九
霄境乃玉虛無色界中列三十六天宮總

隸大羅三境玄帝父母得居龍變梵度天
無慾宮中按紫光經云淨樂國境乃海外
仙國在西域月支國之西星分奎婁二宿
之下
善勝皇后夢而吞日覺乃懷孕其母氣不納
邪日常行道既經一十四月乃及四百餘辰
於開皇元年甲午之歲三月三日午時降誕
於王宮相貌殊倫後既長成遂捨家辭父母
按降筆實録云玄帝降誕時正當上天開
皇初劫乃下世黃帝紫雲元年歲在甲午

戊辰月初三甲寅日庚午時符太陽之精託胎化生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土地皆變金玉瑞應之祥茲不盡載立小字曰安于生而神靈舉措隱顯年及七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潛心念道志契太虛願事上帝普福兆民於是父王不願抑志年十五再辭王許賜道號曰潛雲子按實錄云太上賜玄帝李姓蓋取宗化之源按西域國西州天山壇降筆載聖父王諱告（姑沃切）玄帝

玉諱乞按啓聖記玄帝應化唐時裴姓諱
仲芳按本生經祖諱牛葬宗諱端受右暗
諱四字賊瞎言乗凡對聖席語宜令勿犯
上諸玉諱本經内有言乗二字可密音默
誦之以當回避也如獻疏投詞祈求所欲
者於玄帝疏内無得書犯諸諱字諸兩字
諱者不許聯用如是單用一字書令字不
完
入武當山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昇
天玉皇有詔封爲太玄鎮於北方顯迹之因

自此始也

武當者古名太和山按九五經緯天地曆曰禹平水土之後分治九州拜立五嶽定封四瀆範圍厚載之德名山大川悉以神聖主之乃考翼軫之下有山曰太和故老

相傳云上古玄武得道飛昇之地更太和之名就封曰武當山按實録云王子離宮尋訪幽谷遂感玉清聖祖紫元君授無極上道元君曰子可越海東歷於翼軫之下有山自乾兊起迹盤旋五萬里水出震宮

自有太極之時便生是山上應顯定極風
太安皇崖二天之下子可入是山擇衆峯
之中冲高紫霄者居之當契太和升舉後
二千五百歲龍漢四刧中當披髮跣足躡
坎離真精歸根復位上爲三境輔臣下作
十方大聖方得顯名億刧與天地日月齊
并是其果滿也語畢元君升雲而去王子
乃依師語越海東果見師告之山山水藏
没有七十二峯一岑聳翠上凌紫霄下有
一嵓當陽虛寂於是採師之誠目山曰太

和山峯曰紫霄峯嵓曰紫霄嵓因卜居焉
潛虛玄一默會萬真四十二年大得上道
至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庚寅九月丙
戌初九丙寅日自清晨有祥雲天花似雨
而下迷漫山谷去山四方林巒震響自作

步虛仙樂之音王子拱手立于紫霄峯上
須臾雲散見五真羣仙導從甚盛非凡見
聞悉皆降集王子稽首秪奉拜迎五真曰
吾等乃九五老天君准奉三清玉帝詔命
與子啓途日當午五真宣詔王子再拜稽

首興受詔領賜品儀易服訖乃歛圭奉乘
飛雲玉輅羽蓋瓊輪上昇朝赴九淸境矣
夫玉皇有詔者是斯經內一百六十八字
天書篆文也承此赴除太玄之職方始顯
迹於凡知有所修之因也

眞人稽首再拜白紫微大帝曰玉皇詔封必
有妙旨敢問大略以開小聰爾時告於妙行
曰天書祕密何可談揚恐泄天機深爲不便
大梵隱語奚使衆聞
北極中天紫微令事遵佐金闕昊天發敕

讚勞褒勉約束論事而已時依應三清玉
帝璽書頒降准事施行畢謄祕于紫館況
明真有格未易冒禁露談寶訓恐致輕泄
之愆也於時妙行存衆之誠請問大帝
旨意之故謙謙然實惜特爲遏衆信結誓
立盟使夫理志合儀者矣
妙行真人拜手稽首復奏言曰臣雖緣薄聖
必恩寬曲念衆真特垂大使苟輕泄慢當墮
惡途萬劫千生長爲下鬼
六趣雜染輪回總號惡途應是冥官幽吏

皆曰下鬼
是時紫微大帝念此真人著意勤拳再三請
問遂宣帝勑以示衆真
拜手者執簡啓壇禮跪也稽首者俛首至
地俯伏也三請者則九拜手三三俛興也
妙行懇懃奏請遂乃設誓雖緣淺薄不敢
口敬心違違者甘當處下鬼之趣勤拳爲
衆三請蒙大帝勑旨遣給事侍中啓琅函
玉匣出示玄武飛升天詔宣唱也
夫此祕言金書篆字大方一丈號曰天符見

之者永處天仙聆之者不歷地獄
言夫此祕者顯昊極三天門下金闕誥命
璽封獎其天符尊崇也按實錄云符篆詔
製乃天真皇人撰及書也字大方一丈者
則八角飛芒各一尺篆跡也曰赤書玉字
之體以金錯成形也得永處天仙是斯會
無極仙曹咸獲瞻見當增其品秩矣次聆
聽者因東漢之季太上降蜀授徵士張真
人道陵玄武之經使流傳于世張君乃以
金篆詔書文義易作凡間書體浹濟學道

之人使夫誦念及聆之者保觔腎宮太玄之氣堅固耳宅門戶之聽使地司黑簿無得書執曾歷八百功德之人也是等學人命終之際死魂不當墮入地府獄中按天師杜光庭集道炁初布混漠無形炁凝於

浩莽之間文結於太空之内曲折成字八角飛芒元始命天真皇人象形摹寫名曰

天書玉篆乃爲文字之祖體也

其詔文曰

此經天符詔語乃依降筆實録本書

[illegible]

金闕昊天三省門下牒奉

[illegible]

敕學仙聖童淨樂王子七歲神靈淨樂國子十五志道辟國二親

[illegible]

惟卿玄元之化太虛本炁玄元化生天一之尊太陰天一紫皇尊身

不言而教（守中忘言　授學元君）莫知其神（莫知帝象　惟德至神）

渺渺劫仞（善釋魔刃　歷劫解紛）綿綿若存（鎮護元氣　綿綿長存）

虛心實腹（清心寡慾　抱一順貞）和光同塵（守昧同垢　韜光晦明）

紫微乃言告真人曰此文者玉皇秘敕天帝徽宣不可輕傳恐遭降責紫微大帝所寶三宣初敕曰天書秘密何可談揚恐泄天機也次曰玉皇秘敕不可輕傳恐遭降責也末曰非乃至人秘之宜也誠授受者恐口敬心違也因緣經曰凡人現世長命富貴者往世曾敬信大道妙義中來永劫家勢不衰者曾延奉正真及成就功德中來處世爲人才識明了深通妙理達性真者曾持寶經不妄傳人中來

也

真人稽首又白帝言臣聞玄武將軍神通至大不居諸位而鎮北方妙用之因神明之契必有奥旨願釋鄙懷

妙行復問玄武洞妙因何專政位居北方

大帝遺音告真人曰天中北上衆曜拱之以匪至神孰能鎮遏

中天北極之中建紫微帝庭也元和遷校府署乃毗紫庭之北且玄帝偉政位天官四帥之右導森羅萬象之前故經曰衆曜

拱之職事准玄帝功業可當也每羣真會
朝昊天至尊則四聖爲都班之首實録云
元始陛玉宸殿内大會諸天上帝校遷三
界羣真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啓太丹
玉匣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曆敕金闕侍中

司馬大神韓君丈人金闕司命可韓真人
金闕司録定名玉曆真人金闕司功九天
採訪真君金闕司過九天儲福真君並開
曆考績三官四聖之職自太虛開化神一
挺生有保天佑地化育之功奏上三清乃

命玉帝親行典儀當亞帝真之號遂詔玄
武詣闕登七寶瓊臺之上遣金闕侍中素
靈殿大學士三天門下直日儲靈典奏事
金真紫陽大夫含光上德仙君軒轅執本
齋捧昊極三天門下玉冊傳命宣賜玄武

儀錫以通天十二旒冠玄衮上施日月山
龍物象玄玉寶圭紅舄玄履瓊旌寶節九
龍玉輦玄武拜受易服訖仙君謹言玉宸
三省誥曰皇皇大道赫赫至真太極開判
玄元化生妙蘊樞機萬天尊仰則為聖明

主務其休隆廣焉敢不崇欽惟太玄元帥
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九天遊奕
使左天罡北極右垣三界大都督依前領
元和遷校府職判玄都右勝府公事太上
紫皇天一真人冊曰靈通太妙上闕混化
之玄道備鬱明下統虛危之秀實育天元
撫成地紀持造化於四時推紀綱於八節
分身下降普福乾坤功齊五千萬劫德並
三十二天九霄上賴於真威十極仰依於
神化有大利施於下民積聖德徧於玉曆

按遵簡籙當亞帝真敢不徽崇何以明德
賜尊號特拜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
採訪使金書冊寶曰夫道生一炁感化三
才結真于九極之華晨麗于六天之秀幽
微煒燁洞杳飛芒功高難極合示嘉尊想
惟鑒觀幸勿謙辭餘當上輔大道劫劫長
存下佑兆民緜緜永祉龍文昭降永祕玄
都謹言崇封聖父曰淨樂天君明真大帝
聖母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下蔭天關曰
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地軸曰太

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並居天一真
慶宮仰觀玄帝之勲業在于今日之權總
司三界功過事況真休尚賴其威輔而神
通果至大歟
真人乃啓於紫微若有天人志心欽仰其於
福利有所得乎
妙行真人思正萬彙順天人之心仍問欽
敬福利將化人天歸向邪
大帝曰此神將是歲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
六日諸天審察

此諸天者乃是色慾一界天境公事玄帝之守巡歷審察二曜三辰五行萬象星府事彈鎮不正妖彗也故本經曰每月三度統領神兵躬往諸天徧爲巡察凡遇邪氣及有妖星速須剪戮是斯職也色界天屬

上元三炁君召諸天人眷屬事中外一十八天主尊謹著勴號中九天五炁天君主北方元靈上極天始素天君主西南妙靈寶華天九炁天君主東方玉華無極天始丹天君主東南大虛眞極天一炁天君主

上方玉清虛皇天始玄天君主西北素靈
皓元天七炁天君主西方玉靈素華天始
青天君主東北太靈真元天三炁天君主
南方南極玉文天外九天智德天尊主北
方雙闕化身天威範天尊主西南至妙變

空天仁愛天尊主東方元真寶曜天慈和
天尊主東南開靈傳道天載德天尊主下
方中極總生天成化天尊主西北元關溥
濟天義議天尊主西方成德曜晶天智積
天尊主東北暉明流光天禮教天尊主南

方太平運化天色界乃無五行之所其中天人眷屬衣飯天之廚箱也本因是從凡修鍊之士而及之靈寳經註云人有百善東華註名以至三百善去身業歷淨行命終蛻殼神隨功著飛昇此境也於中增修

及千善者福延七祖神𩲸靈𩲸聚爲眷屬也慾界天屬中元三炁君召諸天眷也其六天十境最居下位接人間頂題名于后

諸天敵號善勝天王尊北境他化自在天妙化天王尊東境樂變化天妙德天王尊

中境兜率陁天清淨天王尊南境須燄摩
天靈和天王尊西境忉利天淳和天王尊
護世四王天中央東方境主持國天王南
方境主增長天王西方境主廣日天王北
方境主多聞天王靈寶經云人有十善司

命儲筭至五十善五帝友別三業漸除形
神少忌得返五行之妙天命終際神嵬徑
超此諸天境受大快樂也況夫玄帝禀命
常保育天元矣

十洞巡遊

十洞若乃十大洞天也巡遊警察神仙公事也按朝天懺應洞天所各立仙官曹僚分掌稽集萬彙籙籍功過等事

及正月七日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七日七月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下降人間剪滅邪魔驅除瘟瘧保人慶壽以全天命其有氣正心純忠全孝盡名書玉簡保舉昇仙更有玄科莫可併述

真人稽首再拜白紫微大帝曰顯化之因則

聞命矣天人欽仰玄武將軍作何歸依設何方便而得福利幸賜一言妙行請問歸依之人設何供禮

大帝是時告真人曰天地之内能有至心奉祀玄武一生之内不食鯹(音星)羶自斃毒傷獸穢之物及於藠(音小)薤大蒜葫荽躭婬嗜慾扶屍接產若能斷得方可志心凡臨下降之辰皆有禎祥之慶

大帝語天地之内者謂天下地上大千世界中人也能有志心奉祀玄武者勤修香

火之家誠謹信奉遵依此經避忌之人實
於衛生利益按應運經曰飲食隨緣不必
勞神不必著見飲則通其色身血肉食則
充其色身臟氣按靈寶大誠經身中元神
惟務清淨不可雜食臭腥臭腥之物壅滯

經源纏羅六腑又脂葷辛臊昏塞神門攻
蒸五臟生諸病惱人不能知形神豈久可
聽此經保人天年以除災患此乃簡要之
法所宜遵戒也腥羶者黿鼉龜鼈蛇鱔黑
鯉魚曰臭腥食也牛馬野獸肉曰羶自斃

毒傷自斃者乃活動物命無故死也毒傷謂猛獸攫擒食之遺剩自死及彫殘食之多命從此之謂也按孫真人食誡曰猒穢物着鷹肉猒犬肉穢蘼菜乃小蒜也食多耗散精神也大蒜雖入藥久服反閉塞神氣葫荽其臭透人肌膚令人多忘芸薹韭薤已上總葷菜也躭婬者竭精虧腎玄武逝後嗜慾者敗氣散神朱雀棄前扶屍者死魘殺馮冤青龍離左摟産者血腥衝鬼白虎亡右戒 慎食忌物當念本經淨身神呪

則穢雜之氣出離於身内矣唯扶父母師
資死屍候葬畢日外更吉服而可朝真謁
聖也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敬者信也信者誠心晨昏上香朝扣玉虚
之門志感太玄真人按旄部録所循之善

申明右勝府事必降禎祥之慶光輝子之
門閭漸進則天佑之也
其夜
聖降之期預先一夜也
先當澡瀹身心不汩思慮

先當澡瀹可預除身垢孔子曰沐浴爲齋潔也非爲飾也不涓思慮者𨚫去胸中亂事太上曰澄其心而神自清又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至五更躬然香燭淨果棗湯

香通真達誠唯降真沉香可燭貴黄蠟者輝明祭祀淨果五果忌獻石榴李子棗湯沸湯瀑日曬乾棗尹喜内傳曰神仙多以棗宴賓也淨水亦佳設淨水因昔唐追封太上老君爲祖也憲宗幸廣平苑夜坐于

軒覩真武降現威容立于雲際帝炷香躬
問奉杞天曹儀範真武降言爇香者可達
誠誠非香則不能達于穹蒼也酌水者能
滌纖炁一切清淨皆由此生故供養不可
無水也語畢帝謝真武昇天矣乃元和元

年八月初八夜半降唐禁中故事也覩此
豈上聖所欲哉我當表誠遵此
位列有三志純于一
位列有三者遞歲三月三日玄帝宴聖父
聖母於瑤池玉洞天報答誕生之辰香一

炷燭二枝淨果棗湯當設三位分志純于
一者餘諸降日只用設一位分香燭果湯
稽首禱告無願不從
凡禱正念者上聖無不從人所請啓聖記
云宋朝仁宗皇帝因轗軻問詔命道士洞
神法師王伯初庭對休咎事於登壇日燒
化御封心詞俯伏出神齋表達上穹翌日
敷奏臣伯初昨趨昊極奏對罷朝廻至西
天門葛將軍見報曰真武已保明蒙玉帝
御筆敕旨賜延聖壽一紀帝悅賜御筆璽

記贈真武銜嘉祐二年正月日敕準寶應
閣長生玄都殿賜銜也謹錄于后降真讚
曰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
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
從詔書伏以靈天肅正俯降塵寰通明護
國定亂殊聖現前感應施惠救民顯照圓
成所禱悉從是願所求皆有證心不但國
王大臣道僧士庶一切有情能恭香火普
及所意無不果遂以斯福善住世專事濟
人承恩者庶廣不可思議今既獲于聖佑

於國於家豈擅忘於大道延福增齡永祈
保祚除已行恩天下啓聖奏章一百四件
並係功成正化謹就玉津園建其聖堂報
答天鑑得蒙現足垂靈仍賜爲社稷家神
崇遵真武上聖宜可授玄初鼎運上清三
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
右垣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
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
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惠天侯
右准敕宜令祀授龜蛇贈封施行其龜蛇

二聖衘注在本經前袪妖攝毒之句下也

然乃静思虔誠誦其神呪

然者道指也静思處靖廬坐也虔者慤誠者信誦者念其者斯神者神明叩齒誦呪呪者蓋以聲發禦邪虛皇經曰身垢不淨以世水洗之心垢不淨以法語洗之或自首罪亦自洗也

北方玄天杳杳神君億千變化玄武靈真騰天倒地驅雷奔雲隊仗千萬掃蕩妖氛雷公侍從玉女將軍鬼神降伏龍虎潛奔威威鎮五

嶽萬靈咸遵鳴鐘擊鼓遊行乾坤收捕逆鬼
摧斬魔羣除邪輔正道炁常臻急急如元始
上帝律令
按紫光經云此神呪出神寶君祕書也
太陰化生水位之精虛危上應龜蛇合形盤
遊九地統攝萬靈無幽不察無願不成劫終
劫始剪伐魔精救護羣品家國咸寧數中末
甲妖氣流行上帝有勑吾故降靈藏揚正教
蕩邪辟兵化洽黎兆恊贊中興敢有小鬼欲
來現形吾目一視五嶽摧傾急急如太玄律

令教

按行道品經三洞大法九品第九曰神呪能驅除疫癘掃蕩妖氛蠲却精邪最爲第一也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三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三

陰六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之四 陰七

鄷八方田子佩昇玄內教籙陳伀集疏

妙行真人曰功德之妙顯應之因幸以竊聞頻開迷懵其有蠻夷之輩愚蠢之人耳縱得聞心無所信設有果報可示一言

真人已得扣知玄武修身功著德行明妙顯靈應化隨因成就一切歸依含靈人也又乃攝問愚蠢之人蚩蚩謲謲蠻夷之輩嚚頑不達豈敬天地誰信神真然各有條例報之有不信重玄武者其報何若哉

紫微大帝曰雖云愚蠢必識炎涼縱處蠻夷
須知苦樂
大帝捷證去妙行之疑曰炎熱涼寒苦愁
樂喜且誰人不識知與於是世人歲月迍
邅太上先遣胡老君同角亢氐房心尾箕
行化東方九夷之國羌老君同斗牛女虛
危室壁行化北方五狄之國氐老君同奎
婁胃昴畢觜參行化西方六戎之國越老
君同井鬼柳星張翼軫行化南方八蠻之
國傖老君同魁䰢魋𩴕魓魖魒行化中央

中原之國禮記曰五方之民然則語默不通嗜慾不同則各有安居和味宜服利器既爲物中之靈豈不知識苦樂炎涼者哉如到此地者必懇謝上真也霑恩者豈忘奉祀

信

信則神䰟清爽

信則者能誠行五常法則也自然神心清潔䰟意爽明矣元君曰人有一善心定體安虛皇天尊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目人有者因暗循而果臻況千善萬善必躋大

道矣

違則禍患縈仍

違則者是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者也因惡稔至期禍患縈仍旋繞困重而頻遭矣大帝造慈略警此之八報也世有勤奉玄帝

香火者則災隨電散福逐雲生

致使富之兒孫

人間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處富地者福矣無子孫者孟子以爲不孝之罪昔華封人請祝曰願堯君壽富多男子堯不願祝育

子不肖如無位同舜壻也子亦如之禪位
臣禹揚子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肖
仲尼也且以堯舜事比之足可見子孫事
聽上帝命元君曰人宿世有五十善得見
世子孫繁息立九百善者世生賢聖也應
運經曰大道鼎分西方曰佛名南無常觀
自在境立普門願從人所請欲設復世人
禮拜供養求男生男求女生女況玄帝及
三茅眞君亦從人所願豈不聞王植朱牧

之事因乎按啓聖記皇佑年間冀州觀察使馀殿前檢校王植妻壽昌郡君焦氏見後園石榴樹一枯枝煙發以水沃化成圓光現真武焦氏拜扣凡塵賤骨幸得遭遇上真降救度兒身也妾聞終身無嗣大爲業賤真武遽降慈旨曰遇吾釋願汝之誠感也可候來年三月三日詣真觀内與汝一子焦氏拜謝竟失聖跡歸白夫主遮選至期夫婦同詣是觀炷香於稠人中忽逢一子兩手搦定王植焦氏約六七歲云無

父母植引歸教養自然聰敏作親面奏恩
澤仁宗宣問知卿無嗣植一一具奏來因
上賜名王淵許越國長公主爲親武舉及
第册寶充附馬都尉賜宅文啓聖記饒州
樂平縣人朱牧登仕版處政公平居鄉謙
謹一生恭勤真武香火自念無子適七月
七日聖降夜妻云纔夢一道士自袖出碟
盛棗一枚飼我曰天錫仙人棗也今我吞
之味香透體牧覰果異香徧室矣至來年
誕一男子就名天錫五歲記誦聰敏七歲

名播四方承神宗詔宣天錫登殿試誦經史百家並無訛舛又能捷對御題上悅賜承務郎及買書金帶三司看詳朱牧神童亦爲國家祥瑞漢相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忌吾世則廢矣乎自知致富貴地之子孫也按保嗣章嗣續衰微者宜贖命放生解之也

貧多子息

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孔子曰貧而無諂顏曾之謂歟且顏回亞聖智曾參大

賢人尚墮于身貧之報而況有謟乎貧多
子息者乃宿尤也天文洞章曰生遇困窮
無所依託復有寃家會遇作諸眷屬日月
憂惶共受貧薄遭逢凍飢一時難以解釋
但息惡念不生怨意是名内和必可速離

諸障漸圓成也若憎嫉不息墮入惡趣矣
趙起感夢録云一夕夢後妻前夫尚書員
外郎李庶到起家再拜求謁曰幽府今責
吾定罪日訖只今託生七帝坊窮巷内劉
家作女身也吾聞渠家甚貧猒多子欲殺

吾難復人身矣言再三曰痛哉辭謝訖揮
淚哭而出也起覺語妻范氏亦云如斯夢
意黎明急訪劉家果生一女將沉溺于水
中命在須臾趙起贈金救李庶脫溺死之
地也大抵貧富倚伏天理變更誰能測之

試且以吾一鄉觀之不十年間貧富反覆
子息增損又何嘗無聚散乎凡有識之士
常樂貧奉正條造物自成矣按啓聖記載
宣城有閻民唐坦者家多子息安貧守分
度其生也唯季子唐憲承接祖宗家堂真

武奉祀香火未嘗私替忽值冬雪霽遇一
君客出一銅像坐相真武來投憲賣價
贖之迎歸家舍香湯刷洗其垢淨乃是真
金約重五十餘兩憲思收價不登述情捧
納入官本州正刻刷上供錢帛就具因由

併進續據朝廷回降劄子看詳金像真武
自進入内院光明圓赫顯是異瑞仰宣州
支撥省庫錢五百貫給付唐憲充折金價
憲請領歸家均付兄弟忠愈愿等子姪各
營生業不日皆為富厚之第憲捨自己分

財重新建造太極觀殿答謝真武佑賜也

大抵貧窮之人常事當隨分受今生之報

況寒谷亦自然有春氣到日也

或男值兵戈而殞命

男正位乎外尚忠良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棄忠良逞猛愚者必當逢兵戈殞歿則

死非爲正命也禮天官曰良兵良器以待

邦之大用故知兵本人立干戈兵器也史

律詩云兵者聖人所討強暴平亂世奈何

外有四夷寇擾國境内起猖獗叛亂邦疆

大抵數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耳老子曰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胡不聞王
顯陳疇之事乎使相王顯溥化初年持節
知定州忽一道士破冠弊褐鬚若剛鬣口
角至耳詣公廳剌謁乃自稱曰吾管轄酆

都觀公事昨準上帝牒下蕃魂二萬名吾
今未與收入死籍在公殺不殺宜自擇公
若果殺雖名彰勲重天曹反減公壽十年
顯謂強人不聽怒叱之逐出未幾契丹有
兵侵入邊境獵梁門寨對壘久之適天雨

雪疲困兵久公乘彼無備全兵夜擊之擒
敗卒次日戮於築京觀側計首級二萬顆
顯方悔悟事追不復及奏朝廷蒙重賜褒
詔除樞相不旬日果暴卒啓聖記曰宋朝
戶部尚書陳疇出除越州忽承詔宣再令
赴闕事涉頗疑疇躬詣乾明觀登真武殿
炷香禱籤獲黃真君第四道辭意鄙雅呼
夏禹廟祝禱籤楊昉詳斷昉曰公必當建
旄節討東北鬼路猖獗之事此籤非吉兆
也去則應在百二十日主定惡死公忌令

昉勒伏狀繫獄姑候其驗疇至闕庭果授
鄆州持節安撫領兵馬都鈐轄事出討齊
州虎頭山獗黨軍刼何清等事疇纔接兵
夜遭寇突鼜騎蒼荒墜一崖整無計支持
忽電破暗覩一披髮神人仗劒招疇不覺
同騎僎存于路漸而黎民得回坐營再約
日戰清等伏擒疇具因敷奏一端詳節及
緣狀保明楊昉籤斷三省看詳特賜楊昉
精藝一官按月給俸充夏禹廟香火事朝
廷遣中使降御香下乾明觀章醮啓謝真

武顯靈神休也是樂殺人者立見促壽而
死嚋於死地而生太上曰又枉殺人者是
易刀兵而相殺也

戓女罹婬孕而傷生

女正位乎內慕清潔則閨門肅正也孔子
家語云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許嫁然
後道合化成惟命之端夫婦者義屬天倫
父父子子也不謹行藏已禮義欺暗室蕩
女癈婦通私情以偷期為事女子迷惑私
意交通懷孕偷生設殞隨之不懼罪福不

畏惡報或臨生時多方狙詐圖絶人謗似此非一況官刑有禁禦男女無別之醜以防淫亂之奔又或有主婢私通婢懷娠妊其子育不育聽主母意及不與將理產身而巳非惟主母墮罪育主亦同或者又猒

多兒女輒輕棄之然則世網可逃暗中報冤鬼責漸至豈不聞穎娘與王堯臣女孕事及紀可信女誡世乎有穎娘者銜嫙憂孕復猒子多暗自殞胎屢矣又復有孕亦用藥觸之血遂迵下伏枕六年苦楚萬狀

一日家人明見數箇提孩在牀挽撮琅然
吽聲曰索命事頴娘方絶按普州記紀可
信一女小名曰引鳳偶病入冥經日而還
魂告其父曰見初被二吏押入一城兩畔
數處庭落門上皆有牌額及見一所門内
無數罪人男子縛抱出火銅柱婦女壓卧
大炙鐵牀衆多牛頭馬首之卒持戟監押
纔赴者苦聲悲慘見不忍觀聞遂問立吏
答云此償生前尚娙傷生之報也又拘見
行至一殿見殿中坐一王者左右紫袍牙

笏班從殿下俄頃押至衆多荷枷婦女各
被嬰孩扯捽有寃聲云索命事王者詰由
不輟須臾皆斷結訖兒聞送還生人道胥
肉聚散貧窮困苦分裂絶嗣娃穢之報紀
可信聞依語書爲世誡矣啓聖記載舒州

金部員外郎王堯臣親生一女未婚若姙
二年不產恒令二婢伺察奸邪女忿其恥
奔園自縊忽聞有聲自空叱曰女子未可
枉擠其命婢聞馳救解繩將歸公聞謌訝
召靈仙觀道士陳居巽具因申禀家堂眞

武間女忽自附神通說已過前身乃是藥
婆暗貸毒藥與人打胎枉殺貴命有此罪
咎上帝震怒罰我今身受耻辱之報毒氣
衝塞心腹若孕今得遇上眞脫自縊死免
墮他趣言訖而甦免臣即醮謝眞武之恩
警播於世。生神章曰夫人得還生於人道
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於爾何負
而乃肆殺之棄人及猒多生也
常出入於訟庭
老子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謂巧詐

也頻凶訟出入公庭者不無欺凌顛强勝
耶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大抵官清廉乃能決曲直予奪一定兩訟
伏矣若是不廉不智棄法受賂引縱頑民
猾吏結交使諸屈者啣冤莫伸也惜其不

知一法一律天曹地府水司皆主之陰考
陽治刑政一以貫之反報無毫分差矣翊
聖降言曰盡力事君政事謹勤濁財勿顧
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
自爲吉人積愆爲咎必有沉淪

福記

云吾被攝入冥司偶見同邑人郁丙荷枷二吏拘之泣訴吾曰緣我生前曾强侵隣家張先空地三尺成簷溜水溝矣張先在世屢訴不行事久湮沒今在陰司訟我我今伏辜矣此情無由通達我子我子流落建昌張先子亦徙陝府且幽冥路隔今幸君還煩賜一言之重拉吾兒速還割還地庶吾得決不然永繫于此也福果還魂特與決之聲播於世矣啓聖記載蔡州百姓錢舉誣親弟爲異姓財產數萬不與均分結

賄官吏柔訟不伸經御史臺檄下許州差
通判徐沂往蔡州置獄鞫勘閻被推司楊
仲和受舉財裝點公事將干證人朱惜姐
供狀換弄爲非沂鹵莽失究科朱惜姐臂
杖十三斷絶無辜矣沂任滿磨考齟齬不

行因就天慶觀命道士裴君叟投詞保助
轉官自更闌焚詞伏壇至四鼓方興君叟
謂徐沂曰吾到三天門見北極大帝領真
武入奏公斷蔡州錢舉公事不當遽蒙旨
曰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籙召問汝奏

對必有差大惡不便吾即便回之沂聞大
懼未幾乃卒時推司楊仲和驚怖辭吏棄
財施貧造善勇於改過財盡虀鹽日糊其
口命終尸解真武收録充東嶽麻溪注禄
主簿事達聖聽敕封楊仲和號悟本府君
就許州建祠令人享敬矣比之以曲爲直
刑加無辜乃是違法徇情惹健訟者滅親
壞教豈不畏天地真司輒言上帝降罰至
時看君如何逃乎
每沉淪於苦海

每者事事也沉淪者行藏汨沒也苦者自煎熬也海者喻日生無窮世事也元洞玉曆章曰苦海喻之火宅而牽世人貪迷執著魍徒相結不知劫會惟樂衆樂卒無定安火乃燧人所出化爲炎苦之海佛說四相受緣愛愛緣生生緣老病死是煎熬之苦出沒滕擾浮沉曰寰海太華上人曰以利返之以高下之以前後之以貴賤之以衰盛之不執不著不貪不慾人能奉行乘渡波涉湍之筏也清淨經曰衆生所以不

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
碧虛子曰人為一器俱屬塵中日烏月兔
交馳積成起滅天關地軸旋轉倚伏輪迴
悲夫世人放七情縱六慾務快身心貪嗔
癡殺盜淫生死難度豈思生前暗削禄家
遭横禍除年死後則業海潛地拘魂謝罪
懺云人間之北有大荒溟渤海其水腥穢

無邊中有酆都羅山上參碧落下入風泉
中置九幽立三十六大地獄專爲苙雪死
魂生前罪戾其中所尊者北陰酆都大帝
總判刑名都司洎無間一十八大阿鼻地
獄及二十八宿治圄皆爲理冤之所獄中
草木甚於劒戟猛獸獼猴噴煙吐火爍空
蓬勃晝夜不停獄官鬼吏忤執不慈拷掠
因魂豈容情哉太上聽設地獄境界乃人
平生作業受報之地也啓聖記載眞武上
詣太清境朝謁本師太上老君告曰吾以

汝降伏天下妖魔清寧宇宙尚諸衆生競
赴輪迴經歷地獄汝當普度見善者以福
加之化惡者以善解之汝宜更修其果真
武遵奉而作頌曰衆生造善與吾齊身我
登證果亦同好因說是頌畢跪辭回職府

乃垂世訓言夫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
者恭謙美衆慈惠温良濟物利生欽心奉
正節儉事親修仁義行方便强莫騁勢莫
恃憫孤寡垂慈念此人道也人道尚不能
修去仙道則遠矣

銷磨產業

士得田供祭民農田養口賴四時造化五谷豐登雖一升一合之薮各有分受矣或者田園徧野倉廩盈溢尚生窺覬他人腴產墨子曰非無安居無安心也老子曰啓莫大於欲得應運經曰將來于世衆生昏沉不能知覺復欲遠求廣利强立世世豐厚子孫徧侵土地立棟成宇此謂修業以待其報也大抵恒產田禄天付限節多寡自然豈苟婪得哉應誣婦產業並屬悟昭

罪氣洞管攝目爲貪廣罪削爾田宅之籍陽與銷磨產業也玄帝勸文恬憺身心笑穢不生惜物究性自然無病明察實愚蹇鈍自無光明照了俗榮決少人若空靈何謂實蹤往來來往氣騰之精雄雷威電世民皆見速報分明天空顯現勿昧本心莫多慳占孝憐骨肉和美同眷里朋如親少貪多戀救困施貧忠誠謹儉濟除須塵昆睦和宴執淨守清神明賛願壽益無虧子孫榮健生不遭苦劫之纏死決免冥鞠聲

辯今日吾書普勸文願得瞻之兇邪免能録十幅貼諸方時疫瘟災不敢現若愚瞋謗我之言拘蒐直送酆都歛

耗。散資財

制命急務衣食最先必本資財活身潤屋莊子曰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廣求慳悋苟富而美墨子曰非無財無足心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知足不辱虛皇經曰財爲患之本聚財如聚

業財為愛慾根能起一切罪多藏以其厚亡也惜其不知掠剩鬼使裴璞夢友人韋元方曰吾掌世人日用一飲一啄以至資財皆有所籍其獲有限苟過一物一錙吾統鬼卒千萬皆與其掠之事屬酆都紂絕陰天總司主[illegible]蓄非道之財遺發本洞鬼卒託生其家俟其與耗散矣援佑聖經保命真人曰不以心妬賢恐天之禍不以輕父母恐天之恣不以毀謗聖恐天之災不以貪非利恐天之損不以損於人恐天之

墮不以害於人恐天之報玄帝垂降格言
矯妄求榮名譽不揚剋剝至富子孫遺殃
行恩布德福祿來翔寡慾薄味壽命遐長
毋欺暗室毋昧三光正直無私赤心忠良
天地介社神明衛旁延生度厄必濟時康

蓋緣自咎故獲斯因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神將所在獰妖縮首邪道遁形
凡有建立玄帝聖像殿堂境域所在及所
所在在筵設影像之家有姤福獰妖聞真

司則自當縮首或興災邪道覩旄從則無
不適形
是以奉之者福逐雲生災隨電散
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翊聖訓曰加香
虔答於高穹守性鍊伏於已體如能躬謹
時有自然福慶相逐感瑞氣生矣瑞氣者
一曰慶雲見爲喜氣生福之先鍾爲五福
百福俱臨爾體福者於事緊遂順者謂之
福北斗經曰五方降真炁萬福自來并并
者合輳也又曰削落三災九厄保見今眷

屬安寧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度人經曰
萬災不干神明護門雷霆兵吏常隨行府
殄散災異
汝因懇問吾故泄機陳道紀於微源使天民
之巨慶言雖簡要欲汝曉明非乃至人祕之
宜也
大帝語妙行果有宿因而今懇問耶夫道
紀者乃授度之年載也用證玄武微妙源
流也信奉者名天民受巨慶莊子曰人有
脩者乃今之常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

之所舍謂之天民按上清真訣云人生於世不知修道與草木飛走無殊者謂之凡人也凡人之中了然覺悟起心修道欲求長生者可習此簡要經旨則妙行及我等皆可易曉明此義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荀子曰明天人之分可謂至人也非能明豈謂至人如昔韓元壽精思入室誦經不專一旦天火焚屋經飛上天於九十年中元壽化為木精矣況今人輕授受之報當如何哉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四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五

陰八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三

鄮人方田子佩昇玄内教籙陳伀集疏

真人曰妙用之理可得一聞

妙行又審玄帝妙用至理不可思議處而

爲諸大衆真請示功因也

大帝曰昔永壽元年上元之日

昔者言往時事因也北極中天紫微大帝

於上元日陪從元始御駕八景聽法是日

止命遣將殄魔至中元日昊天極詔下就紫

微殿陛冊封勞勳矣永壽龍漢乃上天中

天年號上元中元二節日共實則一年中
事矣
元始天尊於八景天宮向五雲座上
於者是幸居也向者乃陞對也于時元始
大天帝駕離玉清聖境所幸東北大霄遣

五老天君特命召諸天上帝赴是關聽演
度人經道言昔於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
浮黎土受元始度人無量上品夫始青八
景泛太靈洞華三陽九真太一之炁結成
五色瑞雲師子玄座元始登此座也

與三十六天上帝

與者善待也是時昊天玉皇上帝總領先
上中天三帝洎四方三十二天上帝並詣
丹墀各嚴肅整班朝禮度人經載元始
天尊當說是經周廻十過以召十方始當

諸座泉方八天太皇黃曾天帝太明玉完
天帝清明何童天帝玄胎平育天帝元明
文舉天帝上明七曜摩夷天帝虛無越行
天帝太極濛翳天帝南方八天赤明和陽
天帝玄明恭華天帝曜明宗飄天帝竺落

皇笳天帝虛明堂曜天帝觀明端靖天帝
玄明恭慶天帝太煥極瑶天帝西方八天
元載孔昇天帝太安皇崖天帝顯定極風
天帝始皇孝芒天帝太皇翁重浮容天帝
無思江由天帝上揲阮樂天帝無極曇誓

天帝北方八天皓庭霄度天帝淵通元洞
天帝太文翰寵妙成天帝太素秀樂禁上
天帝太虛無上常融天帝太釋玉隆騰勝
天帝龍變梵度天帝太極平育賈奕天帝
中央四天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先天聖祖

長生大帝上天紫微天皇大帝中天北極
紫微大帝
七十二福地真人
宰玄壇仙官也按度人經云元始符命時
刻昇遷諸仙職者每發真念以利世人也
分掌山川之間秉録籍上朝則賛真度仙
是諸真官旋行典儀惟地肺福地真人為
班長統衆朝現地肺山福地真人蓋竹山
福地真人清遠山福地真人安山福地真
人石磕山福地真人東仙源福地真人青

嶼山福地真人赤水山福地真人郁木坑福地真人丹霞洞福地真人君山福地真人桂源福地真人靈墟福地真人沃州福地真人天姥岑福地真人若耶溪福地真人金庭山福地真人馬嶺山福地真人鵝羊山福地真人洞真墟福地真人清玉壇福地真人天光壇福地真人洞宮福地真人陶山福地真人洞靈源福地真人三皇井福地真人爛柯山福地真人勒溪福地真人龍虎山福地真人靈山福地真人泉

源福地真人逍遥山福地真人閤皁山福
地真人始豊山福地真人金精山福地真
人東白源福地真人鉢池山福地真人論
山福地真人毛公壇福地真人雞籠山福
地真人桐柏山福地真人平都山福地真
人緑蘿山福地真人彰觀山福地真人抱
福山福地真人大面山福地真人虎溪福
地真人辰山福地真人馬跡山福地真人
德山福地真人藍水福地真人玉峯福地
真人天目山福地真人商山福地真人張

公洞福地真人中條山
福地真人司馬海福地真人縣竹山福地
真人甘山福地真人隗山福地真人金城
山福地真人雲山福地真人武當山福地
真人太和山福地真人女几山福地真人
少室山福地真人廬山福地真人西山源
福地真人南田山福地真人抱犢山福地
真人惟諸大上帝皆永臨天位也應諸福
地真人各聽玉帝輪排差除職任也考績
治政行事得失仍聽升退者也

無量飛天大神無極長生大聖金童玉女九
鳳八鸞侍衛於輝光羅列於左右
無者不可也量者度也極者至也謂不可
度侍從中數矣且諸天闕庭下陪駕侍御
職事曹僚局司威儀濟濟矣飛天大神乃
從輦策駕之官掌儀鑾法物等事按大戒
經云昔人能遵戒行精進不退轉者即與
證明作請信之士果滿命終特補充天中
勇猛飛天大神長生大聖者乃三省總轄
之臣紀三界進修功籍按玉晨藏筌云下

元學人輪迴疾疫若心離塵昧種種堅固
神通慧極法光神光慧光沖霄而入真常
之道天仙拜迎帝命入宫補儲天官之位
主理生籍金童者安鄉亭侯之職如凡世
給事中丞按漢天師家傳云子房子淵並
佐太清宫童子侍奉老君玉女者應傳命
儀淑之品如凡國嬪御命女之類也按混
元經又以玄炁結成雲閣吹噓感召靈符
化光金童玉女執節持幢鳳鸞乃靈禽也
出自南海丹穴女沐二山中九鳳者九隻

爲一成號九鳳祇應三清合九九八十一
隻動成九韶應玉清上清太清之樂八鸞
者八隻爲一列號八鸞八八六十四隻列
八佾之舞協洞真洞玄洞神之範二禽形
高八九尺身羽彩發光輝曲終舞罷環列

諸天侍衛左右

八音自響衆聖咸欣

八音者謂八卦形器之韻自響者因靈風
鼓瑟鶱林發聲唯三境九霄有無量自鳴
天樂之妙出于琳琅寶樹枝葉之間皆自

合宮商節奏妙泛石磬乾玉之響妙泛鼓
鼗坎革之音妙泛笙簧艮匏之韻妙泛簫
笛震竹中聲妙泛柷敔巽木之擊妙泛琴
瑟離絲之鳴妙泛壎龠坤土之調妙泛鐃
鈸兌金鍠錚靈寶經曰瓊府巍峩境森扶
藹華騫靈風泛洞響可保無窮年蓋此妙
樂嘹喨自然之音最能利益於聆者使正
性全真也是會莫不咸欣其美哉
嚴聽天尊說至真之妙法
嚴聽者大衆悚聞談演也夫至真妙法乃

是洞玄中乘開度天中九真之祕典也此教總一十二部秩目曰第一靈和部第二靈寶部第三通神部第四無量部第五集仙部第六內祕部第七至真部第八進善部第九鍊精部第十生尸部第十一官圖部第十二銷魔部已上部目共計八萬四千卷元始並授玉晨大道君永祕玄都玉京天臺之內也洎三十六天中其文具足矣於是名山洞府海嶽仙官雖有所修者唯但聞篇目豈獲斯乘足備耶況下土士

民探賾乎今降流于世者乃出第二秩靈
寶開圖之妙經也應運經載西域老曰大
底衆妙不過一門若夫世人内應陰之運
度外體陽之剛柔推以五常授之一炁於
此門中知其漸處乃得神炁降息神已降

息百魔潛傾是爲靈法諸炁皆平炁平而
息四大一清此爲錬化而爲大寶也
肅清道炁繞無上之玄元
肅清者乃謂至道嚴淨之炁也故澄清開
光結爲神化之主洞誏流貫上通上清下

兼洞神乃謂繞無上玄元也按靈寶開圖
經載元始以靈寶祖炁交始青之炁主御
天地鬼神滋榮世間生炁抱蒐結鍊營護
太和浹下元生人耶于時元始乃命天真
皇人紫筆圖記將恢大教慈惠流芳而接
學人也按西域老曰上玄下微應運璿璣
華房都領炁紫宫集神威此乃謂歸真之
要道透玄之戶牖若太上士初登靈寶始
扣玄宗須引而導之此法應機當求復捨
方妙理之研精

方者謂靈寶妙理方法也元始天尊為衆
開擴微詮萬聖皆得研究精極左仙翁釋
靈寶誥法靈寶本炁始一混然太虛源流
昇降諸天致靈洞渺輔翼衆仙飛祥鬱秀
度品惠圓以神降集乃法道先以炁停息
乃合自然

儀

天門之東北
祖炁開化九霄之境列三十六天也上極
無上曰大羅三境之天乃都天也都天東
北門之間乃號曰太霄八景始青天中也

元始常於此天中演說靈寶大法此境乃
覆下方東北變野鬼路之上也按說度人
上品妙經時萬聖俱詣始青天中受元始
度人無量上品也

七聲大震十目齊觀覩下界之寃魔結衝天
之穢氣衆真默爾大道寂然

七聲者謂凡間喜怒哀樂愛惡思七情之
聲也無辜刑祝號呼籲天加以慘毒悲切
上驚天聽諺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斯乃
謂大震也時在會者十目齊觀于下界四

生歷刼交變身命運氣內外數窮焉禮記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謂情切也
故十方衆同心默而哀爾羣生矣仰惟大
道元始至尊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按
靈寶懺曰時元始上帝遂放神光下照乃

見是六天魔鬼冤家等衆障行凡間公違
世人之過七祖死魂結成門黨恣横流行
咒釁殺伐互相殘害晝夜不分血屍狼藉
怨氣哀聲化爲黑毒衝関天光
時妙行真人問所由於元始旣敷妙法合集

殊祥是何異因於此輒冒可垂奧旨以解衆疑

時者乃妙行未知當時祥異所由也故發此問惟思分別元始乃萬天所尊無上法王位也既敷演妙法常能開度一切和合殊祥也緣何却有此異因輒冒千元始御前妙行疑之至請紫微大帝可垂釋過去奧旨以解今會中大衆之疑

大帝曰下元生人皆禀至道交氤氳之清氣以扶衛於赤身

一切有形凡軀皆屬下元三炁君主也各
禀靈寶至道自然氤氳之氣流行降狹扶
衛造化成男女赤身也按諸品經載靈寶
始青之炁結元陽重三百八十四銖立命
碧落空歌之炁貫經絡脉分應三百六十

體骸大浮黎土之炁結化冏黃轉白青赤
構孕凝精元一黃演之炁結胞洞冥紫戶
之炁化胎長靈明仙之炁命魂碭尸冥演
由之炁命魄五仙中靈之炁化臟高真沖
融之炁化腑高仙洞笈之炁化元真靈化

凝之炁結華自然玄照之炁結岳玉清混
洞之炁化泥丸上清赤混之炁化絳宮太
清玄通之炁化丹田熒惑三炁降真火入
心出舌宰神炁溫暖歲星九炁降真木入
肝出目宰皮膚毛髮鎮星一炁降真土入
脾胃出口宰肌肉四肢太白七炁降真金
入肺出鼻宰牙齒筋骨辰星五炁降真水
入腎出耳宰津液血髓東方七宿炁主陽
明經南方七宿炁主太陽經西方七宿炁
主少陰經北方七宿炁主太陰經東斗蒼

靈帝君主筭西斗白標帝君籍名北斗七政司其生聚南斗六司宰其動用中斗冲靈大帝糜落萬神莊子曰人者繼天順地序炁成形謂之物靈北斗經曰凡夫在世迷謬者多不知身屬北斗命由天府有災有患不知解謝之門延福延生莫曉歸真之路致使寃神被繫禍患來鍾靈應帝君降筆云當職禀玉帝大垂慈救軫念蒼生合使天下黎民起自丁已歲中元節後各互勸化醵財修設三界廣法明昌太平清

醮一座者悉度末劫洪波蕩穢之界儀範
恭請吾教徒侶法事宜宣太上延生之科
誦經登壇拜表告地盟天靈應帝君督泰
山府三司具名然後繳奏三天門下特與
度脫劫運之名如此莫不真爲樂也哉

今以劫運將終妖魔漸盛
按業報經云每劫之初龍漢赤明也洞真
下化人懷道德多至長生劫中之世上皇
延康也洞玄下化人漸散朴失道叛德末
劫之時開皇運終也洞神下化人多澆浮

少奉正真差天帝糾之世遭開皇三劫也
宋中上元甲子後入開皇七劫嗚呼末劫
之時凶災彌天耶多見日月蝕昏五星錯
度六極咎罰四夷交兵火焚水漂旱蝗澇
鑾隕霜雹凍地陷山崩蛇虎怪異淫刑昔

虐人妖鬼魔疫癘夭横總名劫報西華帝
君曰且夫天地劫運否泰終絶谷應大象
所歸各隨萬化所息運終復建劫絶復始
蓋大象無極無窮惟滴世衆生應劫受諸
輪廻或遭運劫或遺氣劫或遭外劫或遭

内劫或遭身劫或遭命劫若諸衆生本始
業深所造亦昧遇諸劫界是若苦海流沙
漂沉浩蕩終不得息劫至終時乃成永絶
化爲幽怨之氣昨慶元丁巳歲上元節天
垂降玉書下綿州梓潼神廟廟祝捧申屬

繳文奏行在據英顯武烈靈佐廣濟惠寧
王充金闕昊天檢校洞通真先生九天開
化主宰梓潼靈應帝君張亞准奉三天門
下三宮使相關牒丙戌歲三界靈享朝
會以元儀正下元事籍畢各辭訖時昊天

玉皇上帝駕御至上元太一宮出三天門
觀覽下方六合八紘無不周徧惟見怨氣
盤蔚寃聲哀號無辜籲天上徹宸聽玉帝
大垂慈旨謂侍臣金闕御史大夫三天門
下平章事葛洪曰下方生靈上自權貴執

政下至郡縣寀寮嚴刑峻法厚賦重斂以
至強家巨室富商大賈一舉一措動以貨
賂爲急所行所向惟務財利是營酒食聲
色是御不顧道理口是心非行如狗彘父
母師傅內外親族輕棄傲慢富不恤貧貴

多忘賤婚娉先財貨交結趨世利强奪困
窮刻剝寒苦富者不貸貧者多至絶滅玉
帝命右常侍引詞章通事舍人王喬持節
詔玉清宮太師守紫微垣天樞院事尹喜
上清宮太師守紫微垣南極院事徐甲太
清宮太師守紫微垣北極院事張道陵紫
微上宮天皇大帝后土玄天皇地祇天地
水三官大帝四帥聖帝君天府修文郎兖
國公顔回地府修文郎河内公卜商水府
修文郎清烈公屈原迦葉尊者阿難尊者

賓頭盧尊者共一十八員既至朝謁奏對
御座玉帝垂音命羣臣曰下土生靈將臨
末刧三教互忽爲僧道者多不顧戒行動
輙非理爲搢紳士庶者不遵敬周孔之業
爲官爵顯達者多生淫濫贜汚及廣土生
靈循習倒行輕賤百穀嗜財如飢虎行毒
若炎火去正從邪習以成俗犯者不可原
赦卿等衆臣自丁巳歲朔一月一會天庭
稽考善惡仰靈應帝君同虛空界神先行
降筆布告下方城隍社令仍牒東嶽泰山

府永爲定制委舉意司見報司逮報司日
加嚴察遞申天府如有不循不悛不加敬
信之域量犯與報疾疫旱蝗雷電暴風卒
雨隕霜雹凍傷殘百穀耗乏地財四夷交
侵刀兵戰陣地陷山崩蛇虎縱横及遣魔
鬼託生其家破傷基業覆滅親族如能改
節勵行遵從太上感應篇言不犯諸罪目
者别與轉禍爲福故兹降筆各宜知悉三
天門下三宫使相牒九曲鳳凰山靈應帝
君故牒施行

唯從邪道

失仁義禮德之所修者類

不省本源

忘父母師友之訓恩者類

樂奉邪神

樂淫祭亂神要副情懇者類

諂求餘福

諂諛禱怪力祈妄福者類

昏迷沉亂

昏酒與迷色恒失紀者類

貪慾剛強
貪非財棖慾氣剛強者類
不義
損彼利己者之類
不仁
暴物淩人者類
不忠
姦能不盡心者類
不孝
罔親害教者類是按靈寳混元救苦經元

始天尊曰吾觀冥府罪冤乃是積刧以來
至于今日在世爲人造罪種種不省本源
貪饕疾妬暗損他人安樂自己爭財競氣
好戀酒色損失神氣蕩散元真不孝尊長
不忠君主欺凌甲小舉意慢人造罪千種

天官攝問斗君追冤送下九幽受其痛苦
罪輕者化生六道罪重者永無出期縱復

人身豈獲福禄哉

今爲六天魔王五府瘟曹不以尊甲枉致傷
害或老或少或女或男未盡天年徒違人世

本非死限故使寃孤怨恨上衝盤結不散此
之暴卒寔可悲哀
按洞淵經云人間北方有酆都山水府大
洞之旁列六宫號六天也六大鬼魔王所
主乃太陰天君外六曹也六曹小吏合有
三十六萬皆異狀殊形兇惡醜怪本暴逆
之氣凝結爲體周流太虛也若人一念正
真持誦此六宫名號常生敬畏者乃感六
天善開魔王保舉削除罪名生死受賴獲
福無窮也若人一念邪𢡖乃召六天惡鬼

隨人所犯輕重悉以六疰五瘟與報罰也
第一天紂絶陰洞休明總陰洞陰宫專管
酆都刑名寃獄生前罪戾令世人虚耗蕩
散資財二天泰殺諒事洞元司重正司靈
宫專收攝天下狂横兇暴遊䰟蕩魄令世
人運命蹇滯功名官爵退失三天明晨耐
犯武城洞統仙昇靈希宛宫專掠世人福
禄賢聖凡人棄世鬼魂先經此洞受事四
天恬昭罪炁洞正真邵靈宛司宫專掌瘟
疫死喪災火鬼怪銷磨世人田宅陰抽陽

滅口舌官患五天宗靈七非洞雲樓玉紀明元宮主眷屬不睦夫婦乖違離背分張及鰥寡等事六天敢司連宛屢洞崇靈赤映雲曲宮專滅世人已出男女及懷胎孕主子母俱殁爲繼嗣事夫所謂五府者乃五嶽山府也各立瘟曹案按正一傳云五府瘟神禀五行不正之氣動出億萬周流人間嘘毒歗禍東行號魔王西行名外道南遊稱鬼帥北征呼鬼王中國號瘟神也泰山府東嶽主者天齊仁聖帝所主管雜

病事劉元達衡山府南嶽主者司天昭聖

帝所主管瘟疫事張元伯華山府西嶽主

者金天順聖帝所管瀉痢事趙公明恒山

府北嶽主者安天元聖帝所主管懸汗寒

瘧事史文業嵩山府中嶽主者中天崇聖

帝行病司四案李公伸狂魅赤眼案鍾士

季掌腫瘍案范仲卿掌酸痟案姚公伯顛

狂五毒案各遣瘟卒遞歲四時變故春月

隨百鳥喧鳴司録人禱詛夏月詐已過家

親假骨肉扇禍秋月附五部土公爲伏龍

宅禁冬月隱五姓墳墓遨故氣攻食正一
傳云諸部瘟曹收留社廟陰鬼甲馬常萬
數徧行九州回喪車部死尸每伺隙人誤
羅之故横流毒炁殺人老少男女壽不得
盡其天年徒賴死違人世皆被三官右府
籍之不得更生遂致竄蕩無依結聚孫憤
衆多怨氣蔚翳不散元始同衆聖羣真一
覩斯惡豈不悲哀羣生命遭劫運乎北帝
經曰劫末之時三天正炁漸消六洞故炁
頻長致使人鬼不分邪正無别幽囚之炁

於是而出自一而生從北而起以一生二
慘怛之氣相仍二以至三邪魅之氣纏惑
而復化四妖淫之氣浸湮妄流入人經絡
攻心伐腎損肺枯肝脾胃黃雲不凝元陽
黑白相背是以六天邪魔乗勢來侵八部

瘟曹恣橫流毒唯修善之人形同劫界佇命
不墮於凶釁亡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五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之六

陰九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六

鄖人方田子佩昇玄內教籙陳俰集疏

妙行真人上白

元始衆真矜彼衆生何緣度之

妙行白紫微矜彼方事時元始前衆真以

何神用釋之

天尊乃叩齒一通流光萬里北方命召太玄

將軍剪戮衆妖救度羣品

大帝證答以元始天尊垂憫萬類生死劫

會未分之際當擬剪戮衆妖救度羣品者

急故叩齒一通也謂道發一炁而生萬物
也流光萬里者謂天光敕發安鎮威用也
北方事北極紫微令遵行保制劫運之命
也唯召太玄將軍上朝玉清聽元始告命
而誅戮妖氛故運一而果全其萬彙也

真人曰不審此將而以何緣位鎮北方威降
下鬼掃蕩妖氛
妙行未全審此又問太玄將軍果能威討
下方妖魔乎
大帝曰此神未開造化先禀神靈易號假名

度人濟物不伐其善不矜其能荷其玉帝封
爲玄武
大帝既聞妙行深請故陳造道本因之答
昔太朴未判時天地混其體日月杳其輝
八卦隱其神當斯爲未開造化之際也玄
帝本炁果在其中矣故謂之先稟神靈也
其詳註見在本經前八十二次變爲玄武
之句下矣知易號假名應化下土度人濟
物也故玄帝凡一出世興益教宗普濟物
命博施利生行道人間而不自伐積成聖

功而不自矜其惟道長也按元洞玉曆西華帝君曰昔壬癸分于太清以立次元之象運于水宮而源之水爲上善而非善已故得與天地一同而長且久利于萬物而弗自利流渡萬物而弗自渡萬物昏塞染

著无所不滌名曰備衆廣法也若諭於修持之道而以初進學功譬之其圓乃可速成也惟玄帝在幼時神靈施用妙于壬癸功感三天賜詔自飛昇日除太玄元帥事又能清寧天地荷昊天玉皇上帝敕荐封

玄武大將軍

真人曰焉得此將而往下方咸度羣品免遭

橫死亡者解脫存者康寧

妙行歷問金闕叩齒流光便爲命令焉得

此經徑臨受禍之境爲討罰及安鎮乎

天尊以飛符召之

紫微大帝以上言爲答也元始洎出制命

乃號飛揚隱語之敕也其文乃本經中鎮

天魔神呪是其辭義也凡持此呪誦聲一

出期會玄帝大信謂之速召法也

此將玄武蒙詔神兵從行至不夜之丹墀

丹墀乃殿陛也玄帝奉詔赴太霄八景闕庭混洞赤文章云九光之炁結成九霄不夜之天也

覲強名之大道

老子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故稱元始號大道也

作禮長跪稽首進言今日何緣蒙符特詔慈顏幸覲妙旨何歸竦伏軒墀俯膺令命

是時玄武朝謁俯俛拳拳伏胸遵聽用命

也降筆實録云元始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闢下覩惡氣衝突彌塞天光乃命玉皇上帝降詔詔北極紫微令紫微大帝遽辭八景御座即准奉昊天敕旨玉牒有命備坐曰陽則以周武伐紂平治社稷陰則

遣玄武收魔間分人鬼

天尊告曰吾觀下界怨氣衝天大衆咸驚高真競懸卿之往彼吾則欽哉玄武於是奉命大帝儆元始玉音也按元洞玉曆紀至五帝末乃上天龍漢二刼下世洪水漸息人

民始耕生靈方足衣食乃其殷紂主世淫
心失道矯侮上天日造罪愆惡毒自横遂
感六天魔王引諸鬼衆肆諸凶暴傷害無
辜怨氣盤結上衝太霄靈寶道前衆聖高
真咸驚兢懸思念濟此業也衆覩太玄玄

武至奉聖命元始上帝撫喻曰大道宜有
付託吾欽之哉上遂賜金甲玄袍皁纛玄
旗準敕降下方收魔也
辭天回光反照披髮跣足降龜躡蛇
太玄元帥秉水帝之符以清澄濁以正伏

邪矣按應運經曰於後世值立魔成華崇綺致使惡道日增月盛是故衆真哀愍衆生昏迷沉亂不見元始惟恩邪流以棄正教太玄奉命解纏釋縛慧施萬物津梁一切普使見道名曰回光反照上元按降筆實録上帝命玄武曰卿可當披髮跣足躡踏龜蛇

仙仗雷奔天丁翊衛俄於倏欻徧彼乾坤翦酷毒之妖魔捕恣横之瘟疫幽冥生界苦病離痾人鬼分離寃家解脫黎民安泰國土清

平

啓聖記云魔鬼行營駐劄于東北徧野噩

仙山間乃鬼道中也按降筆實録云太玄

元帥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

王以坎離二炁變爲蒼龜巨蛇化現方成

元帥以神力攝歸于足下鎖鬼衆於酆都

大洞人民始安宇宙清肅按太平經載眞

君受元始符命神光寶書統領天丁收天

關地軸二魔王忽一見如鼇蒼龜其形五

變一現萬丈巨蛇其形三變眞君騰空步

乾𨁂斗化千丈大身揮魁䰢之劒衝折二
魔各斂形狀龜如拳五寸蛇如鞭三尺和
合併體被真君躡踏之謹顯二魔變相蒼
龜一變色若金光甲縫蒼青二變色如碧
玉甲縫含金三變色若蒼黃甲紋光青四

變色如碧綠甲縫含銀五變龍首鼇身出
紫金光甲間碧玉巨蛇初變狀若金色鱗
如赤丹次變體現青碧色鱗絡金線緾末
變首如螭龍身色蒼黃鱗間金玉元始天
尊說真武經曰統領六丁六甲五雷八威

齊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魔一時收斷
人鬼分離寃家解散尚書載武王戊午日
兵濟孟津甲子日大破朝歌亦七日克商
誅紂平治社稷散鹿臺財發鉅橋粟天下
黎民方得安泰於是國土清寧皆賴中天
紫微令天官大帝遵敕暗宰其替否耶
玄武再覲天尊具言道力功成事遂濁降清
昇
玄帝以義戰仁討事遂再朝玉清具奏元
始

却返祥光復還本位
降筆録云玄帝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
告曰卿在太初先天之前本北方五靈玄
老太陰天一紫炁之花乃萬象之根令經
二千五百年合還本方歸根復位於是元
始乃命玉皇上帝頒降玉冊拜北極右勝
府事至是歲中元節日紫微殿宣示玉冊
誥寶也妙行因得聞紫元君授玄帝之法
交乾布斗
交乾布斗者玄帝本事也乃紫微館修經

真官當顯揚正教交乾者用日德之新也
布斗者行中極之道也故德之與道則无
思不伏按杜天師總龜集太上第二次遣
玄夷蒼水使者下授禹王姒氏既受之克
勤于邦而盡力乎天下溝洫之事揚雄法
言曰昔姒氏以治水土而巫者做禹令之
道術始名曰禹步也是故往聖之法非令
之巫覡茍且詐踐之事乎輕舉尚招天罪
其詳見經首奉祀儀範内
激坤指罡上佐天關

潡坤指罡者一名躡地紀飛天綱之法也
會造化生殺之權發天關轉運之機顯道
導之施德得之是以大則廓清宇宙小則
保庇兆民昔自中古禹王併受持導教行
之道能攝伏天下獰蛟猛獸魑魅妖魔及
凶惡異類荼蠱諸毒驅斥出極外之地然
後開導江河引之川流納歸于四海天下
黎庶從此各安其居也潡坤者乃躡地紀
之法也當履順倒返三帀共得九跡乃結
成元壇法席像坤道厚載之容我也謹當

持念建壇神呪神之聽之罔不來格呪曰
乾尊燿靈坤順内營二儀交泰六合利貞
配天享地永寧肅清應感元皇上衣下裳
震登艮與坎順離明巽主兊生虚步龍驤
天門地戶人門鬼路衞我者誰昊天明主
今日禹步上應天罡鬼神賔服下辟不祥
所求如願應時靈光急急如太上律令敕
指罡者乃飛天綱之法也當立壇心以左
右手掌循點指節至五斗罡位彈吹炁騰
像璇璣華蓋之覆我也訣目以左手俱藏

五指甲曰都天大法主印右手平持鋼鋒各方念呪敕水噴之呪曰吾以月洗身以日錬真日月佐形二十八宿與吾合并千災萬禍逐吾水清急急如太上律令敕誦呪至敕字揮劒鋒指東南高處以口收吸神霄玉清真炁存口呷取盂中淨水噀之既成壇席猶慮兇惡潛用穢污之蠱或魘慢法主衣物者准天條合行懲治標目洞天刀支地心刀支袪惡人刀支金刀支木刀支水刀支火刀支土刀支破寇賊刀支

斷瘟鬼刀支斬蛟龍刀支降七魔誅二鬼刀支破五苦八難九横除百病刀支且如惡人來加害者當掐左手小指第三節主殺伏渠兇本人頗覺受殃也再掐右手小指第三節主其生放縱其去也名曰祛惡

刀支目也别有經旨兹不盡載蓋此實與妙之階梯是元真之門閥如有行持志士臨壇獲到一切兇異妖怪不祥之類如是衷盟宜懲一次不可妄意輕設此壇慢易誅戮鬼神恐墮法主陰德耳所註禹步不

敢施語當達者因化于未悟故舉之應諸
初學姓名未曾拜師保奏入天籍者不可
冒舉之也
而作呪曰
此呪乃玄帝本事大神呪也作是呪曰在
魔營上建九跡綱界上佐天關飛罩六合
八紘掌握決勝乃持此呪一遍威令大行
即就七日之間盡伏六天羣魔
太初太易
太初滇涬無有無名太易起初有一未形

陰九 八

無象無形
道本無象混合自然德本無形造立元根
莫知重濁
範圍未化莫知其矩重濁凝甚降積爲止
孰辯輕清
彌綸未分其規孰辯輕清高澄積陽成天
吾於混沌
玄帝介然果先天地於混沌時化象分瑞
分其昏明
虛危譌秀坎離真精副除日月分其昏明

天得以健

天得一炁乾健昭回晶明煥列晝夜經緯

地得以寧

地得一炁坤順寧容圓中至靜乃載無窮

民得以養

人倫抱一禀恊沖和少私寡欲年劫乃多

物得以萌

萬物不匱因一發萌生端莫竭交應流行

邪得以正

邪陰衆雜其類異同太玄之一咸正宗風

神得以靈
神明得一變化自然靈通廓達洞照無邊
三才之內
天地統一元氣無形人達元識通徹内明
萬類咸亨
邦君得一萬姓咸亨昆蟲草木各遂其生
大道旣散
道先太極天地之根散爲萬物皆賴生成
仁義乃興
天德大德陰陽柔剛號令刑德起置行藏

禮樂既作
三典五禮節約人倫樂制既作九變示淳
姦邪斯行
外窮内衰棄禮離樂暴慢姦邪斯行茍作
六義或失
君臣混雜父子無序夫婦乖違六義失處
四民有爭
四業尊士次農工商各不專藝爭妬誇強
上不寬恕
帝紂亢暴道鈌法圯不爲寬恕危國忘職

下不忠貞
媚主崇虎嬖臣費伸刑增炮烙紊亂莫忠
或魔或鬼
罰有六疰妄出癘鬼兇從至處橫禍不已
或妖或精
天災地害現妖起氛百穀不成遺烈爲瘟
陰六 十
恣橫荼毒
人兇恣橫饕荼逞欲埋蠱饜勝使人壽促
干擾生民
左道妖術移猖發祟干擾生民邀求非利

全家染患
陰謀切害交報赴刑身染悪嵡全家患仍
累歳刑名
累年積月不遵仁義忠孝全虧陰譴陽治
財物耗散
無名財物瀾屋豈久一旦耗散子孫莫守
骨肉伶仃
天倫骨肉詐欲輕分伶仃有似禽鳥暫羣
性命枉逝
輕逝性命因自孽多一死之後墮落鬼魔

災禍相縈
三災六害豈枉相縈降罰臨爾罪惡貫盈
穢雜之氣
互傷物命肥口充腸豈知雜穢翳昧三光
上達天庭
唫七
十一
劫運終際衆惡相刑七聲呪詛籲達天庭
天尊有命
元始慈造廣方便門乃命玄帝普救羣倫
令吾安平
玄帝准敕普福含生三元男女咸會安平

有妖皆剪
若有精妖非時發沴違其號令捕至當剪
無鬼不烹
無名鬼物輒敢崢嶸興殃邀祭獵至須烹
瘟疫之吏
八部五瘟司禁咒人無許縱毒横害良民
束手服膺
敢不遵者輒逞凶獰捉縛束手枷拷鞭膺
鬼精滅爽
廟貌神鬼輒肆猛烈停藏妖精一例勦滅

邪魔摧傾
魔守鬼職當邪不應太玄兼知犯者摧傾
吾有十億烈士
太玄元帥統攝英雄雨師風伯電母雷公
甲庚兩將八煞天罡六甲大神社令城隍
五千萬兵
太玄兼職都督諸營總管兵馬五千萬兵
天上天下
騰天倒地保護黎民典司內外降魔制神
從吾降昇

揮纛鼓從昇降不停保天佑地覃恩及人拒吾者滅

有王袞拒玄帝聖訓而立見滅也袞登仕路酷食鼈鱔每任所決責吏從須索此物充饍袞妻子奉祀真武香火常勸絕猒物

袞不聽一日除駕部鎮邢州獨赴任所忽患苦心疼晝夜呻吟觸目無奈耳聞聲呼索命衆鼈鱔并來嚙身俄一披髮神人至仗劒叱退袞甦無恙知是真武救護任滿還鄉寫道經一藏捨入延福宮答謝天曹

遽蒙朝廷詔充國子司業袞乘舟赴京於
汴岸遇一道士相曰公赴闕必拜修撰也
恐加史閣檄充庚辛方幹宜辭免可不然
則壽祿俱絶餓死雪中骸骨不收矣袞怒
叱其相士忽失之袞至闕果賜御史兼章
閣待制奉命入西域因出言諷蕃君李萬
全反遭恥辱國辭歸却畏本國刑典至界
首誘從人奔羊山值天雨雪連綿壓于巖
穴之下久乏火食間見真武垂空責曰袞
爾於汴岸拒吾言今奈何歟袞方思之追

悔何及漸幽囚無死而滅

奉吾者生

如孫誠之信奉玄帝臨死地而復生誠之刑部員外借補翰林侍讀充奉使西域道過鳳翔路遇一布衣士謁之曰公莫奉使西蕃乎斯職非公命祿之權去必遭黐衆必受罪公欲度厄急須奉念吾師真武名號當獲天年壽限矣吾昨亦承國恩今除仙職見掌三羅山玉峯瓊壺洞龍潭公事鍾進明也特來報公耳言訖忽不見誠之

思惟直至西鄙入赴藩君李希靜宴偶示
一題曰日月出東還沒西七字句誠之竟
無可對藩君怒令囚執縛之既脫驚惶遭
辱玷國及還朝廷刑加當誅誠之正迫懼
間念真武聖號數遍俄頃中書省門下白
劄子趕至看詳孫誠之理合誅戮照得曾
路遇神人鍾進明預言吉凶事顯是國家
妄規重職聖旨體此特賜免罪別降旨下
鳳翔府起建鍾進明祠堂塑身白衣儀相
勑封善導安寂仙君之號永顯助國之美

誠之信奉而得釋死重生

惡吾者辱

世多有無知等輩以惡觸玄帝者身口過犯招辱矣如梓州萟民馮蟲大高郡郎游行見其三人結黨押海鄉曲一日斸卦魯遷家遭此三人於香火真武前求籤辭意不吉便出詐語惡罵而去自後夔涪二州連强盗劫掠富家財物殺死命官楊助教捕吏無由敗獲時尚書刑部侍郎張世明爲安撫出給賞榜召諸色人告首於限節

日忽遽廳前有魯遷告訴作過人是梓州
馮蟲大高邵郎游行兒等同捕吏至梓州
龍興寺側俱擒之押上夔府遷忽不見其
盜獄具牒移關梓州喚上魯遷關賞遷不
就供狀繳連云本家祖傳三世貨籤度日
惟供養真武雖是馮蟲大等曾到本家求
籤辭不吉惡罵上聖而去遷實不曾離家
告訴公事是的夔帥一見狀體量事情係
奏于朝三司看詳若非真武陰相 又豈能
敗獲累官害民之獗黨賞合給七分付魯

遷作贖香資馮蟲大等所犯付市曹碎屍

惡辱者豈不敬信乎報應甚速

敬吾者榮

如狄青之恭敬感玄帝降威附體助得身

榮也青汾州西河人少隸鄉書手勤恪真

武香火實元初年夜遇一神授黃金白衣

乃聞陜西用兵志欲往禱真武籤吉方行

至延安府投中散直叅經略范仲淹一見

知是異材差充指使職事迎拒敵趙元昊

二百萬寇兵累戰累勝我將咸呼青曰北

方天神將邸聲達招討韓琦之聽遂論列保奏狄青續承朝廷詔宣一行指使廖導等二十八名使臣赴闕日許披介冑木刀同詣嘉德廣鎮殿舞見跨馬陣列仁宗御覽其數内一人光幞上下馬前有龜蛇戲

躍于地時參政宋庠方奏俄失光像聖旨問狄青適列於何位青奏對稱旨敕擢馬步軍都指揮使仍討西鄙其趙元昊聞風納款請和之蠻冠儂智高發亂兩廣亦復克平詔除樞密判宣徽院天下兵馬鹽鐵

公事享壽五十尸解追謚武襄公因生前
敬奉真聖身殁名顯
禮吾者壽
如吳元嗣信禮玄帝感一門皆壽也元嗣
家第世居揚州江都白沙村務農爲生
業每歲冬序祭饗三界答謝神祇恩佑偶
遇泰州道士唐慶餘踵門緣化齋粮見吳
宅用師巫鋪設天曹位號與凡神混列一
例以血食犧牲供獻慶餘乃謂元嗣曰公
不聞中天有真武逐月下降糾察人間善

惡功過事若憑師巫葷祀反禍上界恐求
福獲禍耶元嗣一聞回心諦信再命道教
重建章醮及設齋日有雲遊道衆二十餘
人暫到赴會道士陳伯陽稽首迎問來歷
内一人答曰吾知此地造祈天會方從無
間來赴之及筵散而去遺一皁袍於座位
上光芒閃爍異香芬然元嗣跪禮捧藏内
後聖節根括老人唯吳元嗣一門百歲以
上者八人内吳琬百一十四歲步履輕健
俱臨御宴視聽皆不衰太守陳叔平詢及

履踐因依具奏朝廷特賜吳琬一官建旌
表門閭顯其孝義禮而壽也
非吾者薨
世祿權臣不信非毀玄帝降言誡訓如評
論爲虛誕之說者報昭惡疾而薨也如陳

之翰佐僞閩王延政臣聞南唐烈祖李昪
欲侵福建之地提兵已直臨邊忽然退師
回班閩主閩奏涉疑特遣邵鏜持書過國
通問其故南唐回書答曰孤昨躬提兵到
邊境日見雲際神人隊仗迎揖與孤自稱

曰吾乃閩山仙源都土地昨承恩主真武
遣令迎諫大王止可罷兵獲吉免使生靈
陷諸塗炭且閩主世業未終至庚午化歸
儷極況福建境土不當大王所有言訖其
神辭退孫乃休兵故也醮答真武拜章之
夕明獲儷極之解乃周後火運宋主南面
殿額也閩主覽及書畢乃會百官共議講
和唯邵武軍節度使陳之翰諍諫不從擅
遏王意曰國家大業豈憑陰空誕語誑惑
遂上策永不與南唐講好請舉兵討之翰

退朝至家無何下馬若狂自吽錯敗毀靈
空之德俄頃失聲七竅迸血而惡薨也
吾〻有此令
玄帝立誓理治將來太玄科格無物不訣
人鬼咸聽
人遵正道滅陰九除罪愆鬼無害人十七脫謫升遷
急急如太玄律令
疾速回念依如告行太玄主一至神至精
作用蒙泰練育華英律令統紀度拔衆生

攝

兼權三界須史遍遐持惡録善止攝姦邪所註顯驗始以近世人事引而證諸並纂出啓聖奏章人皆頗知矣有遵不遵玄帝經呪訓銘誡勸格範者報應形于方册分明矣況玄帝誓人鬼咸聽之句以示生死兩途惡福之因事屬太玄天曹玄天大聖統領神仗同日月星斗之照雷電風雨之化甲庚日直將詰制人身中尸鬼八節烝候神糾序人方寸善惡總諮決北極帝命報應出右勝府司作善者降之百祥慶流

後代子孫爲不善者降之百殃遺烈衰絶
嗣續雖未見伐愚者妄以爲幸免一旦禍
期將至其惡趣無不歷尚玄帝慈愍猶賜
解釋啓聖記曰凡有宅舍每被古墓喬林
孤魂滯魄應干等物歲久成精依草附木

滴血放火拋石擊門與夫山河社廟之神
或結集精藍私立香火及師巫座席去處
互興妖孽橫求人家祭祀欺惱衰敗應黎
民有此邪祟干犯者莫非崇敬真武香火
即獲正真永鎮羣魔而納嘉祥門庭清淨

矣

爾時妙行真人

爾時者謂說如是一段本傳因緣畢也妙行真人因修地本多行提拔開示未悟引進學人虛皇天尊曰子未生時混混沌沌

本無一物視聽不得與真常會無有明相孰為妙行又曰精心苦行絕世所欲不興妄想無有著以氣鍊神以神鍊形形神俱妙體入自然斂萬法歸於一身散一身而化萬景不滯有無永絕生滅是名真人

無量飛天神王

無量說者乃飛天騎吏一時隨侍赴會莫得較其數目也飛天神王者五老帝君受任主職也飛天下觀晝夜無閑生神章曰總括天仙雍和萬化撫料蒼生

真仙大衆

靈寶定觀經曰延數千歲名曰仙人正陽真人曰仙遷五種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楞嚴經曰修仙有十一曰地行仙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

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照行仙八曰道行
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大抵於道有
功爲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便得效
職列爲仙官若又於天地有大功於古今
有大行從此漸進仙階昇擢歷任三十六

洞天及於八十一陽天超入虛無自然之
境名曰真仙
聞是說已踴躍作禮讚歎功德祕錄瑯函
紫微大帝談演洎終則星真仙曹咸皆跪
辭起而同聲頌玄帝功德之美想惟巨錄

瑯函封進太清太極宮中尊道依玄科四萬
刼一傳於下土至人奉行久矣大帝復證
此經則曰太上必授於謫仙傳於人世耶
果賜漢張徵士流行也
後有謫仙傳於人世
厲生讒殺太上之意也後有者自中古以
來是也夫謫仙者謂獲上帝所譴真士也
遭罰留形墮于凡世再蒙上帝特赦然後
輕舉矣姑陳一二張天師因殺鬼過酷謫
留十年西晉許真君爲不祭祖先犯貪殺逆

罪譴留一紀漢天師家傳云質帝本初元年丙戌歲真人欲徧經治山徙閬州雲臺山藥室纔居四十九日忽聞空際天樂嘹喨端簡瞻禮見是太上老君導從徘徊久之不下俄一吏傳命曰道陵據子之功業合充九真上仙之位緣爲汝入蜀收鬼幽獄不合擅興風雨驅馳星斗役使神祇震蕩山川殺氣翳空非好生之德上帝敕譴汝且留凡塵故太上令不肯近汝真人悚聽又承一使者呼道陵曰敕命下元主者

雪汝罪戾矣特賜汝三八謝罪滅黑簿超度玄祖靈文真人拜受聖駕方與真人再回居鶴鳴山南斗經曰太上第三度降臨荐授經籍千軸皆修行之要道將傳付有道者令生身受度使永劫長存於桓帝永壽二年真人將諸品經籙印信並付長子衡囑曰仰後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勿傳衡承襲畢三年內至九月真人復往雲臺山九日停午上昇矣衡於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歲隱居彭州陽平山

傳法授之長子魯魯徙漢中南鄭城居至
獻帝乙未歲魏公曹操兵克城弟張衛遣
戮魯降辭不受裂地之封於建安末年以
祖法付長子滋無嗣弟盛携子昭成南游
江東吳孫權之境至上饒郡登龍山之巔
見祖真人遺風丹穴井竈尚存遂結廬於
麓居焉歲丁巳聞魏明帝睿已破蜀祖真
人家藏遺焚昭成奮形還蜀承接伯父滋
法位而歸於孫皓甘露元年甲子歲建正
一玄壇于居址之處將祖傳諸品祕法符

籙傳度四方開度學者於品籙階內有玄天真武無上將軍総籙從人參請也

志道之士稽首奉行

志道之士謂果能奉行互相勸勉見聞者是也按此經之風教乃先倫化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之五等效心盡信而無虧理者得自然心淨神爽洞曉蒙泰二卦之宗趣功德昭著者多矣此實常明之敎法豈得有淪滅哉雖然遭焚於魏及蕩散於西晉則必有隱真之士口口相傳翻爲數

本則各自有授受總說真武之因其義則大同小異也今並行於世間目曰玉笥傳西晉惠帝元康年間道士黃輔真君傳出北斗真武經東晉成帝咸和年間道士季文華受紫虛元君所傳紫光經出清虛洞王真君傳太平經天師寇謙之回授北魏太武帝紫微神呪靈寶大有自然神兵護國消魔品真武經見唐玄宗時有蘇真人傳中出也經云老君於上皇二年三月八日在紫微上宮說虛危二宿託精應變聖

父玄母始姓三炁結成大塊至建申之月
坼卯分形長五百丈真武因地經抱朴子
太極真人口傳旨意類本傳經訛處說虛
危二宿託精於慶靈宮化爲大塊建申之
月上七日卯坼之事一隕涉疑且曰不知誰

爲父母者也莊子曰寓言十七危言日出
之謂與且夫天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
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可以化人也玄
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乃漢天師張
道陵親遇太上老君下授經籍之本玉虛

師相真武實録大羅天上清七寶紫微宫
天機都承旨神應惠元董真君編降授道
士張明道真君曰玄帝玉册乃上天秘書
非中下二界所聞今於玄都請録下命實
録序金闕昊山檢校洞上仙元皇純一張
真人序曰太古先天之書不降中下二界
秘於紫微上宫玄都之府萬劫一傳豈率
易可知哉是以玄帝事跡在先天之前莫
得知其涯際而中界真宰欲談者皆杜口
難窮深以拳拳況下土士民焉可道聽而

途說今非上卿凝神藥簡洞達祕書出於
自然自得之學焉使普天率土昭知玄奧
如是則果知仲尼釋迦上卿不待宗師自
得至妙乃可究其廣博既聞實録頒降名
山刋諸簡册不敢黙觀自祚謹熏香成序
以紀其先謹序仏夙生多幸值昌流布續
集以上天祕書如是則不無分別姑列則
不滅照心也請誦持者隨其所受功德俱
不可思議並感虛危内蒙助其圓成水火
精神降臨昭著不惟玉簡題名太清有分

更生而必能福之矣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卷之六

陰九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illegible]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常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註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纔言可道即非常道既不可道何以名道噫只這道之一字已道了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摶之不可得用之不可既惟惚惟恍不屬聲聞曰希曰夷无有定體若作聲聞會不足以成若作定體求不足以

應變道雖无形因天地生育其形可見道雖无情推日月運行其情可察道雖无名窮萬物長養其名可立易係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道本无名聖人強立名道者通天下萬變歸天下之殊途坦平蕩直大路之謂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

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鴻濛未判動靜之理已存清濁既分動靜之機始發清而昇者曰天濁而降者曰地

天地一闔闢一陰陽互動互靜機緘不已四時成焉百物生焉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於物之最靈男法天女法地男清女濁即天地昇降也男動女靜即天地闔闢也天地絪緼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

无有休息太上始言无形无情无名天地
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名萬物之母也
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
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而其源常清用雖
動而其體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
是一 二
地為一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
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有道之士常以道制慾不以慾制道以道

制慾神所所以清心所以靜至道與神兲然混
混淪淪周乎三才萬物應變而無窮至廣
大盡精微矣茍以慾制道失道者也失道
之士欲心一萌无所不至權利牽於外念
慮煎於内心爲物轉神爲心役心神既不
清靜道安在哉常能制慾則歸心不動歸
心不動則自然澄澄湛湛絶點翳純清復
其本然清靜之大矣何慾之有易傳云山
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其斯之謂歟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

內觀其心心无其心外觀其形形无其形遠
觀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太上云清靜為天下正所謂正者至公无
私也惟天理之至公為能勝人慾之至私
世人所以不能造道者非不能也為物慾
之所眩也絕欲之要必先忘物我忘物我
者內忘其心外忘其形遠忘其物三者既
忘復全天理是名大即艮止之義也易云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即內觀其心心无其心也不獲其

身即外觀其形形无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无其物也无咎即无欲也太上云咎莫大於欲得即此義也至於物慾見空則清静之天復矣

觀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静常清静矣

攸攸萬事不是空一以貫之終歸元物此遣慾之要也以空遣慾慾既不生和空亦

无空既无矣无亦无也无无既无湛然寂
然湛寂亦无是名真静湛然常寂者凝神
入空寂也寂无所寂者融神出空寂也所
謂真静非不動也若以不動爲静則是有
定體也有定體則不足以應變所以真常

應物真常得性者動而應物而真體不動
也作如是見者常應常静常清静矣

如此清静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
名得道實无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
之者可傳聖道

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是名眞靜
至於體用一源顯微无間眞常之道得矣
得之一字亦是強名若謂實有所得則不
足以爲道聖人惟恐世人不知有无相生
之理落斷常邪見故以得道委曲成全使
其積漸而至頓成也至於嘿而成之不言
而信聖道可造也所謂傳者不傳之傳也
聖道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

老君曰上士无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
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導儒書不爭之言行釋經无爭之行此一
法出於无法洞觀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
則不然下士之心好勝常自滿自見是自
矜伐致爭之由也纔有微善執爲己德吾
必謂之无也上士返是上士晦德以謙自
牧不自見是不自矜伐夫惟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太上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即此義也執著之者德尚不明何以明
道哉

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

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

下士好爭執德爲有妄心所以然也古德云常滅妄心不滅照心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一切不動之心皆照心也妄想一萌邪正分樞機一發榮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種種差別因緣至於涉穢途觸禍機落陰趣未有不始於妄心也學道之

士固當謹始始若不謹焉得有終妄念始萌不自知覺神爲心役心爲物牽縱三尸之熾盛爲六慾之擾攘豈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貪求心生既生貪求即是煩惱妄想種種相緣无由解照至於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良可悲哉所以妄想之心輪迴之根本也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妄想心不滅所以然也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見在此身亦從妄想中來身生而後有情
緣情緣而後有憂苦妄增緣起直入輪迴
前无始而後无終者舉世皆然惟悟道者
照心常存照破種種緣相皆是妄幻勿令
染著照心既存妄心无能爲也久久純熟
決定證清静身作是見者眞常之道得矣
所謂照心者即天心也眞常者即無妄也
了悟此心則有妄之心復矣无妄之道成
矣无妄所以次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到這裏纖芥幽微悉皆先照至於如

如不動了了常知至覺至靈常清常靜眞常之道至是盡矣聖人之能事畢矣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是二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無名氏註

老君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

老君論其大道三无之德一者大道一无形質而生育天地二者大道二无情性而運行日月三者大道三无名相而長養萬物如何是一无形質而能生育天地言大道清而至靈靜而至虛靈虛杳邈自然之炁故无形質雖无形質而能生育天地此

大道之德也二无情性而能運行日月言大道又无情性自然之炁而運行日月能照於萬象此大道之二德也三无名相而能長養萬物言大道既无形質亦无情性而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又无名相之呼稱一炁潛通而化生萬物言此大道禀而行之天地者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足底湧泉穴日月者上至左目右目下至腎萬物者身中萬神也夫人之受身皆從道之一炁所生承天順地合化陰陽父母生育

結成形體是故一月爲胞天二月爲胎地
三月爲三魂四月爲七魄五月生五藏六
月化六腑七月明七竅八月八景降九月
神降一萬八千内外想合三萬六千精光
神降形具十月滿足而受生故知大道无

其形質无炁而能變有形之炁有形之炁
者元氣也乃八百一十丈保而愛之愛則
身不敗失如大道无其形質而運其真精
養其腎精不敗而目自明又知大道无其
名字而得真精之炁爲其形形爲受炁之

本炁是有形之根有其氣而有其精有其精而有其神故知氣者神之母神者炁之子子母不離謂之得道故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運行日月大道无名長養萬物人能受形則養炁保神則達眞常清淨之道文中子曰靜以思道清以修身如此者能清靜矣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吾者太上自稱也亦是我也太上言此大道雖有三无之德一无形質而能自然生

育天地二无情性而能自然運行日月三
无名相自然長養萬物而我不知其的實
之名謂上無復祖唯道乃獨尊故且強呼
爲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物在
杳杳漠漠之際而不知名户降而顯之則有
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用无名之樸治天
下文中子曰用无跡之物而自化易曰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昔唐太宗治天下臣服
萬方以无名之化不用威刑而斷死囚三
百天下无有犯於司法斗粟三文道行千

里人不齋粮此之道盛矣而用其无名也
故太上云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人之修
行初无其名修之而有其真人名也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静

道者顯其大道也老君言吾不知大道之
名且權稱之道雖无形質雖無情性雖无
名相而能潛通一炁一炁之中有清而有
濁有動而有静修真之士要體其道體要
清而返濁神要静而返動清濁動静得所
可謂道矣故曰有清有濁有動有静文中

子曰時淸則淸時濁則濁時行則行此之謂和光同塵守淸淨之道也昔唐慶元中有獵者孫壽居於海濵以畋獵爲生有日於大澤之中忽野火所燒草木連天煙焰草木焚盡唯有一叢草木茂盛獨不焚燼

孫壽疑而往之乃見草木之中有道庵一所孫壽推而入之其裏面有一老叟年可七旬惟於案上展經一卷讀之孫壽拜之而詢曰先生讀者何也老叟驚曰何人至此孫壽告曰某乃一獵士適來見炬火燒

野皆盡惟先生獨㝠不延先生曰吾居此庵四百餘年未常見水火之變也壽曰先生早來誦者何經先生曰是太上老君說常清淨眞經壽曰何者名爲清淨經居吾語汝夫清靜者道也德也故吾之宅清淨者吾之素也清淨而柔和者吾之守也清淨應化而無窮者吾之變也清淨而澹泊者吾之德也吾能守此清淨而變化无窮又何懼火災時清則清時濁則濁時動則動時靜則靜吾能行此道何懼火焉孫壽

聞道乃棄孤矢而禮授其經悟其道亦名於世蓋大道者有清則有濁有動則有靜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

言大道至无潛通一炁之中有清有濁清炁凝而上昇爲天濁炁流而下降爲地故天爲陽陽好動地爲陰陰好靜動者天之炁也靜者地之炁之故曰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文中子曰天清而安地濁而結結者可與立也天動而變地靜而寧寧者可與權也此乃天清地濁天動地靜此經念者

還有驗乎答曰昔唐時有白仁哲爲朱陽
縣尉因差運米於遼東忽逢大風起四望
昏黑雨盡波濤湧沸仁哲乃惶怖不已而
忽於空中有人言曰公念得太上老君清
淨眞經何不速誦仁哲急念三十餘遍只
見金光從口而出不久風息浪靜同舟濟
者三百餘人皆見金光從口中出仁哲歸
家捨其一任俸作黃籙大醮設無遮大會
鏤板印施眞經三千部仁哲壽年一百一
十九歲坐亡是故清淨眞經之驗也

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男陽清而主動女陰濁而主靜此二品大底言陰陽清而復濁動而復靜故云男清女濁此者乃太上冊分大道以混元一炁而包裹天地甃甓陰陽天主輕清則陽生陽生則主動地主重濁而陰生陰生則主靜如此陰陽因動靜而交感交感則元精降元精降則萬物生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修眞之士若能運腎中眞水

爲嬰兒心中真火爲姹女使其真火下降真水上昇此萬神長守而不散萬神不散長生久視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文中子曰天陽地陰謂之陰陽交而生萬物動靜相合此之謂男清女濁男動女靜若

看此經而有驗乎昔唐高宗時麟德中有實德玄爲官奉勑使楊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其德玄謂篙師曰此人孤寒與渡過篙師撑船却至岸令此人上船渡之至中見其人飢色

德玄令左右取其粮食與此人飡而飽矣乃濟其岸德玄上馬而去其人緊逐之行數里餘德玄怪而問曰汝乃何往荅曰予非人也其乃酆都之鬼使令往楊州追賓德玄德玄聞説大驚而下馬拜曰其乃德

玄遂涕淚請計何能解之其鬼使曰君能誦其經一否德玄曰平生長誦太上老君説常清靜眞經鬼使曰我惟有道氣慈心惟甚有愍恤之德謝公船中賜食之恩且放公一月莫限罪我即耽之一月之内可誦

經萬卷必有聖降道罷忽然不見德玄忘食忘寢專心而誦之前後誦經三十日其數已足便回至家庭焚香再誦其經彼使者復見於前使者曰公乃經數已足其壽蓋終前者感君之飯恩陰府恠責我違限之愆背上決我三十遂袒下衣德玄看之背上果有青赤之痕德玄於是就枕乃卧而絕其氣惟其魂魄遂使德玄回顧其屍卧於榻上魂乃隨使者出於北門可行十餘里見一大城到城中但見荊棘而已又

見一府衙公署甚嚴門上牌曰此乃酆都
北府其鬼使曰我當先去且等於門候不
多時其使乃出使曰大帝因公降勑且喜
言次有紫袍官執笏言謝寶德玄到乃迎
德玄至衙見有寶殿有王者執寒玉珪使
者甚肅香案上有紫泥詔一道王乃接之
德玄便拜勑上金光奕奕而起拜畢公爲
上士年至數十常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今
爲天官酆都之獄罪者各降一等此陽間
顯報之事可延一紀之壽令使者送歸德

玄拜王王乃謝拜令使送德玄至一寶殿
忽然而醒德玄乃睜開目起來見家眷圍
擱泣之家眷曰你今死三日德玄云有此
聖事遂捨其家緣入景靈觀出家作道士
唯修清淨之教後十二年有紫雲從空而
來見碧衣童子引仙鶴一雙降於庭前而
謂德玄曰請上鶴背跨而去遂德玄躡鶴
背上冉冉而昇天其異香一月不散乃留
詩一首云人事紛紛百萬端蠅名蝸利不
堪看爭如悟此清中靜功滿昇爲天上官

論曰動靜相磨隂陽相感而萬物相生悟
此道者昇爲天官實徳玄知之矣
降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炁道生一一者元氣爲本也末者
萬物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大道之本此句太上再序清濁動靜之理
言道生元炁元炁降而本流本流則萬物
生故爲末此爲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文
中子曰統无炁者天也總元炁者地也无
形生養元炁元炁无形生養萬物故曰降

本流末而生萬物元炁既降流行爲末易
曰元炁降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顯
見矣在天成象爲懸象日月星辰也在地
成形謂山川草木也故曰降本流末而生
萬物莊子曰至陽天也至陰地也而肅肅
之炁至於心火乃水火既濟而養萬神故
曰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或曰看此眞經還
有驗乎答曰看此眞經須要救物度生昔
有唐時防州宋知玄爲青州司士參軍參
軍到彼人言參軍之宅大凶有鬼恠妖異

住者十死六七知玄自來好道而心正直
兼少年好誦太上老君清靜眞經深達其
義又能體而行之遂不信吾安居何信此
事乎堅住其宅乃修呂眞人詩一首金丹
一粒定長生須得眞鉛鍊甲庚火取南方
赤鳳髓水求北海黑龜精鼎追四季中央
土藥遣三元八卦行齋戒與功成九轉少
持清靜鬼神驚知玄乃危坐行其火輪罩
體紅光滿室默念清淨之經至二更已來
忽見一婦人披髮而血污滿面立于前知

玄曰尒乃何人也婦人曰我是啣寃之鬼
也其人拜而哭曰與妾爲力今日遇有道
之士而得訴事妾本十年前乃劉司士之
妻也夫奉命爲使外國而不歸其弟乃逼
妾私通妾不從因此被殺以氊裹其屍
于堂西北角溷厠之中不勝穢積人來多
欲陳告人人怯懼无其道氣見妾之形心
懼而死者多矣公持此經功德至大仁慈
願爲憫之知玄曰吾初官新上任三日當
救汝汝且滅婦人遂滅後三日滿使人於

溷廁掘之其尺不及知玄是夜依前危坐焚香誦此經未及二鼓其婦人復現知玄曰我令人求汝之屍未獲何也婦人曰求之者向北不及二尺即妾屍也明旦求之以終其惠也婦人乃滅明旦使人于北求之果獲舊氊一片而裹白骨一副知玄再爲誦清淨經以衣一襲而選一吉地葬之是夜其婦潔衣淨面而再拜燈下知玄曰汝身既爲人殺之何以不報荅曰前人在江州爲司録之官其人自小能誦太上老

君說常清靜經數年冥司陳告終取不得知玄曰我與告彼官使彼官修齋作醮書篆黄籙白簡汝可生天肯解此寃乎婦人再拜曰深相感也道罷其婦人遂滅知玄來入假狀于官因得其假遂乃裹粮便馬逕至江州乃見劉司録既見乃以其事告曰汝為司録孰為此事聞君唯持太上老君清靜經是有道心也而行此事豈不明有官法處之暗有鬼神沫之若不改過寃業如何劉司録聞之大驚曰謝公遠來蒙

爲紛解安敢違命乃整其家財作黄籙大醮七日七夜請道一百餘人及印清靜經一萬本散施是日午時有一婦人年可三十擁一寶馬馳經萬卷乃曰吾乘此經醮力奉太上老君敕使我入朱陵宫煉其真神當爲南宫列仙吾在世長年宋參軍亦爲列仙道罷冊冊昇空而去知玄與劉司録號爲道友求奉真教知玄却回防州至家有青鸞下于庭知玄乃焚香遂青鸞冊冊而亦南去留下一詩云來生清淨悟真

經拔罪扶危出罪刑令日秉斯功德力朱
陵宮裹煉神形
論曰修眞之士秉斯功德體道行功識降
本流末之義知萬物化生之因扶危拔困
救厄解寃有此清淨行此慈悲豈不爲南
宮列仙也南宮列仙之位宋知玄得之此

者能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也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
清者一炁也濁者萬物也動者神也靜者
形也太上言道以一氣爲萬物之祖祖爲

源也人神以一形爲舍故舍爲基本也形不得神不能動神不得形不能存神爲主人形爲舍基此二句大底言道炁爲萬物之本分其清靜清者元氣濁者萬物之形也人能以神動保固其形故爲萬物之基源故云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白雲翁曰不濁無以見其清不清無以見其濁無一炁而不能生萬物無萬物不能分一氣故曰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文中子曰至清則見濁此清者濁之源至動則思靜

此動者靜之基也修眞之士以一氣養神
故清以五味養腹故濁則神要動而順形
以靜而安形此乃清濁動靜之道也此經
還有驗也答曰昔唐人袁通天水人自幼
年好道專誦太上老君清靜經日誦七七

遍年至三十被祿山驅爲軍戰忽失陣而
敗袁通乃走不知來路遂於山叢之間不
得食其困不能興唯誦此清淨經無力可
誦以待死忽有一碧衣童子持一盂飯來
與食之袁通食之其香味不可名狀食其

滿足矣其童子曰眞人以清氣養其清腹
凡人以外物養其濁腹眞人以氣運神而
安其靜凡人以亂神敗精而樂其形汝自
㓜好道而能堅至念太上老君清靜之經
已有道果太上而使贈也從兹以充飡用
神爲道更不食矣乃令黒簿落名朱陵排
號清淨之道更不虛矣道罷忽然不見表
通從此不食乃得六通之慧至於宋哲宗
之朝猶在唐玄宗時事五百年間面若三
十歲許常遊洛汭之間唯只念清淨之經

人不見其飲食人呼之清淨先生若人有患不唯遠近之疾以手摩娑人皆無有不愈者後又被人呼摸著效後至汴京門外高聲曰你待亂我不亂你待濁我不濁你東西安能活從得道五百年斬却邪魔神

快樂乘雲駕鶴背朝玉帝天宫永住逍遙閣道畢自有仙鶴從天而飛下先生急上鶴背冉冉乘雲而去人皆俯仰而瞻之從空墜下紙一張其上寫曰清淨道生道生數十律論曰大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雖不知不見修之
者實有道焉太上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故道降而爲元氣清而爲濁之源動而爲
靜之基一清一濁而通大道故表通能至
誠悟太上清靜經終爲上昇而列仙宜乎
哉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天地者乃大道之子孫也人物者大道之
苗裔也太上言人能稟大道之祖氣使身
心之虛靈神氣之清靜如此能體其大道

也與天地合德故天地自然而從順悉皆歸依也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行清靜之教者易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言修真之士亦要清靜无爲體大道真常之教窮萬物之性能知鬼神是以天地相似所爲所作故不違於天地悉皆歸順矣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文中子曰能清靜者與太極同德與天地同隣與神道並行能爲此者天地盡皆歸也如此者有驗乎答曰昔唐慶曆中有韓侍郎坐運州

有女年二十六歲適左司員外郎王珪珪
乃上官其妻韓氏有妊娠在父母家至日
早離夜至三鼓已來於西北角有其聲左
右侍婢皆睡唯小娘子韓氏不睡見一將
軍披戎衣執金鍪乃曰吾晉朝韋將軍於

此居數百年爾敢於此處作產居血腥之
氣觸吾若三日不移殺汝其記之韓氏曰
願移之遂滅達旦令侍婢報知韓侍郎侍
郎曰婦人負氣虛弱乃胡見之安有此乎
不肯移之唯添侍婢相伴又至三更已來

其將軍復現侍婢皆見之驚而走其將軍下

乃叱之曰吾道與汝何不移之來日不移

必殺汝矣韓氏曰告將軍息怒來日必移

其將軍不見達旦侍婢乃以小娘子之言

哀告韓君韓君曰產婦未滿七日安敢移

動婦人血氣虛而胡見亂言答曰侍婢亦

見韓君曰婦人之輩皆信邪堅不從之至

夜其韋將軍又現曰吾三次語汝汝終不

肯移韓氏及侍婢曰故訴於侍郎侍郎執

性不肯移其宅將軍見不移怒從心起以

其鋏于韓氏心上其一鋏韓氏只吽一聲遂殞其父執一劒而侄至其父哀慟不已父母甚慈泣之以飛書報其夫夫聞之大慟而不顧差使而歸至寺庄鎭西十里見一婦人遙遠而來其近乃認是妻也王珪

忽然下馬問妻曰何由到此也其從皆見妻曰妾爲晋朝韋將軍所殺也今日此處無由申訴尒爲大丈夫不能避一妻子乎遂哭珪乃大慟欲近前行妻曰人鬼異路不可近妾我聞此鎭有田先生自小念太

上老君清靜經行此之清靜无爲者也此能剪馘鬼神有通天之德故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斯其以報妻之寃其先生在此鎮珪謁先生具以前事實告先生然吾爲汝上禱玄穹下達后土救汝之妻送

引玉珪至於別室中田先生一鼓已來披朝服執玉珪把香一爐合目跪之點燈七盞念呪啓禱忽然室中有一天丁力士曰奉天之勑入于幽府會其力士放下勑忽然不見先生曰我今奉天帝之勑與汝同

往地府令捉韋將軍先生取淨薦一領使
王珪卧於薦上迷而不省先生於傍坐出
神引王珪神二神相引出門乃行數里見
一大城天色昏暗左右鐵衣兵吏皆執戈
戟見先生盡皆倒戈唱喏既入其門有朱
衣吏急通報又數十人皆見先生亦然仰
啓只聞言田眞人至俄頃有綠衣童子皆
執旌節迎一人衣龍袞服戴遠游冠執寒
玉珪導之曰乃酆都大帝見田眞人相揖
動問畢使眞人前行讓禮如凡世鬼使問

王珪曰爾乃何人也珪曰我乃田眞人從
侍也鬼使更不問旣上其殿眞人與帝對
坐先生展勑現帝視之王珪等一齊賀勑
王珪堦下立不多時碧衣童子傳曰遊奕
將速於陰司捉取晉朝陰鬼韋將軍去有
一人黃金鎖子甲手執大劒應喏儀頃間
報曰捉到陰鬼韋將軍王曰擒來見數人
甲衣兵吏傳一人頭至堦前曰汝數年陰
鬼汝在世之時殺害生靈太多更害平人
韋將軍曰某數次禱他不肯移之某一時

之怒殺之念其晉朝勲官帝曰陰鬼尚敢
殺害生靈何言汝有功勲可決鐵杖三百
配北陰山千年而放左右捽縛付地背上
決鐵杖三百號呌之聲不能忍之決畢有
一吏曰奉勑押至陰山王問韓氏遊處左
右曰如何在此押過來于東廊下乃韓氏
軟拜於王王問左右如何左右曰其舍以
壞可令借身托生判官乃檢簿韓氏合壽
六十六歲更有四十年壽即目青州王官
人女壽娘合年二十六歲命終可令韓氏

投屍於壽娘還魂遂准奉行王請先生離
王珪亦隨之未忽然而覺先生曰官人將
談此是秘王珪重重拜之先生曰何直遊
至此也先生曰我能持誦太上老君清靜
眞經能依此行之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人
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尓到家速於青州
王官人家認取汝妻王珪辭先生而去在
路速到運州卅艹荅妻韓氏已殯矣逕往青州
王官人家認廿八妻子王官人女壽娘死經
三日再活却言我是韓侍郎女現今我父

爲運州知州說其所以未罷王珪至入王官人宅見壽娘便言王郎來也其聲音全不似壽娘往日聲音也王珪曰壽娘只是韓氏聲音也具說其辭因王官人乃入運州見其父母與向日女之音無異二人猛

悟大道而盡其家財雕造印經十萬餘卷散施四方作羅天大醮而謝天地畢其王珪與妻再往寺庄鎮拜謝田先生到彼謝畢先生曰汝可與妻同修王珪依言休官不任王珪掛冠棄作道士居長安福德觀

韓氏作女冠居玉京觀各壽一百二十歲
而殞論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清淨無爲
田先生遵太上之經行天之法上感穹蒼
下通后土使天降勑北帝評寃可謂人能
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夫人之生也本乃神清心靜及其長也爲
情欲所牽如此者欲生也故欲字從谷從
欠谷者無漏之稱欠者不足之號神有所
愛爲之情心有所欲爲之貪亢倉子曰水

性本清而不得清爲土渾之人性本靜而
不得靜爲事汩之汩者亂也太上言此二
品夫人神本好清靜而不得清靜者爲心
不能體清靜之道心有愛戀之情故擾亂
之心不能得清靜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

之心元本好清靜而所以不得清靜者爲
心中有好欲之貪而牽引之故曰人心好
靜而欲牽之文中子曰靡者常樂无求貪
者常憂不足靡者常樂無求則神好清心
好靜貪者常憂則不足心擾之欲牽之白

雲翁曰欲者貪愛之源奢淫之本若人能
稟此清淨之道神必清神清則心不能擾
之心靜則欲不能牽之或曰看此經者還
得神磨而心不擾還得心靜而欲不牽有
驗乎答曰昔唐懿宗皇帝有女號曰同昌
公主娶韋駙馬公主欲其宮嫌不自在帝
乃賜一宅奇過王宮金樓玉閣賜内庫錢
五百萬貫公主心中不足重奏曰無實貨
也皇帝罄内庫之寶以實其宅至于房櫳
戶牖无不差珍異寶飾之又以金銀爲欄

藥臼食櫃水槽金鐺金盆瓮以銀絲爲筬
籮箕筐以水晶瑠璃玳瑁爲床榻以金龜
銀鰲又琢五色爲合盤百寶爲圓案公主
尚起欲心又奏無米麥皇帝開内庫將到
金麥銀米五十斛賜與公主又奏曰堂内
無坐室幃幕於是帝又賜公主連珍帳幔
綴珍珠爲邊又賜與公主寒温藥一把冬
懸即暖夏懸即涼又賜公主九鸞寶釵一
隻每戴之頭上有九色霞光公主每出乘
之七寶車駕四面綴五色玉香囊貯辟寒

香辟邪香辟塵香皆别國之貢也其輦上以雜寶龍腦金屑刻鏤水晶碼碯等盤爲龍鳳瑞四面纓絡珍珠裝綴於輦上周圍之頂用碧玉蓮花上綴金珍一顆珠上霞光高三尺四面用金絲掛玉流蘇其中自然有天樂之音聲每一出遊香風滿路馥郁芬芳奇香半載不息珠光燦爛熒熒照耀往往看之者唯見其目不見其端公主富貴甚極尚有不足之心意想皆不及蓬萊之境因此而病公主居於大内自小常

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甚謹公主召醫官至乃米宗爲治之至晚與香臘燭二寸使米宗歸之其香氣酷烈異常而散於四隣或有人登門而問之米宗以實言之是其燭香也燭長二寸被五色文卷之而爇至於天明不盡香氣三二百步聞之其煙上結成華蓋樓臺之狀仙花朶朶而奇異也公主疾甚重令左右取太上老君清靜經於碧玉匣中取實香名爲通天之香焚之念此眞經未及一七遍有朱衣使二人

曰府君請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安能坐邀我令左右執之左右弗應其使曰乃陰府之事何管帝女二使以手拽之起公主叫左右左右無救被二使驅擁而行似出長安北門行數里公主害脚痛不能行一

使曰我取馬一疋須臾牽馬引白馬一疋陰暗之中行百餘里前到一大城中亦有人煙公主曰我飢也吏曰此中食皆燋兠爛心不可開見之須臾風吹復初如故公主掩目不敢覩之又見數十男女脫衣

露體以火燒鐵鞞通紅烙其身流血滿地
皆成血泥公主問吏曰此人何罪受其苦
痛吏曰此人於陽間乃奢佚之罪也公主
驚曰我還如何吏曰亦復如是須臾之間
有鬼吏頭生兩角手提鐵槌曰公主脫衣
公主曰我乃帝王之女也鬼曰此間不管
帝王女脫衣公主知不得已而乃脫其冠
服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眞經一卷其
鬼吏曰疾脫衣公主念經又脫一件其鬼
吏遂以手攬其衣公主身如熱油沃心而

痛又急念之至三毒消滅之處忽然見金光一道其鬼吏盡皆乘空而禮拜見一眞人乘紫雲而下乃太極眞人也太清宮中聞念混元老君常清靜經自念經一卷已達三清之境太上老君使吾下降幽獄赦

宥罪人公主至心禮拜眞人公主曰是弟子念經來是當今懿宗皇帝女也眞人曰犯何罪而至此其鬼吏曰犯貪欲之罪須吏衆鬼吏曰乃酆都大帝皆禮太極眞人也其太極眞人身放光明照耀幽獄眞人

謂其帝女曰不可有欲罪莫大於欲欲者
淫亂之本也罪莫大於貪貪者僭妬之源
也謂重也小則滅身大則亡家世間不悟
道者不達清淨之理不知恬淡之機雖知
醴餚以充其口富貴以榮其身而顧其甘

口之食是傷命之斧富貴奢華惹怨之機
既有其怨豈不入地獄而何不虛无清淨
慈惠忠信孝敬和順謹儉柔弱清潔則與
道同也无顧奢華守寂淡奢華者地獄之
因謹儉者天堂之本真人謂公主曰吾救

汝陽閒能改奢華之欲否公主再拜曰能
改眞人曰吾有五戒十善六齋三會五臘
五忌汝能行之公主曰能行眞人曰能持
則爲天官不能持則爲下鬼眞人曰五戒
者一不殺生二不嗜慾三不口是心非四
不盜物五不淫亂十善者一孝養父母二
忠奉君師三忘心萬物四忍怒防非五止
爭解惡六損已救窮七生養濟人八道邊
義井植樹九爲人興利除害十讚三寶經
爲人解說常生善念凡人常行此五戒十

善別有天人善神衛護永免災殃長臻福
祐唯在堅誠而公主曰何名六齋每月初
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九日公
主曰何名十齋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四
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
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此十日乃十方

救苦天尊救度地獄三塗五苦應諸等衆
罪寃公主曰何名三會眞人曰正月七日
遷舉上會七月七日慶生中會十月五日
建生下會公主曰何名五臘眞人曰正月

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
臘十月五日民歲臘十二月王侯臘公主
曰何名五忌眞人曰一忌甲子太一眞君
録人罪犯二忌庚申三尸言人罪犯三忌
本命星官計人功行四忌八節八神計人
善惡五忌三元天地水三官録人罪福太
極眞人曰遇逢此日可設醮修齋持經供
養以祈求景祐公主再拜禮眞人曰一一
遵依道旨眞人乃放光明照其幽獄皆得
生天矣勑使碧衣童子引公主速歸眞人

乃昇天而去化北陰酆都大帝一切鬼神皆大歡喜其碧衣童子引公主至一金門已推而入其公主忽然驚覺公主身在碧牙床上蓋其錦被公主開目視之見駙馬宮人在側乃圍而泣之公主擁被而坐宮人曰公主睡多時不敢驚動公主曰富貴乃若石中燧火榮華如水上浮漚時光有若南柯一夢其病頓愈公主乃入宮内奏帝所有珍寶盡數還納於内庫乞身歸道帝曰何也公主具説陰府之事一一奏帝

帝乃歡喜依公主所奏以崇仙坊金仙觀改爲玉眞觀公主自入觀之後而不出觀門雖有貴戚駙馬親等公主令人監門並不能得見公主每日唯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眞經不曾惰慢至三年後復見眞人

於紅光之中乃謂公主曰上昇至近證爲天仙火急修爲功果道罷不見公主乃建黃籙大醮至上元十五夜鸞鶴自天而降月華如晝香風馥郁其鶴至於庭前公主乘鸞鶴背冉冉登空而去遂留下唐多令詞

一關云性命兩如何奢華勿太過守貞廉謹儉安和以己方人無横禍歎緣分少貪多也囉擊破是非窩敲開名利鎖澄心取性且蹉跎暗想高低哀與樂猛省悟若南柯也囉人皆具說人人皆寫其詞京師乃爲供養此者同昌公主悟此清靜真經乃爲驗乎故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淨而欲牽之

論曰能守清淨者貪欲不能移險阻不能危不以祿位惑其志不以貧賤改其心不

以毀譽度其色不以榮華亂其神同昌入夢酆都感太極眞人說戒能受之猛捨富貴而甘其寂淡三戒行周備可爲仙人也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欲者流浪之相澄者定水之相此二句是太上所言去愛捨欲之心若能去愛不生情慾而不起貪心則神自靜而心自清也若能流浪之愛想而心息又若更能澄心如水定之相則皎潔不動皎潔不動則神自然清靜故云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

其心而神自清文中子曰捨其所爭不爭乃遣其欲而心自靜萬物所棄則無貪無貪則心自澄矣能澄心者其神自清如此者亦修真之士不亦悟清靜之道也白雲翁云君子以清靜洗其心小人以貪愛移

其心是以聖人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劉子曰神者心之主是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亂而心蕩心蕩則傷其形先理其神故以聖人以恬和養其神和者去嗜欲也如此則以和養其

神則安於內清思樓心則不誘於外神和
心清形無累矣無累者則因遣欲者也故
云遣其欲問曰自古人能遣其欲答曰有
之昔有南史時宋帝朝有宰相元田夫有
貪欲之心國朝有事不唯大小須要財帛

而後行其事偶因街下二人因醉而爭淫
濫之事而殺死一人田夫語於殺人者汝
能出絹千疋可令汝活其人出絹八百疋
田夫曰未能可免被殺之家聞之甚願出
絹一千疋可使此人償命殺人者怕死出

絹一千二百疋被殺之家無絹可酬乃斷判醉而有悞可決六十而放之百姓無處告論民受其屈者多矣徵斂無度家中修樓閣庭臺用其金碧千有餘間制過王宅美女盈庭皆國色者每一食可費用錢百貫朝歡暮樂又好黃白之術多取其利忽有道人立於門前曰能黃白之術田夫聞之急令人召至宅田夫見之降堦而揖之問曰有何術教予先生曰願求一醉田夫曰不見其術先要我酒飲得非欲乎先生

曰想君回生作死回死作生率歛無度屋
宇千間金玉滿庫美女千人淫欲至甚又
求黃白之術汝孰欲過乎而謂我欲也田
夫被先生責之而怒曰爾乃何處野人焉
敢觸我令左右執之忽然不見乃遺點絳
脣詞一闋云富貴榮華高官一品功勲大
由自貪愛待鐵打亭堂盖家計方成隄備
閻王怯如何柰怎生得解難免諸人債田
夫見而悶悶不樂歸小閣中忽於睡夢見
一塊黃金田夫喜而自取身墮地下冥冥

而去忽見甚明田夫覰時覩數百人戴其
桎梏或拚或昂以大石壓身者又見一牌
上寫貪愛之獄忽見一白衣人披髮而言
曰相公來何晚矣等候相公多時相公曰
尔乃何人也其人曰我乃被殺之人也相

公受絹一千二百疋不令償命只要相公
還我命以悞殺數百餘人吽相公將我金
來并珍寶等田夫驚而走之衆人拽住為
索其債又數人擡一巨石長三丈厚五尺
但壓相公然後左右拽倒相公欲擡其石

壓之或有一人喝住且休壓相公其人壽
數未盡更有六年之壽相公覰時乃是獻
黃白之術者遂引田夫於獄中坐一大石
先生曰吾太白星君也相公官居一品不
積德行惟有心貪意欲是禍之本也相公
曰今日深謝先生相救粉骨難忘先生曰
相公自來曾念甚經答曰曾念太上老君
清靜真經先生曰惟然有道氣也是經云
力能過吾也相公何不聞經內常能遣其
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相公曰居

吾語汝夫耳目誘於聲色鼻口之於香味肌體之於安適皆出於欲也此欲若不遣之則精神馳駭而不守志氣靡散則耗五臟陷而不能安嗜欲連綿於心腑蔓衍於荒淫之浪留連於是非之境如此者而不

以財德倡生蓋以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閑口而不言棄心而忘害貴身而賤物故尊勢而忘動樂道而忘貪故厚利而不能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炁浩浩蓋音於故養形而性自全心不勞

而道自至先生曰相公旦夕宜千萬省之田夫辭先生而有喚元相公相公覷時乃被殺人趕來相公乃蹶倒及地忽然驚覺冷汗流體心怖而不已是時田夫猛省曰財者禍之源貪者罪之本也遂已解印休官出寶庫之財賑濟貧窮深閨之妓使嫁良人施其宅舍盡作宮觀身脫羅衣而穿布素口飡食糲食頓喫淡飯每日唯念太上老君清靜眞經遵而行之十年之期忽見本來夢見者先生田夫見而禮之先生曰

進道數年甚有勞乎今已釋寃債但無可
以昇於仙路眞遣慾忘貪之人乃澄心養
神之侶今已朱陵掛號碧落標名還與神
丹一粒可呑之先生曰已不食矣故仙經
內傳云飲食不止身不輕聲色不止神不
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而神不靈神
不靈功不成其要道也不在瞻星禮斗苦
已勞形唯在方寸湛然無所神仙之道永
保長生故道者即修心者也老君曰道以
心得心以道明心明則道降道降者神明

則在身也如油火在危明從火起火因油在炷因油潤油藉危停四者若廢明何在焉亦如明緣神照神托心安如形有心道全一物不足何依焉所以爲之神明神明者目見耳聞意知心覺分明物理玄微悉

析此爲神明切宜記之朱陵宮相候忽然不見田夫乃依龍虎相交陰陽間隔五行離合水火既濟而修之乃築環墻而修之鍊更三年通前一紀之數至重陽日田夫乘空而去之後人推墻開門看之而不見

田夫唯見清靜經一部案上花牋一幅詞
寄唐多令云性命兩如何根元牢閉鎖守
陽魂陰魄盡消磨運火周天烹大藥向海
底看紅波也囉貴賤片時過榮華一擲梭
待三千功滿行成合驂鸞鳳遊碧落朝玉
帝應仙科也囉
論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
有物自先生有元田夫遣其欲而心自靜
澄其心而神自清心靜神清而自至此之
謂道至若無修之實有今巳身超碧落而

拜玉帝可謂得道矣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六欲者六賊也何名六賊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三毒者三尸何名三尸三尸者上尸彭琚管人之上丹田使人好華飾之毒中尸彭質主人之中丹田使人好貪欲嗜滋味之毒下尸彭矯主人之下丹田好淫欲疾妬之毒上句言人禀道常能遣流浪之相而心自靜澄其心如水定之相神自清也太上言若人能心靜神清自然六欲

不生三尸不爲三毒乃消滅故云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文中子曰君子之學則進於道進於道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小人之學則進於利進於利者則六欲乃生三毒不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故六欲不生三毒不起則自消也何人能六欲不生更得三毒消滅答曰有之昔唐貞觀年間有一人名沈會因有欲心取受民財事發配於竹蘭日夕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罷面望泰山而禮拜言曰惟願得還鄉里

有東嶽泰山府君之子乃炳靈公也因遊西嶽赴會回見沈會念清靜經靈公乃於虛空之中言曰其人不可得也回東嶽語於府君府君曰善哉令使取沈會於偏閣之中坐時天色正午見朱衣吏曰府君召汝足下沈會曰那府君吏曰乃東嶽府君沈會大驚急取章服與吏同行至於城外其吏曰即令脚下至泰山三千餘里沈會曰何能得到其吏曰此間借一疋馬沈會只於樹下等候其吏入於廟中須臾牽一

疋青馬至但小如驢吏曰乘馬可緊合目
沈會上馬合目急如猛風吏曰開目乃見
一城遂入其城近城只多荆棘又至一府
衙左右皆鐵衣衛護其吏乃牽住下馬引
沈會入于府衙兵吏乃問曰何人也奉府

君勑故取之入於第三重門吏曰官人但
於此候容某先入報之吏既入去不多時
有一通引官出曰府君召沈會官人来沈
會急隨而入之乃至於一寶殿四面皆珠
簾絳幕牓其殿曰朝曦之殿其吏止沈會

於殿下左右皆金甲鬼兵侍衛有二碧衣
童子乃軸其簾見一人正坐戴遠遊冠衣
青色盤龍衮服手執寔玉珪傍立一人是
金蛾帽子茜紅繫藍靛玉帶年可三十許
令碧衣童子請沈會上殿沈會上其殿戰
戰兢兢步不能移碧衣童子策上殿沈會
拜之府君約拜令左右取榻賜坐府君曰
凡人爲惡不爲人誅必爲鬼戮之汝昨有
至欲之罪而得此報故有責配之報汝能
念太上老君清靜經一年之間誦之萬卷

之餘其德甚重至能拜禮於吾奉天帝之勑不令汝入於輪迴之路汝念此經而能誦之若通其義依而行之乃與人講論若化一人歸道其功以加焉不爲上仙而爲神仙不爲神仙而爲地仙不爲地仙而爲

鬼仙安能入生死之路語畢有一鬼官著緋衣乃鋪文字於案上而指之曰有慕仁軌執笏殿下乃沈會之姑夫也沈會回面而不敢顧王曰汝既爲官任東海郡牧而不能清白治化於民却生貪欲之心殺平

人阿趙其慕仁軌曰不敢王喚取被殺阿
趙來遂於東廊下喚過阿趙身著白衣披
髮年約三十阿趙曰有阿婆年七十有餘
因老病而死有小姑欲奪其家財而妬謀
新婦婆有郡主慕仁軌於小姑處得金一百

兩以憑小姑所告而受其情便將新婦斷
處死有此冤屈望府君裁斷其仁軌諱之
曰是此婦人實殺阿婆王令左右將過業
鏡照之仁軌實受其金枉斷阿趙仁軌難
諱王曰過莫大於欲禍莫大於貪罪莫大

於殺人汝三愆俱占安一司赦手令左右將
來見二鬼扶一鐵床放在殿前令仁軌脫
衣未脫之間其鬼以挑其腮其腮火著巳
燒半面其身自脫乃扶於鐵床之上以鐵
釘釘其身有大焰於床下自著苦毒之聲
不可見聞卧移時方罷巳見其體燒作焦
灰須叟又有一鬼吏手執一扇乃曰慕仁
軌乃扇一扇其體復故以鐵枷枷之洮會
乃越席而起曰此人乃芣之姑夫也還能
救之王曰寃枉爭奪損人性命何由赦之

炳靈公曰除此婦人肯罷則休除陽間作
大功德祈萬聖禱千眞除太上老君有此
飛詔先令舍寃者上登雲路即證天界方
可免況會曰臣使慕仁執改過前非除其
六欲不生三毒啓建太上羅天大醮天尊

赦罪之科趙氏生天而免仁執苦乎王曰
如此者可仁執數未盡更有五年壽唯攝
二魂歸陰府受罪一魂在陽間守其形形
體亦有惡瘡疼痛不已受五年數足而死
矣今歸地府受罪畢然後爲猪爲羊或爲

入道遭其刑法而處死沈會聞之速念清
靜之經府君恐震地獄乃曰汝且可歸無
生貪欲之心莫起三毒之意謝禮念非有
天恩赦之汝歸鄉即於仁軌處勸少生貪
欲之心乃可也一吏曰送歸沈會沈會下
殿拜別府君而退吏曰緊隨我後而回乃
過一河過其河大作一聲沈會大驚而覺
之冷汗流體見家中人圍之而皆哭泣沈
會舉身而起家中人語曰你今死三日雖
心頭微熱遊氣不斷沈會乃撞身瞻仰曰

有如此陰靈乎謂衆曰勿得起貪欲之心
依前謹念眞經後三日果有皇恩大赦天
下死刑徒配邊流得免其罪普得還鄉是
時沈會乃去東海郡有姑夫慕仁軌果然
卧疾乃三月遍身瘡癤濃血滿床疼痛不

忍時仁軌見沈會大喜曰我一月前夢見
汝救我乃說地府之事一一合同遂乃省
其過乃作黄籙大醮命羽流三七員而造
太上清靜經一萬卷散施十方道友又結
清靜之會功德旣畢其日午時齋罷於空

中有婦人來謝曰感君大醮功德之力妾已生天上昇雲路乃留詩一首云幾年寃業不曾伸今日蒙君設醮筵六欲三毒俱盡滅却承功德上青天沉會望天而禮謝未半月慕仁執瘡疾盡安形體如故沉會以滿庭芳詞勸之云六欲難消三毒不滅貪求狡行忙忙一朝數盡誰肯替無常富貴堆金積玉臨行後一物難將傷心處從前惡業自家嘗思量何計免酆都罪責無由商量恰如冬瓜秋後著霜奉勸吾人猛

省悟清靜快樂之鄉功成就朱陵宫裏澄
淨鍊真陽仁執聞之陰靈如此之驗豈忍
不避乎乃留詩一首云思量伶俐不如憨
六欲三毒莫强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
辛苦爲誰甜沈會云流年如電掣爭忍不
修行遂乃屈指而大哭泣二人便乃棄家
計休官解印同往天台山折諸茅草蓋庵
而坐日誦太上老君清靜經三百遍修行
年至九十餘皆得道矣
論曰情欲之至如水火也煙生於火水出

於氷煙徹而火盛氷泮而水過真人云人
以欲愛養身養者如愚人養魚鳥也見天
之寒魚則以湯之中鳥於火林之上水火
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於聲色所
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泚會仁軌二

人以愛欲在身一爲配者一爲死徒乃猛
悟休官入山修行行清靜之熱捨惡從善
以得道豈無驗乎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
太上再復上句之義也言人欲所以不能

遣者爲心未澄欲不能遣也文中子曰言不忠節謹密是未能澄心遣欲之人也故云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白雲翁曰人不能澄心遣欲者是漂浪愛河流吹慾海之人也或曰何人不能澄心遣欲而生妄想乎昔唐時劉懐珍字道玉太平二年以功勲除授河間樂陵太守至郡貪圖賄賂徵索不已有錢三二百萬不生慈愍常取索民錢物不曾正決一件事士民嗟怨家貪家貪取髓抽筋穿達南山白

顩虎切莫揰着劉懷珍其受如此苦乃移
鎮中山府其民甚憂有其妻乃謂懷珍曰
今日錢物富貴稍足官居一品而作方面
之侯年可數旬不修來世之福德懷珍曰
此時如何妻曰我聞着紅騎馬累世修來
若今世不修殃墮後世若今世能修後世
必主富貴懷珍曰然妻曰我粧閣之中實
貨約賣百萬貫餘錢不如休動民財而修
其寺觀招三二十僧道時復齋供一乃曾
家作福二乃獲後世富貴之緣三乃國家

知道是爲善之事四乃不傷其民而得美
善之名此乃全身足世之果也懷珍大喜
於是盡將夫人櫃中錢約百萬而選日施
工聚料買地三十餘畝前後下手修之三
年而成就又建一座寶殿三門經閣法堂
聖像一切俱全懷珍與夫人逐日燒香求
福二年之間諸事乃畢又買常住地五頃
爲常住所用約費錢百萬餘貫然而如此
不動民錢一毫而暗刷民肌膚膏脂只是
不能澄心遣欲有日懷珍與妻曰我今修

起一座福地寶殿等不動民財而不知後世果因夫人曰此陰中之事怎得知懷珍每日心常不滿曰作如此功德又如此虔心禮求靈報何神明全無靈驗一日午睡夢見有一道人直入其屋亦無禮貌謂懷珍曰相公貪而且欲所修殿堂等雖曰自己錢物然平日刻取民之脂膏豈有福乎今世爲官一品又望後世福田其貪欲之心不止福乃爲中山府南門張小婆婦得之懷珍問曰彼人何以得之道人曰此人

賤時糴物於貴時只依原價糶與人不增
價別又常念太上老君清靜經扶危救困
惜物護生其功勝彼修寺觀之功道人言
畢遂不見懷珍不樂遂使急脚子喚此張
小公婆婦二人問其因與道人所説同懷

珍有悟遂解印休官於密室修清靜之道
澄心遣欲與夫人對其寂淡而雙修及延
道侶而講談莊老壽一百二十九歲而終
論曰道之大也唯心感之若不澄心遣欲
何以得之劉懷珍取民財而修寺觀望消

業而求福緣不亦難乎若放心於無有之
鄉養神於逍遥之境乃其悟也澄心遣欲
散金玉以濟貧以獲延年而正寢豈不賢
哉宜爲眞人矣
能遣之者
言能遣六欲三毒者可以觀三元之妙道
也其三元在下文説之
觀其心心无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
其物物無其物
物無其物者心澄而欲自滅欲既俱喪而

自亡如此者可以觀大道三元之相也何名三元荅曰一元者內觀心識如虛无之境界見一切無心既無其心六欲之賊何由生三毒之尸自然滅也故言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心無其心者外觀其形形無其形者相不滯於形相者漸入無爲之境不能誘動其心形六欲何能而生三毒自然消滅故云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白雲翁曰內觀欲心而無欲心外觀色心而無色心遠觀外物而無外物如此三無無盡可謂得

其道矣文中子曰不執利不執有利欲之
心故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不違害不違
害傷色身之狀故曰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不強交不與外物而強交易是故無外物
也故曰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或曰內觀其

心心無其心何人也昔戰國時有文摯善
醫有龍叔謂文摯曰我聞子之妙矣吾有
疾子能醫乎文摯曰唯命是聽然先言子
病吾當察之龍叔曰吾之病有數般鄉中
譽我我不以為榮國中毀我我不以為辱

此一病也吾得之不喜失之不憂二病也吾不親富貴不傲貧窮三病也吾視人如人視我四病也吾處吾之家如道旅之舍五病也吾觀吾鄉如蠻戎之國六病也七魔一賞罰不能動二刑罰不能滅三盛衰利害不能已四哀樂不能易五不可視國名六不親交友七不能御妻子制僕此七魔也奚病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面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虛也哉聖

人之心有七孔也子之心有六孔流通一
孔不達也今聖智爲疾此之謂無其心也
故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或曰何人外觀
其形形無其形昔吳季札入燕爲使至路
忽於道上見金一鋋季札見而不思其意

前所步見一負薪者告之汝貧此處有金
一鋋季札引而指之曰汝貧將此金去
負薪者乃顰眉而責季札曰觀君氣槩甚
豪而意甚下顧我身何爲嚮金之人負薪
者遂不顧而去金乃物之最貴也而不顧

之乃是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論曰龍叔得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貧薪者遠觀其物物
無其物悟此三無能通聖道矣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
上句言六欲既不生則三毒自然消滅因
此不生六欲消滅三毒則能內觀無欲心
外觀無色身遠觀無物此三者皆名為色
空應有形者俱為幻化之境定觀經云定
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寂然無物其
能識者可以內觀無心外觀無形遠觀無

物此三者觀之無心無形無物並同虛空然後既悟唯見眞空寂境故曰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易曰顯道神之德行言悟三空之理明顯無為之道而自神靈其德行之事如太虛以萬物惟見於空之境文中子曰聖人之德為道之本為道者無心無形無物此三者既悟唯見顯道之德行神之德行者太虛之至空也故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或曰何人能悟此三無而見於空達道也昔唐時柳子初於大曆年中會試

於南宮失利不檢其身恣遊放蕩花街月夜取一時之樂非义行囊空虛於人多厭之糊口之用及形容枯槁日不聊生或一日出東門徐步而進欲覓自盡之計柰死期難捨遂坐於古栁之下因默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三遍神氣欲絕忽有一道者青巾白袍皂條草履携一竹籃亦來坐於樹下氣貌堂堂乃謂予初曰君有道氣一何困也子初開目見而甚喜之乃謝曰僕一書生當於壯歲兩上春闈而遭命蹇

因此失利放蕩狂遊囊空資盡日不聊生
家鄉東海難歸西秦無住體無完服腹無
所食今日之困陳戹之不若也言語蹇澀
氣漸聲微忽然而倒其先生見之曰何以
如此遂於籃中取棗二枚與子初强起接

而頓食之唯食一枚但覺作食之味乃拜
先生先生曰觀君之氣似有奇骨子初言
僕乃心中不足先生曰汝乃得其甚足子
初曰大丈夫心中足位高貴可也先生曰
尒但瞑目子初既合其目便覺飄然而昏

似睡忽見一紫綬金章人秉其象笏奉夫
餘國王詔徵足下于初子初白僕乃東海
下士沂水儒生兩夫龍榜令為孫迹之人
安辱國主相徵乎道罷子初喜而隨使者
出東門既出東門有十餘人錦衣繡帽玉
帶紅靴見子初盡皆拜遂牽桃花之騎玉
鞍金鐙寶轡龍駒琴蓋圍鳳紅旗映日乃
簇擁子初上馬子初喜不自勝乃攀鞍上
馬頭達吽唱甚嚴從騎至多駟牡追風八
百餘里乃至一城見人煙窈窕地里風光

數百朱紫之官列拜馬前道引見一所珠樓寶閣玉殿森森煙霞重霧忽有一騎從衆中出日且交駙馬解鞍於東華館軒窻戶牖皆水晶玻璃爲之也是時紅粧繡閣寶結花冠數十妓人動其絃管是夜子初宿於東華館下高閣鍾敲曉月清風一妓傳宣請駙馬引見公主子初大喜忽一美人捧一寶箱內有寶玉衣一襲更夜牽一駿騎遂請上馬笙歌一隊皆吳姬越絶遂引乃入其內見紫殿金堦玉庭森森兵衛

肅肅朱紫班班圭笏相亞大立羣班拜舞
待之須臾鳳簫齊捲鳴鼓一聲山呼震動
夫餘國王昇其寶殿見華冠龍袞雉扇輕
開嬌娥窈窕傳宣曰令駙馬見帝引子初
拜舞畢王曰寡人愛女小字淫芳願絲蘿

於卿納聘在于今日承其詔命奏鈞天之
鼓樂列其御宴卿富貴不可言也是夕燈
燭龍膏香虬鳳髓霞衣縧帔不知其數忽
鳳閣擁一女子年可一十六歲其貌其姿
西子嫦娥之不若也嫦娥古今無如此貌

子初見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是夕鳳帳
盤龍以衾展展雙鸞太真爲伴至天明帝乃
勑降特進領三省駙馬都尉贈武安侯鎮
武郡公主至武安郡道士僧俗屬郡官僚
並皆接之治此郡一十年遂生二子政聲

大振奉勑征南夫餘國大元帥鎮兵數萬
一擊而勝功勲成就帝乃賜金山一座五
年二子封侯其富貴不可言也金玉如瓦
礫所爲功蓋天下有日樂極悲來後三年
其妻公主身殂後二年二子亦殂子初不

勝其悲又有告變曰南國王柳子初欲叛
其地夫餘國王遣使命詔之子初不敢抗
命遂至此國其王曰汝一微生不能自料
寡人召汝爲駙馬一十五年封王立主朕
於汝不輕汝何叛也子初曰臣本一布衣
今日駙馬謝王封第列土非敢叛逆王曰
告叛之由不虛何更言之令左右烹之力
士解衣取刀欲割其肉於鑊内子初甚驚
惶乞復作一布衣令不可得也力士欲下
刀油鑊其滚哀聲一叫忽然而覺先生曰

足下何乃昏然子初既覺汗流遍體戰戰
而不已乃具述之事先生曰汝念清靜經
經中有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
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
見於空子初始乃孤貧而有欲心令子初

作駙馬此三者皆無實跡亦一夢間是
唯見於空也子初又要身高貴使子初封
爲南餘國王也又不能遠觀其物賜子初
金山一座也子初釋而悟曰人生一世虛
幻自然何可嘆美之遂禮先生先生曰後

三年於蓬萊相見汝堅持此眞經道心勿退是其願矣道罷乃乘雲而去子初因食棗而已不食後尋勝地乃茅庵默然而坐屏絕人事堅持此經三年不退忽一日有白鶴自空而下子初乘鶴背乃騰空而去

乃留一小頌三首一云包是花豔而不久莫厭虛花豔色紅花光虛豔似浮雲爭如悟取玄元理心上無心道自通二云形似虛幻而不永形是虛形莫強尊耽家積業落於空事如悟取玄元理形上無形道自

通三云物是浮寄而不久白玉黃金即是
空來時空手去時空爭如悟取玄元理物
上無時道自通
論曰萬物自無而有有極則歸於無故人
以幻化色境爲實豈不愚哉柳子初因不
第而有欲心感得上仙來化爲夫餘國君
之壻以爲色樂其心故不知心無其心也
又外以封侯之貴樂其身故不知形無其
形也又以金山之貴物樂其意故不知物
無其物也此三者皆不實之相乃色是虛

花形是虛幻財是虛景乃其禍也而有悔
悟既乃悔之身遊三島而上玉京豈不良
哉易曰無思也無爲定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政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哉文中子曰山宜附地人宜附靜湛

然寂者道在其中矣或曰何人常寂而通
其道答曰有之昔者天寶年中有進士李
通年五十餘累舉不及第日誦太上老君
清靜眞經大得其理寢膳不離其手口不
輟經忽日妻乃亡之通嗟嘆而已惟一子

後一年子亦殂通曰吾脫其枷也常日詩酒自娛相知或有勸之曰我聞妻者齊也同棺共葬乃人之常情子之不爲慟嗟而已君之無情其子死一慟而已忘遺體之慈是失父子之道君何爲知書也通曰我聞莊子亡妻而鼓盆東門喪子不哭此眞達理也吾何冝悠哉吾何憂哉太上云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旣悟唯見於空也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旣無無無亦無無無

無旣無湛然常寂

常寂者道也道旣常寂吾何有焉遂散家財與不足者棄田土於隣里也李通乃攜清靜經而入華山披茅累石作庵誦清靜經默食藥苗而修堅志三年如一日道心不退感太上使神人教之其人化道者入其庵中道者遂問之曰子於此學道深山安有乎凡問七次而不對之道不在忘言而不達不在論言而得焉騎牛犢又何言哉又何常得其道也夫欲修道者先能捨

外事外事都絶無以與心逆然後安坐内觀心覺一念起速須除滅而安靜又若有浮游亂想亦當盡滅亦不知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無然後呼爲湛然常寂杳通聞之願然而拜曰

先生所命願一教之乃跪于前而授其教先生曰學道者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者空心也不可定中之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至此名眞慧也慧而不用詐慧而

貴實智若愚此乃益資定慧此義無極若
中念想多感衆邪妖精百媚隨心應見又
謂李通汝若能定得心湛然常寂其道有
成李通曰弟子能之先生曰來日我敎汝
吾且去矣先生遂出庵而不見候來日辰

巳時來先生却來此庵前通乃出庵喜而
迎之而入其庵李通乃禮念弟子身爲腐
儒不通大道而守頑空何異膠柱鼓瑟先
生曰吾欲燒一爐丹汝以鎭爐唯以無語
爲湛然常寂汝能之否通曰弟子能之先

生乃於庵中立一爐于袋中取出一鍋子放數粒丹藥其中望太陽取氣一口吹在爐上其火乃然仍戒李通曰汝正南於爐而坐此是觀空亦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如此者乃事湛然常

寂之法也若有千魔萬魅感即是無得而言若爐中之丹則不成汝道不就也千萬記之三日後吾却來觀丹丹必熟矣與汝共服可以羽化爲天仙也千萬記取李通乃握固而面於爐端坐其先生乃出庵而

去不多時忽然四方雲起雷電交空疾風拔樹霹靂摧山驟雨猛水乃浸其庵李通不動身而端坐其水浸坐乃至于項而心不動雨水只有一寸不入於爐不至于口須臾水出既落又有野火燒山亘天火發而至於庵庵舍欲燒而著其李通亦寂然不動其心全無怨意須臾火自滅又有餓鬼而至其鬼或藍面而赤髮或黃體而面青或眼紅而光出牙若剛刀吾等山鬼也今日大飢食而且度汝若一言吾不食汝

若無言乃唱之李通終無一言其鬼自滅又有數十餓虎而來欲食李通李通乃不視亦無怖心其虎哮吼數遭嗅而不食即退又有毒蛇遂遶其身而行李通亦不動心其蛇自去又有一婦人年貌二八嬌姿無比以其妖言艷語而惑李通李通心並不動婦人亦去又有強徒三十餘人皆鐵衣手執戈孤矢賊首曰好食此人心肝遂刀劈之欲下手有一人曰只語一聲且免之李通亦不言其賊自去然後有一王義

冠大袖朱履長裙手執寒玉珪引數人獰神惡鬼是牛頭獄卒手執鐵叉大唱李通曰閻羅大王至何故不起其鬼遂以鐵叉叉之其王曰且住若其人一言則免之若無言以鐵叉叉之李通終無恐懼亦不動心王曰執取伊妻來不多時李通妻至王曰使尔夫一言不令汝受苦其妻曰君與我為眷屬恩重如丘山今日我經地獄受苦若你一言救我之苦若不言苦罪難受李通終無一言其王遂怒此乃頑鄙之人

令鋸解其妻其使令者之須吏獄卒提到其
妻用板夾之而便鋸解血流滿地悲聲不
忍見聞其夫亦不言王曰又呼其子子果
至王曰交汝身爲萬段子曰父乃鐵心肝
我母因父不言直至鋸解之苦父今又若
不言我受剉身之苦孝經云念父子之道
乃天性也父慈悲乃一言可免其苦也李
通終無一言王見此大怒言這漢頑執攝
其生魂離殼李通但覺昏然其魂於齊州
王大郎家作女之身生而且艷絶其容貌

世中無比瘖啞不言年至一十八歲人呼
爲啞女父母出嫁與東村馬員外第三子
甚愛其貌美乃不嫌啞而取之凡三載生
一子其夫因醉而歸與其妻曰亦生得一
子甚美幼啞而無言此乃大病也雖此子

何爲美也遂把子脚倒提摔之血濺其母
滿面啞女驚然忽吽一聲寃苦可惜我嬌
子開目遂見其爐紅光亂撒火星迸散似
如雷聲其先生方至曰丹藥欲熟爲汝一
聲而驚壞了其丹砂是不能成觀空亦空

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無既無
此人而不能守湛然常寂之道也先生以
手搥胷大哭曰可惜一爐丹藥更後六年
吾復再來遂道贈與李通詩一首略修玄理
問吾徒丹熟真鉛悟色無鶴性自閑衝碧

落道心因靜見工夫龍吟瑞彩龍金頂虎
嘯祥風射玉爐更後六年功行足湛然常
靜入仙都先生曰六年之內只守此經而
修因上玉京勉之勉之道罷先生化白光
而不見因此李通覓一繩懸大石可重千

斤墜於石室之中。於石下而坐寂然不動
六年功成其先生引鸞而復現吽之道乃
見先生大喜禮拜畢二人共話乘其鸞冊
冊騰空而去至丁空之中乃遺下詩一首
云觀空空亦是其空空既無時無亦通無
惠既無湛常寂好乘鸞背到天宮又有小
詞一首寄臧字木蘭花攻書學業五十餘
年頭似雪金牓無名始信儒冠多悞身妻
亡子夭恩愛無時來入道深謝師言湛然
常寂昇九天

是二 四十七

論曰大道者至靈蘊妙待感而靈猶金石之響待擊而鳴李通乃悟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之道千魔萬惑而不動又設千斤之石而修六年果登天宮豈不宜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欲者六欲也乃六賊也眼是一賊愛窺觀彩色妖艷人不知妖艷是殺人性命之刀斧耳是二賊愛聽艷樂淫聲而不知艷樂

淫聲是害人之鼓樂口是三賊愛嗜美酒
肥肉而不知美酒肥肉是腑腸之毒藥鼻
是四賊愛悅芳香邪氣而不知芳香邪氣
是害人之氣命身是五賊愛香車寶馬而
不知香車寶馬是招蹶之機意是六賊愛
禄高位大而不知禄高位大是害人之形
命故曰射神之天此上句言能於常寂之
中無所寂相者是能了眞空湛然之相空
無湛寂自滅然後眞空照了見其眞道矣
見其眞道者了達空無湛寂四事但泯眞

空照也如此者六欲之毒害又豈能於吾生也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文中子曰寂無所寂者與太空同體與太極同德與神道並行不化而化如此者安能有欲乎故曰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或曰何人能知

寂無所寂而不能生其欲也昔宋時熙寧元年儀州醫官聶處仁其性沉靜美而風彩年三十餘歲自小能持太上老君清靜經大通其理凡有患者不問貴賤貧富而一般下藥無所問藥資人皆以為救命眞

人或有一黃官之家請看候其患旣至患人宅其患之家妻年少艷美容質遂見處仁候脉而便通其意處仁避面而候脉下瘋藥一服畢急辭而退處仁乃眞空照之出而便行其黃官之妻他日佯病使人召之其處仁托其他幹不爲下藥其娘子再三使人召三五次其處仁不獲更又吽曰娘子急之處仁推辭不及至乃避面診之處仁曰娘子安常無病娘子曰我官人差出遠遊今夜汝來我當相待每夜夢宿於

君處仁聞之大驚深會其意遂走出門後
及呼之更不復迴至夜深忽有人扣門而
曰有某急患請郎中候脉處仁不知端的
乃開門而出娘子遂拽住處仁娘子曰君
心從我我與君富貴若不從我我是黃官
之妻為期於此汝若不從與君其死處仁
不得已遂允之乃引娘子至於短墻而攝
其手越墻而走之不入其家遂遁入南山
之中依此誦太上清靜之經修行悟此寂
無所寂之道而欲心豈能生之是時本州

城隍土地正神以此聶處仁不起欲心乃
呈司命君遂賜一百二十歲昇爲天官其
婦人奪其壽至五十終將生魂攝於地獄
其形於陽間卧疾腹常如刀攪其心生魂
被獄卒縛於鐵柱之上以刀剖腹洗除淫

欲之心受此苦楚痛不可忍其獄卒謂之
此人曰汝受苦七年矣更有三年三魂俱
入地獄縱得托生入於别腹中爲之柰何
婦人曰如何救解鬼吏曰汝於陽間設黄
籙大醮乃改惡從善每日持念太上老君

清靜真經可免此苦娘子曰的可免之鬼
吏曰的免也一發善言千里福應兼懺悔
淫欲之罪豈虛言哉於是死魂至即目得
假合其生魂汝切記之不虛言也其人自
省謝罪改過更不再犯其夫官人憫之遂

命羽客一七設其黃籙大醮又禮念九幽
拔罪懺文千卷兼印造清靜經萬卷散施
四方善友令人持誦於是九天上聖特赦
其罪娘子所患漸愈其人思往日之淫欲
是有此報在於地獄不唯切之一身外更

有犯此者不可稱數娘子乃謂官人曰唐
則天在日與僧人行婬亦受毒蛇地獄官
人曰如何受罪娘子曰一旦便脫衣服冠
冕而入於毒蝎之中其蝎攢身螫之受苦
不已罪畢却著衣服冠冕去官人曰此罪

何時受苦足妻曰限滿之日須有百年任
爲娼女也妻乃勸夫曰善事可作惡事切
莫重犯果有報乎夫聞之此語亦改其心
二人乃雙修各依太上清靜之教每日持
此眞經百遍乃解印休官築環墻於虎阜

庵而坐修道九年同坐亡於壁間乃留詩二首云酆都地獄不堪觀視者令人心膽寒萬死千生重受苦陽間岐路再遊難自退欲情欲不生好修清靜湛然明寂無所寂天眞境只在人心改善行

論曰道以清虛寂靜爲體人以婬色爲實豈不知有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廣則天堂之路欲大則地獄之因聶處仁稟寂無所寂而無欲心乃增延壽筭名書天曹其妻滯於淫罪以奪其壽魂追北府剖

除惡心之垢楚痛之疾醮遣救愈及其改
過從善休官同修清靜之教日誦眞經絶
其塵俗方乃同坐亡魂飛北落上聖眞經
豈無驗乎後之好道君子切謹記之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提二

清靜經註

大道淵源老氏聖紀

神霄經云妙无天帝出生三炁三寶天君（玄炁天寶君元炁靈寶君始炁神寶君即三清也）玉帝爲祖在太空之元又云元始下化爲玉宸大混居紫玉寶闕號北極大帝北極是元始第五化身赤明開圖之初爲上清神公開皇之後爲北陰大帝平定功成居中天紫微之庭望之不動謂之辰極或化在星爲天皇大帝在教曰太上老君在天爲諸天之主降世爲百王之師

混元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一云通玄天師又云玄中大法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或曰女媧氏時化身號鬱容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號眞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第十八王陽甲時分神化炁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

暨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以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至穆王時復還中夏至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至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禮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曆數遂出散關至

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
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陜河之
濵號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授道安期生前
漢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
德貴非可遥問帝即駕從詣之帝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域中有四
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
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即撫掌坐
躍冊冊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丈餘
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

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
富貴貧賤乎帝乃悟之知是神人矣方下輦
稽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音成帝時降曲陽
泉授于吉太平眞經漢章帝時授于吉一百
八十大戒安帝時降劉圖罪福新科順帝時
降授天師三洞經籙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
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皇時降嵩山授
天師寇謙之新科符籙大唐高祖時降羊角
山語吉善行唐公受命符明皇天寶元年降
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又降語田同秀以

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翼妙寶真
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
天童護命經又云老君无世不出先塵劫而
行化後无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无窮无
爲自然永劫綿綿陰翊

皇度玄之又玄普度天人不可具述矣
崇眞子云論長生養性之旨其要在於存三
抱一三者精炁神也是名三寶象川翁曰精
能生炁炁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

混元三寶之圖

能生炁炁能生神榮衛一身莫大於

混元三寶之圖

此實修眞之本也譚景昇云存三抱一者錬精化炁錬炁化神錬神合道洞妙自然經云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炁神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嗅膽之

初眞内觀靜定之圖

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動一神萬神皆動閑一竅九竅齊開一關要鎖百關牢轉身一

路真容易

金丹大道之圖

兀始祖神
先天地精

人人本具
箇箇圓成

妙合丹成
與道合真

白玉蟾云无心之心无有形无中養就嬰
兒靈學仙學到嬰兒處月在寒潭靜處明

傳經證道品

心

常清靜經

仙人葛玄曰吾得此道者曾誦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入金門左玄眞人曰

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天善神擁
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
妙與道合真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
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
拜至尊功滿徳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

騰紫雲

傳經

蘇上卿云童子傳經附至人无心對境永
安身侍經終有風雲日他日乗鸞步玉宸

開經

丘長春云夫人出家法語有云上忠君王下孝父母是也上不拜君王下不拜父母乃不忠孝也是自高自貴的言語不合大道難入仙宗是自忘本矣

尹真人云仙經萬卷忠孝為先天上人間

方便第一

知覺

白玉蟾云桑田成海海成田一剎那間又百年撥轉頂門關捩子阿誰不是大羅仙

明師

悟眞子云饒君聰慧過顔閔不遇明師莫
強猜只爲金丹无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

口訣

了眞子云大藥三般精炁神天然母子互
相親迴風混合歸眞體煆錬工夫日日新

行功

了眞子云无功功裏要勤功功外无功合
聖功錬得丹田成至寶任他烏兎走西東

成道

畢元樞云一粒金丹何赫赤大如彈丸黄

如橘人人分上本圓成夜夜靈光常滿室

超凡

陳泥丸云一載胎生一箇兒子孫孫子又孫枝千萬億化最妙處豈可容易教人知

入聖

呂洞賓云獨上高山望八都黒雲散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无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海南瓊琯子白玉蟾分章正誤
終南隱微子王无暉註

无極
大道

太者无也上者極也說者開化也常清靜者虛无大道自然生成三才萬物古猶今同也經者心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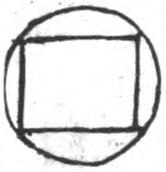
先天大道章第一

太上老君曰（老君註見前淵源　今本无太上二字）

道德經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羲皇上人云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大道无形（无之始也）生育天地



（不待安排自然而然）

神霄經云空洞无形神炁爲眞神非恍惚炁非氤氳神生萬神炁生萬炁萬神歸一萬炁合一神爲道機炁爲道樞機變樞化三界乃生元始祖神變生萬眞元始祖炁

化生諸天

大道无情有之始也運行日月 靈寶淨明普照无窮

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棊局天盤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漢渾天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形如倚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弱其體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強正當天之中南北二極中等之

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夏至日行赤道之北二十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

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謂之黃道自冬至以後日又漸北矣又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月道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

道之大畧也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爲晦爲朔其生明爲有序焉是以三日而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月行八十度四分而生明巳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巳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有半而月行三百六十

五度巳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巳遠於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又云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爲晝在地下爲夜此日月運行之道也神霄經云混沌既析梵炁乃張大爲日月細爲星辰雲房云日月者陰陽之精生成萬物東出西沒以分晝夜南北往來以定寒暑朱子云崑崙大无外磅礴下深廣陰陽无停機寒暑互來往

大道无名萬象始也長養萬物

二炁氤氳萬物化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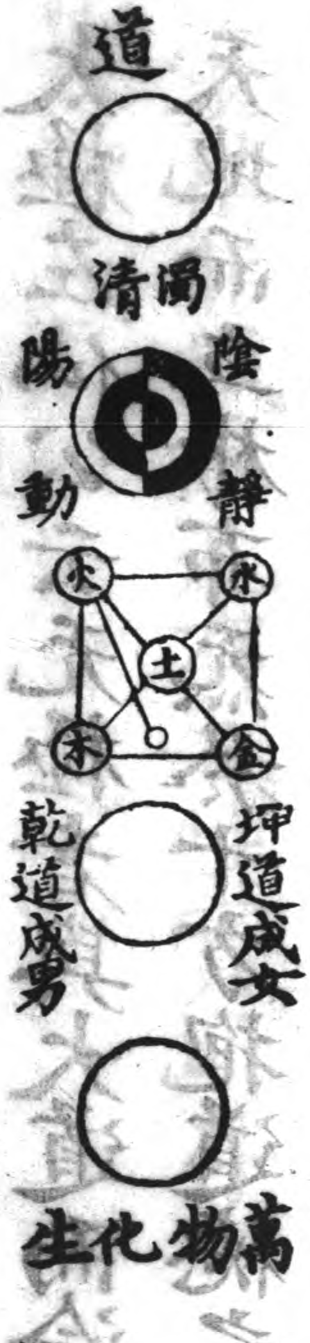
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易曰地道含弘光大萬物資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朱子云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无有五性實斯存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太極左仙公云无極者與大道而淪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故老子謂之道春秋謂之元易謂之太極張子謂由炁化有道之名又云由炁化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

陳子昂云仲尼推太極老子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无明

造化自然章第二



夫道者未見炁也有清陽炁始也有濁陰炁始也有動有靜天清地濁清炁爲天濁炁爲地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陽動陰靜而生三才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靜而方處乎天中乾男坤女配合相生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三才生萬物

管子云虛而无形謂之道漢律歷志云太

極元炁函三爲一即天地人也列子云元炁輕
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沖和之炁爲人朱
子云天地之炁合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
復之變之化故人炁從之萬物化生悉由
三炁合散生化无窮悟眞子云道自虛无
生一炁便從一炁産陰陽陰陽配合生三
體三體重生萬物昌
清者濁之源 動者靜之基
邵子云无極而太極沖漠未分陽動陰靜
只在太極裏陽動陰靜循環不窮太極本

體只在陰陽裏釋氏云水流元在海月落
不離天一本作靜者動之基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大洞經云人生天形李少微云我即天地
天地即我劉天師云道非欲虛虛自歸之
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玉谿子云爲甚此心

關大造只因元自道中來

全神合道章第三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道本无魔人心自障
玉谿子云自道分爲我之元神我之元神

即大道也王轈師云心寧神靈心荒神狂

孔子問於老聃曰敢問至道聃曰䟽瀹於

心澡雪於精神西王毋云聲色不止神不

清思慮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兮神不靈神

不靈兮道不成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猷眞君曰日月雖明浮雲蓋之江河雖

清沙石混之人心雖靜嗜欲牽之梓潼帝

君云白雲本是无心物風送悠然出岫中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意暢心寬炁壯神安

了眞經云寡欲心靜忘情累輕老子云其居也淵而靜其惟人心乎水火眞經云欲從心起息從心定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澄其心而神自清泰宇生光魔王束首

煙蘿子云澄其心也心澄神靜亂想不出邪妄不侵憂患咸消虛室生白惟在澄心也呂洞賓云一日清閑一日仙六神和合自安然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无心莫問禪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陰鬼潛消陽神自現

白玉蟾云君不見虛无生自然自然生一炁一炁結成物炁足分天地天地本无心二炁自然是萬物有榮枯大數有終始會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真根蔕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形神與性命身心與神炁交姤成大寶即是金丹理世人多執著權將有作歸无作猛烈丈夫能令略試把此言闡處嚼若他往古聖賢心立法化人俱不錯況能驀直徑路行一條直上三清閣虛靖天師云上士得之能保守飛昇元

是此工夫

所以不能者財炁亂性 酒色惑情

嵇康云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消散劉海蟾云學仙甚易而人自難脫塵不難而人未易

清虛眞人云三歲孩兒也說得八十老公行不得

爲心未澄也活潑潑 轉渌渌

度人經云人道者心諒不由他王知遠云急水上打毬毛子相似韓湘云波渾性海雲

掩心天昔馬丹陽子隱終南山一日劉處玄至望庵外墻而拜時丹陽知劉心未灰隔墻謂之曰可去河南府參劉仙姑去三年後却來劉即往之時仙姑預知其來盛粧以待之劉一見心動仙姑謂之曰特試子耳除了此心汝事即了劉即自悔乃於洛陽花巷苑子打坐日化飯喫暨三年心灰覺有所得遂再見丹陽丹陽見之曰可矣乃授道令全眞派長生劉眞人是也華陽子云一旦天无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

不吹波浪高百尺
欲未遣也耳隨聲走眼被色瞞
上元夫人謂武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
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
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
之中五藏之内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
善常爲陰德救度死厄不泄精液當有冀
爾曹先生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劒
斬愚夫分明不見人頭落暗裏敎賢骨髓
枯

能遣之者萬事付之一笑

魏元君云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黃石公云絶嗜禁欲所以除累貶酒闕色所以无汚文子云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又黃石公云朝臣待漏五更殘鐵甲將軍夜度關隱士日高眠未起筭來名利不如閑

内觀於心回光返照本作其心心无其心

莊子云道爲太極心爲太極又云心无逆順即无心也三茅君云靈臺湛湛似氷壷只許元神在裏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

證道合清虛

外觀於形以道觀之无貴无賤本作其形形无其形（炁之元）

朱子云道之爲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太極左仙公云體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太玄眞人云一點圓明等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迴光照依舊清虛一物元父母生前一切靈不靈只爲結成形成形罩却光明種放下依然徹底清

遠觀於物若以物觀之自貴而物賤本作其物物无其物（精之元）

白玉蟾註老子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
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呂洞賓云此中眞
妙理誰道不長生神霄經云上无復神下

无復炁務成子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
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三者既悟惟見於空（神炁精）函三爲一 貴乎自然
天保長生經云遠觀應化无應化 无物也 内
觀元神无元神 无心也 外觀法界无法界 无形

也
自然應靜而靜靜中有神（无中生有　精能生炁）應
寂而寂寂然而眞（空中不空　炁能生神）逍遙子云不
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
觀空以空空无所空○（道无象）
許旌陽石函記云觀眞空顯仙蹤莫言來
世再相逢太愚蒙休談妙有說眞空說眞

空事非同空即是色色非空其色花花照
耀紅與君說破我家風太陽移在月明中
月明太陽天上藥人服之時跨鸞鶴石杏
林云不知丹訣妙終日觀眞空

所空旣无无无亦无〇（神无方）
淮南子云大丈夫恬淡无爲與造化逍遙
了眞子云大道元來一也无若能守一我
神居此心瑩若潭心月不滯絲毫眞自如
无无旣无湛然常寂〇（性无體）
上乘无礙經云心生則性滅心寂則性現
如空无相湛然常寂丘長春云道德元无
象丹青畫不眞聖賢潛濟物今古默通神
寂无所寂欲豈能生〇（炁无形）
老子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悟眞子云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欲旣不生即是眞靜○霽開日瑩塵盡鑑明

魏元君云道生於安靜昔施肩吾慕道年久修持无功夙夜自思如負芒棘因覽三清經云夫修鍊之士當須入三靜關淘鍊神炁補續年命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發志試之以小靜閉戶不出克期百日方出靜室未踰月而神光耀目百日精神清健三百日眼如點漆膚如凝

脂宿疾普銷身心輕爽則知仙經妙訣言不虛矣石杏林云心天无點翳性地絶塵飛夜靜月明處一聲春鳥啼

眞靜應物（丹）圓陀陀光爍爍一本作眞常應物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劉海蟾云只明眞性不修丹萬劫應知變化難王鞿師云炁止則神聚神聚則丹成石函記云夫丹道者非人間五金八石朱砂水銀之所爲也是元形合虛曠然虛无是謂眞虛眞虛之體還丹之基大藥之母大藥之母何

形容形容體貌緣何質質者混成中有物
有物來居象帝先帝先眞虛合自然眞虛
自然合色象色象因神而運轉運轉眞虛
虛不空不空之妙有神通丘眞人云丹轉
一冥冥海底生紅日祥雲煙靄遍三田種

出玄珠如黍粒丹轉二炎炎朱雀燒天地
霞光入鼎虎龍蟠一粒黃芽如犬齒丹轉
三三才混象結成丹形容妍醜隨人意天
質生身已造端丹轉四蓬壺靈戶常關閉
靜中暗轉長生輪无限靈光照眞子丹轉

五靈眞日日修仙所重重道系添光明還爲增長神明主丹轉六晝夜河車馳聖軸靈泉直上崑崙巔一輪月在瑶池浴丹轉七无爲光裏藏靈質主持道系有眞官千神降福來神室丹轉八鍊得胎仙如滿月同行同坐又同眠雖在塵中人不識丹轉九聖功圓滿胎仙就已證虛无自在身此後不須行火候

眞常得性 ㊣性 一靈妙有 三界圓通

李華陽云不明眞性只究命此是修行第

一病夫性者是心如一箇器皿器中藏得
底如一箇寶珠珠中光明底是性性發現
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嗅香在口談論手之運掉足之舉措
散滿六合歛之方寸識者明爲眞性迷者
喚作精魂石函記云父母元胎不可論浩
浩生生萬種魂種孕胎生卵濕化人獸禽
蟲幾萬般人獸禽蟲各禀性性命相連魂
係命原夫人與動物皆禀炁於父受形於
毋潛符天地之理炁足而生各正性命此

理甚明令人言修行人坐化臨行念差則失身入别胎殼中誠可戒也虛靖天師云道不遠在身中物即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炁住炁歸元海壽无窮

常應（慧光）常靜（大定）常清靜矣（陰盡陽純）

郝眞人云定體无念慧照无邊定慧混融妙用无窮曹先生云混合爲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沒透金貫石不爲難坐脫立亡猶倏忽

如此清靜（心如皎月）漸入眞道○（心性无染入衆妙門）

漢天師云虛无大道清静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静不視曰希不聽曰夷此四者勤而行之〻〻三年之外方免輪迴又云六根清静方寸澄徹久而行之可以坐役鬼神呼召風雨豈可忽哉薩守堅云寒潭秋夜月碧澗水无痕

既入眞道名爲得道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赤松子云復性入虛无凝神入混沌古云神仙只是凡人做是名得道薛道光云蓬萊三島客无不在西邊

雖名得道顯法不眞

劉海蟾云實相无相微妙法門悟眞子云
項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

實无所得◯眞法不顯

視之不見◯无色也聽之不聞◯无聲也
摶之不得◯无形也玉谿子云他心求覔
也徒然不在中間與內外視之不見聽无
聲廓然瑩徹周沙界仙經云窈寘之內恍
惚无眞周紫陽云如魚飲水冷煖自知陶
弘景云但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萬化俱通道本无名

淮南子云至道无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所以太上隨機立教以顯其道然萬法千門終致於一其名雖異同出乎心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思曰睿睿作聖

張子云眞識根源謂之知道朱子云自古及今悠地衮將去只是箇一陰一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邵子云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悟得環中意閑

炁胥中一點无

賢愚見識章第四

太上老君曰上士无爭○性天廣大下士好爭○慧力无邊

老子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仙經云守道

一日可奪天地一年之正炁薩守堅云孤

雲長自在野鶴任縱横

上德不德无為下德執德有為

顏子云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文子云

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儉張九

戍云貧即无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无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西王母云瞻星禮月苦巳勞形色見聲求慕仙療病史記扁鵲云疾其在骨髓雖司命无之柰何也

執著之者不名道德逐妄迷真

九子丹經云人之一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存者炁可貴者精夫按摩導引服炁飡霞閉門行炁御女採陰存思舉意絕穀休妻諸旁門等法蘇子瞻云苟非吾之所有雖

一毫而莫取

應現无方章第五

太上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貪其所愛不知休息本无太上二字

了心經云心爲道宗心爲禍本前眞云夫人身賤羅綺口飫珍饌目惑邪色耳亂鄭聲所慕者榮華富貴日就沉溺焉知天地間有玄妙乎尹壽子云迷雲鎖慧月業風吹定海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眼觀心動耳聽神移

漢天師云心生法亂炁散神離曹先生云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即爲汗在鼻感風即爲涕在腎感情即爲精在眼感悲即爲淚縱橫流轉炁血中到頭不出於神炁虛靖天師云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迴如此朝朝與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旣驚其神即著萬物○道生之

鍾會曰神炁散而爲萬物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白玉蟾云此道常在萬物內何

物不在此道中悟眞子云草木陰陽亦兩齊若還缺一不芳菲初開綠葉陽先唱次發紅花陰後隨常道只斯爲日用眞源返覆有誰知報言學道諸君子不識陰陽莫強嗤

旣著萬物○德畜之

尹眞人云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邵子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須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即生貪求○日日新又日新

許旌陽云吾丹既成變化自在所不足者

上帝之詔未至於是積功以期眞命焉丘

眞人云丹轉足愛養三年防殆辱濟人利

物積陰功躡景凌空膺帝籙

既生貪求只是煩惱○十二時中守滿持盈

黃庭經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乃

成眞莊子云不離於精則謂之神雲房云

下手工夫易堅心守道難焉自然云金液

還丹因此識只在人身休外覔自有黃婆

匹配伊金鼎鼎鍊成丹赫赤自家修自家惜陽日起頭陰在春只此便是水中金餘外萬般休用覓金丹只此百日功功成永作蓬萊翁

煩惱妄想 念中境像 夢裏精神

許旌陽云靜定棲神无生雜想雲房云定中見境像繁華有諸快樂皆不得認乃妄想也李仙君云存神養炁精清靜心光明妄想不虛起求眞道乃成

憂苦身心 ◯ 行住坐臥 如護嬰兒

王子喬云心无爲而身自安曹國舅云勸君惜取身心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便遭濁辱流浪生死貴賤高低死生平等

裴清虛云濁辱者貪癡也老子云知足不辱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王盤山云一念无生即无死也李華陽云生死特一炁聚散而已郭璞云死生聚散變化无方王谿子云夫人心上有情性上有塵塵情般弄生死不停前眞云不生不滅本來眞无價夜

光人不識凡夫虛度幾千生難在鑛中不
能出
常況苦海未失眞道精竭炁亡炁亡神滅
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昔許旌陽與
衆徒弟至一市今名炭婦市也日晚化炭爲衆美
女試之惟時周等十人无染盡皆昇天餘
衆皆動心迷戀沉於慾海天明視之乃炭
也各知失道慚愧而散陰君曰莫辭得失
一志而修還丹可冀矣安期生云千日養
不足一旦害有餘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若向此玄玄裏得

許旌陽云夫眞常之道者忠孝爲首行之源方便爲萬善之本水丘子云不變不妄謂之眞常玄帝本傳云忠全孝盡保舉昇仙淨明經云但願我赤子孝順長在心居家奉父母在朝忠於君不爲貪淫行泄散精與神福來如流泉派派自然明梓潼眞君云日用常行皆是道不退轉皆是道白玉蟾云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別廣成子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无勞爾形无搖爾精乃可長生愼内閉
外多知爲敗我處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
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
道下爲土將去汝入无窮門遊无極野與
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矣會麼丹陽子云一點靈光晃太虚丹
青妙手莫能模休將明月閑相比有缺因
緣怎類吾
得悟道者○此玄玄外更无玄

莊子云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炁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以立乎北極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漢天師得之三代飛昇七代尸解許旌陽得之拔宅淩空魏元君得之位登紫虛葛仙翁得之昇仙其妻尸解女亦尸解劉洞天師得之昇仙其

妻尸解女亦尸解此略舉其一二至於列仙得悟大道者莫知其終其

常清靜矣○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尹眞人云但使心長御炁炁與神合中既有主形乃長存若日月之週迴同天河之

輪轉壽命无窮无極也乃證虛无道得聖智圓通隱顯莫測出有入无逍遙雲際昇入金門形神同妙與道合眞中黃經云十方彩女執楂魔百靈列yw玉童隨前有龍幡後有旗羽服飄飄上太微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終○謹終如始則无敗事

說經既畢末後一句玄妙怎生道麽呂洞賓云道妙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三千行滿獨步雲歸白玉蟾云爲君說此末後句末後一句親分付普爲

天下學仙者曉然指出蓬萊路道本虛无无中運有故云妙有亦曰眞空混茫莫測奚以經爲然非經則不能明道也故元始開圖敷落五篇眞文誕敷發揚秘密允爲梯筏溥接衆生惟常清靜一經實爲要妙

還丹大道至理昭然夫所謂清靜者一塵不染故謂之清萬緣俱息故謂之靜人能常清靜自然與道玄同直超彼岸噫世人著種種相苦惱無邊雖欲超脫躭玩此經徒能誦言而終莫能悟明其義也一生孤惑了無是處大叙嘗獲紫清白眞人分章證誤司馬子微解註之本言言造微句句明理實乃修眞之指歸切懼斯文之漫滅輙繡梓以廣其傳若遇有眼睛漢便能徹視玄機打翻關棙何異披雲覩日覿面

見老聃既到此際則又清濁兩忘動靜惟一行住坐卧皆清靜也白雲流水青山明月掀髯而長嘯者无不清靜也活潑潑地如盤走珠豈徒滯於枯木死灰耶由是為清靜之說向曲山人王大叙謹識

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一陰陽也陰陽一天地也易乾為天坤為地牝牝類此天地之玄牝人一身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間其門歟其天地之根歟

清靜經原動靜即是理也白玉蟾釋經爲作圖像于前顯明是義蓋會此經於方寸非徒口耳之學也嘗謂儒者性命之說釋氏胎息之說老氏玄牝之說名雖殊而理實一第慨夫世之人假儒者之名心圖進取託佛老之言而愚人心福田利益豈立教之初意哉觀白玉蟾傳此經若圖當顏厚汗下非獨師老氏者王大叙史六聞得是經繡之梓其志可尚遂爲之書皇慶初元上巳後金壇四清翁蔣華子敬書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是四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序

源之未發流無不清風之未扇物無不靜及手流以汩之則清者濁矣吹而散之則靜者動矣此理之常也道之生物自然之性何嘗不湛然而清寂然而靜感而遂通性以情遷失其天眞逐而忘返至于流浪生死常沉苦海顧不哀哉太上以大慈悲大方便引接迷徒將與復其本元使得見道謂道雖不可以言傳而目擊道存之士且幾何人斯謂道雖不可以象教而得魚忘筌之喻若有所待故

經之所以作也是經諄諄明誨始曰清者濁
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繼而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
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
清又繼之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
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湛然常寂寂
無所寂即是眞靜眞靜應物漸入眞道復曰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此
眞經之大旨歟蓋自西王母授之仙人葛玄
等傳之太玄眞人贊之世世遵奉奈何愚者

有終身不靈感者有終身不解鮮克仰副太上慈悲方便之意令驪山侯公先生游方之外者也念經之言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乃即其說爲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神而明之自遣欲而滅三毒由觀心而識

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誠貪求之煩惱祖述聖作以開以明其間有云悟而無爲者是得而有作者非有云大道中無文字中無大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耳相傳有云不執空爲空不著有爲有有云抱出靈華潔回還

一體光學者儻於是經誦持不退當得造於目擊之玄不有待於忘筌之後也乎水老人毛麾謹序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老君曰大道無形

無形者陽淵渺邈曠大無窮顯心同體微妙無方故言大道無形矣頌曰夫大道本無

形無形亦假名視之非有物審聽絕音聲
覺性通幽靜順神透目清太空無伴侶孤
月照蓬瀛

生育天地

天地有形象皆因大道育養之故曰生育
天地矣頌曰一炁生天地三光在彼中四
時分造化萬物得和融欲了無生法知心
物外窮至眞明不盡常與道之通

大道無情

道無情者湛然非象虛極無心萬物生成

無爲自化故曰大道無情矣頌曰無情通
大道育養本無情掌握乾坤秀包容天地
明上穿金闕界下徹九幽冥蕩蕩無窮測
玄玄覆玉京

運行日月

日月者道化玄明人神之主運行四通普
照而不昧也頌曰大道澄空廓天邊日月
長運行周匝界昇入遍他方現出靈華潔
迴還一體光達人知此意咫尺是仙鄉

大道無名

無名者大道通玄微妙至理無窮混元一炁先天地而生本無名也須曰道化虛空體權爲假立名有名非有相無物亦無形上徹三天瑩橫擔四海明闌開清靜眼飛躍似流星

長養萬物

道大無形湛然不動皓皓純一覆藏天地運行日月流轉江河掌握山川包含谿谷滋溢園林成熟五穀結秀花果一切萬物皆稟道炁而所生本自無爲感時而自化

道本無形育於有象故曰長養萬物矣頌
曰道化芸芸長機生物自遷煙嵐光萬頃
鬱秀照千山淥野連溪鑿清音對碧天悟
茲眞福地此處隱飛仙
吾不知其名

太上言我不知道之名爲獨處無礙太眞
玄妙之機無生無滅無增無減隱顯無方
衆生不悟太上垂慈假立有名矣頌曰妙
道迷難悟心開慧自靈元神生固蒂虛谷
證圓明海藏凝珠璨山頭混日精滿天昕

寶鑑光照玉京城

強名曰道

道本無名既以有名著於物相若以無心死入落空有無相生杳冥相對應物現形日用不離難分正教之法強名曰道矣頌曰道本無言說強名分辨別心清秀炁凝性靜靈雲結海上起新風天邊生古月沖虛物我明萬象齊俱攝

夫道者有清有濁

有清者清空曠大神谷寂虛一炁沖和故

名有清矣有濁者周羅萬物無所不容無所不入貫穿世界細透毫毛故曰有清有濁矣頌曰清濁定浮沉陰陽運古今天空垂玉象地厚產瓊林晴倚曹溪路神凝法海深但能明此理方顯道人心

有動有靜

有靜者大道寂然無心有動者神用感而通玄一動一靜可成眞道矣頌曰動靜造弘張神丹射太陽天寬收坎位地鬼入離鄉海底龍飜浪山頭虎戰蒼生擒歸昊境

性命得延長

天清地濁

天清者混元一炁拍塞沖虛玄遠極深也地濁者生人發地無所不種無所不收處萬民之污故曰天清地濁矣頌曰地氣接

空蒼清天滿四方中間埋古跡上下越新
光達者歸眞路翛然入道場玉嬰登寶殿
遠望汨羅江

天動地靜

動靜者主天圓地方則自然千變萬化星

移斗轉運斡樞機也地靜者風吹浪捲蠢
然不避污染而不爭故名天動地靜矣頌
曰地靜本無爲天樞斗柄隨生成無造作
設化有靈機極目秋蟾朗凝睛瑩日輝一
陽收入鼎進火養神龜

男清女濁

男者陽也女者陰也故曰是眞陰眞陽此
言非世中男女見之不用用之不見故德
經云萬物無不負陰而抱陽故外陽而內
陰外者身也內者心性也何以故乃至修

行之人身靜宜不爲男清心性擾亂不寧豈不爲女濁矣須曰物靜心非靜身清性不清迷眞疑恍惚意亂豈安寧返照歸金鼎迴光入實瓶分明開道眼何處不圓成

男動女靜

男動者非是交媾之爲主動則不定定則不動故動者陽道所生如撥雲見日磨鏡得明故曰陰返歸陽是名男動也女靜者謂陽道開自然神化虛明不婬不邪不憎不愛不貪不嗔不嫉不妒不起不念不妄

不想豈不爲女靜矣又曰離中虛坎中實
明取坎中實點化離中虛是名陰陽顚倒
還返之法可成純陽之道矣頌曰顚倒陰
陽法爐中採汞鉛清光輝滿地紅焰迸周
天白虎池中卧青龍火裏眠鍊成眞主貌
是四　六
身外舞胎仙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降本者末所生也道德其本一炁沖虛發
自然之理也萬物得其本長養而不槁枝
葉榮旺人得其本神靈莫測通現無方也

頌曰降本沖和秀隨機物自生兩行紅霧起一道素煙傾虎飲金烏髓龍吞玉兔精兩般眞至寶悟者自神靈

清者濁之源

水清而淵明鑒照其形自顯異於濁也是清之泉源比喻於修行之人也頌曰心淵明徹底道靜鑒元通玉戶陽精溢金關浩炁沖合和收坎殿匹配送離宮始覺玄珠降衝天耀日紅

靜者動之基

靜者道太虛空也神得其用出入無間杳冥同體故曰動之基也頌曰默默空無物神明道體同天清沖浪碧地靜湧波紅四象攢爐口五行入鼎中鍊成丹赫赤餌覺赴仙宫

人能常清淨

天常清淨日月星皎白而虛明也人常清淨精炁神寧而不散故曰人能常清淨矣頌曰色慾無情滌紅塵絕往還性光飛皎日心地泛寥天一炁烹元象燮關鍊小鮮

精微穿宇宙睒爍遍三千
天地悉皆歸
人能清靜神通妙理昇入無爲周羅天地
細入微塵故言天地悉皆歸也頌曰清靜
處無爲無爲造妙機蟾宮奔玉兔日殿走
烏飛閃出千光爍衝開萬象輝包羅諸色
相天地悉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情擾之
人神者天地秀炁結聚靈明也本自清靜
隨物生情占塵惹垢故言情擾之也頌曰

富貴遮心翳榮華眯眼塵雖然觀日月不
見本來真寂湛順元性澄空鍊至神靈童
開碧嶂仙子跨麒麟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心者神明也知内而爲性顯外而爲神神
本清靜隨風錯亂物動而情牽之也頌曰
開眼露天機入心著處迷戀情情慾擾逐
境境還隨抱朴通精粹還淳達細微一真
烹萬象混合太淵齊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

人能遣其欲者割愛離親除情去欲損念忘機自然性靜心寂矣頌曰常能守靜篤方寸育神靈閉戸眠金子垂簾抱玉嬰玄霜烹至寶紫粉鍊眞精結就玄珠燦收來獻上清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定意湛寂淵明返本還元如水不動故曰澄其心而神自清也頌曰欲要識靈源知空在目前澄澄心月現湛湛性光圓炁秀通神聖神風化羽仙逍遥歸海島三

界獨綿綿
自然六欲不生
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是也不生者眼觀
無色神不邪視耳聽無音聲色不聞鼻息
沖和不容香臭舌飡無味不甘酸甜身守
無相不著有漏意抱天眞不迷外境故曰
六欲歸眞自不生也須曰歸眞除六害漏
盡免三災識性通玄路知心道眼開木人
遊昊景石女翫仙堦日落清秋夜天邊抱
月來

三毒消滅

三毒者身業意業口業消滅者善養精炁神除盡貪嗔嫉故曰三毒消滅也頌曰六欲成金藏三災化寶珠七情無染著十惡永消除拂拭冰臺淨光華不卷舒抱將遊陸地獨步入清虛

所以不能者

修道不能除情去欲之心有所著矣頌曰不能行此道性返轉生疑打坐勞心力參禪枉用脾佳行安有分坐卧鎖相隨要見

開清眼神光滿室輝

爲心未澄

心性不寧擾亂乃多神遊外景觀於微著

於物矣頌曰上善水心淵澄清照碧天世

情多苦惱人被業緣牽逐浪迷眞性隨波

昧本源一靈歸苦海萬劫不迴還

欲未遣也

終身不救物轉於心矣頌曰修幻妄施功

於眞事不同有爲如電影執相若飄風物

假心非假身空性不空一靈知有主萬法

悉皆通
能遣之者
轉於萬物心處無形　顚神居妙也頌曰顚
心達聖機無相等虛齊潡灧澄波靜陽淵
極渺瀰流通遍周匝界　游歷大神威月照乾
坤瑩清風相送歸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返觀其心默然而無心其心者開目澄空
明見眞心眞心者湛寂無物混日純一故
名其心也頌曰返照覓天心圓明湛碧深

無無眞實相有有覔難尋山海無遮障天災禍不侵眞人誰作伴風月是知音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形者是地水火風也此者是名有漏之身非有漏之身是故無相之眞無相之眞如

仰示看月似天空運轉純風神凝炁聚可成眞道矣頌曰外觀有漏相幻化即眞形去住何移跡安然不暫停中間藏恍惚內外窮冥冥渙若氷將釋沉沉覺海清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內外皆無即遠而何有此者無物無物之中別有奇異之物經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故言物無其物也頌曰恍惚遍無涯壺中景物嘉爐門傾玉蘂鼎眼泛金花虎遶明珠戲龍噴萬里霞撥開雲霧看捧出夜

明砂

三者既悟

此三者說心形物即於虛無也悟者了達也頌曰喻說分三體知玄一也無有無皆是幻無處道相扶法照照爲丹鼎天門是藥

鑪鍊成朱汞結傾入一氷壷

唯見於空

表裏中間俱無所著圓明坦蕩心入無爲
故曰唯見於空也頌曰觀空非色相色相
即眞空物我俱忘泯方知太古同周行行
不盡徧計計無窮天網玄綱大羡羅覆載
通

觀空亦空

觀空者道弘無相萬法無形亦空者神通
妙化一體歸眞也頌曰炳耀滌晴空神遊

四海通杳冥天地帀恍惚太虛同耿耿青
霄月飄飄碧落風縱橫穿上下南北與西
東

空無所空

空者不執空爲空不著有爲有心同太極

之中聚於玄妙矣頌曰落落遍無隅冥冥
運化虛無形呼大道離相號眞如一體無
分別三明有所居廓然開妙法萬道毫光
舒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了心達本識性歸宗何執有無之教有無之教亦是假名若無無假名眞心何顯故有即於無無者非落空之法無備於有有者非以物類窮之故曰有無自然也頌曰至訣清虛道明知物外中娟娟輝昊景⿱天明⿱天明耀蒼空鼎破心珠赫鑪鬧慧日紅澄凝丹汞結運入廣寒宮

無無既無湛然常寂

能知空是不空執有而不有故本性湛然常寂矣頌曰湛湛無瑕譎通幽過目星乾

坤沖柏塞天地曠然明性覺虛心寂神瞑
絶夢驚豁然開古道月照水晶城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不寂而所以寂故曰天眞滿目妙道歸源
欲豈能生也頌曰寂靜物皆捐虛心養浩
然面容如朗月碧眼似寒泉皎皎歸眞趣
昏昏法性獨一潭秋水瑩萬派素波淵
欲旣不生即是眞靜
欲旣不生者滌除繁慮諸欲消亡寂無所
欲欲豈能生眞靜者神光虛煥通顯靈明

返歸清淨矣頌曰清淨心通聖無爲化有
功珠凝金鼎内實結玉壺中明似天空日
清如洞裏風沖虛生瑞彩光罩五明宫
眞常應物眞常得性
得性者爲眞常妙道應物隨機隨機見性
見性明空自得其性矣頌曰眞靜靜無疑
陽光照眼希步虛通妙理旋遶達玄機物
物皆相應般般總不知返觀煙浪碧笑指
洞天歸
常應常靜常清淨矣

常應者見物見心見心離物離物明空故曰真常得性矣須曰清淨本根无於中性自然二關精鬱鬱一道炁綿綿混合明真理凝然悟太玄空中知有象應化出先天

如此真靜漸入真道

如此勤行真清真靜之人方達希夷妙理物外天真故言漸入真道矣須曰大道洌空淵昕光照滿天一明分造化二契養胎仙性達忘憂苦心通合自然黙開無色界返本復歸元

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道本無名假名立道認得無生無死之法

鍊凡爲聖鍊聖成神神合其炁炁通元首

名爲得道者也頌曰得道幽深遠仙風播

世髙九天居自在三海任逍遥行滿金書

詔功成玉簿標神遊登碧落飛步越丹霄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了達而不居體用而無形取有而無物故

曰實無所得也頌曰迷隔千山遠悟來一

物無取無無所得棄有有相扶有有將何

有無無亦假呼觀天明大道靈現一輪孤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假名立字化於未悟之人權爲證果之教
故曰實無所得實有所修也頌曰得者非
爲得無修未是修道弘包萬象心不繫絲
頭地䫈騰空踴天䰟海底收此般眞至寶
不悟一生休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能悟眞常之道者攝群心而同歸一體變
化無窮出入無礙可明聖道矣頌曰神明

天瞨骨月照洞淵深剖出荊山玉揮開滿
藏金自然通聖道方顯本來心變化無窮
測移神入大音

老君曰上士無爭

太上言上德之人處於無侶太空天眞妙
道寂然不動無所爭訟也頌曰上士知天
命焉能有所爭丹田瓊蘂放心地玉芝生
靜室居閑坐清空任便行靈童含寶月神
用得精宏

下士好爭

執於引教之術動生人我競起是非發於爭訟矣頌曰下士好爭強功名自顯彰何勞著有相爭似貴韜光閉目凝神室開睛混太暘自然知古道心地得清涼

上德不德

上德者注太始無象四極淵明知心無心故曰上德不德者也頌曰上德悟無德無修解有修道存圓覺海神若載天舟得岸離生滅辭瀾不再遊任從空外去返性入瀛洲

下德執德

下德之人執著小乘之術施爲政爭德而落空是名不德如此之見永離眞道矣頌曰下德施功果徒勞有相求滯空沉妄想執幻落陰因太始無名號玄元有所修迴陽如見日神炁自和柔

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道者無爲清淨空寂湛然也德者神通萬變體用居常也道德混純其理皆一也執著者執著種種有爲之功也頌曰執礙法

非通虛勞謾費功有爲迷假相無作契眞
空恍惚乾坤象杳冥天地蹤上清施大道
神用在其中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
不得眞道者爲人執著種種引教之術也
妄心者爲取小法施爲政事常存於妄想
之心也眞道者通變無方應用不離至神
至聖其理自然非爲執見不以妄心是名
清靜斷除邪見也頌曰大道非空遠都緣
翳膜遮離微翻聖智遂物返妖邪心靜俱

無礙神清豈有差一輪炎日瑩照破洞雲
霞
旣有妄心即驚其神
旣驚其神者旣有妄心眼見心移神不居
妙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旣觀其徼即驚其神也頌曰不悟本元
神何言身外身妄緣生嫉妬逐念起貪嗔
永失玄元道常迷太古眞雖然明日月滿
眼是紅塵
旣驚其神即著萬物

不居其妙所觀其物迷沉顛倒滯於邊徼矣頌曰生死因矜泰輪迴爲有情妄緣心失理繫物道難成離欲觀空瑩歸眞眼界明周行無障礙心上坦然平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是四

十六

萬法不明萬物所拘繫物生情貪愛無休歇也頌曰即物轉貪求迷情甚日休利名心未罷財色意中收念念依他起熈熈不自由一生虛過了爭覺悟清眸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貪求不止煩惱憂苦返歸殃咎矣頌曰貪

愛六根深情迷入罪林憂愁宜早撥煩惱

莫交侵清淨修身命無爲鍊本心定睛觀

昊景物外見清音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

身受有爲勞而無功身苦心惱性亂神散

矣頌曰貪心馳劣馬縱意任猿猴妄想生

顛倒憂煎苦用求神昏著物相性昧遂淪

流背覺靈明體迷沉萬劫休

便遭濁辱

身心憂苦混濁於恥辱稟於錯亂之人也
頌曰邪婬身受觸濁濫昧心情睃目扶清
粹舒眉轉碧睛張羅天地秀豁落太淵清
混合乾坤象陽精萬派明
流浪生死

心滯於物返正歸邪生死流浪頌曰生死
何時了輪迴甚日休但依清靜理好把自
心修遇夜閑星月終朝抱日頭滿空昕寶
鑑遍照大神洲
常沉苦海

悟者爲覺海迷者爲苦海常沉者迷昧眞源常沉苦海矣頌曰心欲情無底身如破漏舟水深難出離岸濶怎生收生死隨波浪輪迴逐境流迷沉歸苦海性命一齊休永失眞道

不達至理亂取施爲多能已勝馳騁落空之法永失眞道矣頌曰不論眞常道剛尋有所爲性迷終不定心亂轉生疑上善如清水靈源似渺瀰金泉高泛漲溢滿照天池

真常之道

真常者日用而虛化故言常道矣頌曰神用至真常明知道德鄉玉爐收白雪金鼎聚紅霜地裂明心印天開朕性光靈童歸海藏獨卧水晶堂

悟者自得

自得者不修而修不爲而爲悟者自隱玄機明開妙道通現真空矣頌曰斂意轉睛瞳自然見法身運天明日月叩道照乾坤脊耀龍珠燦煌輝琥珀殿玉嬰眠寶殿瑩

淨絕紅塵

得悟道者

得悟者為明開道眼了達無為也頌曰知玄通古道得悟了真常鬱秀繚空野氤氳滿太蒼日魂光雪瑩月魄照銀霜放出神光爍圓明入故鄉

常清靜矣

天清垂象地靜安寧人能清靜神契大道守一居常矣頌曰意靜覺心清風臨對月明滿天珠露降大地水銀平玉戶明金子

金門現玉嬰撞開天斗柄走上太陽星
仙人葛玄曰吾得眞道曾誦此經萬遍此經
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受之於東華帝
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
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
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爲天官中
士悟之南宫列仙下士得之在世長年遊行
三界昇入金門
左玄眞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
天善神擁護其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

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正一眞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
干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
高尊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
雲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花好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

左右街弘教大師傳眞天師賜紫廣成先生杜光庭註

是五

太上老君

太者大也上者尊也高眞莫先衆聖共尊故曰太上老君老者壽也明老君修天修地自然長壽故曰老也君者尊號也道清德極故曰君也以明老君爲衆聖之祖眞神之宗一切萬物莫不皆因老君所制故爲宗祖也

說常清靜經

此明清靜之理且常者法也常能法則此
經清靜也清者元也靜者氣也經則法也
一則爲聖人之徑路二則爲神仙之梯櫈
凡學道之人皆因經戒而成眞聖聖人未
有不假經戒而立不因元氣而成道者也

此一章之句分爲三段先明無形之道次
說運行之理下明無名之法第一明大道
無形第二明大道無情第三明大道無名
第一明大道無形能匠成天地分判清濁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道者開口動舌發言之詞也又云道者虛無之炁也混沌之宗乾坤之祖能有能無包羅天地道本無形莫之能名無形之形是謂眞形無象之象是謂眞象先天地而不爲長後天地而不爲老無形而自彰無象而自立無爲而自化故曰大道經云視之不見故曰無形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分爲陰陽故爲天地也育者養也長養陰陽故爲生育也陽者清也上騰爲天陰者濁也下潛爲地天地者乃大道之

子也此一段明無情而運行陰陽之用也
日月者是陰陽之精氣也

大道無情運行日月

自無而生有造化以成形故天無精氣無
以制日月之明地無精氣無以制山嶽鎮
焉人無精氣無以制身形之存焉故曰日
月禀陰陽之所運行故知道之無情隨機
而所化又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
哉萬物生焉經云用之不可旣無情而運
行日月也日月者大道之用也此一段明

無名而萬物自生長養萬物

大道無名長養萬物

故元氣無形不可名也經云道隱無名乃生於天地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者五行之子孫也三才者萬物之父母也道者三才之祖宗也故元氣清靜不可常名也凡學道之人且在觀宗察行若能智性無礙可以登涉大道之徑游於三才之外常人無所能知也前章明無形無名故能運行於日月此兩句乃是

太上之自稱無名之名強名爲道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吾者我也此明太上自言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故亦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義也老君匠成天地開闢乾坤變化萬物不言我爲緣道法自然不能名號一則從有入無或從無入有隱顯無方存亡自在豈有常名之稱焉故經云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又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前兩句明太上之所自稱緣道無名此後九

句明大道尊卑之體以元炁清靜以天地男女爲喻就此章中分爲三段第一明道分清濁動靜之喻第二明天地男女動靜之機第三明萬物本末之由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

清者天也正陽之炁上騰爲天濁者地也正陰之炁下結爲地夫者發語之詞也夫道能清能濁能動能靜以至大道無測常名清濁動靜皆爲至道之用凡曰學道之士若能明動靜之炁安其位則至道自來

歸之動靜合宜故爲正色也此四句與前三句俱明清濁動靜之理并後二句共成一章以契至道尊卑之位本末之由於三段之中第二段明男女清濁之用動靜之機

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列子曰天積炁爾地積塊爾天地相連終不相離自地以上皆是天也有諸天諸地其名不一四面八天上有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皆清炁也下有九地九地之下謂之

風水風水之下冥冥不測自九地之上上至諸天皆出混元之圖也上清經云諸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天地之數亦然此乃以彰至道之尊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也男者陽也女者陰也夫人在

於母腹之中受胎之日皆禀天地陰陽之炁以成其形禀天地純陽之炁者以成其男十月之中常在母左脥下者男也禀天地純陰之炁者以成其女十月之中常在母右脥下者女也女之水性極陰之炁故

爲靜也男之火性極陽之炁故爲動也動
者飛昇上應於天靜者濁滯下應於地故
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男尊女卑陰陽分
矣故曰男動女靜此二句明本末之由與
前七句合爲一章義分三別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本者元也元者道也道本包於元元炁元炁
分爲二儀二儀分爲三才三才分爲五行
五行化爲萬物萬物者末也人能抱元守
一歸於至道復於根元非返於末末者化

也本者生也人能歸於根本是謂調復性
命之道者也南華眞經云生者神凝也死
者物化也人能歸眞神歸眞神是謂返本
還源不可逐物也此一段四句明清濁之
源動靜之基人能有道道自然皆歸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
悉皆歸

清者天之炁也濁者地之炁也皆因清濁
之炁生育萬物世人若求長生之道錬陰
爲陽錬凡成聖皆因清自濁之所生動因

静之所起清濁者道之别名也學仙之人能堅守於至道一切萬物自然歸之故西昇經云江河淮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歸之人能清虛寡欲無爲非欲於至道至道自來歸之於人但能守太和

元炁體道合眞萬物悉皆歸耳此四句明心神本來清静皆因世欲之所牽也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静而欲牽之神者妙而不測謂之神心者神也神者心也心擾則神動神動則心浮心浮則欲生

欲生則傷神傷神則失道人能調伏其心內安其神外除其欲則自然清靜謂下文也此一段四句明修行之功遣欲澄心自然清靜也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

遣者去除之喻也人能去其情欲內守元和自然心神安靜心既安靜世欲豈能生焉故引西昇經之言所謂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故以令人絶利一源修眞養性次保心神安樂故聖人云

修眞養性載神扶命則離苦昇樂福慶延
流而成眞道矣此兩句爲一段明修眞至
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

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六欲者六根也六根者是眼耳口鼻心意
也欲者染著之貌情愛之喻觀境而染謂
之欲故眼見耳聞意知心覺世人若能斷
其情去其欲澄其心忘其慮而安其神則
六欲自然消滅豈能生乎內神不出六識
不動則六根自然清靜故不生也三毒消

滅三毒者三塗之根三業之祖也三者身心口也人有身時身有妄動之業心有妄思之業口有妄語之業此三業又爲三毒又云三毒者乃三尸也彭琚彭瓆彭蟜上尸好華飾中尸好滋味下尸好淫欲人若能斷得其華飾遠其滋味絶其淫欲去此三事謂之曰三毒消滅三毒既滅則神和炁暢精固三元安靜三業不生自然清靜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上爲三境生於萬物天下三元掌人性命且上元主泥丸

腦宮爲上丹田中元主心府絳宮則爲中丹田下元主炁海屬腎宮爲下丹田此之三元上主於神中主於炁下主於精故乃掌人之性命也人若能絶其三業保此三宮更辯四時之炁運轉精華往來無窮則

三丹田固實萬和柔順心若太虛内外貞白皆因三尸消滅除假留眞乃爲清靜之道矣前明修眞至神六欲三毒自然消滅此明迷惑未斷而心有所滌者故未能窮於妙用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
人若能去前三業則三尸滅三尸滅則保
其三丹田三丹田固實則炁通暢往來無
窮即無世欲牽心故爲清靜之道若未能
專勤志意澄心絶慮則心不能内修至道

難窮妙用之理則無所制伏於心猿即漸
失精神精神旣失則六根妄起世欲牽纏
此謂自不能解於生死之羅難出輪迴之
網者也前章明能與不能修習此章獨明
能修而不著破執而成眞九句正經義分

三別合爲一段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人能斷情絕貪去欲即無三業之罪不以

專志修於內行守於絳宮自內觀己心心

者火也故引內觀經之言心者火也南方

太陽之精主於火也上應熒惑下應心也

心爲絳宮者神也妙用不測變化無定神

明依泊三業如蓮花又云制之則正放之

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

一方故使學人可以觀之者心處於形內

不以形觀心旣使形觀則爲二義形者舍也心者主也舍不能觀主故不可觀也可使神觀心神者炁之子炁者神之母但心意引炁存神而觀之自然感應何以知之古德云爲使炁神神之與心炁之與道不

是五　八

相遠離故聖人設法教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心無所著即無心可觀旣無心可觀則無所用無所修即凝然合道故心無其心乃爲清靜之道矣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心者形之主形者心之舍形無主則不安心無舍則不立心處於內形見於外內外相承不可相離心形俱用不可觀執凝然混沌有若無形亦非無也若非無心豈能忘於形體乎心忘形體故曰無心本經云

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心之與形動無所淥靜而無著此謂形無其形也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五行造化謂之物又云塊然有凝謂之形

凡有形質者俱謂之物也物無其物者謂之眞眞空也本經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道之妙用也非世之常物

三

三者既悟唯見於空

三者心形物也内外中間俱無所著是名無爲既入無爲是名空法空者道之用也有用有著不名於道矣前一段分三事此一段獨明無空寂雖名空寂之理則俱無所著即爲眞道也此一章六句合爲一段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空者眞空也空法之相乃有二種有大空有小空大空者無爲不爲之理小空者破有歸無以無爲爲無是名小空此二空俱無即自然不染正性乃成眞道也空無大小亦無所去有著即顯無著即隱空法之相即隨影而見形若言無見即斷滅其法長存如水似鏡在人之身掌人之性命凡居有質皆藉道以成形一切物類無不從道而生大道坦然常存於物非爲斷滅者也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空者亦非大非小喻如道性本無長短亦
無塵垢悟即謂之眞空不悟謂之假相非
爲至道上清經云空假之相還復成假亦
非爲假道法自然本無空假天尊慈悲乃
立空假之相善巧方便隨機應化教導人
天皆歸至道所説空相亦非空相空相是
道之妙用應道用即有不用即無非無非
有非名爲道道本無形之形眞之能名德
本無象之象是謂眞象杳杳冥冥其中有

精其精甚眞非無爲也萬法俱無是爲空無空無之道亦非自然破此空無還歸於無也

無無旣無湛然常寂

無無者無執也雖無執見歸於寂法寂法亦無非爲寂也亦非空也亦非無也非空爲空謂之眞空非無爲無是無中之法法亦俱無歸於眞寂眞寂亦無非爲無法不有不無非空非色假名稱見化導衆生種種分別皆爲執見執見旣無名曰自然清

靜非爲空寂之法空寂既無則湛然常存
豁然無礙即謂之眞常之道也前六句明
空寂之理此一段四句明空寂俱無自然
無欲即成眞道也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此明法相皆歸寂滅眞道自然長存不去
無著無欲自然成道也

欲既不生即是眞靜

眞靜者自然無欲也有欲則患生無欲則
道生本經云吾有大患謂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無身者無欲也無欲謂之眞身眞身身者道身也前四句明無欲無寂此四句明眞性之道隨機應物無所不應自然清靜

眞常應物

眞者體無增減謂之眞常者法也常能法則謂之眞常之法也法則眞常應物隨機而化導衆生無所不應於物道之物也常者道之法也應者道之用也法用無有皆爲常道常道之中自有眞應之道故云眞

常應物道之妙用也

眞常得性

凡欲得成眞性須修常性而爲道性得者動也動其本性謂其得性也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既在道性本求清靜自然應物常用於世無染無著無垢無塵隨機而化本經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云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存者道也本清靜常應而無所不應隨方而無所不静故云常清靜矣

此一段六句標前清靜之性道性既清靜乃得眞性既得眞性返歸於無得之理也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

此言清靜之性名爲眞道經中不言令人須假性修漸進而成眞也眞者能長能久不增不減與天地齊壽故爲眞道也

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既入眞道名悟修眞鍊凡成眞鍊眞成神神眞者道也故與天地同壽日月齊明造化萬物故名爲得道也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道者無得無失亦無常形本經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故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也大道常存亦無去住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前明眞性之道返歸無得之理此明

大聖立教以無名之名強名爲道教導人天應接羣品雖無正形悟者必得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化者返以守眞謂之化化者是遷變之義遂換應見之名化別種種應見容儀有無

莫測誘化時人誘化者指事爲喻恒勸開悟教道之名普令後學之人捨惡從善惜身保命故要歸於聖教只如太上西化流沙八十一國亦法視相或見大人身長千丈或見小人身長丈八變見無方易形改號或爲金仙或曰梵仙隨方設化同體異名教人修道去妄成眞乃立清靜之教皆爲化也應見降生於太清渦水之右眞源之左九井長存雙檜猶在見其道相以化人天又聖紀經云老君自上古混沌初分

或以未分開闢天地安置日月星辰分配五行造化萬物代代不休爲天王之師時人莫能知之非獨爲西國演化所言道本自然無所不入十方諸天莫不皆弘至道普天之内皆爲造化蠢動含生皆有道性若能明解即名爲得道者也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悟者覺也猶通也通者達也凡學仙之士若悟眞理則不以西竺東土爲名分別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

亦不以至道爲尊亦不以象教爲異亦不以儒宗爲別也三教聖人所說各異其理一也本經云同出而異名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能悟本性非分別所得也但能體似虛無常得至道歸身內

修清靜則順天從正外合人事可以救苦拔衰以此修持自然清靜傳者付度之名也人能清靜至道自來不求而得不學而成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清靜自然聖道歸身所以言可傳聖道也凡此一段

前獨標無爭無德後學衆生皆執偏見妄情所起失道迷源老君又徹其前意以上下有殊乃破執性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

爭求靜也所言上士好爭處而求安靜本性而自靜爭者執有也上士不執有見非爲喧爭也緣下士求違本性故好爭而求靜以其執見而求之者也是名能體道合眞者不著於耳目鼻口身意之病亦不著於鹹苦辛甜之味亦不著於宫商角徵羽

之音此之執見皆非本性此者下士好爭之理諸見無心豈有爭爭人若無爭爲清靜也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

德者貴也有名稱也上德者明上古之君本無名號亦無所稱故言不德本經云上德無爲者道德所稱也又云有若無實若虛道者若執有見有名即非上德也本不有不無不虛不實應用即有昧用即無故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而不言者隱也

是五

十四

又知可如不知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故云知者不可言也故云上德不德下德執德也下德執德者有名跡功業以成稱名自見凡諸有見皆生分別又本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何以分別既有分別即爲執德若能除兩件之心乃名爲自然之道兩件者有爲無爲之法或立無爲爲是破有爲爲非或執有爲爲是乃破無爲爲非此是兩件之心至道自然亦非有爲亦非無爲故至道自然湛寂清靜混而

不滌和而不同非有非無凡學仙之士無以執非但俱無執見則自達眞道超越三乘悉歸一乘道不爲下故執德者不名爲道矣

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前說執德以爲下德故執諸相行流涉于有爲不名道德也道德者通變無方存亡自在應用即見能尊能貴悉皆自然非執見之人若執見之人豈能知之乎此一段明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至常清靜矣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

妄者動也情浮意動心生所妄動者思之因妄者亂之本也一切衆生不得眞道者皆爲情染意動妄有所思思有所感感者感其情而妄動於意意動其思而妄生於心人若妄心不生自然清靜又云妄動者亡也皆亡失其道性故逐境而感情妄動其心故不得眞道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驚者心之極畏名曰驚也非祇指於心驚

也驚有二說一則內修清靜乃忘於形而驚其神二則外習事業乃勞於心而驚其形外既驚其形體內誘則驚於其神若得心神安靜則外欲不生欲既不生自然清靜也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

凡人若驚其神則外有所著於境內則失於正性萬物者衆多之名也緣道貴守一不可著於萬物而驚其神也夫人得生於世故禀地水火風四大之中和炁而生按

三才而所育貴亦難勝若能安然不動內守元和則思慮不惑自然清靜也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貪者是愛著之貌雖名愛著亦有二種分別之義一者貪於世事外求華飾欲樂其情則爲陰咎不合於陽教既屬於陰即不能清靜乃爲濁滯也二者貪於進修窮尋眞教堅求至道此爲內貪名爲貪其理合於陽教即輕清而爲正陰即濁滯而歸邪若能體道合眞自然清靜也

旣生貪求即是煩惱

然貪外事漸漸斷除貪求內事勤勤修進雖即內求至道不可堅執之亦乃生煩惱凡言煩惱亦有二種分別輕重一者輕煩惱二者重煩惱一輕則是貪求至道執之亦生煩惱二則是外求世法名重煩惱輕即合陽是名爲清重即合陰是名爲濁雖分輕重則不可執之執猶著也旣貪著即生迷惑但以捨重棄輕內守元和湛然不動故謂之懷道抱德自然淳朴夫長生之

道全在養神若守元和不失神即居之神若居則心大安忻忻而若喜自然清靜豈有煩惱生乎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

身心躭著外境憂苦自生於內濁者染也辱者污也身心染污自歸流浪者返復也返復生死不離輪迴流浪於苦海之中苦海者憂苦之海也海者大也憂苦事不能免也非干至道不慈自爲人心造作夫學

道之士但内守其一外除其想一者身也聖人皆云存三守一三者精炁神也但守其身必存於三也故西昇經云守身不失常存也專守其一不生妄想即免於苦海沉淪憂苦不著於身心自然解脱合於清靜故聖人遺其經文以正其義施大法橋開其經路教化未悟令入妙門此明人皆自失眞元故非爲至道不悪者也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眞道者常存非古非今非生非滅外包天

地內入毫芒法則萬物常用於世人能悟解雖已自得非爲化物也夫太上所言人能覺悟悟則本性謂之得道也亦非至道難求亦非易得也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云道本無形莫之能名得悟之者唯已自知善人常能守於清靜即皆爲得其眞道者也

此一章至書而録之總爲一段先明仙翁誦持此法次明傳授帝君天宮洞府悉皆祕隱非爲常輕者也

仙人葛玄曰吾得真道曾誦此經萬遍

仙人姓葛諱玄字孝先初學道之時常誦此經後得神仙之道今位登左仙翁者是也仙翁有孫名洪字稚川今之世人皆只呼抱朴子祖代求仙皆成真人矣仙翁初入道之時居長白山或居東嶽自後遍歷名山慇懃求道成道之後隱跡潛形唯留經教於世勸悟後學之徒凡言誦經萬遍者萬遍即萬行圓備也又靈寶經云萬範開張者乃明諸天梵炁彌羅無不周遍也

範者法也萬法皆同內外俱應分即爲萬象之形聚爲萬神之體此乃爲圓滿之義也又云萬遍道備飛昇太空萬神之備萬遍旣周乃成清靜之道非祇爲誦持經文何必苦於形而勞其神者也

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

天人者極陽之仙也天仙者碧落飛騰遊行自在兩腋有毛羽亦名羽客也凡是天仙羽客住於三清之上常行於經法亦非輕傳下士世人若修天人之行即謂天上

人也凡欲修學之士何不誦習此經日有進修之業若無退慢之心是謂有進無退之士也亦不令輕傳下士又聖人云經法流行於世學人若遇須當寶而貴之不可輕泄如逢賢士有心即授有善即傳此蓋流通救度要其悟解者也可傳可授弘在人矣

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

吾者仙翁自稱也東華者按上清經云東方有飄雲世界碧霞之國翠羽城中蒼龍

宮其中宮闕並是龍鳳寶珠合就上有五
色蒼雲覆蓋其上故號蒼龍宮也乃是東
華小童君所居之處此明仙翁自云吾逢
彼帝君即傳受此經且非輕傳於下士也
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
金闕者西方有琅玕世界瓊瑶之國瑠璃
宫内其中宮闕並是琅玕寶珍瑠璃合就
故號曰瑠璃宮也有一帝君於宮内亦寶
祕此經又云金闕帝君者也應其名號或
太上分形化體名號有殊上清經云後聖

金闕玄元黃帝老君太上是也又尹氏玄
中記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宮或號天皇
大帝或曰太一救苦天尊或號金闕聖君
故知太上隨方設化應號無窮即知先聖
金闕西方瓊瑤國王帝君是也上聖帝君
盡皆寶祕此經何況後學傳受修持諷誦
豈不欽崇重而行之者乎
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
王母者諸天神王帝主之母居於崑崙按
天地論曰王母居崑崙西側黃河出水之

處王母者是天地之母又云天公地母主統衆真總攝三界天上天下是王母爲至尊之母也昔於金闕帝君受得此經其帝君受此經於西王母之時亦非輕傳於下士也

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

口口相傳者古聖人傳受經法皆以内藏心腹祕受經文流通行化教導人天並不記文字即不以令世所見也自仙翁後来

故書此經傳於下世普遍流行即要拔度
後學之徒者也前明先聖傳受次明後學
尊卑若能悟解眞道則隨功而獲果矣

上士悟之昇爲天官

上士者外鍊形質內養精神外和其光而
同其塵內修功而保其元也元者元炁也
元炁是神之毋人能常存於元炁下保於
丹田上固於泥丸中守於絳宫如此愛重
保於三元是謂內養於神神者炁之子形
者神之舍神是身之主身無主則不安形

無神而不立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下丹田飲於月華保於腦戶腦戶者泥丸上丹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炁保之下丹田腎宮氣海屬陰故使太陽精炁保之又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且能待日月二景

扶身形而行之必昇爲天官也是五雲五炁者是五行之正炁也凡上道之人五臟既眞五臟炁自生五行眞炁化成五雲扶其形質上游三界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下游十方十方者四維上下是也三

界十方俱無滯礙然後昇入上清得位爲
天官之號也
中士悟之南宮列仙
金者肺也玉者骨也凡學道之士先須鍊
骨謂之寶玉鍊肺保津謂之炁金石者腎
也丹者心也安心息炁保於腎臟乃得延
年非爲世間金石寶玉也此之金石能保
其命又圖南子云外實如何內實存此之
謂也若能內保於性命然上參於上清聖
文聖文者皆上清祕寶之書下達玄微者

下元腎也又上清經云南方有丹靈天內

有蘂珠宮內有一眞君號曰靈天君又云

朱陽宮或云朱陵宮眞天中內有炎炎火

錬池池有七寶宮殿亦號曰紫陽宮若有

下達之士學道成功者乃同司命眞君録

其姓名奏上南宮得爲仙官之號也

下士得之在世長年

下士者未能絕利一源皆求資身益命之

道或服靈藥或餌丹砂或休名棄位或淡

靜安神或依倚林泉或藏跡於朝市內修

至道外合五常或隱或見體道合眞如斯不退尚保延年何況高士英賢隱於巖谷學神仙餐藥而得白日昇天何故後人不能專至即今西嶽華山山居隱士丁陳二人在世延年注名以入仙位況後人不能

是五　二十二

相效故舉此數喻乃明至道無偏求者必達故本經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又參同歸一

游行三界昇入金門

靈寶經云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第六名上

明七曜摩夷天帝名恬憺延此是欲界也雖有此說凡學道但去其欲即名眞人又色界在二十四重天無極曇誓天爲色界其帝君號名飄弩穹隆又太素秀樂禁上天爲無色界帝君名龍羅覺長此名三界乃指天地而言此爲外約大綱之說也若喻人身而言之三界即三丹田也下丹田爲欲界中丹田爲色界上丹田爲無色界人若保守於三丹田則精氣神存上中下三丹田之境眞人游於三界也若得三丹

田神俱足則自然昇天矣故經云形神俱妙與道合眞此之謂也上清經云大羅天在三十二天之上又靈寶經云三界之上渺渺大羅大羅之境唯有三清宮闕莫不上聖高尊游於其上又云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重天此不具載又唐賢樂朋龜云原夫八十一天比太上之半壽此者大約而言也學道人若先修內行保固守於三元神三元神俱備自得昇天游於三清之境出入金闕之前朝拜太上得爲眞

人故曰昇入金門也前仙翁書錄乃標至學尊卑此明眞人所說導引羣生普令誦持眞經得善神擁護其身漸入仙眞之階

左玄眞人曰

左者陽也玄者一也道君號得一眞人乃立其左右陰陽一是也故言左玄眞人左玄眞人者號法解爲此眞人大慈仁者多請問因緣下游五濁救拔一切復歸三境侍從尊慈太上保之稱其名號學仙之士但能存一守於陰陽二炁則爲眞人何爲

守一一者道之本性一爲大也又云身也
故引西昇經云愛人不如愛身愛身不如
愛神愛神不如舍神舍神不如守身守身
長久長存也學人未悟玄微但且護形愛
炁輕物賤名思慮不惑則血氣和平如此
即其一可存也陰陽二炁即坎離之用也
故謂爲眞人之身然後朝於太上皆得爲
道之臣也上則參於三境下則游於十方
開導衆生教化未悟引接群生普令得其
道此即爲眞人之所作也

學道之士持誦此經

持誦者依本曰讀離本曰誦學道之士若能心正道念不退依法奉修如對太上行住坐立常持專一是謂誦持者也

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

此明學士心常念道持誦眞經即得善神擁護十天者八方上下是也因緣經云每月十直齋各有善神直日亦爲善神也且人有三業六根身形之業故有十惡十惡者淫殺盜嫉妬恚惡口兩舌妄言綺語此

爲十惡十善者身不妄行心不妄動意不
妄思性不妄亂耳不妄聽邪聲口不妄言
綺語目不妄視邪色鼻不妄受邪穢舌不
妄貪邪味識不妄受於驚怖即名十善十
善既生十惡自滅乃得真聖相護十行既
周自然清靜既生清靜則無煩惱煩惱既
無乃成真道
然後玉符寶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
真
玉符者玉皇之符也令人學道功圓行滿

昇入仙階者先得玉皇符命然後昇仙也玉符於身而論之可明中元之事中元者心也學人之心若能安靜自然無染於塵垢清靜而保固形神若上等之人悟鍊金液之道以固形質中士未悟身外求藥合和修鍊以佇性命若論出入之道亦先固形體然後養於神識而形體固形瘦力倦神者為彼之主主安則外固假如世之屋宅無人則不能全矣內外之事如此也故引西昇經之言我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

之主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又云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
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
相成此事表裏相應之道又云神常愛人
人不愛神神常愛人者顧其人生人不愛

神者爲心所擾也心亦神也其神名曰靈
童能惡能善能昧能明能喜能怒能正能
邪使意馬如風驅心猿如箭疾巧生千種
機出萬端皆在此神又內觀經云心者神
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

長非曲非直非柔非剛非厚非薄非圓非方變化莫測混合陰陽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人能清靜内修至道制伏其心心旣安靜其神則生神生則形固形固成神神藉形而成形藉神而生形神相藉安靜修功形固神全故云形神俱妙内外相應自然與道合眞也前明誦持威力修鍊成眞此明眞經道德貴重世人悟解玄微即得身超三界也

正一眞人曰

正者眞也一者大也亦爲心也心者南方太陽之象元處北方因何太陽處於北方爲坎離中有一畫故爲一陽是謂心也一是陰中陽位二是陽中陰位此是五行返復之理陰陽變化之用是謂正一也正一眞人者漢天師也姓張諱道陵也今爲三天大法師位任正一眞人又爲三清度師其眞人今居聖眞之位亦曾鍊五行修功爲國扶衰救苦除害興物利濟庶民功圓

行滿超凡成聖位居高上正一眞人人若能修鍊其心自然關府通泰神和氣暢皆由正一之事今有天師所行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道銅符鐵券金丹寶經秘訣靈章二十四階品籙此不一一載也

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干衆聖護門家者身也經者心也外學喻則家宅也眞人曰家有此經若能悟解玄微淸靜身心修行念道持誦不退即得衆聖神人護衛其門既得神人護門則災障不干於家庭

邪魔無犯於住止皆因主人清靜故得神
明護門內舉此喻則家猶身也心則經也
人能清靜行其至道於心則謂之有此經
也悟者覺也達者解也通者了也覺了則
謂心有經也無經則未悟解故有災障煩

惱所生若心了達則無煩惱煩惱既無自
然清靜災障不生故不干也衆聖護門者
人身中有三萬六千神左三魂右七魄身
有一萬二千形影體有二萬四千精光五
臓六腑二十四神耳眼口鼻皆有也一一

各有宮闕所居人若清靜衆神歸身各居
宮闕故云衆聖護門又三萬六千神各居
瓊宮即知煙蘿先生語不虛也

神昇上界朝拜高尊

神者心也道典云聰明正直謂之神陰陽
不測謂之聖故云心靈則道降道降則神
靈神靈則聖也神明既聖即可昇也昇者
登也昇登於上界上界者則三界之上三
清之境大羅天也人能保精養炁愛神調
和於元炁填補於腦烹鍊神水變化精神

神炁若全即得上昇三界朝禮太上高尊凡學仙之士所說朝元即有二種一論天地二論人身即明三丹田且三界朝元者即上中下是三元也上元者上應玉清始炁所化號天寶君理玉清聖境清微天總一十二部聖行之經爲洞眞教主下於人身中爲上丹田腦宮亦號泥丸宮帝君以主於炁中元者上應上清元炁所化號靈寶君理上清境禹餘天總一十二部眞行之經爲洞玄教主下於人身中爲中丹田

心府絳宮帝君主於神下元者上應太清玄炁所化號神寶君理太清仙境大赤天總一十二部仙行之經爲洞神教主下於人身中爲下丹田炁海腎宮帝君主於命此三元三宮三寶者天地得之以成失之以傾人身得之以生失之以死故黃庭經云一身精神愼勿失故要保愛也又云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炁以成眞凡學道之人若能運用精華存想神炁朝拜三元修功不退久而行之自得眞道故聖人云

心爲使炁神若知行炁主便是得仙人此
明存想之道皆以心而使之也
功滿德就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此明修道得果也功滿八百行滿三千功
行者乃是修錬之功行也學人若能行胎
息之道者日行八百即可以昇天功行感
應自然昇舉也古德云功圓行滿昇爲金
闕之臣獨步玉京之上道也學人若能專
守三宫朝拜眞元百節關府自然通泰萬
神和暢相感帝君者旣存守三元三元各

有帝君也誦持不退則心念正道謂誦持也身騰紫雲者內觀之道乃有正說人有五臟屬於五行人若修錬五行眞炁傳於五臟故爲實腹五臟眞炁既成自然尸解出有入無變化自在存亡恍惚此爲得道

是五　二十九

之中也紫雲者五行眞炁結成紫雲乃是上天之誥命之炁故凡得道之人皆乘紫雲而去上昇三境朝拜太上高尊以表得道人證於尊貴之貌也

[stamp]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吳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序　　是六

竅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化之不測之謂
神夫太上老君之神聖居混沌之始爲萬炁
之宗變化不可測也於傳考之初三皇時爲
萬法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後天皇之
世爲鬱華子神農時號大成子至軒轅時爲
崆峒山人號廣成子授道與軒轅氏少皞時
化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
圖子帝堯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
禹時號眞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雖累世化

身而未誕生之跡至商王陽甲時分身化炁
寄胎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武丁時庚辰
歲二月十五日卯時誕於楚苦縣瀨鄉曲
仁里母攀李樹從左脇降生鬚髮皓然其顔
如童遂以李爲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號曰
老子至周文王時爲守藏史武王時遷柱下
史見素抱朴少思寡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隱道不彰謙德不顯内則固真養命外則
遠害全身博古知今無理不澈東訓尼父故
有如龍之歎西化金仙大地作獅子吼述道

德五千言授之尹喜歷代變現以道弘化爲
見世人貪迷不悟自失元眞故說清靜經一
卷爲諸經之首其言簡而道奥垂示生死之
因開化玄風誘人向道領悟三生之理不死
萬劫之眞余嘗參究其經未得其趣近因師
點開心易得造化眞常之宗始識羲皇畫卦
之妙方知孔聖賛易之音究其金仙般若之
道若合符節夫太上之聖超生死而獨立亘
今古而無雙是以百王取則累聖攸傳人或
以爲虛無異端之教者便是非聖人者無法

道本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得之者愚可以智濁可以清修之者石可以金凡可以聖出乎三界之外永爲上仙豈不玄哉余以管窺之見將是經逐節列先聖先賢之語解註于下而又篆圖貫通經註曲暢旁通一覽澈見言辭雖鄙無非直解其義未敢爲是其與我同志者鑒諸混然子王玠道淵叙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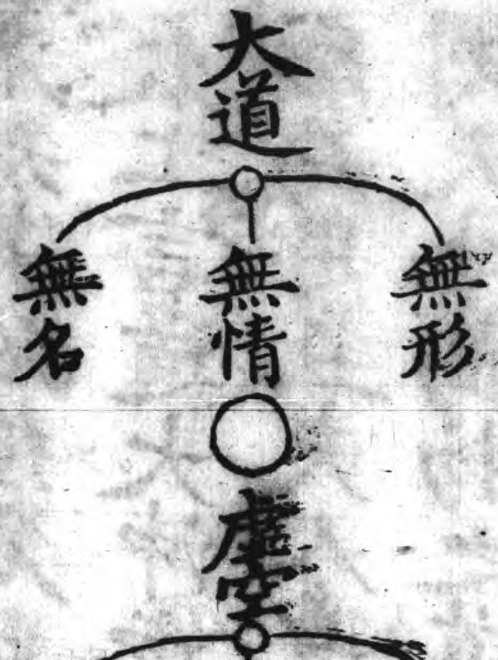
混然子王玠道淵纂圖解註

太者無大可謂之太也上者無極可極謂之上也老者道尊德貴亘古今也君者主也一靈爲萬物之主宰也說者闡化也常者眞常之道不變不易也清者至虛無體也靜者至潔無雜也妙者玄之又玄也經者天道之常人之有心也又言人人共行之經路也太上見世人生居劫濁之中貪著物欲昧了本初之性憂道之失也不得

已故說清靜經開化世人誘引知其本末
言人初生是爲赤子赤子之心未嘗有不
善只因年漸長成眼中見色耳中聞聲鼻
中嗅香舌中知味貪愛不息習染漸深是
以情牽欲蔽與道相違人若能清其心靜
其性明其善復其初一念不生諸塵不染
自然清靜與道合眞矣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
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道生自然
大道者至虛無体本無形無情無名也當

浩刼之始已有梵清景三氣太清太微太素隱而無象溟溟涬涬遼廓無光一混沌而已渾是陰氣裏外虛中有箇乾徤不息之理蟠旋而極是有一陽初動于中便生奇耦分陰分陽生育天地清氣上而爲天濁氣下而爲地天地旣判萬物居其中陰氣出地而復上昇於天陽炁從天而復下降於地陰陽往來循環不已是以日月運行五炁順布四時行焉故能長養萬物大則天地小則微塵無一物不是道之化育

善參究者反身求之我身即天地道雖生我無名我故名之道也道德經云有物混成先天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已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是也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言道者是誰）

太上言道大沖虛本無名喚因不虛立假形而用且夫人身之生也渾淪是箇太極則天地萬物之道總在我身心之虛靈道自歸之靜爲性動爲情性主乎內爲體情運乎外爲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乃曰道道之爲言精氣化形神虛含妙豈可以知其名也若不言道何以呼之是不以已強名稱之曰道也道德經云道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

物窈兮冥其中有信故顏子歎聖人之道

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是以易存無體神化無方此之謂也

○渾淪無象○

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故曰○

金丹之體

象帝之先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

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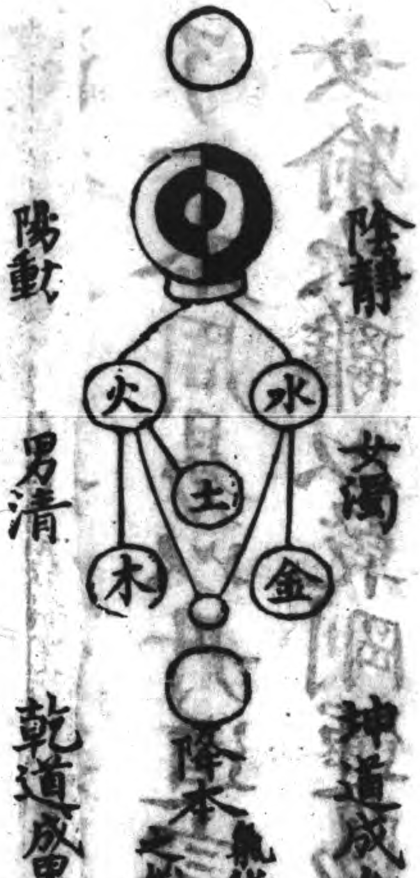
物氣化生形

夫道之爲物虛而無象因氣化而有道之

名道生于一一生于二二氣感合而生萬
物理自然也道居天地之先包含覆載寂
靜無名乃曰無極之眞也無極之中道因
虛極而已陽發而遂通無極而太極是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陽淸而爲天主於動陰烝濁而爲地
生於靜天覆於地地載於天天動地靜二
氣互交陽氣先者爲陽道陰烝先者爲陰
道易繫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體天
故淸故動女體地故濁故靜男女相感陰

陽翕暢泄其眞精降本流末而生萬物萬物之生同此之理烝質化行各從其類生生化化則道無不一焉孔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以順則生人生物逆則成佛成仙周子作太極圖深得其旨矣是故斯經尊妙只此數語已了一本周易以丹道言之天地喻爐鼎男女喻坎離以乾剛運陽火不息乃曰天清男動以坤柔退陰符而混藏乃曰地濁女靜因陰陽有動靜之機故用抽坎塡離返

本還源而復道是降其本而流其末生養
吾身之萬物也有何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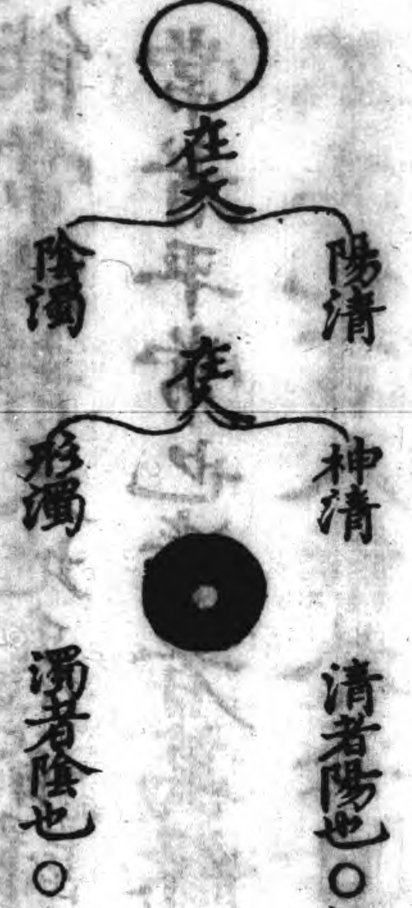


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返本還源
清者元陽祖氣也濁者幻形陰氣也動者
陽之靈也靜者心之地也言人之生也四
大一身皆屬陰唯有此一點元陽祖氣在
人身天地之正中乃曰命蒂有蒂則有根

根深而蒂自固精乃為根氣乃為蒂神為
根蒂之主靈達斯理者可以全眞自然精
全而能化氣氣全而能化神神全而能化
虛虛空獨立而無死生當作丹之用以性
內運以情外移乃曰清者濁之源以戊己

是六　六

二土攝回十方之氣而臻靈乃曰動者靜
之基此妙存乎口訣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心要在腔子裏

常者平常也清者萬緣頓息也靜者一念不生也言人能於每日平常二六時中行住坐卧收其放心存其良心内不出外不入一心空澈唯道為身自然慾忿不生神自清而氣自靜性自住而命自停則天地之道總歸於我身矣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堯授道與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

物之至靈　清　氣清者性自潔
（人）稟
命稟有異　濁　氣濁者性自昧
若能　誠之於中　人常清靜
克己復禮　天地皆歸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動念即乖）

神者人身中之元神也神爲萬物至靈虛

是六　七

含洞妙自曠劫至今不曾添豈不曾減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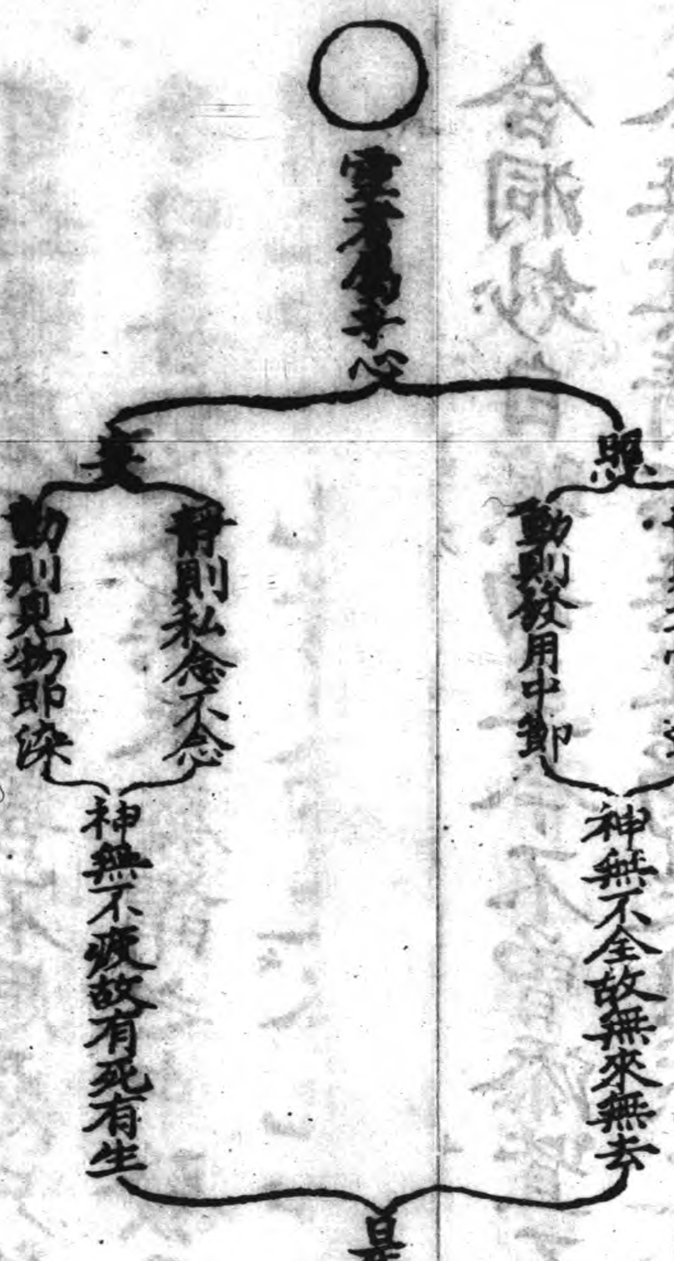
本無其清亦無其濁是自然之妙也白紫

清眞人曰此神非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

比肩大則包地包天小則藏諸一粟朗朗

澈豈可以有好清也若以神思神便非神

也何況神去好清却不知被清字縛住則心地愈生雜念擾之不寧也道德經云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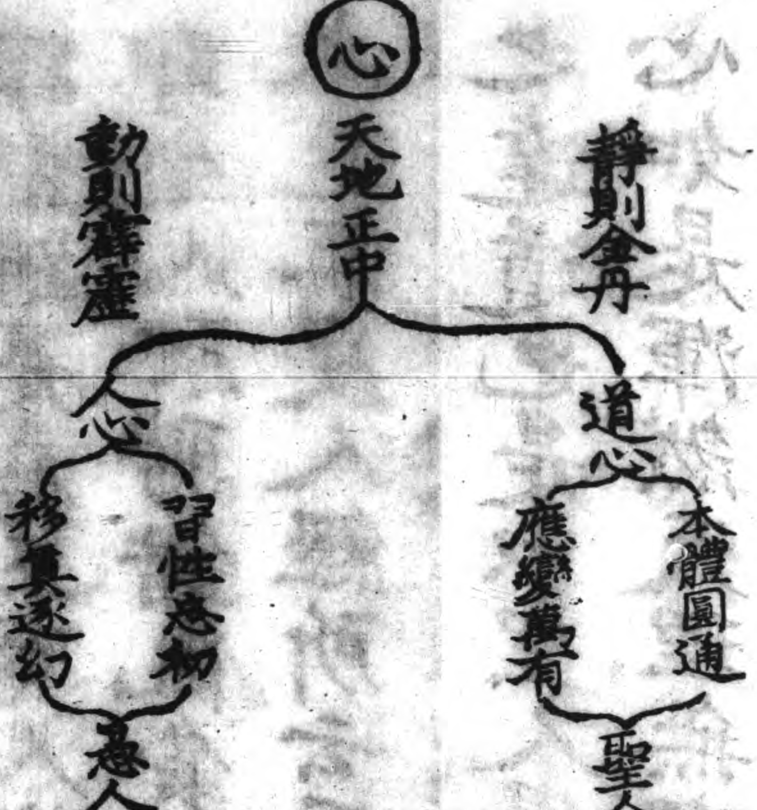


人心好靜而欲牽之 法出 奸生

心即神也神即心也欲者私念也牽者引

去也言人之良心本來空寂之妙不動不靜非思非言一法不立萬法昭然有何靜可好達磨曰不思善不思惡只恁么地孔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以聖人得心法相傳故能安心如是渾然天理無有罣礙也人雖有賢哲之資不得眞師口訣則心無棲泊之地存之則有不存則無只是把捉其心私意揣度聖人之道亦以其心好靜被靜縛住

却不知衆欲已牽引良心出於萬里之遠矣豈聖人三返回靈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哉於此宜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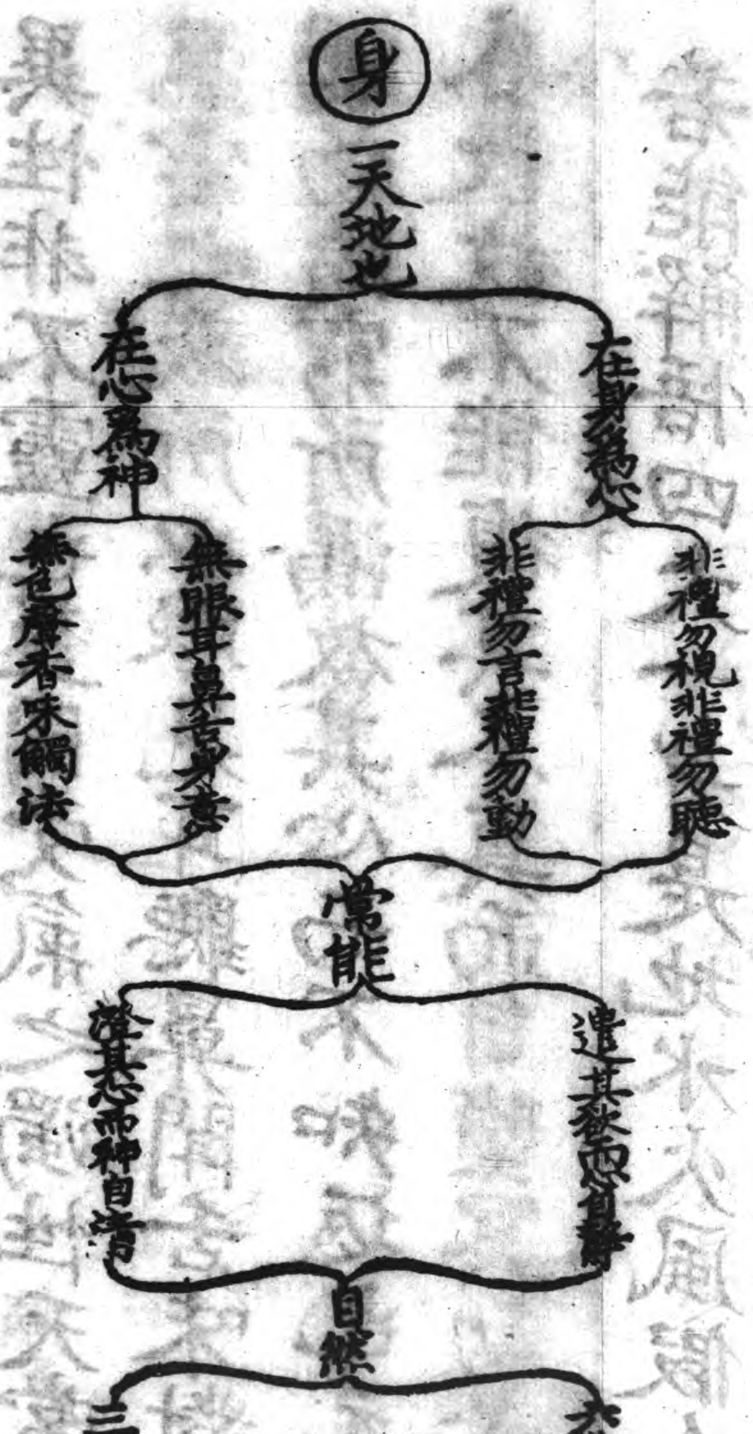


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克己復禮

六欲者眼耳鼻舌身意也三毒者貪嗔癡
也人身之中有三尸之神其名曰彭琚彭
瓆彭蹻是爲三魂人有念頭不正者魂神
即令人馳騁錯亂貪著邪淫入於鬼道囊
本迷眞度人經所云鬼道易邪是也世人

若能解悟四大一身是地水火風假合而
有此幻形到頭終有敗壞覩其萬物之有
形者無不同此之理我則從今不貫其物
推究一心心爲一身之實心是地性是君
若來心地上居住主宰萬機常存淵默之

眞此靈不隨世變一切物欲盡能遣之自然心自靜而神自清六欲不生而三毒自消滅矣道德經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是也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未遣也自家賺了

人生天地之間風土不同則命禀各有殊異性非不靈也蓋因受氣之濁性天常如黑雲之蔽所以眼見耳聽鼻聞舌味對境觸物隨竅所漏放其心而不知返也元神昏散故不能復其本眞而自墮冥刼者乃

爲心不能澄也欲不能遣也

(愚)

氣質之候

靜則私念雜眞

動則移情逐物

所以不能者

心未澄也

欲未遣也

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

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於空虛靈不昧

此一節言學人能直下悟見絶欲清源立志如山之不動雖傍柳隨花倚森於我内則觀於心心亦忘也外則觀於形形亦忘也遠則觀於物物亦忘也既悟三者都忘唯見吾身中是一箇太虛清清朗朗廣大無邊不知天地爲我亦不知我爲天地行功至此地位方見其空之妙是謂宗非可象物非可物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易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也

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

哲

自能遣也

内觀於心心無其心忘心也

外觀於形形無其形忘形也

遠觀其物物無其物忘物也

三者既悟

唯見於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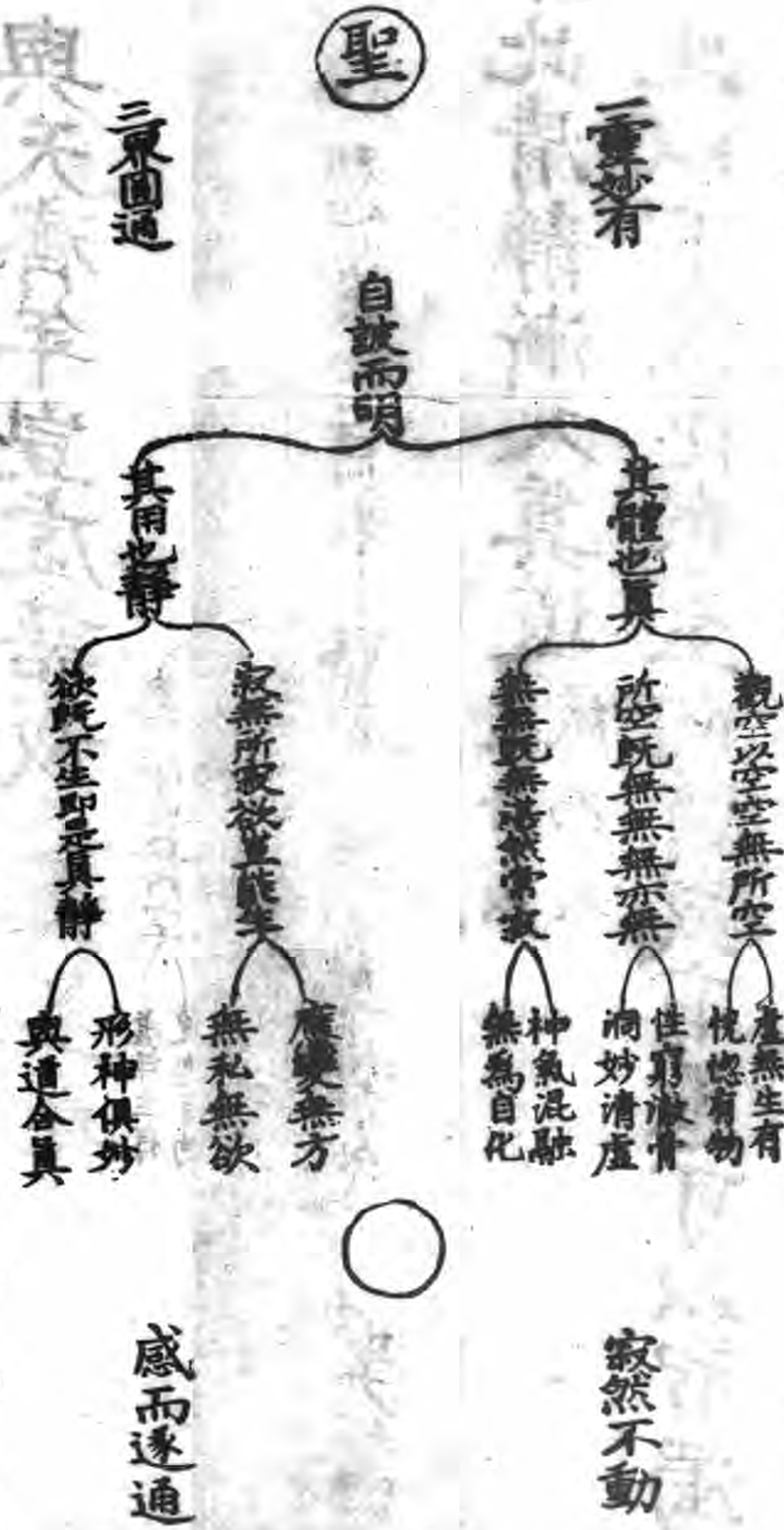
函三

抱一

觀空以空空無所空虛無生有所空既無無無亦無大道無形無無既無湛然常寂神氣合一寂無所寂

欲豈能生易相無體欲既不生即是眞靜與道合眞此一節乃承上云三者既悟唯見於空恐人著在頑空上存意故於此發明觀空以空空無所空乃謂要人活潑潑地當性天無欲之時吾以觀其妙有欲之時吾以觀其徼道德經所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所空既無無無無亦無無者此言既得復道還空空清氣朗廣大虛含無際實無象之可觀也無無既無湛然常寂者此言既得一切忘盡則吾身自然眞一常存

也寂無所寂欲豈能生生者此言性非死寂我但隨機應變無住於相如是降伏其心欲豈能生也欲既不生即是真靜者此言勤行符火之道已得梵氣臻靈結成金胎聖賢陰濁消滅而真道純陽打成一片客塵自不相干智慧發現性剛潔如山之嵬然真靜不搖也到此田地方是超凡入聖與天齊年豈虛語哉



真靜應物 應物無染 真常得性 一念不生 常應常靜 萬緣頓息 常清靜矣 智慧圓滿

此一節承上云欲既不生即是真靜故次之以真靜應物真常得性所謂聖智圓滿性自真靜凡物之來隨物轉應如盤走珠圓陀陀地轉漉漉地則此心坦蕩無礙自然應物無染而得性矣道德經云夫物芸

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尹喜真人曰凡物之來吾皆應之以情而不對之以心孔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此言之豈不是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道

孔子曰太極保之如赤子　致中和

老子曰金丹守之若嬰兒　含真炁

釋迦曰玄珠覺之曰如來　就真空

中

☰

真靜應物真常得性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是以

天地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 道者以誠而入

此以下爲化衆生向道或有愚可以智濁可以清豁然頓悟種性者故告戒如此清其心靜其性不與萬緣作對只憑麽修去革其舊染之汚而日新其德自然漸入眞道矣

眞 純一不雜

時時整省 日日復初 所以 如此清靜 漸入眞道

勤而行之自然 強健不息 超出古今

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我即元始

此承上云漸入眞道乃謂學者已得覺性之理於未得師授口傳其秘於此故啓諭旣入眞道名爲得道者此言眞道非是聰明廣記口須三昧講說之道實乃是身中三眞三全之妙必拜眞師耳畔一語直下

安心方入眞道養性不失其中修命而運槖籥不失其節自然性命混融金液流注是故名爲得道也

不生不滅

常

人能參透玄關自然

入於眞道

所以

一理徹

名爲得道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本來空寂

此承上云名爲得道恐學人明理未澈著在得字求想則道反背矣故次之以雜名爲得道實無所得直欲學人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夫道之爲物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方無隅實無名喚人身四維上下纔著一處存思便不是也又不可離了此身向外別求不可思不可議亦非動亦非靜一體萬殊萬殊一體頭頭物物總皆現前到

萬理融

這裏轉得一語則鐵壁銀山驀直透過方
是得道得之無得不被相惑但吾一靈眞
性覺照常居象帝之先朗朗分明處乃曰
眞得正丹家所謂不見中親見見中不見
不聞中親聞聞中不聞遠得這箇破參學
事畢何得之有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一以

貫之

化者開發也衆生者貪著之人也此結前
云如此清靜漸入眞道太上以謂天下人
物之多聖凡混雜是種性難見其中豈無
有根器者故以道曲折引喻開化其理或
有利器之人聞吾此說直下悟見即得頓
脫根塵唯道爲身向我道中參究不怠勤
而行之乃曰爲化衆生名爲得道得之爲
言本無所得但爲他人說此得字誘衆人
必是將心想道而不忘也道德經曰善人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是以人人本具無不與我同性只因貪著其事乃名曰衆生若能眞箇領悟之者皆可以傳於聖道也如六祖盧慧能本廣東犵狫一聞客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

下大悟次後竟至馮母山拜見五祖問其由答言如湧泉故見其根器大利恐人謀害叱令舂碓人不爲意後五祖故令大衆作偈能明心見性見即付之衣鉢衆皆讓首座神秀作偈神秀述偈四句未盡其善

惠能一聞即次其韵曰善提無有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暗點頭約其夜半付中堂以袈裟圍繞其身將金剛經誦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於此印傳心法授與衣鉢而復送之過江遂為一代祖師此所以人不可以形觀當以志看如馬丹陽度任屠始則為凶人一旦醒悟即為善人以此論之豈不是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也歟

道體同源 蠢動含靈 為化衆生 能悟四相俱空

妙

人性皆具

佛云

皆有佛性

覺此

名為得道

是以

方可登得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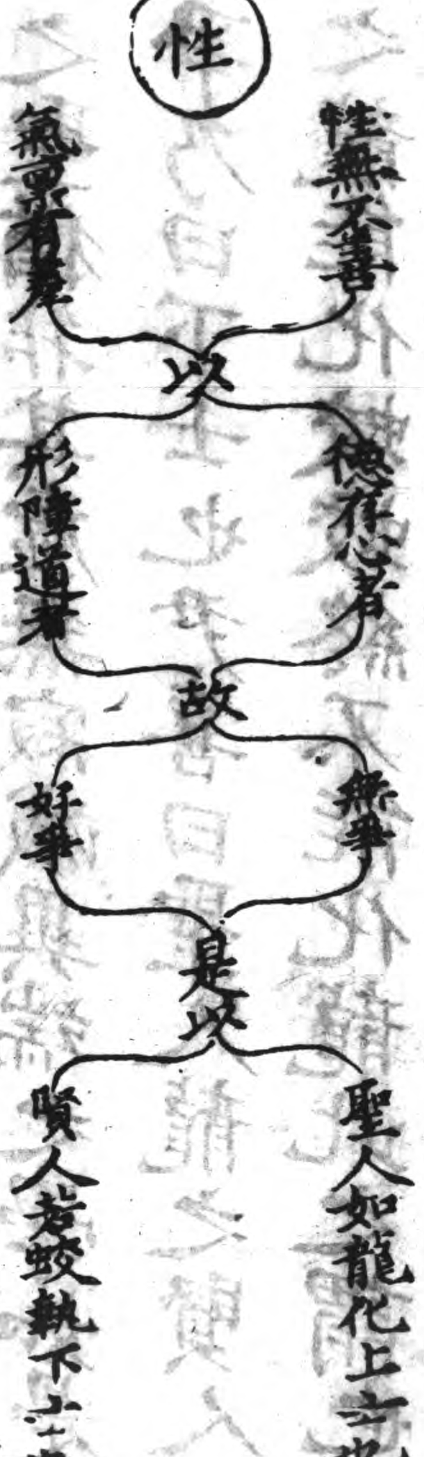
太上老君曰

此名太上者乃眞人稱述之辭前之所言道也於此以下又起箇名喚所言者德也道德經所謂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故有上士下士之不同也學者宜具隻眼看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各見不同）

上士者聖人大德之謂也下士者賢人執著之謂也聖人之心渾同天理無分賢愚

皆包之和光混俗與衆同塵謙躬處於卑下銼銳埋鋒不露圭角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行不言之教處無爲之事與人無辯無爭乃曰上士也賢人之心有所執著以謂人之學皆不如己之學自是自彰自矜自伐論其古之賢哲則謂其曰長其曰短論其今之人孰曰是孰曰非成仙成佛之聖猶非其虛無寂滅異端之學如是好爭乃曰下士也尹喜曰聖人龍之賢人蛟之龍能化蛟蛟終不能化龍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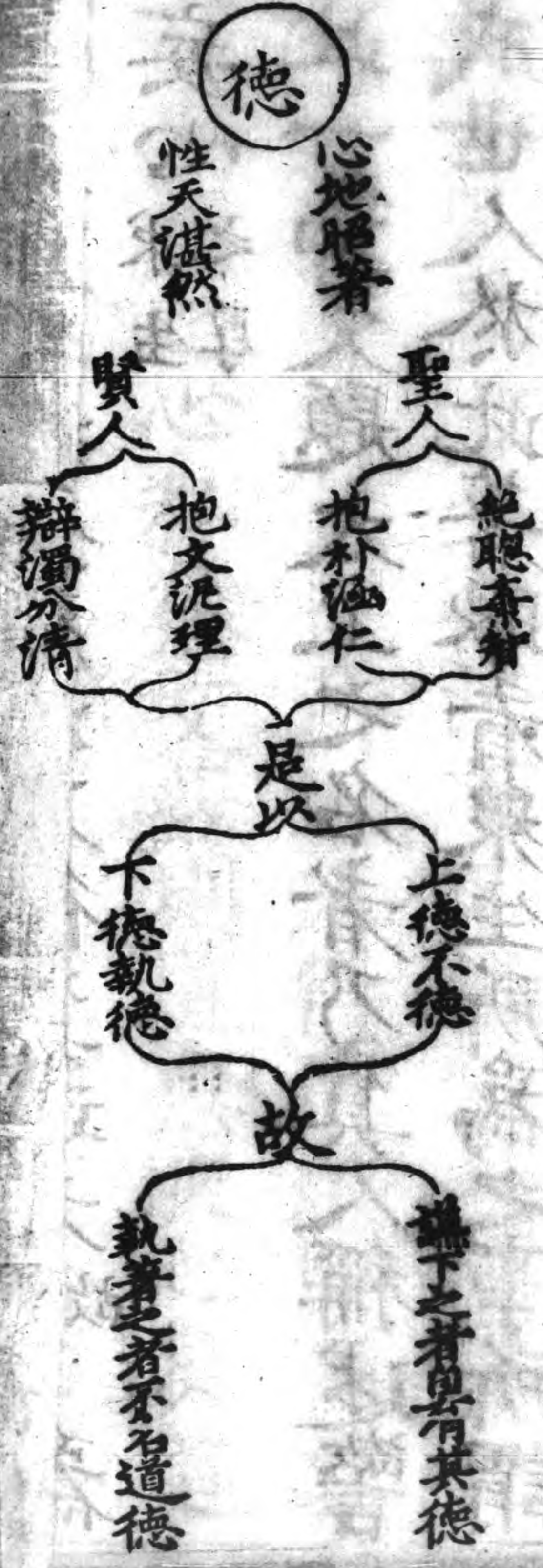
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謙德者全執德者偏

上德者無爲之道也下德者有爲之道也執者執著不通之謂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開物成務之理也此言上德之聖人未嘗顯己之有德藏身潛迹抱朴含光專氣致柔如嬰兒也下德之賢人執著

其事唯於世情是非得失之場理論揚於已德以被聰明所蔽故分其彼此貴賤高低如是執着故不明其有道德也道德經不云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故太上所謂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聖吾不能我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終不曾言自已之有德

以此言之豈不是上德不德也下德執德之人著形所見其於政事文章詩詞方術有能其一者便自高大誇逞其能執着一偏之見豈可以明道德也以堯舜之聖善與人同以大禹之明聞一善言即拜何嘗

執著學人宜於此詳味



太上老君曰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何以故爲有妄心求生之厚

此一節又題太上之名者乃眞人稱述警戒世人於此着眼看衆生所爲之事所謂衆生者乃愚昧貪著之人形須人身心實乃是獸性海黑暗逐浪貪生全無一分德行上不畏君王之法下不惜父母之身盜竊奸欺靡所不至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其有妄想之心私慾交蔽則道愈失之矣道德經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

無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如是之徒至死不悔其心猶念未足輾轉作下輪迴種子皆由一箇妄心迷失眞道也如此

色

見之動心

逐色忘道

衆生之妄
- 貪財厚利
- 昧己瞞人

所以
- 不得眞道也
- 爲有妄心也

既有妄心即驚其神被他撥下

此承上云因眼見於色神即領受在心心旣領受遂起妄念本身元神化爲識神神隨境亂意遂情迷道德云所謂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即驚其神也皆因心君不能爲主被色相眩惑耗散其真道則夢寐亦不安寧也

受

眼因見色　神納在心

心妄不失

一身失主　戎馬生郊

是以

即驚其神　常懷恐懼

旣驚其神即著萬物　衆欲交攻

此言神想於物則心地自不安神故有驚見一物而著愛於物被物牽引放縱不知其鄉是以著萬物而不知其厭足也舍身履險亦不知危也

想

神交於物

物交於神

神驚不寧
- 討便宜
- 失便宜

物迷意亂
- 貪他的
- 著他的

既著萬物即生貪求 認賊作子

此言神著萬物蔽隔眞性隨陰魄之營營則流情落於醉生夢死之場貪求入於愛

河欲海之地無休無息萬緒千頭則終身
不救也

行

心爲形役
取之無足

情著萬物
如享大牢
如登春臺

以此
貪求放肆
陰盛陽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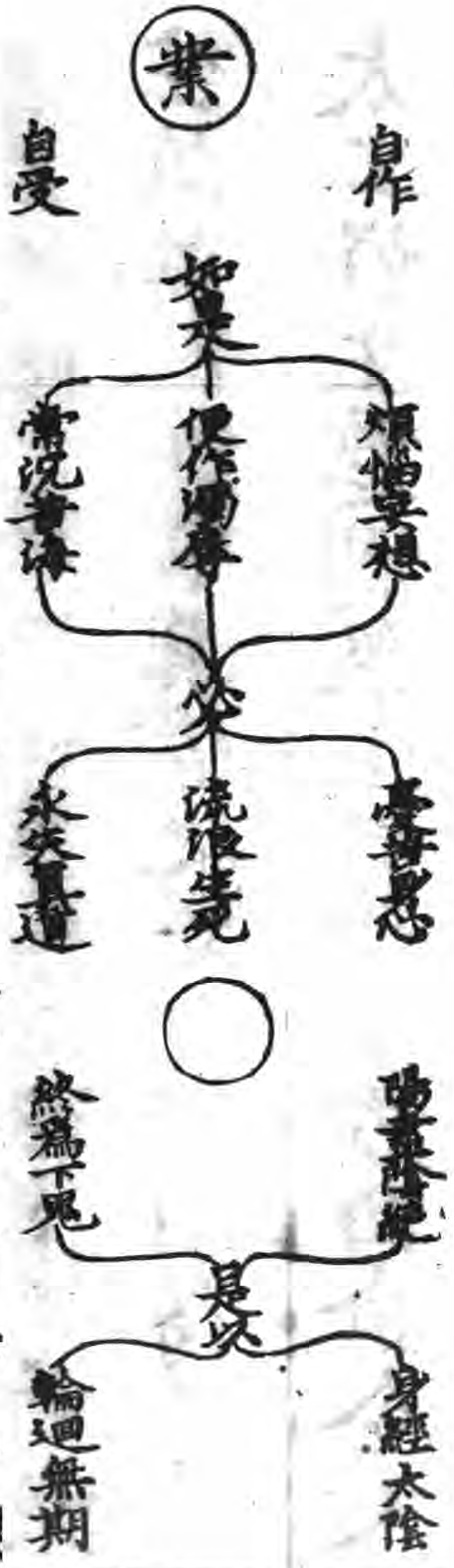
既生貪求即是煩惱自討枷帶
此謂貪求乃入邪道之源矣今日貪求明
日貪求見之者即貪聞之者即求每日種
種所得而心終不知止却不知已造下煩
惱根業家雖豐足而生賊盜百計千謀心

放不下古人所謂財多累身身所以被他縛住添箇煩惱而禍起隕身因自取之也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眞道著形害了

此一節總結上云衆生爲有妄心不得眞道之故舍死貪生作下煩惱種子衆生之爲心唯求利以厚其生只圖目前家道豐

富沉滯色聲香味之場迷惑有無愛欲之趣是自取於煩惱妄想憂苦身心平日所爲不忠不孝欺天瞞人之罪鬼神暗録其尤一旦天災罪己禍害刑身或陽報其惡或陰罰其愆是以遭於濁辱流浪生死一靈不知所自化生異類之中百千萬刦難獲人身常沉苦海永失眞道也世人若能回頭鑒此爲戒早參至道之宗免墮輪迴之苦聖人豈欺我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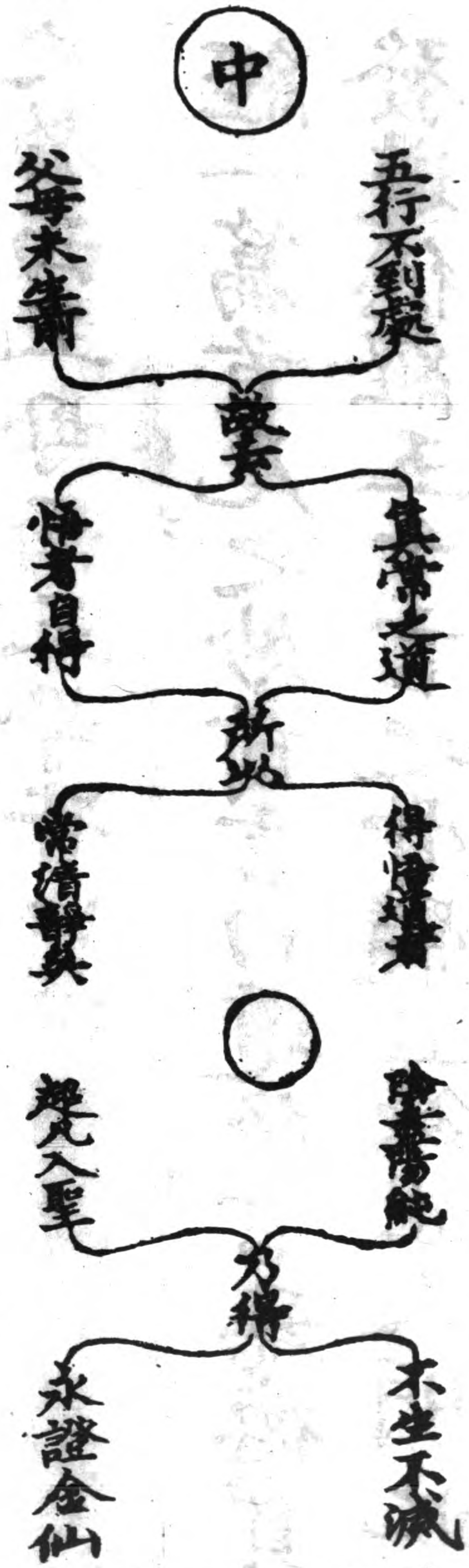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與太虛同體

眞常者不生不滅也無始刦來只恁麼也悟者覺悟此理也自得者親聞見也清靜者湛然無染也此言人能覺悟自性本來圓成不假修合始因氣化結形眞靈入殼被形所罩靈性於此隨氣質發現故聖賢愚之不同雖大智不能無下愚之心然下

愚不能無上智之性此所以要悟要修悟者性也修者命也性命雙修方是自得眞常之道既得性命混一道大沖虛吾心自然清靜無有往而不知無有來而不應内則了證死生外則能盡人事此乃總結斯

經一篇首尾之妙前言曰道後言爲德實發道德經五千言之骨髓直欲世人明此道德之理明道者不有德乃曰上士執道者不失德乃曰下士棄心貪求者乃曰衆生故此經末言眞常之道悟者自得乃

太上好生慈憫衆生之苦多方曲喻令人早早回頭領悟此道或有豁然貫通悟見者即得常清靜矣豈不玄哉



眞人讚

仙人葛玄曰吾得此道者曾誦此經萬遍此經是天人所習不傳下士吾昔授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授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授之於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

是六 二十一

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上士悟之昇為天官中士悟之南宮列仙下士悟之在世長年遊行三界昇謁金門

此章乃仙翁葛玄讚

太上說經之妙此經非是文字之經自曠

劫至今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爲道之徑路
也人身玄關謂之經行道工夫謂之誦誦
非口誦乃用乾坤闔闢之機關運坎离顛
倒之妙用昔仙翁感授道之後誦萬遍者
行此道也萬遍乃工夫行運不絶綿綿若
存也得其一粒黍米之珠落于黄庭結爲
空氣金胎如毋之育嬰兒神澆灌十月胎
完天門逆破陽神出現千變萬化乃曰眞
人是此經之功德大不可思議天人所習
之文不可輕傳於下士也傳道傳經傳之

有德忠孝之人輕傳之者必遭天譴張紫陽三度非人三遭天譴是也仙聖每每隱秘此經雖以口口相傳不記文字恐天魔之泄慢因後人不及古人純朴者多若不以文字開化則衆生何由而悟不得已筆錄其經傳流于世上士悟之者勤功修證昇爲金闕之仙中士悟之者久久修證乃爲南宮之列仙下士悟之者亦爲地仙在世長壽隱顯莫測可以遊行三界昇謁金門也

左玄眞人曰學道之士持誦此經者即得十
天善神擁護眞人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
形神俱妙與道合眞
仙翁重讚此者老婆心功剖露是經之祕
實金丹大道之宗學道之士者乃誘後來
學仙之人也所謂持誦者信受奉行之也

十天者流戊就己戊己二土各五共成十
數乃曰十天也玉符者符火也金液者神
水也當其一陽初動之時便以神歸炁炁
歸竅沉下海底去抱出日頭來是持誦此

經也流戊土迫逐金精上昇南宮繼此復
用己土歛陽退陰符同歸坤中之位乃曰
即得十天善神擁護其人也神安隱鎮氣
發火沖遍出其身玉漿金液流注乃曰然
後玉符保神金液煉形也形曰命神曰性
性合一乃曰道故言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也若以世法言凡有道之人自有十天善
神長擁護其人豈虛言哉道德經云入甲
兵不被刀刃入虎兕不被爪牙是也
正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經悟解之者災障不

千衆聖護門神昇上界朝拜髙尊功滿德就
相感帝君誦持不退身騰紫雲
此篇乃祖天師張道陵稱讚之詞所謂人
家者非人家之家乃指人身正中之心也
此經者即寳珠也寳珠即道也悟解者親

得見聞之妙理當鉛見癸生之時懸寳珠
於空中去地五丈飛輪旋轉諸天星宿盡
入珠口化煉爲丹此眞悟解也既得丹凝
成片浩氣純陽自然災障不干乃得諸天
衆聖暗加神護其身是以一身萬神也一

氣萬氣也丹成之日脫胎換鼎移神上居泥丸玉山上京之上而有三清所居則吾身朝謁高尊直待功成行滿乃感帝君而録籍身常清靜潔戒精嚴行此道誦持不退者自有天頒勑詔來徵身騰紫雲而白日飛昇天闕也如漢祖天師誅妖戡祟葛仙翁祭鍊鬼魔許旌陽斬蛟誅蟒皆得大功行於世舉家飛昇學仙之道誠有之也

太上老君元道真經註解

是

太上老君元道眞經註解

合明子隱芝内秀註

釋題曰元者本也始也道者太上眞一之道也經者徑也本始之眞元此經最妙故曰眞經

元道上篇元道者老君無上之道也无上者爲窮高不測爲最上之宗故曰无上

老君曰其道有三上中下也

此分三丹田上中下也故上有泥丸中有赤城下有炁海謂三也

黃庭道有上中下也

仙經曰一偶一奇之爲乎味不再嘗偶不再舉

諸道各有三皆其次也

言諸道者不一之道故法有多門爲鍊丹而成各相而舉或控鯉而昇天或乘龍而上漢或祭醮而朝元或咽氣而長生或即泝流而延命矣仙經曰道有萬法俱得長生水有千源盡朝東海俱長生也

老君中道與黃庭上道比之道有此三經其

最上者无道也此道至高虚无玄妙澹泊无為動合自然故學者難窺焉

最上者爲衆經之首妙者爲諸法之門

非上士高機倐然自悟者不可學也

故學者宿著道縁志同鐵石者隂功助佑

仙氣合成道咸歸天

非懼於死常舉於生者亦不可學也

棄非道之財如寃家離妖冶之色若仇讎

者方可與道相合

說諸中道多慕尚而行之與此道難合故久

不降焉

此者若棄眞求假雖得理而難成是不合也

若高機上士特然行之則自得无量也

此者爲世人劣量淺學選擇堅固好生惡死之人故曰高機上士也

通易无量

更无多難矣出諸廣也

又諸道皆有師奉皆云犯罰不一唯此道無諸犯罰故無師奉

內教經云爲无爲念不念動不動此三者
眞僞相參使曲直相教以名有犯罰也
若諸小道須擇山林處乃可行之
古高士混於塵寰不可方可中士隱於山
林方可不可故无道與諸道事有差別法
有捷門亦无觸犯而返損禁誡異端虛成
疾患者此元道理合重玄故無諸損也
不然者有損也
仙經曰小道易惑中人易敗老子曰不見
可慾使心不亂也

惟有此道可以塵世而成之
仙經曰上道无爲損而非損至理自然病
而不病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湛兮或存
故無損也
鼻引口吐可以去手寒熱

老子曰玄牝之門此爲生死之根綿綿兮
若存能用此理即可天長地久寒暑難侵
故呵屬其心心无積毒故無寒暑
及可排積元氣
排積者從麤入妙微而成之道自降矣若

人急用求當返兙而無功故曰排積也元炁者自然之炁來自冥冥降自虛无悟者有无有用而无无不无故曰无氣也閉氣可以救飢勞通百關治萬病非養炁復元也咽氣可以救虛弱非自然充滿也

故上士修眞妙中體妙出入无減為專守一道玄中悟玄不失无道也故仙經曰皷腮強咽當為求死之由閉極口吞此是傷神之本學道之人切忌此也

行氣可以潤肌膚非常道也

人能得志者无𣺌充而有微肌膚潤而光澤雲行雨施萬物滋也𣺌充百脉萬神靈也仙經曰無一毛不通於𣺌无一節不住於神

此道歸根復本合於自然故曰元道

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大凡運用須明三一其𣺌自充若忘而有爲終當自悟不能返朴歸根此是失元道之理也

若修成者堅筋補髓固護五藏清利泥丸安

靜丹臺

人若達道觔骨自變返少還童中黃經曰肌膚霜白觔骨青地府除籍天録名坐察陰司役鬼神得元炁精爽恬淡自然天地護衛毒物不行諸疾不生黃庭經云骨青

是七　四

觔赤體如霜七竅去不祥永得安也

六不妄入三不妄出者此道也

大凡修道切忌六欲内關於心濁亂於神濁於心滞於炁六欲動起六情六情動而六根濁六根濁而六情染六情染而與真

道遠矣三不出者三丹田中三元正炁不可妄而施泄爲三丹田中有三元三元凝而成三一三一化而生三竈三竈變而都萬神萬神者元道陽神也故元神而成炁炁結而成精精化而爲萬神故曰神神者炁也炁者精精者道也道者物也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不可忘物仙經曰施炁於人能生其人留炁於身能生其身故不妄出也黄庭經曰若當決海百瀆傾葉去樹枯失青青故不得出也

穢濁盡出眞炁倘徉身騰太空上爲眞人自古登眞者皆因此道也

穢濁出者謂久久而行方得大道五穀滓穢自然頓絶也仙經曰子欲不死腹中無滓故曰盡出也

元道中篇

人者萬物之中至靈與天地俱生於虛无之始元炁結而成形形既將立則十天神降在人身中化爲神矣

老子曰積精聚氣父母和合陰陽交媾始

一月爲胚二月爲胞三月爲胎形兆分也
三寬降焉四月四神四神者青龍白虎
朱雀玄武也五月五藏安鎮也六月六律
名六根也七月生七鬼也八月八景見和
眞八神也八景者五臟三丹田是也九月
安九宮生九眞九宮者在泥丸周帀上下
是也十月成形十天神降元道炁全方得
受生故曰與虛无天地同生老子曰天地
嬦精巳生其人
故能成其人矣

爲得无道而成形也

既與天地同生於虛无之始合與天地齊壽

今且天地久長即爲人不能長久者何也曰

天地能長久者蓋爲温靜柔和不移本性常

守虛寂湛然不勞而得自然之道元眞不散

故能久長也人不能長存者緣生妄想移於

本性不執自然不守其根自取其勞常求自

益思慮不息關機萬端故元氣隨欲而消散

故不得長生也

人不能與天地長久者天无爲而人有爲

地无欲而人有欲天常明而人自昧地基
敦而人自浮天炁輪而人炁滞地伏泉而
人有炁此者與天地相返自不守元道而
體虛无故不能同也命延億載者爲留炁
身中存其命也

是七

六根本來虛静爲人自生妄想六賊所牽終
不得歸根因此六賊心妄生目妄視耳妄聽
鼻妄香口妄言舌妄味終不能歸根故不可
永存也歸根者爲復元炁之根本也
凡爲賊亂中和失其本性心有妄而神自

亂目有妄而外視耳有妄而外聽鼻有妄
而失靈關言有妄而失真行舌有妄而玉
液不結皆因妄牽去道遠矣
復元氣之道别無他法但降心湛寂而已矣
人常能虛心湛寂則自然元炁復也復元炁
之法當以減息爲候心神湛寂其息自減減
半息增半壽也
半息者爲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五千息若
能歸根定住不至出入者延命本壽外一
半

從滅息至無息則復元歸本矣故可住世世永
劫而不壞也
閉息之道至妙寄意念神冥然體道道復
歸身神復歸根玄關微出久而成真也經
曰凡人以有息為常聖人以无息為常陰
符經曰死者生之根為无息之道也
動而有息靜而无息故无息者自然之道也
修无道之士常宜以无息為是有息為非無
息為常有息為安先以滅息為事則易而功
多若不以為事則難而功少但湛然養炁則

三靈徹然神竟暢焉則元炁不習而至矣

老子曰人能常清靜萬神悉皆歸黃庭經曰心意如致欣昌此之謂也

黃庭之道有三十六慎每一慎爲應至三十六應乃爲半功諸道應慎皆多惟元道總一

慎三應則成功也

故修道之士積功而鍊精炁爲定

一慎者慎其休止也

故修道内守堅固事无暫忘故不可休止也若慎而止萬無一失

三應者三轉意也一轉意一百日
為次第而功積相家有其月數
第一應一百日有事可止無事可減至此則
塵慮自滅
煩事俱不能與動也
慮澹日增此為第一應也小功成矣第二應
二百日忽忽自止為第二轉意至則不食五
穀不嗜五味无大飢渴是中功成矣
人至三百日後小功成而中功滿永无飢
渴

第三轉意者三百日元炁兀然自住元道歸
根飢渴不至寒暑不侵死籍永除天地齊壽
通世為一周此是大功成矣
得道之後地府除籍上天錄名東斗注筭
西斗注祿北斗落死南斗上生字標仙錄

永為真人矣故曰死籍永除矣位入真仙
出入華胥之國棄賤人間因此而昇天
有事止無事滅者功萌也此法但有事无事
皆可滅矣則元炁漸復也忽忽自止者元氣
將定也兀然自止者元炁已定也定者萬物

皆壞惟此定身永不動矣大君曰從滅息至
无息從无息至定定定者不取不捨是无爲之
定非執定之定也得此定者陰陽自調四時
自離元炁自滿衆神自栖患通玄奧
老子曰其智自悟從无入有也
故陰陽調則百病不生四時離則寒暑不侵
元炁滿則永無飢渴衆神栖則兵虎不害患
通玄奧則萬事不生皆自然之道成矣
患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大君曰人之思慮不一者元炁皆銷散陰鬼

盛矣惟此道功成妄自滅也

修道之人至三百日後猶有陰魔相惱尸

鬼動搖怨自猖狂醜生情切往往自退切

宜守也

縱有所發無不善也所用無不中也故有善

發有惠發通是七發皆自然而然也九永無喜怒哀

懼驚惡之發矣

人志道喜怒俱息禍害不生永得功行相

承妙自致矣

大君曰長生無他神全氣全形全而已神全

虛无氣全湛寂形全清靜元氣充積

充者满積者結衆化成神明也

形亦存矣神炁皆全故能舉形而昇仙矣

住氣兼行氣法

訣曰調氣減息其功稍遲若住炁兼行炁其功倍也住炁者候神安和久而寧帖因而住之至於極者爲行通每候鷄鳴前至寅時可行五七通漸漸加至十通或作意漸增之意炁俱定即定恬自極初可以鼻進數息便住至極有益無損甚微妙也

每住息之時須候常喘息出了便住此名外炁不忤亦須先淨一室擇其良友專數其息此要漸漸增多也

如此行減息之道功倍速成

陰符經曰絶利一源用師十倍

其慎者吐引大奔初修之士故未免也不得不慎其奔吐宜慎之爲妙

不慎者忽有内傷心見反損也經仙曰出微微入綿綿明至理自通玄

大君曰住氣可以通百關除堅滯治萬病導

元氣

修行人住氣若園人灌畦一滿而水通百脉衆物皆滋也一炁而靈變萬神三丹俱王故言要在道可乎元炁

若百關不通則滅息元炁隨意自開津路流注元炁與津液所及之處先化爲髓永不壞也

中黄經曰蒸筋曝骨達諸關握固漸通開百竅百竅關連總有神由子軀除歸我身怡然得達自明眞自明之道永長存故不

壞矣炁初時則覺遍身微熱此是元炁充
滿四肢盈溢百竅故曰在此應也即須握
固運入三丹田三丹田出故流遍於身通
於百神可使毛髮躑躅容貌光芒顏如處
女仙經曰无一毛不通於炁无一節不住
於神此是鍊骨法久久集之則金髓玉骨
長生仙矣
夫君曰滅息住氣以无息爲常定炁爲功若
猶滅息則功遲若專住炁則難得至於无息
若過百關兼行炁滅息則元炁自然充盈其

功速倍而成矣元炁金身以不舉不動爲頭以不出不入爲足是也泯其萬境息此六情普洗煩心祛滌諸想

元道下篇

下篇無他法皆言報功經曰但是首篇不見其文道成將舉乃可見也言其報功者報修元道之功也經曰報功之事皆是仙家靈變神用之儀飾駕馭之靈物宮闕之異觀飲饌之珍羞引從之童僕賞玩之玄樂以報修行之功矣萬代記録如茅君九錫爲上道又百

倍學元道者无辭勤矣下篇首目約數十篇所記者五篇今以録之

中黄經曰人得道之後昇身於寥天之上馭以九霄之儀仗也天尊所賜者十方彩女各執旌麾百龍引駕玉童相隨前有龍旛後有虎旗羽服飄飄八風齊吹八鸞而後鳴成歌九鳳而前唱成曲項戴七曜玲瓏之冠足著五色捲雲之履裙拖蟬帶之裙帔搭離羅之帔佩於金虎之印上朝太清仙帝者帝者金闕玄元老君功報一志

報二不退報三不怠報四不須捨報五元道報别録大君者是南斗之中長生大君也此五者不捨則元道功無不成矣所慎休止若不休止萬不錯矣塵世之事或難行之時有休止休止之中不可不慎令録

戒慎于後爲慎休之者言矣一大息減二日功一小乏減二日功一大乏減三十日功一小醉兼吐者減六十日功一大醉兼吐者減一年功一犯慾減三十日功一大嗔減二十日功一[illegible]一懼[illegible]減二日功一

飽一飢各減五日功一驚減十日功一勞一倦各減二十日功一煩一燥各減五日功一忿減十日功

凡飲食觸犯寒暑過差風濕所及起居失節言語散雜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仙經曰閑言之人與道合眞又防泄天機易曰愼言語節飲食內守沖和恐失其道也經云與人爭曲直陰功減筭壽

思慮煩多此皆減損元炁隨所犯輕重度所

減多少隨日而補之不可懈怠所言減者損也所減幾日並是減其實功修元道之士深宜慎之元炁難積而易散關節易閉而難通住炁固不可絕其所減尤宜精至凡修取五更初起坐梳頭熟通一百餘過披頭隨意導引摩掣四肢呵吐濁炁微微然待元炁調帖無思慮心湛寂至微自然喘息微而其息自滅減至半息增半壽減至無息元道之功成矣古之真人勤而行之頃刻無捨者一年功成矣若是日行二時之功者五年成矣修成

此道者乃爲太極元上眞君此經從古至今太上傳十九人皆各登仙昇居太極其經不留於世自大唐元和戊戌歲南統大君因傳孟譎仙孟譎仙轉傳於世至虛至妙遇而秘之非人莫傳傳之則殃及玄遠

讃曰

有元道兮虛無之祖溟涬之根萬經之首三一之門說大魁廓旨細微塵杳兮得信寂兮通神産其有象斗宿星辰論其氣也來骨靈根唯我元道不澄自皦濁之不渾无无之教

至定歸根元剛發泄夫物芸芸三十五分得一長存惟我元道獨處爲尊无象之象无始之蒐輪轉日月包褁乾坤圓兮張弓敦兮復淳性善利物養乎群民過貪者損不足者均自然非有本合乎人

太上老君元道眞經註解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註

是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註序　是八

夫太上者玄元之王萬聖之師至上无尊至高無位上則包羅衆象中則普濟羣生下則長養萬物生生化化受炁於太始之中物物頭頭稟道在虛无之内千變萬化无不太上矣故天道者運爲清陽之炁也畜德者動合純粹之眞也兩機相契妙用爲一護命養生神明佑助兕虎无由所傷毒蟲焉能所害何爲堅固至在於神之機也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註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太上太清天童

高真攝化神用无方頌曰太上玄元一尊趺蓮高坐玉清宮天童妙化圓明體光鑑寰瀛萬象空

護命妙經

誦者除邪修之攝正頌曰太上親傳護命經玄言直語甚分明清晨默念持三徧无限羣魔盡失驚

皇天生我
金公道父𤓰我之真頌曰萬物因從道炁
生皇天育我氣神清壷中逗引龍行火鼎
內金丹漸結成
皇地載我
黃婆牝母運我之形頌曰一炁沖和萬物
彰本因生產在中央丹田養就靈仙藥始
覺神遊入帝鄉
日月照我
天地之精感而純陽頌曰交逕烏飛兎走

波二輪晶耀越天河達人到此開青眼試
問凡夫認得麼
北斗輔我
心通七竅斗柄分明須曰斡開斗口運天
關兩點流星任往還鼎眼滿傾銀浪滚爐

門一派水晶翻
星辰榮我
滿天精秀照我神凝須曰極目陽精數點
輝往來昇降疾如飛空中顯養胎仙就穩
跨金龍入太微

江河渡我

曲江金水穩駕神舟頌曰靈波滾滾棲東流傾入汪洋法海收穩駕神舟游歷徧水心直下釣龍鉤

北辰侍我

北辰初顯侍我同明頌曰北極玄微鎮碧霄心開頓悟亦非遥胎先一點澄凝處萬道流霞物外飄

風雨送我

寰中虛靜雨過風清頌曰薄霧輕煙細雨

霏遠嵐凝翠可相宜清風送我歸何處拍
翎騎龍上紫微

諸仙舉我

衆真相助一體无分頌曰諸仙舉我朝三
界衆聖相扶入帝京金闕門中呼羽客玉

霄榜上列仙名

司命與我

天中司命與我同源頌曰司命從容意自
清介然與我育神嬰嬰兒長大渾无物一
顆靈光處處明

太一任我

太一玄機任我神通頌曰太一爐開師子吼混元鼎破火龍飛滿天光焰燒空界萬派精金照日輝

六丁進我

六門通泰進我神遊頌曰六丁進我任遨遊散髮披襟跨火牛仗劍咬牙吞日月飛符追下活人頭

玉女從我

金童前引玉女後隨頌曰玉女相隨入洞

遊笙歌引上水晶樓凭欄不見紅塵事唯
有虛空泛日頭

五帝衞我

五般霞彩聚入神宮頌曰五炁朝元入寶
宮三花片片落空中玄珠配合生光瑩徧
照乾坤上下通

天門開我

上朝金闕出入東門頌曰開騎白馬上天
門信步因遊翫月宮寶殿姮娥新有令賜
余丹桂一枝紅

地戶通我
心通兩竅神致无方頌曰一擊玄關地戶
開絳宮仙子上靈臺徧觀極目瓊花綻盡
向紅爐火裏裁

我命著我
性命俱備精炁神全頌曰養炁全神別有
方安魂定魄不飛颺丹成已覺心通聖鑿
壁穿山透海滄

太清玄籍
太清之道玄籍萬神頌曰太清來勑鎮夷

門萬化生乎在彼中一性貫穿天地匝金
嬰還返玉晨宮

三宮昇降

上昇下降三二浮沉頌曰三宮昇降定浮
沉達者心開性自深太乙爐添文武火硃

砂鼎裏鍊精金

上下往來无窮

親遠踈近大計无窮頌曰上下无窮不見
形无形之體自然清蠲蠲贈得靈砂滿爘
爘交光照眼明

金飯玉漿向求皆至

天然一味食者延年頌曰一盤金飯浸瓊

漿啜罷神清入太倉五色雲中朝聖主紫

微殿裏奏明皇

虛梵日月

虛懸寶鑑道眼高明頌曰虛梵煌煌映大

是八 五

羅高懸日月照婆娑鼎中汞水消消滴鑄

就紅砂滿鼎多

與天爲誓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頌曰天性人兮人象

天天人相契立根元根元混一歸何處蕩蕩

蕩茫茫萬化前

𩴾𩵃魁魓

北極之號受正除邪頌曰北極元君鎮上

方咬牙執劒斬魔王妖精魍魎全俱滅總

化无形變血光

所爲者成

背之者死向之則生頌曰修成丹藥永无

枯玄牝空中任吸呼白虎毎吞金鳳髓烏

龍常飲太陽酥

何神不使

人人有分物物皆從頌曰萬神同喜聚三光至道无生得久長常使汞鉛顛倒用自然丹就得純陽

何令不行

天地萬物受炁而生頌曰一陽初動黄芽秀二炁相交白雪清兩味合和十六兩完容一粒寶珠明

上有朱雀

火龍蟠頂丹鳳凝陽頌曰朱雀離巢趂日

飛上侵天谷徹雲霓展開金翅磨星斗推
落陽光滿太微
下有玄武
烏龜水府太陰之精頌曰玄武交宮水府
行赤蛇相繞火中生刹那一井金波湧傾
入紅爐滿鼎烹

是八

*
左有青龍
龍從震位来自西生頌曰青龍一踴出東
渝舒展紅霞罩玉都兩道電光䀛霹靂三
天驚動鎮江湖

右有白虎
虎從兑位鉛自東生頌曰白虎深藏入兑
方須彌靜坐泛龍光射開宇宙羣魔退獨
霸山川鎮海滄
愛我者生
全神養炁保命長生頌曰陰陽火候勿令
差鉛鼎飛霜吐翠砂一粒明珠顛倒滚滿
天精耀放紅霞
惡我者殃
貪嗔損炁嫉妬傷神頌曰貪嗔嫉妬勿交

生信任寰中自在行清靜若逢尸鬼鬧神
中攜劒斬三彭
謀我者死
財色利名親之者死頌曰功名富貴莫爭
儸愛慾恩深業轉多達士超然俱遠避迷
人不悟永耽跎

憎我者亡
心猿意馬縱之則亡頌曰邪魔陰鬼亂交
紛握固存神意不容寂靜若逢塵事撓放
開心月照虛空

玉女三千六百常在我傍
萬神聚會不離我身頌曰一簇神仙秀悉
清彩雲深處賀昇平空中一派仙音奏捧
箇眞人入洞庭
執節奉符與我同遊
行住坐卧動止相隨頌曰玉女同遊不夜
鄉鳳鸞迎駕入明堂金童滿勸瓊漿液味
覺清香透頂涼
太上攝京
高眞攝位衆聖來朝頌曰太上扶空坐寶

蓮放開惠日照无邊遶諸仙總攝高真位衆

聖來朝御坐前

天大吉昌

寥寥空靜湛湛盈虛頌曰混元一炁定沉

浮獨立寥空萬象初渺渺玄玄千劫外澄

澄湛湛覆虛无

二十四符

神符去病心印除邪頌曰神符斷祟陰消

滅心印除邪道自生金籙玄科親授訣濟

民助國永清平

與星曆俱
星河玉潔心月氷清頌曰星河皎潔透銀
蟾无上眞人至仰瞻玉女掣開秋水殿金
童舒起夜明簾
急急如律令
經中得意急急修持頌曰功行齊修兩事
全煥然輕舉化飛仙青童引至朝元去鶴
駕香風入洞天

[seal]

太上說五廚經註

老子説五厨經序

臣聞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富哉言乎富哉言乎是知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致用用必利然後可以安身崇德義不精而云致用用不利而云安身不安而云知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冲用者生化之主也精氣爲物謂之委和漠然無間有與立矣則天地大德不曰生乎全其形生者在乎少思寡欲抱樸尋和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

故聖人垂教以檢之廣業以持之專氣致柔以道其和嚮晦宴息以窒其欲洗心藏密窮神知化然後安身而國家可保德用而百姓不知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伏讀此經五章盡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合一精義可以

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爲訓註臣草茅微賤恩霈特深天光不違自忘鄙陋伏上慚懼徊徨如失臣愔頓首頓首

謹言

老子說五厨經註

唐京爾明觀尹愔註

夫存一炁和泰和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厨故云五厨

一爾

一氣和泰和

一氣者妙本沖用所謂元氣沖用在天爲陽和在地爲陰和交合爲泰和也則人之受生皆資一氣之和以爲泰和然後形質

具而五常用矣故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也則守本者當外絶二受以全生分内存一炁以和泰和和一而性命全矣故老子曰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得一道皆泰

得一者言内存一炁以養精神外全形生以爲居泰則一炁沖用與身中泰和和也故云得一如此則修生養神之道皆合於泰和矣老子曰萬物得一以生

是九一　二

和乃無一和

言人初禀一炁以和泰和若存和得一則和理皆泰至和既暢非但無一亦復無和不可致詰如土委地故老子曰吾不知其名

玄理同玄際

玄妙也理性也此言一炁存乎玄際和理出其性性修反德而妙暢於和妙性既和則與玄同際故老子曰同謂之玄也

不以意思意

意者想愛也言存一炁以和泰和者慎勿

存想受以緣境識當凝神湛照令杳然空
然使和暢於起念之前慧發於忘知之後
瞻彼闋者則吉祥止矣若以意思意意想
受塵坐令焚和馬得生白故老子曰塞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亦不求無思

但不緣想受則自發照慧照慧之發亦不
自知若知求無思即涉想受與彼思意等
無差別老子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意而無無有思

內存一氣但令其虛虛即降和和理自暢
雖則不緣想受納和強假意名既非境識
所存是以於思無有老子曰用其光復歸
其明

是法如是持

如是內存泰和泰和之法和暢則是法皆
遣遣法無住復何所持以不持爲持故云
是法如是持也

莫將心緣心

心者發慧之質想受之器也正受則發慧

邪受則生想言人若能氣和於中心正於
内内照清淨則正慧湛然鑒明而塵垢不
上淵渟而萬象俱見見象無主謂之常心
若以心得心緣心受滲外存諸法内無慧
照常心既喪則和理亦虧矣故莊子曰得
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寂之哉
還莫住絶緣
夫以心緣心則受諸受若正受生慧自得
常心慧心既常則於正無受何等爲緣既
無緣心亦無緣絶湛然常寂何所住乎老

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

心在莫存心

慧照湛常則云心存於絶無住故曰莫存心照既不將而隨迎心縁則無絶而無住矣

眞則守眞淵

眞者謂常心慧照清淨不雜也若湛彼慧源寂無所滌既無知法亦無縁心則泰和合眞本不相離故云守爾

修理志離志

理者性也志者心有所注也若絶外境受此心也則性受也言修性者心有所注但得徧照若外塵已絶境識無注離形去智同與大通性修反初圓照無滯内外俱淨玄之又玄則離於注想矣

積修不符離

上令修性離志則内外俱寂無起住心亦無空心坐忘行忘次來次滅若積聚修習不能忘泯起修一念髮引千鈞内照既揺外塵咸起則與彼離志不相符合矣

忘而不修忘
若心無所注則何由漸悟必因所注而得
定心故云忘也不修忘者明離忘而不積
修忘修而後性定則寂然圓照
己業無己知

因心注而慧業清淨故云己業內忘諸己
外忘諸物於慧照心無毫芒用則於己業
自忘知故云無己知
諸食氣結氣
夫一炁凝結以和泰和和一皆泰則慧照

常湛令口納滋味以充五藏身聚泡沫戲其形生受體於地凝濕於水禀熱於火恃息於風四緣結漏皆非妙質故緇湿一氣昏汩泰和令生想受則動之弊穢矣

非諸久定結

言人當令泰和含一無所想受守眞常湛則與泰和合體令以諸食結氣故非久定結也

氣歸諸本氣

四緣受識六染生弊地水火風散而歸本

根識既滌則從所受業也

隨取當隨滅

取者受納也滅者發用也夫想有二受業有二應隨所受納發用其徵若泰和和一則一炁全和致彼虛極謂之復命復命得常謂名正受正受淨業能生慧照慧照湛常一無所有則入無間矣一者則食炁歸諸四緣業成則貝淪於六趣矣